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捻軍

（一）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捻軍

（一）

編者

范文瀾　翦伯贊　聶崇岐

林樹惠　王其榘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編審委員會的說明（代序）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粵、桂、湘、贛，北方的蘇、皖、魯、豫，各地農民羣衆因不堪虐政的壓迫，已紛紛起來，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這些農民軍，大大小小的組織非常多，其中聲勢比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會，在北方則是捻軍。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會員是同它合作的；捻軍的活動區域，和太平天国革命軍距離太遠，所以和太平天国並沒有什麽聯絡。但當太平天国勢力到達長江下游時，天地會已和它分道揚鑣，而捻軍倒和它結合起來，互相呼應。在天京陷落後，有一枝太平天国的部隊，正式加入捻軍，共同活動了三年多，給滿清反動統治以很大的打擊。捻軍是北方農民的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視捻軍和其他反對滿清專制王朝的起義軍的活動，對於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當時農民革命戰爭的堅強性和普遍性。

對於人民革命活動，反革命者總是極盡誣蔑之能事，把一切事實都歪曲得不成樣子。由於革命方面的文獻和記述，本來就很少或根本沒有，即使有一些，也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消滅了，因此要搜集革命史料就不得不從反革命的記載裏去尋找。本書所搜集的資料，都是反動統治階級所寫的，爲此，我們鄭重地喚起讀者的注意，即當讀者閱讀本書時，必需從它的反面看，從它的自相矛盾處看，從它的偶爾流露實情上看，從它的得意忘形供認罪行時看，小心謹愼地，避免受它的欺騙，這樣，革命的眞實情形大體上還是可以

看出來的。

本編輯委員會接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總編輯委員會的委託，編輯捻軍資料，約費兩年功夫才初步完成了這個工作。現在將編輯過程中某些情況簡單地說明一下：

第一，開始着手編輯時，本來打算從清實錄中把有關捻軍的『詔諭』輯出來，依時期排比，藉以看出捻軍逐年活動大概。又打算把一些有關捻軍的『奏議』從私人文集中摘錄出來，藉以瞭解這些人如何供認他們摧殘捻軍的情形。但在細翻『欽定勦平捻匪方略』之後，就理會到，這部書裏所載的『詔諭』比清實錄所載的要詳細得多，而所列『奏議』（若干人奏議是沒有專集的）倒不如翻印這部『方略』了。本來又想就清史稿、清史列傳、中興將帥別傳……等書，把摧殘捻軍諸人的傳，分別選錄下來。但在勘對後，覺得各書中的人物傳記內容大致相同，不必比較去選，就哪種書摘錄都可。而這幾種書，購買相當容易，摘錄重印，未免近於浪費。因此，本刊無『詔諭、』『奏議、』『傳記、』三項。

第二，開始選錄的地方志，本有二百三十種。到整理時，發見有一些是重複的，如銅山縣志所記的百分之百都見於徐州府志，蓬萊縣志所記的也全部和登州府志相同，因而決定把重複的資料抽出。又有幾種內容空洞，如東平縣志，臨漳縣志之類，對於研究捻軍沒有什麼幫助，也把它們捨棄。至於私人文集，也有這種情形，如徐鼒未灰齋集，其中有幾篇是關於守六合的，不能說和捻軍沒有一點關係。但攻打六合主力是太平天国直系部隊，捻軍只是協助，力量並不大；而且徐鼒這幾篇文章中，多說守城情形，說捻軍極少；所以

就祇從六合縣志中選錄一篇，把從未灰齋所錄的幾篇統統刪去。以上都是已經選錄而捨棄的例子。還有，就是在開始打算摘錄，到後來決定全部收入的例子。這祇有兩部書，一是豫軍紀略，一是山東軍興紀略。這兩部書中都有記述安徽捻軍的專篇，這自然是很重要的，應當摘錄的。但『土匪』篇中也有『土捻』包括在內，不能不選收下來。可是書中（尤其是山東軍興紀略）並沒有把『土匪』分清什麼是捻，什麼不是捻，於是怎樣刪汰的問題就來了。況且其他各篇，如『教匪』『幅匪』等等，雖然各有名號，但尋繹起來，他們和捻軍幾乎都有聯絡，拋掉它們總覺得不大合宜。又因爲這兩部書，北京之外，在外省是不易買到的，全部迻錄，也未始無益，經過審愼考慮之後，決定全部收入。

除了這兩個先取後去和先去後取的例子，還有就某種書上所載資料的去取問題。如地方志中，每將反動的地主武裝因對抗捻軍而戰死的人彙列一起，稱爲『忠義』或稱爲『忠節』有幾十人的，有幾百人的，連篇累牘，印出來毫無價值，因而在開始輯錄時，就把這一類的文字，一筆勾消，概不入選。

現在再說一說本書的編排方式。

這部資料共分『綜合』『地區』『函牘雜文』三大類。在排列上並不拘於原書的類性。如在湘軍志中取其『平捻篇』金壺七墨中取其記述河南捻軍在道光時的大略情形。所以，就幾種書說確是不屬一類，但就所選錄的各篇文字來說，它們是同一類的。又如第二類中什九都是地方志，但當中夾雜着豫軍紀略、河南軍情探報、知止齋遺編、從征圖記、從公錄……等十幾種非地方志性質的文集或公牘，並且在安徽方志中又放進一部山東黃饒縣志，這都是由於它們和各地方有密切關係的緣故。至於第三類，絕大部

分是私人所選錄文字的性質，而不着重於書的性質。這種辦法，想來對讀者不無方便之處。

這部資料，在選輯的各篇文字之首，都注明了它在原書的卷葉次第。又在資料之前附一『徵引書目』，注明卷數、著者、出版時期，有的書名下略加解題，以便核對和參考。書目是以見於這部資料中先後次第爲序的，不是依書的性質分類的。這種辦法，也是爲的讓讀者查對時更爲方便。

這部資料的輯成，雖然也費了一些心力，但以見聞所限，沒有蒐羅到的，當然還不在少數；而編排上、去取上，缺點也是很多。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以便日後修正和補充。

捻軍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於北京。

捻軍資料叢刊徵引書目（代總目錄）

以見於叢編中先後次第爲序每書下不注何人何處所藏者皆係錄自北京大學圖書館

第一册

專著綜合

湘軍志　十六卷　湘潭王闓運著　光緒十一年斠微齋校印　著者在清末負盛名。此書雖以湘人述湘軍事，但間有直筆，因之不爲曾派所喜。又以書成於光緒初，對湘軍事蹟，不甚完備，故久從曾氏兄弟之王定安復有『湘軍記』之作。茲錄其『平捻篇』

王定安記中亦有『平捻篇』大致皆鈔襲王闓運之文，且又較求闕齋弟子記中之『剿捻』簡略，故不錄。

求闕齋弟子記　三十二卷　東湖王定安著（東湖今湖北宜昌）　光緒二年印　『求闕齋』爲曾國藩齋名。著者從曾國藩兄弟多年，著此書以頌揚之，阿諛粉飾之處甚多。

淮軍平捻記　十二卷　周世澄著　光緒三年上海申報館印　著者在淮軍多年，特著此書爲淮軍吹噓所謂戰功，其中誇誕處不少。

霆軍紀略　十六卷　銅梁陳昌著　光緒八年夔州重印　霆軍爲鮑超部隊，以超字春霆而名，陳昌曾在霆軍多年，書中亦多誇誕。

庸盾紀實　一卷　合肥周盛傳著　附光緒三十一年印　周武壯公遺書前，此書又名『周武壯公年譜。』

兩淮戡亂記　一卷　霍邱張瑞墀著　宣統元年重印　本書祇記捻軍或與捻軍有關七人事蹟。

星烈日記彙要　四十卷　寶寧方玉珊著　（寶寧今廣南縣。）同治十二年印　著者作幕多年，此書起咸豐乙卯，迄同治壬申共十七年，乃選錄分類者。

鴻雪因緣圖記　三集　麟慶著　光緒二十二年石印　麟慶於道光時曾官河督，此書記其一生事蹟。

在邑吉縣一卷　胡學醇著　道光末刊　著者於道光時官山東州縣多年，此書所錄皆其知在平時所發文告公牘，間有傳記。

斯未信齋文編　二十六卷　南通徐宗幹著　同治年印　著者爲嘉慶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山東，後官至福建巡撫，咸

豐時曾幫辦河南軍務，集中有關太平天國史料不少。（又在第三册重出）

蔣子瀟先生遺集　十二卷　固始蔣湘南著
留心時事，集中每有涉及當時國計民生者。

王文直公遺集　十六卷　滕縣王東槐著　光緒七年印　著者爲道光十八年進士，咸豐二年任湖北鹽法道。集中頗有指陳道光末年時政文字。

宦豫紀事　一卷　廣宗鄭元善著　同治十一年印　鄭之誠先生藏　著者爲道光二十年進士，分發河南，由知縣升至巡撫，對捻軍進行摧殘，十分兇悍。

筆諫堂全集　七種　扶溝柳堂著　光緒三十一年印　柳堂爲光緒十六年進士，分發山東，爲州縣多年，故集中述山東吏治民生者甚多，且有紀載『教案』者。茲錄其『蒙難隨筆』。

庸盦內外編　十九卷　無錫薛福成著　光緒二十四年長沙鑄新齋校印　著者曾入曾國藩幕，故對淮軍間有微辭。

庸盦筆記　六卷　無錫薛福成著　民國六年掃葉山房印。

蓑楚齋隨筆　五集五十卷　合肥劉聲木著　民國十八年印直介堂叢刻之一　著者爲淮系健將劉秉璋之子，文中述曾國藩及湘系人物，每有微辭。

紙上談　十二卷　清泉李楊華著（清泉今湖南衡陽）　同治八年印粹紅山館四種之一。

詒癡集　三卷　簡陽王士元著　民國十年排印。

椒生集　十六卷　清泉王之春著　光緒七年印　著者官至巡撫，曾出使俄。茲節錄其『隨筆』。

金壺七墨　十九卷　清河黃鈞宰著（清河今江蘇淮陰）　民國元年掃葉山房石印　書中多記道光、咸豐、同治三朝事，淮海軼聞尤多。

蕉軒隨錄　十二卷　定遠方濬師著　同治十一年印　書中考辨經史記述遺聞約各一半。定遠爲捻軍初期活動中心之一，著

者以本鄉人記本鄉事，頗爲詳贍。

夢園叢說　十六卷　定遠方濬頤著　同治十三年印

粟香隨筆　五集四十卷　金武祥著　光緒七年印。

知非齋瑣記　二卷　靜海杜松年著　鈔本　鄧之誠先生藏　是書題『靜海杜又坡先生著。』由書中記大順廣道王榕吉、山西按察使陳湜軍幕，並曾爲山西知縣。民國靜海縣志人物志『舉人』欄有杜松年，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山西大寧知縣。兩相比照，知杜又坡卽杜松年。書之上卷記咸同間冀晉軍事，下卷記山西吏治民風。

遊梁瑣記　一卷　黃軒祖著　民國六年文明書局印說庫第六函　本書所述皆河南遺聞軼事，蓋著者旅寓開封就所聞而記之者。梁者汴梁，開封古名。

想當然耳　八卷　安福鄒鍾著　同治十年印　本書所記多因果報應事，甚庸俗。著者曾入山東東昌知府李熙齡幕，居濟南多年，故記山東事不少。（坊刻本題『安福鄒鍾樂先生評，』蓋書之卷一第一葉有『安福鄒鍾樂生甫著』八字，書賈不知『樂生甫』爲鄒鍾之字，誤以『生甫』爲字，『鍾樂』爲名。）

潘方伯公遺稿　六卷　涇縣潘駿文著　光緒二十二年印　著者以舉人官刑部，後入僧格林沁幕，又入山東巡撫閻敬銘、丁寶楨幕，終福建布政使。僧、閻、丁皆爲摧殘捻軍重要人物，故潘文中多涉及山東軍事。茲錄其『平定捻匪策』（又在第六册重見）。

遠志齋稿　六卷　上海葛士達著　光緒九年印　著者以諸生投潘鼎新軍，潘爲淮軍重要人物，故書中述淮系之文不少。茲錄其『剿捻十議』及『平捻善後策』（又在第三册重見。）

知止堂集　三十卷　寧陽黃恩彤著　光緒六年印　著者曾爲廣東巡撫，故集中有對英國交涉記述，咸豐罷職家居，倡導團練，死力與捻軍對抗。茲錄其『捻匪芻議』（又在第六册重見。）

龍岡山人集　二十六卷　黃岡洪良品著　光緒十八年印　著者曾爲御史及給事中，喜發議論。茲錄其『平捻匪策』（又在第六册重見。）

平捻準括　一卷　台州謝綬名著（台州今浙江臨海縣）　同治九年印啄餘騈粒集雜鈔本　著者卜之術。此文侈談五行生尅，極爲荒誕，錄之以見當時地主階級文人妄誕無聊之一斑。

百杜堂全集　五十三卷　監利王柏心著　光緒二十四年印　著者爲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天國軍至湖北，王氏首倡團練，對革命摧殘甚爲出力。集中述抗拒太平天國事不少。茲錄其『林居芻議』（又在第六册重見）。

孟晉齋文集　五卷　會稽謝壽楨著　同治五年印　著者居陝西多年，故集中多言陝事。茲錄其『勦賊』

第二册　活動地區（一）

安徽通志　三百五十卷　吳坤修等纂　光緒七年印。

蒙城縣志書　十二卷　于振江等纂　民國四年印。

渦陽縣志　十八卷　黃佩蘭等纂　民國十四年印。

亳州志　二十卷　袁登庸等纂　光緒二十年印。（亳州今亳縣）

潁上縣志　十二卷　李道章等纂　光緒三年印。

宿州志　三十六卷　丁遜之等纂　光緒十五年印。（宿州今宿縣）

鳳臺縣志　二十五卷　葛蔭南等纂　光緒十九年印。

五河縣志　二十卷　俞宗誠等纂　光緒二十年印。

續修廣饒縣志　二十八卷　王寅山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廣饒縣屬山東。因志中之秦錫鎭王關故列於此。（又在第三册『山東上』重見。）

霍山縣志　十五卷　何國祐等纂　光緒三十一年印。

續修舒城縣志　五十卷　趙鳳詔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太湖縣志　四十六卷　趙繼元等纂　同治十一年印。

豫軍紀略　十二卷　尹耕雲等纂　同治十一年印。

河南軍情探報　汪賚才原稟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起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迄八年五月二十五，中缺五十八至六十二、七十六、七十八等七號，共六十三通。二十六號以前皆缺，九十五號亦未人。由第四十三通（原編號第七十三）附稟中，知汪氏係於咸豐七年奉『憲』委赴河南省會開『憲』不知係何官何人。但稟中又有『督憲』字樣，並有『前閣督憲桂』之稱謂，且又要求加入之，汪或係直隸（今河北）候補人員，因：一、直隸有總督，屬員稱總督例爲『督憲；』二、桂良曾以大學閣督憲桂，』『閣』者內閣；三、順廣卽順德府廣平府之簡，稱皆屬直隸。蓋直接毗連河南，恐河南兵情，隨時稟報，以便緩急有備。據一稟所陳，汪賚才係『分缺間用從九，』咸豐六年保以『俟補缺後巡檢，』希望再保『賞一從六品銜，』想係『例監』出身者。此本屬函牘一類，因各稟皆關河南軍情，故移於此。又原書本無名稱，姑稱爲『河南軍情探報。』

第三册　活動地區（二）

歸德　歸德屬郡公紀統辦歸陳團練署太康縣祝公事實略　一卷　附光緒十八年印祝增著體徵實遺編後。

永城　永城縣志　三十八卷　胡贊采等纂　光緒二十七年印。

柘城　柘城縣志　十卷　郭藻等纂　光緒二十二年印。

西安　康人，以進士爲河南知縣，後升直隸道員。（今商邱縣卽歸德府首縣）

虞城縣志　十卷　席慶雲等纂　光緒二十一年印。
夏邑縣志　二十卷　黎德棻等纂　民國九年印。
鹿邑縣志　十六卷　蔣師轍等纂　光緒二十二年印。
睢州志　十首一卷　王枚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睢州今睢縣）
淮陽縣志　十卷首一卷　朱撰卿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太康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劉盼遂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
西華縣續志　十五卷　張嘉謀等纂　民國二十七年印。
扶溝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熊燦等纂　光緒十九年印。
商水縣志　二十五卷　楊凌閣等纂　民國七年印。
正陽縣志　八卷首末各一卷　魏松聲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周愍亭集　十卷　丹陽周玉璨纂　光緒五年印　著者曾知正陽、洧川等縣，抵抗捻軍甚烈。茲錄其『正陽守城記。』（又在第六册重出。）
確山縣志　二十四卷　張緒璜等纂　民國二十年印。
西平縣志　四十五卷　陳紹鑑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信陽縣志　三十二卷　陳善同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光州志　十六卷　楊修田等纂　光緒十三年印。（光州今潢川）
知止齋遺編　四卷　荆溪任重光纂　（荆溪今江蘇宜興）　光緒十八年印　著者在咸豐中知河南禹州，調光州，摧殘捻軍

十分猛悍，茲錄其『光州守城禦賊日記』。（又在第六册重出。）

光州平賊紀略　一卷　閔賅曾纂　附知止齋遺編後　著者曾爲光州州判。此文記任重光摧殘光州捻軍事。

光山縣志約稿　五卷　吳兆平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南陽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潘守廉等纂　光緒三十年印。

鎮平縣志　六卷　吳聯元等纂　光緒二年印。

葉縣志　十二卷　倉景恬等纂　光緒二十二年印。

郟城縣志　十二卷　郭景泰等纂　同治三年印。

郟縣志　三十卷　陳金鼎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臨潁縣志　十六卷　李舒華等纂　民國五年印。

鄢陵縣志　十二卷　劉盼遂纂　民國二十年印。

長葛縣志　二十卷　呂林鍾等纂　民國十二年印。

通許縣志　八卷　熊紹龍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新志　十四卷　侯崑禾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密縣志　三十二卷　蘇寶謙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中牟縣志　二十卷　蔣藩等纂　民國七年印。（河陰今廣武）

滎陽縣志　十二卷　趙東階等纂　民國十七年印。

河陰縣志　十二卷　張炘等纂　民國十三年印。

汜水縣志　十二卷　趙東階等纂　民國十七年印。

鞏縣志　二十六卷　劉蓮青等纂　民國二十六年印。
陝州直隸州志　十卷　周仁壽等纂　同治六年印。（陝州今陝縣）
靈寶縣志　十五卷　張烈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盧氏縣志　十八卷　郭光澍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
閿鄉縣志　二十四卷　韓嘉會等纂　民國二十一年印。
陽武縣志　六卷　耿愔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續武陟縣志　二十四卷　王士傑等纂　民國十九年印。
修武縣志　十六卷　焦樹桐等纂　民國二十年印。
新鄉縣續志　六卷　田芸生等纂　民國十二年印。
獲嘉縣志　十八卷　鄒古愚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滑縣志　四十四卷　王蒲園等纂　民國十九年印。
臨漳縣志　十八卷首一卷　周秉彝等纂　光緒三十一年印。
湖北通志　一百七十二卷首末各一卷　張仲炘等纂　民國十年印。
德安府志　十二卷　劉國光等纂　光緒十四年印。（今安陸縣卽德安府首縣）
應山縣志　三十六卷首一卷　吳天錫等纂　同治十年印。
隨州志　三十二卷　史簡先等纂　同治六年印。（隨州今隨縣）
續修京山縣志　二十卷首一卷　曾憲德等纂　光緒八年印。

孝感縣志　二十四卷　沈用增等纂　光緒九年印。

黃州府志　四十卷　曾錫齡等纂　光緒十年印。（今黃岡縣卽黃州府首縣）

黃岡縣志　二十四卷　劉恭冕等纂　光緒八年印。

黃安縣志　三十卷　張家駿等纂　光緒十三年印。

羅田縣志　八卷　陳錦等纂　光緒六年印。

黃梅縣志　四十卷　宛名昌等纂　光緒二年印。

黃梅兵事續記　一卷　黃梅余名芳纂　附光緒六年印余錫椿著培園全集中。名芳爲錫椿之子。錫椿著「黃梅兵事考」述嘉、道以前事。名芳繼之，述咸、同間兵事，故名續記。

麻城縣志　四十卷首一卷　余士珩等纂　光緒八年印。

蘄水縣志　二十卷首末各一卷　王鴻翽等纂　光緒六年印。（蘄水今浠水縣）

蘄州志　三十卷　陳廷錫等纂　光緒八年印。（蘄州今蘄春縣）

襄陽府志　三十卷　王萬芳等纂　光緒十一年印。（今襄陽縣卽襄陽府首縣）

襄陽縣志　三十卷　史策先等纂　同治四年印。

宜城縣志　十卷　張炳忠等纂　同治五年印。（宜城今自忠縣）

光化縣志　八卷首末各一卷　段映斗等撰　光緒九年印。

鄖縣志　十卷首一卷　崔誥等纂　同治五年印。

從征圖記　一卷　常寧唐訓方纂　同治六年印　著者爲摧殘太平天國革命重要分子，曾署湖北巡撫。此書有圖有說，述其半

生反動事蹟。茲錄其與捻軍有關者，圖不錄。（唐著有『唐中丞遺集』二十八卷，光緒十七年印，亦將此書收入，蓋據舊板重印者。）

徐州府志　二十五卷　劉庠策等纂　同治十三年印。（今銅山縣卽徐州首縣）

沛縣志　十六卷　趙錫蕃等纂　民國七年印。

續蕭縣志　十八卷　段廣瀛等纂　光緒元年印。

邳志補　二十六卷　竇鴻年等纂　民國十二年印。

贛榆縣志　十八卷　張謇等纂　光緒十四年印。（今竹庭縣）

淮安府志　四十卷　吳昆田等纂　光緒十年印。（今淮安縣卽淮安府首縣）

涌翠山房集　八卷　山陽高延第纂（山陽今淮安縣）　光緒十四年刻　茲錄其『庚申寇亂記』記咸豐十年捻軍攻克淮安事。（又在第六册重見。）

宿遷縣志　十八卷首一卷　方駿謨等纂　同治十三年印。

泗陽縣志　二十五卷首一卷　王聿望等纂　民國十四年印。

安東縣志　十五卷　吳昆田等纂　光緒元年印。（安東今漣水縣）

阜寧縣新志　二十卷首末各一卷　龐友蘭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六合縣志　八卷　賀廷壽等纂　光緒十年印。（六合臨長江，兵事多屬對抗太平天國，但捻軍亦時來策應太平軍。）

三續華州志　十二卷　呂鳳彩等纂　光緒八年印。

新續渭南縣志　十二卷　焦聯甲等纂　光緒八年印。

盩厔縣志　八卷　任肇新等纂　民國十四年印。
三原縣新志　八卷　賀瑞麟等纂　光緒十六年印。
富平縣志稿　十卷首一卷　譚麐等纂　光緒十七年印。
大荔縣續志　十二卷　丞徵錄四卷　李志復等纂　光緒十
蒲城縣新志　十四卷　王學禮等纂　光緒三十一年印。
山西通志　一百八十四卷　王軒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
蒲縣志　十卷首一卷　曹和鈞等纂　民國十三年重印。
鄉寧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吳庚等纂　民國六年印。
襄陵縣志　二十四卷　劉師亮等纂　民國十二年印。
洪洞縣志　十八卷首末各一卷　韓坰等纂　民國六年印。
直隸絳州志　二十卷首一卷　張于鎬等纂　光緒五年印。（絳州今新絳）
臨汾縣志　六卷首一卷　張其呂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
太平縣志　十四卷首一卷　婁道南等纂　光緒八年印。（太平今汾城）
河津縣志　十四卷首一卷　韓秉鈞等纂　光緒六年印。
穆山縣志　二卷　馬家鼎等纂　光緒十一年印。
浮山縣志　三十七卷　廣鍾等纂　同治十三年印。
榮河縣志　二十四卷　郭廷瑞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夏縣志　十卷首一卷　張承熊等纂　光緒六年印。
芮城縣志　十六卷首末各一卷　張亘等纂　民國十二年
沁水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李疇等纂　光緒七年印。
陽城縣志　十八卷首一卷　譚雲等纂　同治十三年印。
畿輔通志　三百卷　黃彭年等纂　宣統二年印。
廣平府志　六十三卷　胡景桂等纂　光緒二十年印。（今永年縣卽廣平府首縣）
永年縣志　四十卷首一卷　夏詒玉等纂　光緒三年印。
邯鄲縣志　十六卷首末各一卷　王琴堂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
趙州志　二十卷首一卷　劉自立等纂　同治八年印。（趙州今趙縣）
曲周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孫傳栻等纂　光緒二十三年印。
東鹿五志合刊　五十二卷　謝道安輯　民國二十六年印　五志爲康熙志十卷，乾隆志十二卷，嘉慶志十卷，同治志八卷，光緒志十二卷。
晉縣志　六卷　李翰如等纂　民國十六年印。
定縣志　二十二卷　賈恩紱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祁州續志　四卷　劉學海等纂　光緒八年印。（祁州今安國）
深州風土志　二十二卷　吳汝綸纂　光緒二十六年印。
吳橋縣志　十二卷　馮慶楊等纂　光緒元年印。

寧津縣志　十二卷　吳溥源等纂　光緒二十六年印。
故城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范翰文等纂　光緒十一年印。
天津府志　五十四卷　徐宗亮等纂　光緒二十一年印。
靜海縣志　十卷　高毓澎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今天津縣卽天津府首縣）
青縣志　十六卷　高遵章等纂　民國二十年印。
滄縣志　十八卷文編二卷　張坪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
南皮縣志　十四卷　劉樹鑫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今屬山東省）
鹽山新志　三十卷　賈恩紱等纂　民國五年印。
大名縣志　三十卷首一卷　洪家祿等纂　民國二年印。
菏澤縣志　十八卷　葉道源等纂　光緒十年印。
曹縣志　十八卷首一卷　孟廣來等纂　光緒十年印。
定陶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曹恒等纂　民國五年印。
單縣志　二十四卷首一卷　李經野等纂　民國十八年印。
鄆城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胡建樞等纂　光緒十九年印。
續修范縣志　六卷　余文鳳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朝城縣鄉土志　一卷　吳式基等纂　光緒三十一年印。
濟寧直隸州續志　二十四卷首一卷　唐烜等纂　民國五年印。（濟寧州今濟寧縣）

金鄉縣志　十二卷　李蟲等纂　同治元年印。（今屬平原省）
嶧縣志　二十五卷首一卷　王寶田等纂　光緒三十年印。
續滕縣志　五卷　高熙喆等纂　光緒三十年印。
續鄒縣志　十二卷　程若灝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
泗水縣志　十五卷首一卷　黃承騰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
寧陽縣鄉土志　一卷　李椿齡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寧陽續志　二十四卷　黃恩彤等纂　光緒十三年印。
壽張縣志　十卷　劉文煃等纂　光緒二十六年印。
費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李敬修等纂　光緒二十一年印。
臨沂縣志　十四卷首一卷　王景祜等纂　民國六年印。
莒志七十七卷首一卷　莊陔蘭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日照縣志　十二卷　陳懋等纂　光緒十二年印。
登州府志　六十九卷　周悅讓等纂　光緒七年印。（今蓬萊縣卽登州府首縣）
從公錄　一卷　丹徒戴肇辰纂　同治九年印　著者於咸豐中知登州府。此爲其時守登州時抵抗捻軍各種公牘。
東牟守城紀略　一卷　丹徒戴燮元纂　同治九年印　戴燮元爲戴肇辰之子，此記其父守登州時經過。東牟爲登州古名。
文登縣志　十四卷首一卷　李祖年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印。
牟平縣志　十卷首一卷　于清泮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福山縣志稿　十卷　于宗瀅等纂　民國二十年印。
棲霞縣志　十卷　于如川等纂　光緒五年印。
萊陽縣志　三卷首末各一卷　王丕煦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黃縣志　十四卷首一卷　尹繼美等纂　同治十年印。
三續掖縣志　四卷　王續藩等纂　光緒十九年印。
增修膠志　五十五卷首一卷　匡超等纂　民國二十年印。
卽墨縣志　十二卷　林溥等纂　同治十二年印。
高密縣鄉土志　四卷　傅駿聲等纂　宣統元年印。
平度縣續志　十二卷首末各一卷　尙慶翰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昌邑縣續志　八卷　韓天衢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維縣鄉土志　一卷　宋朝楨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昌邑縣圖志　五十四卷　法偉堂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諸城縣續志　二十二卷　苑棻池等纂　光緒十八年印。
安邱縣續志　二十五卷　馬步元等纂　民國九年印。
昌樂縣續志　三十八卷　趙文琴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臨朐縣志　十六卷　姚延福等纂　光緒十年印。
臨淄縣志　三十二卷首一卷　崔象轂等纂　民國九年印。

壽光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鄒允中等纂 民國二十
博山縣志 十五卷 張新曾等纂 民國二十六年印。
惠民縣鄉土志 一卷 王潤生等纂 光緒三十二
青城縣志 六卷 趙梓湘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商河縣志 十五卷首一卷 王錫恩等纂 民國二十
無棣縣志 二十四卷 張方墀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
陽信縣志 八卷 邱頤齡等纂 民國十五年印。
續歷城縣志 五十四卷 毛承霖等纂 民國十五年印。
章邱縣鄉土志 二卷 楊學淵等纂 光緒三十三年印。
鄒平縣志 十八卷 趙仁山等纂 民國三年印。
長清縣志 十六卷首末各一卷 王連儒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續修濟陽縣志 二十卷首一卷 王嗣鋆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續修禹城縣志 八卷 孫似樓等纂 民國二十八年印。
續修平原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趙祥俊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臨邑縣志 十六卷首末各一卷 趙敏功等纂 同治十三年印。
陵縣續志 四卷 劉薩岐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恩縣志 十卷 劉儒臣等纂 宣統元年印。

高唐州鄉土志　一卷　周家齊等纂　光緒三十二年印。（高唐州今高唐縣）

清平縣志　十六卷　張敬承等纂　宣統三年印。

茌平縣志　十二卷首一卷　周之楨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印。

館陶縣志　十卷首一卷　劉清如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臨清縣志　十六卷　張樹梅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夏津縣志續編　十卷　許宗海等纂　民國二十三年印。

武城縣志續編　十五卷　王誦銘等纂　民國元年印。

泰安縣志　十四卷　孟昭章等纂　民國十八年印。

新泰縣鄉土志　一卷　湯宗幹等纂　光緒三十四年印。

東平縣志　十六卷首一卷　劉靖宇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印。

肥城縣鄉土志　九卷　李傳煦等纂　光緒三十四年印。

第四册

活動地區(三)

山東軍興紀略　二十二卷　光緒十一年印　此書不著撰人名氏。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記曰：「偶從丁郎處見山東兵略，似愈於各省，云趙菁衫所爲也。」丁郎名體晉，山東巡撫丁寶楨之子，闓運第七女夫。丁體晉在山東多年，其及何家琪天根文鈔趙菁衫墓表，皆言菁衫名國華，直隸豐潤人，以進士爲令山東，升道員，署山東按察使，未言撰紀略事。而何氏文鈔中武進管敬伯傳，則言敬伯名晏，以貲爲知縣於山東，纂山東軍興紀略數十卷。蔣、何、趙、管在一時期同在山東，蔣且與趙有鄉誼（蔣爲玉田人，清代豐潤、玉田二縣同屬遵化州。）何又與管爲摯友，

其言自亦皆可信。如是，則王氏日記所述與蔣何文集所言，顯然不同。究竟將以何者爲準？以意度之，當紀略書局開時，從事纂述者當非一人，主筆政者恐亦曾有更易。似此書初稿成於曾晏，趙氏曾加刪潤，故記載兩歧。印本末附跋語，知此書稿成於同治十三年甲戌，光緒五年始付印。

第五册　函牘文集(一)

瑛蘭坡藏名人尺牘　一百三十二册　瑛蘭坡名瑛棨，姓鄭氏，漢軍正白旗人。官河南多年。當太平天國軍北伐以及捻軍活躍時，瑛棨始終與聞摧殘革命之事。此一百三十二册『名人尺牘』皆係其寅僚戚友書札，中有一部分涉及太平天國事者。

袁端敏公集　二十二卷　項城袁甲三著　宣統三年印　項城袁氏家集本　袁甲三於咸豐三年助呂賢基辦理團練，直至同治初爲漕運總督欽差大臣，十年中，無日不以摧殘捻軍爲事，對當時革命打擊不小。集中『奏議』十分之九係陳報捻事。

夢硯齋遺稿　八卷　遵義唐樹義著　同治四年印　唐樹義在咸豐中始終在湖北，參與反對太平天國戰爭，以湖北布政使襄辦軍務時，兵潰斃命。書中涉及太平天國處甚多。

胡文忠公遺集　十卷　益陽胡林翼著　同治三年印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並稱，皆爲咸同間摧殘革命之元兇。接觸晚，故集中涉及捻軍者不甚多。

曾文正公全集　一百五十七卷　湘鄉曾國藩著　光緒二年印。

曾忠襄公全集　六十一卷　湘鄉曾國荃著　光緒二十九年印　曾國荃在同治五年巡撫湖北，曾受捻軍大創。因其與捻軍之文字較多。

第六册　函牘文集(二)

李文忠公全集　一百六十五卷　合肥李鴻章著　光緒三十四年印　李鴻章所部淮軍爲摧殘捻軍之主力，故集中有關捻

左文襄公全集　一百零六卷　湘陰左宗棠著　光緒二十三年印　左宗棠參與對捻軍之戰爭祇一年餘，故集中涉及捻事者不甚多。

劉武慎公遺書　二十五卷　新寧劉長佑著　光緒十七年印　僧格林沁敗死，曾國藩繼任，劉長佑以直隸總督地位，助曾肆虐甚力。

養晦堂文集　十卷　湘鄉劉蓉著　光緒三年印　劉蓉曾爲陝西巡撫。捻軍西征入陝，劉大敗，罷職。

養知書屋文集　二十八卷　湘陰郭嵩燾著　光緒十八年印　郭嵩燾爲曾國藩摯友，同治中曾署廣東巡撫，光緒初爲出使英法大臣。集中涉及『洋務』者甚多。

馬中丞遺集　二卷　安陽馬丕瑤著　光緒二十五年印　馬丕瑤曾官山西知縣，終於廣東巡撫。

十三峯書屋文集　八卷　劍州李榕著（劍州今劍閣縣）　光緒二十五年印　李榕在曾國藩幕多年，曾兩度帶兵與太平天國軍戰，集中涉及太平天國事不少。

李文清公遺書　八卷　河內李棠階著（河內今沁陽）　光緒八年印　李棠階爲道光二年進士，咸豐時家居，摧殘地方上農民起義甚力。

空青水碧齋詩文集　二十卷　全州蔣琦齡著（全州今全縣）　光緒十一年印。

思貽堂集　四十四卷　漢陽黃文琛著　同治十二年印　著者在道、咸時官湖南州縣多年，兩度知永州府，故集中多涉及湖南東治民生文字。

退補齋詩文集　二十八卷　永康胡鳳丹著　同治十三年印。

實其文齋集　十五卷　蘄州黃雲鵠著（蘄州今蘄春）　同治十一年印。

堅白齋集　八卷　攸縣龍汝霖著　光緒七年印　龍汝霖曾在山西爲知縣。同治六年冬，張宗禹由陝入晉，龍時正知高平縣。

清麓文集 二十八卷　三原賀瑞麟著　光緒末年印。集中述回軍文字不少。

損齋先生全書　二十卷　朝邑楊樹椿著　光緒十九年印。

陳勉致李瀚章函　聶崇岐藏薛煥、劉峴、馬新貽等致李瀚章函一册，此爲其中之一通。陳勉爲曾國藩後期幕中重要人物，李瀚章爲李鴻章之兄。

學呂致學劍樓主人書　一通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學呂及學劍樓主人皆不知何如人。

僧某致芝生書　一通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芝生不知何如人。書者自稱『衲』，又有『門徒』『禪門』之辭，自是一僧人。

但疑爲隱名隱語，非眞僧。

望三益齋詩文鈔　十五卷　盱眙吳棠著　在太平天國奠都天京時，著者正作令江北，十餘年升至總督，對太平天國及捻軍雖不若曾、胡、左、李以及袁甲三、僧格林沁等之兇悍，但對革命之迫害亦不小。集中涉及太平天國處甚多。

心白日齋集　六卷　桃源尹耕雲著（桃源今泗陽）　光緒十年印　著者諳武技。咸豐末，官戶部郎中。英法聯軍攻北京時，著者曾督外城巡防，故集中涉及當時文字不少，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者不可不讀。同治初，派赴河南帶勇，後升湖北荆宜施道。

麓生詩文合集　十卷　成都何元普著　光緒元年印　著者曾參袁甲三、袁保恒父子軍，又曾入劉銘傳幕，故書中所記袁營、劉營事不少。

無夢軒遺書　九卷　合肥朱景昭著　民國二十二年印　著者曾入李續宜、唐訓方幕，後官臺灣兵備道。李、唐皆曾爲安徽巡撫，故集中涉及太平天國事不少。

小酉腴山館集　二十卷　沅陵吳大廷著　光緒五年印　著者以舉人爲令於皖，咸豐中曾帶勇抗拒捻軍，故對當時皖省軍事情形頗熟。

哀生閣集　七卷　平湖王大經著　光緒十一年印　著者以舉人爲令於皖，咸豐中曾帶勇抗拒捻軍，故對當時皖省軍事情形

枕經堂集　十卷　懷寧方朔著　光緒年印　著者曾入譚廷襄、曾國藩幕，亦與聞摧殘捻軍者。

秋根書室詩文集　十七卷　章邱孟傳鑄著　宣統二年印　著者以拔貢官直隸多年，歷任遵化、易州、冀州、趙州州判，參大順廣道王榕吉軍，於摧殘捻軍以及小規模之農民起義，頗爲兇悍。

友竹草堂集　六卷　玉田蔣慶第著　光緒十九年印　著者爲咸豐二年進士，官山東多年，曾知章邱、嶧縣，集中記山東捻軍事甚多。

敬齋存稿　二十二卷　陝州張諧之著（陝州今陝縣）　光緒年印　著者爲同治四年進士，曾入袁保恒幕，任直隸州縣多年，陝州爲陝、豫來往孔道，咸、同間受軍事災害最烈。

退一步齋集　十二卷　定遠方濬師著　光緒十八年印　著者著有蕉軒隨錄，已見於本書目。集中有蕉軒續錄，即續隨錄者。

梧生文鈔　二十卷　泗州傅桐著（泗州今泗縣）　同治三年印　著者曾爲令山西。

煙霞草堂文集　十卷　咸陽劉光蕡著　民國七年印　著者光緒元年舉人，頗倡「新學」。

拙尊園叢稿　六卷　遼義黎庶昌著　光緒十九年印　著者於同治間以廩貢生上書言事，曾兩度出使日本。在江蘇時，頗聞太平天國及捻軍遺事。

龍宛居士集　六卷　正定王耕心著　民國六年印。

天根文鈔　七卷　封邱何家琪著　光緒三十二年印　著者少長山東，故集中記山東事甚多。

虛白室詩文鈔　十八卷　桐城方昌翰著　光緒年印　著者曾入李鴻章幕，集中涉及淮系事不少。

覆瓿集　三十卷　南匯張文虎著　光緒五年印　著者在咸同時享盛名於江南，著作甚多，尤長校勘，同治中曾入曾國藩幕。

鶴天鯨海焚餘稿　八卷　建縣王正誼著　同治二年印　王正誼曾居安徽巡撫李鐵梅幕。

春暉雜稿　二十卷　蘄水郭階著（蘄水今浠水）　光緒十五年印　集中多考訂經史文字。

怡雲堂全集　六卷　沈保靖著　宣統元年印。

大潛山房詩鈔　一卷　合肥劉銘傳著　民國十年印　劉銘傳爲摧殘捻軍元兇之一。詩中所詠多關時事。

張季子九錄　八十卷　南通張謇著　民國二十年印　張謇曾參淮軍吳長慶幕。登第後，注意實業，於南通創辦紗廠，民初頗負盛名。九錄中『政聞』『實業』等錄，有關清末民初之政治、經濟文字不少。

捻軍資料叢刊第一冊目錄

第一部分　專著綜合

捻匪平捻篇……王闓運 一
平捻記……王定安 一三
求闕齋弟子記……周世澄 二二
淮軍平捻記……陳昌 三七
霆軍紀略……周盛傳 二九
磨盾紀實……張瑞墀 二五
兩淮戡亂記……

附錄

星烈日記彙要……方玉瀾 三〇九
鴻雪因緣圖記……麟慶 三二五
茌邑古懸……胡學醇 三二七
斯未信齋文編……徐宗幹 三二九
蔣子瀟先生遺集……蔣湘南 三三三

王文直公遺集……王東槐　三七
宦豫紀事……鄭元善　三三〇
蒙難追筆……柳堂　三四八
庸盦內外編……薛福成　三五六
庸盦筆記……薛福成　三六七
蓑楚齋隨筆……劉聲木　三六九
紙上談……李楊華　三七二
詒癡偶筆……王之春　三七六
椒生隨筆……王士元　三七五
金壺七墨……黃鈞宰　三七七
蕉軒隨錄……方濬師　三八二
夢園叢說……方濬頤　三八五
粟香隨筆……金武祥　三八九
知非齋瑣記……杜松年　三九一
遊梁瑣記……黃軒祖　三九三
想當然耳……鄒鍾　三九四

平勦平捻平捻匪策……潘駿文 三九五
定捻匪策十議……葛士達 三九七
捻匪策後議……葛士達 四〇五
林平捻匪策……黃恩彤 四〇八
居捻匪策……洪良品 四一二
勦賊議括……謝綬名 四一四
勦賊議……王柏心 四二〇
……謝壽楨 四二三

第一部分

專著綜合

平捻篇（湘軍志卷十四）

王闓運

一民二士捻；捻之爲寇，蓋始於山東。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或訴其黨明火劫人，捻紙然脂，因謂之捻：莫知其本所由也。咸豐元年，廣西寇既聞，朝廷尤重除盜。夏邑而豐、沛、曹、單亦騷然矣。三年，安徽、江南省城俱陷，宿、蒙、亳、壽捻滋甚，始命提督善祿屯永城備盜，周天爵駐徐、邳、嶧、費間。其時山東捻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寧陵，工部左侍郎呂賢基治安徽團練桐城。盜有馬踰千匹，開、歸、捻分二十餘部。汝寧、信陽捻攻正陽，復桐柏知縣潘樹霖，圍攻夏邑、沈邱，河南巡撫陸應穀自汝寧走保省城。周天爵薨，袁甲三代之治軍舒興阿以陝甘總督領軍駐陳州。舒興阿移皖北，牛鑑代之，統於河南巡撫英桂。五年，袁甲三以違州牧得罪去，提督武隆額將兵屯亳州，總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戰守事。而捻首張樂行、李兆受之名助英桂。英桂代統武隆額軍。自是捻衆分五旗，率馳突徐、宿、曹、歸，防軍稍有聞，宿亳、永城、鎮豐、沛、年，詐捻曰，之爲寇，始於康熙時。其後捻日益多，淮、徐之間因以一聚爲捻

赴禹、密，河南燧火相望。洪寇部黨亦結捻合勢，分掠廬、巢。勝保、袁甲三會師正陽關，始議招撫李兆受、苗沛霖以減捻患。而勝保北屯潁州，過歸德，陝西軍防武二千里，皆蹂於捻。其冬，直隸開州、東明亦有捻游騎，滑、林、濬、淇被其患。八年春，寇捻合攻固始。六安捻久踞城，勝保援臨淮，苗沛霖始用事。袁甲三進宿州，李兆差大臣，整軍廬州。秋，捻入山東，圍單，攻金鄉。以總兵田在田、提督史榮椿防曹、兗，增設歸德鎮總兵官，又遣總兵邱聯恩屯鹿邑，朱連泰出屯亳州，蓋河南尤弊而去，其勢益張。九年春，勝保奏劾袁甲三持重失捻自西華趨舞陽，破官軍於北舞，邱聯恩戰死，伊機，詔以總兵傅振邦代之，統於勝保，副以都統伊興額。二月，軍；抽天津海防軍，遣協領德楞額將屯曹州。夏，勝保移防盱眙。捻攻定遠，安徽巡撫翁同書退走壽州。冬，以母喪歸，復命袁甲三代之。捻出歸德，自蘭儀渡河，犯定陶、東明，還潁州。於時諸將帥皆以回巢爲幸，騰章造捷，以內地爲盜賊巢自此始，其後直省皆引例焉。

副之；傅振邦督軍徐、宿，田在田副之；德楞額督軍山東，侍衛哈勒洪阿副之；袁甲三以欽差大臣專安徽，翁同書及副都統穆騰阿副之。正月，捻陷清江，殺淮海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漕督、河督等方置酒奏伎，倉卒走保淮安。言江蘇形便者，以裹下河爲膏腴，以王家營爲趣鞏、洛，山西、陝西均備邊。罷勝保，以府丞毛昶熙還河南，爲團練大臣，南汝光道員鄭元善副之，兵事總於巡

撫，屬於關保，各省團練始重。秋，海防罷，畿南盜賊蠭起，捻犯濟寧，乃命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督軍捕討。捻縱橫菏、濟間，山東大出掠，伺空虛，避官兵，以焚掠脅俘良民，黨衆日增，馬步數萬，列隊百里，兵少賊多，衆寡懸殊。如欲攻其巢則相拒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糧攜水不能持久，退爲所躡，往往失利，十年以來未有能之，乃收還。關保以昏庸罷，河南軍事專於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請用伊興額，詔從所請。僧格林沁遣軍援菏澤，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直攻老巢，蕩平醜類。文宗手詔，以無後勁爲戒。十一年正月，僧格林沁令諸州縣各築長圍以扞捻馬步。傅振邦病免，田在田代之。十一年正月，捻屯鉅野。乘雪進攻之，乃收還。關保以昏庸罷，河南軍事專於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請用伊興額，詔從所請。僧格林沁遣軍援菏澤，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直攻老巢，蕩平醜類。文宗手詔，以無後勁爲戒

剽劫。僧格林沁遂連破亳北諸莊圩。同治元年春，潁州解圍。夏，捻陷宜陽，殺知縣謝仁溥；西陷入商州，陷鎮安、孝義。固原提督孔廣順禦之。藍田寇捻合陷渭南，殺知縣曹士鶴；東陷華州，直走澠池，還敗河南軍。時廬州克，安徽事定，將軍多隆阿將廬州軍，勝保將潁州軍，俱入關。僧格林沁督山東、河南軍防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員均受節制。湖北出軍助河南攻捻屯。多隆阿進兵荊子關，羣盜迸散，進滅商南捻。捻還奔，北走盧氏，南趨棗陽，陷隨州、京山、應山，湖北大震。復奏請多隆阿還軍。袁甲三請病，李續宜代之。續宜母喪，臨淮欽差大臣遂罷。冬，逮治勝保，多隆阿兼統其軍。降捻宋景詩懼誅，請隸雷正綰，至部陽叛，渡河走山西直隸，而張錫珠亦先以降捻叛於羊、冠，渡漳犯大名，大順廣道秦聚奎戰死。宋景詩者，故張錫珠合，以八百人行腹地，幾二千里，所過無留行。山東巡撫譚廷襄、直隸總督文煜免，以閻敬銘、劉長佑代之；遮克敦布免，副都統成保代之。山東教、幅、棍諸姦民連結起於兗東。二年正月，僧格林沁移軍攻捻雉河集克之，禽斬張樂行、姜台凌等。二月，冠、羊捻復渡漳犯大名，署提督寶山、成保皆以畏葸免。僧格林沁移軍攻捻淄川，分馬隊，遣恆齡助防大名。漕督吳棠遣軍攻捻，派邑還，南自臨漳，北走邯鄲，東掠廣平、曲周，北趣平鄉、鉅鹿、隆平、新河，斜東至武邑、東光，乃直南奔，從張秋渡河，淄川克，移攻鄒教黨於白蓮池，七月破平之。奏劾劉長佑誤軍機，致宋景詩不獲。景詩、張錫珠自去年冬陷武官軍追者皆若狂。長佑以總督重臣將兵躬追之，曾不能相及；或卒相遇，輒爲所衝突。穆宗初卽位，朝議但嚴責諸軍捕討，以一窮寇疲敝，畿輔馬隊自此羸困焉。僧格林沁移軍蒙城，討苗沛霖。十月，沛霖死，臨淮平。捻首張總愚等西掠南陽、襄陽。三年，僧格林沁自歸德西追捻，南至隨州、應山；湖廣總督官文出督軍，會於京山。以

護軍統領舒保爲前鋒，遇捻德安西，搏戰，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間，騎步不續，捻回擊之，力戰死。舒保與多隆阿皆湖北名將，多隆阿堅毅，舒保純實。湖北有事倚於僧軍。而僧王左右橫恣，求見者先納百金至四百金，視領軍多少以爲差。民有訴軍淫掠者，王蹙額曰：「若等離家來久，且宜徙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江寧克，洪寇平，其餘黨合於捻。九月，攻黃安、麻城，至靳水，陣亡大將石清吉，圍成大吉於靳北。僧格林沁軍麻城，官文出黃州，詔兩江總督曾國藩援湖北。國藩奏言，大帥三人屯駐四百里內，恐羣盜輕朝廷，請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鄧州，僧軍名望頓盡。蓋其初，轉戰追逐，皆未嘗與洪寇合戰，故恆以爲捻畏我，至是捻勢發軍從官文，自駐安慶。捻掠廣濟而還，馬隊將常星阿再敗，僧劉連捷，淮軍將劉銘傳，名將也，詔令徽其軍。僧格林沁以爲皆不能戰，奏止之。又曰，皖軍爲上，豫軍異矣。湘軍次之，楚軍爲下。毛昶熙聞之，大喜。所謂皖軍者，蓋臨淮諸軍也。捻犯南召、魯山，恆齡戰死。捻西北走尉氏。四年春，僧格林沁追捻至尉氏。捻西南走臨潁，旁掠鄢城，南走西平，西南走遂平，東南走汝寧，南走正陽、信陽，折北直還扶溝，東走睢，渡故黃河，北走曹，東北走城父、武、金鄉、濟寧、汶上、東平，東走寧陽，南掠兗州，東走曲阜，南走鄒滕、嶧，東走郊城、贛榆，阻海還，南走海州、沭陽，西走邳、嶧，北趣滕、鄒，還濟寧，西北走鄆城，渡河走濮，北至范，南屯曹州。凡捻所至，數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戰，輒有斬殺，然莫能大創之。朝議亦憂危，命曾國藩北征，四月丁亥詔下。戊子，僧格林沁親攻捻屯，軍士疲怨，以王用法嚴，益懼且恨。捻拒戰，諸軍潰退，中軍被圍保荒莊，至夜無所得食。僧格林沁率百餘騎潰圍，捻依林外設伏待之。短兵接，馬被矛傷，驚逸，僧格林沁墮，被八創死之。朝廷震悼，輟朝三日。京師驚疑，以爲捻且北犯，急召曾國藩赴難，羽書追督相望。山東、河南巡撫以陷王，皆

獲嚴譴。五月，國藩奏言：流寇剽忽，宜以有定制無定。僧格林沁能以數月歷五省，臣則不能也；非獨不能速援，且不能顧畿輔。故直隸宜有專防之軍，而臣軍以徐州爲老營，以經營淮、徐、海、兗、沂、曹、濟、歸、陳、廬、鳳、潁、泗十三府州。此十三府州盛波兩軍，尙須增募徐方之士，采買戰馬，加之訓練，扼賊黃河，又宜水師，爲謀迂緩，駭人聞聽。且臣之行軍，略師古法，逐日築壘，縱橫千里，捻匪出沒之區也。金陵楚軍裁撤殆盡，李鴻章所部稍習北方，今惟劉銘傳、周奏遣潘鼎新軍由海道至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還。張總愚自城武趨永城、宿州，西攻新渦陽，圍英翰大營。渦陽者，故雉河集，張樂行舊屯也。總愚、樂行族子，自羣捻破滅，遂爲盜魁，合陳玉成餘黨賴文光，謀復踞淮北。英翰輕騎出走，大徽諸軍。劉銘傳、周盛波及河南將宋慶、安徽將張得勝等赴援，史念祖自圍中應之。十月，捻解圍，分走，西犯陳州扶溝，其一北自通許、睢、考城、定陶、曹州至東明。山東軍十六營夾定陶南北而屯。國藩增調楊鼎勳軍，且檄潘鼎新軍移濟寧。其一南還新蔡，西踞唐、鄧間，攻南陽。九月，東明捻復自曹州東走城武、單、豐。國藩奏以劉銘傳游擊，罷遣吉林馬隊，以休其勞。捻自扶溝分犯襄城、臨潁。十一月，東西背馳：東屯周口，張樹聲屯徐州，劉松山屯臨淮，潘鼎新屯濟寧，兼飭河南軍屯鞏、洛，湖北屯隨、棗，以靜制動。唐、鄧捻皆尾追，今始得迎擊，更以張樹珊屯周口，使劉銘傳游擊，罷遣吉林馬隊，以休其勞。捻自扶溝分犯襄城、臨潁。十一月，東西背馳：東黨南趨汝寧，西黨南走唐、新野。十二月，汝寧捻犯光州，東掠固始，西掠信陽。成大吉屯麻城西南，部卒餉乏，燒營北應羣捻，大吉跳而免。捻遂入黃安，南至黃陂、黃州，西至孝感，所屯踞五百餘里，武昌戒嚴，劉銘傳赴援。五年正月，湖北軍將提督梁洪勝攻捻黃州，戰敗死。劉銘傳至黃陂，捻遁走，收其城。山東、河南民士習見僧王戰

者，皆怪曾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二月，國藩移濟寧。新野捻復自舞陽、禹州至中牟，北犯曹州，東掠鉅野。黃陂捻自光州北至沈邱，周口屯軍出擊之，捻東鄉潁州。鉅野捻北侵鄆城。三月，劉銘傳大破潁州捻，移軍赴定陶。起曾國荃爲湖北巡撫，汰湖北宂軍，增湘軍六千。鉅野捻南還城武，至睢寧、潁，北侵亳。以侍講學士劉秉璋及潘鼎新、楊鼎勳軍爲游兵，與直隸、山東畫地分防。四月，睢寧捻仍屯曹、徐界，亳州捻屯淮、泗間。五月，捻聚於徐西，分前後部，自虞城、太和俱掠陳州，攻周口屯軍，北至太康，皆西南走裕州，後部自上蔡、西平南走汝寧。七月，裕州捻攻南陽、新野，北掠南召、魯山，至汝州。增調鮑超軍趣浙川，防陝邊，郭松林自隨州出桐柏屯唐。曾國藩自濟寧舟行泗、淮中，沂渦至亳，案淮南北民圩，曉以順逆，凡閉砦拒捻者奏獎有差。建議自開封至潁州、依汴渠、濰水挑濬爲守；河南巡撫迁之，未措意也。八月，捻合趨中牟，破許州，自此有東捻西捻：東捻名者賴文光，西捻名者張總愚。國藩請疾，命李鴻章出駐徐州。十月，西捻自汝走宜陽、永寧入陝西商州，犯華陰。東捻走豐、沛，西還太康。十一月，詔曾國藩還本任，李鴻章代之督軍。國藩慚懼，三辭。東捻窺湖北邊，往來光、固，入麻城，趨孝感，陷應城、雲夢，遂攻德安，郭松林拒走之。劉銘傳至麻城，周盛波等至隨鮑超還軍棗陽。十二月，郭松林追捻曰口，深入中伏，捻生得之，以傷足委於道，逢舊部俘者負逃以免，其弟芳鈐戰死。捻進攻安陸。西捻敗陝西湘軍於霸橋，蕭德揚死之，諸軍皆潰，遂圍省城。張樹珊援德安，敗績，死之。六年正月，命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捻。是時湖廣總督官文坐事罷，其欽差大臣關防存武昌，宗棠自福建道漢口，因以授之。李鴻章奏言，漕督總清淮防軍，號令歧出，請悉聽欽臣調度。劉銘傳、鮑超合擊東捻

於京山北超失期，銘傳戰而敗超背攻捻，銘傳收軍還應，捻退走，超追奔，大破之。超久爲名將，而銘傳新貴與之儕，超悒不樂。至是，銘傳咎超，李鴻章頗右銘傳。超既大捷，遂請疾解兵。朝旨五六慰勉，曾國藩、李鴻章函牘相繼，超稱病篤，所部三十營，分別留散，自此無霆軍焉。二月，劉松山破西捻於西安，捻走消北。東捻犯麻城、廣濟、黃梅。劉秉璋等自英山至太湖，捻西走蘄水。湖北新軍將彭毓橘者，方平江寧，有大功。聞捻至，自黃州進擊，輕騎覘寇，裨將提督羅朝雲、鄧泰福、王仕益、陳致祥，總兵彭光友、羅興祥皆從。或有諫毓橘宜持重，不聽。至溪潭度前岡，捻大至，遂前搏戰。捻鈔攻之，大軍初不知其遇捻，又營官半出無繼，陷圍中，與別將道員葛承霖均戰死。曾國荃所用大將，唯毓橘與郭松林。松林前敗創發告歸，及毓橘死，新軍盡燼。國荃初奏言，宜引捻入腹地蹴而殲之，其言不售，鬱鬱復病。三月，劉松山攻西捻於郟破之。左宗棠以湖北事亟，留屯德安。東捻復屯曰口，東北出應山，周盛波等自北攻之，捻返走。總兵劉啓福見一騎被黃鞍，越澗追之。捻步從者矛中啓福額，負創馳逐益急，踰山七重，中槍死。俘者言，黃鞍者賴文光也。捻南走孝感，劉秉璋、楊鼎勳連戰不利。劉銘傳出黃安、黃陂，捻還曰口，北走棗陽、新野。五月癸丑朔，犯唐縣，壬戌遂及鉅野。李鴻章諸軍皆在南，山東屯軍倉卒潰走。捻自戴廟渡河，殺東阿知縣周毓南，蹋運隄，燒防軍屯，收其軍實。自曾國藩督師以來，運防未嘗潰，時議大喧。西捻西犯興平，東自富平合回黨北犯蒲城。東捻分掠寧陽、萊蕪。劉銘傳議蹙捻海隅，悉徵諸軍會青、萊、莒，驅捻入登萊。捻避山東軍，直東趨平度、萊陽、招遠；鴻章乃議守膠萊河。膠萊河者，元末海運時所開海渠也，首尾通海幾三百里，用守兵五萬人，戰兵四萬人。徵直隸軍五千，浙江軍五千，湖北軍萬二千，替運防。鴻章以膠萊渠北口沙善崩，謀築牆屬之濰水，欲盡發山東軍萬六千人分屯，巡撫丁寶楨不可，重違鴻章意，以七千人

與之。六月隥成，捻東方掠福山、寧海。西捻趣三原、涇陽；官軍至，返走蒲城。七月，東捻返平度，循膠萊而北，突濰口，防軍潰。捻掠濰至昌樂，乃東南走安邱。鴻章之防渠也，排羣議，方朝命，尤與寶楨意異。山東軍本防南頭，潘鼎新委罪王心安，詔斬以徇。寶楨爭之，騰章相詆，詔和解之，而切責鴻章。捻分犯沂水、莒州。新彊移之北。及敗，鼎鴻章復議運河防。八月，捻自莒犯日照、贛榆、沭陽，西北走郯城。劉銘傳、潘鼎新要破之；返走海州，及破之；捻東走宿遷，北侵邳。漕督張之萬訟言皖軍將牛師韓、姚廣武郯城、宿遷戰功，請增募馬步五千人。西捻渡涇攻咸陽，游騎及醴泉、乾州。左宗棠駐西安督軍。李鴻章合見軍萬人，以郭松林爲統將，劉銘傳休軍於邳。九月，東捻犯鄒，丁寶楨自沂州繞曲阜進擊之。捻東北走新泰，遇潘鼎新軍，南走蒙陰。西捻東趣富平、蒲城、白水，北犯中部洛川，迤及鄜州西。增遣提督高連陞屯三水，劉厚基屯延安，劉松山、郭寶昌躡捻北進。十月，捻圍甘泉，劉厚基戰不利。別部捻回攻耀州，劉典自宜君進同官，敗退。東捻自蒙陰北犯章邱、齊東，阻河，南趨青州，東掠濰及安邱。劉銘傳襲之，捻走高密、諸城、日照、贛榆。銘傳購捻黨狙擊其魁首任柱殺之，捻遂大奔。西捻出延安，陷安塞延川、綏德。十一月，東捻返走諸城，北至壽光。郭松林自莒鄉濰，卒相遇，捻出不意，大敗，走膠州。遂自高密直西走臨淄、新城，避官軍，返走壽光。郭松林方自莒鄉濰，卒相遇，捻出不意，大敗，走膠州。遂自高密解，束手歸命者近萬人，餘千餘騎南奔沭陽，悉爲安徽防運軍所俘。西捻南返宜川，踰山至壺口，乘冰渡河。山西巡撫趙長齡委河防於按察使陳湜。湜聞捻在綏德，注意防葭州；又自以爲無患，乃東至省城，離防所數百里，聞報愕眙。捻已陷吉州及鄉寧。湜馳至趙城，墮馬不能進。陝西巡撫喬松年劾湜專河防三年，糜餉巨萬，敢於要挾，及所部淫掠狀；山西士民亦懇長齡：俱得罪免。十二月，東捻首賴文光率殘黨突渡六塘，循淮安、寶應、

高郵南走，諸軍至者如風雨。文光知死，下檄揚州防將吳毓蘭，歷詆官軍將，而以毓蘭爲愈，使得己以爲功，乘夜投毓蘭營。軍中傳誦其僞檄，言至深痛，羣帥嚴禁祕其事，使毓蘭謬上捷，稱雨中陣俘之云。於是李鴻章自以大功成，請散軍歸兵，示將士不復行陣。而西捻已南走絳州、曲沃垣曲，殺垣曲知縣王國寶，東趣濟源，循河至原武。七年正月，捻直北犯，自新鄉趨順德至定州，京畿大駭。河南軍將張曜等方至湯陰，陝西軍將劉松山等先至清苑，李鴻章軍猶在徐。詔切責鴻章、李鶴年、左宗棠及直隸總督官文，均奪職。丁寶楨率軍先至河間，有詔嘉獎。京師五城團防神機營發兵屯涿、易，命恭親王巡防。捻至保定，知有備，西掠滿城、易州。禁軍誤以官軍爲捻騎，始議設偵探焉。安徽巡撫英翰請率師入援。捻已南陷祁州，殺知州胡源，東陷饒陽。山東軍將王心安軍至，捻走安平，以捷聞；李鴻章軍將潘鼎新言於獻縣見山東敗軍。詔以左宗棠總前敵戰事，遣陳國瑞別募一軍爲特將，命恭親王節制左、李及諸督撫。二月，李鴻章至德州，捻游奕獻、深，官軍遙圍之。捻突郭寶昌軍，敗之。因西走正定；未至，復掠深澤、安平、饒陽，東至獻，又西至晉，東北至肅寧，均礙於官軍，乃自趙趨鉅鹿。官軍既集，頗多掠商民居市。直隸民患之，相約格殺，日有狠鬬，戎服乘馬者十餘人猶不敢輕行，枉殺者不可勝計。於是李鴻章復議驅寇太行、黃河間，而李鶴年自奮請專任攻戰。三月，捻至濬、滑，西犯新鄉，循河至延津，破陝西軍於封邱，郭寶昌被兩創，提督周盆瑞戰死。捻北趨滑，敗李鴻章軍，提督陳振邦中矛死。捻自內黃走莘，趣東昌、茌平、德州、吳橋、東光，四月至天津。詔英翰急赴東昌。恭親王奏飭諸帥，限一月平捻。捻東走鹽山、慶雲、海豐。潘鼎新復議守運。時漳、衛盛漲，引之減河，使捻不北窺，乃循運屬之河，通水師戰船至德州，與諸軍畫地而守。鴻臚少卿朱學勤奏召劉銘傳。銘傳平東捻後假歸，坐逗留奪官，因稱疾。鴻章招之不至，故假朝命強起之。

捻南走樂陵、德平、臨邑、禹城，還走滄州，復南掠平原、齊河。左宗棠至鹽山，以屯軍防可乘，不俟命徑領軍東行，命都興阿爲欽差大臣，列名在左、李上，侍郎崇厚副之，統張曜等軍。陳國瑞奉詔防陝西，請討捻自效，有兵萬二千，亦隸於都興阿。捻犯陵縣吳橋，復南走恩，遂至茌平。英翰奏棠令劉松山休軍東光。捻還海豐，復西走樂陵、德平，率一人挾數馬，避兵疾行，折東至議自臨邑、清平、博平。值大雨，徒駭河盛漲，官軍圍蹙之。捻不得復渡，部築牆屬之馬頰河。六月，捻走商河、濟陽，西犯臨邑、清平、博平。值大雨，徒駭河盛漲，官軍圍蹙之。捻不一等男。以黨解散，歸死者數千人，張總愚赴水死，龍神見於水師船中，增水助順，加封號馬。西捻平。七月辛酉，捷聞，賞諸將帥，而劉銘傳新至，收成功，封

求闕齋弟子記

勦捻上（在卷十一）

王定安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詔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赴山東督師。初，廬、鳳、潁、泗之間，有賊曰捻匪；所居築圩堡自衛，舉豪猾主其事，謂之寨主；羣寨互相雄長，其尤桀黠者爲捻酋。每秋穫農暇，捻酋招集鄉里無賴，部署爲兵，謂之裝旗；所至，先以游騎四出放火，謂之邊馬。刼掠行旅，攻村堡城邑，歸分其貲，歲以爲常；然無名號相統攝，恣爲剽盜而已。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陷金陵，僞英王陳玉成據安慶，皖南北皆陸沈，戎馬蹂躪，千里無人煙，田疇荒穢，民無所得食，從捻者日益衆。其尤者，張洛刑、龔瞎子、皆兇猛善戰，有精騎數千，馳突往來，日踔數百里，衆號數十萬。朝廷疊命周天爵、勝保、袁甲三爲欽差大臣，毛昶熙爲團練大臣，督師皖、豫，誅斬甚衆。然旋滅旋起，且益狡悍，每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數晝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我軍，馬呶人讙，慄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賊尤善用長鎗，巨者逾二丈。我軍以鎗礮轟擊，賊馬聞鎗聲騰撲愈猛，瞬息已偪陣，鎗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夾一騎爲圍陣滾進：官軍以此益畏之。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故誅粵賊有朝廷命守天津大沽海口，咸豐九年，擊沉西洋人戰艦，威名益著。十年八月和議成，天津撤防，詔僧親王移師征捻，率蒙古兵馳騁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湖北諸省，前

後斬馘近十萬，劉平賊圩無算，龔瞎子、張洛刑以次授首，又平叛練苗沛霖，皖北肅清，捻勢光等投入捻中，張洛刑從子總愚合宋景詩、陳大濜、牛洛洪、任柱、李允等股，其焰復熾。諸酋忽分忽合，不相統屬，然獨畏僧軍，聞僧軍至，輒颺去。山東、河南等省既久苦賊，居人築圩寨，堅壁清野。賊至無所掠，則大呼圩民攻寨；民亦略輸賊，冀免禍。僧親王度賊糧匱，令軍士羣餵餌，日夜追賊；賊喘息不得休，無所掠食。僧軍窮追，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繮索，以布帶束腕繫肩上馭馬。賊知僧軍疲，益狂奔，或分東西走，牽我軍。我軍馳逐無虛日，朝旨屢慰僧親王擇平原地休養士馬，且誡勿輕臨前敵；公亦草密疏，稱賢王不可久勞，宜稍假休息，養銳氣，會有故未上。是年四月，賊自菏澤、碭山東趨滕、嶧，南竄海、贛，復折回東境，蔓延於范、濮、曹、單之間。僧親王跟踪追擊，賊佯敗走，自汶上縣之袁路口過河，竄至鄆城西北水套，勾結鄆北土匪，聚馬步數萬以待。僧親王大軍追至，伏賊盡出，圍我軍。僧親王奮斬數百人，賊圍益厚，不得出，遂歿於陣。部弁奪遺骸瘞地中。事聞，上震悼，賜卹有加禮，遣乾清門侍衞克興阿、岳林、恩全、吉陵等偕僧格林沁，數年以來，屏蔽北路，屢滅巨股賊匪；惟以忠勇性成，有進無退，朝廷申諭再三令其持重，亦不料其遽至於此。蒙古馬隊跟該親王多年，素知大義。此次該親王陣亡，該蒙兵自必倍加憤恨，力圖復仇。著國瑞宣示朝廷德意，加意拊循，其受傷者宜令靜養，不必再行出隊。前經明降諭旨，派克興阿等前往軍營迎護該親王靈柩，復准令伯彥諾謨祜馳驛前往，著國瑞、閻敬銘留心防護，勿令有冒險直前之舉，是爲至要。欽差大臣關防，著國瑞暫行護理。前諭曾國藩出省會師勦賊，現在事機愈迫，即著先就現有兵力帶領

北上，其餘各路兵勇不妨陸續檄調，未可久待援兵，至勞厪盼。該大臣公忠體國，必能趕緊赴援，盡掃寇氛。曾國荃諒已就痊，該大臣仍當勗以大義，令其來京陛見，或酌量招集舊部，隨同勦賊，以收指臂之效。初九日，公奏言：『僧格林沁督兵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燄。朝廷責臣討賊，至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縷晰陳之。金陵楚軍僅餘三千人，外惟調劉松山寧國一軍。如楚軍不願北征，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存楚師之規約須三四月乃可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捻匪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扼賊北竄，惟恃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駑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於三月馳至汶上，麵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後，飢餓不均，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倣楚師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在此，不能兼顧五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勦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竟、兗、沂、曹、濟四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

橫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可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日，奉到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之命，又奉旨飭令督率顧畿輔，爲謀迂緩，駭人聽聞，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謹直

十三日，公疏言：『臣之注重徐州，經營十三府州者，將來勦捻之長策；先顧畿輔，安變之急圖。黃河當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佑列防之兵，謂賊難以渡河者，事理之防兵太單，賊多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渡河者，軍情之變不可逆料也。萬一賊竟北渡，於常而忘於變，明於將來而昧於目前。臣正籌思無策，適准李鴻章來文，已派常鎮道淮勇十營，由輪船馳赴天津，有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慰聖主之懷，可以補徽等處一片賊氛，似已可保無虞。臣精力衰頹，請收回節制三省之命，俾臣稍安愚拙之分，不爲衆責所潘鼎新統帶所部鼎字極！』奉旨獎勉，仍飭節制直、東、豫三省。

二十二日，公交卸督篆，李鴻章接任視事。二十五日，公發金陵，疏報啓程日期。並奏：『本年二月，提督鮑超委員赴口外採辦戰馬八百匹，今鮑超出關之請勅下兵部，令將此項馬匹徑解臣山東行營，俾資練習。』奉旨允行。

賊自城武、定陶、南竄，張總愚股由永城趨宿州、亳州，請勅下兵部，令將此項馬匹徑解臣山東行營，俾資練習。』奉旨允行。

賊自城武、定陶、南竄，張總愚股由永城趨宿州、亳州，皖軍迎擊於龍山。總愚由王家窯竄陷高爐集，牛洛洪、賴文光、任柱等河集者，總愚老巢也。同治二年，僧親王擒斬各酋，肅清其地，議於雉河設縣築城。嗣安徽布政使英翰駐防於

此，羣捻併力死爭，冀復據爲巢穴。公檄黃翼升水師由高良澗入洪澤湖，以達臨淮，調周盛波由徐州赴援蒙亳，並檄劉銘傳由濟寧赴徐州，以拯皖北之圍。是時山東已無賊踪，朝旨命國瑞送僧親王靈柩回旗。國瑞派諾林丕勒率兩盟馬隊三百八十餘名隨克興阿等護柩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者數十萬人，自山東達京師，千里絡繹不絕，獻萬民傘數百柄，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村堡，父老及婦孺咸來祠燒紙錢，如祀其祖禰焉。

閏五月初三日，公次揚州。初八日，次清江。十九日，奉上諭：『髮捻麕聚亳東，英翰雉河之軍四面受敵。吳昌壽現飭張曜等軍星夜馳援，並咨商吳棠派兵由潁上、太和攻其東南，合江、皖、豫三省兵力，殲此醜類。所籌尚合機宜。著曾國藩迅派銳師，相機進勦，毋稍遲滯。溫德勒克西等馬隊前有旨交色爾固善統帶，由曾國藩調遣。現在皖事孔急，必須派調馬隊迅赴曾國藩軍營。此外馬步各隊，除國瑞酌留山東防勦外，餘著一併交曾國藩軍營，聽候酌撥援皖。糧臺軍火等件，均著交曾國藩軍營應用。』

二十日，劉松山軍抵清江。二十一日，公疏稱：『臣原擬步隊到齊即日馳赴徐州，相機調度。連日據安徽布政使英翰來稟，該軍困於雉河集，已先帶二十餘騎退至西洋集，其部將史念祖尚能相約死守以待援兵等語。又據壽春鎮易開俊來稟，該軍進紮西洋集，擬先攻高爐，以解雉河之圍。惟該總兵目疾增劇，勢將瞽廢，請派員接統該軍各等情。臣查英翰出重圍而求援，易開俊臨大敵而嬰疾，均屬萬分危急。臣若先赴徐州，則去賊愈遠，諸軍無所稟承。擬親率金陵六營、寧國六營、先赴臨淮關駐紮，俟皖事稍鬆，再行進駐徐州。臣初次奏稱專力於十三府州之地，今既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江蘇即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寧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四路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鎮。一省

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卽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至糧餉爲用兵第一要義，周家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寧、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已在清江設立轉運局。如四路軍食充足，則四省有首尾相應之策，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虞。」

先是，提督劉銘傳與總兵陳國瑞兩軍在濟寧以私嫌互鬬，殺傷頗衆。至是，陳國瑞亦奉檄由山東援皖。朝廷慮其再相仇搆，詢公可否令暫留山東遏賊北竄，或駐紮淮、徐堵賊。公以劉、陳二人仇衅未弭，英翰、郭寶昌亦與陳國瑞有隙。今英翰、劉銘傳兩軍均在皖北，若陳國瑞與之共事一處，勢必互相猜疑，恐於強寇環逼之時，又有私鬬意外之變。遂於是日附疏，擬以陳國瑞一軍暫駐河南之歸德；如歸德無賊，卽赴南、汝、光三屬防勦，聽候河南撫臣吳昌壽調遣，無庸再赴皖境；如已入皖界，亦應折回豫省，以遏逆匪回竄之路，而杜諸軍內訌之漸。各路協餉，不可徑解該軍，宜仍由督府交臺轉發。」二十二日，公自清江啓行。時雉河集被圍已久，賊馬四出，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至潁上之江口集。公疏稱：「蒙、亳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不足以制勝。請飭托倫布率吉林、黑龍江馬隊赴皖助勦。」

二十九日，公抵臨淮，駐營。公前寓書喬松年商籌委員查圩以清根本。至是，益決計行搜查之法，並出示曉諭民圩曰：「本大臣奉命督師，擬於徐州、臨淮、濟寧、周家口等處設立重兵，以爲戰，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爲守。四路皆有重兵，則無此勦彼竄之虞；各縣皆有圩寨，則無擄人擄糧之患。仰各該圩練董隨時前來大營，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並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有能憑圩擊賊，或誘擒逆首者，定卽立予優獎。卽有被賊闌入，或被賊逼從之圩，官兵到日，但能殺賊自效，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悉予自新，不加究問。如敢與賊勾通，意懷觀望，官軍至則從官，捻匪至又從匪者，大軍所至，定卽悉力勦除，玉石俱焚，追悔何及！諒爾民守圩禦

賊，積時已久，應各知所趨向也。所有應行事宜，開列四條於左：

一、堅壁清野　捻匪擾亂多年，凡蘇、皖、齊、豫當衝之縣，人人皆知修築圩寨，自相保衛。但恐歲久人貧，漸漸懈惰。今宜大加整頓，牆子要高，濠溝要深，此堅壁也。人丁與牲畜、米糧、柴草一一搬入圩內，賊來全無可擄，此清野也。如賊圍攻圩寨，本部堂立卽派兵救援，近則三日、五日，遠則十日、半月，必可趕到，決不食言。如不能堅守半月，是該圩之過；如半月而援兵不到，卽是本部堂之過。爾等操練壯丁，自保身家，本部堂決不調圩練助勦他處，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但願爾等困苦餘生，稍享安靜之福。

二、分良莠　論捻匪者，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次之。帶兵者痛憾蒙、亳，皆勦洗以絕禍根。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良民甚多，倡首爲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爲數亦少，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雖同得捻黨之名，而罪有輕重之別，應徹底清查一次，分別懲辦。倡首爲亂者，如任柱、張總愚、牛洪、李允諸人，宜戮其身，屠其家，並掘其墳墓；甘心從逆者，誅其身而不坐其家。其因貧偶從及被脅從捻者，一概赦宥免死。委員督同圩長挨戶清查。每圩各造二册，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爲一册，全未從匪者爲良民册，偶從與脅從者爲自新良民，亦編入良民册內。入莠册者，在外則到處追勦，在籍則擒拏正法。入良册者，五家具保結於圩長，有事則五家連坐；圩長具保結於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願我蒙、亳曉事紳耆，將莠民一一舉報；斬除數百家之匪類，保全數十萬之善良，免得一勦再勦，玉石俱焚，通縣皆遭大劫，悔之晚矣。蒙、亳、宿、永四屬，限印委各員於三箇月查畢，此外有捻之州縣，一體清查。

三、發給執照。　各處圩中管事者稱曰圩主，或曰寨主。主字不可妄稱，今宜概改曰圩長，每圩一人；其幫

辦者名曰副圩長，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凡充圩長者，無論原有之圩，新立之圩，由圩內大衆公舉一人，具稟州縣；州縣訪查確實，稟明本部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蓋用關防；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諭單，蓋用印信，收執爲憑。圩內有陽順官兵，陰從捻匪，嚇逼鄰圩者，各圩公同稟究。送匪最多者，奏明請獎；匿匪不報者，將圩長革去究懲。平日不廢農務，臨警守圩有功者，奏明優獎。圩長如此更換。

四、詢訪英賢　淮徐一路，自古多奇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爲國家干城腹心之用。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衆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即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如有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賞銀三十兩；如有以巨捻藏匿之踪跡來告者，賞銀四十兩；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藉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

賊在雉河集外，日夜增壘爲持久計。官軍苦守四十餘日，糧且罄，總兵歐玉標屢出擊賊。六月初二日，公部周盛波敗賊渦河兩岸。初三日，英翰從南岸進攻張莊，王圩之賊同時潰退。盛波連破北岸賊圩，任杜率悍黨死戰。盛波排礮轟擊，賊馬四散。張總愚從龍山來撲，盛波揮衆迎戰，雉河官軍分路衝出，賊悉奔逸。劉銘傳復敗賊石弓山、龍山等處。適豫軍宋慶、張曜攻破程家圍，駐兵余樓，皖軍張得勝亦連克高爐集、張圩，我軍聲威甚壯。三面環逼，賊益不支，雉河解圍。捷聞，戰守各員均奉旨優獎。　初十日，陳國瑞由歸德稟商餉銀軍械等事，公批令由河南糧臺支領。國瑞驍勇善戰，而性桀驁，喜私鬬。公批牘戒之曰：『據該鎮稟商餉銀軍械等

事，急欲立
譽者謂該
談古來忠
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之役，皆能
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
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
為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
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凱泰、山陽丁封君晏、
修錫嶸、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
靈壁張編
該鎮知其
為習俗所
鬬，三曰不
與帶兵官
攤派各鄉
寃，則百姓
譬如管事
楊素百戰
岳王、爭城
姓，必有鬼
氣之章。須

功報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
以少勝衆，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聞人
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譽該鎮者，願
忘之也。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為名將之質，而
覺。今為該鎮痛下鍼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
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苛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
吏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
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為民申
道，必先顧惜州縣。就一家言之，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
之僕媵。若日日鞭撻僕媵，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昔
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豬如犬。關帝、
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為法，以彼為戒，念念不忘百
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為之！聞該鎮好讀孟子養
勇，自反不縮。則惴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則不壯，餒則不

強。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釁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鬬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洩此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軟禁之辱，遠不如胯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爲，坦然置之，不特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鬬爭。能忍小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鬬之說也。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鎮概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秉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宣，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覲面時，更當諄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

賊自雉河分股西竄，張總愚、任柱由商邱、柘城竄至太康之安平寨、馬廠、明光集等處，忽駛入睢州界。河南巡撫吳昌壽令張曜等軍由鹿邑、柘城緊躡賊蹤，檄陳國瑞截賊北竄之路。而賴文光、李允等股由太康邊境竄入淮寧，吳昌壽派李世玉由汴梁援陳州。公前檄劉銘傳赴周家口，至是又遣烏爾圖那遜等赴陳州助援。上諭：「髮捻股匪麕聚豫疆，該省兵力不敷勦辦，著曾國藩添派官軍，並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營，聽候調遣。皖北是否尚有踞匪？官軍現在勦辦情形若何？

即著迅速馳奏』張總愚、任柱竄許州，張曜追擊小勝。陳國瑞復率衆馳追，賊徑趨襄、郟，西近汝、洛，北近西密、吳昌壽遣譚仁芳率楚勇四營馳赴河、汝交界之臨汝、白沙等處駐紮，復飭虎牢關守將徐邦道嚴防老捷坡，以扼西竄之路。　七月初八日，公疏稱：『賊西竄分爲兩路：其向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酋，現聞將赴汝、洛；其向南路者爲賴文光、李允等酋，由太和竄至商邱，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尚單，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往助。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勦河南之情形也。富森保之馬隊，即係色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蕭縣，未能來營。據色爾固善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勢難向敵。臣囑其即在徐州整頓。又達爾濟患病竟州，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因人困馬乏，又新由察哈爾調來帕克已札普一起官兵，不娴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皆宜大加整理。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房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隄捍禦，時虞潰決，大小道路皆淹；應俟晴久水涸，乃可起程。此馬隊急須整理，臣尚未至徐州之情形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常欲堅持初議，於捻匪必經之途，駐紮重兵，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庶幾漸有歸宿。臣既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謹將告示一件，鈔呈御覽。至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寧、周家口爲行營，庶於督飭該將，清查民圩，兩有裨益。』

十八日，公渡淮，按視劉松山老湘營。　張總愚、任柱由郟縣向西南竄至魯山、南召等處，將趨漸川廳、荆紫關以窺湖北；賴文光、牛洛洪由淮寧竄西華、扶溝、臨潁、及

許州之秋湖集一帶，遂由舞陽西去，將與張總愚等會合南奔。　十九日，公奏稱：『刻下要之區。該處距豫百里，八面受敵，不可無重兵鎮駐。臣所部各軍，唯劉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能禦之，亦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臺，米麥雜糧無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煩瑣，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糧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臣與李鴻章所部歷年行兵於江湖水鄉，糧道最便。今改運於濟寧、周家口等處，已覺十分艱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非力所能逮。應請旨飭令山西、河南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截之方，均非陸路所能徧防。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年間，淮勇遷地弗良。其該逆所能遽渡。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誤。』奉旨報可。　八月初四日，公移駐徐州。　張總愚、任柱竄鄧州，復折回西北，竄至鎮平、賈宋一帶。張曜迎擊於黑龍集，賊棄壘東走，遂竄入唐縣之井樓、水虎劉等處。賴汝至遂平、上蔡、汝陽等縣，攻破民圩甚衆，復由項城、新派史念祖迎擊於光、陳大潼由西平竄賊南竄晉境，倉迎仙店，賊向劉家窰竄走。　吳昌壽移駐許州。　官文遣成大吉駐孝感，梁洪勝駐岐亭，遏賊南竄之路。　是時馬隊到徐州者凡四起，共二千七百七十二人：一爲色爾固善所部托倫布所部四百八十五人，一爲訥穆錦所部吉林以舊存者傷病太多，新調者技藝未熟，飭營務處李昭慶、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人。公部；一起爲國瑞本

李恆清會同管帶官挑選，編立隊伍。其色爾固善原帶之隊，挑留者專歸高福管帶，仍歸托倫布管帶，並附以吉林兵數十人，均以色爾固善統之；訥穆錦專帶前敵馬勇四百餘人。哈爾官兵，亦挑留一半，檄溫德勒克西管帶。兵挑選一千八百餘人，又挑留官弁五十餘人，隨營差遣，餘並遣撤回旗。外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餘人，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分別汰留。其土默特一起，則全行遣撤。富森保所帶之兵，即作爲楚省防勦之師。遂於十七日覆奏。適陳大濬、牛洛洪、任杜、賴汶光等回竄阜陽，占踞各圩。英翰由潁州截擊，安徽巡撫喬松年遣張得勝由固始回勦，克蒙額從潁州繼進。公檄飭由徐州赴潁州會勦，並檄周盛波南赴太和，劉銘傳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以收夾擊之效。

十五日，張總愚攻南陽城，楚軍會豫軍擊走之；賊黨集周營、宋營、畢營三寨，我軍力戰克之。劉銘傳破賊阜陽、沈邱等處。先是，銘傳遣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張景春、劉盛瑞率新練馬勇，由周家口馳赴潁州，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會同進勦。十二日，進逼回張寨。賊覷我營未定，集馬步萬餘人乘機猛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逾時，斃賊約二三百人。蔣希夷、康錦文忽以兩軍從中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率馬隊抄其兩面，賊大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斬獲無算，又連破賊寨二十餘處。賊遂狂竄，向西南奔，十四日，折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之南頓集，距周家口僅五十里。銘傳督軍由項城間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並進，賊勢披靡。我軍急追十餘里，斃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由西華竄入太康。銘傳於十九日追至，賊奔睢河。二十日追至睢州，賊先時遁。銘傳乃暫棄步軍，獨督馬隊行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

重、器械甚多；敗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張景春、白圖善等擊退，竄至考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是役也，周盛波一軍馳至歸德邀截，以賊未過宋境，不及而反。　公馳奏：『此次東竄之匪，係任柱爲主，而賴汝光、牛洛洪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擄掠富饒之境。臣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爲最悍，以賴汝光之謀爲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通登、萊、青三府，尤爲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勦。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勦；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接防徐州，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留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就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兩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尚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皇上因時制宜，想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最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　張總愚率衆圍新野，弗克，退竄南陽，張曜等擊走之。　蔣希夷、康錦文攻拔張家寨。牛洛洪自對河侯信寨內竄出，我軍迎擊，乘勝追至瓦店橋。賊忽分股，一竄阜陽三河尖，一竄新蔡、汝陽，邊馬至西華、鄧城等處。　九月初十日，上諭：『任、賴各逆結黨東趨，得潘鼎新一軍迎頭截擊，曾國藩又派張樹珊等馳往協勦，自可無虞北竄。惟張總愚一股尚在南陽一帶，現經官文派姜玉順會合豫軍攻勦，該逆竄擾，不西趨秦境，必北擾晉疆。陝、豫毗連處甚多。山西雖有黃河之隔，而霜降水落，搶渡甚易；該省素稱完富，且爲畿輔屏蔽，稍有疏失，關係匪輕。曾國藩現在徐州調度，正當喫緊，若復令分兵進駐豫西邊境，

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但河洛現無重兵豫省又無著名宿將可以調派，該處居天下之中，空虛可慮，因思李鴻章謀勇素著，且年力壯盛，可以親歷行間，著卽督帶楊鼎勳等馳赴河洛一帶，扼要駐紮，將豫西股匪迅圖撲滅，兼顧山、陝門戶，俾西路張總愚等不致闌入，保全完善；一俟西路勦匪事竣，卽行馳回兩江總督署任。似此東西兩路通力合作，曾國藩既無西顧之憂，得以專駐東路，則勦辦更易得手。兩江總督卽著吳棠暫行署理。」時賴汝光、牛洛洪、陳大濤、任柱等馬步六七萬衆，偏布菏澤、曹、定等處。賊忽分支：一竄徐州，攻破銅山境內各寨；一竄濟寧迎戰，潘鼎新由鉅野夾擊。因疏稱：『目下賊勢東趨，不特秦、晉暫可無患，卽宛、洛患亦稍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勦東北沂海一路，此外則劉銘傳留於周家口，周盛波留於歸德府。此六軍者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等處，萬不能再行調出，千里空虛。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辦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除酌留劉松山等勦捻外，餘擬全數遣撤。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揮。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爲之也，勢爲之也。臣屢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婁雲慶等迭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基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卽可殲除。諭旨令鮑超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由江南協解數成；則河南多一支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聖主可紓南顧之憂，而

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旨罷前議。　初，牛、賴等股至長溝爲官軍所遏，由菏澤竄定陶，又被民勇、官軍截擊，遂折而東南，竄至豐、沛、碭山，大股屯聚豐縣之歡口，蔓延於銅山、湖團一帶。公檄張樹珊、色爾固善回軍進勦，潘鼎新由單縣夾擊。二十三日，張樹珊等軍次魚、豐交界之谷亭。賊乘我軍紮營未定，以馬隊五六百來撲。樹珊迎擊敗之，追奔十餘里。二十八日，公遣李昭慶、張詩日、烏爾圖那遜等馳勦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莊，賊馬大隊南來，我軍迎擊。賊且戰且走，追及於張谷山。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黃金志衝其中堅，賊大敗潰，追逐二十餘里，陣斬二百餘名，逼入湖中淹斃者百數十人。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色爾固善適自山東回援，與賊遇於郝家集，擊殺數十名，奪獲騎馬五十餘匹。十月初二日，賊復西竄豐縣，潘鼎新與賊戰於陳家莊，用洋槍炸礮轟斃悍賊千餘名。賊向魚臺狂奔，復與潘鼎新立遇，適鼎新追至，前後夾擊，賊復敗潰，向西路單縣而逸。　公馳奏：『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弱之時，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濟各軍，各有斬擒，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以步隊擊馬賊，人人自危，竟獲全功，差足以寒賊膽。惟該逆行走甚速，乘虛蹈隙，是其故技。現值運河水漲，難保賊不潛行偷渡。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拔回濟寧防所，臣飭張樹珊、色爾固善暫駐豐縣。如賊久駐曹屬，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如果渡運內竄，再調李昭慶率大支游擊之師赴東會勦，以保完善之區，而遏狂奔之寇。』　鄂軍江長貴、姜玉順連敗張總愚於棗陽、新野，賊竄裕州賒旗店。豫軍復截擊之，折竄魯山縣，嵩、洛戒嚴。　初，朝廷因豫南軍情緊要，改調鮑超由楚赴豫，公亦有『鮑超赴豫，於粵無損，於豫有益』之疏。適楚督官文以上杭霆軍降衆太多，心志不一，恐聞鮑超赴豫之信，紛紛而來，諸多窒礙，遂奏請飭鮑超仍赴江西，聽閩浙總督左宗棠節制。　十一日，公疏稱：『接奉寄諭，「豫

省馬隊太單，現在直隸河防漸鬆，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即著劉長佑飭令赴豫，交吳昌壽調遣。」查捻匪現竄曹、單，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處處毗連。霜降以後，黃河水淺，歸槽礮船本屬無多；轉瞬歲寒冰堅，即可鋪草墊土，全河皆成坦途，尤非礮船所能爲力；臣方深以爲慮。黃河北岸汛地大長，目下祇可增兵，斷難減戍。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鄉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也。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運河以北平衍富饒，不似豫、皖之難以覓食也。若非數次痛勦而大創之，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山東之事一日不鬆，則直隸之防一日難弛。應請旨飭下直隸督臣劉長佑，仍將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調回駐守，並須酌添步兵，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重於夏秋，務保萬全，是爲至要。豫省馬隊太單，臣宜置之不顧；惟畿疆防務較重，不得不略分緩急。如該逆因此間五次敗挫，不敢留戀山東，則必由曹、單西竄河南。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臣當一面具奏，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住馬隊仍赴河南，臣亦當添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勦。」奉旨允行。

張總愚由魯、寶西竄，圖犯嵩、洛。偵知西路有備，折而東。張學醖、馬德昭迎擊於禹州、新鄭等處敗之，賊奔長葛。任柱、賴汶光合走虞城，遂趨睢州，將由舊黃河北岸繞趨汴梁，與張總愚合股。時周盛波駐歸德，探知，即日馳援。行至寧陵之趙村集，聞睢城被圍甚急，周盛波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鼓，賊撤開東面，任柱等馬隊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周盛波恐其天明逸去，乘夜攻之，分三路進。賊不意官軍猝至，紛紛潰退，直追四十里，至睢、柘交界而止。敗奔太康，牛洛洪棄其坐馬衣服而逃，僞天將唐矮孜坐馬中鎗斃。賊復由太康南竄，行走甚速。劉銘傳自周家口向東迎勦，賊方圍扶溝，即令劉盛瑞、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

並進。賊見我軍驟至，向西遁走。劉盛瑞等追之防城西里許，忽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分三大枝，將我軍包抄。銘傳令結隊自固，四面環擊，斃賊甚多；我軍又分三路開炸礮，打入賊陣。賊大駭狂奔，追殺十餘里，扶溝圍立解。

三十日，公奏稱：『此次捻逆東竄，其初雖未受懲創，厥後徐州小捷，豐縣大勝，俱是攔頭之師，今寧陵、扶溝之戰亦係攔頭要截。該逆處處投觸網羅，不能逞其馳騁之故智，據生擒賊供，寧陵之役，僅有任、賴、牛、李等酋一股，扶溝之役則已與張總愚相合。目下不敢東竄，將謀走湖北，現聚襄、葉、舞陽一帶。臣已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作爲游擊之師。謹遵前次諭旨，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即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勦。俟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鞍馬齊備，即令馳赴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步萬人，同作兩處游兵，倣僧格林沁之法，與該匪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濟寧、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仍舊鎮駐不動，以備賊匪流竄時迎頭截擊。』

是月，以豫防稍鬆，奏遣吉林、黑龍江、土默特馬隊回旗。朝旨屢諭鮑超由襄赴豫。嗣因官文言，鄂餉難支，有飭赴江右之命。至是復垂詢公，令與李鴻章商協蘇餉。公疏稱：『鮑超威名久著，爲賊所憚。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鑒於前車，斷不敢輕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捻，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則派員專管，獎其多年之勳勞，勗以後日之忠順，必於大局有裨。惟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臺坐支，江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著，臣卽當奏調鮑超會勦捻匪，專辦西路。』

十一月，河南巡撫吳昌壽奏言：『賴、牛、任、張各逆均係失巢窮寇，鋌而走險，凶燄方張。分則東西牽掣，備多而力單；合則遠近蔓延，賊多而我寡。當其萬馬奔馳，猋飛雷擊，雖至勇之夫，當之色變。故年餘以來，祇有尾追而無

迎擊。尾追而遠，則營未成，而賊已不知何往。此賊勢之難也。豫省西北雖多山險，因生齒日繁，山田日闢，崤函險阨，古人一夫當關之地，皆已墾爲田疇，耕牛婦子，可以上下。其他髮徑樵路，日久成蹊，幾無人跡不通之處，故山險不如水險。豫省大川，除黃河外，最大莫如淮。然自桐柏發源，所過光、羅、新、息諸境，淺深寬狹不一，有人馬可以鼓渡者；其他沙、潁、溱、洧到處皆可超越。此地勢之難也。以防兵而言，扼其入楚，則申、息宜防、扼其入秦，則淅、內宜防；慮其突潼關也，則自鞏、偃以至閿鄉之徑竇宜防；恐其擾河朔也，則自底柱以至銅瓦之隄岸宜防；則賊自蕭、碭，則沈、項宜防。他省考宜防；賊自蒙、亳，則鹿、柘宜防；賊自阜、太，則永、夏宜防；賊自曹、單，則蘭、儀、睢、杞皆有邊地而後有腹地，豫省則無處非邊，無處非腹。此邊防之難也。於是有爲堅壁清野之說者：當寇至之時，男女牲畜入寨，糧石資財入寨。然嚴冬之野可清，而夏秋之野不可清。豫省自團練以來，大縣堡寨二百餘所，小縣亦逾百所。近年兵勇騷擾，民間積怨已深，仇殺官兵之案層見疊出。兵漸不敢肆虐於民，而民反閉關絕市以困兵。此堡寨之難也。

軍務以購糧爲第一義。曾國藩濟寧、周家口之軍，每處必先儲糧萬石，可謂籌畫萬全。然二處濱臨淮、運，可以泛舟；豫省多平原曠野，無水可溝，則必隨地購糧。或遇荒阪僻壤，烽燧所餘，則求一升之粟，一束之芻，必不可得。此兵食之難也。豫省歲入之款不足二百萬，計其出項中年常缺其半。上忙以後，萬，每月軍餉七萬，計一兵每日所得，雖糧石價半之時已不能求半飽。臣稔知此弊，至十萬以外。不得已而裁兵就餉。裁兵之後，餉未見其不缺，而兵則愈單，賊則愈熾，催科之術？此籌餉之難也。國家建都燕京，以河朔爲門戶；而河朔之屏蔽，尤在河南。使賊往來徑熟，致六府三

州之地遂爲戎馬之場，則黃河天險，賊將與我共之。上下千餘里，安能處處設防，日日申儆？且兩湖、雲、貴諸省，驛路之所經，餉道之所出，而可聽其梗塞乎？賊之禍，豫受之；豫之禍，天下受之，此大局之難也。臣以縣令，不二十年間擢至巡撫，受恩不爲不厚；移撫豫疆，已逾半載，竟無補救，負罪不爲不深。惟求治以應得之罪，簡任賢能，中州幸甚，天下幸甚。』上諭：『覽吳昌壽奏，自係實在情形。現在張總愚與賴、牛等逆併聚豫省，賊數益衆，斷非一省兵力所能支。曾國藩本有節制三省之責，自當統籌全局，前往接應。且江、皖兵力較厚，此時又無捻蹤竄擾，所有原議四鎮兵勇，自應移向西進，步步進逼，以期力遏狂氛。該大臣亦當移營進紮，就近日勤，未可株守一隅，致誤事機。』賴汶光等自蕭、碭折回，益以湖團裹脅之衆，約三四萬人，張總愚亦率二萬餘衆，合股南趨。前股由襄城、葉縣擾及舞陽，後股由臨潁奔至郾城、西平、遂平一帶。游擊王應龍、千總魏占魁、防禦奇珍、委驍騎校常清、皆戰歿。蔣希夷敗賊於遂平、上蔡等處。賴汶光竄魯山，擾及汝寧。張總愚竄唐縣，鄂軍劉維楨設伏擊敗，獲總愚弟張總志，斬之。任柱、陳大濤、賴汶光、牛洛洪合竄郭灘，陳二老坎、三老坎、竄岡頭、沙堰寨。

二十七日，公疏稱：『十一月初間，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臣即擬進周家口。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不克遽行赴豫，業於上次奏明。臣於秋間籌算，除僧格林沁留遺馬隊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隊一千，又有餘馬一千，又有借用鮑超所購之馬八百，以爲必可敷用。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已及三分之二，存者亦瘦弱不堪。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屈指計之，兩次買鞍者年底均可回徐，兩次買馬者回營早遲難定。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與劉銘傳分道進勦。但就現有馬匹，先行勦辦，所恃步隊尚多，足以輔騎兵之不足。臣亦定於正月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撥令李昭慶由

徐進赴河南。臣則先赴濟寧、兗州、曹州一帶，查看情形，並查閱黃河礮船，再由歸德、陳州以抵周家口：庶地勢之孰重孰輕，留兵之宜多宜少，臣胸中較有把握。』　十二月，張總愚由潦口襲踞楅林關，鄂軍姜玉順會豫軍夾擊，賊棄關奔新野。　賴汝光、牛洛洪竄光州官渡、白鴨江，築壘盤踞，分股擾商城、固始，遂犯信陽州，黃、孝、大震。　初二日，成大吉軍誹於宋埠。時捻匪、叛勇全萃湖北。公奏稱：『成大吉楚軍之變，開游匪唐姓主謀，以索餉爲名，燒營謀變。該統領親出彈壓，三日，僅得破圍而出，其部下弁勇多已從亂，勾通捻匪，遍擾黃安、黃岡、黃陂、孝感等縣。張總愚新野一股，亦已竄至樊城。游匪蠭起，裹脅日衆。官文函請臣派兵由麻城、黃安援鄂。臣一面商之兵部右侍郎彭玉麐，令總兵喻俊明帶師船駛赴武漢；一面調直隸提督劉銘傳，自周家口馳赴光、固、麻城，徑援黃州矣。』上諭：『曾國藩奏捻萃湖北，又有叛勇之變已派劉銘傳馳赴光、固，赴援黃州等語。著官文於劉銘傳到後，責令成大吉就現有兵力會合痛勦。成大吉如再不奮勉，即嚴參治罪。』　時奉天勦辦馬匪尚書文祥奏請調土默特馬隊助勦。公因遣烏爾圖那遜等率所部赴關東，歸文祥調遣。

勦捻中（在卷十二）

同治五年正月，詔『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襄辦曾國藩軍務，』從公請也。　張總愚竄裕州，遂犯樊城，江長貴等擊卻之，賊竄新野。賴汝光、牛老洪陷黃陂縣。　時左棠攻克嘉應州，粵賊全股蕩平。　朝旨仍令鮑超率所部迅赴楚、豫間，聽候調遣。　梁宏勝率安民各營擊牛洛洪、賴汝光於黃岡衙埠，援賊大至，死之。

二十六日，詔曾國荃調補湖北巡撫，諭曰：『曾國荃素嫻軍

務，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該撫速赴新任，力圖報稱。舊部中得力將弁兵勇，酌量帶往湖北，以資調遣。」

二十八日，劉銘傳克黃陂縣。初，銘傳自周家口行次羅山，大雪，弗能進。比抵河口，聞賊猶踞黃陂城，卽由長仙嶺進取。二十七日，抵王家河，距縣城二十五里，提督唐殿魁營下石港。賴汝光出馬步賊數千來撲，殿魁率張景春、田履安分頭迎勦，賊退入城。次日五鼓，銘傳令劉盛藻攻城之東，殿魁攻城之西，自督黃桂蘭及洋將畢乃爾等抵城根。賊見大兵逼近，出馬步賊萬餘，分數路來撲。銘傳飭殿魁等分兩支攻賊步隊，劉盛藻等分三支攻賊馬隊，黃桂蘭等繞攻賊後。甫交數合，賊卽敗退入城。我軍乘勝攻城，王德成首先登城，丁汝昌、田履安等繼之。賊盡由東南門奔出，我軍追擊至二十里之茆屋店，賊悉向新洲而遁。是役也，陣斬二百餘名，生擒七十餘人，奪獲騾馬三百餘匹，救出男婦難民萬餘人。公疏稱：『銘字全軍上年終歲奔馳，夏間長溝一戰，退山東之賊，石弓山一戰，解雉河之圍，秋冬阜陽之捷，扶溝之捷，均未開單請獎。此次賊犯湖北，該提督自請援鄂。甫經到防，立克堅城，實足寒賊膽而慰民心，自應酌加獎勵，以昭激勸。』奉旨，如議予獎。

二月初八日，公奏湖團案結定，於本月初九日由竟、濟、歸、陳繞赴周家口，並飭劉松山、張詩日續赴湖北助勦。總愚股匪在西平、遂平一帶，意欲竄入山東，因改飭劉松山等仍駐徐州、湖團等處，俟東路無警，再行西征赴鄂。

初九日，公發徐州。十九日，至濟寧駐營。初，張總愚自新野、唐縣北竄舞陽、郾城、禹州、新鄭等處，規渡黃河，副將崔廷桂率礮船擊退，宋慶等追及於中牟、朱仙鎮。賊遂東竄陳留、蘭儀，擾及東省之曹州，蔓延於菏澤、定陶、鉅野、鄆城之間，攻破鉅野之太平寨踞之，擄人掠糧，將渡運河而東。公遣潘鼎新以四營守濟寧，率八營赴嘉祥進勦。

二十六日，東軍楊飛熊擊賊於安興寨，二十八日，東軍王心安擊賊於龍堌集，皆敗績，飛熊、

心安受傷。二十九日，潘鼎新至太平寨。三月初二日，潘鼎新進攻太平寨，賊悉衆北竄規渡運河，公檄楊鼎勳由徐州赴曲阜護孔林，兼防渡運之路。任柱、賴汶光自黃陂竄光、息、正陽一帶，遂至項城、沈邱，二月十八日，逼近槐店。張樹珊冒雨出擊。二百餘里。劉銘傳緊躡賊後，將抵太和。周盛波開四鎮外另設游兵數支，冀與賊縱橫追逐。經營半載，甫成劉銘傳、李昭慶兩軍，而賊西逼楚、豫，東趨海、岱，相去動三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官兵步多騎少，每失之不及。因檄催鮑超、劉松山、劉秉璋來營，以備游擊。公初議三萬兩；又柴草之費、添換馬匹之費、兩隊軍火之費、僱買車輛駱駝以資陸運之費，每月給銀一萬四五千兩：初五日，公疏稱：『鮑超一軍酌留一萬二千人，每月給銀七萬兩；另募馬隊三千二百人，每月給銀七萬餘人，爲款極鉅，茲又協濟鮑超軍餉，入不敷出；江西協以濟該軍之用。江蘇供應湘軍、淮軍一百一十一萬數千兩。該軍有功於江西甚鉅，請旨飭下江西，月解七萬兩，湖北月解二萬兩，江蘇月解已竭；該兩省除前議廿餉照舊按解外，似不宜再添協廿之款。』奉旨如議。　李昭慶敗賊於蕭廳寨，李昭慶軍抵嘉祥，探知賊踞鉅野也，潘鼎新追擊敗之於蕭廳寨三里許，賊即出隊來迎。昭慶分兩路夾擊，賊即數營扼紮長溝，而自挈八成行隊進勦。未至，賊勢不支，頑奪門而走。昭慶令各隊排列寨前，不許入寨，賊果整隊回撲，我軍奮勇搏戰。時大風揚沙，不辨天日，賊圍愈急，昭慶加派數營救應，又逐漸西趨，將回竄豫境。公以沿河水套一帶，地勢沮洳，囑各軍穩慎前進。潘鼎新率隊跟追，行至鄆、濮廟。數日，逐

交界之紅川口，適遇大股折回北竄。潘鼎新率五成隊爲方陣以禦之，賊以馬隊猛撲，步隊礮，乘勢壓逼至正西四五里。各營鑒於賊馬回撲，不能猛追，當卽回截其尾，擒獲無算。公慮前後受敵，調回靳口，兼顧運河北路；令李昭慶各營分屯長溝、趙村，兼顧運河南路；檄劉松山由湖團拔營赴濟寧。楊鼎勳一軍已抵單縣，公令改赴韓莊、八閘一帶，以防運河下路。十六日，公與李鴻章書曰：「幼泉、琴軒疊獲勝仗，殊爲可喜。來示欲令琴軍作游擊之師，幼軍作防濟之師。目下風波危險，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論，君家昆仲開府，中外環目相視，必須有一人常在前敵，擔驚受苦，乃足以稍服遠近之心。而亦宜使之發憤自強，苦掙立功，不必藉諸兄之門廕以成名。以公事而論，目下淮、湘諸軍勦捻，頗似秀才考經策兩場之時，視之無關得失，潦草塞責；若非僕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眞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則天下更有何軍可制此賊？大局豈復堪問！吾二人視勦捻，進日長，官軍之氣家之私事一般。舍沅弟抵鄂任後，已議定駐紮襄陽，出境勦賊。若六七月毫無起色，國藩當捻。蓋鄙人不能上馬督戰，閣下能匹馬當先，不過督率一二次，而士氣振興百倍矣。」劉銘傳緊躡其後。二月二十六日，師抵潁州，與英翰商進勦之策，皖軍由大橋集進，銘軍由潁州西南進。二十七日，抵小山市。二十八日，大雨如注。銘傳乘賊無備，分路進擊。甫出汶光忽率賊數千回撲，張景春以馬軍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過谷河而遁，擒賊目金大福、馬太山二名，官軍暫駐楊家圩。銘傳度賊必西竄，自率張景春馬隊前追，而令劉盛藻、唐殿魁保輜重徐行。二十九日，抵白果園，猝

遇賊馬千餘來迎。我軍兩旁包擊，賊卽回奔，而西南突出馬步二萬餘，分路來撲。銘傳亟令黃桂蘭、張士元接應。賊見我兵少，拚死拒戰，騎步五營包在中心，而以另股直撲親兵洋礮等營。銘傳令畢乃始賊乃大亂。是時劉盛藻由西進擊，賊乃棄黃桂蘭之弃。皖軍張得勝、程文炳適從南路追來，兩面夾擊，追殺二十餘里，賊屍山積，參將胡備拚擊之，日夜馳至槐店。張樹珊在周家口，偵賊北趨，三月初三日五鼓，前進至苑寨，見賊馬千餘人。賊之前股向周家口奔竄者，乘我軍遠出，忽從間道回撲。張樹屏出隊迎擊，賊無所遁，於周家口下流冒死爭渡。我軍窮追至暮始返，擒僞天將徐昌先、僞右翼包抄我師。我軍用炸礮轟擊，賊馬紛紛倒斃，始亂，自辰至未，約殺百餘名，拿獲騾馬百餘匹，僞大將印一顧，首尾夾擊，賊無所遁，於周家口下流冒死爭渡。我軍窮追至暮始返，擒僞天將徐昌先、僞右翼包抄我師。我軍用炸礮轟擊，賊馬紛紛倒斃，始亂，自辰至未，約殺百餘名，拿獲騾馬百餘匹，僞大將印一七名，散賊六省，久成流寇之形。雖人衆不及髮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其凶狠之性、狡詐之謀、亦不亞此賊，謂不足平。明季流寇，初亦或聚或散，時盛時衰，遂至不可收拾。殷鑒不遠，能者，每輕視之，玩愒，先戒奏報之虛浮。所奏果實，則欲求衆心，巧僞僨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報頗多粉飾，實不足以彰公道。凡疆臣奏不能免於虛飾；但須略加考察，稍爲刪改，俾黑白不甚顚倒，庶中材知所勸懲。伏從而寬入告，本將來，飭示各省奏報俯賜鑒察，殷勤訓誡，大局幸甚！

臣自接辦此賊，意謂且戰且守，或可與張總愚相遇，本月三次接仗，兩次挫衄。張逆人數較少，卽已驍悍若此，況益以任、賴之衆，尤覺難操勝入齊，

算。總緣賊馬逾萬，數倍我兵，平原曠野，步不敵騎。臣屢思多練馬隊，不特湘淮各勇騎射非其所長，且臣所派兩起買馬之員，均稟稱去冬大雪，口外馬瘦且少，不敷購辦。臣處欲添千餘騎而不可得，鮑超欲買三千餘匹，未知成軍更在何日！臣受命勦捻已逾十月，制寇之方尚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臣既將各軍痛加儆戒，尤願我皇上弗輕視此賊，常以流寇難治爲慮：博儲將才，以求爲可繼；稽核奏報，以戒其勿欺：庶憑聖主朝乾夕惕之懷，終救中原火熱水深之阨。」　劉銘傳、周盛波合擊賊於鉅野，連敗之。初，公檄潘鼎新由梁山拔赴靳口，巡運河西岸而行。賊見運河東岸東軍防守嚴密，西岸又有梭巡兵，萬難飛越，始輟渡運之謀，屯聚於鄆、鉅之間。二十二日，銘傳由鉅野西北行十餘里，遇牛洛洪前股；盛波由鉅野正北行十餘里，亦與賊遇。賊不肯戀戰，向西南狂奔。二十三日，銘傳逾韓氏橋十里，賊以馬步大隊來拒，藏步隊於林中，未交鋒即返奔。銘傳知其詐，不令追逐。賊仍結隊南行，銘傳與賊並驅，旌旗相望。行至烏官屯，賊驅老弱西走，張總愚自率悍黨排紮不行。銘傳令各營輜重盡留烏官屯，派劉盛藻、張景春、唐殿魁等分路迎戰，保成、畢乃爾等用洋鎗炸礮轟擊，黃桂蘭、劉朝幹、張景春、吉爾洪額、六十七等乘勢抄擊，賊大潰。銘傳飭諸軍分頭抄勦，張總愚、牛老紅亦分股迎撲。進抵龍堌集，畢乃爾、李錫增各放炸礮，牛洛洪怯不敢前，張總愚以馬賊抄我馬隊之後，以步賊拚死撲我步隊。我軍與之角逐，未分勝負。唐殿魁督軍一呼，如牆而進，殺賊五六百人；劉盛藻奮勇堵擊，張景春、保成等縱馬直入賊陣，所向披靡，張逆馬步俱敗。銘傳令黃桂蘭衝擊牛逆之隊，賊即回奔，斬馘百餘人，餘皆向西潰去。周盛波自鉅野接戰後，偵知張、牛等逆欲由歸德回蒙、亳，遂以輕騎追及於城武城西二里許。賊大股蜂擁而至，見官軍人數少，猛力攻撲。我軍屹立不動，鎗礮環擊，鏖戰逾時，馬軍橫截而出，周行發手刃逆目張大

發，賊立潰。捷聞，奉旨獎敘有差。　四月，張總愚、牛洛洪竄虞城，復由豐縣折回單縣。初三日，劉銘傳追賊至黃岡集。公檄李昭慶由金鄉赴單縣，會銘軍合勦。令潘鼎新留防濟寧、長溝，劉松山回駐湖團。任柱竄睢寧之雙溝，賊馬擾及皂河、洋河一帶，宿遷戒嚴，劉秉璋由濟寧馳回宿遷迎勦。　周盛波追賊至亳州。　公疏稱：

「徐州居四鎮適中之地，擬調劉秉璋移紮該郡，仍作一路游擊之師。臣以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屢經奏明注重東路。既以東路爲重，不得不藉運河衣帶之水以爲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淺且窄，汛長千有餘里，防不勝防。臣擬會閻敬銘等大加修浚，增隄置柵。能否確有把握，俟查勘後續行具奏。」　初七日，公偕山東巡撫閻敬銘巡查運河，泊舟分水龍王廟。　初九日，泊舟申口，直隸總督劉長佑來會。　十一日，疏稱：

「長溝以北至開河一段，向恃有南旺湖水。茲查湖水全涸，已由閻敬銘添撥防兵。開河以北至靳口一帶，水勢較淺，牆壘較低；自靳口至安山、戴廟，水勢甚深，差爲可恃。自戴廟至沈家口十八里，夏秋黃河灌運，水極深廣；冬春沙淤河乾，殊難守禦。現經閻敬銘督同文武將領，尅期興工，無論河深河淺，均增高牆深濠以輔之；其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柵以補之。自濟寧以下，微山湖長一百八十里，無須設防。自湖以南，運河淺深不等，議定八閘及宿遷等處由劉秉璋派兵防守。總期力扼此河，不使該逆流竄，以保齊、蘇山東之門戶，而免淮軍爲右路，於山東之膏腴之地。」　劉松山、李昭慶擊賊於徐州、曹州等處，連敗之。先是，張總愚、牛洛洪於初七日撲近湖團，經劉松山帶湘軍爲左路，約相距四五里。昭慶督軍前進，甫數里，賊卽分道來撲。昭慶登高瞭望，見賊

馬六七百匹，步兵千餘人，圖撲我軍後路，遂傳知各營嚴備以待。松山令總兵李榮貴分三路擊賊，而自率親兵督戰。半時之久，斃賊馬頗多。賊知衝陣不動，遂從兩路包抄，而以步隊合力猛撲。各營奮勇鏖戰，賊勢不支，張、牛等遂由曹南奔潰。適劉銘傳一軍由碭山而來，復遇於王閻集，大敗之。時賴汶光、任柱、李允等盤踞辦靈、泗州、靈壁，將割泗、睢、宿及蘇、皖交界各州縣，又令周盛波由宿州進勦。其臨淮一鎮，則有編修張錫鑾陸營會同水師防守，杜賊渡淮之路。公疏稱：『此次捻黨由山東回竄，分爲南北兩大股，久踞曹、徐、淮、泗，徘徊不去。一則各屬二麥既熟，乘勢搶割，以圖一飽；一則牽制我軍，冀乘不備，襲渡運河，竄入齊、蘇完善之區，實屬狡譎異常。計臣軍之勦辦北路者，則有劉銘傳、李昭慶、劉松山等三支；而劉秉璋、王永勝亦已改爲游兵，或可一收夾擊之效。惟劉銘傳一軍，自去年臘月以來，援鄂、援皖、援豫、援齊，馳驅四省，將士疲勞已極。臣已飭令該軍移赴濟寧休息一二月，騰出潘鼎新一軍，代爲游擊之師，如此更番遞戰，庶軍士不致過勞，亦可保其常新之氣，於勦捻似有裨益。』

二十八日，張總愚等竄宿遷洋河集。三十日，劉秉璋敗賊洋河集，追至高、李祥和擊走之。

二十五日，張總愚、牛洛洪竄豐縣，二十六日，竄沛縣，二十七日，犯徐州，總兵董鳳倉家集，陣斬百餘名，賊合併西奔。

五月初三日，劉松山、劉銘傳敗賊於徐州。初，松山由徐州追賊，遇張總愚等於王家林，敗之。初四、五日，張總愚攻撲皂河及利運閘、馬家渡，又由利國驛回竄銅山。初八日，松山追至銅山之魏家莊，猝與賊遇。松山令分三路迎擊，將賊截爲兩段。賊大敗，一向西北荊山橋而去，一向西南楊家集而去，斃賊數百名，生擒十餘名，賊竄徐州。是時劉銘傳方謁公於濟寧營次，其部將唐殿魁、劉盛藻分帶銘軍。

初八日，令董鳳高率隊先行，抵趙莊，偵知賊前隊盡在劉朝幹以步隊三營渡河接應，李錫增、畢乃爾兩營隔河施放炸礮。鏖戰逾時，馬賊敗入河中，上爲步隊兜擊，下阻荊山橋，被軍我擒斬甚衆，奪賊馬二百餘匹。賊敗過河東，我軍追之十餘里而還。任柱、賴汶光竄懷遠，又渡渦河而南，踞下遂竄鳳臺平阿山，皖軍張得勝追擊之。　張總愚、牛洛洪亦由苑寨偸渡河，南與張蔡。　張總愚由虞城西竄睢州，二十一日圍陳州，二十二日竄周家口北寨；牛洛洪竄虞城。　任柱、賴汶光竄懷遠，又渡渦河而南，踞下總愚合股。時潘鼎新、劉松山、張詩日三軍尾追數百里，張樹珊亦自周家口分隊雕勦，賊渡沙河而逸。二十三日，王永勝至懷遠。二十五日，劉秉璋至蒙城，周盛波亦至馬家寨回援。任、賴等賊聞援師四集，遂由潁州留陵口偸渡沙河。適遇盛波軍，遂折向西北竄逸，繞至烏江河上游，欲抄擊我軍後路。周盛波麾軍齊進，賊西竄太和境。　六月，公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防，此勦彼竄，終不能大加懲創。上年劉銘傳帶兵入豫，即創扼守沙河之議；臣以彼時兵力未齊，未遽允行。今張、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賴等亦將渡沙、渡淮，並趨南路。本年防守運河，粗有成效。應即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攔，庶軍事漸有歸宿。惟查沙河上流直至郟縣、汝州，地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臣派守設防。自朱仙鎮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以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至正陽關，仍守沙河，由喬松年派兵設防。自正陽關以下即係淮河，由臣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各分汛地，層層布置，或可漸逼漸緊，逐捻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官軍較易爲力。現已檄劉銘傳自徐州拔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熟商防守之策；並咨商

安徽、河南兩撫臣，調兵分防，皆憑人力以堅守，不以地險爲可恃。至羣賊南竄，不出南、汝、則勉超所統之淮軍，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湘軍，分擬於十五日拔營東下，閱看宿遷、桃源一帶隄牆，卽由運入淮，泝流而上，逕赴周家口，沿以上，必須專資河南兵力。撫臣李鶴年現已移駐許州，豫兵已赴西路追勦。臣趕辦河防，無大害。劉銘傳行奏報。」又言：「臣處馬隊不敵賊騎，戰事既無把握，不能不兼籌守事。防河之舉，辦駐省城，調回各軍，先圖近守，不必遠勦。」又言：「臣於軍事辦未就緒者，向不輕於具奏。說，恐使李鶴年首畫此策，卽令其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力任其難，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餘里。其自朱仙鎮、旨報可。十五日，公舟發濟寧，巡視運河。時山東大水，南陽、微山等湖與運河連成巨浸，官軍所修隄牆，積雨坍塌，其存者隨地勢高低，或數尺，或數寸，亦皆有決口可通舟。官軍運之謀，皆西奔。

二十五日，公泊宿遷，憩於極樂寺。潘鼎新敗賊於太康。初，任柱、賴汶河水驟漲，不能西渡，折而東竄，至太康、杞縣境內。適潘鼎新行次西華，令軍士鳧水而進。賊在崔橋、五岔口、底閣一帶。二十五日巡趨崔橋，賊望風退走。二十六日，鼎新令軍士裹糧疾進，至石頭岡，有馬賊數百迎頭而來。我軍爭先奮擊，獲馬三十餘匹，追至油坊岡之大林，賊幟密布。鼎新敵，另以一軍誘敵。賊出林搏戰，我軍三路齊進，賊不支，奪其林後大寨，斃賊四五百名。羣賊蟻聚數里外，俟鼎新追至，步賊從中路出，馬賊分左右抄我軍。鼎新麾軍奮擊，如牆而進，賊不得逞，遂奔渡賈魯河而西。公既定

防守沙河、賈魯河之策，值賊竄睢、杞，未果行。是時，任、賴、張、牛四逆均西竄，頗有合併之勢。乃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興築沙、賈河牆，增周盛波一軍，分段畫守，而約豫軍分防朱仙鎮及黃河南岸。因疏言：『劉銘傳等業已興工修浚，紳民亦願效力，防河之議或可辦成。惟上下七百餘里，地段太長，未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因艱難而自畫，不因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現在除防兵外，尚有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松山、張詩日等五支游兵。俟防河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劉松山、張詩日、李祥和、朱式雲擊賊於西華、上蔡等處，四戰皆捷。初，張總愚渡沙河而西，竄擾西平、上蔡一帶。劉松山、張詩日行至西華之萬金寨，猝遇賊馬百餘，首先衝突。我軍甫開鎗礮，賊即卻退。松山等知有伏，令各軍嚴陣以待。行未三里，賊大股麕至。松山等麾軍力戰，斃賊數百名，追殺十餘里，遂抵上蔡之雙廟。雙廟者，賊新踞之巢也。守巢悍賊齊出接應，兵勇混戰一時，日暮收隊，我軍築壘於永平寨。是時各營輜重尚在歸村，相距三十餘里。松山等聞賊將求援於牛洛洪，道必經歸村，遂調輜重移至永平寨。賊以千騎刼掠，祥和督隊護送，賊不敢追。二十日，詩日、祥和、式雲攻左路，松山攻右路，賊以大股結團十餘處，前來迎敵。詩日等力戰斃賊，尸骸枕藉。追至洪河岸，賊紛紛落水。其右路之賊，經松山追至雙廟之後，賊忽回頭衝擊，以馬賊千餘抄我陣後。松山揮令易致麟從陣中橫出，截馬賊爲兩段，唐光輝以鎗礮連環轟擊，馬賊向高粱林遁去，步賊涉水狂奔。松山飭諸軍分途追殺，呼聲震地，賊自相踐踏，有覓水淹死者，有陷入泥淖甘受刃而不拒者。是役也，轟斃三千人，淹斃無算，解散脅從千餘人。張總愚屢次受創，折而西趨。松山等追至歸村、召陵，復斬二千餘人，驟馬器械拋棄泥涂者無算。捷聞，奉旨獎

敍有差。七月初六日，公發宿遷。　初七日，漕運總督吳棠來會。時淮流甚漲，運河隄決於高郵之清水潭、二閘等處，興化、東臺、鹽城皆被災。初八日，入淮河。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　十四日，泊五河縣。十五日，次王家圩，遇大風。公舟幾覆，委員軍士有溺死者。　十六日，至臨淮駐營。自公督師北征，淮軍皆隸部下，劉銘傳馳驅轉戰，尤形勞頓。李鴻章緘述銘軍苦狀，請予休息。公以大義相勗，略云：『省三自元年夏赴滬，今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數月，亦不爲甚勞、甚久。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停蓄。琴軒之所長在堅而愼，其所短在欠宏達。國藩責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德量，進之於停蓄也。今若聽其告假回籍，則沙河必辦不成，在大局無轉機，在省三無恆德矣。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脚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志，多在台從脚跟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抑諸公本無遠志，激之而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大挫，未殉奇節。不困阨則不能激，無詆毀則不自憤。願閣下憤之、激之、勞之、教之，俾諸統將磨折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　公病暑甚劇，十餘日始瘳。劉松山會宋慶擊賴、牛等賊於南陽、新野，連敗之。初，賊圍宋慶於刁河，劉松山拔隊馳援，二十一日夕

灘灘，與宋慶相見。是時賊方攻南陽尹家寨，我軍三路迎敵，戰未半時，賊退入尹家寨。松山趨中路，張詩日趨右路，劉松山趨左路，賊奔侯橋寨。松山揮衆猛攻下之，追至新野上仙岡。賊以全力來抗，直犯中路之右，彭秀清、羅朝雲抵住；遂犯中路之左，朱式雲率豫三營施放噴筒，步賊稍卻，馬賊又從星右營後盤旋而入。我軍短兵相接，血戰半時，賊之矛桿摧折者，徒手爭先，裹創而前，星左營幾不能支。朱式雲持刀躍馬往來督陣，賊勢漸靡。劉松山、宋慶、張詩日率隊猛擊，呼聲雷動，立斃悍賊六七百名，生擒及解散者不下三千名，奪獲騾馬二百餘匹；我軍陣亡者，都司鄒明立一名，兵勇十八名，受傷者二百四十九名。賊由南召、魯山竄汝州，馬德昭復擊走之，遂向郟縣、禹州鑽山而逸。

湖北巡撫曾國荃赴德安督師。時任、賴等股盤踞葉縣、舞陽，國荃檄鮑超由棗陽趨浙川、內鄉以防西路，郭松林從桐柏、唐縣橫截而出以防東路，並遣劉維楨等向新野爲霆軍聲援，賊遂折而北竄。上諭：「李鶴年擊賊目桂錫珍降之。　二十八日，公力疾登舟發臨淮，泊懷遠縣。三十日，泊蒙城縣。

由蒙城赴周家口，道應出潁州。公以亳州雉河集皆捻巢，改道渦河西行。衆謂伏莽堪虞，大帥不宜蹈險，即欲觀捻巢，宜厚護衛兵。互相諫阻，公不從。令章合才率五百人由陸路先導，仍減侍從輕舸泝渦河而上。

八月初二日，泊雉河集。　初四日，抵亳州。　初六日，自亳州陸行，初八日，次陳州。　初九日，至周家口駐營。

十二日，上疏乞假。奉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

自捻逆擾亂以來，據蒙、亳村堡爲老巢。居則爲民，出則爲捻，若

商賈之遠行，時出時歸。其回竄也，皆有莠民勾引。公前歲定查圩之法，檄知府桂中行，朱名璟赴蒙城，同知李炳濤、知縣薛元炳赴亳州，知州張雲吉，游擊吳靖基赴宿州，直隸州尹沛霖、游擊翁開甲赴阜陽，會同地方官選擇紳耆，挨戶搜查，拿獲積匪，由各員訊明正法。計蒙城擒獲積捻五十九名，亳州擒獲積捻四十六名，阜陽擒獲積捻四十六名，悉誅之。厥後任、賴由泗、宿入懷遠，牛洛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糾黨裝旗，各圩寨閉門與賊絕，賊徘徊懷遠幾及一月，卒不得逞。從此賊遂四出不歸，以迄於滅。蓋查圩之消患於未形者，其功鉅矣！公疏稱，查圩各員，著有成效，請附案保獎。奉旨報可。　十六日，張、牛、任、賴四股由中牟、尉氏合犯汴梁隄牆，越而東竄。初，張總愚、牛洛洪等與任柱、賴汶光合股竄至許州，又竄禹州。時劉銘傳、潘鼎新修築賈魯河隄牆已成。李鶴年飭豫軍六營於朱仙鎮迤北開濠，浮沙壅塞，急難竣工，銘傳率淮勇助之。賊聞長城將成，偵知汴梁附近未訖功，乘間悉衆東趨。是夜二鼓，賊潮湧而至，直撲隄牆，撫標三營皆衝破。銘傳遣烏爾圖那遜率馬隊東追，直至黃河，浮沙壅塞，即使竭數月之力，認眞修防，猶未敢謂百無一失，臣前疏早慮及之。今一處疎失，功敗垂成，半由於人力未周，半由於賊勢過重。聞信之餘，實深焦憤。現飭諸軍分赴山東，與羣賊縱橫追逐。至運河防務，自夏水盛漲，隄牆坍塌，七八月間又經加工修築，比春間更爲堅固，差覺可恃。但此次賊衆四股合一，誓欲渡運東竄。深秋水落，能否堵禦，尚未敢必。且黃河防務，同時吃緊，請飭直隸、山東派礮船梭巡屏蔽畿輔，務

保萬全。」

又密疏：「此次捻匪全股從豫軍所分汛地竄出，遠近震動，恐不免歸咎於撫臣李鶴年。惟主防主勦，意見難於遽同，言是言非，外議未必允當，該撫亦大有可諒者。河南文官之議，均謂賊衰，宜於速勦，不必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趨，不至有東竄之患，幾於衆口一辭。李鶴年惑於衆論，並非有意執拗，與臣立異。迨聞竄，淮軍、皖軍河防次第畢工，乃續調馬德昭回防汴北，而爲時已遲矣。倘李鶴年自請議處，或言路譏其放賊東劉松山與豫軍之宋慶，同心苦戰，親若昆弟。李鶴年重用宋慶，臣因而獎勸之。師克在和，豫事必有起色。若夫不特張、牛等酋之潰脅氣機深爲可憂；惟賴督撫和衷，彼此各自引咎，互相原諒，庶可挽回於萬一。今湘軍之竄，黨數萬，擾民載道，勢必紛紛從賊，無一匹回營。全軍並無良馬，即駑馬亦嫌太少。專恃步隊追勦，斷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若賊再回竄，仍當扼防沙、賈兩河，遏賊不得復東，庶軍務漸有歸宿。」

時公猶病盜汗舌蹇之症，精神困憊，不能多閱文牘，因疏請以李鴻章駐徐州當東路，弟國荃駐南陽當西路，公駐周家口當中路。略云：「嘉慶、道光年間，黃河防汛之時，兩江總督出駐清江半年，或暫駐徐州數月，至催趲漕船，並有駐韓莊、台莊之時。總督出省，本有成例。擬請飭令李鴻章攜帶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專顧本轄之徐、海、淮、泗各府，並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現在調赴山東諸軍，皆李鴻章所部之淮勇也。惟將帥帶兵勦賊，非督撫手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湘、淮各軍五六萬人，食兩江之餉，勦三省之賊。年餘以來，李鴻章籌畫餉項，百計經營，而淮勇去年僅發八關，今年僅發至五月，士卒已微有怨言。李鴻章暫駐徐州，俟東路軍情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

竭力籌餉，乃足以固軍心，而維大局。至西路現雖稍鬆，亦可不預爲籌備。臣弟曾國荃駐紮德安，業已出省。惟歷年賊勢在豫時多，在鄂時少。捻匪若擾南、汝、光、洛等屬，不特鮑超可以馳勦，即曾國荃亦可越境馳勦。擬請飭湖北撫臣曾國荃，遇河南緊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豫事稍鬆，仍當回駐德安，或回武昌，兼籌餉項。臣現駐周家口，正居數省之中。如中路有事，臣與豫、皖兩省撫臣商之，東路有事，李鴻章與山東撫臣商之，庶可聯絡一氣，呼吸相通。臣才智本短，精力日衰，值病體之未痊，恐軍情之驟變，不得不廣求佽助，冀免大戾。」上諭：「曾國藩現駐周家口，距濟南、徐州較遠，難於兼顧。著李鴻章迅即攜帶關防，馳赴徐州駐紮，就近調度湘、淮各軍防衛淮、徐以東，並與閻敬銘商辦山東軍務，互相策應。倘賊折向豫西，曾國荃亦可率鄂軍越境馳赴南陽、會同豫師合勦，並隨時與李鶴年商辦河南軍務，聯絡聲勢。總期聯數省之力，迅掃狂氛，不可稍分彼此。曾國藩總理師干，尤宜統籌全局，毋得專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漫無紀律。」

賊合股犯鉅野，知府王成謙、游擊王正起督兵迎勦，大敗之。賊遂竄逼運防，攻撲濠牆，百計圖渡。官軍扼守三晝夜，賊不得逞。二十六日，潘鼎新軍馳抵濟寧。二十七日，劉銘傳追賊至城武。三十日，賊猛攻運河隄牆，東軍擊卻之。劉銘傳、潘鼎新會師汶上。九月初一日，劉銘傳、潘鼎新擊賊於梁山，連敗之。初，銘傳、鼎新探知賊踞梁山，分軍由蔡家陵、方家廟進薄之。賊以馬隊包抄，張景春、烏爾圖那遜督馬隊迎勦，劉盛藻、唐殿魁率步軍繼進，陣斬悍賊數十名，馬賊敗走。其另股自北而南，正與鼎軍遇。潘鼎琛、余在榜施放炸礮，潘鼎立率隊旁抄，賊盡向王莊奪路竄走。烏爾圖那遜追至，逕入賊陣，手斬馬賊數人，身受矛傷五處，猶不稍卻。張佩之率隊衝進，救護回營。劉盛藻、唐殿魁由北路直追到南路，潘鼎琛等攔頭復擊之，賊不敢戀戰，遂狂奔。我軍

追之二十餘里，殲馘無算。賊向南回竄，銘傳、鼎新敗賊於杞縣，銘傳亦馳至睢州。是之。初八日，鼎新停趾，賊勢自此稍衰。公度賊不得逞於東，必圖西竄，乃檄劉松山由扶溝北向前迎勦，檄鮑超由南陽至南召、魯山一帶遮賊入洛之路。初四日，河南巡撫李鶴年來會。十三日，公具疏續假。奉旨，再賞假一月。賊自山東回竄豫境，仍分兩股，任柱、賴汶光徘徊黃河南岸黑岡一帶，掘滎澤壩二十餘丈，冀引礮船適至，會陸軍宋慶擊走之。張總愚由扶溝南竄，十五日犯許州，張樹珊追擊敗之，劉秉璋、楊鼎勳復敗賊於溱河東岸。由是賊分東西兩路：其東竄者爲任柱、賴汶光一股，西竄者爲張總愚一股。牛洛河水灌汴城。豫軍二百數十里，遂至曹縣。二十一日夜，撲袁口，東軍擊卻之。賊由劍老口折而東南，突攻開河，圩牆，經防軍轟擊，八、九等日，潘鼎新、張樹珊三軍遂由安山、戴廟、擾長溝。二十一至二十六日，東軍屢捷，賊游弋於鄆城、鉅野、金鄉之間。二十八、連勝賊於嘉祥。二十九日，劉銘傳敗賊於鉅野葛店。是日，李鴻章視師徐州。十月初一日，劉銘傳敗賊於羊山，追至金鄉縣，潘鼎新駐之周圩，遂駐軍金鄉縣，三面以拒賊。張總愚竄襄城。鮑超由裕州迎勦，賊已竄汝、郟。九月二十一日，超軍抵魯山，賊已遁臨汝、白沙等處；旋韓城鎮，十月初二日，至陝州之章茂砦。適賊至陝州之觀音堂。賊知追兵將偪，遂於閿鄉西南之太峪口繞赴潼關以南，犯陝西之商州。超亦由汝州、洛陽跟追。二十九日，抵宜陽之狂奔，超由汝州、永寧連夜軍亦由汜、鞏追劉秉璋、楊鼎勳兩

公疏稱：『陝、鄂、商、維、萬山之中，初冬苦寒，士卒寒衣未備，萬難再進。據逃出難民稱，由荆紫關竄擾湖北等語。查商州與鄖陽毗連，又近南陽之內鄉、鎮平。鮑超現擬由章堂回至新鄭，一面籌備米糧，一面備勦回竄之賊。劉松山拔隊稍遲，十月初三日甫至汝州，因賊去已遠，即在汝屬暫駐，續候調度。臣查此次賊分兩股奔竄：東路一股，劉銘傳一軍尚能追及邀擊，西路一股，鮑超等奔馳千里，未及接仗，實深焦憤。惟陝西艱苦已極，該逆志在擄掠，無所得食，恐仍將回竄。同治二年羣賊銳意入秦，三年正月又棄漢中而回竄鄂境，此其明證也。臣所慮者，山西防務僅恃一河，賊若北渡竄晉，爲患方長。伏乞飭下山西撫臣，嚴扼河防，保全完善之區。』

張總愚竄華陰，遂至朝邑，維南一路俱有邊馬。適甘回犯寧州、涇州，又有潰勇之變，陝西巡撫劉蓉遣邱時成赴省東擊賊，並疏請飭公撥兵赴援。上諭：『陝省東北、東南兩路均有賊踪，張總愚又有由魯山竄擾漢中之說。該省兵力本單，彭體道又在華陰被挫，若不厚積兵力，恐賊益成燎原。著曾國藩迅催鮑超一軍入關助勦，襄、鄖一帶，官文、曾國荃亦宜迅撥兵勇防賊北竄鄂江之路。同州、朝邑一帶，與晉省僅隔一水，黃河隄岸線長，趙長齡當撥抽兵勇，交陳湜妥籌堵禦。倘令賊匪東渡黃河，惟趙長齡、陳湜是問！』　張總愚窺渡黃河，於渭河上游擄船紮筏，搭造浮橋，陳湜水師擊卻之。十三日，公疏陳病難速痊，請旨准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暫行註銷侯爵，以大臣勳望夙著，積勞致疾，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系。所請開各缺，著無庸議。』　劉銘傳敗賊於豐縣，截賊爲兩段，任柱北竄，賴汶光東南竄。劉銘傳追至渠寨，又敗之，賊併入沛縣湖團。二十六日，劉銘傳、張樹珊敗賊曹縣。賊竄太康，

周盛波復連敗之。　二十七日，公檄鮑超進荆紫關援陝，劉銘傳赴陝州，與陳湜夾河設守，以保山西。　十一月初二日，公疏陳臘底春初入京陛見，並言李鴻章難離江境，請另簡大臣來豫接辦。上諭：『曾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曾國藩即在江寧安心調理。前敵軍餉及中外交涉事宜，自不難從容辦理，李鴻章必不致有掣肘之虞。』　任、賴等股竄陝州中和寨，公遣楊鼎勳、張錫鑾迎擊，擒斬二百餘人。賊渡沙河南奔，將由光、固以犯湖北。　上諭：『逆踪竄入豫境，勢將南趨。曾國荃已經出省，東趨黃州，著卽探蹤北赴黃陂、麻城一帶，杜賊由光、固竄鄂之路，並著分布各軍，於襄、樊、應山、隨、棗一帶，嚴密堵遏。』　十七日，公疏辭回江督本任，請飭李鴻章以欽差大臣兼署兩江總督，且云：『刻下賊分兩股，東股任、賴等逆竄至光、固，非西入鄂，卽南入皖。李鴻章或仍駐徐州，或移駐潁州，以勦皖、豫之賊，皆在兩江轄境之內。是李鴻章暫署江督，於勦辦東股毫無窒礙。至西股張逆在秦，臣現多方籌運糧米，湘軍防晉，業已起行赴洛，霆軍援秦亦可卽日入關。似兩三月內，尚無損於大局。兩三月後，或請另簡兩江總督，或請另簡欽差大臣，或令李鴻章自薦籌餉大員，布置後路。該大臣出省之宜遲宜速，均聽皇上權衡定奪。』　十九日，委員賫送欽差大臣關防赴徐州。　上諭：『曾國藩奏再陳下悃，請開兩江總督等缺一摺。該督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卽懍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得再有固請，用慰廑念。』　任、賴汝光竄信陽，曾國荃遣軍擊卻之，遂折回羅山，周盛波復擊敗之。賊竄竹竿河口，由光州、光山竄固始。英翰遣軍追勦，賊向黃、麻、宋埠南竄，將趨六安就食。英翰遣方長華赴英、

霍等處防扼。上諭：『曾國荃現駐武勝關，務須設謀誘賊入險，四面圍勦，不可任其紛擾鄂境，糧餉，並著譚廷襄妥爲籌畫。賊如竄入英、霍山中，則徑路崎嶇，馬力無所馳騁，官軍有險可扼，易於施力。曾國藩、李鴻章自當檄飭湘、淮各軍，並約齊、鄂、豫、皖省將士，合力堵勦，就地殲滅，不可失此機會。賊既竄退淮南，則淮河北岸亦應仿照黃、運兩河辦法，一律設法嚴守，毋令任意搶渡，來往自如。著李鴻章、英翰、李鶴年妥速籌商辦理。豫省邊界地方，並著李鶴年分軍布置，以防回竄。　任柱、賴汶光由商城竄麻城，擾及黃岡之新州、倉子埠等處，武昌戒嚴。　十九日，曾國荃遣譚仁芳敗賊於孝感。賊陷雲夢、應城兩縣，遂攻德安府。二十二日，國荃遣郭松林敗賊於德安，遂克應城、雲夢兩縣。二十六日，復敗之於皂河、楊洚、楊墩等處。　上諭：『曾國荃奏官軍扼勦股匪，沿途疊勝一摺。任、賴等逆突攻德安府城，郭松林親督各營連番追擊，陣斃悍賊多名，賊衆大潰。該逆現經挫敗，必圖上竄，京山、天門一帶，甚屬空虛。曾國荃已檄飭劉維楨等由棗陽、襄陽分隊攔擊，曾國藩、李鶴年亦當分飭劉銘傳、周盛波會合鄂軍兜勦，不可縱出鄂境。』公檄劉銘傳由上蔡、遂平至唐縣、新野攔擊，令劉秉璋與銘軍會合。銘傳聞賊在鄂東，遂馳赴麻城。李鴻章亦檄同盛波、張樹珊、李昭慶等分道援鄂。

劉蓉遣軍擊張總愚於華陰敗績，賊聚灞橋，西安戒嚴。蓉飭兩翼擊賊，賊竄藍田，將循南山竄興安。公檄鮑超分兵扼鎮安，截賊竄興安之路。賊由臨潼之交口渡渭而北，屯踞於豫讓橋一帶。時鮑超以任、賴股匪擾湖北，遂移師而東，公乃檄劉松山由潼關援秦。　十二月初六日，郭松林擊賊羅家集敗績，郭芳鈔死之。松林由舊口前進，賊伏馬隊叢林口，而以步衆散布村莊。松林分三路猛撲，賊馬步抄襲，愈積愈厚，松林陷賊中，傷其脛。至三更時，突圍而出，所部沈鴻賓五營苦守獲全，餘四營傷亡頗衆，松林弟芳鈔中伏死。　初九日，鮑超軍

次棗陽，周盛波、張樹珊軍次隨州，劉銘傳、劉秉璋率師至隨、棗之交，李鶴年亦飭宋慶赴日，曾國荃遣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等敗賊於沙港。十二日，任柱、賴汶光犯安陸府，曾國荃遣劉維楨擊卻之。

上諭：『曾國荃奏霆軍、淮軍、豫軍次第入鄂，布置合圍一摺，賊由舊口出竄，譚仁芳等無日不戰，屢獲勝仗。刻下鄂省追軍緊躡賊尾，曾國荃已派劉維楨從吳家店攔頭迎擊，唐協和繼之，復飭姜玉順由雲夢進紮應城，以防回竄。著卽督飭諸將前截後追，仍規取遠勢，務殲賊於唐白河、襄河之間。』十八日，張總愚犯灞橋，陝軍敗績。初，總愚踞新豐陰槃等處，與官軍相持，將由商、雒東竄。因大雪，山路不開，復由厚子嶺回竄臨潼。官軍尾賊而行，至新豐、各營皆爲賊隔絕，營盤被困，賊逕犯西安。官軍三十餘營行至灞橋，賊一軍全行覆沒，總兵蕭德揚死之。各營將領不知下落，賊遂圍省城，東門外之三府窪，西門外之火神廟，南門外之小雁塔，北門外之紅廟，皆有賊壘，裹脅丁壯，刼奪馬匹，婦孺狂奔，哭聲震野，巡撫喬松年飛疏告急。上諭：『前因陝西軍務緊急，將劉蓉罷斥，令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並令庫克吉泰、德興阿先赴陝省勦賊，再行入甘，又疊諭鮑超帶兵入陝，諒已遵旨赴援。刻下陝軍新潰，蹂躪自不待言，專盼各軍入關，方能重振軍威。著曾國藩、李鴻章迅催鮑超、劉松山兼程赴陝。左宗棠已到何處，未據奏報，著卽星速入關。』

時任、賴等賊盤旋德安、安陸之間，邊馬擾及荆門之石牌。曾國荃以賊騎太多，平地難與追逐，擬困賊於棗山之上，屢令伍維壽、彭毓橘、劉維楨等迎擊獲勝，復檄鮑超東下，會淮軍、鄂軍四面兜勦。前以議定援秦，不應改奏援鄂。惟聞任、賴亦有入秦之意，恐鮑超由荆紫關援秦，而潼關一路空虛。萬一任、賴以鮑超援秦不宜調之至鄂，屢加詰責。公疏稱：『勦辦流寇，原不可以無定之賊踪，改已定之成局。鮑超一軍，朝廷趣戰甚急，又

西趨汝、洛，則秦、晉兩省均屬可慮。已檄令鮑超緊躡任、賴一股，無令再竄秦中。現僅極不易；若使任、賴續竄陝省，則各軍暫須赴秦，以四五萬人之糧餉，由江南運至陝留鮑超於豫西，攔截任、賴不使西竄，乃爲穩着。」二十一日，張樹珊擊任、賴股匪珊獨率親兵數十人橫衝入陣，力竭死之。樹珊、合肥人，咸豐四年在籍辦團。厥後苗軍勦賊，再解六安之圍。官軍之克來安、無爲、潛山、太湖、霍山也，樹珊常爲軍鋒。同治元年，以都司從軍上海，所向有功，歷保至廣西右江鎮總兵。五年，防守周家口，民甚德之。既殉節，市民籲請於之，飭部優卹，予謚勇烈。任、杜、賴汶光復竄舊口，至豐樂河，詐稱難民，將渡漢而北，賊犯安陸，劉銘傳追擊敗之。

勦捻下（在卷十三）

同治六年正月，公發周家口。十五日，至徐州。十九日，接兩江總督篆。上諭：「曾國藩既經接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勳望表著大員坐鎮，著卽回任省城。」鮑超擊任、賴股匪於尹灘河，大破之。初，賊由宜城流水溝循襄河上竄，聞超駐軍樊城，不敢正走，乃斜出東竄棗陽。劉銘傳遇之於冠山口，敗之，擒賊酋郭包子、王信等，俘斬千餘人。賊循河西折竄安陸，公弟國荃駐軍德安，檄超率霆軍自樊城東下，兩面夾擊。超於正月朔拔隊前進，途中阻雪，行十餘日始至安陸之舊口，適銘軍亦自宜城抵下洋港。諜知賊聚尹灘河，超與銘傳函約，分道兜勦。霆軍由西而東，銘軍由北而南。十五日嚮明，銘軍先至尹灘

河，見賊隊紮對岸，遂將輜重約退，銘傳親督隊過河。賊分馬步來迎，欲薄我軍於水後。銘傳恐後路輜重有失，抽隊回顧。賊乘我軍未渡，大股麕至，我軍驚亂，李錫珍、唐章咸死之，軍士歿者六百餘人。銘傳且戰退。時鮑超率大隊東行，久不見銘軍。正疑駝馬滿野，知銘軍敗績，飭各營列隊與賊隔河而軍。任柱、賴文光素憚超名，拚死分士以劈山礮連環轟擊，賊馬奔騰而上，盡爲所踣。天色嚮晚，賊漸不支，超指揮衆軍自踐踏，陣斃萬數千人。我軍乘勝渡河，追十餘里，日已夕矣，銘傳亦回軍猛戰，所失將士稍息，期詰朝滅賊。詎賊於四鼓銜枚偷遁，直趨臼口。超急率軍緊躡，賊不敢喘晝夜，連捷於楊家泽、拖船埠、豐樂河等處，斬馘數萬級，生擒四千餘名，救出難民二萬餘衆，奪獲駱駝騾馬槍械不計其數，任柱、賴文光狼狽竄入河南境。上諭：『鮑超勇於立功，所向克敵，實爲超既與賊相持，自不能舍而之他。該逆現由汶上、泗陽、桐柏竄去，著曾國藩、李鴻章酌度軍果能蔵事，卽令該提督暫紮鄂、豫之交，先將此股辦竣，再令西征。』　劉松山、張雨花寨，錫嶸死之。錫嶸、靈璧人，由編修任雲南學政，議禮罣吏議回籍。公令募敬字三營，欲儲爲西北之用；會劉松山援秦，與之俱西。初六日，錫嶸率百餘卒陷陣，負傷殞命。事聞，奉旨贈侍講學士，從優議卹。　任柱、賴汶光竄麻城，遂竄蘄水、廣濟、黃梅，邊馬擾及宿松。公弟國荃遣彭毓橘分路跟勦；李鴻章遣

詔授李鴻章爲湖廣總督；李瀚章調江蘇巡撫，暫署湖廣總督。　二月初三日，李鴻章自徐州拔營赴周家口督師。　任柱、賴

李昭慶由光、商進六安，會劉秉璋分投攔擊，又令楊鼎勳馳往光州扼賊北竄之路。

家口，曾國荃擬駐黃州，著卽督飭諸軍，認眞遏截，並英翰、李鶴年各派勁旅，合力兜裹，使該逆不得逞志。淮河下游水勢寬深，著曾國藩、李鴻章多調礮船，節節巡防。」

時浙江提督鮑超因傷病舉發，奏請開缺調理。朝旨慰留，飭由南陽公發徐州，至韓莊登舟。三十日，次揚州，查看形勢。以揚州爲裏下河屏障，不可無重兵扼守，乃飭道員吳毓蘭率華字營駐防，並函商李鴻章永不調此軍。

彭毓橘擊任、賴股匪於蘄水，敗績，死之。任、賴等逆竄伺皖邊，適劉秉璋、周盛波等由羅田、英山馳至太湖，乃回竄鄂境。十八日，彭毓橘與葛承霖等遇賊蘄水六神港，大戰陣亡。毓橘、湘鄉人，從公弟國荃攻克金陵，歷著戰功，洊保至記名布政使。湘軍久勝之餘，輕於犯險深入，致爲賊誤。於是捻勢西趨，蔓延黃陂、黃岡腹地，有回竄德安之意。李鴻章奏催鮑超力疾援鄂。奉旨：「該提督素稱勇往，卽力疾由德安進兵，毋稍遲誤。

公疏稱：「臣接李鴻章、曾國荃來函，均令鮑超由樊城會師東下。惟該提督兩次奏請開缺，不知傷病舉發近況若何。臣已馳函再三勸誡，勉其力疾進兵矣。」

三月初一日，劉松山擊賊於鄖縣，大破之。松山自攻破銀渠、金渠，進軍鄖縣，偵知張總愚與口匪合股，勢益蔓延，遂分隊迎擊，踏平沿河賊巢數十壘，奪回村莊十餘處。公疏稱：「劉松山一軍，自援秦後，連次獲勝，似於戰爭尚有把握。惟捻匪之狡猾，口匪之齊心，均屬悍寇。而進兵愈遠，運糈愈難，孤軍深入，尤不放心。臣屢囑其暫圖穩愼，俟各軍四集，別有後繼之師，再爲猛攻之計。臣謹遵諭旨，力籌軍餉，源源接濟，俾前敵不至匱乏，軍心藉以維持，或可補救愆尤。」

初六日，公抵金陵節署，居

民焚香跪道以迎。　詔授陝甘總督左宗棠爲欽差大臣。時任、賴股匪由黃陂西竄，淮行次湖北，疏請在德安暫駐，俟各軍赴鄂再行入陝。上諭：『左宗棠擬在德安暫停數尙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如賊由曰西竄，著卽督軍會勦，以收夾擊之效。惟秦中捻能裕如，如淮、鄂東驛、祥梓霆各軍趕到，左宗棠仍卽入關，妥爲調度。』　任柱、賴汶光竄鍾祥之曰一日，劉銘傳督軍至游河店。時賊竄厲山一帶，擾及譚家河、西雙河，距信陽州東南約五十里。一帶上犯，二十五日過安陸府，擾及流水溝、豐樂河等處，二十七日至棗邊馬擾至桐柏之四十里沖。初二日，賊銘傳追賊至初五日，周盛波擊賊於台子畈，提督劉安之河口鎭。初十日，劉秉璋、楊鼎勳敗賊於長平靖關。賊竄應山東北。王永勝，董鳳高復敗之於李店，賊乘夜竄孝感之餘里，陣斃數百人，救出難民千餘人。賊畏兵遠小河溪。初七日，賊竄黃安之紫屏舘，追三十由黃安東趨，卽欲下竄。皖、豫各軍分路截擊，劉銘傳攔頭痛勦，始折而西。捷聞，奉旨獎避，遂回竄安陸。初任、賴等逆在鄂中屢山寨，賊竄宋埠。十二日，劉銘傳敗賊於黃陂有差。　公疏稱：『臣

後，因添發米價運費，將近七萬。今年尙僅解去兩關。該軍孤懸西陲，日與捻、回兩寇接他變。淮勇諸軍人數較多，霆軍、湘軍上年均發滿餉，淮勇僅發九關，臣寸心抱歉，久欲近則蘇局釐金大減，滬釐亦遠不如前，鹽務則久無起色。似此情形，並不能足九關之凑齊。夙夜憂懼，深恐無以維繫軍心。捻匪馳突無定，臣常謂北以黃河防務爲主，東以運河防務爲主，南以大

江防務爲主。能守定此數處，大局尙不至決裂。而安慶只有兩營，揚州亦僅兩營，滁州、和州、無爲州無款可籌，迄未舉行。又如添造輪船、運河隄工，皆四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未敢動之四成，酌留二成，以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以一全數解部，以符初議。」奉旨允行。時浙江提督鮑超在營患病，遣弁詣公白事，極陳疾勢危劇，籲請開缺回蜀調理。公以霆軍轉戰東南，所向無敵，其部將婁雲慶、宋國永素爲超倚重，將擇一人接統其衆，而偏裨多毀婁右宋。公慮國永柔懦，力不足以制衆，而雲慶又爲衆所謗，驟膺統將，且激變，乃盡撤之。令雲慶卽其衆另募一軍，仿霆軍戰法，繩以湘軍律紀。因疏言，鮑超因病請開缺。奉旨報可。　任柱、賴汝光之竄安陸也，游弋於雲夢、應城、臼口、天門之間，值天久不雨，湖河盡涸，我軍人馬憊甚，賊亦沿途飢散。十九日，賊由京山竄鄖東、洋梓。適霆軍宋國永由隨州西向，二十日遇賊於圍山，襲破賊館，斬數百級。二十二日，賊由宋家集竄新野、南陽，邊馬援及鎭平、鄧州境內。時豫東新麥登場，賊攻破民寨，捆載場麥，騾驢有由淅川、荆子關入陝之意。適豫軍由南陽進擊，銘軍由棗陽、襄陽躡其後。二十九日，劉銘傳追賊至鄧州之趙家集，賊棄館遁。善慶、陳振邦率馬隊敗之於白龍廟，擒斬賊首李紅山、朱五等，追二十餘里至鎭平縣之馬莊，賊向東南而逸。　張總愚竄入北山，將由保德州渡河犯晉。時陳湜駐蒲州。論者謂保德去蒲州遼遠，恐於河津以北有鞭長莫及之勢。總兵蔣臨熙及道員恆祐兵力甚單，且多未經行陣，若賊由北路過河竄入晉省，宣、大均屬可危。奉旨，飭左宗棠、趙長齡、陳

混認眞辦理河防。　五月，公疏稱：『蒙、亳等處本係時降時叛，淆亂黑白，莫此爲甚。前年查辦之初，不得之室廬；卽使混跡軍營，藏身自固，亦必立竇重典，不稍姑容。迨匪黨知所畏憚，民賊判爲兩途，又須濟之以寬，俾愚民有自新之機，而良民有更生之樂。現在查圩一事，辦有成效，卽可歸併地方官辦理。嗣後亳州、宿州、蒙城、阜陽四處，淸查民圩，應由各該州縣仿照成法，認眞辦理查獲積捻，卽由該印官通稟，批飭正法，由安徽撫臣英翰隨時具奏，以一事權。其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四月止，擒斬積捻一百五十二名，相應續開淸單，恭呈御覽。』　任柱、賴汶光竄唐縣，肆擾舞、葉、臨、潁之交，劉銘傳連敗之，遂竄許州。豫軍張曜攔擊之，賊竄淯川、尉氏、中牟。時山東鄆城梁山寨有土匪勾賊，任、賴等逆遂輟入陝之謀，日夜馳數百里，勢如奔急。初七日，由朱仙鎭略及陳留、蘭考，初八日，卽入山東曹縣境，初十日，定陶、城武、徧地賊氛，十一日犯鉅野。時賊久擾鄂中，運防戍卒多懈，又値天旱水涸，人馬可涉。公因疏稱：『山東由防務之嚴密，亦恃水勢爲屏蔽。本年天氣亢旱，運上年之濬河修牆，前功盡棄，此其可慮者也。』奉旨，著李鴻章督運防水陸各軍妥籌策應，並飭公令黃翼升率礮船赴淸江、徐州嚴密巡防。　十二日，任柱、賴汶光合梁山土匪攻陷戴廟運河隄牆，擄船東濟，遂犯泰安，濟南戒嚴，登、萊、靑三郡皆震。　李鴻章由周家口移駐歸德督師。上諭『捻股搶過運河，在防將士不能爲一日之守，致誤大局，實堪痛恨！現在賊踪有東擾登、萊、靑之勢，李鴻章當懍遵前旨，迅飭劉銘傳、潘鼎新速赴濟、泰等處。該大臣現雖移駐歸德，著再擇要就近調度，毋諉爲賊踪飄忽，漫無籌畫，自干罪戾！』　公聞運河潰

防，慮言路糾彈，貽書李鴻章，以忍辱負重相勉，且云：『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凡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也。』任柱、賴汶光竄新城，遂竄平度州。山東巡撫丁寶楨邀擊於馬蘭堡，敗之，奪獲賊馬數百匹。賊向東北奔逸，李鴻章移駐濟寧督師。鴻章用劉銘傳倒守運河之策，因公所修東岸隄牆，移置西岸，又欲防守膠萊河，殲賊於海隅。膠萊河僅三百里，較運河千里，爲功較易。而直隸總督劉長佑、安徽巡撫英翰、相繼上疏，皆主守運河，與鴻章所論略同。長佑疏曰：『捻匪肇亂十餘年，流毒四五省，非戰陣之不力，防禦之不嚴也；有限之兵力日疲於奔馳，無險之地形莫禦其衝突。該匪不占城池，不齎資糧，乘虛飽掠，數日千里；加以游民叛勇，勾結依附，凶焰日熾，至於燎原。近聞該匪擾及青州濱海完善之區，恣其擄掠，藉申喘息；大兵踵至，不冒險北犯，卽乘隙南奔矣。爲今之計，惟有嚴扼運河，遏賊回竄；然後以節制之師，由西南節節逼近，驅之於一隅。該匪渡黃不能，浮海不得，必聚數省之兵，於青、齊之間。查運河自山東至江蘇幾及千里，擬請飭河南、湖北、江蘇、安徽各調兵萬人合堵運由江、皖、湖北分段堵守；濟寧以北，河南、直隸、分段堵守：何處有失，惟何省督撫是問。至進剿之兵，應由李鴻章與丁寶楨就近調度。但能逼賊東北，不令再擾西南，數月之間，必可蔵事。』英翰疏曰：『賊已深入東境，若驅之登、萊二府，以重兵分守膠萊要隘，逼賊入海，可收盡殲之効，事易而功速，似爲上策。北守新黃河，南守運河，合湘、淮、東兵力與賊縱橫追逐，使之一日不得喘息，我軍日增，賊勢日蹙，雖稍需時日，終可告成，此亦中策。若令其飽掠而回皖、豫，仍事尾追，兵疲賊張，斷難制其死命，此則策之下者。李鴻章用劉銘傳過潁州，奴才曾與籌商，黃河水淺，緊逼直

省，未敢遽建此議。今大雨時行，黃河天險，賊必不得北竄。奴才何敢畫疆自守？卽檄張得勝三營，星夜馳赴運河西岸，分段駐守。以黃秉鈞八營，從宿遷向上游扼紮；張得勝九營，從灘上起向下游扼紮；程文炳步軍八營駐兩軍間接應：分立營壘，認眞設守，而以勇隊五營往來巡哨。奴才擬六月初旬由潁州取道靈、泗，前赴運河察看。若賊入我轂中，當往來潁、宿之間，妥籌調度。」　上諭：「劉長佑、英翰所籌，均不爲無見。著曾國藩及各該督撫就現有兵力妥速籌辦。」　六月，英翰赴宿遷布置運防，令張得勝等尅期築牆，自仰化集以東至海濱分段扼守。任柱、賴汶光分竄寧陽、萊蕪、青石關等處，由青州趨登、萊兩郡。初九日，自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境內，全股聚海之險者也。其水橫亙南北，南口曰麻灣，北口曰海倉，延袤二百八十餘里。海倉口外有沙灘七八十里，不能築牆，水淺沙洳，人馬可涉；而新河迤西三十里有濰河入海處，水勢頗深。乃議從新河西築牆，橫紮至濰河東岸，復就濰河築牆以濱於海。自新河南至大成寺，一百一十里，令劉銘傳守之；自大成寺至吳家閘，約六十里，令董鳳高、沈宏富守之；自吳家閘至麻灣口，約八十里，丁寶楨派東軍守之：俱於西岸增修長牆。自新河至濰河東岸，潮水深泥淖，令東軍分守：以補其隙。又調王永勝及豫軍宋慶，由運防馳赴膠萊河，與劉銘傳相機策應；其東平、宿遷兩防，令李昭慶及豫軍張曜替守，以固運防。惟濰河西辛家莊北至海尙空五六十里，劉銘傳、潘鼎新派馬隊六營沿河巡哨。是時賊已深入海曲，膠萊守禦漸就緒，咸謂公獨慮防軍難恃，度賊必突膠萊，貽書李鴻章，論倒守運河之策。略云：「捻匪猛撲膠萊河沿，勢必竄出，仍須倒守運河。運河地段太長，從前防守東岸，則自桃源以下僅守成子河之橫圩二十餘里，卽以

直接洪澤湖。今日倒守西岸，則自桃源以下直至海濱，添出五百餘里，實無許多兵力可以分防。就目前而論，六塘河寬水深，自仰化集而下即可無須陸兵防守；就將來而論，黃河以北之六塘河，九月必將枯涸，黃河以南之射陽湖（即射陽縣）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漕帥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自淮安至阜寧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閣下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陸陽湖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漕帥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自淮安至阜寧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閣下以下之射陽湖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漕帥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南之射陽湖（即射陽縣）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陸兵防守；就將來而論，黃河以北之六塘河，九月必將枯涸，黃河以南之射陽湖（即射陽縣）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陸兵？且即使阜寧

十里，自淮安至阜寧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閣下於桃源下至海濱五百餘里，籌算似未周詳；即桃源上，幼泉以十七營而防百七十里，浙軍以六營而防五十九營，尤爲不能不敷分布。此鄙人分內應設之防，更不能不熟商者也，請閣下再加以籌審。如果膠萊河之防被賊衝破，則須豫派勁兵，助黃、王、歐陽防守裏下河門戶，倘待六塘河既涸之時，乃議此著，恐緩不及事矣。」七月二十日，取道寧陽、肥城、長清、濟南、青州以達膠萊。賊知我軍將蹙之海隅以圖聚殲，初一日由即墨撲麻灣。丁寶楨督東軍進擊，賊馬步大敗之，遂折竄平度、即墨之交，往來窺伺，冀犯銘、鼎兩軍汛地，不克。初八日，竄萊州附近。十六日五鼓，廟北數十里外海灘撲渡。時東軍王心安守濰河，營壘初成，河牆未築，賊一擁過河。我軍抵禦不及，遂全股漏網而逸，距鼎軍汛地四十餘里。次日，鼎軍、銘軍追至濰縣，賊竄昌樂，二十三日，分股由安邱、臨朐南竄，將由沂、莒以窺江淮。事聞，奉上諭：「丁寶楨奏捻匪竄過濰河，覽奏曷勝憤懣！捻股初竄登萊，即諭李鴻章蹙之海隅。

復慮丁寶楨呼應不靈，疊經諭令該大臣馳赴前敵，親臨調度。乃該大臣始終遷延，以致潘鼎新分防汛地屢次改移，貽悞大局，盡棄前功。已明降諭旨，將李鴻章、潘鼎新交部議處，並將丁寶楨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示薄懲矣。扼守膠萊之策，竟成畫餅。黃、運兩防，雖在登、萊既已遂其飽掠，此番全股出犯，其氣正厥各甚重！此時惟當趕緊抽調各軍，分路兜剿，以贖前愆。並著曾國藩、劉長佑、英翰、李鶴年各飭所派防軍，認眞守禦。賊由何路竄出，即治何路將領以失律之罪。」

任杜、賴汝光竄贛檢、青口，復由青口北竄郊城、蘭山，百餘里，尚無長牆。適李鴻章行次沂州，賊復六塘河水勢充足，兵力亦不可恃。李鴻章已分派各軍前護運防，並擬親駐臺莊，就近調度。此時若能扼之河干，就地殲滅，固屬勝算。該大臣曾奏運防斷無把握。倘泥於前說，將得力之兵分赴河防，勢必任賊肆竄，竟無剿擊之師。河道地方遼闊，設截。該大臣總統師干，必當統籌全局，力圖滅賊之策，何得隨時敷衍，冀圖塞責！仍著迅派得力之師，實力扼剿，以期迅速蔵事。」

自膠萊潰防，朝議疑運防亦不可守，而山東、安徽各路將帥以河失事，均咎淮軍，李鴻章屢奉嚴旨詰責，公貽書慰勉，略云：「事不順之際，要當寬以居之，靜以待之，不可過於焦急。僕初接辦捻匪，只認防剿十二府州。實以江南餉力，淮、湘兵力，鄂人才力，三者不過如此而止。厥後京師謗言紛起，僕亦自亂其例，自遷其說，迄無一成。今當艱危之局，望將躁急鬱迫之懷掃除淨盡，將來或仍理十二屬舊說，與各省分汛辦理，或可稍輕責備乎？」

曾國荃遣鄂軍譚仁芳、劉維楨助守運河，分管靳口至亭濟閘防務。丁寶楨督

東軍楊飛熊駐沂州，堵賊犯運。　八月十一日，李鴻章至臺莊督師。　劉銘傳、任、賴股撲匪犯沭陽，劉銘傳擊走之，遂犯莊家灘，姚廣武復敗之。　賊撲宿遷運河，牛師韓、黃秉鈞擊卻之。　賊撲老劉洞，姚廣武復截擊敗之，賊移而北趨。　時六塘河淺處褰裳可涉，浙江派來助守之三千人，至是始到防，賊全股撲犯運河。　朝廷頗以淸淮兵單爲慮。適英翰、調兵萬人協防，所部牛師韓、黃秉鈞等奮力擊退，賊敗賊於邳、王堰、牛山等處。任、賴等會竄贛榆，劉銘傳、潘鼎新由邳、郯躡追。十三日，賊竄蘭陵，十四日，入嶧縣山中。　九月初四日，潘鼎新敗賊於邳州、郯城等處。　潘鼎新連敗賊於邳州、郯城等處。　九月初四日，潘鼎新敗賊於海州阿湖鎭。初八日，劉銘傳擊賊於邳州運河。　朝廷頗以淸淮兵單爲慮。適英翰、調兵萬人協防，所部牛師韓、黃秉鈞等奮力擊退，賊不能偸渡。　李鴻章回駐濟寧，嚴檄各軍扼守下游。二十三日，賊竄蘭陵，十四日，入嶧縣山中。溫德勒、傅敗賊於運防。賴以完固

北巡撫之缺。奉旨回籍調理，以郭柏蔭爲湖北巡撫。

任、賴股匪竄青州、淄川、長山、章邱等處，遂趨齊東之馬莊，伺搶民船，將渡河，水師擊走之。十七日，劉銘傳擊賊於濰縣之松樹山，敗之，陣斬二千餘人，生擒賊酋潘債、張斯、潘德、楊三洼等，奪獲騾馬一千六百餘匹。賊勢窘，繞向安邱東北，由高密、諸城一路南竄。二十四日，劉銘傳、善慶擊賊於贛榆，大破之，僞魯王任杜伏誅。初任杜之敗於安邱也，賊黨潘貴升密款於銘傳，請殺任逆，獻二萬金。二十二日，銘傳追賊至日照。任逆耳際受槍傷，逕奔江蘇贛榆縣境，銘傳同善慶躡及之。二十四日未刻，銘傳率衆抵城，偵知賊豫設伏城東誘我，乃派善慶、温德勒克西由城東進，陳鳳樓、陳振邦等由城西進。陳鳳樓等甫過西關，遇牛、賴率馬步數千，蜂擁而來。戰數合，騎賊稍卻，步賊持矛夾進。唐定奎、劉盛休等揮戈出迎，任逆率悍黨橫衝而來。銘傳乃親與牛、賴敵，而令善慶當任逆。任逆殊死鬬，賊黨皆百戰之餘，猛鷙異常。善慶令騎兵下馬結陣拒戰，而以洋鎗排擊。賊死亡相藉，猶蟻附而進。忽黄霧四塞，昏不見人。銘傳派丁壽昌、滕學義、劉克仁等乘霧由城北繞出賊後，以分賊勢。時牛遂子已爲唐定奎等擊走，賴汶光亦敗遁，我軍皆萃於任逆。俄頃，劉克仁、丁壽昌等已襲其後，賊陣始擾。銘傳、善慶督馬步衝殺，煙霧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任杜中鎗斃矣！』賊衆大奔，蓋降將潘貴升與哨官鄧長安效賊旗幟，乘捻酋游，其父屢誡不悛，集族人笞責之。杜肆言曰：『吾身父所畀，父可管束；吾性天所畀，父豈能管束哉！』遂從捻不歸，以迄於亡。杜受粵逆洪秀全僞封，僭稱魯王，凶猛善戰，張總愚、李允等皆不及。剽掠十餘年，荼毒數及其死，遠近稱快。杜既誅，餘股推賴汶光爲首，而賊勢衰不復振矣。上諭：『任逆爲著名悍賊。現在兇渠授

首，賊膽愈寒，潘鼎新、唐仁廉已先後由莒州、日照向南兜追，著卽倍道星馳，與劉銘傳前後夾擊，務須乘此銳氣，就地聚殲，毋任再行挺走。潘貴升鎗斃任逆，勇往可嘉，所有賞給該千總銀二萬兩，著曾國藩迅卽撥給，以示鼓勵。」二十八日，潘鼎新敗賴汶光於海州之上莊，斬賊酋任金保，獲賊級二千，僞內五營頭目李宗詩率馬賊五百餘名降。　十一月初一日，賴汶光竄諸城。初四日，潘鼎新敗賊於兩城集。初六日，鼎軍過留武關，賊竄高密。初七日，鼎軍至油溝，賊竄昌邑。初八、九日，劉銘傳擊賊於濰縣。　初十日，劉銘傳派陳振邦馬隊、丁壽昌步隊由東路兜擊，親督劉克仁、唐定奎步隊、徐邦道、陳壽光，大敗之。先是，銘傳恐賊竄青、濟，黃防喫緊，連夜由安邱間道馳抵濰縣。賊至安堌鎮，不虞我軍先至，大驚，時已薄暮，潛赴各村藏匿。銘傳派陳振邦馬隊、丁壽昌步隊由東路兜擊，親督劉克仁、唐定奎步隊、徐邦道、陳鳳樓馬隊由正北進，善慶、温德勒克西由西北進，唐仁廉由正西繞向東擊，約五鼓在安堌鎮會兵。陳振邦先至，襲破賊館十餘處。賊倉皇迎戰，善慶等馬隊繼之，劉克仁、唐定奎衝入賊中，唐仁廉亦於正西奮擊。數十里間，鎗火相接，軍威大振，羣賊四散。銘傳乘月色跟追至壽光之仇家莊，天將明矣，生擒二千餘人。次日，我軍乘勝搜殺，自卯至午，斬馘甚衆，收降賊酋盧金輝、鈕洪章、尹己端、黃文隆四股共二千餘人。　十二日，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杞城。　二十日，潘鼎新、唐仁廉敗賊於膠州小南溝，陣斃僞秦王賴世龍，賊目張向春、趙林高率六百餘人來降。　二十九日，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勳擊賊於壽光瀰河，大破之。初，銘傳、松林、鼎勳等盡棄輜重，裹乾糧，追賊至臨淄牛山。偵知賊由東北濱海南竄，爲瀰河所阻，無路可遁，期與我軍決一死戰，大股盤踞壽光王胡城未動。銘軍由左路進，松林由右路進，而令馬隊先行。次日，至北洋河，卽見賊馬數十團，從南岸如潮而至。善慶、温德勒克西等率馬隊分三路迎擊，縱橫盪抉，連戰五六合。我軍步隊漸集，連放炸礮，轟破馬賊數

團。賊且戰且退，追至鳳凰臺。遙見步隊排列十餘里，長矛林立，馬賊亦拚死回拒。正在相持間，逆酋牛遂子、何成等忽率白旗步賊犯我左路。銘傳派劉克仁、唐定奎、滕學義、劉盛休等迎擊，自率丁壽昌、丁達才、劉盛瑞等繼之。鎗礮雨下，前賊死傷枕藉，後者猶抵死猛撲。劉克仁、唐定奎首先陷陣，各刃悍賊數名，羣逆氣奪。滕學義等乘勢齊集，賊紛潰敗。當牛遂子之撲犯左路也，僞遵王賴汶光、僞宗王任三厭等亦率藍旗步賊分數支犯我右路。松林揮令李長樂、陳飛熊、王平西、張正全、高占彪、唐宏成等分投迎敵，鏖戰兩時之久，賊猶猛進不退。楊鼎勳督同王萬創等繼進策應，松林復親率奮勇小隊及後軍三營，由周家寨抄至賊後，長矛攢刺，短刀相接，賊腹背受敵，全拋器械而逃。松林親督諸軍，追殺五十餘里，陣斬及淹斃者不計其數，沿途尸如山積，瀰河以東，與昌、濰各民圩皆光城北各民圩皆從壁上觀，見官軍大勝，出圩助殺殘賊，於是瀰河以東，與昌、濰各民圩皆河水爲斷流。時壽有擒斬，而趙家堯河莊文生楊錫齡等呈報殲僞列王徐昌先、僞首王范汝增二名，縣吳樹聲至瀰河查驗賊尸，凡二萬餘具，皆髮長尺餘，無一有鬚者。是役也，生擒萬餘人，奪獲騾馬二萬匹。任杜之兄任定死於瀰河，賴汶光率千餘騎偪河南遁，幾斃於水。任杜大股殲滅幾盡，賊不復能軍矣。　十二月，賴汶光率餘匪南入江蘇境。初八日，搶渡六塘河，衝過二千餘人，餘衆分途四竄。總兵王有明等邀擊於丁家嘴、朱林渡，降賊千人。　初九日，劉秉璋軍敗賊於清江。　初十日，黃翼升、李昭慶追賊至淮城之平橋。賊正欲搶渡運河，劉秉璋、姚廣武馬隊適至，賊循高寶河堤下竄，而劉銘傳等由山東疾馳六百里至清江。銘傳部將陳振邦會程文炳、牛師韓遇賊沭陽，賊酋任根杜率百餘人降。　賴汶光由邵伯趨揚州。　十一日，吳毓蘭擒僞遵王賴汶光於揚州瓦窰鋪，毓蘭卽公前過揚州所設防軍也。賴汶光由邵伯竄至灣頭，毓蘭率隊迎擊，遇

賊瓦窰鋪，雨夜昏黑，賊騎數百拚死拒戰。五更時，賊縱火燒屋，志在逃逸。我軍冒雨直前，毓蘭於火光中望見一騎，手執黃旗指揮，知爲逆首，連放數鎗，賊馬倒斃，遂生擒賴汶光。餘匪百餘騎由六合、天長竄至盱眙，薙髮而散。僞魏王李允、逆酋牛遂子、任三厭率賊黨二百餘名，詣前江南提督李世忠降。賴汶光本粵賊悍黨，僞封遵王，同治二年攻陷陝西漢中府。時楚軍圍金陵垂克，僞天王洪秀全馳書告急。三年正月元旦，汶光偕僞扶王陳得才棄漢中東竄，盤旋楚、皖之交，爲官軍所阻不得達。得才既誅，遂與捻匪任柱合股，冀借捻勢竄皖中，分我兵勢，解金陵圍。六月，曾國荃克金陵，餘賊勢益衰耗，汶光遂變而爲捻。汶光善謀，任柱善戰，二人者狼狽相依，凶悍視粵賊爲甚。被擒時，年四十一。鞫訊時，自書親供千餘言，述粵賊事甚詳；凌遲處死，傳首以徇。李允、牛遂子、任三厭罪大惡極，乞降非其本意，駢誅之。東捻平。於是詔錄公籌餉之功，加一雲騎尉世職；劉銘傳賞給三等輕車都尉；善慶、郭松林、楊鼎勳賞給騎都尉；潘鼎新賞給頭品頂戴；黃翼升、劉典、高連陞等進軍相橋、康橋一帶。賊由浦城竄入北山。十月，宗棠遣軍敗賊於洛川。賊犯鄜州，知州田景瀛勦回之師，分軍勦捻。六年六月，宗棠率師入潼關，與山西按察使陳湜籌定防河之策。時張總愚渡渭北，盤旋浦、富、高、渭之間；宗棠遣劉松山、郭寶昌、黃鼎會擊破之。七月，松山、寶昌、李祥和等敗賊於渭南縣之新莊、馬家堡，賊竄臨潼、三原、咸陽一帶。劉效忠追擊敗之，賊竄興平。八月，宗棠移駐臨潼，賊由鄠、鼎乘其半渡截勦，賊遁回北岸，復由臨涇渡涇而東。值大雨阻水，我軍不得進。九月，宗棠遣軍敗賊於洛川。賊犯鄜州，知州田景瀛

登陴固守，劉厚基入城助之；賊乃退，遂犯甘泉，厚基復擊卻之。賊犯宜川。劉松山等率師跟追，次洛川，復遇回匪大至，李祥和戰歿。二十二日，賊陷延州，二十七日，陷綏德州。十一月，劉松山、郭寶昌等抵青澗縣，十一日，克綏德州。二十七日，賊由宜川之龍王廟渡黃河犯山西，連陷吉州、鄉寧兩城，南擾河津，逼近解縣、運城。[illegible]

解圍。十二月初四日，松山破賊於洪洞，賊竄平陽。初九日，賊由垣曲縣竄河南濟源縣，犯衛輝府。宗棠遣喜昌、劉松山、郭寶昌馬步各軍由懷慶趨彰德，以嚮直隸。七年正月，賊由臨漳、內黃渡漳河，大股由平疏自劾，奉旨交部議處。宗棠親率劉松山、郭寶昌等軍入晉追賊。二十六日，克吉州，二十七日，克鄉寧縣，穆山全福、安住、偕鄉、雞澤、南和一帶調度，李鴻章並神機營探稱：該逆大股於十三日竄至距易州三十里地方。是賊踪已向西北奔竄，何以官文全、安、偕、雞、南、順德犯定州，保定戒嚴。上諭：『官文奏賊踪竄踞省城，西南各軍繞前扼勦，即著馳赴近京一帶相機勦擊，左宗棠著即取道固關兼程前赴保定以北督勦。張總愚犯雄縣，京師戒嚴。李鴻章、俱奉嚴旨詰責。山東巡撫丁寶楨帶兵入衛，抵固安。賊南竄博野、安平，寶楨移師雄縣官文、左宗棠、李鴻章、俱奉嚴旨詰責。山東巡撫丁寶楨帶兵入衛，抵固安。賊南竄博野、安平，寶楨移師雄縣踵之。二十二日，左宗棠師次獲鹿。劉松山敗賊於饒陽之張岡。張總愚竄河間，陷獻縣踞之，邊馬擾及交河富莊驛。二十二月初四日，左宗棠師次定州，疏陳方略云：『臣維捻匪慣技，在飄忽馳騁，避實乘虛。始猶馬步夾雜，近則掠馬最多，即步賊亦均乘馬。臨陣則步賊下馬，挺矛攢刺，而騎賊分抄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每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引，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折回旋，以疲我。其欲東也，必先西趨；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誤我。賊馬而我步；賊輕捷而我重贅；賊恣掠而馳，官軍必

待糧而走；之戰少，盤繞之日多，相持之日少也。現在諸賊妄圖北犯，暫無南竄之意。直隸地勢平衍，無岡阜塘濼足限戎馬。主客各將領與劇賊周旋日久，非不思迅與驅除，早圖蕆役也，而局勢固有難焉者。賊踪現距京畿不過三百餘里。官軍已繞至賊北矣。然賊由東南而西北，諸軍又將盡馳而東。無論往返奔馳，兵力必漸形勞憊；且恐官軍併聚一方，賊專用長矛，官軍則必兼用鎗礮；賊之輜重少，官軍之輜重多：故賊速而官軍遲，尾追之戰多，迎頭之地，設立重防，然後放心向南縱擊。臣維畿內西南路以涿州爲總要，南路以固安爲總要。茲值各軍雲集，應請欽派橫健將領，率勁旅兩支，一駐涿州，一駐固安，責令嚴防，以重形勢。此爲近防之軍，即賊踪稍遠亦未可遽撤也。保定、河間、天津、三郡鼎峙，保定距河間近，而天津距河間稍遠。現有重兵在河間，如天津有警，尙可橫出截之。然保定、河間、天津、三郡屏蔽畿郊，防軍倘涉空虛，必多罅隙。此爲且防且勦之軍，須隨時調度，不可併聚一方，亦不可悉數南下也。其進勦之軍，則視賊所向，併力攻勦。如將逆賊逼過滹沱河，則與山東、河南諸軍共收夾擊之效。如賊出而北，則與保定、河間、天津諸軍共收夾擊之效。較之專防而不能勦，專勦而無以爲防者，稍覺周妥。」

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獻縣商家林，張總愚竄深州。　詔恭親王會同神機營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務。前任戶部侍郎李鴻藻奏請派親王爲大將軍，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上諭：「現在各路統兵大臣，並帶兵入直勦辦捻匪，雖經派令左宗棠總統前敵各軍，仍恐各大臣等意見紛歧，事權未一，以致呼應不靈。特諭各路統兵大臣並該督撫等，均歸恭親王等節制。惟軍情變幻靡常，一切進止機宜，仍應責成各

該大臣等隨時相度辦理，不得專候神機營指示，俾免稽遲貽誤。左宗棠、李鴻章均係欽差大臣，現既歸恭親王等節制，自可一事權而免紛歧。所請欽派大將軍參贊等名目，均毋庸議。」 恭親王奏請陳國瑞歸神機營調遣。奉旨：「侍衞陳國瑞卽作神機營管帶官。」 左宗棠至保定督師。 初十日，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深州窩鋪頭，賊率師來會，賊勢不支。喜昌復攻破馬隆莊，殺賊三百餘名。 十二日，劉松山、郭寶昌、喜昌敗賊於博野，賊竄安平。 十六日，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安平，賊酋張志淸、劉琅、夏以仁領數百騎降。 劉松山、郭寶昌會豫軍張曜、宋慶擊賊於深澤敗之。松山等調知賊踪麕聚深澤之西華集，緘約宋慶、張曜由北而南，松山、寶昌、喜昌由西北向東南，直逼西華集。宋慶等分隊抄出村後，賊駭而奔，悉將賊踞村莊奪回。松山聞東面礮聲，知宋慶等已接仗，催軍亟進。賊被馬隊截斷，不及竄遁，擒獲無數，餘賊折向東北而逸。 十七日，李鴻章至景州督師。劉松山、郭寶昌、喜昌敗賊於饒陽城北，賊由獻縣、武邑竄深州留楚鎮。 郭寶昌敗賊於孔家莊，轟斃賊目張和尙、張五孩。 二十二日，郭寶昌敗賊於封家村。二十三日，張總愚肅寧，楊鳳元擊走之；程文炳追及於博野，斃賊目方黑兒，救出難民數千人。 二十四日，程文炳敗賊於深澤之梁村。 上諭：「此次左宗棠、李鴻章所派各軍，均能奮勇勦賊。和衷協力，迭獲勝仗，具見該大臣等力顧大局，共矢公忠，洵堪嘉尙。卽著乘此聲威，迅奏膚功，同膺懋賞！」 二十五日，張總愚渡滹沱河，劉松山等蹤擊敗之。總愚因官軍追擊，由晉州西南之桃園、相古莊、高堂新莊、趙圌、樓上等村鳧水竄渡，松山偕郭寶昌、宋慶、張曜追至河干，賊之未渡者殲焉。 二十八日，左宗棠移駐定州。三十日，左宗棠移

駐正定府。三月初一日，張總愚渡漳河，竄入河南彰德府。見官軍至，棄竹竿而遁。初九日，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章移駐大名府。李鴻章移駐大名府。程文炳敗賊於封邱之白台染谷。十陽武之延州寨。二十日，左宗棠親督喜昌、馬移駐開州。劉松山、宋慶等擊賊於滑縣封邱之交，敗之。二十二日，張總愚竄東昌，溫陶保村，賊連夜德順等擊賊於滑縣之五龍渡，敗之。鼎新等敗賊於德勒克西等追擊敗之。二十五日，張總愚竄東昌，溫莊平，擒捡目賈託、張有得，及老捡數十人，張總愚竄徒駭河，遂由平原竄陵縣、吳橋。四月初一日，張總愚竄東光，將偷渡運河，追軍躡及之，乃回竄余家莊。初二日，追軍至南皮，賊酋鄧保正率二百餘騎來降。初三日，潘鼎新、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滄州。初四日，左宗棠軍次德州。張總愚竄靜海，追軍由唐官屯、呂官屯至陳官屯，楊鼎勳乘夜襲擊，賊目何祿誠率七百餘騎來降。初五日，張總愚竄天津，潘鼎新、郭松林等躡及之。初六日，左宗棠移駐連鎮。初七日，張總愚竄靜海。十二日，李鴻章移駐德州。時左宗棠檄劉松山、張曜、宋慶、喜昌、春壽各軍由東光、南皮循運西節節截勦，丁寶楨亦督軍由運西繼進，鴻章慮故督隊移駐之。十一日，張總愚由鹽山竄山東，擾及陽信、海豐一帶。楊鼎勳、潘鼎新分駐靜海、滄州；劉松山、張曜、宋慶由武定追賊，及於商河，敗之。德州以下空虛，丁寶楨率王心安、郭松林馳赴東昌防勦。十四日，左宗棠軍次吳橋。上諭：『恭親王奏嚴定勦賊限期一摺。逆騎數月以來，疊擾直、東、豫三省，奔突數千里，往

來自如。官軍十餘萬人，不能遏其竄越，各將領彼此推諉，貽誤事機，亦必當重治其罪！」　十八日，劉松山、喜昌、張曜、宋慶等敗賊於平原。　二十日，左宗棠軍次鹽山。　時崇厚疏請江蘇派輪船赴天津巡防。再日久遷延，農民耕作失期，恐又別生他變。且入夏海隅，正可乘此機會，三面圍攻，就地殲除。著左宗棠、李鴻章等迅督前敵諸軍，步步圍追，合力同心，認眞勦辦，限於一月內將此股賊匪全數殲滅。倘能於限內告竣，所有出力各將領，定必破格施恩，優加懋賞；如再遲延誤事，亦必當重治其罪！」　二十日，左宗棠督軍敗賊於寧津。　二十三日，善慶等敗賊於減河。　二十四日，劉松山、喜昌、張曜、宋慶等敗賊於平原。　二十八日，左宗棠督軍敗賊於寧津。　二十九日，左宗棠軍次鹽山。　時崇厚疏請江蘇派輪船赴天津巡防。奉旨，著曾國藩、丁日昌將上海捕盜輪船星駛來津，交崇厚派令巡查海口。公覆疏云：「臣恭奉諭旨，即經轉飭蘇松太道應寶時遵辦。旋據該道稟稱：上海捕盜小，不過於內洋及長江等處護餉捕盜，而不能行駛外洋。現因損壞拆修，告竣尚需時日。至天平輪船，從前曾至天津；惟船身亦漸酗朽，瀕爐屢經挖補，故今春護送異，萬一中途竟有疎虞，徒失一捕盜之船，而於洋防仍無實際。正在籌畫間，適前署福建藩司周開錫因採辦米石來滬，該道與之論及此事。周開錫以閩局之內；惟礮械水勇不甚全備。現添配開花礮六尊，洋鎗一百桿，趕雇水勇五十名，即飭委員督帶北上，無洋人在該船所需煤炭人工，抵津後應由三口通商大臣核給，等語，先後具稟前來。臣等伏查，蘇省輪船現聽候調遣。既不適於用，則閩省輪船自可移緩就急。該前司周開錫等，不分畛域，通融移用，理合覆陳。」　時劉銘傳因病回籍，假期已滿，朝旨飭公催令啓行。公覆疏云：「臣接旨後，即專弁齎函，乘坐輪船，由上海至裕溪口登陸，

馳赴合肥，催令啓行。臣查上年秋冬運河之守，任柱之戮，其謀皆自劉銘傳發之；而勞苦疲乏，亦惟銘傳獨甚。是以九、十月間，即與李鴻章訂約，一俟東捻就平，便當回籍調理。厥後勦滅任、賴股匪，準行請假馳歸，以踐前約。其時張總愚一股業已渡黃竄晉，李鴻章欲強留劉銘傳同勦西股，不令回籍。劉銘傳怨李鴻章忽背前約，心中頓懷鬱鬱。其實李鴻章背約之故，係因西股已入直隸，不能不改變前說。該提督到籍一月之後，李鴻章疊次專弁持函催促，臣與丁日昌亦馳函懇切催之；又因病體未愈，不耐鞍馬，尚未啓行。此次該提督自必迅速就道。惟念張逆縱橫畿輔，將近半年，各軍均極疲乏。若非去年先滅任、賴一股，大局不堪設想。劉銘傳既有偉績於前，又將策成效於後，銘軍應需餉項，自當設法籌給，以期迅奏膚功。」

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撫英翰、會於東昌，議分守運河之策：自臨清至魏家灣六十餘里，皖軍駐防；諸軍分段修牆。二十五日，張總愚由東昌府南至張秋九十餘里，淮軍駐防；自魏家灣至東昌府南七十餘里，皖軍駐防；自魏家灣至東昌府南七十餘里，東平，距運河僅數十里。值黃水入運，諸軍復嚴陣以待，賊復折竄東南。二十五日，左宗棠回駐吳橋。二十八日，東軍王正起、莫紐紳敗賊於茌平，賊竄禹城、平原。二十九日，丁寶楨、英翰會淮軍郭松林修築隄牆成，分軍駐守之。

閏四月初四日，劉松山、張曜追賊於李家村。初六日，劉松山、張曜追賊至滄州，捻首高老步、韓錦生、周老鳳率數百人降。初八日，張總愚由泊頭、下口撲運河，劉松山與水師丁長春夾擊走之。賊竄連鎮、吳橋；聞左宗棠駐軍扼守，折竄平原、高唐、茌平一帶。陳國瑞連敗賊於茌平、高唐、博平等處。

上諭：「前因捻逆竄擾直、東，定限一月內勦辦淨盡。現在限期已滿，賊股尚未蕩平。左宗棠李鴻章交部嚴加議處。都興阿著管理神機營事務，授爲欽差大臣，督帶壽春馬隊並張曜、宋慶、陳國瑞步

隊，前赴直、東一帶會同左宗棠、李鴻章勦賊。」二擊敗之。二十七日，王心安敗賊於寧津。五月，左宗棠督軍擊賊於鹽山、海豐，大敗之。初，宗棠令劉松山、郭寶昌等暫憩運東。甫數日，聞賊騎復近海豐，卽與喜昌所部富珠哩、訥蘇肯議，向鹽山橫出截之。初十日，至鹽山西南四十里，偵賊在縣之東南，折向正北，行百二十里，抵李家莊。松山令軍士暫憩作炊，三鼓，銜枚疾進，昧爽抵賊踞之游家莊。分步軍爲四路居中，馬隊張兩翼隨之。賊見官軍三面掩至，倉卒列隊。官軍急起擊之，各村踞賊聞鎗礮聲緊，紛紛吹角齊隊。富珠哩、訥蘇肯率馬隊分路蹙之。賊不及成列，向東南敗竄。我軍追至海豐之新集，前阻一港，折而北走，松山扼之於小山。忽大雨如注，賊竄踞鹽山之丁村避雨。方拋械而息，散漫無紀，我軍猝至，截賊爲數段，斬馘無算。十一日，松山追賊至滄州之張三村，賊以騎隊回拒。松山、寶昌開放連環鎗礮，賊跨馬放逸。適張曜、宋慶自南來追擊，又大敗之。其右路之賊由南皮、東光竄至黎家集，距連鎮二十里。宗棠遣軍追擊。賊一日夜行二百里由寧津竄入山東之德平，與前股合併，遂趨奔陵縣、臨邑一帶。先是，李鴻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自臨邑、陵縣連紮濠牆至恩縣、德州境，與馬頰河民圩相接，空出西南黃河濱百里以餌賊。十四日，宋慶、張曜追至臨邑，賊竄濟陽。十五日，賊由濟境折回東北。鴻章度賊不肯深入，遣各軍分路兜勦。令張曜、宋慶趨武定。二十日，處，以資防護。鴻章遣周盛波、周盛傳進駐吳橋、寧津，防賊回竄。二十二日，賊竄海豐。二十四日，於濱州白家橋。我軍分投迎勦，披靡狂奔，追二十餘里。賊乘我軍覓水時，以二三千騎來撲。宋慶、張曜率大隊截賊爲兩段，斃賊二百餘人，賊竄陽信。二十四日，郭松林、王心安追賊至樂陵，賊由陽信奔海豐。二十五日，郭

松林、唐仁廉、春壽追擊敗之。二十七日，賊由樂陵繞出寧津、吳橋間，西南馳百五十里，至毛家莊。周盛波邀擊之，賊由陵、德交界之劉家莊向西南竄踞德州之楊丁莊、方家莊一帶。是日，劉松山、郭寶昌、富珠哩、訥蘇肯截賊南皮之砥橋、寧津之耿家洞、三寶店連破之。左宗棠由連鎮追至陵縣升岡鎮，搜捕逸賊多名。二十八日，左宗棠軍與郭松林、王心安敗賊於商河、惠民等處。是役也，我軍自十四日追勦，歷十六晝夜，迄未休息，斬馘無算，賊勢益不支矣。　六月初四日，張總愚竄武定杜家橋，渡徒駭河，郭松林緊躡之。賊竄濱州李子鎮，圍攻民寨，松林擊走之。　初七日，郭松林、潘鼎新敗賊於沙河。時連日大雨，鼎新抄其後，泥淖載塗，賊騎難於馳突，拚命死拒。我軍環回迭進，鎗子如雨，賊大潰挫；追三十餘里，至商河城下，遇袁保恆馬哨截擊之，擒斬三十餘人，沿途敗賊竄匿秫叢中樹林間，遺棄騾馬無數，其大股脫逃者，約尙五千餘騎。提督胡良作，潘國揚均受重傷。是役也，陣斬鎗斃約二三千人，生擒千餘名。張總愚中鎗落馬，數十騎翼之而逃。　劉松山等擊賊於寧津、吳橋等處，連破之。初，劉松山駐軍寧津東北，詗知賊踞商河、武定一帶，誘官軍畢集東面，將驀竄運西。左宗棠度賊東迫大海，北阻減河，斷無自趨絕路之理。飭松山暫駐寧津，確視賊向。初四日，黃河盛漲。初五、六日，海豐、霑化大雨平陸，咸以賊由武定迤南向商河竄走。松山等爲積水所阻，不能進擊。初九日，偵賊蹤在臨邑陳家圩及濟陽白菜窪一帶。時張曜、宋慶駐臨邑東南四十里之下溝，郭松林駐臨邑東南十餘里。十五夜，賊竄寧津西南二十餘里孫家集、趙家莊、尙家莊一帶。劉松山令軍士疾進，避淖而行。直搗中堅，富珠哩、訥蘇肯等從兩旁而進。正追殺間，賊目張大福、洪順林率七百餘騎來降，劉松山受

之。十六日，由寧津追至吳橋縣東北，斃賊一千三四百名，生擒六百餘名，賊目江天耀等，於是賊目魯克桂、周六、焦仲皆降。　十九日，張得勝、程文炳敗賊於商河，殺賊二百餘名，收降百餘人，賊折走東北。適袁保恆帶小隊進駐德平義渡口，獲騎賊數十人，訊稱張總愚所部頭目大半投降，僅賸張宗道、張宗先等弟兄相隨。時黃水盛漲，灌入運河，德州、東光、南皮境內東岸衝缺三處，運水分由平地漫溢入海，賊騎降。　先是，公進口，駛入德州，運河防務益固。而徒駭等河水勢日盛，濟陽一帶平地水深二三尺，於檄長江提督黃翼升偕淮陽總兵歐陽利見、漕標記名提督姚廣武、各督恆等商定，會合豫、東、皖軍，由徒駭河北岸堯渡而前，蹙之水濱，爲一鼓聚殲之計。時劉疾就道，是月初八日抵東昌老營。聞各軍屢捷，賊將就滅，不肯攘功邀賞，因赴德州謁鴻章，力辭兵事。鴻章慰勉，檄令統率總愚溺水死。　初，張總愚被湘軍擊敗，竄德平，郭松林、潘鼎新、陳國瑞、張得勝等分路兜舊部，赴前敵督戰，乃強起視師。　二十八日，劉銘傳、郭松林擊賊於徒駭河，大破之，僞小閻王張商河。　二十二日，諸軍會於清平一帶，圖追。二十三日，張總愚涉水向西南逃竄。二十四日，竄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至高唐，賊向博平、撲運河。時東昌、臨清、張秋閘河水深，又馬頰河、黃水漫入，各營嚴守，賊不敢近。二十六日，郭松林、劉銘傳等議於徒駭河沿河橋口繫住：銘傳由桃橋守至南鎮，松林由桃橋守至博平，袁保恆、宋慶、張曜由在徒駭、黃運之間。二十八日早，賊由西向東回竄。銘傳調集馬步迎擊。該逆且戰且走，追勦數里，值松林東

來馬步全軍，擱仕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濘，銘傳、松林兩軍馬隊五六千人縱橫合擊，大股賊匪全數擒斬，張總愚僅帶數十騎北逃。馬勇追上，賊棄馬遁入高粱叢中，張總愚投水淹斃，其子張葵兒被官軍擒獲。總愚姪張正江率數十騎逃至南鎮，銘傳派駱國忠堵住，擒老賊三四千人，騾馬盡數奪獲。善慶、温德勒克西追殺餘匪淨盡，西捻平。上諭：『捻逆自倡亂東南，十年正月間，逆首張總愚復糾合匪衆，肆擾河南、山西、直隸，窺伺近畿。經官文、英翰、丁寶楨、李鶴年督兵防勦，並經左宗棠統軍追擊，朝廷復調李鴻章赴直、東一帶督勦，以收衆志成城之效。現在蕩平捻逆，並將餘匪搜捕淨盡，具見該大臣督撫等協力同心，膚功克奏。已賞還李鴻章雙眼花翎、騎都尉世職、黃馬褂，並開復處分，及左宗棠等降革處分均予開復，自應分別再沛恩施，以昭懋賞。李鴻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丁寶楨、英翰均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左宗棠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李鶴年著賞戴花翎，並交部照一保郡城，並籌給各營糧石餉需，源源不絕，實屬著有勞績！崇厚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戴，並賞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糧餉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署直隸總督大學士官文，前在湖廣總督任內、暨本年捻匪竄直時，均因會勦不力，疊經降旨懲處。此次捻股悉平，著加恩開復太子太保銜，暨勦捻不力革職留任處分，並賞還雙眼花翎，以示賜爵酬庸，用彰慶賞至意！」

撫降（在卷十四）

同治元年五月，詔『李世忠一軍著歸曾國藩節制。』　李世忠者，原名兆受，河南固始縣人。咸豐三年，匪興，其酋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張樂行等聚黨橫行皖、豫之交，奸民響應，於是兆受始起於霍邱。四年四月，竄商城之王家院牆，副將春明等遏害。朝廷以霍邱與正陽關毗連，提督秦定三駐軍正陽，諭河南巡撫英桂與定三會師夾擊。兆受踞卜家店；光州知州趙登畯督兵往勦，擒其黨周魁、陳玉順、陳金旺等，寘諸法。兆受竄匿青峯嶺，復糾股闌入商城、固始境，光山匪應之。英桂遣知府景昌等帶兵六百督州團捕，兆受勾結江南匪黨，有衆二千。六月十七日圍商城，邑紳周祖頤等糾團擊走之，復敗之於順河集、葉家集。英桂以捷聞，得旨嘉獎。五年八月，兆受偕捻酋薛小築圍於蓼集、蓮花山。九月初八日，自牛皮疃竄霍山之攢板沖，爲練勇鄢立功所敗，遁回麻埠。縣丞張曜率師追逼，斬其黨宋之貴於廟灣，追殺至流波疃，陣斬李兆慶等百數十人。時何桂珍爲徽寧池太廣兵備道，以道梗弗之官。安徽巡撫福濟檄桂珍募勇，留江北擊賊。十月初二日，與兆受遇於霍山，破其衆，追至麻埠，初七日至流波疃。桂珍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隸爲兵。　桂珍提飢軍三千轉戰楚、皖，又益以新降之衆，無所得食，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兆受感桂珍忠勤，不忍遽背；然絕糧久，怪桂珍無以活之意，望甚。會馬超江爲匪徒所殺，兆受怒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俯伏詣桂珍自

陳無他。桂珍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桂珍，囑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書爲兆受所得。十一月初三日，兆受偕置酒高會，而伏兵戕桂珍於英山之小南門，同時遇難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圩寨，衆號數萬。七年二月，兆受導粵匪陷六安、霍邱，遂圍壽州。時都統勝保方援固始，戰屢捷；副都御史袁甲三駐亳州督師。兆集。自皖之六、霍，豫之光、固、息、商，所在皆賊。三月，勝保敗張樂行於柳溝。四月初六日，克柳集，乘間出擾商、固。勝保遣軍進駐黎家集。賊聞大軍且至，退竄開順街。搜獲賊目李喬年等數十人，兆受竄六、五月，勝保克霍邱，益力攻正陽。八月，兆受率衆五六千由枸杞園、劉帝城、聲霍交界之大林畈、石婆店。七月初十日，勝保克霍邱，益力攻正陽。八月，兆受率衆五六千由枸杞園、劉帝城、聲言與正陽賊會合，竄懷遠、鳳陽。勝保遣邱聯恩等躡擊敗之。二十五日，克正陽關。八年七月，詔授勝保爲欽差大臣，袁甲三督辦三省軍務。甲三駐軍宿州，勝保赴清流關，受兆受降。九月，勝保攻天長，令兆受內應獻城自效，遂克之。事聞，奉旨改兆受名世忠，賞花翎參將。勝保裁其衆，留萬八千人，號豫勝營，月給餉鹽，令自鬻以給軍。九年正月，粵賊薛三元款於總統張國樑，獻江浦城，欽差大臣和春遣世忠受之，遂進克浦口。已而，勝保高旺賊，浦口復失，世忠遣部將朱元興攻克之。六月，粵匪陳玉成犯來安，世忠設伏以待，而自入賊乘虛襲城，伏起敗之。玉成夜犯滁州，世忠由水口焚賊糧，賊衆大潰。七月，玉成復犯來安，屯卓家巢。撤世忠擊敗以騎賊，偵賊火藥竭，鳴鼓角驟進，破賊壘二十八座，獲米糧器械轉運入城；復遣朱元興、蔣立功營誘敵。賊示以羸弱，賊自全椒襲來安不克，築堅壘爲久困計。會副都統全世忠佯敵，乘虛襲城，破賊壘四十七座，滁州解圍。十年二月，賊自龍停口賊壘四十七座，滁州解圍。十年二月，賊自全椒襲來安不克，築堅壘爲久困計。會副都統全

福率馬隊至，朱元興自三界石壩來援，乘夜銜枚疾趨，激火箭焚賊壘，賊衆敗奔，悉平腰鋪、小店諸壘，進攻全椒。賊目唐得華有滁州、全椒、來安、五河諸城，儲糧糈，設關卡，巍然巨鎮矣。勝保去位，詔欽差大臣袁甲三節制其軍。十一年八月，苗沛霖圍壽州，朝旨飭世忠往援。時粵賊踞遣水師往擊獲勝。世忠率衆圍攻天長、六合二縣，降之。同治元年正月，世忠克江浦、浦口，進攻橋林、烏江賊營，皆克之。時曾國荃所統楚軍沿江掃蕩，距世忠營僅四十里。朝旨催世忠進取九洑洲，會楚師圖金陵。二月，世忠疏言：『江浦、浦口兩城與金陵一江之隔，距九洑洲不過數里，必須各以四千人駐守。橋林地方，爲廬、巢、和、含往來要道，必須二千人築壘嚴防。小店、烏江、均當賊衝，亦必各以一千人扼堵。統計各處防軍萬二千人，請照此數，源源籌撥軍餉。九洑洲四面臨江，非水師不能進攻，擬調紅單戰船二十隻、小噸船數十隻，駛赴浦口。現因如江北水師斷難分撥，即將高、寶一帶總兵黃開榜所帶噸船一百四五十隻調赴浦口。由江北糧臺按經費支絀，在滁、全境內墾種閒田，且耕且戰，復於淮河上下營運，以爲養勇之資。自苗練搆衅，河路不通，貨船不能上駛，釐卡虛設，又被苗練奪截鹽船，經營益形缺乏。兼之天、六等城所收降衆增七千餘人，費益不支，勢甚危急。』疏入，朝旨飭吳棠於釐捐、淮關、鹽課內每月協籌銀若干萬兩以資接濟。又以世忠與楚師無爲漕鎮大隊僅隔和、含，著曾國藩設法聯絡，爲掃穴犂庭之計。

二月，僞護王陳坤書、僞忠二殿下僞堵王黃文金等由金陵援廬州，從西梁山、九洑洲北渡，逆黨絡繹，三日夜不絕，連陷世忠沿江三營，分撲江浦、浦口、六合等處，而上游上土灣羣賊蜂擁過江，麕集和州，勢張甚。適曾國荃楚師由皖東下，連克巢縣、含山、和州，多隆阿克

廬州，我軍聲威甚盛。世忠乘勢出擊，賊紛紛南渡。五月，曾國荃師薄金陵，駐雨花臺。世忠克石埠橋、東江，克石埠橋、東陽、龍潭等隘。僞忠二殿下偕陳坤書率黨來爭，世忠棄東陽、龍潭，併力守石埠橋，賊始退。七月，世忠進攻九洑洲，不克，築壘相持。是月，袁甲三因病乞罷，且陳世忠戰守各狀。上諭：『李世忠一軍南岸扼守石埠橋，北岸進攻九洑洲，據袁甲三所奏各情，尚爲合宜。李世忠雖云驕悍，材勇尚爲可用；袁甲三數載以來，能盡其力。前諭李世忠歸曾國藩節制，曾國藩曾有接濟李世忠銀米等項。現在袁甲三開缺，差大臣關防，該大臣等必能盡將將之道，使之鼓舞樂爲所用也。』八月，公疏言：『臣查李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准帶一萬八千人，實數蓋近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其衆，當時辦法本未妥善。近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爲風氣，於長淮五河等設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獲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必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曾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來請餉銀，即當量力分潤，仰副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巨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臣調其兵，暗銷其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滁州之餉。聞晏端書到廣東後，竭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東抽釐一案，聲明分濟袁甲三一軍，乃能撫馭降將，即係指李世忠言之。尚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不能大有起色，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即李世忠一軍亦終虞其決裂。』

奉旨，著勞崇光、晏端書迅將粵東釐金妥辦接濟。　九忠所部分紮南北岸，人數不少，且天長、六合均係該軍駐守，非但不能遽撤致滋他患，卽由該提督另舉一人接統亦恐非宜。當茲戰守緊要之時，該提督當奮勉以赴功名，豈得因傷病遽思引去？曾國藩於該提督性情才略各有短長之處，均極深悉。著卽令其迅簡精銳數千，馳赴曾國荃軍營助勦。彼見該大臣札諭，必能踴躍用命。」　時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率衆數十萬援金陵，圍攻公弟國荃營壘，世忠將遣提督董占品率萬人渡江助勦。國荃以賊勢已卻，諭止其軍。十七日，賊攻九洑洲滁軍各壘，世忠力戰卻之。十月，賊由儀鳳門渡江，至九洑洲，散布蘆葦中，帳棚馬匹絡繹北行。十九日，賊分兩枝突出浦口，攻張大本營。世忠將往援，忽有悍賊數千繞世忠營，負土束薪填濠欲進。世忠親突陣，馬蹶，步戰搏賊，斬百餘級，賊始退。十八日，賊復攻張九洑洲抄撲倪文蘊、陳映登兩營。時李顯安、楊玉珍、劉長發、吳文祥、陳廣俊、薛元誠等皆被困，子藥旣盡，繼以磚石。賊料各軍不能相救，持長矛躍上營牆。陳廣俊、吳文祥受矛傷，手刃前鋒數人，賊始卻。十九日，賊攻李顯安、倪文蘊、陳映登諸營益急。文蘊、映登堅壁不出，俟賊近濠，縱兵擊之，互有損折。顯安簡精銳二百餘人。汪德喜率隊助戰，遇伏死之。二十日夜，大雨，賊分刼浦口、九洑洲各營。天黑雨猛，陷陣，賊披靡，俘火器不然，軍士搏鬬，裹入垓心，自有營牆圮數丈，賊駸駸欲上。自屏息露立，以刀矛外刺，攖刃輒殪。忽程刀貫胸腹，遂死之；胡學詩搶護營盤，亦致於陣。二十一日，賊攻石埠橋，晝夜不息，沿江連築八壘，結筏亙江心。二十四日，大雨雪，賊渡江者二萬餘，衆逕趨和州。世忠見西路喫緊，遣李顯爵等躡賊。二十六日昧爽，顯爵行至橋林，聞賊尙有萬人屯新店廟，遂鼓行而前，猝與賊遇。顯爵攻中路，楊玉珍、蔡文福等抄左

右二路，橋林守將邱昌良撥軍助之，殺賊千餘人，生擒七百人。是夜，江南賊船銜尾爭渡九洑洲，燈火徹宵不絕，聲言僞忠二殿下率黨踵至。二十八、九等日，過小店。世忠令朱元興由烏江進勦，李顯爵由橋林折回，與賊戰於小店，敗之，擒僞主將俞元和、僞合天安汪成玉、僞藍天福陳伯品。十一月初一日，世忠親督楊玉珍、曹玉良、蔡天福等自江浦赴小店，截賊隊五千餘人，追至陽泉鎮、新店廟而還。是時，南岸之賊在石埠橋濱江增壘，何立香毀平之。初九日，賊悉衆來撲，環營築壘，圍攻數日不退。世忠令李顯發渡江南援。十三日，何立香、吳金奎、李顯發、斬卡直入，連克東面五壘，西南七壘，皆毀平之。十三日，僞忠二殿下遣黨撲浦口，十四日，進圍小店各營。世忠令江浦營撥兵赴援，賊撤圍去。賊自渡江北竄，牽制世忠各軍，另股陷含山、巢縣、和州，將犯廬州以窺安慶；都興阿屢疏陳狀。上諭：「逆衆不得逞於金陵，紛竄江北，兩日連陷三城，情形極爲飄忽。李世忠圍攻九洑洲，何以令賊竄出？是否不肯出力？抑或兵少賊多之故？著曾國藩查明具奏。」公密疏覆陳：「此次賊竄北岸，係忠酋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洑洲舊踞之賊。一面圍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汛地，往來自如，無傷無礙，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並有更甚其詞者，臣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分汛太廣，賊股太衆，以致未能堵截。該提督倘有數咨具報屢次力戰請獎請卹之案，臣即日當爲彙案陳奏。至渡江賊目爲僞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踞巢縣者爲僞對王洪春元。該賊等假冒官軍旗幟頂戴，由金陵竄出，圖犯廬州、安慶，煽動南岸之兵勢。其狀，九洑洲賊巢，現仍堅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葦可航，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先遁也。」又疏劾世忠戰略云：「李世忠所守各城各營，屹立賊中，堵勦兼施，均獲保全。疊準該提督咨報，並將山、陝兩省共解協餉

咨請奏撥前來。臣查李世忠一軍扼守江北數城，分攻九洑洲賊壘，又防南岸石埠橋要隘，汛地過寬。此次賊渡北岸，雖未能遏其上竄，而血戰經月，路路喫重，卒能力保各城，屢挫逆氛，實屬功多過寡。惟該軍部卒甚多，缺餉已久。雖臣籌濟銀米、礮位、火藥等項，藉以稍固軍心，而積欠過鉅，終虞飢潰。所請協撥一款，仰懇天恩，飭下山西撫臣，將應解李世忠月餉五千兩，按月迅解，以資接濟。陝西一省軍事方殷，可否飭部另爲指撥之處，出自聖裁。」奉旨，如議辦理。十二月，公疏言：『臣至副將程自有、汪德喜、知縣胡學詩力戰陣亡，均請敕部從優議卹。』奉旨，如議辦理。

之法，酌中辦理，以安其心，等因。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疊奉寄諭，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投誠雖久，積習未改。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售，場壩避其兇燄；設卡抽釐，商民視爲畏途。與之相處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曾國荃兩軍，均以與滁州交接爲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即如本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遣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營總那勒豐阿等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及推水淹斃官一員，兵二名，盤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能深究。此次賊由九洑州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位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千兩，火藥三萬五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礮子彈等項，陸續接濟，冀安其心，而策其力。惟該營餉項窮絀，臣不能按月供支，其捆鹽來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觖望。目下雖無甚扞格，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倘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上諭：『李世忠桀驁未化，朝廷亦所深知。該大臣所陳委曲優容各節，具見苦心。然如那勒豐阿被毆等事，亦將來弁勇

未可專事姑容，養成驕肆。李世忠爲部衆所蒙蔽，尤當使其早自警醒，以爲保全。俟後如有必須懲究之處，著曾國藩奏明辦理。』　二年正月，世忠以勝保逮問，上書乞公代奏，略云：『恭閱邸報，得侍郎勝保被劾各款，欽奉諭旨拏

紛渡江，李世忠受恩優渥，官居專閫，自當迅速擊勦，不使該逆紛紛旁竄，辦理確有成效，由該大臣奏聞候旨。勝保功罪，朝廷自有權衡，固無庸臣下喋喋爲也！」

安徽巡撫唐訓方，因世忠強佔鹽利，具疏劾論，以爲『世忠於奏定鹽斥之外，私增多卡。其部將楊玉珍率洋鎗隊突赴西壩，將各棧餉鹽、商鹽封鎖，皆怒憤，恐難無事。又於盱眙舊縣私立城池，防衛華赴滁勸阻，尙不知能否聽從。該提督統重兵守家產；五河兩岸對築礮臺，以纜船橫截水口。臣令其族叔李驅爲盜，於全局大有關礙。』上諭：『李世忠貪婪無忌，前經唐訓方函致曾國藩，寄書開導，以冀就我範圍；該提督未必翻然改悔。而一味姑容含忍，勢必坐擁厚資，招集亡命，釀成巨患，收拾更難。著曾國藩嚴飭李世忠，將派赴西壩之鹽悉聽各商販營員自行起運，不得恃勢攔阻。該提督若始終驕橫，略無忌憚，亦宜加以裁抑。著該大臣相機妥籌辦理，以杜異日尾大不掉之漸。』

二月初二日，粵賊夜渡九洑洲，陷陳自明營。初三日，犯浦口各營陷之。十六日，陷江浦縣橋林，守將邱良昌受創逃，各營皆陷，而世忠遠踞五河不能救。適公自安慶赴金陵巡師，隔江聞警，疏言：『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頃因綑鹽搆釁，親赴五河，雖浦口、江浦失守尙未聞其回營主持。與都興阿、楊岳斌、曾國藩、和春、張國樑、德興阿、向榮、烏蘭泰、張玉良、福興、雙福、張熙宇、張芾、王鑫、李續賓、李續宜、曾國荃、鮑超、劉松山、劉銘傳、王德榜、周盛波、周盛傳、周盛常、劉連捷、劉秉璋、劉秉恬、劉秉鈞、劉秉璜、劉秉坤、劉秉仁、劉秉義、劉秉智、劉秉元、劉秉林、劉秉恕、劉秉超、劉秉鏞、劉秉鑑、劉秉鑫、劉秉鼎、劉秉鈺、劉秉鍔、劉秉鏡、劉秉鎔、劉秉鐸、劉秉鑄

斌、蕭慶衍均有違言。親匪類而遠正人，逞小忿而忘大局。茲值敗軍失地之際，又奉革職留任之旨，竊恐其轉羞成怒，倒行逆施，則裹下河先受其災；而此次北渡之賊，亦有直犯裹下河之謀。鹽場倘有疏失，全局愈難支持，此其可懼者也。惟李世忠部卒頗懷攜貳，又不善戰。縱或激之生變，亦尚不足深慮。臣始奉將李世忠革職示諭旨，俟李續宜、江忠義軍到，由巢、含一路東下進攻江浦等處，屆時或將李世忠相機辦理。』　三月，世忠以浦口、江浦之失，咨公奏參革職撤銷勇號，並請派員接統豫勝一軍。公疏論：『浦口、江浦二城爲濱江絕大關鍵，一經失此重險，上可由和、含、巢各屬進偪廬州，下可犯儀、揚各防，進窺裹下河，袤延數百里，游衍自如，未易勦辦。李世忠悚惶引咎，深明大義，應如該提督所請，革職，撤去勇號，不准留營，並懇聖恩允其所請，即派記名提督安西協副將朱元興接統該軍，以重防務。臣自上年十月即有調度該軍之責，未能先事籌畫，又不能設法救援，咎亦難辭。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又密陳：『李世忠貽誤大局，咎有應得。臣參訪衆論，該提督自請革職，不准留營，未必出於至誠。平日擁衆自雄，豈肯遽釋兵權？子女、貨財、蓄養優伶均在滁州，豈肯輕棄棧豆？其意不過挾賊自重，料臣必代爲乞恩，冀幸温旨慰留，遂其私計。今若果革其職，彼或因而生心，激成大變，倒行逆施，皆屬意中之事。以是非言之，則失守數城，有罪當罰，乃國家之常憲；以利害言之，則彼驕恣散漫，部衆攜貳，即慰留亦斷難得力。與其他日另謀屏棄，似不如此時因其所請，解兵罷變，則裹下河先受其殃。臣反覆籌思，仍求我皇上體示寬大，毋庸革職，仍准留營，但撤去幫辦軍務名目，以示退，猶不失善處之法。惟念李世忠前此曾立功績，此次糧盡援絕，苦戰力窮，亦足雪物議通賊之誣。且激之生

薄懲。明降諭旨，獎其前功，憐其力竭，責令堅守滁州、六合等處，俾怨歸於微臣，而恩出於主上。彼必感激圖報，不至遽懷疑貳。』上諭：『李世忠以提督大員，辦理浦口等處防務，不能竭力固守，以至營盤失陷，咎實難辭，即照其自請予以嚴懲，亦所應得。惟念該提督此次失守各營，實因糧盡援絕，衆寡不敵，尚非有心貽誤。上年攻克六合等城，頗著戰功。該提督業因另案革職留任，著加恩撤去幫辦軍務，免其革職，以示薄懲。該提督曩經朝廷恩施逾格，始終保全，嗣後務當奮勇殺賊立功，堅守滁州、六合等處，毋爲賊擾，以贖前愆。曾國藩著交部議處。』四月二十二日，楚軍克巢縣，二十四日，克含山縣，二十五日，克和州。於是羣賊紛紛南渡，天長、六合、來安等縣皆解圍。五月初十日，楚軍克江浦、浦口，公遣蕭慶衍守之。十九日，克九洑洲。六月，朝旨詢二浦既克，李世忠作何動靜。公覆言：『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臣屢經密陳及之。乃二浦並陷，深感聖主之不加嚴譴，九洑洲既克，又畏楚軍之難與抗衡。臣察其愧悔漸生，頗知斂抑，亦復推誠相待，事事示以不欺。該提督來函，有「五河地方爲臨淮後路，倘苗逆下竄，勢必堅守五河，決一勝負」等語。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勦苗，既伸公義，又報私仇，似屬出於至誠。近日臣處餉項極絀，數月以來並無銀米子藥解濟滁州，李世忠亦無怨望之意。若坦然相處，當不至另生枝葉。』七月，世忠遣朱元興帶兵千人赴臨淮勦苗練，又增兵五百進紮瀏府。安徽巡撫唐訓方慮世忠叵測，暗加防範。朝廷亦以屯兵肘腋，終恐滋生事端，飭公調往他處，或令赴江浦一帶防堵。公言世忠勦苗實出至誠，無所用其疑慮。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効，與其駐守五河，專俟賊至，何如督飭所部，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著曾國藩即行札調該提督，迅速進兵。』公覆言：『李世忠中心感愧，與苗爲仇，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駐江北州

縣，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關繫，數年之儲蓄，各路又蹈二浦覆轍。欲拯臨淮之急，轉貽全局之憂，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八月，世忠親率五千人赴臨淮，夾淮而軍。九月，循淮河南岸而上，由瀏府、考城、灰溝、至姚家灣，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世忠令諭各圩，許以自新，淮南北聞風反正者有百餘圩，惟壽州柏家圩尙爲苗黨死守。十月初三日，世忠由石頭埠進攻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調有數圩爲賊渠李萬春之黨，飭各營分道圍擊，又平之。初九日毀八圩，收十數圩，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十二日，攻克夏家寨，於是壽東附苗十一圩皆不戰而潰。二十二日，世忠派李顯發帶衆就撫，度懷遠可襲而取也，二十七日督李顯發、朱元興、蔣立功、陳自明、李磯艇出蜂埠守賊張士端舉擊賊獲勝。開蜂埠守賊張士端舉誘李世忠，世忠赤心報國，勦平各圩，使苗黨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擬請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以昭激勵。其餘出力員弁，世忠部將朱元興、蔣立功、何璜等與陳國瑞親赴壽州、下蔡，會世忠彈壓。因疏言：「據陳國瑞稟稱，十一月初一日，國瑞所部宋慶、康錦文爭功鬬殺，僧親王檄

慶亦出隊迎敵，李隊遂往下蔡附近，尙未撤隊，各情，具報前來。查總兵陳國瑞係經奴才派往攻勦下蔡、壽州等處，業已收復，分兵駐守。該提督同辦一事，既知官兵在彼，豈得復與相爭？揆度其情，已有恃強不馴之漸。前接該提督稟稱，與苗沛霖因鹽糧船隻久爲仇讎。苗逆詭計以謠言蠱惑人心，謂其消息相通，以致煩言嘖嘖。該提督同辦一事，既知官兵在彼，豈得復與相爭？揆度其情，已有恃強不馴之漸。前該提督給苗逆諭信，痛誅其心，聲斥其罪，擬卽掃盪，借可共白等情。奴才因思該提督雖克賊圩多處，而於苗、捻各黨一意主撫，恐其名爲招撫，暗相勾聯，貌似爭功，心存圖利。當劄飭該提督，以統兵大員既奉旨討賊，則攻勦是其專責；至安撫事宜，應歸地方官辦理，以期激勵勦賊，並使利權歸公，民心向義。但此次與陳國瑞之軍爭鬬，未免因爭功起見。若遽斥其非義，恐激之生變，自應先事羈縻，以視將來動靜，再行酌辦。奴才已咨會撫臣唐訓方，親往各處，撥兵駐守，及詳查啓衅緣由。俟查覆到日，酌核辦理。」時漕運總督吳棠奏陳皖北隱患，請收回釐卡要地以裕餉源，而拯殘暴，略云：「皖北一隅，自潁上、正陽至下蔡、懷遠，有苗沛霖設卡捐釐；自五河、泗州下至洪湖及江蘇之西壩、高良澗，有李世忠設卡捐釐。李世忠查封西壩之鹽至數十萬包之多。淮北鹽務疲敝，悉由李世忠把持盤剝所致。豫勝營勇向不給發口糧，全以擄掠爲事。苗逆叛後，李世忠帶隊進攻懷遠、壽州各苗圩，焚掠之慘，甚於盜賊。伏查懷遠以上形勢險阻，不惟不容豫勝營之騷擾，亦不可令其久踞，再有踩蹦，困不聊生。是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猶困也。擬請密諭僧格林沁、曾國藩察勘情形，飭令李世忠及所部實缺人員各赴任所，使彼有所繫戀，應知改過自新；且分置數處，徒黨既少，卽欲爲非，勢亦不敢。一面官不敢理事，居民搬徙不敢回鄉，以致田畝荊榛，屋廬瓦礫，數百里間人煙斷歇。間有人民竄極歸里，亦被其

挑選豫勝營候補各將弁及精壯勇丁數千名，分隸曾國藩、唐訓方軍營，或調紮江南，間之習營規，以資控制。李世忠所設江皖各釐卡，各歸該省督撫酌量裁撤，仍留數卡捐釐，即以爲挑選豫勝營勇之口糧計。淮北之鹽必經洪湖上運，所留釐卡但能消滴歸公，不惟可養豫勝營勇，其餘贏者仍可供皖北善後軍需，尤爲一舉兩得。似此辦理，不惟皖北永消大患，即李世忠等尤得借此保全。」　上諭：「據僧格林沁、吳棠奏稱，李世忠殺害勇丁，盤踞利源各摺。李世忠跋扈恣肆，盤剝利源，其勇隊分踞多縣，不能約束，騷擾病民，終爲淮南巨患，朝廷早已洞悉。祇以淮北之苗患未除，是以隱忍未發。今覽吳棠所陳辦法，似尚周妥可行。惟調其所部實缺人員赴任一節，尚有窒礙。著僧格林沁，曾國藩、吳棠、唐訓方密函籌商，即將李世忠調赴曾國藩軍營，折以正言，曉以大義，令其隨營勦賊，並勒令將所踞城池釐卡鹽利交出歸官。如彼以部衆乏餉爲詞，即諭以官爲給餉，毋令再擅利權。一面於各城及要害處所，分撥隊伍，嚴陣以待。挑選其營中得力將弁，編成隊伍，分隸楚南良將各營。其部曲來自逆黨及著名凶惡者，概予斐除遣散。如李世忠俯首聽命，即可留營錄用，以後賞功罰罪，悉依軍律而行；若敢抗不遵調，則是顯然背叛，僧格林沁、曾國藩著即一面請旨革職，一面聲罪致討，不可稍存姑息！」　十二月，公覆疏云：「李世忠爲衆惡所歸，其咎約有二端：一曰心跡難測，一曰專利擾民。心跡難測之端，以戕害道員何桂珍爲最重。後雖屢立功績，指天誓日，人猶疑其再萌叛志。專利擾民，以五河通江關等處釐卡及去冬封捆西壩棧鹽爲最重，其他殘民斃命之案，亦復層見疊出。臣於元年九月接統該軍，屢奉諭旨垂詢該提督近狀。本年以來，臣曾四次覆奏，前兩疏猶慮其心跡叵測，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僞忠王文書，有「力攻二浦以暢北伐之路」等語，始知李世忠實無勾通髮逆之事。又見二浦失後，

聖恩不加嚴譴，該提督頗知感愧，故臣七月八日兩疏，一則稱其不至別生枝節，一則稱其欲調勦以資其力，固臣殊以爲不可，蓋深知該提督尚無復叛之心，而該部衆斷無可用之理也。厥後李世忠身擐甲冑，馳檄討苗，乃係慷慨請行，並不由臣調之使往；該提督若自知不爲斯世所容，而借此以求表白者。即壽州、下蔡迭起爭端，如蔣立功之見執，朱元興、杜宜魁之見殺，李世忠公牘私函，仍復詞氣遜順，不似往年倔彊之態；該提督若亦自知禍譴將至，但委婉以求苟全者。惟此次該軍所過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實爲遠近所共聞，不能不大加懲究。臣竊就前後合而論之：勝保初次納降之時，處置誠有未善。收留萬八千人之多，聽其坐擁重兵，盤踞數城，養成桀驁之氣；又不爲之籌畫官餉，使之稍足自贍。其意以爲天、六、滁、來本羣賊出沒之藪，官兵不能過問，一任李世忠納稅抽厘，取攜自便；又奏令月給餉鹽，由該軍自捆自賣。風氣既成，在人以爲彼自謀生，不得與衆官軍爲伍；在彼以爲我無官餉，僅借鹽釐以活軀命，視爲固然，而不足爲怪。袁甲三與臣接統以後，亦不能籌發官餉，改絃更張。近則數縣之內，田荒民散，剝無可剝，淮河不通，鹽利亦減。今歲率師勦苗，途次又苦無米可買。假令他人處此，亦難免於擾民，況李世忠之素爲民所深怨者乎？以臣愚見，此次李世忠勦苗甫畢，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其別有叛亂之心；但可歸罪於李世忠一人，不必興師以勦其部衆。臣自接奉朝旨，審度再三，本思作函招李世忠前來安慶，面諭一切。旋接唐訓方來函，李世忠現奉僧格林沁之諭，令其詣營謁見。如果即赴該親王營中，則措置操縱，或者別有權衡。萬一該提督懾於威嚴，不敢往見，臣當謹遵諭旨，給予一函，調至臣營，諭令遣散部衆，交還城池，退出羣卡，停給餉鹽，將該提督，放還田里，保全末路。其部下之必難盡遣者，由臣另行派員管帶，發給官餉。如該提督一一聽命，自可不動聲色，消

患無形。如其函招而不至，或既至而不從令，臣當細察情形，續行詳奏。』　十八日，僧親王疏言：『李世忠帶勇勦苗，雖有攻克圩寨，究未與苗血戰；即壽州一處，該提督日久未克，其並非實力攻力解蒙圍，苗逆伏誅，勢已瓦解，而該提督始以未立寸功，致有下蔡、壽州與陳國瑞之軍爭鬬之事。固爲爭功起見，而陰圖淮利，亦在意中。然背叛情形，尙未顯露，似難驟繩以法。李世忠遣伊弟總兵李昭明前來奴才軍營稱，與陳國瑞之軍爭鬬，致將提督朱元興、杜宜魁在壽州城內被害。奴才查詢該總兵及代李世忠稟稱，一切尙屬馴順。伏思提督之職爲朝廷一品大員，自當詳察辦理，以崇體制；並可釋其疑慮，以安其心。至李世忠盤踞利源，原以借資募勇，從前奏有明文，似與侵佔者有間。奴才再四思維，雖不便稍存姑息；若遽爾懲辦，又屬師出無名。查該員職任江南提督，此時皖北漸就肅清，進攻金陵正當喫緊，即可調往該處，借資助勦。應請敕下曾國藩，遵照前旨，速調李世忠前赴該大臣軍營助勦，並曉以大義，令其將所踞城池釐卡交出歸官。如敢不遵，則是心存叵測，已屬顯然，即當聲罪致討。』於是僧親王密遣總兵王佐臣、千總高德順赴滁州、五河偵世忠動作。世忠見佐臣等言，江北現無賊踪，所部勇隊二三萬人，有家可歸者已經遣散，無業者聽候總督調撥。礮船水師，勇丁遣撤，其礮位分撥吳棠軍營，及光州、固始各州縣；惟船隻暫留轉運餉鹽之用。所管州縣釐卡，擬請總督會公派員接管。佐臣等回白僧親王，且稱世忠情詞馴順。僧親王疏言：『世忠雖極馴順，究未見其所行是否相符，難於遽信。應俟將淮北各城及釐卡全行交出，由新任撫臣喬松年派員接管，方見其言行符合，奴才方可督軍赴豫會勦各匪。』奉旨：『僧格林沁老成之見，慮事甚屬周詳。著曾國藩仍遵前旨辦理。』　三年正月初一日，世忠以狀白公，請獻五河、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所部營勇，或進攻江南，或遣

散歸辦，悉聽公命。初三日，狀稱裁撤大小礮船，所有礮位百餘尊，情願捐價報効，請派弁驗收。初七日，公檄令悉散部衆，如有萬難遣撤，量爲留用者，官不得過一百員，勇不得過二千人。所繳礮位，飭黃翼升在五河點收。又函囑世忠，自赴安慶相晤。倘有經手未了事件，即派親信大員來營面商遣勇事宜。十一日，世忠覆狀言，五河縣城業已交出，弁勇發給餉鹽回籍，即日由舊縣返滁州，將滁、全等城次第交出，不至仍聚一隅，稍有滋擾。公疏以聞，且言：『世忠措詞馴謹，絕無把持兵柄留戀利權之意，亦無不可示以至誠，出以和衷，消其疑畏之心，使不至望而裹足。惟部衆太多，是否悉遵約束，該提督是否親來安慶，江北各城如何派員接防之處，現尚行文未久，俟呈覆到日，再行奏明辦理。』二月初二日，世忠狀言，前已咨呈將五河、天長兩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全椒、來安、六合各城，世忠亦嚴飭各弁勇限定三月底全數移出，概行遣散，斷不遲誤一日。礮營餉鹽，與採買之鹽，盡在五河西壩堆存，現飭陸續運售，將銀分散各將弁勇丁，以爲回籍川資。並將滁州歷年所收稻穀售賣，先後給天長兵勇川費，令其迅速遣散。世忠理應投轅請罪，親領訓示。奈滁州數城兵勇必得親自料理，不能離身。特派記名總兵王廷瑞、陳自明代躬赴皖請示。其有遣散未盡之將士，酌留千餘名，交陳自明統帶，赴轅靜候指揮。十九日，王廷瑞、陳自明等至安慶大營謁公，述世忠引退之意。公開誠曉諭，答緘約三月內盡散五城兵勇，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仍俟任事數月後，呈請開缺回籍，以踐引退歸耕之言。　四月，公以世忠遣散部衆，交出城卡，代請開缺回籍，疏云：『臣於同治元年九月，奉命統轄滁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即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竄，攻陷和、巢二年春間，僞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保滁、全、天、六等城，僞忠逆疊撲無、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逞，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勦，克復二浦、九洑洲，江北肅清。李世忠函

告臣處，即請開缺回籍。臣正在覆函熟商間，適聞苗黨。十月之杪，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淮甸重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之說，經中外臣工參奏，疊奉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杜宜魁被害情形詳細覆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臣屢次具奏，並聲明俟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來文，稱世忠於去臘傷病復發，滿擬早得就痊，借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舊傷亦發，即欲遵照赴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柩至今未能安葬，現擬俟各城交出，兵勇盡行遣撤之後，扶柩回里安葬，並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本缺，世忠既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缺，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日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天長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併退盡，來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日，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之後，遵即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前來。查安一城亦於四月初二日定即退出只俟鹽價銀到，隨將各詢下游文武來皖者，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由李世忠散財和衆，綏靖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出之五河釐卡，業經該撫派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長所遺之勇雖稍滋事，不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六合，而陳自明挑留之三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遠派兵防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

離故土，俾游勇之逗留滁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以清界限，而便稽查。

以來，於今七年，屢著戰功，捍衛江北。前此髮逆、苗逆廿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上年助平苗黨，決計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又出其所藏，資遣部下弁勇。並捐建滁州學宮，捐發滁屬農民牛種，又欲捐修雉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定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身引退，廣散資財，不敢私爲己有，尚屬深明大義。合無籲懇皇上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並懇迅賜簡放，以重職守。」

後給予兩函，令其自赴安慶一行，並於二月十九日該部將王廷瑞、陳自明來營謁見時，面爲申諭，囑令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諸事。嗣於三月十四日接據來文，又有請假數十日赴舊縣扶柩回里安葬事畢後，親赴省中等語。臣竊疑該提督借歸葬爲名，仍有留戀舊縣，把持利權之意。當於三月十六日嚴詞批答，約法三章，倘有梗違，定卽奏參治罪等語。及觀此次函牘，則稱兵勇散盡，遵卽赴轅面陳一切，詞意訓謹。又稱舊報，均稱散財撤勇，實可信其無他。又據捐修滁州學宮數萬串，捐築雉河集城十萬串。向在者，及滁、全牧令滁州屯田養勇耕牛籽種價值數萬金，現於四月初五日續遣唐玉田到營，據述此項牛種概給滁民，不取原價。並知臣處餉項奇絀，願助巨款以充軍食。大散所蓄之私財，冀息外間之物議。該提督寸心不萌貳志，臣久已亮之，屢經陳奏及之；至其不擁厚資，力保令名，以詭譎好利之人，忽爲此慷慨忘私之舉，則並非臣意料所能及。惟來皖謁見一節，似尚有所疑畏。臣以城卞交涉，部卒散盡來見，固克踐前約，卽不來亦無損於大體。頃復於初七日給予一函，謂來省會晤遲早悉聽自酌等語，俾該提督釋去疑團，潛消其內不自安之心，用示我

國家優待降將張國樑、程學啓既備極恩榮，李世忠亦保全終始，庶足以廣皇仁而招攜貳。所捐牛種、軍餉兩項，俟備文呈報確數再行奏明辦理。」 上諭：「江南提督李世忠，自任事以來，屢著戰功。上年春間，髮逆沿江上竄，該提督親統所力保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官軍乘勝克復浦口、江浦、九洑洲，江北得以肅清。迨苗逆復叛，該提督親統所部助平巨憨。此時江淮大定，復能資遣部衆，廣散貲財，實屬深明大義，誠悃可嘉。該提督因傷病舉發，親柩未葬，懇請開缺回籍，若不允其所請，無以恤部衆既散，公令酌留三千人，交陳自明統之，改名曰忠樸營。自明、雲南人，向榮舊部也。世忠先在淮南辦運皖岸官鹽，撤勇以後，陸續將鹽斤呈繳公營，計淮鹽六千四百五十餘引，售銀十一萬零三千七百八十五兩有奇；又呈繳赤金三千二百五十餘兩，鴿銀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兩有奇。公以世忠輸財助餉，奏請併入河南捐中額之地。旨報可。 世忠既解職，常攜姬妾優伶往來漢口、揚州、上海等處。同治十年三月，世忠索之急。兩淮鹽運使方濬頤、揚州故有世忠房產，賃洋人爲天主教堂，期滿弗遷。世忠既解職，常攜姬妾優伶往來漢口、揚州、上海等處。同治十年三月，世忠索之急。兩淮鹽運使方濬頤、居間調處，以官項償其值。適前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亦客邗上。二人者故有仇。世忠謬與國瑞寓，縛國置舟中，飛棹駛至樂，國瑞益侵侮之不爲備。四月十四日侵晨。世忠率其徒突入國瑞寓，縛國置舟中，飛棹駛至前在天津與法國人有隙，聲言送上海獻洋人，冀嚇取財物。國瑞姪澤培大呼：「鄉人有救出陳國瑞者償萬金，捉獲李世忠者亦酬萬金！」於是各船廣運鉛船百餘隻泊河干，澤培聞之，追至援救。時湖水手及近地居民嘯聚數千人，呼聲動天。世忠度衆怒難犯，匿國瑞船中，而自乘小舟潛逃，倉皇落水，其黨救之獲免；其婢妾四人，一人淹斃，其三人被衆擁至揚州城外，道員揚鍾琛塗遇，喝禁始釋之。世忠先至金陵呈

訴，公遣弁沿江迎提陳國瑞。國瑞既至，以無辜受吳家榜、錄兩許待以不死之語。而陳國瑞驍猛善戰，公尤不忍重繩以法，遂從寬議結。疏云：『臣查李世忠所供陳國瑞從前結怨之事：同治元年有在高良澗刼去鉛物一案，二年有壽州截殺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一案，三年懷遠中外交疑，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齒，刼留鹽船及搶奪馬鞍皮衣二案。揆度當日情事，正是陳國瑞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之事。惟高良澗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由前漕督臣吳棠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則稱賠銀兩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並未到壽，親王僧格林沁因魁死於無辜，曾經奏參，將苗景開、李萬春正法。奉有諭旨。此二案業已了結。其未見明文者，懷遠鹽船一事。陳國瑞現供，係李世忠贈遺，其爲搶奪無疑。然當時並未呈報，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朱元興、杜宜駁斥，李世忠亦俯首無辭。至此次揚州啓衅緣由，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索取山石，陳國瑞則稱李世忠以山石相送。查山石在李世忠舊房，卽係教堂之互異者，李世忠以明知難取而故作挑衅之媒，陳國瑞亦自恃其強而思逞一朝之忿，其情均屬可惡！又據李世忠供稱，攜手同行回船，並未凌辱。陳國瑞則稱拖扭之時，揪落頭髮一綹，到船後捆縛辱詈，又逼寫家信，勒取財物等語。查李世忠蓄恨已久，下此毒手，斷無不加凌辱之理。且以陳國瑞之強項，若非李世忠用文。據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硬要戲班到處送演。陳國瑞好勇鬬狠，有意扣留，均不足深論。惟綑縛一節。則爲此案之正

刀逞蠻，何肯隨同赴船？此尤理之顯然者。至陳國瑞之人而適以自害。凡逞兇私鬬，枝節橫生，大率類此。平情而論，四月十四日以前，兩人謬訂知交，往來親密，各懷猜疑，各蓄私心。陳國瑞供稱，屢以正言規勸李世忠，即係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供稱，陳國瑞有所求索，事事遂其所欲，即係蓄謀害人之伎倆。兩人之心跡相近，而李世忠尤爲陰狠。聞上年曾軟禁道員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保全於前，此次仍從寬議結。相應請旨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即行奏明重懲。陳國瑞於船戶聚衆之事，雖非其所主謀，而家屬糾衆釀命，亦不得盡諉爲不知。且搆怨由於昔年搶奪數次，報復之來，亦素行乖謬所致。若一併奏參革職，咎亦難辭。姑念此次滋事，實由於李世忠辱詈，似宜分別輕重，相應請旨將記名提督前任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船戶水手滋事之人，現已拿獲二名，俟再拿要犯後，與陳國瑞之姪分別歸案究辦，另行奏結。」旨如議。

士大夫連疏參劾。上諭：「有人奏已革提督李世忠在皖、豫交界之葉家集地方修築堡寨五處，私藏礮械，招集亡命，種種不法，請飭拏辦。又有人奏，李世忠、陳國瑞尋仇搆衅，業經加恩寬免；此次與陳國瑞尋仇搆衅，業經降旨分別革職降補。朝廷就案辦理，期得情法之平，所諸多不法，請拏問治罪，自可毋庸置議。該二員經此次薄懲後，倘仍怙惡不悛，即著該督撫拏獲，從嚴治罪。至葉家集地方修築堡寨一節，究竟有無其事，並有無不法情形，著英翰、李鶴年查明具奏。」李世忠革職，人多疑其叛者，吳楚之間，謠言肆起，京朝

李世忠、陳國瑞現在何

處？著曾國藩即行勒令各回原籍。」　於是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相繼覆奏。英翰疏云：『李世忠革職回籍後，移居商城縣境之鎖口，尙未別滋事端。商城雖隸豫省，距皖中各處防軍甚近。如該革員漸形跋扈，兵力尙足制其死命。』李鶴年疏云：『李世忠在固始境老樓地方居住，築成一寨，附近又築四寨，寨內私藏鎗礮。前數年曾有招留張總愚之叔張特朥，任柱之弟任汶、及息縣巨捻張昆情事。其鑄造小錢，擅殺平民各節，亦皆確實。請飭英翰妥速辦理，以伸國法。』　上諭：『國家仁育義正，一秉大公。李世忠既已保全於前，自不能追究既往，遽予刑誅。如現在實有招納叛黨，謀爲不軌實據，卽應密速掩捕，明正其罪，以遏亂萌。曾國藩向有遠見，於李世忠平日行爲知之最稔。該革員現在舉動，想該督亦必隨時稽察，預爲之防。此事究應如何辦法，著斟酌機宜覆奏。張特朥、任汶、張昆等是否尙在李世忠寨中，抑已逃遷他處，此節爲招集亡命確據，必應切實查明以定罪狀。著曾國藩與英翰籌商，固不可有心文致，亦不可稍涉疏虞。』　十一月，公覆言：『臣查李世忠從前不法各事，舉世皆知，神人共憤。既爲衆怒所集，一經顚蹶，人人欲得而甘心，殺之誠不爲過。惟朝廷寬大之仁，賜寄諭有褒獎之詞，在降將中尤屬格外優厚。目前如無叛迹實據，自不得遽加極刑。尋繹疊次諭旨，亦飭令查明，總以有無叛迹爲斷。河南撫臣李鶴年覆奏所指，擅殺平民，私鑄小錢，及捻黨窮蹙以圖生路各節，均爲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數年來究竟有無其事。多築圩寨，則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礮，則宜查其是否新藏；置；勾結黨羽，則宜查其來往之人物色如何，風影如何？務須嚴密訪查，參伍錯綜，始能得其情實。臣與安徽撫臣英翰，迭次函商，必須再行派人查察。臣已飭派前署皖南鎮總兵劉啓發現往密查，英翰亦卽派員前往詳

查。俟查明後，再行覆奏。」劉啓發、六安州人，距世忠所居霍邱縣甚近，平日精緝捕，善購線。十一月初一日啓發抵固始縣，游歷洪家集、姚女廟。初二日，由顧家店至葉家集，詢訪土人，僉云世忠從前罪惡，人人思食其肉。六月內自金陵參革回家，外間頗有謠言，恐其將謀不靖，並聞有人至彼處煽惑。世忠絕不理會，現在卻甚安靜，不敢架詞寃枉。初三日，啓發自葉家集過河，遇霍邱人吳海門，頗知李世忠近事，遂借訪詢祖塋爲詞，同至世忠家，地名老樓。所居瓦房草房二百餘間，屋外竹籬，四面皆水，前設弔橋。皖北河南般實之家，往往有之。大門外有金字一聯曰：「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其族人所贈也。二門內有石工十數人，鐫刻歷代祖宗墓碑。旁有朽壞檯槍數桿，門房巡更房有洋鎗白蠟桿等件，皆不精良。問其家人云，防盜所用。廳上有塾師三人，教導鄰舍親族子弟三四十人，脩金衣食皆世忠給發。宅旁有小村落四處，房屋各數十間，均世忠族衆所居，竹籬水圍，亦如其式。水深可以養魚。五處皆有壕而無牆，卽外間所謂五堡者也。附近單家小戶不甚多。時世忠不在家，詢其堂叔李丕戴及司事汪廷瑞云，世忠今年收稻七千八百餘石。因稻價太賤，家用絀，於紅花地營草房二十餘間，設紙棚，開槽造紙，故親自前往布置，距此僅二十里耳。是晚啓發宿世忠家。次日復周圍履勘。行數里，有趙光和者，持世忠函來，欲邀客往紙棚面談，啓發辭不赴。是日往八里灘，偏加訪問，僉云：張總愚之叔張特賸、任柱之弟任汶、及息縣巨捻張昆等，世忠近年實未招集此數人。處死馬夫一節，訪問多人，俱云不知。惟周毛堆、姚丙泉二人實死伊手。至其私鑄小錢，係同治初年之事，旋因官禁停止。田地購買頗廣，然亦無二千數百頃之多。妾婦亦置不少，今年喪長子，又喪二孫，現存三子耳。啓發具狀白公遠、李如松、錦標等三人分投各村市到處訪問，所言略同，並將發親至老樓，目覩耳聞，並有隨帶之委弁朱公疏以聞，且言：「啓

李世忠信函呈驗前來。臣查疊奉諭旨，均飭令查明李世忠有無叛逆實據。茲查得住別無新築之圩寨，亦無添製之鎗械。求田問舍，信函語語畏罪輸誠；雖未必果爲由衷之言，然現在大難削平，黨羽四散，刻刻以怨家仇人剚刃腹中爲懼，其上畏天威，下畏衆怨，常恐首領之不保，情也，亦勢也。就目前情形而論，自不宜予以重有異迹，隨時具奏，仰副聖天子思患豫防之至意。」

緝盜（在卷二十七）

直隸爲畿輔重地，萬方輻輳，梟匪、教匪、騎馬賊黨、及捻匪遺孽、游勇、降衆、匿散民有可乘，即萌故志，一夫煽動，羣醜立應。公莅任後，接據滄州、河間等十餘州縣紛紛稟報，有騎馬持械之賊，乘間蠢動，賣鹽搶灘，肆劫拒捕，晝散夜聚。公檄飭記名臬司劉盛藻派隊分巡曲周、威縣、廣宗、清河一帶，檄銘軍營務處趙宗道派隊分巡滄州、青縣、鹽山、慶雲一帶，檄記名總兵劉祺派隊分巡景州、阜城、東光、吳橋一帶，仍檄各州縣選差緝拏，與各營會同搜捕。……

荒政（在卷三十）

公以同治八年調任直隸。於時西南各屬災歉較重，百姓報災未遂，人萌亂心。又毗連河南安陽等縣，大名府則與曹州接壤，捻、幅餘匪或潛伏其間。其開州等處，人心亦多浮動。給事中陳鴻

翊奏：現聞各處已漸有均糧等事，若饑民相率效尤，各匪乘機竊發，必至貽害地方。奉上諭：『著曾國藩迅即派員查明各該地方被災輕重情形，分別賑濟，如有應豁應緩之處，並著趕緊奏明辦理，以惠災黎，而消隱患。欽此！』……

湖團（在卷三十）

徐州銅、沛之交，毗連微山湖，湖地涸出百餘里，肥饒宜稻麥。咸豐四五年間，黃河汎漫，山東曹州皆被災。難民唐守忠率衆遷徙其地，久之聚至數萬人，分族結寨自固，而湖團以名，當時在事官吏不能遣，因就所佔地留設局丈量，定三等科則納租充餉。地既沃美，又屢值歲豐，漸以富饒。先是，銅、沛民避河患皆他徙。及歸，見昔之巨浸爲良田，遂爭訟不已。居民則謂客民霸佔有主之田，客民則謂己田全係湖荒之地，相持累歲，屢釀巨案。漕運總督吳棠等迭次入告，奉旨查辦，卒未藏事。

同治四年十月，團中莠民密約捻衆竄沛，迎任、賴股匪居團內。士民本與湖團爲深仇，至是愈以團民勾捻紛控於公。是時唐守忠父子方以罵賊殉難，圩房悉燼，沛民仍以叛逆目之，嗷嗷不休。公慮土客相爭，若不爲之所，必且日尋械鬬，而良團與莠團亦復眞僞莫分。適奉赴豫勦捻之命，駐師徐州，遂於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疏言：『湖團一事，與勦捻大有關係。臣擬將通捻之團酌量懲辦，其餘數萬人全數資遣回籍。現經兩次派員前往山東鄆城、鉅野等處，察看該團民原籍尙足安插否？如可，則遣之東歸。在沛縣可免佔產之訟，在徐州亦無招捻之窩。臣再將資遣事宜，專疏奏辦。而臣之赴豫，則須稍遲。如其不可安插，臣亦不勉強駈遣。在徐、沛不無後患，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疏既上，十二

月，即將京控湖圍之王獻華等逐一研究，分別善後事宜。　五年二月初八日，公疏言：『臣於上年奏復軍情摺內，附陳銅、沛境內有與王、刁兩圍勒限驅逐，安分之唐、趙等圍仍留徐州，先後具奏在案。查湖圍者，山東曹屬之客民，墾種蘇、齊交界之湖地，聚族日衆，立而爲圍也。該處濱微迄銅山，北跨魚臺，綿延二百餘里，寬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其在魚臺之圍有二：曰之圍有八：曰唐圍、北王圍、北趙圍、曰南王圍、南趙圍、曰于圍、睢圍、侯圍、均以首事者之姓而墾地多，主客搆訟，幾成不可解之仇。溯查咸豐元年，黃河決於豐工下游，沛縣等屬正當其衝。凡微山、昭陽之湖地，銅、沛之八圍，人數衆而墾地少，一經官爲處置，漸以相安無事。惟魏圍、任圍。其在銅沛之刁圍也。魚台兩圍，以東民居東境，人數寡趙圍、曰于圍、睢圍、侯圍，即今爲名。昔之侯圍，即今山、昭陽兩湖西岸，南之湖地，銅、沛、魚台之民田，均已匯爲巨浸，一片汪洋。居民流離遷徙，以爲故鄉永成澤國，不復顧戀矣。厥後咸豐五年，黃河決於蘭儀下游，鄆城等屬正當其沛之巨浸已爲新涸之沃地，相率寄居於此，墾荒爲山，結棚爲居，持器械以自衞，立圍長王夢齡以其形迹可疑，飭縣押逐回籍。繼而來者日多，復經沛縣稟請以東民實係被災地，押令退還，其湖邊無主荒地，暫令耕種納租，局，招墾繳價，輸租充餉。又飭於沛圍交錯之地，通築長堤，名曰大邊，以清東民與土民之據爲永業。此東民初至留住湖圍之情形也。銅、沛之土民，當豐工初決時，流亡在外。迨後汙地變爲山東客民之產，固已心懷不平；而長官議定所佔沛地，押令退還者，又僅託諸空言，並未施諸實事。

求闕齋弟子記

且同此巨浸，新涸之區，孰爲湖荒？孰爲民田？茫無可辨。沛民之有產者既恨其霸佔，卽無團民恃其人衆，置之不理，反或欺侮土著，日尋鬬爭，遂有不能兩立之勢。咸豐九年，侯團家集，經徐州道派兵拿辦，並將該團民驅逐出境，另行遴董招墾，輾轉更置，是爲今之刁民在唐團邊外佔種沛地，設立新團，屢與沛民械鬬爭控。至三年六月，遂有攻破劉莊寨，漕臣吳棠飭派徐州鎭道帶兵勦辦，平毀新團。此咸豐六七年後客民擅逞迭釀巨案之情形也。新團既毀，捻將團地退出，謂可抒沛民之憤，而折其心矣。乃沛人貢生張其浦、張士劉莊事主劉際昌先後赴京，以新團一案，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請將各舊團一概呈控。欽奉諭旨，交吳棠等密速查辦。旋經吳棠以唐守忠來團最早，其名特著，核諸所控原呈不符，不過欲將新舊各團一概驅逐而奪其成熟之田等語，奏復在案。而沛人紛紛構訟，仍復不休。臣博採輿論，昔年銅、沛被害之家，被水而田產盡失，水退而田復被佔，其懷恨興訟自出於情形也。新團既毀，捻之人並非失業之戶，不過一二刁生劣監，設局斂錢，終歲戀訟。不特團民苦之，卽士民亦主訟者多方搆煽，既以強客壓主激成衆怒，又以奪還大利歛動衆心。官長或爲持平之各團豈無安分之民？訟者概指爲通賊。初至有領地之價，後來有輸地之租，而訟者不問，逐此數萬人而後快。此又新團既勦以後，沛民健訟不顧其安之情形也。上年八月，臣駐臣轅控告各團，呈詞累數十紙。臣以案情重大，實兆兵端，未敢遽爲剖斷。至九月，捻衆東團勾賊。訊據生擒供，亦稱南王團有人函約賊來。百口一詞，雖反覆研究，未得主名，而平時該團窩匪搶刼，遠近探稟，均稱湖

積案累累，情實可信。又刁團平日窩匪，與南王團相等。此次賊退之後，臣飭徐州府縣親赴各團察勘情形。旋據復稱，以捻首牛、賴各賊目均住刁團之中，該團房屋糧草器具完好如故，其爲縱容賊黨亦無疑義。又稱唐團練董唐守忠、其子唐錫彤、其叔唐振海、帶練擊賊，力絀被執，脅之以降，罵不絕口，同時遇害。除王、刁兩團外，其餘六團或憑圩禦賊，或圩破被害，遭賊焚擄殺掠，其情狀歷歷在目，其爲並未通賊亦屬確有可據。而沛縣仍加以叛逆之名，稟請一律勦逐。臣親提鞫訊，原告既多提名，供情亦多支飾，其爲刁訟生事亦屬無可置辯。臣乃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業爲團所佔急求清還者，是土民之良者也；無契串產業，但知斂錢搆訟，激衆怒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自安耕種，如唐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團之容賊，是客民之莠者也。遂於臘月下旬，通行曉諭，飭令王刁兩團，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東本籍，派劉松山帶兵前往彈壓。頃據各州縣稟報，該兩團業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臣酌定善後事宜三條，檄飭徐州道督同府縣次第經理：一曰酌給錢文，以卹已逐之團。王、刁兩團平日之窩匪，去秋之通賊，衆所共知。然除首犯王長振罪在不赦外，其餘要犯未能指出姓名，應卽全數赦宥，以安反側之心。此外無辜之衆，尤應酌加體卹，同沛朝廷之澤。現定於鄆城縣設局，將兩團原繳地價照數發還。其兩團已種之麥，現派徐州鎮兵在彼屯守，待至四月收割，估價若干，以一半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團之民，庶東民回籍者不至流離失所矣。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留住之團。兩團既去，尙有唐、趙等六團留居徐境。擬請設立同知一員，俾客民有所依歸。或令徐州同知移駐該處，聽斷詞訟，稽

查保甲，籌辦湖團一切事務。俟二三年後，安置既定，仍將湖團地畝分歸銅、沛兩縣，奏明按地升科，輸租執業，以歸畫一。各圍所築大隄，酌量平毀，以期水利之通暢，亦免畛域之太明。圍中如有窩匪通捻重情，官爲查明，小則拿犯誅懲，大則派兵勦辦。視之同於土著，永不再言驅逐之說，亦不許土民妄控，目爲『奄匪』字樣，盡消爭訟之嫌，同敦睦婣之誼。三曰拔還田畝以平土民之心。昔年東民開墾湖荒，雖不侵佔民田，然爲數要不甚多。今王、刁兩圍退出之田六百五十餘頃，以抵佔侵之數，有贏無絀。此項田產，先儘失業之民。凡有印契糧票者，准其照數撥還；無契票者，概不准撥，以示限制，以斷葛藤。其次則培植學校。凡銅沛兩縣書院之膏火，小考之卷價，鄉試之賓興費，會試之公車費，各准撥田若干以爲造士之資。縱使民田被佔，契票無存，私家偶失有限之田，通縣共亨無窮之利。其餘則概充官田，派兵屯種，兵或不足，召民佃耕。在銅沛兩縣書院之膏火，東民可免霸佔之惡名矣。所有罵賊之五品頂戴州同衔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其子文生唐錫彤、其叔衞千總唐振海三名，同時被害，尤堪嘉憫，應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並建立專坊，以爲草莽効忠者勸。沛縣激衆搆訟之文生王獻華，應請褫革衣衿，以示懲儆。王長振現尚在逃，俟緝獲之日，盡法處治，以爲通匪者戒。未盡事宜，除分咨江蘇、山東督撫及漕督諸臣妥籌會辦外，合將湖團一案擬結緣由恭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十三日，奉上諭：『湖團爭利尋仇，積釁已久。此次曾國藩秉公查辦，將王、刁兩團全數逐回山東，並酌定善後事宜三條，以期各安生業，永息爭端，所辦甚屬妥速。已明降諭旨，均照所請辦理。罵賊遇害之團紳唐守忠交部議卹矣。驅回山東之團，現經設局發還地價，並許給以半熟之麥，自不至窮無所歸。第人數太多，回時易滋事端，著閻敬銘、丁寶楨督飭該處官員，認眞經理，撫綏安輯，毋得稍有疏虞。至良莠不齊，一旦失業，

安靜各團，地方應如何設官彈壓按照事宜次第經理之處，著李鴻章、吳棠督飭徐州道府各官隨時妥辦，務臻萬全，欽此！」是日，又奉上諭：『曾國藩奏查辦湖團分別留遣並酌籌善後事宜一摺。據稱，江蘇銅沛兩縣濱湖田畝，前於咸豐元年間因黃河豐工決口時，被水淹沒，嗣因黃水退涸，變爲荒田。經前任南河河道總督庚長設立湖田局，招墾繳價，輸租充餉。山東曹、濟等屬各縣客民，遂陸續前赴該處，創立湖團，相率墾種，屯聚湖團，通捻謀逆等詞誣控，希圖將客民概行驅逐。現經訊明，分別良莠辦理；並擬設立同知及籌辦善後章程三條等語。所辦甚屬允協。銅、沛等縣土民田產，因被客民佔墾，控鬬不休，固出於情不得已。惟當地方官立局招墾時，該處土民並不呈請認還舊產；迨客民出貲變荒爲熟，始行爭控，亦無以服客民之心。且所墾之田，亦有官荒地畝，土民被佔田產並無如許之多，其聚衆搆訟者，亦非田產被佔之戶。現經曾國藩查明，將上年容留捻匪之刁、王兩團客民驅回山東本籍，所有該兩團退出田畝六百五十餘頃抵還侵佔之數，計已有盈無絀。凡有田契糧票之失業土著各戶，均准其報官認種，以昭平允。其餘安分各良團，均不得概行驅逐。所墾地畝，均准其永爲世業，該處土民不得再行爭控。經此次清理之後，該地方官遇有土客爭控之案，但當分別良莠，不得復存土客之見，以期永斷葛藤。其沛縣激衆搆訟之生員王獻華，著即革去衣衿，以示懲儆。俟後倘再有土著刁劣紳民聚衆誣控，希圖斂錢肥己，及客民中有恃衆逞強滋事者，均著該地方官從嚴懲辦。通匪在逃之客民王長振，著曾國藩嚴拿，務獲正法。團首五品頂戴州同銜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生員唐錫彤、衞千總唐振海，於上年捻匪竄至湖團地界時，帶練勇迎擊，力竭被執，同時罵賊遇害，均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

並准其建立專坊，以慰忠魂。所請將徐州同知移駐該地方以資彈壓之處，著該部議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淮軍平捻記卷一

周世澄

同治四年三月，捻匪張總愚合粵匪僞遵王賴汶洸、亳捻任柱、牛老紅復竄海、贛。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公鴻章奏派遇缺題奏按察使張樹聲督同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赴徐州督勦，又檄調直隸提督劉銘傳會同遇缺題奏提督周盛波等統率所部渡江，由六安前進臨淮，徑赴徐宿一帶防勦。先是，咸豐三年，粵逆陷安慶，踞金陵，分黨破鳳陽、歸德，進圍大梁。其時皖、豫之交，匪踪蠭起，捻首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等聚黨橫行，而張樂行起於蒙城雉河集，尤凶悍狡黠，爲羣寇冠。朝廷屢遣重臣率兵勦辦，累年以來，忽聚忽散，此滅彼起。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中州軍事日急，亳捻則有張樂行、劉大老淵、二老淵、蘇添福、王懷義、孫繼先、李家英、趙浩然、楊興太、蘇立楞眼、李大個子、蘇添祥、李五、孫四瞎子、龔耀、姜太林、孫四弟、周化臨、韓老萬、張小明、程二老砍，豫捻則有陳大喜等，潁上一帶又有苗沛霖首鼠兩端，東則有長鎗會匪王廣奇，大小數十股，縱橫數省，又值汝南土寇蠭起，一歲數出，往來剽疾。兵部左侍郎勝保、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均以欽差大臣督辦直豫軍務，各軍皆罷於奔命，雖屢挫賊鋒，而無能控制。山東、河南、蒙、亳、淮、徐一帶，千里蕭條，郡邑殘破。捻逆之別股又與粵逆僞扶王、僞啓王、僞端王、僞遵王等合股，竄泌陽，擾宛郡，入浙川、荆子關，進至商南，踰秦嶺，圍西安，折而東趨，西路又因之擾攘。楚境則鄖陽、房、竹等處，亦時有捻踪。至同治二年春，張樂行伏誅，其姪張總愚又與陳大喜勾結蔓延，四出竄擾，直、東教匪復熾。僧邸率軍北衞，畿南，苗沛霖隨乘機竊

發，戕官據城，煽蒙、亳，圍臨淮日亟。至五月，捻首蘇老夢、陳福，王尿、龔耀、王廣、張安、張搭拉等糾擾永、亳境；李大箇子、相盤等攻永城之丹城集、石弓山、銅鉤集、陳家樓，大肆焚掠；程四老砍及大喜子姪等由六安竄入固始；各路俱糜爛。朝廷因命僧邸督軍南下，由亳東進討，河南團練大臣毛昶熙又分遣諸將進圖。亳匪張總愚遂糾巨捻程二老砍等直犯豫境。至十一月，僧邸抵蒙城，督總兵陳國瑞等進攻，斬苗逆，擒石弓山捻相盤及葛小年、鄒喚林、龔耀置諸法，程二老砍、李大個子、魏羣兒率衆乞降，皖北始稍定。是年，淮軍平吳會。三年六月，楚軍復江寧、浙江，大江以南軍事漸舒，惟餘匪之竄擾江西者又竄入閩。時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公國藩督兩江，與李公會議，以楚軍罷戰十年，困於行陣，金陵既復，大憝授首，東南軍事告竣，北捻未平，淮軍舊部在鄉里團練，素爲捻逆所畏，遂屬公暫留淮勇以備中原勦捻。於是淮軍僅裁撤老弱數千，其各營勁旅尚存五萬餘人，朝廷雖未有北征之命，而公平捻之志，已豫及之矣。是時粵逆之向關中者又折回楚境，欲南救江寧。既知東南大定，不能歸舊巢，遂與捻合。捻匪素猖獗，然不能如粵逆之狡悍。比粵、捻合股，其勢日益張，於是縱橫楚豫之交，自四月後，此出彼入，來去靡常，與皖、楚諸防軍大小數十戰，而東路軍事猶日警。秋八月，僞扶王陳得才偕端逆藍成春自麻城竄羅田，與馬融和之股合；遵逆賴汶洸與張總愚合，由麻城竄黃安；總愚又合亳捻任柱、牛老紅等，逆氛日熾。僧邸統帶馬步隊，逐賊而行，亦互有勝負。諸路防軍雖密，而賊踪飄忽，網羅難盡。至九月二十八日，僧邸及賊於蘄州，敗之。賊分兩股遁，張總愚等竄太湖、宿松之間，陳大喜等竄英山以東，漸近商城。會各股粵逆十餘萬衆，爲僧邸擊敗，次第乞降，惟賴汶洸一股仍與張總愚合，而折趨豫境。十一月初九日，僧邸擊賊於襄陽。兩軍未接，降賊復叛，僧軍大挫。賊遂由鄧州、南陽趨魯山，僧邸蹤敗之。賊因竄尉氏，又

折向鄢陵南趨，時四年正月也。至三月，捻逆大股悉入山東曹縣境。賊騎疾於風雨，數日間曹、單、定陶、城武、菏澤、鄆城、鉅野、金鄉、濟寧諸處，烽火遍野。詔責僧邸不肯截其北竄之路，致令擾及完善之區。諭湖北巡撫吳昌壽帶兵直抵豫省，爲僧邸接替之軍。壽命張之萬總督東河，授吳昌壽爲河南巡撫。半月間，賊遂由曲阜向東南滕、嶧，復渡運河，折向東北，奔蘭山南趨郯城，赴贛榆、青口，岌岌有南下之勢。朝廷慮擾及裏下河，乃詔公迅防張樹珊、吳毓芬馳赴邳、宿防守，幷令劉銘傳一軍由蕭、碭前進。公乃具疏，略曰：先是漕臣吳棠來，咨商調吳毓芬赴浦策應。臣以揚州重鎮，關繫緊要，吳毓芬兵力本單，未可遠離，因檄令現守鎮江之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護軍一營、洋鎗隊，馳赴清江，相機堵勦。據報，已於四月初二日自鎮城拔隊渡江。又准督臣曾國藩咨商，添派遇缺題奏臬司張樹聲前往淮徐，臣即飭令該臬司於三月二十九日起程北去。連准吳棠咨函，捻逆大股竄至邳州、沭陽境內，清江萬分吃緊；臣又嚴催張樹聲、張樹珊等督隊兼程，計日內必可早抵清江。得此水陸兩軍，合之淮、徐原防兵勇，分布扼抵浦，淮揚鎮總兵歐陽利見帶所部礮船四十號，計亦勦，裏下河門戶當可保固。該逆不得逞於海、沭，恐將由會同遇缺提奏提督周盛波等統率所部，由六安前進臨淮，赴徐、宿一帶防勦。臣又迭加咨催該提督等迅速拔營，迎頭截堵。惟該部各隊所用外洋鎗礮軍火，繁重異常，以之摧鋒陷陣，較可得力，第轉運笨遲，又無馬隊可利巡行，北路陸多於水，捻逆騎多於步，流竄無定，飄忽無常，誠恐各營爲軍裝步行所累，或不能疾馳遠追；又甫經調勦，地勢賊情均未熟悉，亦須愼重布置。臣仍隨時諄飭，勉赴事機云云，奏入，報可。是時粵匪之餘股竄閩者又復披猖，淮軍楊鼎勳勳字六營，黃中元親兵二營，及郭松林松字七營，曹仁美護衛一營，皆奉公奏

派赴閩援勦，南北諸軍餉項軍火，咸仰給於公。朝該督撫應否出省前赴江北督勦，著酌度辦理，迅速馳奏之諭。公乃上疏，具陳南北軍情，其略曰：臣飭劉銘傳、張樹聲各軍馳往淮徐援勦，並郭松林、楊鼎勳兩樹珊等稟稱，已於初六日統帶樹字等七營行抵清江。適捻股回竄邳州、沭陽境內，清淮空虛，該軍暫紮河北，鎮定人心。並淮漕臣吳棠函稱：邳、宿、運河已經各軍先後起程航海援閩各情，業已專摺奏陳。嗣據張樹聲、張聲等暫行扼防襄下河門戶，俟劉銘傳等大隊到齊，即可相機並進，合力兜擊。又據宿遷縣知縣吳元漢馳稟：初九日，捻逆回竄，經官軍擊敗，遂向山東、郯城、馬頭集西北一帶逃竄等語。從前捻竄海州時，吳棠商調水陸各營，分布扼守。到，劉銘傳於初六七日，周盛波於十二日，自六安分起拔營，亦尅期可至。聲援已壯，賊蹤愈遠，裏下河斷可無虞，即淮、徐各郡亦可保守。臣身任地方，籌兵籌餉，調度，以期顧全大局。至臣所派援閩各軍，隨時由海道酌濟餉項軍火，南北軍情，似應兼籌。奏入，奉旨，即著照所議辦理。

五月初四日奉詔，以公權署督篆，而曾公爲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軍務。不得下竄。張總愚、賴汶洸等遂由沭陽西竄沛境，夜進擊，竄寇勾結鄆北伏莽數萬，四路麕集，僧邸遂遇害，全軍潰沒，時四月二十四日也。朝廷以曾公爲欽差大臣，著即統領所部各軍，星夜出省，前赴山東督勦；兩江總督命公暫行署理，並諭兩江任大責重，務須悉心

經理，仍隨時與曾國藩妥商。曾國藩軍營調兵集餉各事宜，該撫並當妥爲籌畫。公乃疏籍隸安徽，該省係總督兼轄，例須迴避；又兩江政務殷繁，所屬蹂躪已久，彫瘵萬分，善後棘手，誠如聖諭任大責重，微臣才智短絀，非所克勝，揣分量力，必應籲辭固請。惟親王僧燄，直、東一帶失此長城，中外震驚，宵旰憂勞，急盼曾國藩前往督師，需人接替，臣何敢拘誤事機。擬卽料理交卸，馳赴金陵，暫行接印。此間務，均次第辦理，已有端緒。藩司劉郇膏接護撫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無貽誤。惟蘇境均已分布各隘。又援勦福建之提督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共八千餘人，援勦徐州、淮揚之提督黃翼升、劉銘傳、周盛波、臬司張樹聲、道員吳毓芬等軍共二萬數千人，除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係曾國藩舊部，餘皆由臣募練而成。各軍餉項、軍火，專指蘇滬稅釐，歷經奏明在案。統計每月餉需及製造採辦各項雜支，額款將近五十萬，而蘇滬稅釐，攤派東掩西，儘力湊濟；雖前敵各營，及藩庫地丁，牽算所入不足三十萬，挪東掩西，儘力湊濟；雖前敵各營，時時匱乏呼號，徒以恩義相維，尙不至於譁潰。臣獨心憂之，是以迭次奉撥京餉，義不敢辭，甘餉迄難定數，每月能解一萬已爲勉力。臣非忍恝然，實迫於不容已也。臣暫署督篆，距蘇較近，所有調度兵將，備畫餉需，自當引爲己責，隨時會商淮軍。公以西洋火器精利倍於中國，自同治三年以後，淮軍每營僅用抬鎗小鎗一百二十餘桿，淮軍則每營用洋鎗四百餘桿，每開一仗，洋藥銅帽須數萬。其軍又有開花礮隊四營，專以開花礮彈及洋鎗爲攻勦之具，故火器之利爲諸軍冠；而礮具之重大，藥彈之繁冗，每出一仗，裝載各物須數十巨艦，轉運軍火之繁重

亦較難於諸軍。其營規嚴整，卒耐勞苦，師行用古法，日以戰守，勞逸饑飽之間，將領節養其力，體卹其艱，士咸鼓舞樂爲之用。故能以整治亂，扼賊吭背，不專效前人奔走逐賊以自疲，謀畫素定，卒底大功，非偶然云。

五月初九日，公奏派布政使銜常鎮道潘鼎新統帶一片賊氛。於黃河南岸砍伐樹株，編造木筏，又於蘆葦深方屯聚濮、范、鄆、鉅一帶，蔓延開、東、長境內，數百里間，一處，搜搶民船，蓄意渡河北犯，直、東震動。公乃疏陳防勦機宜，略言曰：今欲圖制捻之策，非令直、東、豫、皖各省居民堅壁清野，非令官督民團去邪扶正，認眞辦理，則賊步隊勁旅，扼要紮營，伺近邀擊，則賊得任往來徵調，徒增疲乏，無裨實用；非令各將帥多練馬隊，則無力兜追，勦辦殊難痛快，三省騎兵尤宜趕緊添練，以備北方。明亦須參仿。曾國藩與臣部各軍於北方地勢未熟，賊情末流寇，嘉慶年間楚川教匪，正與此股捻逆相似，辦法亦異，又無馬隊可利馳逐，斷不如僧格林沁之神速；應請不責近效而求遠略，不騖虛談而求實濟，庶緩急可恃，而殘寇可漸滅矣。奏入，奉旨，以畿輔地廣兵單，防堵正關緊要，著劉銘傳即於所部勇丁內挑選精銳數千名，迅速趕赴直隸，與劉長佑會商，分布直、東交界地方，嚴密扼防，以固畿輔門戶。公以畿疆重地，如有震驚，憂患何極。而劉銘傳等均在徐境，道途遠隔，勢不能遽繞赴北；東南兵力漸厚，誠恐逼賊北趨，直、東有防不勝防之勢，遂奏派潘鼎新統帶鼎字淮軍十營，由海道趕赴天津登岸，紮景州、德州以衛京畿。得旨褒獎，謂能視國如家，顧全大局。並諭直隸總督劉長佑先派大員在津迎護，豫備撥船，往大沽接運，再酌僱船隻車輛，由天津陸續裝運開花礮隊南下。其應赴何路防勦，均由劉長

佑與該道酌商辦理；每月餉項，著直隸、山東督撫按月解濟，毋令缺乏。時又奉諭，以許彭壽、潘祖蔭奏請，飭解落地開花礮並揀諳悉製造火器之員，由輪船北上，並著查明戈登所練洋鎗隊尚有若干，酌量派撥，迅即由輪船赴津。時戈登所存洋鎗隊千人，爲副將余在榜、袁九皐分帶，而統於潘鼎新。公以鼎新所部已有開花礮隊一營，奉諭後乃又調余在榜一營隨鼎新北援，均由蘇松太道丁日昌僱備輪船四隻，夾板船五隻，於二十六日放洋北去。初戈登去後，余在榜、袁九皐兩營駐紮青浦之鳳皇山，英領事巴夏禮原議以此專防上海，該營原有兵官哲貝在內教練。此次調令北去，公恐巴夏禮阻撓，卽密令丁日昌照數另募一營，派候補知府趙宗道管帶，仍駐鳳皇山，交哲貝幫同教練，由丁日昌節制調遣。巴夏禮初聞調兵北去之信，頗欲有言。及見勇數仍昔，並購開花礮、洋火箭、洋鎗等件均如舊，巴酋始允照辦。余在榜拔營時，巴酋又欲令洋弁隨往；公慮事後要挾，卻之。

六月初三日，淮軍劉銘傳、周盛波等率師破任柱、張總愚等股匪於雉河。初，僧邸遇害後，捻逆大熾，盤聚亳東一帶。時安徽布政司英翰統皖軍史念祖等駐防雉河集，易開俊駐紮蒙城爲犄角勢，共守要隘。而張總愚糾合任柱、牛老紅、賴汶光等股匪，銳意攻撲雉河營，易開俊以兵單未敢馳援。英翰因困守無援，乃令史念祖等固守，自率二十騎退至西洋集，馳稟求援。易開俊亦進紮西洋集。擬先攻高爐集以解雉河之圍，而易開俊適攖目疾。曾公乃調劉銘傳、周盛波等進援雉河。六月初二等日，銘傳、盛波等援軍齊至。銘傳督軍攻石弓山賊巢，盛波分兵進攻渦河兩岸之賊，迭次獲勝。初三日黎明，盛波乘勝疾進，縱橫掃蕩，所向無前，張莊、王圩之賊，同時潰退。時北岸賊圩爲任柱所據，盛傳等分路進勦。逆首任柱率其死黨抗拒，我軍排礮雷轟，呼聲

動地，賊騎萬餘以死相抵。盛傳親率各軍，大呼衝陣，賊馬始四散奔退。張總愚從龍山率分兵相敵。兩軍方酣戰，雉河官軍聞鎗礮聲，知援軍至，史念祖等率守軍分路衝擊，內外旗幟一時盡偃。盛軍乘勢壓入，賊大奔。於是銘傳路逃竄，雉河之圍立解。捷聞，遇缺題奏提督周盛波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儘先兵周盛傳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其餘皖軍及出力人員，均賞敍有差。是時，曾公以捻逆漸成流寇，若賊流而兵亦與之俱流，則賊之資糧無限，而我之兵力有窮，乃定議以四省十重兵：安徽以臨淮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卽取給於所援之地。其運道，淮河、潁河，濟寧、徐州兩軍由南運河，於清江設轉運局，轉輸江、淮之餉，以贍各軍。於是以厚，使統兵駐防周家口，約以賊自扶溝、鄢陵回竄，卽迎頭擊之；張樹聲統兵駐防徐州，賊自徐州移師迎頭擊之；潘鼎新統兵駐防濟寧，賊竄曹、單，自濟寧移師截之；湘軍劉松山自臨淮移師截之。此外又派公弟員外郎昭慶訓練馬隊一支，爲遊擊之師。從前各軍勦捻皆以追截爲能事；自四鎮之設，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辦捻之局自此始漸有綱紀。

八月，提督劉銘傳敗賊股於沈邱、阜陽，賊竄曹州。自雉河集解圍以後，髮捻各逆愚等由柘城、太康、扶溝、洧川徑趨而西，任柱、賴汶光、李允等由太和竄至沈邱、陳州、周家口一帶。曾公檄調劉銘傳全軍赴周家口防勦。時銘傳軍已進紮周口，於未奉檄之先，派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各營，張景春、劉盛

瑞率新練馬隊二營，由周家口馳赴潁州，十二日，及賊路猛撲，我軍亦分路迎敵，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張景春、劉盛瑞馬隊由兩邊包抄。賊惶懼，復爲四路所包，乃大奔。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匹，拔出難民無數，攻破賊寨二十餘座，賊遂向西南狂城西境之南頓集，距周家口五十里。劉銘傳督隊由項至，卽披靡。我軍三路並進，賊遽潰退。銘傳軍疾追十餘里，沿路擊殺及鎗斃者以千計，生擒三餘匹，器械山積。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賊自於是肅清。賊之東竄也，其股以任柱爲主，而賴汶洸、牛敗於銘軍，乃渡潁由西華竄太康。銘傳躡追而前。賊見洛洪亦在其中。本圖入青石關，掠完善又先發。銘傳乃棄步隊，獨督馬隊，馳追三十餘里及之。雉河潰敗，至是復一大創，爲銘軍挫衄，舍死迎敵，又經張景春擊退。逆股回竄考城、曹縣一帶，精銳殆盡，皖境三府，飛飭劉銘傳仍駐周家口，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並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張樹珊步隊馳赴山東協勦。

九月十五日，奏派遇缺題奏提督蘇松鎮總兵楊字三營分赴宿遷、徐州，聽候調遣。初，粵逆自江、浙克復後，竄擾閩省，久踞漳州，窺伺廈門。本松林、楊鼎勳統率所部，由滬航海赴閩援勦，於四月二十二日克復漳州、漳浦，六月，凱旋回滬，暫紮鎮江休息。楊鼎勳統率勇字洋鎗隊八營赴宿遷，並調松字八營、桂

是時捻股竄擾皖、豫之間，皖省渦陽、蒙城一帶圩堡均爲賊擾，賴汝洸一股自睢寧竄至周口，奏請飭河南、湖北各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棗、麻、黃各駐勁旅一枝，變尾追之局，爲攔傳一軍駐周口，周盛波一軍駐亳州。捻逆被各路兜勦，由豫境北竄，至山東曹、考一帶。公因奏派楊鼎勳統所部前赴宿遷、遮蔽清、淮，相機進勦；並飭郭松林舊部及親兵桂字三營淮勇前赴徐州，聽候曾公調遣，以資防勦。

十月初八日，奏陳籌餉軍火各端。　先是，九章督帶楊鼎勳等軍，馳赴河、洛一帶防勦，兼顧山、陝門戶，飭與曾國藩等妥籌商酌，不必拘泥善美。公因瀝陳：臣自欽遵諭旨，函商曾國藩，原擬俟兵餉大端籌有把握，再行縷晰復陳。旋准月十九日覆陳摺片，內稱：河洛現無可勦之賊，淮勇亦無可調之師，李鴻章若果入洛，豈肯撤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等語，似屬切中事情。曾國藩因業經覆奏，未另四籌思，彼覆疏中已陳之言，皆臣所欲言而不敢與臣覆信。臣再見。五中旁皇，瞻前顧後，仍有不能已於言者。綜其遽言之隱，大局所關，臣未便稍有立異，但不大要，約有三端：一兵勢難遽分也。我朝從前此次軍務，全資勇力。臣初至軍營，習聞周天爵、福濟、琦善、向榮、和春諸臣之議論，皆謂旗、綠弁遣，各省勇丁桀驁而少紀律。其不得已而用勇，就地召募，隨時遣汰，尙無甚流弊；若遠調數千誤事。咸豐初年，廣西所募湖勇最多，向榮、張國樑等帶赴江南，沿途騷擾，卒至十年三月金陵不可收拾矣。自曾國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等創練楚勇，不用一兵。蓋深知綠營廢弛已久，習氣太深，萬不

足以殺敵致果。而以楚將練楚勇，恩信素孚，法制嚴密；又由湖南北轉戰江、皖，一水可通，人而能成功。然李續賓、唐訓方以楚勇勦淮北之捻，劉長佑以楚勇勦直隸之騎馬賊，均未大太遠，南北異宜，勇性未能馴服，何能得其死力？曾國藩有鑒於斯，故於金陵克復，東南軍事將竣，即將所部湘勇全行遣撤；但屬臣暫留淮勇以備中原勦捻，自係因地制宜。夫捻匪係皖、豫、東三省無賴籍者大都蒙、亳、潁、宿人，皆在淮北。臣籍隸廬州，實在淮南；所部淮勇則廬州、六安、安慶、揚州人居多，皆濱江之處，於長江上下防勦最宜，軍士戰於其鄉，亦較得力；其性情風氣與淮北迥殊。同治元年，臣勇以去地太遠，均不欲從。乃商之曾國藩，就臣鄉里團練久戰之士，選將束伍，逐漸添募，如鼎新、周盛波等，始僅爲營官帶數百人耳。嗣因打仗可靠，各增募至數千人，今遂爲淮勇最江、淮南北必可指揮如意，若逐漸調移山東、河南邊境，尚可勉強相從；若赴河、洛、山、陝，並預甘肅回匪之用，水土不習，誠恐遷地勿良，勇心渙散。朝廷期望於臣，欲以西北軍事相屬，不過以臣在吳粗立戰功，而臣亦惟賴所部將士踴躍用命。若令臣去，而半素慣用之健將勁兵不得隨行，臣復何能爲役？曾國藩籌設徐州、濟寧、周家口等處防軍，皆臣部最出力者。臣若不募西行，則聲勢不能大振；若全以自立；若另圖添調馬步，而隨身先無親信可恃之兵勇，必致敗軍僨事而無裨於全局。此實情也。一餉源難專恃也。凡欲滅賊，必先治兵，欲強兵必先足餉，欲籌餉必先得人與地。臣年，皆在皖北軍中。竊見和春、鄭魁士之軍，戰陣頗勇，旋因餉缺而潰；袁甲三、翁同書繼之，更年江南大營之潰，十一年浙江之陷，皆由於糧餉斷絕。官文、胡林翼籌鄂餉以供東征，曾國藩進圖江、皖以江

西、湖南、廣東幸而蕆事。從古至今，言兵事未有不先籌餉者也。諭旨慮及皖、豫髮捻一日不除，盛京、甘肅勢難兼顧。誠以捻滅而後騰出兵力，有餉則到處兵勇皆可用，無餉則已成勁旅亦無用也。陶茂林、雷正綰皆多隆阿部下百戰驍將，昔何勇而今何怯，其江督，卽以後路籌餉引爲己任，以安其心。數月以來，協濟；又兼籌蘇松、揚州留防各陸營，長江外海各水師，皖南北江西防勦遣撤各湘軍之餉，雖以入抵出不敷尙多，竭力勻撥，幸無貽誤。臣若奉命西征，現在進圖勦捻後路分防各軍之餉，尙無專責之人；卽臣帶兵遠出，餉源當居於何處，籌餉當責成何人，亦未蒙聖明指示。若無確然可指之款，率衆前行，必爲雷正綰、陶茂林之續；若非切實可靠之人維持後路，亦無以安曾國藩、李鴻章之心。臣嘗默籌熟計，目今大患在捻與回，自須先圖滅捻。若以現餉養現兵，約計河南可養戰士一萬五千，山東可養戰士二萬，安徽可養戰士四五萬。各省督撫果皆熟諳韜略，認眞籌餉練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通蘇可養戰士六七萬，湖北可養戰士一萬，江力合作，勿存推諉爭忌之心，則兵與餉可漸足，一二年間可奏效。若皇上專派大員，而各督撫謂事有專屬，或擁兵觀望，或玩視軍需，或勝則爭功，敗則諉咎，遂使客兵出境種種牽掣，亦難必其收功之遲速矣。臣若赴豫，欲圖兜滅北捻，必須多練馬隊以備衝突，廣置車騾以資轉運。餉需甚鉅，豫中蹂躪已久，力難供應；若專指蘇餉，目下蘇、滬稅釐分供前敵，淮軍已虞饑潰，再添練勇馬步，人數益多，道路益遠，勢必不支。臣一經離任，恐亦不能遙制。此餉源不能專恃之實情也。臣軍久在江南勦賊，習見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鎗、

烏鎗，而變爲洋鎗隊。現計出省及留防陸營五萬餘人，約月需十餘萬觔，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採買，陸續供支，臣每親自料理。又有開花礮隊四營，一爲潘鼎新帶往濟寧，一交劉秉璋鎮守蘇州；其副將羅榮光、劉玉龍兩營爲臣親兵，現分守金陵城外之下關、江東橋兩處江口。緣洋人最重開花礮。目下長江通商，番舶來往，奸人覬覦，偵知有此利器可稍奪魄。洋礮重者千觔，輕亦數百觔。其礮具之堅精，藥彈之繁冗，臣講求數年稍窺祕要，他人多未及見，更未與知。臣既辛苦練成，若出省督師，必須酌量調往，藉壯聲勢。惟礮隊所用器械子彈盡仿洋式，所需銅鐵木煤各項工料均來自外國，故須就近設局製造。蘇州先設有三局。嗣因丁日昌、韓殿甲兩局移在滬購得機器鐵廠一座，將丁日昌、韓殿甲兩局移并上海鐵廠，曾經奏明，欲再移設金陵爲久遠之計。臣若遠赴他省，則礮局與鐵廠久必廢弛，不但技藝不能漸精，且慮工費多有缺乏，而臣軍接濟亦有斷絕之時。此軍火恐不能常常接濟之實情也。臣所慮者祇此三端。倘蒙皇上天恩，俯憫愚忱，熟思審處，俾微臣帶兵遠出，日後無掣肘之患，臣得效命疆場，努力設謀，幫同曾國藩等爲國家殲此殘孽，雖萬死有所不辭。奏入，適曾公亦有陳奏，奉諭：該大臣等均能詳細縷陳，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實爲有見。現在賊勢趨重禹城，張樹珊等攻勦正急，而南陽僅止張總愚一股，自不必再爲更張，即著毋庸置議。於是任、賴、牛、李各逆，自九月十五爲官兵所敗，遂悉數南竄徐州，分布豐、沛、銅山境內，盤踞湖圍。曾公調張樹珊回軍追勦，並調潘鼎新越境夾擊。二十三日，樹珊及賊於豐、魚交界之谷亭，將爲營而進。賊以我軍遠道奔疲，乘其營壘未定，遽以馬賊來犯。樹珊麾帶忠樸等營，會同張詩日之步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馳援。二十九日，忠樸等營及賊於柳新務處公弟昭慶

莊。賊大隊南中，淹斃無算，至郝家集，又疊爲我軍所挫，逆酋皆意沮，奪路而走。初二日又濟寧，其到豐縣者裁六營，兵力甚單，而賊衆號稱十餘萬，以我軍弱不置意，方欲攻城。初三日，鼎新以六營之八成隊赴陳家莊迎擊。離莊里許，鼎新令各營官皆設伏整陣而待，自率零騎逼賊壘致師。賊悉衆抗拒，我軍漸退，賊合馬步數萬人四面抄擊，遇伏不知虛實，乃大驚亂。鼎新乘其譁也，反逼之，伏兵又以炸礮測望其叢而擊之，一彈炸落，所殺傷數百，賊大驚潰，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獲級千餘，器械棄於地者相藉。賊乃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宿，又折竄魚臺。初四日，適追至，兩軍夾擊，賊又大敗，遂西竄單縣。於是賊一中，淹斃無算，至郝家集，又疊爲我軍所挫，逆酋皆意沮，奪路而走。初二日又濟寧，其到豐縣者裁六營，兵力甚單，而賊衆號稱十餘萬，以我軍弱不置意，方欲攻城。初三日，鼎新以六營之八成隊赴陳家莊迎擊。離莊里許，鼎新令各營官皆設伏整陣而待，自率零騎逼賊壘致師。賊悉衆抗拒，我軍漸退，賊合馬步數萬人四面抄擊，遇伏不知虛實，乃大驚亂。鼎新乘其譁也，反逼之，伏兵又以炸礮測望其叢而擊之，一彈炸落，所殺傷數百，賊大驚潰，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獲級千餘，器械棄於地者相藉。賊乃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宿，又折竄魚臺。初四日，適追至，兩軍夾擊，賊又大敗，遂西竄單縣。於是賊一敗於忠樸營，再挫於鼎軍，不得逞於徐、豐，乃竄豫。

淮軍平捻記卷二

十一月初九日，駐歸德提督周盛波敗賊於寧陵。十二日，逆酋任柱、賴汶洸等與督劉銘傳由周家口襲敗之。任、賴、牛、李各逆自豐北之敗，仍蓄意圖竄豫東。偵知東路防守甚嚴，不能偷渡運河，復不敢久駐曹屬，遂折而西竄，循舊黃河北岸，繞赴汴梁，欲與張總愚合股。時提督周盛波駐防歸德，諜賊北趨，即帶六成隊裹糧邀之。初九日，至寧陵之趙村集。時捻逆大隊圍攻寧陵縣城甚急，盛傳得信，即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更，任柱馬隊、賴汝洸悍黨俱於離城十五里屯紮。進擊。其弟記名提督盛傳善詭襲，盛波令與副將衞由東路進攻，游擊楊安典、賈起勝由北路進攻，自率副將周盛武、楊正國由呂家集中路。盛波漸誘至覆中，賊不意。任、賴兩逆見我軍分三路掩襲，亦分賊作三路迎拒，幷揮令賊衆由旁出包抄伏起，三路兵皆合，將各逆衆截分數處，賊首尾不相顧，暮夜之間，自相驚潰。我軍勇氣里，陣斬僞祥天安一名，殺悍逆六百餘級，拔出難民千餘，解散脅從甚衆，奪獲牛洛紅逆酋唐矮孜爲我軍所追，其坐馬被鎗顛撲，將授首矣，忽有悍賊數十騎橫出挾之而去。於是張竄，初十日即帶隊向東迎截，十一日，營軍於西華之逆正盤旋豫境，聞任、賴、牛、李等被創，即由西華、扶溝等迎援，因復合股。時駐防周家口之提督劉銘傳諜賊回駐不計其數。逆酋唐矮孜爲我軍所追，其坐馬被鎗顛撲，將授首矣，忽有悍賊數十騎橫出挾之而去。於是張郭橋。時任、賴等正與張逆合，勢復張，正圍扶溝縣城。銘

傳卽於十二日馳抵扶溝之東宏濟橋，遇賊邊馬，當卽飭令劉盛瑞、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三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復派唐殿魁翼北路，劉盛藻掩南路，同時幷進。劉盛瑞將邊馬擒殺十餘騎，追城西里許，遇賊馬隊大股數萬人，分三路將我軍包抄，中軍掩擊之，賊大潰，爲我軍陣斬千餘，炸礮所殺者蓋甚多。劉盛藻、唐殿魁見中軍被圍，派馮汝霖、丁汝昌擊左，王得成等擊右，我軍皆伏地狙擊，兩翼張而進。銘傳令軍士皆結圍陣自固，鎗向外擊，不及賊不發機，發必應鎗而倒，賊之迭來撲者，爲鎗殺死者僅數十人。是夜，賊潰走終宵，忽止忽驚，一夜不計數，器械山積，逐北十餘里，扶溝城圍立解。銘軍之戰士有定，賊之流走者處處投觸網羅，遂不能逞其故智；加以淮軍之嚴整，火器之精銳，賊竟無可抵拒。且偵知曾公在徐，已添練馬隊，將率以游擊，於是羣逆遂聚襄、葉、舞陽，合謀竄鄂，以掣我軍；至來年春夏交，而公弟昭慶及銘字一軍，與昭慶所部擬添練馬隊勁旅一支爲游擊之師，卽令營務處員外郎公弟昭慶統帶前進，因所採辦鞍馬未齊，駐徐州未動。而朝廷屢以徐州東偏、詔催曾公前駐周家口。曾公請令公弟昭慶統帶萬人赴豫，再令色爾圖善及張樹珊樹字馬步各軍進駐周家口，替出銘字一軍，與昭慶所部爲兩枝游擊，俟部署定後，再進駐周家口，居中調度。徐州、銅山、沛縣等處忽有湖團奸民通賊之事，曾公遂又留徐，至明年正月始進駐豫省。湖團者，咸豐四五年間，山東、曹州一帶黃河汎濫，難民唐守忠等遷徙銅、沛境內，佔微山湖灘，因而結團者也。湖灘爲無主地，又時在事官吏不能驅逐回籍，暫與撫綏。因就東民佔地，設局丈量，定爲科則，使之納糧充餉，耕種豐稔，漸臻富

強。嗣銅、沛居民逆捻竄徐，皆係湖團所約，故任、賴、牛、李等酋皆紛紛搆難，有不能一日與戴天之勢。而湖團中酋公謂不早爲之所，則沛民與團民械鬬不休，而良莠不分，必至玉石同燼，故特奏請稍緩赴豫。至明年正月，鄂事急，銘軍援鄂，曾公乃進駐周家口。

五年春，正鎮總兵王永勝，境，張總愚向襄陽，兩路入鄂；又有成大吉潰豫截勦。曾公因恐鄂勢不支，遂調銘傳所部由愚竄棗陽，欲東與賴、牛合股，聞銘軍至楚，乃分埠、楊營，所在皆爲賊據，設卡於栗河舖、化陂莊、將南趨。適銘軍在楚界，豫軍復踵追而至，賊恐匪蔓延麻、羅、黃、孝間，黃州各屬與皖省太湖、宿松處處毘連，而皖省空虛無備，安慶僅皇司吳坤修帶兩營防守。公乃調王永勝統開字十營淮勇過江，赴宿松、二郎河要隘妥籌堵勦，以固皖西門戶。

二月，張逆竄正陽，賴汶沈、牛老紅竄光州。詔淮軍統領員外郎李昭慶率領馬隊赴豫協勦，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所部淮勇親兵十營赴曾國藩軍營襄辦軍務。曾公用劉銘傳扼守沙河、賈魯河，議防守。　先是，

提督劉銘傳率所部進援黃州，公亦奏調遇缺題奏提督南贛鎮總兵王永勝，統兵赴宿松防勦。　自去年冬十二月，賊由皖、豫被創入楚，賴汶沈、牛老紅竄向黃陂、孝感諸勇之變，蘄、黃一帶遍地賊氛，襄、樊、黃、孝並警。劉銘傳一軍方在光、固、麻城繞出賊前，迎頭兜擊。豫軍宋慶踵追入鄂。是時張總掠唐縣、新野、南陽等境。新野屬之呂營、陳營、吳堂、柴堂、萬莊、岡與賴、牛合股，聞銘軍至楚，乃分江家莊，裹脅甚衆。我軍奮擊之，盡復諸寨。乃竄桐柏、泌陽境上，前後受敵，竄據明港驛，圖由確、遂、西、鄖乘間北犯。其時賴、牛股

賊之竄鄂也，以豫境。銘軍躡之而北，及逆於正陽之宋店，擊斬甚夥，賊竄汝陽之馬鄉、閻集、楊樓。我軍又踵擊之，賊等亦至，賊望風遁竄上蔡、遂平。時豫省空虛，捻逆疾捲而至，與角逐者，惟銘軍及豫軍宋慶所部，鏖戰於南陽新野諸境，而西北兩面皆無備，故有詔李昭慶赴豫之命。時賴汶洸、牛老紅由光州竄阜陽，復由阜陽折回豫境，以三月初二日擾及沈邱、項城、鹿邑、睢寧、太康諸縣，初四日，直犯扶溝縣城，知縣鄒金生礮斃馬步賊十餘人，賊乃竄西華、通許、陳留、尉氏，初六日至朱仙鎮。豫省平原曠野，無險可扼，賊騎往來倏忽；顧屢衂之後，無復往時之悍。官軍馬隊窮追，賊不得駐足，由杞縣、睢州、蘭儀、考城疾駛，竄入東境，賴、張二逆據山東鄆城水套矣。朝廷以蘇防稍緩，飭劉秉璋赴曾營襄辦軍務。秉璋所部十營，益以況文榜、常字營移駐宿遷。張總愚、牛老紅、賴汶洸旋竄出水套，連撲運河，官軍敗之，復竄河南商邱、虞城、寧陵、考城及商邱之劉家口。是時張、賴二逆忽分忽合，牛老紅在張總愚股，任柱在賴汶洸股，任柱尤凶狡善戰，出沒江、皖、楚、豫，飄忽靡定。

四月，捻逆張總愚、賴汶洸各股在鄂敗遁，復由皖而豫而東與張逆並股，悉聚鄆城、鉅野境內。旋因直隸提督劉銘傳、涼州鎮總兵周盛波、周盛傳由歸德疾趨亳州，以遏其衝。賊分股折回督周盛傳、劉銘傳之師擊賊於豐、沛、宿遷之間，敗之，賊分股回竄豫、皖。

先是，捻逆張總愚流竄東境，任柱、牛老紅、賴汶洸各股在鄂敗遁，復由皖而豫而東與張逆並股，悉聚鄆城、鉅野境內。旋因直隸提督劉銘傳、涼州鎮總兵周盛波、周盛傳由歸德疾趨亳州，以遏其衝。賊分股折回督周盛傳、劉銘傳之師擊賊於豐、沛、宿遷之間，敗之，賊分股回竄豫、皖

由徐境東趨，延擾銅山、邳州、宿遷、睢寧界上，游氛一片，勢將偪伺清江。清、淮爲裏下河各州縣屏蔽，時二麥正熟，賊尤覬覦。劉秉璋駐軍宿遷，總兵楊鼎勳駐軍力單，清、淮頗爲震動。公乃飛調劉士奇統奇字七營由東壩拔營北渡，又商令長江臺莊、韓莊，會同淮揚水師力扼運河，以固兗、沂、淮、海之防；然縣追賊而南，四月初五日率隊進解豐縣城圍，復躡賊而東，周盛波等亦與張總愚捻股遇於西北進追，劉秉璋會劉士奇、王永勝等之師，從東南兜勦。二日至徐州城西，總兵董鳳高、李祥和各以兩營分路出隊，擒獲數十名，賊退。是夜，李祥和派兵潛襲賊營，薄有家窪一帶；二十八日，竄宿遷之埠子鎮洋河集，逕撲運河；二十九日，逼近桃源。三十日，襄辦軍務江蘇臬司劉秉璋督軍馳至洋河集，探知賊之大股在圩外五六里屯紮，馬步萬餘，四出焚掠。劉秉璋令總兵王占魁、吳長慶、況文榜等各帶五成隊，三更徑搗賊巢，斬擒七十名。五月初一日，黎明收隊，隨卽勢不敵，且戰且走。吳長慶、況文榜等由舊河隄內外分路夾擊，進倉家集，賊陣大亂；官軍乘之，斃賊甚多。另股回援，陣斬悍賊千餘，由倉家集西北包抄我軍之後，直撲營壘，守營將士堅持不騎賊六七百，步三十餘名，鎗斃賊目二名，始退與湘軍劉松山由徐州追賊而來，行三日，賊由睢寧之歸仁集回竄，適倉家集之賊合幷西趨。是役也，我軍腹背受敵，若非回環互應，幾爲賊挫。初四、初五日，張逆攻撲皂河及利運閘、馬家渡一帶，均爲水師鄧長里等擊遇賊敗之。初七日，將至時，劉銘傳方赴濟寧與曾公會商防河事宜，其部將唐殿魁、劉盛藻分帶銘由利國驛回竄徐州。

軍駐紮徐州。以賊氛逼近郡城，初八日，會董鳳高之師出擊。行抵離城十八里之趙莊寨，偵山橋河左右。馬隊張景春、保成等渡河直前接戰，黃桂蘭、劉朝幹等步隊三營渡河接應，李隔河施放炸礮。鏖戰逾時，馬賊敗入河中，上爲步兵兜下，爲荊山橋所阻，我軍俘斬甚衆。唐殿魁等督軍追殺十餘里，奪獲賊馬三百餘匹，斃賊約及百名而還。張總愚、牛老紅等遂城縣，豫省復警。任柱、賴汶洸大股自四月十三日竄撲泗洲城後，旋復竄擾宿州。二十三日，莊寨。正在圍攻之際，周盛波馬隊一營先到，突衝賊隊，擒斬數十名，賊衆潰退。馬隊營卽在軍相離尙十餘里。二十四日，周盛波率軍前進，行甫數里，逆衆分三路來撲。以馬隊猛撲中邦傑等排列隊伍，併力禦之，洋鎗炸礮迎頭轟擊，逆衆抵死不退。都司周行發率領馬隊由始驚潰；其前路步賊經周壽昌等擊敗，後路步賊亦經周盛傳等擊敗。自辰至暮，各營終日百名，奪獲騾馬頗多，弁勇亡者十餘人。二十六日，賊遂竄歸德，三十日又折回永城、夏邑之盛傳出隊掩襲，小有俘獲。初三日，由蕭縣之西竄入銅山，擾及東賀村，與荊山橋張逆之股張詩日、李祥和等營出隊，至土山寺，而周盛波追軍適至，會商進擊，又擒斬百餘名。賊遂退走，由銅山至宿州，竄入懷遠，渡渦河而南。捻逆兩股自二月北竄以後，堅圖渡運，前在山東鄆城一帶搶渡，後搶渡，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餘，迄未得逞，遂又分竄豫、皖。曾公乃檄飭潘鼎新會同周盛波州駐紮，替出劉秉璋所部爲游兵；李昭慶一軍以八營赴防韓莊，以十營赴防濟寧駐紮休山會同張詩日等兩軍爲一路，專勦張逆一股；劉秉璋會同楊鼎勳爲一路，專勦任、賴。劉銘傳一軍改調在徐息，替出潘鼎新、楊

鼎勳兩軍爲游兵。各軍既替換有期，攻勦有定，勞逸相當，兵事漸有起色矣。

五月十七日，周盛波大敗牛逆於永城。二十九日，追敗任、賴於太和；張樹珊追敗張總愚捻股。

沙河南竄，會公分飭各軍防守沙河。　先是，荆山橋之役，我軍四路兜擊，牛洛紅一股不能與張總愚合併，由白龍王廟竄渡渦河，周盛波催督各軍連夜追之。十七日五鼓，及之於渦河，逆已渡河。周盛波派周盛傳由西路進，劉啓福等由東路進，周壽昌等由中路進，而令陳明昇、周行發各帶馬隊一營從兩旁衝截。兩陣未接，賊遥見我軍整隊而前，即紛紛散亂。我軍進擊之，牛逆知勢不能敵，驅悍賊數千人蜂擁回拒。我軍馬步各營分路猛擊，賊皆殊死鬬。周盛傳坐馬被賊矛刺倒，盛傳奮躍而起，奪賊矛，殺刺馬者，徒步接戰。兵勇初見盛傳馬倒，惶懼，至是無不奮命，士氣百倍，呼聲震天地，賊乃大敗。有步賊一股逃入路旁廢圩，周壽昌率師衝入圩内，搜殺淨盡，無一脱者。牛洛紅率餘賊向南狂奔，我軍追殺二十餘里。周盛波率偏師晨夜逐之，十八日至亳州，十九日至鹿邑之馬家寨。牛逆已竄入陳州境。官軍困乏，將士多病，即在馬家寨休息。任柱、賴汶洸自五月初與張逆相失，由宿州西竄，折向南趨，渡澮、渦兩河入懷遠、鳳臺境内之平阿山一帶，擄脅日衆。時淮河南北伏莽竊發，有勾捻過淮之謠。淮南腹地空虚，居民驚徙，皖軍力薄，公乃令皖南鎮總兵王可陞分派陞字兩營移守廬州，王永勝由臨淮分隊赴懷遠，劉秉璋進蒙城與王永勝等會合兜勦。二十三日，王永勝一軍馳至蒙城，周盛波亦自馬家寨回援，二十六日至潁州東五十餘里之棗莊集。賊聞援師四集，遂自平阿山全數西竄，欲由潁郡之留陵口偷渡沙河，竄擾光、固。適盛軍突至，不得逞，折向東北竄逸，繞至烏江河上游，意圖抄襲我軍後路。周盛波麾軍三面迎擊，洋槍炸礮連環轟發，逆勢不支，復西奔，遺牛騾

器械無算，解散脅從難民千餘人。二十九日，賊竄至太和，六月初一日，竄至港溝；劉秉璋跟追，沿途均有殺傷。張總愚一股自五月中旬由虞城西竄，潘鼎新與劉松山、張詩日三抵寧陵。探知該逆已至睢州城南之河陽集，官軍躡之，賊不敢留。二十一日，撲犯陳州，旋近周家口之北寨，牛逆亦由苑寨偷渡河，南與張逆分而復合。駐防周家口之右江鎮總兵張樹珊派副將閃鳳來馬隊迎擊，殺賊數十名，奪獲騾馬四十餘匹。是夕，復分隊雕勦，逆衆不敢迎拒，連夜渦河遁。張逆自鄲城西遁，牛逆自商水西遁，均奔遂平、確山一路，欲由信陽竄光、固、六安，沿途伐竹爲矛，補製兵器。曾公以張、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賴等逆亦渡淮幷趨南路，因定議於沙河、賈魯河設防。乃奏請曰：捻逆各股回竄豫、皖兩省，中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防，終不能大加懲創。本年應卽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查沙河上流直至郟縣、汝州，擬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臣派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挖濠守之，由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以下，仍守沙河，由喬松年派兵設防；自正陽關以下卽係淮河，由臣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各分汛地，層層布置，或者漸逼漸緊，逐逆於西南山多田少之處，官軍較易爲力云。遂檄劉銘傳自徐州馳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里，咨請豫撫在朱仙鎮以上七十里設兵；又令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及張詩日、劉松山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以資聲援。自捻逆之搶攘中原，皆馳騁於平曠之地。從前各軍與之逐勝，以窮追爲能事。然賊騎既多，且馬匹糧食皆野掠於民，無所斬惜，奔竄盡馬力，往往日夜行三

四百里，馬斃掠以易之；我軍戰馬皆出採辦，喂養有額，統帥請之於朝，營官領之於統帥，騎兵復領之營官，一兵祇此一騎，以之爲性命，戰陣間兵惜馬力，往往尾追不能及賊；前路復無防範，任其飄忽來往，是以賊雖屢敗終不能制其流竄。上年劉銘傳帶兵入豫，察看地勢，卽創扼守沙河之議，曾公以兵力未齊，未遽允行；至是卒行之。論者謂捻逆飄忽披猖甚於明之闖、獻，及國朝川、楚教匪。自公上年請直、東、豫三省堅壁清野，官督民團之議行而賊之勢日窮；自扼河防守之策行，而賊運防，卒以合圍殄寇，其機實由於是云。

六月二十七日，山東臬司潘鼎新敗賊於太康，任、賴股匪竄過賈魯河西，各軍仍理河防。　先自議定扼守沙河、賈魯河之策，六月中旬已調銘軍、盛軍、鼎軍分防沙河。乃夏雨過多，水勢盛漲，南陽、微山等湖與運河兩岸較高，沙土質鬆，大雨之後，盡皆坍毀；自韓莊以下八閘兩岸較低，連成一片。各路修隄牆，自韓莊以下二百餘里，隄身全被水淹。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積潦盈途，深過馬腹，軍中米糧子藥，車載夫運，寸步難行，文報往來亦多阻隔遲誤；而秋稼被淹，民廬漂沒，饑殣盈野，捻勢因之益橫。時任、賴捻股因張市、朱仙鎮等處河水所阻，不能西渡，盤踞於太康之崔橋、杞縣之五叉口、通許之底閣等處，逆氛盤結。六月二十日，山東臬司潘鼎新率師行至西華縣，爲大水所阻，各營凫水而進。二十五日逕趨崔橋，賊大股先退。二十六日，官軍分兩營以馬步十一營裹糧疾進，遇馬賊數百於石頭岡。賊騎迎頭而來，各勇爭先奮擊，獲馬三十餘匹。賊敗走，追至油坊岡之大林。賊幟密布，偵知有伏。潘鼎新分各營爲三路，令潘鼎立率三營爲中路，戴春林率三營於林叢中，或隱或伏爲誘賊之計。逆衆果出林搏擊，我吳從發率三營爲右路，又令唐宏成率一營爲左路，

軍連營齊進，斬擒悍賊數十名，追至林後油坊岡賊寨。潘鼎立揮衆攻其南寨門。時賊衆雨下，潘鼎立一躍而登，衆皆擁上，遂破其寨，賊皆翻牆而遁，我軍追殺四五百名，立將大寨奪回。潘鼎新卽留兩營守之，仍前追勦。甫行三里，任逆率悍黨衝至，馬德順帶馬隊鏖戰，擊殺賊目多名。其十里外，潘鼎新親督各營整陣以待。未幾，步賊從中路大至，馬賊左右分抄。各營如牆而進，連環轟擊，逆勢不支，紛紛敗北，追至武岡、沙窩一帶，各路寨賊俱遁，官軍亦收隊。二十七日，乘勝追勦至高停趾，竄過賈魯河以西，張、牛等亦竄至裕州、葉縣。時防河之策因大水毀牆，未能遽行。曾考一帶，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之霆軍，及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至是捻逆爲鼎軍迎頭截擊，復渡竄賈魯河西，於是復理防守之舊。前段防守銘、鼎、盛三軍移赴睢州、曹、考一帶，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之霆軍，及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至是捻逆爲鼎軍迎頭截擊，復渡竄賈魯河西，於是復理防守之舊。前段防守銘、鼎、盛三軍外又檄添周盛波一軍分守。各軍於盛暑深淖中，沾體塗足，修復隄坊，毫無怨色，紳民抵死抗守，鎗礮子如雨下，潘鼎立一躍而登，衆皆擁上，遂破其寨，賊皆翻牆而遁，我軍追殺四五百名，立將大寨奪回。潘鼎新卽留兩營守之，仍前追勦。甫行三里，任逆率悍黨衝至，馬德順帶馬隊鏖戰，擊殺賊目多名。其十里外，潘鼎新親督各營整陣以待。未幾，步賊從中路大至，馬賊左右分抄。各營如牆而進，連環轟擊，逆勢不支，紛紛敗北，追至武岡、沙窩一帶，各路寨賊俱遁，官軍亦收隊。二十七日，乘勝追勦至高停趾，竄過賈魯河以西，張、牛等亦竄至裕州、葉縣。時防河之策因大水毀牆，未能遽行。曾考一帶，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之霆軍，及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至是捻逆爲鼎軍迎頭截擊，復渡竄賈魯河西，於是復理防守之舊。前段防守銘、鼎、盛三軍外又檄添周盛波一軍分守。各軍於盛暑深淖中，沾體塗足，修復隄坊，毫無怨色，紳民之効力者亦因之鼓舞云。

淮軍平捻記卷三

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捻股衝破汴南衞河隄牆，悉衆東竄。詔公以兩江總督帶印出省，進駐徐州防勦。

自夏秋之交，河水漲盛，防河之策未定，逆氛擾及曹、考一帶，至七月初間，太康、睢、杞、通、雖疊獲小勝，而賊勢仍復蔓延，所在饑民裹脅日衆。是月杪，捻衆擾及長葛、任、賴併股麕聚於許、潁川，圖竄東境。劉銘傳、潘鼎新因汴軍朱仙鎮至汴梁省城黃河汛地長牆工未成，先一二日馳至汴梁，助修省北濠寨。十五日，逆衆由汴梁左右東竄，十六日二鼓，大隊直犯豫而至，夷塹填濠，豫省守軍撫標三營不能敵，牆破，賊遂東逸。時銘軍駐紮朱仙鎮，遙望火光漸迤西北，知豫軍長牆，潮湧而至，即令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向東，唐殿魁一軍向北截勦，比至而賊一帶，潘鼎新兩軍追擊曹、單、濟寧一路，江蘇臬司劉秉璋、蘇松鎮總兵楊鼎勳、右江鎮總兵張樹珊等三軍回顧徐、那遜馬隊亦渡，蹤追至杞縣境內，頗有擒獲。唐殿魁追至汴梁城南，遇牛逆後股，橫擊之，截殺馬步賊千餘人，餘賊向南逃竄。是時捻衆大勢東趨，不旬日間，蔓延菏澤、曹縣、鄆城、鉅野一帶，乘虛疾走，欲渡運河。於是曾公檄令劉銘傳、潘鼎新兩軍追擊曹、單、濟寧一路，江蘇臬司劉秉璋、蘇松鎮總兵楊鼎勳、右江鎮總兵張樹珊等三軍回顧徐、韓莊一路。時沿運上游開河、靳口以北有東軍分防，韓莊、八閘有公弟昭慶軍分防，兵力皆單。捻股合併爲一，飄急湍悍，運防甚爲喫緊。而曾公以積勞致病請假，朝命公攜帶關防，馳赴徐州調度

湘、淮各軍防衛淮、徐以東，並與山東巡撫閻公敬銘商辦統開字十營由六安渡淮馳赴泗州屯駐，並飭道員吳毓芬酌帶華字四營前赴清江暫駐，又抽調鄭國榜等魁字兩營、總兵吳殿元親兵一營徑赴徐州防堵。公於九月初九日由省赴徐。是時，銘、鼎兩軍躡賊至於鄆北梁山，鼎軍與賊接戰大勝，賊由鄆北折回西竄。初四日追抵曹州，賊悉其黨抗拒，烏合雖衆，氣茶多敗，擒斬解散數不可紀。兩軍遂由考城分進，一至杞縣，一至睢州。初八日，銘軍抵睢，是日五鼓，賊即由睢州西南逸。

九月十二日，賊首張總愚、任柱、賴汶洸分道各竄，遂爲東西二股，世號東捻、西捻。東捻復回犯運防。先是，賊以窺運河不得逞，乃圖決黃河斷流徒涉。是日薄河掘隄二十餘丈，我軍急擊之，賊大潰不得合。張總愚率股自中牟竄許、陝，經靈、閿入秦是爲西捻；而任柱、賴汶洸一股復由豫回竄東境，是爲東捻，二股自此遂分。

二十一日，東捻股首任柱、賴汶洸率賊日撲運防，勢甚慓悍，沿運各軍皆嚴守，屹然不可壞，二十七日，銘軍敗賊尾隊於曹州。二十八日，鼎軍敗賊於嘉祥縣，奪獲賊騎數十匹，生擒賊目宋金庸。時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土匪起事，東撫調鼎軍往勦。二十九日，賊在鉅野，銘軍與戰於葛店，馬隊進抄賊館，擒賊數十人，奪馬數百匹，賊敗南竄。十月初一日，銘軍及之於馬鞍山口，縱橫奮擊，生擒二百餘人，尾賊悉棄輜重回奔，爲各團寨民搜殺殆盡。賊前隊排紮不動，銘傳分兵三路薄之，使劉盛藻當西路，唐殿魁當中路，而親率黃桂蘭當北路，分隊齊進，賊亦分股相拒。我軍勢盛，賊卻，追至十餘里，賊陣猶聯綴不失次。田履安、丁汝昌當先率勇衝入賊陣，各軍三路兜擊，張景春馬隊由後包抄，賊衆前卻不得，各鳥獸散，自相踐踏，死者無數；追抵金鄉縣東北，又殺賊千餘，降馬賊二十三名，賊復竄淮、徐一帶運河。十月初三日，公軍抵徐。是日賊之大股南趨，亦離徐百里，公檄調

王永勝統開字十一營進紮皖、徐交界之雙溝，劉士奇統奇字七營進紮運河西岸之舊扼運河上下，徐防盆密。銘、鼎軍又躡追而至，張樹珊率樹字八營亦奉公命與鼎、銘軍會抵豐縣之蕭堰。初四日，我軍截擊，斬獲數十人，奪騾馬三十餘匹，賊折回魚臺。初五日，銘初六日，又追至金鄉之羅屯。賊先排隊待戰，以馬隊抄我輜重，張景春、吉爾洪額等擊敗之，擒斬十餘名。初七日，乘霧復回竄豐、沛。初八日，銘軍亦折回，追及於魚臺。賊轉向東北，我軍擒斬尾賊百餘名，賊首劉光遠、朱道等率衆降。初九、初十日，賊由羅屯、羊山一帶南竄，劉銘傳追至金鄉。此時賊在城西方築壘，不虞我軍之遽集也。十一日五鼓，銘傳分兵三路，令劉盛藻由城南，黃桂蘭、劉朝幹由城西，分撲賊巢，唐殿魁在後接應，馬隊由旁抄擊。賊出不意，大潰，擒斬三百餘名，獲騾馬輜重無算，復追至單縣之鷄黍集。是日，張樹珊由碭山進軍至豐縣十里外之趙莊。探知大股將至，紮營甫定，馬賊由西北紛來，直逼我營。樹珊先令閃鳳來在前誘敵，午刻令各營分路迎勦，自率開花礮隊接應，賊卻走，追至距豐十八里之橫堤。賊整隊回撲，爲開花礮轟斃無數，賊勢不支，竄縣寨東北。其前股繞出我軍後，遇隄折竄東南，官軍返旆躡之，馬隊馳擊，賊始潰遁。夜三鼓，張樹珊令各營襲賊於豐縣東南十餘里之張武樓。賊馬步大股麕聚，我軍三路齊進，賊倉卒奔逃，賴逆僅以身免。各營猛追二十餘里收隊，時已四鼓，計共斃賊千餘人，奪騾馬三百餘匹，生擒悍賊二百餘人，拔出難民無算。是時任、賴二逆爲我軍截斷，任向北竄，賴向東南。十三日，銘軍追至豐縣北四十五里之渠家寨。賊適攻寨，見我軍至，奔入沛縣湖圍。湖圍四面近水。公之遣樹字營也，卽密授機宜，令各軍逼賊入湖圍，就地勢殲之。各軍進逼，賊竄，突入之。公

飛檄各軍斷其出路。賊狡甚，知入死地，乘兵勢姜家樓，整隊迎擊，賊從旁路狂奔，馬隊追及之賊乃分股回繞我後。劉銘傳令唐殿魁等西擊與戰，甫開鎗礮，賊遽潰奔。我軍奮追，斬步賊二百餘匹，斬捻首高尚義並馬賊十餘人，賊分軍自東而南，至瞿家莊與賊大股相遇。賊方避當，勇氣百倍，衝賊陣爲數處，追殺十餘里，至張花旗所在，策馬刺賴汶沈於萬衆之中，墮馬，徑金鄉邊界竄回魚臺東北。十八日，我軍追及魚臺城北二十餘里。賊向西南反奔，敗之於羅官屯，賊走湖邊清河沿、相里集。十九日，由孫家橋一路進追。賊將由唐堌集犯濟寧，我軍攔勦。賊橫列馬步十餘里，乘勢猛撲。我軍以曠野無可扼紮，乃分各營爲三大陣，包輜重其中，悉力進戰。馬賊分路環包，步賊繼之，中我鎗礮，三撲三敗，自辰至午，賊人馬斃者狼藉遍野。我軍開花礮八尊，礮架已震裂其五，且戰且追，至徐家店。賊步隊漸敗遁，馬賊尚踞大莊不動，我軍以四營繞後，直抄其背。賊呼嘯迎敵，排鎗擊斃悍賊甚多，前後夾攻之，乃闖潰，由西南奪路狂竄。二十二日，張樹珊與劉銘傳合軍追至鉅野，賊東竄鄆城之武安集，二十三日走曹州境之郭明百餘名，餘衆悉爲民寨所殲。二十五日，賊正股由曹州竄定陶城東之土店。劉銘傳與張樹珊等會議，以兵落二十四日，我軍追及之。賊隊正向北竄，驟見兵到，復折而南。先有馬賊數百竄至濮州境，爲官兵橫截，擒斬

賊後，不能力挫其鋒，必疾馳百里，出不意攻之，方可奪賊之氣。遂一日馳抵定陶，時夜已二鼓，劉盛藻、唐殿魁即由東進擊，劉銘傳、張樹珊由西策應，四更後直襲賊館。賊知我軍至，遁不敢抗，適館之賊悉爲我軍殲除。賊衆乘暗狂奔，我軍力追，二十六日黎明，劉盛藻、唐殿魁及之於曹縣孫老寨，值任、牛二逆整隊喘息，我軍猛進，復棄輜重南走。張樹珊追至曹縣，遇賴逆繞城南走，即令劉克仁、張樹屏等率隊進擊，劉銘傳亦使黃桂蘭、畢金科、劉盛休、劉盛藻、唐殿魁分路兜擊，賊大潰，棄輜重十餘名，長髮悍賊數百名，俱棄械乞降。劉克仁、閃鳳來復乃爾迎頭截之，殲斃不可勝計，生擒僞天將、朝將、燕義等賊酋十餘名，獲騾馬器械僞印旗幟無算，餘賊復爲民寨截殺，逆首賴汶洸僅率數十騎向南遁去，餘黨數百名俱棄械乞降。劉克仁、閃鳳來復追至土岡集，擒獲賊首楊大阜，餘賊狂竄豫境歸德西南一帶。事聞，得旨，出力員弁，查明彙保，陣亡之提督銜記名總兵方有道、守備袁正泰、千總侯鳳德、記保把總劉曰清均優卹如例。賊自九月二十日以後，復犯東境，屢撲運河，由梁山南竄金、魚、豐、沛，欲犯清、淮，經我軍往來緊躡，每戰必挫，計不得逞，又盤旋曹、濟，前後將及一月，始潰逃入豫。其所擾皆東、徐交界之處，地勢最爲平曠，無險可扼，故賊雖窮蹙，往往奔走得脫。我軍忍饑寒、忘勞苦、緊躡之，日無停趾，一月之中先後敗賊二十次，使賊衆無可喘息，所過民寨咸不及攻，黨衆折損其半，而運河分守各軍亦堅持不動。捻股回竄歸德，南至羅山，復爲盛軍所敗，再竄皖、鄂之交。自此銘、盛各軍遂有入鄂之役。

十一月初一日，公受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曾公回兩江總督本任。時曾公以積勞致病，屢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並開各缺。十月二十日奉上諭，曾國藩着賞假一個月，在營調理，欽差大臣關防着李鴻章署理，公得旨，即疏陳日前奉旨飭令進駐徐州，本係總督管轄之地，晝吏應辦之防，淸、淮以東，宿、蒙以南，如

兵力能及，臣皆責無旁貸，故不敢稍有推諉。茲復奉命接署欽差大臣，則凡髮、捻所到之區，衆人束手之際，皆將責望於微臣。以臣智術短淺，才力薄弱，實難勝此艱鉅。非敢沾謙抑之虛名，拘辭讓之末節，揆時揣分，戰慄驚怖，誠有不能自已於衷者。惟恭釋聖諭，因曾國藩積勞致疾，重煩厘念，令臣暫時署理爲一時權宜之計。若再三堅辭，往返躭延，既無以仰體宵旰之憂，且令曾國藩病軀候代，情誼亦覺歉然。展轉焦思，惟有仰懇聖明從容籌議知兵大員，督辦勦捻軍務。或候曾國藩調理就痊，仍舊辦理，俾臣稍安愚拙，獲免大戾，感戴高厚，曷有既極。但就目前有必須豫爲籌度者，有不敢豫爲限制者，謹爲聖主一一陳之。上年九月，奉旨令臣帶兵馳赴河、洛。臣卽恐一離本任，則糧餉、軍火均無所出，當將可慮三大端，據實詳細覆陳。曾國藩本年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奏稱，將帥帶兵勦賊，非督撫手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係閱歷眞切之語。年餘以來，曾國藩在前督師，臣在後籌餉，患難與共，休戚相關，雖士馬未盡飽騰，而臣之心力實已交瘁，怨謗亦所不辭。臣來徐甫踰一月，後路糧餉轉運，相隔漸遠，每恐呼應不靈；若再逐賊出境，遠駐豫省，軍務大局未必遂能有濟，而各軍餉需，本任公事，必多貽誤。卽蒙派員接署督篆，各有責任，各有作爲，何能與前敵痛癢相連，始終如一。若強爭則徒失和衷，若隱忍則必分畛域，軍需稍有掣肘，必功效全無，潰敗立見。臣去年摺內固已言之詳且盡矣。且臣自問本心，於一切榮利素知恬澹，若從此脫卸地方事件，專意辦賊，事機可赴，神智不紛，猶可免力報效。若因餉缺而潰，亦非朝廷所以用臣督師，望臣成功之意。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接濟。曾國藩老病侵尋，自萌退志。臣每諄切懇勸，請若不耐軍事之勞頓，卽請回任籌餉，坐鎮要區；彼總以精力衰憊相謝。然亦以勦捻全軍專恃兩江之餉，若經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與臣

再四密商，迄無嘉謨可以入告。是以不得不賴朝廷之善爲區處矣。今諭旨並未令人接辦江督與通商要件，而詢及應否駐紮豫境。臣若至豫省，邊界離江寧千餘里，離蘇、滬千數百里，軍儲之調發，屬吏之稟承，文牘往還，動踰匝月，未有不遲誤者。後路根本重地，皆新復之區，又多通商口岸，設有蠢動，更難兼顧。臣反覆推究，事理務求一是，綱領全在得人。皇上若仍令臣兵餉兼籌，須以駐紮徐州而止，應仍如曾國藩前奏，東路稍鬆，當回金陵或駐清江，力籌餉運，乃足以固軍心而維大局。捻逆在東，則督飭各軍就近兜勦；捻若趨豫，則體察諸軍之勞逸，東路之防務，更番酌調，跟追前往，與鮑超、曾國荃等軍會合夾擊。劉銘傳等忠勇奮發，臨敵應變，均尚可靠。臣隨事商籌調度，似不致遽有失機。若皇上專責臣以討賊，在本境可兼管地方，軍需當責之何人？缺乏當如何處置？非一二空言能有實濟。此必須預爲籌度者也。至捻逆久成流寇，臣到徐後，審察軍情，可以勝賊，而尚不足以滅賊。蓋城敗後，馬隊急走日百餘里，我軍步隊至速日七八十里；賊隨地擄糧，我軍須齎糧而行。現各軍略置車駝，齎糧不過旬日，旬日購不出一日之食。且餉銀遠道解送，亦不應手。軍士忍饑趕路，催逼太緊，恐生潰變。我停一日，賊走已數百里，此勦捻賊之苦，前親王僧格林沁所統馬隊尚多而仍屢蹶不振者，職是之由。曾國藩接手後，有鑒於此，故始爲設立四鎮，旋議扼守運河、沙河，使地勢收窄，賊勢較蹙，較易兜勦。目下運防水深隄密，尚可扼住，冬春淺涸，尤須加意；其賈魯河、沙河地段太長，人力難齊，終辦不成。爲今之計，自應用謀設間，徐圖制賊：或蹙之於山深水複之處，乘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或陰扼其饑疲裹脅之衆，使其內亂殘殺，否

則投降免死，給資遣回，以解散其窮蹙致死之心，而披離其黨羽；或另有設守致困之法，容臣與湘、淮各將帥及各省督撫相勢妥籌。但能同心協力，冀有殲賊之時，軍事隨事隨地變幻無常，此不敢豫爲限制者也，疏入，故有是命。

十一月二十一日，張樹珊追擊賊於德安境，軍不利，死之。劉銘傳敗賊於下沙港。　任、賴捻股竄渡運河山，不得逞，劉銘傳追逼尤緊，逆股東竄無地，遂於十月二十三日由鉅野西北奔逃。十一月初間，銘軍及之於羅山，又大敗之，賊因竄越固始。十四、五等日，又經皖軍扼勦，遂折向西南，由商城竄光山，繞山而逸。周盛波督軍由光州、四十里鋪越山追之，十六日至白雀園，該逆猛竄已過界嶺，向湖北麻城逸去。周盛波因行糧缺乏，暫駐待餉。時湖北巡撫曾公國荃駐德安之武勝關，安徽巡撫英公翰、總兵張得勝等軍分紮六安之流坡潼、霍山之漫水河、黑石渡等處。公以捻勢窮蹙，湖北黃州各屬毗連皖西潛、太、英、宿一帶，皆有險可扼，賊騎不得施展，欲令各軍分路併進，會合鄂師設法兜截，或趁地勢以圖聚殲。乃檄直隸提督劉銘傳、江蘇蘇臬司劉秉璋自周家口拔隊進固始、商城，與周盛波、張樹珊分道入鄂，由東北兜勦，兼屏蔽皖省門戶。又慮鄂、皖之交，團寨最少，積糧較多，賊匪到處可以掠食，但能蹙之以兵力，而不能困之以饑餓；而鄂、豫交界，山徑紛歧，此截彼竄，尤在調全軍中。將來賊之出，不經隨、棗向南陽，即由光、羅回汝、信，是豫省南路必須扼紮重兵，以備回竄夾擊之用。復務處李昭慶統率南贛鎮總兵董鳳高馬步七營，由陳州、周口直進汝寧、信陽，擇要屯駐以防之。任、賴之由湖陽竄豫也，本意自鄧、浙西趨出荊子關，循商、洛入秦，與張逆合股；所挫，始折而皖、而鄂，旬日間奔突千有餘里。至是見大軍雲集，遂由孝感、應山、雲夢、京山、踞擾鍾祥

之曰口一帶。內。張樹珊、周盛波由應山折赴應城，與鄂軍統領郭松林等會勦。十一月初一日，大破賊衆以數萬計，綿亙數十百里，於襄河淤淺處竄越，前股擾及荆門之石牌驛，後股尚踞安陸境內。張樹珊、周盛波由應山折赴應城，與鄂軍統領郭松林等會勦。十一月初一日，大破賊於安陸之楊家峯，賊遂折趨京山、天門、漢川、雲夢諸處。二十一日，全股竄近德安，距城僅三十里。周盛波由雲夢中途折回，向德安前進。行抵兩河口，見隔河胡家店一帶賊衆自北而南，周盛波揮軍涉河迎擊。是日，劉秉璋軍亦至，與盛軍左右聯絡進勦。馬賊大股衝突我陣，經大小炸礮抵擊，自未至戌，鏖戰四時，連開炸礮百餘，斃賊無數，逆衆始潰，全股折奔西北。是時，張樹珊與盛軍東西分進，相隔約二十餘里。午後至德安之王家灣，適任、賴、牛、李大股麕至。張樹珊以遊擊日久，今得一當，乃帶隊急追，至新家閘。見賊屯紮楊家河東岸，衆甚盛，遂分鼓之，過河蹴之，爲困獸之反搏。我軍力單，久戰無繼援，前後隊所部六營爲左右甄夾進，自督副隊居中，馬隊游護其外，援桴追，迫，遂分軍築營壘，而親督前敵鏖戰，夜三鼓猶未解。樹珊所督副隊及親兵數百人傷亡殆盡，樹珊大呼赴敵，殺傷略當，力盡墮馬，賊遂害之。樹珊自咸豐四年隨公在皖北帶勇，血性忠篤，治軍精強。嗣隨勦江、浙，歷克名都大郡，以功勇勝，而樹珊謀勇兩營、馬隊一營，轉戰東、豫各省，屢獲大捷。所故常能以少擊衆。公常申戒之，謂勇不可恃，恃勇輕敵，敗之幾也。然樹珊自以兄弟受國家厚恩，奮

欲圖報，常以不得一當爲憾。此次援鄂，公慮其輕進，迭檄令與盛軍合進。乃倉卒遇敵，卒以身殉，各軍莫不愴慟。事聞，奉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加恩予謚，並於廬州府本籍及立功地方建立專祠，其隨同陣亡之副將劉登朝、郭有容、都司馬壽文、知縣李輝麟、守備黃瀚均照原銜優卹，並祔祀焉。是時銘軍亦進抵德安，會合盛軍跟蹤進蹤。銘軍於本月二十三日由宋河追賊過山，賊棄輜重西走京山。二十四日，劉銘傳親督軍至，正值大股賊匪繞撲縣城，乃派馬隊劉盛瑞等先行引戰，步隊繼進，黃桂蘭、李錫增等抄出賊旁。賊方分股回拒，適唐殿魁、劉盛藻率隊猛擊，擒斬三百餘名，救出脅從難民千餘，賊乃遠遁。二十七日，追至臼口，賊踞下沙港。二十八日，任逆率馬賊埋伏河邊，賴逆步隊排列岡下，牛、李二逆率衆向西佯走，欲俟我軍渡河入伏，出而包抄。銘傳諭知賊情詭譎，分飭劉朝幹等由河邊迎擊馬賊，劉盛瑞等逐賴逆，親率唐殿魁等三路搗賊中堅。任逆見我軍先攻其伏，知策不成，即率馬賊狂奔，賴、牛各逆亦相率逃去，僅斬其尾股數十人。

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劉銘傳與霆軍約攻賊於尹灘河，失期兵敗，銘傳鏖戰復振。五年冬，賴、牛諸逆之敗於下沙港也，由宜城之流水溝循襄河上竄。銘傳料賊以霆軍駐樊城，必不敢正走，當斜出東竄棗陽。正月初一日，即督隊趲行，抄賊之前，賊果由冠山口出。銘傳派黃桂蘭等六營進擊，唐殿魁四營接應，劉盛藻繞趨山口，斷賊後路。賊未及防，驟見我軍齊進，牛逆一股已過山口向西狂竄，任逆又折回河邊，望風奔潰。我軍逆擊之，擒逆酋郭包子、王信等，俘斬千餘人，解散脅從無慮數千，奪馬匹器械無算。任、賴被各軍勦急，不敢北竄樊城、東竄棗陽，復由河西折竄安陸。十四日，銘軍仍由宜城北路馳抵下洋港，諜知賊聚安陸屬之尹灘河。銘傳與鮑超函約次日分道前進，霆軍由西而東，銘軍由北而南，期兩面夾擊。十五日辰刻，銘軍先至尹灘河，

望見賊隊均紮對岸，遂將輜重約退，留王德成、龔元友兩營護守，銘傳親督隊伍過河進勦。賊見我兵過渡，即分馬步兩路，馬隊包裹。劉盛藻率衆先犯左軍，牛逆犯右軍，賴、李二逆抵拒中軍。中右兩營將戰，而任逆驅大股已將左軍全圍，且戰且退，右軍亦被圍奮擊不得出，唐殿魁及營官田履安、吳維章咸死之，軍士歿者六百餘人。賊追我軍過河，銘傳督王德成、龔元友等後路之師突起迎擊。適霆軍亦至，兩軍齊奮，始獲勝，殺賊千數，任、賴捻股乃向安陸西路竄去。事聞，奉旨，劉銘傳於尹隆河之敗，進退失機，其自請參處，本屬咎有應得。惟誤由鮑超未照約會，分路進勦，致令劉銘傳駭退挫敗，鮑超更不得辭咎。姑念劉銘傳果敢有素，鮑超屢獲大勝，過不掩功，均加勇號，仍責令帶隊勦賊以觀後效。總兵唐殿魁治軍嚴整，每戰必先，此次力竭捐軀，深堪痛惜，着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記名總兵田履安、總兵銜儘先副將李錫增、副將胡衡章、劉朝煦、吳維章、候選知縣舉人陳元孚均著交部照原銜從優議卹。時軍餉甚乏。張總愚猖獗秦省，曾公派總兵劉松山、編修張錫鑾等軍入關援勦，各軍接濟皆仰給於公。而秦地鮮產稻米，麥價亦昂貴，且有錢無市，和糴不行。雖經曾公派委丁憂在籍之江

蘇候補道薛書常商請山西巡撫撥款就地購糧接濟，並在陝州設立糧臺，靈寶縣設欵無多，而金陵糧臺支兩軍餉項道遠運多阻，而督時，以湘勇來路遠，人數較少，每發全餉；淮勇則奏請仿照同治一年僅發九關，恆欠三月糧。比增秦元年浙江米捐減成章程，就地勸捐。詔悉如公請。秦中各軍米麵始局采買米麵，然山西撥缺，而湘、淮前敵餉亦少火皆專恃兩江。公任江力益匱，公甚憂之。乃

淮軍平捻記卷四

同治六年正月，公補授湖廣總督，在營督辦潘鼎新駐尉氏、扶溝，公弟昭慶等堵光、商，賊由鄂營不救主帥之罪，皆得旨行。　自去年十一月二本任。公以大義相勸勉，又奉溫旨勉留。曾公乃力於十九日交卸兩江督篆。旋奉上諭，湖廣總督著李鴻章補授，李瀚章調補江蘇巡撫，李鴻章仍著在營督辦勦匪事宜，未到任以前，湖廣總督著李瀚章署理。親督古州鎮總兵劉士奇前駐周家口，檄調山東臬司奇字馬步八營自徐州起行，由歸德至周家口駐紮，又檄調山東臬司潘鼎新由濟寧率所部赴豫之尉氏、扶溝，擇要暫駐。時任、賴股捻自入鄂後，擄脅益衆，往來剽忽不常，各軍跟追未得扼制痛勦，是以賊勢愈熾。其初由京山、安陸圖渡襄河，欲循商、洛入秦，爲各軍所扼，始復竄鄂，仍思假道襄、樊與秦賊勾合。乃淮軍既四面猝集棗陽、宜城一帶，而霆軍又扼之樊城，逆計不得過，故於尹灘河一戰後，更道由安陸竄擾桐栢及信陽北之長台關、雙井店一帶，東犯羅山。正月二十八日，竄至光山之陳家棚，旋折竄潑波河。是時，山西布政使劉秉璋、涼州鎮總兵周盛波等進軍京山，公又令弟昭慶率王永勝、董鳳高等由光、商進兵，楊鼎勳由周口馳往光州會勦扼堵。北竄捻逆見各軍漸逼，折由白雀園竄麻城，於是鄂、皖之境復騷動。二月十四日，由廣濟、黃梅竄近

皖邊，適劉秉璋、軍記名潘司彭毓橘與葛承霖等在蘄水、六神港迎勦，彭毓橘與葛承霖等陣亡，鄂省西北秉璋、周盛波、周盛傳等由宿、太跟追入鄂，兼蔽皖省抵光州，亦由光山入麻城，相機擾擊。於是捻勢西趨，雜，賊騎非所便，第爲我軍所逼，鋌而走險；且計鄂省震動，淮軍當馳援，而彼得乘虛復出豫衝突。淮軍預爲之防，兜擊未嘗暫緩。賊既不得逞志，仍竄皖、鄂，而犯豫之狡謀卒弗衰云。初諭令督率霆軍追勦。公以秦地瘠苦多山，有劉松山一軍緊躡張逆，當不致令蔓延；而豫中游擊之師緊躡縱橫追逐，俟任、賴一股肅清，再行任、賴一股，恐兩股復合，勢更難圖。乃河、陝等處，均與會公商定，疏請暫留霆軍，凡賊在開陝甘軍務，遂從公議。至三月中，捻股由黃郡西趨，公即檄催霆軍由樊城迎勦。適鮑超傷病籍調養。公六次函勸其力疾援鄂，而超病勢委頓，急欲離營調治。霆軍共三十餘與曾公等商派宋國永、唐仁廉等統營進紮，慰令超在營臥護諸將，並爲奏請，得旨允行。去楊家河接仗陣亡，其所部僅隨身樹字副營弁勇傷亡數百十人，餘均尚完整。公因奏勁樹克仁與各營官救護不力，請將劉克仁革職，發往軍臺，記名總兵董大義、張勛、宋立新、吳宏將降補，副將董明禮、閃鳳來均以游擊降補，仍責令留營帶隊，分別參劾，以肅軍紀。又分撥傳節制調遣，其餘三營飭張樹珊之弟張樹屏統帶駐周家口訓練護衛。旨並如所請行。

四月初五日，賊自鄂北竄，周盛波等敗賊於信陽州邊境，賊仍返鄂境。　任、賴股匪由黃州西犯，復麕聚鍾祥之曰口、京山之尹灘河一帶，將由鍾祥回竄隨州。時淮軍之援鄂者，公弟昭慶於三月二十一日已抵德安，即帶王永勝、董鳳高等進扼京山之宋河周盛波劉秉璋亦由太湖宿松進勒黃興楊鼎勛會於麻城之朱埠，二十六日，進抵雲夢；劉銘傳亦由信陽馳入鄂境之應山。隨州賊於二十七日由尹灘河、郢東驛、洋梓一帶上竄，二十五日過安陸府，擾及流水溝、豐樂河等處，二十七日至棗陽之宋家集、孫家集一帶，將由襄、棗之間復窺豫境。淮軍開、鳳等營馳紮隨州、雙河以扼其北竄之路，銘軍與善慶馬隊亦即改向桐柏一路探勦。四月初一日，劉銘傳督隊至游河店。時賊竄厲山一帶，邊馬繞至桐柏境之四十里沖。初二日，賊又折竄黃土關、大廟畈，邊馬擾及譚家河、西雙河等處，距信陽州東南四五十里。初四日，銘軍遂回防信陽，初五日進紮西雙河，迎頭截擊。適周盛波、周盛傳等帶隊由應城趨應山，初四日自廣水驛出信陽、武勝關。賊銳欲東竄，但防前敵有兵，不虞盛軍之躡其後也。時任逆大股在台子莊、談家河，並踞民寨，牛、賴二逆在西山河，李允踞平靖關。初五日黎明，周盛波率三營由台子畈山左進，周盛傳率三營由山右進，周壽昌、劉啓福由中路進，吶喊突前，聲震巖谷，賊衆倉皇糾拒。我軍槍擊殺數十百人，層巒疊嶂中，賊騎不能馳驟，大半棄騎徒步四竄，我軍分路追殺，直至談家河。任逆越山南竄，其輜重悉存所佔民寨，留悍賊守護，官軍攻破之。牛、賴各股自西山河率衆來援，周盛波揮軍迎擊，援賊又潰，追斬千餘人，餘竄入山谷。遂令周壽昌、劉啓福入南山搜殺，賈起勝、楊正國入北山搜殺，潰賊均向西南狂竄。周盛傳率部追至平靖關，李允一股橫出迎拒，令衞汝貴、楊安典等擊卻之，盛軍追勦至麻油店始收隊。劉啓福正窮追時，見黃鞍賊騎越澗飛逃，知係逆首賴汶洸，遂策馬緊追，冀生擒之，

爲賴逆從騎回矛刺傷額角。啓福負創仍策騎直前，踰十餘高嶺，至蠟梅山，幾及賴逆。叢林伏賊暗放洋槍，擊中啓福腰腹，落馬歿於陣。事聞，照提督例賜卹。是日，斬賊匪二千餘名，奪獲騾馬千餘匹，陣擒汪老魁、陳大狗、祝老伏等大小賊酋十八名，解散難民甚衆，並奪回耕牛二百餘匹分給附近農民。初六日，劉銘傳追入平靖關。逆股經此大創，又折南竄入鄂。公料捻賊計東、豫麥熟，欲出掠食，雖官軍扼勦，而其勢飄忽，仍恐由隨、棗繞竄桐、泌，或由黃、麻出皖西，因飭令劉銘傳、周盛波等由信陽分路入鄂，劉秉璋、楊鼎勛、王永勝等由德安分起北趨應山，相機進勦。任、賴自信陽敗遁，卽於是日竄過應山縣城東北，適公弟昭慶所遣南贛鎮總兵王永勝、徐州鎮總兵董鳳高帶開、鳳各營由隨州赴應山探勦，與之遇。董鳳高率吳鳳柱馬隊迎勦城北，斃賊數名，生擒一名，奪馬三匹。賊大隊踵至，我軍因壘卽守，王永勝等帶馬隊抄擊，又斃賊數十名，生擒捻首范守由及從賊五名，奪馬十餘匹，賊敗退九十里。初六日黎明，王永勝、董鳳高派六成隊進勦，賊卽全股向東南奔竄，我軍奮追四十里，申刻至李店。賊分股迎敵，我軍嚴陣以待，鎗礮齊施，副將陳福先衝敵而入，刃悍賊數十人，中鎗陣亡。我軍戰益力，馬步大隊至如潮湧，賊大潰竄去，追十餘里，斃賊百數十人，奪獲騾馬十餘匹，時已昏暮，收隊回駐李家集。賊敗後，夜竄孝感之小河溪。適山西布政使劉秉璋、蘇松鎮總兵楊鼎勛帶隊由應山之廣水驛向東搜勦。初七日，賊衆自小河溪奔竄黃安之河口鎮，劉秉璋與楊鼎勛追抵小河溪，公弟昭慶由德安亦至，飛調王永勝、董鳳高改由南路赴花園兜勦。時捻股屯踞河口上下長山寨一帶，劉秉璋等率隊直前。初九日至黃家橋，賊已整隊迎敵。勛營副將李占彪匹馬陷陣，楊鼎勛督正副兩營馳之，賊紛紛敗退。劉秉璋飭左路各營進擊，賊卽越山而逃。是晚，賊酋胡連發率二十餘騎來降。初十日，我軍進至長山寨，賊馬步大股迎拒，

各營鎗礮連環轟擊，自辰至午相持數時，副將高森茂先登，弁勇齊進，賊陣潰亂，捻賊復踞河口，是夜遁去，十一日，劉秉璋等拔隊緊追。楊鼎勛帶所部八營先行，已刻至王家田，忽山內伏賊馬步七八千人，突出邀截，總兵張遵道力戰死之。楊鼎勛飭各營結方陣，包裹輜重，短兵相接，弁勇頗有傷亡。劉秉璋聞報，馳遣吳長慶、況文榜往援，各殊死戰，賊敗竄向宋埠。四月十二日，劉銘傳率各營逆擊捻賊於黃安，大敗之。賊犯皖之計不成，仍折回安陸境。是月，公以餉匱，奏催山東協濟徐州糧臺之款。

銘軍自初七日抵應山，知賊竄河口，恐其乘虛由黃州下竄安慶，則瀕江腹地俱危。即於初十日馳至黃陂，十二日自紫潼河向北攔截。行五十餘里，至黃安紫屏舖遇賊，整隊待之。賊馬步大股正向東走，忽遇官軍隔河排紮，馬賊千餘竟過河繞我軍之後。銘傳派道員丁壽昌分隊護守輜重，令劉盛藻一軍由左路擊賊步隊，副都統善慶馬隊助之；滕學義四營並樹軍三營由右路抄賊後，陳振邦馬隊助之；劉銘傳自率親兵及黃桂蘭五營由中路迎擊。賊見我分路出勦，亦分路來撲。馬賊先經劉朝幹擊敗，退過河西。劉盛藻督隊過河，賴逆率衆迎拒，馮汝霖、丁汝昌擊敗之。任逆見賴股西潰，即率馬步悍賊數千直犯滕學義及樹軍隊伍，指派牛逆一股迎擊，丁汝昌擊敗之。賴逆復回拒中路，另出馬賊數百繞撲我後。馬隊營官陳鳳樓、王保勝率部搏戰四五合，戈矛相及，彼此不分。步賊繼進，董大義等率隊猛衝，我軍鎗礮如雨，斃賊滿地，賊猶持矛死鬬。滕學義等抄出賊旁，賊始大敗，各軍乘勝進追，敗逆皆踰山越嶺相率狂奔，我軍分路擒殺數千，奪獲騾馬千餘匹，沿途解散難民萬餘人，追三十餘里，至陡山收隊。昭慶正帶隊進分水嶺，忽賊大股自東回竄，行走甚疾。昭慶督鳳字武毅十二營迎頭鏖戰，賊整隊抵拒。王有明以炸礮擊潰賊馬，副都統溫德勒克西等帶馬隊迎擊，步隊各營排進轟擊，

賊乃奔潰，督廖德旺、楊正清等直衝賊陣，傷悍賊多名，弁勇亦有傷亡，各營併力齊進，斃賊數百，衆奪路向西逃竄，復擒擊，一帶。初任、七十餘人，奪馬六十餘匹，救出難民千餘人，生獲賊首潘石頭、蔡大義等。時捻逆畏兵遠避，仍折回安陸、臼口，賴捻股在鄂中屢勝之後，勢甚猖獗。此次由黃安東趨，即欲由黃州、廣濟下竄皖、豫，經各軍分路截擊，劉銘傳頭痛勦，始折而西竄臼口、天門等處。捷聞，得旨銘軍營官降補參將董大義、吳宏洛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已革提督劉克仁著暫緩發遣軍臺，留補游擊董明禮、閃鳳來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已革提督劉克仁著暫緩發遣軍臺，留觀後效。其陣亡之勛字營記名總兵張遵道、副將李占彪、高森茂、開字營副將銜陳福先、副將銜儘先參將李洪貴、儘先參將謝元勛、游擊孫雲標、升用知縣龔汝弼、提舉銜候選縣丞廖得琦、都司趙貴生、千總潘鼎新所部鼎字營餉銀三萬二千兩，徐州糧臺者，自咸豐三年軍興以來，兩江總督公奉命督師駐徐後，設立徐州行營糧臺，支放湘、淮軍餉及儲運米糧軍械等項，亦派徐州道經理。同治四年，請督覆核以江寧東江、范淪陷，徐州相距較遠，派徐州道設立以支前敵者也。其收支各款，向歸徐州道專案造報，由南河總銷。同治三年，江寧克復，軍務稍鬆，經漕臣奏改爲善後局，仍由徐道收支造報。別爲一家，事多浮冒。至公四年，督辦軍務，裁汰徐防馬步兵勇，仿湘、淮各軍營制，另募設立，交徐州鎮總兵董鳳高統帶，幷爲奏添豫、晉三省協餉以濟兵食。嗣以徐防兵勇既與湘、淮各軍合，則餉項不應分析，徐州既另設糧臺，則善後局不應管餉，遂於本年正月內奏明，將徐防軍餉歸併徐州行營糧臺，由善後局支放，所有地漕、釐捐、湖租及各省

協餉，統歸徐道提解糧臺，照章收支。此徐州糧臺山東協款之所由來也。自後除扣給兩外，徐州餉銀每遲至數月始行報解。公以是時淮勇各軍轉戰豫、東、皖、鄂等省，窮年累月，遠道奔疲，而留守東境運河尚有淮軍水陸四千餘人，即協款如期報解，轉運尚復需時，若任意逾期，緩急皆奉旨隨便調用，山東除月供巨款外，一切麪麩草料軍需捐項均取給時，各省兵餉每遲，即協助。曾公於四年四月奉命北征，亦經戶部奏明，向協僧營之款，諭令按月撥解。及至此兩，尚且愈宕愈遲。且晉、豫正捻股竄覬覦之地，各有爲難。若東省則財賦完善，既不能出兵，而淮軍每於東省戒嚴，常以全力赴援，更無畛域各情形，據實奏陳。報可。

五月十二日，捻賊東竄至山東濟寧之戴廟，東師潰，運防不守。　捻賊自四月十四日之敗，日夜圖出鄂境。十五日擾及鎮平、鄧州境內。公慮鋌鹿之走，即急檄霆軍至鄂，分屯要阨，以防西竄，幷令銘軍踵其後。十五日，陳振邦無水不足以限賊。公慮鋌鹿之走，即急檄霆軍至鄂，分屯要阨，以防西竄，幷令銘軍踵其後。十五日，陳振邦派降將任永清、哨官鄧長安、馬金敍先率馬勇百餘名追賊雲夢，乘夜進擊，生擒賊首陳大貴一名，斃賊數十，奪騾馬三十餘匹。賊不得喘息，走皂市，十七至十九日，折回京山，由鄖東洋梓上竄，沿途饑散甚多。霆軍營務處宋國永等由隨州回軍西向，十九日抵棗陽之吳家店。賊由宋家集竄平林店、團山一帶，相距二三十里。二十、二三等日，宋國永等由宋家集竄至新野東南之朱集、水臺、南陽西南之清華、穰東等處，邊馬四達，賊情剽譎異常，目下既至南陽郡境，不東走葉、裕，即西趨內、淅，秦、豫皆不可不防。乃檄劉銘

傳由棗陽緊追出鄂，周盛波由信陽馳扼沁陽，皆令視賊所向，相機兜勦。又令潘鼎新、劉士奇兩軍會合迎截，以蔽東路。時豫新娶登場，動賊窺伺。二十五、六、七等日，賊由南陽西竄鄧州、鎮平、內鄉沿途擄糧，騶有由淅川、荊子關入陝之勢。適豫軍由南陽進擊賊，而銘軍由棗陽、襄陽緊躡其後，二十八日亦追抵鄧州。二十九日四鼓，銘傳督隊馳四五十里。賊慮、副將陳振邦馬隊追及之於白龍廟。任逆分路回撲，我軍擊敗之，擒斬賊首李紅山、朱五等並騎賊數十名，奪獲騾馬百餘匹，步隊相繼而進，遂狂奔。我軍追二十餘里，至鎮平縣之馬莊，賊復繞之交，周盛波、周盛傳由沁陽進勦，及於唐縣又敗之。賊折而北竄，初二、三日，賊至唐、裕州西北，豫軍張曜攔截之。初五、六日竄淯川、尉氏、中牟一帶，鼎軍適駐尉氏之張市，出隊邀截，賊折而北趨。初七日由朱仙鎮略及陳留、蘭考，初八日卽入山東曹縣境內，日夜馳數百里，勢如飆發，初九、初十兩日，賊至唐、裕，銘軍尙能與賊馳逐，而東自應山、黃陂，西出安陸、襄、棗間，又由南陽跟勦至鄭、汴，數月以來，幾於無日不追奔逐北。賊雖望風奔逃，而軍等日，定陶、城武徧地賊氛，十一日犯鉅野。時淮軍全師赴鄂。迨賊之出，各營皆落後，銘議於東省之運河東岸、豫省之賈魯河、沙河西岸，沿隄興築長牆圈賊。豫省長牆已於五年八月間爲賊竄破，而運則隄則屹然巨防，賊屢攻未陷，東省賴以完固。其分汛則濟寧以北東軍守之，台莊以南湘、淮各軍守之，其間則以湘軍水師淮軍陸師補其闕。自曾公創制，迨公接任督師，畫一不改。任、賴等股遠竄鄂中，距運防已遠，戍卒多懈。東軍所主，自黃河以南申家口、戴廟至濟寧石佛寺、趙村，不及二百里，以守則若有餘。

會天旱水涸，運河往往成乾溝，人馬可行。公以南陽湖一帶雖有水師徐道奎一營，而運防有失，乃飛檄潘鼎新緊躡賊後策應運防，又調昭通鎮總兵沈宏富統奇字八營，由虞城移紮豐縣，聯絡聲勢，並咨山東巡撫布置防扼。十二日，任逆以鄆城、梁山寨有土匪勾引，裝旗起事，即於是日由梁山裹脅烏合，直犯東戴商廟。午刻，東師不守，賊馬衝過運河東岸長牆，毀搶東軍統領總兵王心安等營，軍械咸盡，並擄船以濟全隊，東師總兵趙三元亦不能抗。是日省水師潘鼎新、劉銘傳馳抵單縣，相距僅一日程云。

六月，公率親軍移歸德，再移濟寧，調淮軍全東省紛紛告警。公因賊勢趨東，即奏請由周口移駐歸德，就近調度。於十八日夜，督帶二十二日馳抵歸德。時賊已竄擾泰安。潘鼎新由單縣兩晝夜馳抵濟寧，添備糧藥，即勦。銘軍於十七日亦由單縣隄上馳赴濟寧。於是運防東軍盡爲東省撤回腹地，與賊飛檄周盛波、周盛傳等由曹縣拔往濟寧之長溝，擇要扼堵。又恐賊由泰安折竄沂、海，虞，復調王永勝開字營、沈宏富奇字營赴宿遷駐劄，則清江、裏下河門戶可劉秉璋及公弟昭慶由鄂馳回。令秉璋赴濟寧休士待戰，昭慶赴徐州、宿遷防勦。時賊萊蕪、青石關等處，其勢漸向青州一路，欲趨登、萊。劉銘傳、潘鼎新因建倒守運防、進扼韓莊要隘，以備南路。竄之議，公韙之。六月初一日，飭銘傳一軍由濟寧赴東省防堵運隄及膠萊河。　自萊州爲北路，又派徐州鎮董鳳高、昭通鎮沈宏富馬步十五營由郊城、蘭山進莒州爲向泰安、萊蕪徑趨青州爲中路，潘鼎新一軍由濰縣、昌邑赴南路：三路兜截而前，以期逼入登、萊，會合東軍相機扼堵。旋具疏陳，略言賊竄登、萊，我軍即於膠萊咽喉設法疆，南不得蔓延淮、海，局勢自較緊湊。奏入，俞允。嗣奉旨，命公移駐東境。公乃由歸德啓程抵濟寧。於時運河之防則有河南巡撫派張曜、宋慶兩軍分紮東平以上靳口至黃河沈家口百餘里，周盛波分紮開河至靳口一

帶，劉秉璋分紮濟寧至開河一帶，楊鼎勛分紮趙村、石佛寺至南陽湖一帶，安徽巡撫英公翰派黃秉鈞統英字一軍赴宿遷向上游扼紮，張得勝凱字一軍赴貓兒窩、灘上、向下游扼紮，程文炳強字一軍赴濟寧，與水師三營入運巡護，公又令昭慶督所部由灘上、黃桂莊接守至韓莊、八閘一帶。各軍皆先後到防，興築隄牆，炎風烈日之中，弁勇晝夜工作，士氣甚爲奮發。又奉諭，以防勦機宜，間不容髮，令卽星夜馳赴前敵，就近調度，以期呼應靈通。公卽疏陳曰：『自來流賊最難追勦，而流賊之速尤莫如今日之捻逆。中原平曠，萬騎衝突，無可限制，日輒百數十里、或二百里。無論我軍步隊笨滯，力不相及，卽使及賊見仗，而此截彼竄，橫行側出，賊路不窮，我力必有時而窮。迨日久追逐疲憊，爲賊所乘，往往一蹶不振。自勦捻以來，十數年如一轍。雖追賊神速如僧格林沁尙且不能成功，臣等自問萬不能及。故欲滅此賊，計惟有兜圍之一法，臣曾屢奏及之。曾國藩始思變計，初議四鎭之設，繼議沙河、賈魯河之守；本年春間，左宗棠、曾國荃又擬爲曰口之圍：皆欲偪之不流，蹙之漸緊也。自臣受事抵豫，賊已入鄂，各軍與賊轉戰鄂、豫數月，迄無機勢可乘，惟有嚴檄諸軍，往來躡擊。迨賊由豫竄東，臣思東省運防屢經賊撲，向稱可恃，遂急注意布扼曹、單、豐、碭舊河隄，欲困之黃、運之間，以爲得地。已渡運。臣由歸德馳赴濟寧，與劉銘傳等函商，不得已復爲蹙賊登、萊之計，先借各省兵力協守運河西隄，以圖圈制，而遏回竄。續奉六月初五日寄諭，抄發劉長佑、英翰等原摺，皆言之甚切，與臣所部署均屬相符。是目前辦賊，捨此更無良策。臣更衡量利害之輕重，與其馳逐終年，流毒江、皖、東、豫、楚各省，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復運東，濟、泰、兗、沂、青及蘇之徐、淮、海各屬均受其害，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膠萊河之守不密則膠萊仍不足恃。賊踪已向膠東，事勢至此，機會可圖，但求萬全，不爭一

日，故臣立意必運隄與膠萊河兩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進勦，庶打一仗是一仗，滅一賊少一賊，賊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計至愚、至拙、亦至難，然不若此，更不足以制賊。疊經緘商丁寶楨，囑其勿遽窮追，反驅出境。即兵力未集而迫之過緊，使之窺破機關，轉虞脫逸。並告以蹙之一字，宜求實濟，勿尚虛功。恭讀六月初四日寄諭，令丁寶楨兼顧，杜賊回竄，不可專事尾追，致賊蔓延，尤服聖謨之洞照。臣惟日夜圖維，先固守局而後進兵，此臣籌辦之大致也。東、蘇兩境運隄，袤長千里，苟非各督撫關顧大局，通力合作，臣軍斷不敷用。皖、豫派到各軍與淮軍分守宿遷以上地段，臣前奏明。現令於兩岸排築長牆，分哨過運東，就舊牆修繕礮臺，犄角護守。方在漏夜興工，非月餘不能牢固。而宿遷以下至清江隄幾二百里，尚無守兵；漕臣張之萬兵力止能自保，蘇省防軍無可再調，臣僅調前金門鎮王鍾華、提督李洪達水師三營，分布宿遷亭濟閘，下至鹽河箝口壩一帶，但苦無陸師依護，復經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請其速派五千人北上協守宿遷、桃源運隄，以補其隙，尚未接復。疊准李瀚章、曾國荃咨稱，已派提督譚仁芳、總兵劉維楨率萬二千人，劉長佑咨稱已派臬司張樹聲帥總兵余承恩等四五千人前來助守，均尚未得啓程日期，故運防尚未布滿，即暫無兵替入膠萊。至膠萊河距南北海口，三路之師，日內先後已到，然步隊止四十六營。臣復擬調豫軍宋慶十二營，十營。劉銘傳等十營，由運河續行抽往，必合之丁寶楨所部東軍三十一營，始可密布。丁寶楨止允以十一營相助，而臣添調運防之宋、王兩軍又須牆工稍整，乃可拔隊。若丁寶楨盡以東軍協守，目前略可敷用，未知果否准行。連日據報，賊蹤盤旋萊陽、掖縣，仍向東北駛竄。臣飭劉銘傳等，如賊外向，當設法堵入，並商請丁寶楨移營分扼。若膠

萊之守未成，即不能銳意擊賊；若賊或竄出膠萊，諸將要地，每多親往督攻。蓋勦守賊與辦流賊，情事本自不同。況此時運防各軍已到，築置，而直隸、湖北、浙江之未到者尚有二萬餘人，沿途催居中籌辦。若遽舍之前進，則五省客兵何所稟承？運防轉有妨礙。兵事百變，臣誠不敢謂運防既成，滅賊必有把握；然立意已定，則經營尤敵之實情也。伏讀初五日寄諭：應否揀派威望素著大須盡善。此臣暫難即赴前臣部湘、淮各將，久共戰陣，素相輯睦，號令尚無不齊。此員統領前敵諸軍以一進止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新同建倒守運河進扼膠萊之議，曾令該提督就近察劉銘傳深達機要，與潘鼎辦膠萊一帶扼勦事宜。但使諸將力所能勉，臣函牘交會商丁寶楨，協同東軍籌略定，臣再抽選勁旅，移營前往，督飭進擊，以期聚殲。總銘傳、潘鼎新等追進登、萊，計亦可獲小勝，驅之使出。惟及今地力人力幸有可辦之機，惟辦理須有次第，臣何念捻逆流竄多年，數省生靈塗炭，實貽聖主宵旰之憂。疏入，報可。時銘軍於十三日已抵平度州之瓦廟口，鼎軍於十二日移駐掖縣之新初十日由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境內，賊股全趨海濱，設守膠萊河之議乃益堅。膠萊河者，元至元十九年所開之新河、通運漕以避海道成山之險者也。其水橫亙南北，首尾皆有口通海：南口曰南即曰新河，延袤二百八十餘里，形勢足可防守。惟萊州、海倉口以外有沙灘七八十里，沙水沮洳不能築牆，

而水淺人馬皆能逕渡；由新河迤西三十里許，有濰河，其入海處水勢較深。潘鼎新擬捨膠萊河、數十里不守，而從新河西平地築牆橫紮至濰河東岸，復就濰河築牆以瀕於海。公乃與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議定：自新河南紮至大成寺一百一十里，令劉銘傳全軍守之，自大成寺至吳家閘一帶約六十里，東軍守之，俱於西岸增修長牆；自新河至濰河東岸，潘鼎新守之，其濰河西自夏店至海口，水深泥淖，亦屬東軍分守以補其隙。又調豫軍宋慶帶毅字十二營、王永勝帶開字十營，由運防馳赴膠萊河，會同劉銘傳相機策應。其東平、宿遷兩防，暫令豫軍張曜、淮軍李昭慶勻紮替守，以固運防。公於二十二日即親歷東境運河上下。銘、鼎、奇、鳳四軍與東軍所修膠萊河牆亦於六月下旬冒暑雨趕築就竣。七月初三日，豫軍宋慶到防，填紮新河至楊家圈。初八日，淮軍王永勝亦到防，腾出王成謙一軍至膠萊扼紮。又檄提督傅振邦率所部千二百人馳赴濰西，勸集團練協力堵勦。是時賊已深入海曲，故膠萊守禦得漸就緒。而自新河南至塔埠口二百六十里，其中淤淺處頗多，自新河橫出濰河北帶。惟濰河西辛安莊北至海尚空五六十里，潘鼎新、劉銘傳暫派馬隊六營沿河巡哨，擬使王永勝回顧運防，至下營又五十餘里，加之南北海口沙灘在在須籌布置完固，防守必須兵五萬餘人，分路進戰又須三四萬人，而各路之師尚不足五萬人，公於此時之經營亦心力交瘁矣。

七月二十日，捻逆全股由海神廟撲渡濰河，膠萊防潰，賊又南趨。　初，捻股於六月十一、二日仍游奕福山、寧海一帶，聞我軍扼紮膠萊河，即疾馳回竄，七月初一日由即墨撲麻灣一帶東軍汛地，丁公寶楨督東軍進擊敗之，遂折竄平度、即墨交界，距淮軍汛地三四十里，往來窺伺。銘軍過河巡徼，賊不敢近。初七日，又犯鼎

軍所防新河一帶。初八、九日竄萊州附近。時王永勝一軍已紮防運隄，東軍王成謙所部於十三日到防，卽紮守濰河西岸，接潘鼎新守地，北至下營三十六里。下營以北沙灘最淺者尙有魚里舖至海神廟十餘里，王成謙商派原紮辛安莊之東軍已革總兵王心安平字四營往守。王既到防，銘軍巡哨馬隊遂撤。是時賊知我軍將蹙之海澨，以圖聚殲，乃爲困獸之鬬。十六日五鼓，賊馬步大隊猛撲豫軍宋慶所守新河地段，捨死衝突，游擊蔣尙鈞、千總程允和抽守牆勇四百人，繞賊後夾擊，斃賊甚多，生擒亳捻老賊三十餘人，奪獲騾馬四五百匹，追奔二十餘里，賊旋向萊州西北竄走。任、賴諸逆知膠萊河一百餘里牆堅濠深，守禦嚴密，無懈可乘，於是有圖渡濰河之舉。又濰西岸本爲鼎軍二營、東軍王心安四營分守。嗣東軍王成謙常武十營到防，王成謙利王心安已成營牆，卽商令王心安移紮下營以北至海口一段，自以八營填紮王心安四營原防地段，故下營至海口最要之地，王心安僅以四營守之。營壘初成，河牆未築，賊諜知情實，乃於二十日辰刻全股由海神廟以北十數里外海灘撲渡濰河，王心安營潰，營官胡祖勝、哨弁七八員、勇丁六七百名同時陣亡，王心安獨跳身遁，王成謙亦不敢救，賊遂一擁過河。鼎軍失去汛地四十餘里，聞信卽督隊邀擊，斃賊數百。時賊已漏網，急向西南奔竄。二十一、二日，銘字、鼎字各營及董鳳高、王永勝、沈宏富、先後得信，均拔全隊緊躡而西，追至濰縣，竄昌樂東南。二十三日，分股由安邱、臨朐南竄，有南侵犯沂、莒、海、沭、淸口之意，於是膠萊之防又潰。事聞，奉旨，道員王成謙革職留營自效。自曾公與公督師勦捻，始變窮追之師爲堵截之計，咸屢疏欲蹙之山深水複之區，棄地以圖聚殲，皆主明孫傳庭之論，謂須驅之於必困之途，取之於垂死之日，識者以爲平捻之策莫善於是。而疆吏各以全境保民爲功，往往諉勦賊爲督帥之責，初不便之。比圍合，則客主之軍，號令不一，是以一潰

賈魯河、沙河，再潰運防，三潰膠萊，轉輸半天下，士卒傷夷塗地，於是權奇壯俊之士莫不扼腕太息，而志未堅定者，幾思還計而改爲，蓋成敗之局岌岌不可終日矣。天祐靈祚，挺生偉人，誠貫金石，百挫不改，終輯寇盜以紓我民，非始知之難，而終守之難，嗚呼鑠矣！

七月二十六日，公由濟寧至濟南，得膠萊敗狀，疾馳赴臺莊灘回顧運防。是日，董鳳高追敗賊於莒州。當膠萊河事之初興也，公慮兵力不齊，賊蹤飄忽，膠萊防局難成，必先嚴運河之守，杜捻賊回竄之路，故雖進軍膠萊，而一面仍督飭扼守運隄各軍皆輪替進勦。七月十九日，鄂軍譚仁芳、劉維楨等始到軍防，公令接替靳口至亭子源，僅有水師往來梭織，視全防兵力爲最單。公既聞警，立飭劉秉璋、周盛波分兵力爲抵濟南，而至桃下以下，公弟昭慶以十九營守之，汛地長一百七十里；宿遷仰化集下至泰安、沂州宋慶一軍部下由郯城、邳州躡蹤進勦，潘鼎新由嶧縣、臺莊並進邳、宿一帶，而親督劉秉璋、沈宏富、溫德勒克西、馬德順等馬步隊進駐東省與江蘇交界沿運之臺莊，居中調度。咨商東撫派王成謙、王正起等軍扼紮莒、沂要隘之折回運隄原防地段，仍酌派精銳以備游擊汶上、東平等處。公又慮南路空虛，飛調周盛波、周盛傳攔勦；又檄董鳳高、王永勝各帶所部，由沂州馳回臺莊、灘上一帶協防。劉銘傳統率大隊緊躡賊後，公亦自帶楊飛熊軍十營駐沂堵賊犯運。時賊南竄，董鳳高率馬步七營追之，二十六日及於莒州，即帶隊抄十字路，丁前。時秈黍正盛，一望蔽野，鳳高伏馬隊於秈叢中，步隊列陣以待。未幾賊騎蜂擁來犯，我軍僞遁誘入秈叢，馬隊伏起裹賊。賊不得相顧，自相踐蹈，死者不可勝鎗擊之。鎗墜賊者甚衆，步隊猶繼進。我軍僞遁誘入秈叢，馬隊伏起裹賊。賊不得相顧，自相踐蹈，死者不可勝

數，其悍賊奮力竄出向西遁，我軍追殺十餘里，擒斬百餘名，始收隊回莒。次日黎明，分路進躡。甫過莒州南門，有馬賊百餘騎西來，我軍分隊迎擊，步賊倏四面至。總兵魏興慶開放劈山礮，斃賊數十，鎗礮隊環轟而進，營官董學友、孫文科、王芝生等奮戰，呼聲動天地，軍士無不一當百，吳鳳柱又帶馬隊橫擊賊腰，董鳳高親督血戰，前卻數十里，歷兩時之久，賊散而復聚，有騎馬賊酋數十督陣不退，手大旗揮賊進拒，故賊尸枕藉仍抵死不退。王芝生乃突入其陣，斫三賊咸仆之，奪其大旗，餘酋驚遁，賊遂奔潰，我軍追殺二十餘里，又斃賊數百，生擒一百三十餘名，奪馬三百餘匹，鎗礮牛驢無慮數百，我軍陣亡弁勇二十八名，受傷四十餘名。事聞，陣亡之儘先都司駱得彪、守備宋朝喜、千總黃正科、外委孫元均奉旨優恤如例。

八月十一日，公督隊抵台莊布置運防。朝議疑膠萊既潰，運防亦不可守，寄諭詢問，公覆疏堅持之，又陳探辦軍食情形，皆得俞旨。　董鳳高敗賊莒州後，遵檄回赴運防。八月初六日抵汛，接守貓兒窩至灘上三十里，公弟昭慶移守韓莊至黃林莊以下，王永勝亦至邳州之官河，夾護運防，上下游擊。十一日，公抵臺莊，以宿遷仰化集下至清河尚無陸軍駐扼，遂派襄辦軍務山西布政使劉秉璋率所部及沈宏富奇字七營由臺莊渡河，馳赴桃源會合浙軍，聯絜至清河以上。時膠萊防潰，朝廷甚慮運防難以堵截，諭旨詢問。公覆陳曰：『從前議守運河，原恐膠萊之防倉猝難成，畫遠圈以扼歸路。所集皖、豫、鄂各軍，皆以守本境者移守外戶；能守固有裨大局，即不可守，尅日回援，計固兩便。而臣軍全係步隊，迎勦數省，奔逐數年，功效毫無，精力實甚疲憊。無論賊竄何處，即責望悉歸於臣；軍士必苦相驅迫，勞怨不支，勢且潰決，臣日夜憂之。諸將稍懷忠義者皆力勸就地圈賊，使其竄地較狹，追勦較近，我得藉屯守以更番休息，賊或限方隅而漸有窮期。以是曾國藩創守賈魯、

沙河與運東，臣又議守膠萊河與運西，皆萬不得已相機勢而爲之，非謂遂有把握也。自去歲豫軍疎於汴南，今則齊軍一疎於戴廟，再疎於濰西，人力不齊，前功盡棄。膠萊河防三百餘里尙不可靠，沿運千里，調兵數省，敢自謂可恃乎？然反覆籌思，賊正急欲出運；萬一力堵不住，亦勝負之偶然。若先撤運防，是示賊以弱也。守運同是赤子，亦未便歧視也。今使罷運防而另有制賊之法，臣必速罷；若更無可制賊，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戰卽戰，盡人力以待事機。軍分路兜逐，地方必受蹂躪，然不過數府州之地，驅過運西則數省流毒無窮。同是疆土，孰重孰輕？運河東南北三面，賊氛來往竄擾，官軍早夜修防，尙無疲倦，較窮年追逐者勞逸飢飽略殊。忽令守，忽又令不守，軍心能無惶惑？運河東南北三勢，兵無定形，以臣才力兵力，竭蹶之狀辦此流賊，尤不敢懸擬成局。容隨時察度賊情，會商曾國藩暨各督撫可。初曾公以淮軍向食大米，於創設四鎭時卽飭每處皆就河道辦運以濟軍食。嗣游擊妥愼籌奪，」奏聞，報繞赴城鎭辦糧，致落賊後，然特遲緩一二日，猶不致缺誤。今夏賊過運河，各營驚追，公憂糧食不繼，飭經過州縣預購，由營照市給價取用。又慮行營攜銀不足，令軍中具收到糧食印領，交地方官申送糧臺領銀，仍扣本軍之餉。乃銘、鼎兩軍前赴膠萊，沿途州縣卽有閉城不應者；比膠萊軍南下，各城鎭皆遏糴。銘軍至郊城，營中斷糧至三日之久。勇丁日逐賊隊而行，值秋雨連綿，道路泥濘，饑疲交踵，偃仆相望，公深以爲憂，咨商東省當事，令各地方官預提公款若干，購存麥麵小米各若干石，以便追軍過境給價採用，復具奏陳之。奉旨，地方官於客軍過境，倘延不付給糧米，許卽查參。於是軍行始漸免枵腹之患。

八月初八等日，銘軍逐賊郊城、沭陽間勝之。十五日後，賊犯宿遷運防不得逞，由邳州北竄。是月，公覆陳

馬隊情形。賊自莒州被創後，乃間道逾沭河，由古墩山竄及日照、贛榆境內，循海而南，將窺海、沭。適銘軍尾追而至。八月初八日，我軍馳抵贛榆之沙河鎮，又行二十餘里，遇賊大股，沿隹穀南來。善慶、陳振邦馬隊抄前擊之，擒斬數十名，賊抱隊且拒且走。善慶、陳振邦追至顏家莊，賊抵死回拒，善慶等戰稍卻。唐定奎、黃桂蘭步隊繼進，步賊亦分隊相抗，馬賊截我後。丁壽昌率礮隊折向西遁，西即郊城境也。時賊騎見銘軍旗幟每避走。城西新河一帶，我軍皆躡之而前。十三日甫過殷坪，見賊騎縱橫於道。殷坪前有黃泥河，水勢陡漲，河上僅一橋通往來。賊隊先已過橋，任逆獨率步賊千餘殿，見我軍追至，親堵橋口。銘傳飛調礮隊前擊，斃賊百餘人，棄橋潰。劉朝幹等五營追過橋截擊賊之輜重，獲之，賊渡沙河南奔。是夜，各營皆搭造浮橋。次日黎明，銘傳率馬步過河行十餘里，見賊騎紛走，遂令陳振邦衝擊，善慶接應，賊不敢回顧，棄老弱而奔。甚多，緊追不舍。任逆乃率衆回拒，意欲死鬬。銘傳令黃桂蘭、唐定奎由西岸進，自統劉盛藻親軍繼入。善慶等為騎賊所裹，步賊又蠭擁來犯，戰酣未決，適銘傳率大隊至，乃揮令步隊鎗礮環轟而進，賊猶抵死不退。黃桂蘭督劉克仁、吳宏洛、張士元等執長矛衝入，悍賊皆以短兵迎戰。格鬬兩時許，唐定奎又率滕學義等大呼陷陣，賊之最悍者為礮傷矛刺略盡，始紛紛潰敗。時賊之大股犯沭陽縣城，攻撲甚急。銘軍既破賊，馳抵沭陽城南，城圍立解。是役也，我軍僅傷亡數十人，生擒領白旗左隊逆首蔡有城一名，俘獲三百餘名，鎗斃及落水死者無慮千數，奪獲器械騾馬甚多。十五日以後，賊遂西走宿遷對岸，圖撲運防及六塘河，經皖軍及漕督防兵

分堵，皆未得逞。二十日，賊據宿遷之程寨，劉銘傳與潘鼎新、周盛波各軍冒雨進擊，抄擊賊館數處，擒斬數十人，捻衆因由竄灣、邳州北遁。時陰雨連旬，路途流潦縱橫，軍士皆裹糧轉戰於泥淖中，或糧盡待購，卽不能不少阻而賊輒亡命無所顧，以是追及輒相失。二十二日奉寄諭，曾國藩、李鴻章查明，迅速覆奏。公卽具疏略陳曰：『查曾國藩與臣歷次派員出口採辦戰馬，隨時陸續發交各營募練馬勇。惟鮑超、劉銘傳兩軍馬隊較多。鮑超馬隊十二營，經曾國藩奏明裁撤，令提督唐仁廉挑選膘壯馬八百匹，帶赴臣營，頃已編立仁字三營交其訓練協勦。劉銘傳所部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共七百十五名，並馬勇二營，係副都統善慶統帶，又馬勇五營、係副將陳振邦統帶，此外劉秉璋、潘鼎新、周盛波等各有馬勇二三營不等，李昭慶所統馬勇四營現隨臣行營操練。臣逐細察度，勦捻必要馬隊得力，而捻極狡悍，騶不速，專用馬隊則出入太大。逆首任化邦卽任柱，馬賊死黨最多。僧格林沁初專以馬隊勦捻極利，晚年騎賊鋒過銳，亦賴步隊相依。蓋十餘年慣戰之賊不比新起股匪也。臣等以南人練馬隊本非素習，又少騎將，經營兩年愧無成效。現維劉銘傳騎卒較多，尙可與賊搏逐，然亦難操必勝；其餘步隊出勦須有將不甚得力，而昨力緘商曾國藩廣籌餉源，再議添調，或俟運防得罷，酌裁守軍騰出添練馬隊之餉。至馬匹到南，隨營游擊，追。經馬隊探護躡追。疾症易生，麵料難購，動輒倒斃，仍須隨時購補。各營駝隻運解輜重，自冬徂夏，奔馳楚、豫、東各省，亦多病斃。俟飭查現存數目，再行具陳。至僧格林沁所部馬隊，除迭次遣撤外，現止吉林、黑龍江黃旗馬隊

三百二十員名，又已革漢軍正黃旗副都統溫德勒克西所帶察哈爾頭二起馬隊係僧格林沁殉難後始行調到，現止三百九十餘員名，隨臣差遣，馬匹不足，亦無餘存，亦無另有將領出色之員云云。疏入，報聞。

淮軍平捻記卷六

九月初四日，鼎、盛兩軍分路進勦，而賊見兵卽避，我進一步，賊退一步。二十三日，邀擊於沂河東岸，生擒賊首周毛兒，賊不敢戰而遁。二十四日，我軍由官湖凷渡至邳州北溝上，鼎軍擒賊目黃得宜一名，賊敗循沂河北走。二十九日，我軍追抵邳州城，賊馬迭來撲犯，擊退之。追至邳郊城，賊又東竄海州。鼎、盛兩軍合進，賊時賊全股踞房山一帶。九月初一日，我軍發石榴寨，突遇賊馬，斬殺十餘騎。賊馬步炸礮擊之，且轟且進。鼎軍由南路兜上，鎗礮齊殆盡，始潰，追至安峯山，解散難民千餘人。初三日，鼎軍由房山東追。賊以馬隊拒，我軍列礮於前，行如蟻，旗幟相望於道。我軍迫之，賊以馬隊綴官童邦傑匹騎突入賊陣，長矛所刺，當者盡靡，各營鎗礮更番進，自午至申，賊死傷無算。時鼎軍亦至，併力齊進，奪賊百餘騎，賊潰其三寨，獲四十餘騎，擒賊百十名，餘賊皆走。初三路：左路以張棟材爲頭隊，張景春二隊，潘國揚三隊，萬國順四隊；右路以潘國英爲頭隊，潘鼎立二隊，竇汝

田三隊，趙孟昆四隊；鼎新自率潘錦等小隊爲中路。時賊先驅老弱於十里外，留馬步悍衆萬餘於阿湖鎮，據高岡以待。鼎新督各營嚴陣不動，賊騎不敢近。步賊以長矛數十團陣，夾馬向下沖突。我軍列鎗礮擊之，賊三進三卻，爲鎗礮所斃者屍相藉也。賊悍者又結隊再進，冒煙衝入，以短兵相搏，兵賊不分，渾戰未解。適盛軍由南進，逆騎猶潮捲而至。時步賊結五團陣，每團約數千人。提督周壽昌率五哨敵賊五陣，礮居前，刀矛相夾而進。壽昌不顧，負創陷陣，破其三團。孫顯寅率後營繼進，殺傷相當。任逆見勢不支，率內五營悍賊接戰。總兵衛汝貴迎擊之，各營乘勢齊進，童邦傑親燃炸礮，絡繹轟擊，賊勢忽分，轟然而敗，所棄矛械填溝渠皆滿，斃賊目不可屈指計。有趙添幅者，逆首任柱親兵死黨，當鏖戰時，添幅手大旗居前，以進退羣賊。忽開花礮彈炸落其顱，其羽翼七人一時俱斃，賊因潰，羣賊奪添幅屍歸。於後任逆頻來請歸其元，鼎軍軍士戲以羣賊之首聚網中示之，以爲嬉笑。是役也，我軍亦多傷亡，而賊屍枕藉於道五六里。賊出膠萊之後，爲甚敗焉。鼎軍遂由東路兜勦，賊向北竄。是時，賊盤旋海、沭、郯、宿之交，欲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以圖乘隙竄撲運河。公測其奸，嚴飭運防各軍晝夜備之。時銘、鼎軍逐賊而行，凡賊所到，城寨緊閉，購糧甚艱，軍士皆忍饑荷戈，疲勞至甚。公令銘軍就運河灘上一帶休息，一面檄催買糧以恤兵饑。其迭次陣亡之吉林委驍騎校防禦富春、黑龍江防禦農吉布、都司銜守備張登瀛、都司擬保游擊汪百昌、王德富、把總衛汝倫、山東補用未入流陳禮元爲武毅軍，並抽撥運防馬步湊集二十營，交令統帶，並爲奏請。詔如公議。

九月初六日，奉寄諭，以膠萊潰防等事詰責，公具疏辯。是時山東、皖省巡撫以河防失事，均咎淮軍。初

六日，奉諭詰責。初八日又奉諭，昨據英翰奏，皖軍在順河集擊退捻匪，劉銘傳、潘鼎新等何以並未緊追，互相夾擊，其爲意存忌刻，縱賊誤事，已可概見，等因。公上疏復陳曰：「查八月十四日，劉銘傳在沈陽擊賊獲勝，賊即於十五、六日竄由宿遷縣對岸圖撲運河。臣於八月二十二日附片，略陳陰雨河漲，宿遷長牆森布，似可無虞，並令劉銘傳等緊躡兜擊，但恐阻雨阻水，師行多滯等語。並宿、沈之交，河道紛歧，一雨便漲，人馬難渡。十六日以後，晝夜大雨，臣料劉銘傳等追軍斷不得速。劉秉璋督軍赴桃源運防，十六日過宿遷，適賊騎在對岸游奕，經礮船擊退，函稱宿防尚無大股撲犯，皖軍尚可自支。臣遂日派兵赴河干探視，亦稱各營守禦尚嚴，皖將並無告急求援之文，臣又料宿防必可無虞。十八、九日以後，賊漸上移，聲稱撲犯窰灣皖軍張得勝汛地。臣派郭松林馳往，督令各軍嚴守。二十一、二等日，忽報賊衆全股北走，臣知係追軍趕上。旋接到劉銘傳、潘鼎新函稱，在沈阻雨數日，十九日從泥淖中鳧河進躡，二十日抵宿遷之程寨，略一抄擊，賊即驚遁。我進一步，賊退一步，未敢拒戰，而宿遷運防以鬆。臣於九月初九日稟摺補陳在案。大概軍營習氣，賊甫至則羣事張皇，賊一退則鋪敘戰績。臣向所痛惡，每誡諸將稟報賊情戰事，勿得一語虛飾，以便據實上陳。自忝任軍事以來，臣疏具在，可覆按也。英翰遠在潁郡，繫念運防，又力顧大局，派程文炳等出境助勦。臣與該撫交好有年，公義私情均深敬佩，何至稍存忌刻，縱賊觀望，爲此悖義昧良之舉？膠萊潰防以後，朝廷責備日嚴。他人處此，或打一仗報一仗，甚且未戰報勝，以期少寬咎戾。臣自念庸懦無能，謬負重肩，捻勢方張，殄滅無術，日夜憂懼，即諸將追賊小勝，何足蓋愆。賴各省協力合謀，奚須猜忌。區區愚誠，伏乞鑒謄。至丁寶楨以濰河前事，謂臣狗私諉咎，倒置是非。仰蒙聖明詳切訓誡，臣敢不凜遵。臣與丁寶楨本無嫌怨。自夏間賊入東後，彼即欲逐賊出境，固身任地

方之常情。臣初謀困賊膠萊，繼圖扼賊運防，丁寶楨皆不甚謂然。惟臣專辦勦捻，必思所以制賊之方，扼膠萊爲上策，其次則蹙之運河以東。竄地較狹，追勦較易，無論能否辦到，勢固不得不辦。卽如賊飆疾如風，必已竄過兩省，官兵步隊尾追何及？劉銘傳追賊甚速，每稱往年追至千餘里，行至一兩月，方得見仗，轉瞬則又失之。今賊在運東，不過數日數程便可躡擊。一交冬令，野無所掠，賊或漸窮，出運不能，則必求戰。臣現整集各軍，擬出三大枝，爲合力兜勦之計。但捻逆人馬衆多，我軍須加整練，不能不稍待時日。臣斷不因丁寶楨妄生誚議，致涉遷延。惟臣所慮實有二端：東軍約兩萬餘人，兵將多不得力。劉銘傳、周盛波各營降賊擒賊，皆供賊知東軍不足畏，官紳士民亦皆知之。丁寶楨拒諫飾非，終不省悟。此可慮者一也。客軍入境，呼應不靈，全賴地方官扶助照料。既捻賊到處流竄，賊至兵隨，城寨俱閉。惟運糧草，給價購買，則賊常饑而兵可飽，而賊亦不難滅。臣前已奏奉諭旨，一再嚴飭，並分派員紳赴東省各郡預商購儲，尚未據報購存若干。銘、鼎、盛各軍昨過郊城，仍辦糧不出。目下各軍不憂賊之難打，獨恐軍之常饑；從古不能責饑軍以用命。此可慮者二也。臣受恩至重，默籌大局，絕不敢稍參私見，亦未便引嫌緘默，一云云。公以督師客東境，相關事多，意見不能悉合。濰河之潰在東軍汛地，於是非搆會，轉以紛紜，至遂形之奏牘。朝廷責公甚嚴。公平情處之，念帥臣不和非國家福，首致書丁公講好。丁公固亦賢者，服公之度，彼此釋然，迄於成功無間言，識者尤以爲難云。

九月二十九日，公自臺莊復移駐濟寧，令徐州鎮總兵董鳳高帶小隊移駐臺莊北岸，涼州鎮總兵周盛波督盛字全軍移紮韓莊八閘。

初，鼎、盛兩軍克賊阿湖鎮之時，劉銘傳卽帶八成行隊由邳州灘上迎擊，馳

抵郊城。是時賊爲鼎、盛兩軍新敗，竄距石榴寨以東，並牛山一帶。初，銘軍東向迎截，行三十餘里至王堰地方，值各賊踞館休息。銘傳派善慶、陳振邦馬隊從兩旁抄襲，黃桂蘭、唐定奎步隊隨後接應，自率親兵兩營、中軍五營繼進。善慶等衝至王堰賊館。王堰左右三十餘里，賊所踞民房爲館舍者，烟火相接也。大兵四集，賊未及防，屢創之，散難民千餘人。我軍逼牛山而營，賊聚房山一帶。陳振邦知賊驚魂未定，計乘夜掩襲。派降酋鄧長安、馬金敍等率馬勇三百名潛伏賊館後，漏下三鼓，驟起襲之。賊果無備，奪賊館十餘處，殺賊百餘，任、賴各酋驚竄，北趨贛榆。是時賊各軍皆裹糧逐賊，糧盡，薪芻皆絕。銘軍遂回邳州，盛軍回臺莊，鼎軍回郊城就糧。賊因得乘隙由郊、邳境內晝夜馳走西北向。十一日，鼎軍遇賊於郊城之馬頭集，派隊截擊，小有擒斬。銘軍亦由邳州出行隊尾追。十二日，鼎軍遇賊於邳州、蘭山縣交界之梁丕山、呦鹿山一帶，晝躡賊隊，夜擊賊館，賊日夜不得停息，生擒任、陳振邦馬隊及

日由臺莊啓節，二十九日駐軍濟寧。是時，賊又城驛，適賊由嶧境出竄。潘鼎新親督隊伍且戰且走，至柴戶店，賊大股來犯。鼎新派總兵張景春、吳從發等分路迎擊，賊退回東路山下。十八日，賊騎數千復來偷襲。鼎新先令鎗隊設伏於叢薄中，設孱兵誘之。賊果欺弱來迫，伏發，擊斃馬隊賊首陳金福、楊添燕二名，餘衆潰走。十九日，各營分進兜勦，賊亦分兩路迎拒，我軍鎗礮環擊，愈戰愈酣，騎賊先敗，步賊從之而潰，直由滕縣大路北趨，是晚犯濟寧南陽湖邊。鼎軍水師徐道奎分頭扼堵，鼎新亦馳至濟寧策應運防。二十一日，賊所敗。二十三日，東走泰安，折向東南大路狂竄。賊南走，意將回竄沂、莒。公於是飭徐州總兵董鳳高帶小隊移駐臺莊北岸，涼州鎮總兵周盛波督所部移駐韓莊、八閘，又飭劉銘傳將疲病受傷弁勇留守邳州灘上老營休息，酌帶精銳隊伍逐賊截勦。並因古州鎮總兵劉士奇患病未痊，所部奇字馬步八營與南贛鎮總兵王永勝開字馬步十一營兵力過單，未足獨當一面，飭勛、潘鼎新分統以厚其力。鼎軍十九日之戰，有都司楊占魁、候選從九品白璧陣亡，爲奏請優卹如例。

十月初六日，賊犯章邱、齊東等縣，欲偷渡黃河，爲水師所敗，折趨青州。

已密，無可窺伺，即川、長山，初六日突犯章邱，旋於齊東縣、馬莊等處河套，伺搶民船欲渡，爲守河礮船轟斃數名，不得過，初九、十兩日，悉數向青州回走。時劉銘傳奉檄由邳州灘上拔隊迎勦，抵沂州，知賊在東路，即由沂水、穆陵關向青

州進發。潘鼎新本奉公檄，以濟南戒嚴，率部由濟寧逕趨省城。十四日行抵肥城，聞賊又東竄，亦折由泰安東躡。公以鼎軍馬隊過少，又添派霆軍記名提督唐仁廉統仁字三營，並親兵馬隊馳往泰安，與鼎軍合兵進勦。並飭福建提督郭松林統帶武毅、奇字各營，馳赴濟寧，與湖南提督楊鼎勛所部勛、開各營會合續進。時公之所部淮軍爲游擊之師者三枝：劉銘傳與潘鼎新各爲一枝，郭松林、楊鼎勳併爲一枝，每枝均及萬人，皆能視賊所向躡蹤追勦。其運隄防守者則各有地段：自濟寧南至石佛一帶，楊鼎勳留營分守者也；韓莊、八閘一帶，周盛波、周盛傳分守者也；大汶口至灘上一帶，鄭國魁、張桂芳、孔昭右等分守者也；灘上至貓兒窩一帶，銘軍於游擊師中留各營二成隊分守者也。公弟昭慶及劉秉璋本接守宿遷仰化集下至清江之楊莊。嗣以漕督張公之萬商移六塘河，與漕督所部及浙、皖之師聯絡，昭慶以四營仍駐運西原段，以四營斜紮六塘河十餘里至詹莊，劉秉璋所部則全移六塘河、張老爺廟至白草溝，與各軍分守。計各軍防扼東、蘇運河及六塘河地段，約共三百五十餘里，河道窵遠，兵力初未能厚，而角逐之師尤不可少，措置綦難。然自八月以來，賊上下流竄，卒未能闖過運隄一步，發狂馳走，以至殄滅，運防之功漸昭著焉。

十月十七日，銘軍大敗賊於濰縣之松樹山。捻逆在齊東被礮船擊退後，大股即東竄青州，連擾樂安、壽光境內，飢寒交迫，志在擄掠爲禦冬之計，因濰縣有糧，即竄踞飽掠。時銘軍方由沂水繞出穆陵關，十月十六日行抵鄑郡地方，聞賊尚踞安邱、濰縣一帶，銘傳派參將陳鳳樓率馬勇百名前往偵探。行至臨河寨，見有賊館，陳鳳樓率馬勇百名前往偵探。行至臨河寨，見有賊股聞風遠遁，計惟攻其不備，庶可痛勦。乃督軍於四鼓拔隊，十七日黎明至臨河寨，見賊踞松樹山下一帶，因潛襲之，生擒任逆外五營賊目潘債一名，幷其黨十餘人，訊供謂賊擄糧後即欲颺走。銘傳恐

馬步重疊，綿亙數十餘里。銘傳分軍三路：以劉克仁左軍六營同善慶馬隊五營爲一路，銘傳自率劉盛休、滕學義等中軍六營幷親兵兩營爲一路，令陳鳳樓、徐邦道率馬勇兩營先致師。賴逆見我軍勢盛，不敢抗，卽率黨回竄。任逆踞牟山頂下窺，善慶、陳鳳樓等鷙擊十餘次，賊不少卻。劉克仁、劉盛章率步隊繼進，疊放排鎗，賊始不支，潰向牟山東走。我軍合兵踵追數里，任逆復同牛逆白旗步賊數千併力回拒。劉克仁、滕學義、徐邦道率軍追至合擊，適陳振邦、唐定奎逐退兩股見我軍益衆，料不敵，遂驀過汶河，向安邱城北竄走，銘傳卽督令各軍由汶河南岸跟追。當任、賴兩逆之兩路猛撲也，我兵分路禦之。賴逆不戰先潰，竄往牟山之南，爲大軍所隔，任、牛二逆逆合。銘傳在山頂督軍，憑高見之，卽令步隊疾趨斷任逆之路，又派陳振邦、善慶、溫德勒克西、徐邦道、陳鳳樓等帶馬隊合擊，斬獲殆盡，賊氛遂由此益衰，未逾旬日而有贛榆之捷。時鼎軍自肥城改道泰安、博山、臨朐、出

馬步重疊，綿亙數十餘里。銘傳分軍三路：以劉克仁左軍六營同善慶馬隊五營爲一路，銘傳自率劉盛休、滕學義等中軍六營幷親兵兩營爲一路，令陳鳳樓、徐邦道率馬勇兩營先致師。賴逆見我軍勢盛，不敢抗，卽率黨回竄。任逆踞牟山頂下窺，善慶、陳鳳樓等鷙擊十餘次，賊不少卻。劉克仁、劉盛章率步隊繼進，疊放排鎗，賊始不支，潰向牟山東走。我軍合兵踵追數里，任逆復同牛逆白旗步賊數千併力回拒。劉克仁、滕學義、徐邦道率軍追至合擊，適陳振邦、唐定奎逐退兩股見我軍益衆，料不敵，遂驀過汶河，向安邱城北竄走，銘傳卽督令各軍由汶河南岸跟追。當任、賴兩逆之兩路猛撲也，我兵分路禦之。賴逆不戰先潰，竄往牟山之南，爲大軍所隔，任、牛二逆逆合。銘傳在山頂督軍，憑高見之，卽令步隊疾趨斷任逆之路，又派陳振邦、善慶、溫德勒克西、徐邦道、陳鳳樓等帶馬隊合擊，斬獲殆盡，賊氛遂由此益衰，未逾旬日而有贛榆之捷。時鼎軍自肥城改道泰安、博山、臨朐、出

馬步重疊，綿亙數十餘里。銘傳分軍三路：以劉克仁左軍六營同善慶馬隊五營爲一路，銘傳自率劉盛休、滕學義等中軍六營幷親兵兩營爲一路，令陳鳳樓、徐邦道率馬勇兩營先致師。賴逆見我軍勢盛，不敢抗，卽率黨回竄。任逆踞牟山頂下窺，善慶、陳鳳樓等鷙擊十餘次，賊不少卻。劉克仁、劉盛章率步隊繼進，疊放排鎗，賊始不支，潰向牟山東走。我軍合兵踵追數里，任逆復同牛逆白旗步賊數千併力回拒。劉克仁、滕學義、徐邦道率軍追至合擊，適陳振邦、唐定奎逐退兩股見我軍益衆，料不敵，遂驀過汶河，向安邱城北竄走，銘傳卽督令各軍由汶河南岸跟追。當任、賴兩逆之兩路猛撲也，我兵分路禦之。賴逆不戰先潰，竄往牟山之南，爲大軍所隔，任、牛二逆逆合。銘傳在山頂督軍，憑高見之，卽令步隊疾趨斷任逆之路，又派陳振邦、善慶、溫德勒克西、徐邦道、陳鳳樓等帶馬隊合擊，斬獲殆盡，賊氛遂由此益衰，未逾旬日而有贛榆之捷。時鼎軍自肥城改道泰安、博山、臨朐、出

馬步重疊，綿亙數十餘里。銘傳分軍三路：以劉克仁左軍六營同善慶馬隊五營爲一路，銘傳自率劉盛休、滕學義等中軍六營幷親兵兩營爲一路，令陳鳳樓、徐邦道率馬勇兩營先致師。賴逆見我軍勢盛，不敢抗，卽率黨回竄。任逆踞牟山頂下窺，善慶、陳鳳樓等鷙擊十餘次，賊不少卻。劉克仁、劉盛章率步隊繼進，疊放排鎗，賊始不支，潰向牟山東走。我軍合兵踵追數里，任逆復同牛逆白旗步賊數千併力回拒。劉克仁、滕學義、徐邦道率軍追至合擊，適陳振邦、唐定奎逐退兩股見我軍益衆，料不敵，遂驀過汶河，向安邱城北竄走，銘傳卽督令各軍由汶河南岸跟追。當任、賴兩逆之兩路猛撲也，我兵分路禦之。賴逆不戰先潰，竄往牟山之南，爲大軍所隔，任、牛二逆逆合。銘傳在山頂督軍，憑高見之，卽令步隊疾趨斷任逆之路，又派陳振邦、善慶、溫德勒克西、徐邦道、陳鳳樓等帶馬隊合擊，斬獲殆盡，賊氛遂由此益衰，未逾旬日而有贛榆之捷。時鼎軍自肥城改道泰安、博山、臨朐、出

馬步重疊，綿亙數十餘里。銘傳分軍三路：以劉克仁左軍六營同善慶馬隊五營爲一路，銘傳自率劉盛休、滕學義等中軍六營幷親兵兩營爲一路，令陳鳳樓、徐邦道率馬勇兩營先致師。賴逆見我軍勢盛，不敢抗，卽率黨回竄。任逆踞牟山頂下窺，善慶、陳鳳樓等鷙擊十餘次，賊不少卻。劉克仁、劉盛章率步隊繼進，疊放排鎗，賊始不支，潰向牟山東走。我軍合兵踵追數里，任逆復同牛逆白旗步賊數千併力回拒。劉克仁、滕學義、徐邦道率軍追至合擊，適陳振邦、唐定奎逐退兩股見我軍益衆，料不敵，遂驀過汶河，向安邱城北竄走，銘傳卽督令各軍由汶河南岸跟追。當任、賴兩逆之兩路猛撲也，我兵分路禦之。賴逆不戰先潰，竄往牟山之南，爲大軍所隔，任、牛二逆逆合。銘傳在山頂督軍，憑高見之，卽令步隊疾趨斷任逆之路，又派陳振邦、善慶、溫德勒克西、徐邦道、陳鳳樓等帶馬隊合擊，斬獲殆盡，賊氛遂由此益衰，未逾旬日而有贛榆之捷。時鼎軍自肥城改道泰安、博山、臨朐、出

穆陵關來會，郭松林武毅全軍整練已齊，亦奉檄趨海、贛，南路之運防喫緊，故又添此勁旅也。

十月二十四日，劉銘傳敗賊於贛榆，降人潘山之捷，賊勢漸解，敗殘之衆潰向諸城南趨。劉銘傳督率馬步各軍，奮力兜擊，二十二日追至日照地方。先鋒馬勇與賊接戰，鎗傷僞魯王任杜右耳際，傷不甚重。任逆逕奔江蘇贛榆縣境，二十四日，銘傳同善慶踵追及之。任逆裹創決戰，預選馬步悍賊數萬，設伏城東民村林後以待，欲乘我軍遠道奔疲，以圖一逞。是日未刻，銘傳率衆抵城，探知賊誘伏情狀，乃派善慶、温德勒等甫過西關，正遇牛、賴兩股馬步賊數千，蜂擁而來。陳鳳樓等率馬勇迎擊，合戰未幾，騎賊稍卻，步賊復持矛相夾而進。唐定奎步隊揮戈出迎，銘傳又派劉盛休等接應。鬬未決，任逆率悍衆橫衝而來。銘傳乃親督隊伍克西由城東進，陳振邦、徐邦道、陳鳳樓等由城西進。陳振邦步隊六營及丁壽昌、滕學義等乘霧由城北繞出敵牛、賴股，而令善慶抵任逆。任逆殊死鬬，其黨皆髮捻百戰之餘，窮獸之搏，猛鷙異常。善慶恐馬隊爲其衝動，令各旗弁兵下馬結陣拒戰，而以洋鎗排擊，賊死亡相藉，猶蟻附而進。忽黃霧四塞，昏不見人，銘傳派劉克仁、丁壽昌

旋投入陳鳳樓馬隊營內，請殺任逆爲進身階。是日接仗，悍黨數萬，知罪大無生理，咸舍死與官軍抗戰，久不決。潘貴升密言於哨官鄧長安，於煙霧之際效賊旗幟，入賊陣中，乘任逆不虞，施鎗洞其腰脇，飛馬回陣，大呼報功。賊黨回顧，見之，遂同時奔潰，大股悍逆斬薙無復子遺。任柱原名化邦，亳州人，爲捻賊各股總頭目，桀黠稱最。其將騎得法，飄忽善戰。十餘年來剽掠數省，荼毒生靈不可勝算，一旦授首，人心莫不大快。二十五日，僞王宗賴賜福率三十餘騎來降。任柱既死，餘股推賴汶洸爲首，而逆勢已不支矣。捷聞，奉旨，直隸提督劉銘傳忠勇耐勞，追賊迅疾，著加恩賞給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副都統善慶著加恩賞穿黃馬褂。已革副都統溫德勒克西著開復原官，仍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副都統缺出，請旨儘先簡放。降人潘貴升自拔來歸，計殲首逆，實屬深明大義，著以千總補用，並賞加游擊銜，賞戴花翎，並著賞銀二萬兩。即補參領吉爾洪額加副都統銜，佐領興祿賞給音德本巴圖魯，雙巴圖魯，薩尼布布特哈正黃旗佐領葉普春均開復原官，吉林、蒙古鑲白旗佐領薩連開復頂戴，已革驍騎校委營總綳楚克開復原官以防禦補用，驍騎校委營總那木吉勒色楞以防禦用、加佐領銜，道員丁壽昌遇江蘇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加布政使銜，總兵陳振邦以提督記名簡放，總兵劉盛休、劉盛璡、馮如霖加提督銜，副將唐定奎、王德成、徐邦道、丁達林、王揚均以總兵記名簡放，並賞唐定奎勉勇巴圖魯，副將梁善明勵勇巴圖魯，李常悍勇巴圖魯，趙懷素雄勇巴圖魯，聶士成力勇巴圖魯，陳鳳樓克勇巴圖魯，吳宏洛利勇巴圖魯，游擊丁汝昌以參將補用，參將董明禮、姚天霖、唐思純、蘇得勝以副將儘先補用，加總兵銜，趙長發、邱奪謙、閃鳳來、游擊張光來均以副將儘先補用，都司王保勝、張佩芝、謝大魁、談燮和、守備吉玉

成均擢游擊，儘先補用，王保勝、張佩芝並加副將銜，守備王鳳新擢都司儘先補用，加銀、鄧長安、任永清、馬金敍擢守備，並賞戴花翎，以副將補用，同知閻克顯以知府補用。

加銀、鄧長安並加都司銜，暫免發遣已革提督劉克仁免其發遣，

淮軍平捻記卷七

十月二十八日，潘鼎新敗賴汶洸於海州上莊鎮。　任杜既斃，賊中推賴汶洸爲逆復仇，決一死戰。會潘鼎新踵追，及賊於海州之上莊鎮。鼎新派提督戴春林馬步隊六營迎戰，吳從發兩營當左路，張景春兩營當右路，潘鼎立兩營與聶桂榮等四營擁馬隊致師，而潛分兩翼橫襲我軍，張景春等奮擊敗之。賊馬步大隊負嵎窮蹙，奮不顧鎗礮子如雨下，賊斃相枕藉，而至者猶如風捲，潘國揚等爲賊所衝，幾不支。鼎新自統勢呼譟奮入，殺賊過半，始大潰。我軍追三里餘，方收軍。馬賊又裹創回擊，前隊爲賊猛退者，揮軍更鬬，賊復奔。戴春林伏軍發於樹林中，前後夾擊，斬步隊賊酋任杜之族任鼎勛、郭松林大隊亦會師郊城。馬匹無算。是晚，僞內五營頭目李宗詩率馬賊五百餘名來降。是時，銘軍由贛榆進，唐仁廉馬隊由沂州進，楊

十一月初十日，劉銘傳督軍大破賊於濰縣、壽光間。十二日，郭松林、楊鼎勳復邀擊破之杞城鎮。賊不得志於運防，時窺青、濟、黃河之瀕，朝議憂之。公奏抽防運軍協直、東之師守黃河。　賴逆自上莊鎮敗後，走贛榆之沙河鎮北。知郊、贛一帶官兵雲集，卽於十月二十九日沿海北走日照之濤雒、夾倉各口。十一月初一日，鼎軍踵追至。初二日，賊竄諸城。初四日，鼎軍追及諸城之兩城集。遇賊騎游奕，我軍進逐。將至兩城集，步賊伏於集

後深林中，賊平地誘戰。鼎新飭各營步隊列風捲濤湧而至，鼎軍屹不少動，以馬步分迎之。諸、莒進，賊東竄，盤旋於壽光、昌邑、濰縣之交，北竄，賊敗奔，俘斬甚衆。是時銘軍由沈陽高溜集進，武毅軍、勛軍由遁。初六日，鼎軍過留武關，賊竄高密。初七日，鼎是，劉銘傳兼程赴濰，初七日行抵諸城東十餘軍追北四十餘里，步隊至巴山，馬隊至注溝。賊擒藍旂賊目張定柱，並斃馬賊二百餘名，奪獲餘，悉爲我軍衝散，是晚乞降。時賴、牛各逆圖竄銘傳恐賊竄青、濟，黃防喫重，立卽拔隊連夜由親兵營馬隊先至也，突見旂幟大驚。銘軍乘其不虞銘軍之不虞，壓賊陣而軍。會安義鎮總兵唐仁廉督所部仁字三營及向西北壽光一帶。銘傳卽派陳振邦先鋒馬勇與丁壽昌步隊由東路兜擊藍旗賊股，親督劉向東擊，約五鼓在安堌鎮東北會兵。其藍旗賊股館較近，初鼓時，卽爲先鋒馬勇襲破十餘處，大股始驚覺，倉皇整隊迎拒。陳振邦率勇搏戰，正相持間，善慶、學義、劉盛休等步隊並徐邦道、陳鳳樓馬隊由正北進，善慶、溫德勒克西由西北進，復商令唐仁廉由正西繞克仁、唐定奎、滕兩軍衝入賊中，擊散數館。唐仁廉亦於正西奮擊他賊館，數十里間鎗火相接，軍威大振，各賊館

人聲鼎沸，全股潰散。時新月初升，我軍乘月沿傳督中軍親兵沿河跟追，三鼓後西抵稻田已銘傳從火光中復急行二十餘里，至壽光境之軍俱集，唐仁廉督馬隊追賴、牛二逆股至海濱甲藍翎蒙庫吉爾曁二名，傷亡勇丁百名，生擒匪二千餘名，奪獲騾馬三千餘匹。次日卯刻，賊復由西北回竄，善慶、徐邦道等迎擊之。但見賊騎零星，分潛各村，意欲奪路而走，我軍四處搜殺。辰刻，衆逆合股復由東北而來，仍向西馬賊，銘傳急督各營攔擊。劉克仁當藍旗任錠、任三厭、劉三貓兩股，滕學義迎擊白旗牛逆、李逆兩股，唐定奎當藍旗任錠、任三厭、劉三貓兩股，仁廉、陳鳳樓率馬隊抄攔賊前，賊梟水回遁，伏屍偏野，拋棄長矛千餘件，戰馬數百匹。我軍追至禹王臺，賊向東南敗奔。時日已過午，各軍兩晝夜未息，遂收軍。是日殺賊三千餘級，收降白旗賊酋盧金輝、鈕洪章、尹已端、黃文隆四股共二千人，奪獲旗幟輜重騾馬無算。時郭松林、楊鼎勛兩軍亦由諸城等處進勦，十二日至濰縣東南七十里之杞城。瞥見塵沙大起，賊股狂奔而過，轍亂旗靡，隊伍不整。松林揮軍要截，鼎勛居右，松林居左，犄角進逐，馬隊當前，步隊繼之，戰於流黃鎮。吳鳳柱、張朝山、易用剛、率騎兵衝進賊陣，吳鳳柱、胡連發等躍馬手刃賊目多人。賊後爲銘軍尾追，前復與松林等軍遇，旁限濰河、汶河，勢成死地，不得不力戰求生。步賊居中，騎賊分兩翼張，兇燄煽灼。松林等親督李長樂、宋德鴻、張正全、陳飛熊、王萬釗、張海龍、唐宏成、高占彪等各率所部併力奮擊，鎗礮聲動天地，蹙賊一隅。每排鎗發卽開一血路，賊自相踐踏，屍橫狼籍。後路賊有梟水遁

者，前賊顧見，一時奔散，皆渡河東走。我軍亦鼕渡進擊，追至余家寨始收隊，共擒斬大小千餘級，溺死無算，任柱之弟僞王宗任三厭亦受重傷，救出難民三千餘人，奪獲騾馬二千餘匹。時已三鼓，統領以下露宿待旦。捻逆在海州境負創北走，本欲避兵急竄，不料我軍諸路並進，一時齊集，遂於濰縣、昌、壽之窮蹙，敗竄汶、濰而東，遂由高、安南趨，各軍仍銜尾分路緊躡。迭次之戰，以銘軍之仁字營督徐連陞給一品封典，記名總兵龍太勝遇總兵缺出儘先題奏加提督銜，游擊周有才、加副將銜、並賞給周有才勝勇巴圖魯，同知直隸州曹南英擢知府，從九品朱滋澤擢縣丞加提舉銜，陣亡將士各優卹如例。時淮軍游擊之師已全趨東路，而賊屢出沒昌、濰、壽光之交，運防不能稍軍有失，屢詔飭籌協防。於是淮軍盡出，公親兵至無一營。東軍二萬餘人本與直隸分任兵八千人，東軍僅撥二千人協守。值直境梟匪蜂起，直督告急於公。公以黃河爲畿京天河防上下水陸已有直軍八千、東軍二千，足敷駐守禁防之用。惟恐節屆隆冬，嚴寒凍冷，賊或可履冰而渡。然兵力支絀之時，祇能擇要扼守。因奏言黃河之可慮者，惟張秋至利津海口八百餘里。然水深溜寬，人馬何能飛渡？但得地方大吏認眞嚴飭各津渡口，將所有船隻泊近北岸，稍有警報，即勤梭巡，賊亦不能潛渡。矧直、東歷年河防，暫撥協防。茲酌調記名總兵張樹屏所帶樹字三營及淮勇洋鎗隊，於本月初七日由運防之易冰者，亦僅自張秋至東阿、魚山六十里，其地皆在東境。既東軍不能力扼，自當於運防中竭力抽撥，以直省梟匪未靖，兵秋一段。此防向歸直隸臬司張樹聲與唐訓方分守，因飭此軍到防，即歸張臬司調遣。又酌調記名總兵張樹屏所帶樹字三營及淮勇洋鎗隊，於本月初七日由運防抽拔隊北行，即認守張秋一段。此防向歸直隸臬司張樹聲與唐訓方分守，因飭此軍到防，即歸張臬司調遣。又

饟難籌，所有十一月九日，會劉銘傳之師蹙賊於壽光南北洋河、巨瀰河間，斬僞首王范汝增等。西捻張總愚犯晉省，公抽運防宋慶等軍助守河北。濰縣、壽光、杞城大勝後，十三日，諸軍乘勝向東南跟蹤追勦。行抵夏灣，賊正奔竄，望旗潰散，收降任逆外五營陳懷忠馬賊千餘人。十四日，追一百三十里。十五日，及賊於膠州之鄭家寨，沿途小有斬獲。十七日黎明，大霧，賊知追軍四集，乘昏暗時繞出兩城集山中，擬欲潛竄。鼎勛、松林率隊梭巡遇之，回軍截追，賊由東北沿海潰走。十八日，潘鼎新、唐仁廉會兵追抵諸、膠交界之劉午關。賊竄，唐仁廉鞭馬窮追，賊遂折由山內急走。十日黎明，遇潘鼎新督軍追至丁家村。是夜，賊目王占鰲率馬賊二百餘人來降。十九日，潘鼎新繞出賊前。二新、唐仁廉嚴飭各營，不准離隊攜取，盡力掩殺，斃賊甚多，所餘僅髮捻老賊，且戰且走。追二十里，又殺悍賊五六百，奪馬二百餘匹。時天忽大霧，咫尺不辨。賴、牛等逆乘霧併力回犯，唐仁廉督同龍太勝、徐連陞等橫衝賊隊。適鼎軍亦至，首尾夾擊，陣斬粵逆僞奏王賴世就及悍賊多名，獲賴逆僞印一顆，騾馬器械以千計。是晚，賊目張向春、趙林高率馬賊六百餘、步賊千餘來降。餘賊日夜狂竄，由高密、濰縣、昌樂、臨淄北趨。二十四日，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勛、潘鼎新會集於安邱，途次商定分路兜逐。二十五日，潘鼎新由濰、昌繞往長山攔截西竄濟南之路，劉銘傳、郭松林等逕赴青州會勦。二十六、七日，各軍行抵青郡，賊已西走。因會議各營暫棄輜重，裹糧並日夜追之。二十八日，賊竄新城縣境，見我軍緊追，遂折竄壽光縣界。二十九日，我軍自南而北，逼賊於海濱

南北洋河、巨濼河之間。時我軍大集，洋、濼河水又深，逆既迫險，背水死戰。於是松林、鼎勳軍其東，銘傳軍其西。逆首牛遂子親持長矛，率領步賊四五千人，任定率藍旗步賊三千餘，賴汝洸、李允皆驅黨親抗，馬賊分兩路來撲。任三厭迎抵易用剛、張朝山、陳鳳樓、徐邦道諸軍，白旗馬賊迎抵善慶、陳振邦兩軍，相持不下。西路唐定奎、劉克仁選鋒衝入牛逆股匪中，牛逆先敗。任逆藍旗股爲郭松林、楊鼎勛及劉銘傳中軍所壓，馬隊抄其後，賊各不相顧，遂大潰奔。先棄步賊，後棄輜重，再棄馬匹，以綴我軍。皆不顧，由洋河追至濼河，僅餘馬賊數百名，乘亂而走。是日之戰，陣殲粵逆餘黨僞首王范汝增、僞列王徐昌先二名，獲其僞印，逆徒生擒一萬餘人，殺斃不可勝計，亂屍填溢，水爲不流。時已昏黑，敗賊零星偏野，有爲民寨截殺者，有在荒村古樹自經者。鄉團文生楊錫齡等亦率領壯丁截抄。會天大寒，行糧已斷，各軍挑野菜充食，士皆忍凍饑進戰，比收隊歸無不血溢襟袖，凱歌聲震四野。敗賊不成隊伍，匿跡南奔。時西捻股酋張總愚由秦省搶渡黃河，犯山西吉州。詔宋慶、程文炳、張曜三軍分道入晉援防河北。張曜、宋慶率豫軍原防戴廟至靳口運牆，而東捻雖窮蹙，顧未蕩掃，逆首猶有存者，其圖竄出運防以自活未嘗一日忘。追勦之師半饑疲殆無人色，雖屢勝而戰守之局未能萬全。公念晉省毗連畿輔，不可以不先所急，即派記名提督吳雲集添募小隊，並帶仁字兩營馬隊赴戴廟替防，檄飭宋慶、張曜兩軍尅日馳赴河北防勦。

十二月十一日，捻賊突過六塘河，竄至揚州，統帶華字營淮勇即選道吳毓蘭生擒僞遵王賴汶洸，東捻城、日照、贛榆南奔，沿路爲鄉團截殺，窮蹙亡命。初六日，距宿遷數十里，圖撲運河。皖軍統帶馬隊總兵牛師韓

蕩平。公疏善後事宜及部將勞苦乞歸情形，得旨報聞。　壽光大捷，賊騎零星四散，已不能整隊。潛由昌樂、諸

整隊迎擊，收降曹禧孜、王丫頭、劉娃等千餘人，徐登善初八日，劉銘傳督帶馬隊追抵宿遷，聞賊折竄沭陽，遂途次，聞賊南趨，亦折回海、沭會勦。詎先一日賊已搶渡六塘河南去。初，賊竄運隄爲皖軍擊敗，即東竄，初七夜突犯沭陽縣城南六塘河浙軍汛地。時已二鼓，統帶浙軍道員李耀南派隊堵禦。賊亡命之徒，冒鎗礮不顧，分其衆半以相後賊不得過者爲浙軍擊退。分防六塘下游山西布政使劉秉璋飛飭馬隊過河追擊，收降賊首信有恆等百餘人；獻莊壩上亦有賊騎亂竄，弁勇過河截追亦降數十人。公檄公弟昭慶及劉秉璋各帶行隊，會同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馳赴兜勦。又檄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勛經過河之賊，於初九日竄丁家嘴、朱林渡一帶，總兵王有明、副將王芝生各挑隊過河截殺，直衝賊館。賊衆紛紛潰散，我軍追至包家河頭。賊竄無路，環跪乞降，計收撫一千數百人，薙髮安置。銘傳亦派陳振邦會同皖軍程文炳、牛師韓追往沭陽搜勦，途遇賊首任根柱等百餘人乞降，又收撫之。運東六塘河以北遂無餘匪。其過河之賊，初八日，李昭慶、山西布政使劉秉璋、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勛皆追賊南進，先後馳安。時候選道楊岐珍、志超、楊鼎勛帶馬隊三營，初九日撲渡鹽河，欲由板閘圖竄運西，直漕督所派張從龍、姚廣武等軍堵截，初九日，由清江竄過淮至清江會勦。賊過淮安時，爲漕軍擒斬數百人。賊沿運明及之於淮城之張橋地方。賊正掠食，葉志超從北路衝入，逆衆回撲。志超腰受矛傷，裹創力戰。於初十日黎進，楊岐珍從中路進，賊大潰，擒斬五六百人，賊遂向寶應而奔。公弟昭慶會同黃翼升率師亦於者貴從南路

未刻馳抵淮城下之平橋。直賊由彼處渡運，縱勛、昭慶帶州，賊突至，循運西走。其由邵伯下竄者，十一日戌刻至揚陸師及新編降騎，由陸路驚追，翼升率礮船由水路驚追。賊急，乃分股散逸：一股東岸追殺，焚屋，冀乘之以逸。我軍冒火而進，毓蘭於火光中見一騎馬老賊，手黃旗指揮，知爲逆首，連三五成羣均爲我兵搜斬，而霧雨迷離，咫尺莫辨，餘匪有漏網者，乘霧向天長竄去。公弟昭慶派道被兵衝散，知爲逆首僞遵王賴汶洸，餘逆不復能戰，紛紛投河淹斃，生擒逆衆三十餘人。次日員余思樞、總兵葉志超、楊岐珍、率領馬步窮追。二百餘人由來安之自來村竄盱眙，十五日抵天長，探知敗賊十餘人竄天邑之津泥鎮，余思樞等晨夜赴勦，十六日黎明及之，殺賊十餘人，奪馬數十匹。山東布政使潘鼎新追至清江，亦派提督戴春林領馬隊赴盱眙搜捕，賊勢窮促，計無復之，僞魏世忠乞降，凡賊黨二百餘名，騾馬二百餘匹，淨盡。另股逆首牛遂子、任三厭皆向前提督李盱眙，爲副將吳育仁等追殺，於十一日三鼓時迫之槐子橋。賊正放火，我軍鎗礮一王張捻二十餘名，餘逆向西南奔竄，復爲淮揚水師營官繆福賓、吳家榜、鹽捕營都司曾德擁而前，殺賊百餘小閻王各股一律蕩平。自粵、捻兩逆糾合驟名，生擒西之麟合力兜殺，擒斬無餘。東捻擾中原十餘載，其始股分極多。至五年秋間總愚竄陝西，其衆皆係捻匪無粵逆餘黨；東捻僞魯王任柱與粵酋僞遵王賴汶洸等，蹂躪豫省，出

沒楚疆，突毀運防，猖獗齊地。兩賊中，任柱爲最善戰，賴汶洸爲最善謀，狼狽相倚，勢如燎原之火。公繼曾公任，心，督帥，正任、賴共濟艱鉅。賴二逆竄鄂，飽掠之餘，裹脅數省，衆不下十餘萬。公既以勦賊自任，而以後路籌餉屬曾公，協力同六年夏，賊竄運東，公建論倒守運西進紮膠萊就地圍勦之計，乃與皖撫英公翰、豫撫李公鶴年、荃、及楚督公兄瀚章、直督劉公長佑、浙撫馬公新貽通力合作，各以重兵扼運，鄂撫曾公以客帥寓閘他境，籌兵數月，蟻漏潰堤，處網之魚，一縱卽逝也。當此之時，逆燄騰煽於外，異議雲興於內，公以籌食有如孤掌，強而有弱之機，勝而有敗之責，甚且隳成謀，破全局，使非見之至明，操之至固，鮮不委靡折北以從悠悠之口，天下事不可問矣。乃堅定不搖，持初議如一日。先制賊使不流，復選兵爲游徼。自銘軍安邱之戰，賊氣始熸，迨任逆伏誅，然黨羽猶未盡摧也。潘鼎新海州上莊一戰，殺悍賊無算。於是銘軍窮兵於安堌，郭松林等禽薩音格，

波、唐仁廉遇慶、均賞穿黃馬褂。記名總兵劉克仁免繳臺費，並以提督記名簡放。唐定奎、陳飛熊、王平劍均以提督記名簡放。副將張玉全以總兵記名簡放。參將朱大珍擢副將。降補參將王得勝名簡放。千總胡連發擢守備加都司銜，賞戴花翎。道員劉盛藻賞還勇號花翎。同知直隸先補用。通判張國運、擢同知、補缺後以知府用。總兵繆福賓、者貴以提督簡放。提督吳家奏。總兵葉志超、楊岐珍以總兵遇缺儘先題奏。並賞朱大珍壯勇巴圖魯、包國挺健勇巴林巴圖魯、者貴剛安巴圖魯、葉志超額圖渾巴圖魯、楊岐珍裴凌阿巴圖魯。復特詔褒諸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加一雲騎尉世職，安徽巡撫英翰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漕運總督李鶴年、浙江巡撫李瀚章頭品頂戴，前任直隸總督劉長佑二品頂戴，山東巡撫丁寶楨開復勦捻原官，以總兵記名簡放。諭軍機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目前緊要之事，實有數端。東捻防不力處分，並頭品頂戴，前湖北巡撫曾國荃開復頂戴。時淮軍各營皆疲憊之餘，東捻蕩平後，諸統將皆乞假歸。適詔籌搜捕餘匪，安插降衆善後各事。公具疏言：『自十月間任、賴伏誅，即於道。諸將因追勦緊急，送回運防老營。自濟寧下至六塘河降衆，與兵勇閒雜，即前敵馬步隨隊協勦者，亦當不少，亟須清理安插。其有田里可歸，應分別資遣遞解回籍，飭地方官妥爲照料。若無業者，暫留營伍，嚴爲約束，漸化其桀驁之氣，再謀分遣。此安插降衆應急辦而難遽就緒之實情也。東南及中原數省，用兵年久，物力凋瘵，民氣浮囂，游勇會匪到處糾扣，外憂內患，潛伏根苗。各省綠營積頹廢，素爲胥小所輕，

尙須藉威鎭攝。臣所部各軍，自同治元年逐漸募練，初係淮南農民居多；迨克復蘇、浙各城，間收粵匪降衆。四年後全調勦捻，隨地募補，馬步水陸營數過多，需餉愈鉅。數年以來，竭兩江之財力，供億此軍，羅掘淨盡，而各營每年必欠放三個月，積逋如山。曾國藩與籌餉司道屢請裁軍節餉。臣以運防游擊，多一營得一營之助，未敢遽議。今東捻既平，必應陸續裁撤。每裁一營，應酌補欠項若干。糧臺無絲毫存項，又須設法籌此鉅款。且此等慣戰弁勇，在營食餉尙可守法，一經遣散，其無業可歸者，最易滋事。以餉需時勢衡之，皆須逐漸辦理。此裁撤營勇應急辦而難遽就緒之實情也。昔周公東征，零雨缺斯，播諸風詩。久役思歸，固人情之常。臣軍各統領營官，從征年久，東南肅清後卽求假歸。比因中原多故，未便遽允。旋調勦捻，馳逐數省，轉戰終年，日行百里，忍飢耐寒，憂讒畏譏，多人生未歷之苦境，與各省兵將賊來則追，敗去則息者，勞逸迥異。臣去冬至徐州，劉銘傳諄稱疲憊已甚，欲速了此賊以求開缺歸農。今春以來，周盛波、劉秉璋、潘鼎新皆迭請開缺。臣以此捻未滅，義無可辭。郭松林八月來營，卽約以賊平歸農。楊鼎勛體弱多病，更難久支。今倖獲成功，將士勞苦極矣。用馬不竭人之力，用人不竭馬之力，似應留其有餘仍備異日驅馳。卽臣自咸豐三年正月從軍，今已十五年矣，無歲不親戎馬，苦身焦思，時懼隕越。年未五十，精力就衰，實難久忝重任。俟遣撤稍有端緒，應再懇恩准將欽差大臣關防專員賫京呈銷。諸將請假，當酌量准行，或所部裁撤後酌飭赴任。如堅請開缺，果其情事不可強留，當爲據實奏懇。此又體察軍情宜稍休養而難遽責遠役之情也。疏入，報聞。

淮軍平捻記卷八

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突竄畿南。詔公督部入直援勦。二十四日，鼎軍敗賊於饒陽，公復建就地圈制之議。

自五年九月十一日，張逆與任、賴分股。張總愚自由山路犯汝州，自洛河南岸折竄龍門、白沙，掠宜陽、永寧。曾公命湘軍劉松山一軍躡之而西，賊不能停足，由韓城鎮竄陝州，未能渡河，因自靈寶、閿鄉馳入陝。此西捻之所昉也。至十月中，張逆大擾渭南、尹家衛等處，遂入南山，犯藍田，窺漢中。十二月，犯臨潼縣之交口、兩金鎮，渡渭，屯踞關山鎮、豫讓橋一帶，將圖渡同、朝。時晉省有臬司陳湜督軍勦防，秦省有劉松山、張錫鑾、李祥和等軍尾追，前扼後攻，賊不得逞。適回逆犯順，秦中擾亂，而陝西巡撫劉公蓉所部戰敗，張總愚因乘機直趨西安，省城戒嚴。六年正月，劉松山、張錫鑾等率兵趨援，與賊鏖戰累日。編修張錫鑾陣亡，劉松山力戰獲勝，賊遂少退，由鄠縣西竄盩厔，因度渭至扶、岐。劉松山躡追而西，無戰不捷，迭克銀渠、金渠、臨平等鎮賊寨，並大小堡寨百餘處。三月十五日，捻、回悉由武功東竄，劉松山會同黃鼎、安住等軍折由大北溝赴興平截勦。自十七日至四月初二日，各軍進逼，併力追戰，賊死傷甚衆；又奪回村堡十餘處，賊遂由蒲城飛竄同、朝一帶。時陳湜督軍嚴守禹門以上，閿鄉一帶又有豫軍馬德昭駐紮老河口，河水正漲，賊無可飛渡；而黃鼎、安住、郭寶昌、劉松山等軍轉戰相逼。賊既不能休息，東西奔竄，賊勢之不能久踞關內者以此。是時欽差大臣陝甘總督一等恪靖伯左公宗棠奉命入關勦賊，各軍聲勢更壯。至四月

二十四日，劉松山復敗之於元其寨、穀祿莊，追至省城南山門口，斃賊三千餘名，生擒頭目及悍逆八百餘人，奪獲騾馬一千五百餘匹。五月初一日，又敗之鄠縣少義坊，遂由盩厔橫出郭公祠，竄渡渭北、桑家莊一帶。奔竄渭河南北，往來鄠、杜之交，窺晉不遂，回豫未能，賊之狡謀漸輯矣。夏秋間，河南巡撫李公鶴年自許州移軍杞縣，左公宗棠由潼關進勦，甘肅臬司劉典取道商、雒入秦，湖北巡撫曾公國荃檄提督姜玉順以所部扼紮荊子關。張逆由尹家衛一帶復擾近華州，李公鶴年檄馬德昭、段廣瀛分駐閿鄉，與姜玉順聯絡聲勢，賊遂急趨北向，竄陷綏德，分擾米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龍王廟乘河水凍合，呼嘯過河，犯山西之吉州、鄉寧諸處，竄近豫疆。十二月初九日過邵原關，竄濟源縣及河內、武陟、溫、孟、獲嘉、輝縣、新鄉、原武各境，浸有內犯畿輔之勢。時自秦追躡之師，則有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安徽壽春鎮總兵郭寶昌，自陝西移繞直撲平、蒲並警。豫撫檄馬德昭一軍渡河援守運城，急調張曜、宋慶兩軍回豫，而賊已由絳州、曲沃、垣曲山僻小路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親督各軍，直隸備禦之師則有大學士署直隸總督官文公親督各軍及都統春壽、頭等侍衛陳國瑞，天津備禦之師則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公所派洋槍隊及天津練勇。詔促公內援，並飭催劉銘傳、善慶、溫德勒克西馬步各營迅赴河北進勦。銘傳值傷疾驟發，不能乘騎，請三月假未滿。溫德勒克西、善慶各有馬隊千餘員名，然皆出征十餘年，疲病思歸，久無鬬志。公愷切獎勵，勉以大義。又以其所部太單，無步隊依護不能專當一面，乃檄調總兵周盛波、周盛傳等馬步十一營、並潘鼎新鼎字全軍，與善慶、溫德勒克西馬隊由東阿進發，並督催楊鼎勛、郭松林繼進。公擇要布置後路各事，刻日親行。而賊騎飆疾，一日夜奔馳二三百里，正月，遂由磁州、廣平直犯順德、雞澤、平鄉、鉅鹿、隆平各處，畿南震擾。公疏陳：辦流寇以堅壁清野爲上策，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辦理十數年，卒賴此以收功；即任、賴捻股流竄中原數省，畏圩寨甚於畏兵。豫東、淮北民風強悍，被害已久，遂漸添築圩寨，深溝高壘，到處與城池相等。是以捻逆一過即走，不能久停肆擾。近年惟湖北、陝西被擾最甚，以素無圩寨，籌辦不及，賊得盤旋飽掠，其勢愈張。直、晉向無捻患，民氣尤爲樸懦，未能築寨自守。張總愚本極狡猾，又係窮寇，南有黃河之阻，必致縱橫馳突，無處不流。百姓驚徙蹂躪，詎有已時？徒深浩歎！且畿疆河北，平原曠野，古稱四戰之地，無險可守。辦流賊與辦守城踞寨之賊情形迥異，流賊專于避兵，守此則竄彼，迎左則趨右，交臂旋失，情勢使然，非盡兵將之不力也。聞該逆自竄陝西北山後，渡黃入晉，沿途擄獲騾馬愈衆，步賊多改爲騎，即騎兵每人不過一馬，追逐病斃，即已無馬，視賊匪每人可二三騎，隨地擄添情形，則又迥異。自古辦賊，必以彼此強弱饑飽爲定衡。賊未必強於官軍；但彼馬多而我馬少，自有不相及之勢。彼可隨地擄糧，我須隨地購糧，賊常飽而兵常饑，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絕賊糧、斷賊馬，惟有苦勸嚴諭直隸、山西、河北紳民，趕緊堅築圩寨，一有警信，收糧草牲畜老弱丁壯於內，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賊死命。及今爲之，亡羊補牢，尚未甚晚。若待深受荼毒，再議補築，經費更難措籌。如果十里一寨，賊至無所掠食，其技漸窮，或可尅期撲滅。伏乞皇上特頒訓諭，諄飭地方官紳，妥爲籌辦，實力奉行，於軍務大局裨益匪淺。奉旨嘉納。又以行軍須急籌糧，淮軍北援，恐直梂地瘠民貧，米珠薪桂，不能籌給兵食，奏請借津倉粳米二三萬石，儲存河間、大名、保定等處，以濟客軍，並請勅下直督，嚴飭地方官豫提公款，購存糧草麵料，儲備各營給價取用。詔并行之。時直境戒嚴，淮軍皆疲乏不堪，而中旨以赴援不力屢見詰責。公乃上疏略陳曰：「查臣軍自入東勦捻以來，任、賴等股約十萬衆肆擾東境，凶燄鴟張。臣每念此賊不平，則中原之禍靡有已時，即西北

之憂亦未有艾。而滅賊大計，要必於冬春之交，乘其饑困，併力殄除。故於運、黃兩防布置穩固後，即選將幷兵與之角逐，嚴督諸將尅日圖功。諸軍耐凍忍饑，日馳百數十里，始棄輜重，後幷鍋帳而棄之，各裹乾糧，日夜奔逐，用能仰託威福，倖立寸功。自壽光大捷以後，餘賊全趨海、贛，下走淮、揚，東境已無賊蹤，東軍亦早回防休息，而臣軍仍乘勝南下，直追至揚州，分至安徽之盱眙、五河等處，生擒巨憝，殄平餘孽，年底始克蔵事。劉銘傳、善慶、温德勒克西於十二月十五、六等日，分起馳回邳州灘上老營，潘鼎新、郭松林、楊鼎勛諸軍於十二月二十九、三十、正月初二、三等日先後回至濟寧老營，解甲暫息。臣親加拊視，各士卒皆手胼足胝，衣履不全，疲憊不堪，馬匹倒斃大半，迭經奏明有案。仰荷聖慈，准暫予休息，合營感戴皇仁，皆歡呼雷動。劉銘傳三年轉戰，勞苦尤甚，積受寒濕，手足麻木，瘡瘢徧體，不能乘騎。臣因該提督素資得力，囑其始終奮勉，毋得偷安。目擊狼狽情形，策勵之餘，實深矜憫。臣以勦辦東捻爲己責，初不料西捻張總愚一股由山右直趨河朔，又肆蔓延。慮事之疏，咎無可辭。先奉諭旨，淮劉銘傳所部稍爲休養整頓。正月初旬，迭奉諭旨催令劉銘傳、善慶等赴河北進勦。臣即嚴飭各營，趕緊汰去病弱，添補缺額，製辦衣履，整備鞍馬，不准刻延。向來游擊之師，疲勞已甚，須休養整練兩三月，然後可用，今尙未及兩旬也。各營向以火器制勝，子藥槍礮軍裝均須配帶。自去冬輕騎逐賊，鍋帳輜重沿途拋棄寄頓，今奉調遠征，必應逐漸收集，幷令添補。又糧臺分設徐州、清江，領給餉銀，往來千里，動需時日。軍中事件繁瑣，有一不給，難以遠行。臣倉猝登程，徒有赴援之名，必難責赴援之效。臣深悉兵艱，催令起程，亦不能不略待齊備。將領各知大義，既入援幾輔，斷不敢有意逗留。茲奉諭旨，知賊勢深入畿疆。臣聞信之餘，五中欲裂，恨不能奮飛馳援，稍紓君父之急，一切籌備各項，亦無暇逐細經營。除劉銘傳患病屬實，已乞

恩稍予養息暫難成行外，潘鼎新鼎字全軍、並善慶、溫德勒克西馬隊已於正月十六日拔營，飭令兼程由東阿、德、景進發，唐仁廉馬勇於十八日跟蹤北上，郭松林、楊鼎勛、武毅、勛字等營陸續遄發。臣俟周盛波所部由徐州調到，擬於二十日親督啓行，由東入直。查勦捻非馬步大隊不能得力，直境地勢平曠，尤須用衆。臣軍強弩之末，遷地弗良，事機所值，敢稍推諉？但冀沿途地方官能爲預備芻糧，俾無缺乏，必當視賊所向，繞由東北向西南攔勦聯絡諸軍，或犄或角，共維大局。」疏入，報聞。時各軍分起援直，潘鼎新督率所部於正月十九日由温德勒克西於二十日渡黃，唐仁廉馬勇於二十一日渡黃，相繼北發。潘鼎新於二十日馳抵德州，探聞賊由直隸景州，二十二日抵阜城，卽改由獻縣西境徑趨饒陽。公慮鼎軍兵力單弱，飛飭善慶、溫德勒克西、唐仁廉等馬隊速進，會合鼎軍兜擊；並一面飭催楊鼎勛、郭松林等軍陸續北渡，公亦卽督隊啓程。時東軍王心安在饒陽爲賊所挫。賊旋陷祁州、饒陽、獻縣，勢張甚。適鼎軍追及，二十四日敗賊於饒陽城東，賊遂竄深州一帶。公因建言逆氛正熾，賊各軍須穩愼進戰，前截後勦，此擊彼應，先得一二勝仗，再厚集其勢，與之角逐，卽可就地殲除。若以無制之師，單弱之衆，輕爲嘗試，挫敗既易，賊氛立張。故兵家愼言戰，以戰而不必勝，不如不戰之養威勢平曠，無險可阻，我軍既雲集東北，賊勢將南趨。若循舊路回竄，彰、衞，或乘虛東擾臨清、東重矣。又以直境地昌，卽可就懷慶、衞輝之間，北阻太行，南偪黃河，設法圈制。倘令晉、陝各嚴扼澤、潞山路，各軍再由東北節節兜勦，或分紮漳、衞各河，或進扼沁河，促之一隅，或冀收聚殲之效。事雖未果行，而防河之議卽由此而起。

二月，公督盛軍進駐德州，潘鼎新、善慶駐守保定，郭松林、楊鼎勛率師進勦。公之自濟寧北渡也，本欲

俟周盛波一軍北來取齊而行。乃至正月二十日盛軍猶不至，公乃自帶小隊先行，由東阿渡黃。各軍造次進援，糧臺猶遠在徐州、清江，各軍後路糧餉軍火，轉輸頗難。公乃議張秋設立轉運局，以通南北餉道。行過張秋，順道至運河口察看形勢，飭員籌挑黃、運交匯淤阻之處，以通舟楫。適周盛波先令其弟盛傳率部踵至，公遂督之以行，二十日抵東昌。時雨雪載途，泥淖甚深，而捻賊由高陽東竄河間，陷踞獻縣，邊馬擾及交河富莊驛一帶，景、德均戒嚴。公乃於二月初七日自東昌督隊趲行，初十日至德州，郭松林、楊鼎勛皆率軍來會。諜報賊被官軍由北兜擊，初六、七日卽竄擾衡水縣境，遇滹沱水漲不得渡，初八日北竄深州王家井等處。公以德州距深州僅二百餘里，捻極飄猾，趨向無定，德、景爲京津要路，而德州濱運河，轉輸差便，遂飭楊鼎勛、郭松林整隊由景、阜進，而自統盛軍駐焉。潘鼎新、善慶等軍於正月二十九日追賊至保定，直督奏派在北路堵遏，遂駐守保定西之大汲店。於是公部北援者，郭松林、楊鼎勛爲一大枝，潘鼎新、善慶爲一枝。自鼎軍及善慶馬隊扼紮保定，而武毅、勛字兩軍進勦前敵，隨公駐防德州者僅盛軍馬步十一營矣。東撫丁公親統王心安七營駐防河間，楊飛熊八營駐防任邱，莫組紳十營出勦，而朝廷猶以賊勢將逼津南，幷詔公進防天津、河間一帶。公以河間一帶既有東軍大枝扼紮，賊勢現趨西南，河間情形較鬆，似不須兩營並紮，致多擠雜。且賊蹤飄忽，瞬息百變，祇當揀派大枝勁旅、敢戰宿將、與之隨地兜逐，相勢勦辦，不能取決於數十百里之外，致誤機宜。前在山東辦任、賴等股，只籌選將練兵，不管臨敵調度，故諸將皆無所牽掣，得以放手勦辦，致底成功。且捻賊無攻城奪寨伎倆，故城寨易防，而平原難防；凡城池失陷，必其城已倒坍或無壯丁可守也。平原四達，只能守城寨，城寨之外不能禁大股之不衝突，馬賊之不游駛，惟大山大水可以扼之。直境四望寬平，除滹沱、滏陽、衡、運各

河、西淀、東淀一帶可以設守，但兵少亦不足濟事。此外則有勦法、無堵法，其言防、言堵者，皆有虛聲而無實濟者也。必令進防河間、天津，應卽調回郭松林、楊鼎勳等，勿庸進勦，帶赴東北，妥籌布扼，東軍亦可卽回本境，分防德州、臨清等處，云云。詔仍督公率郭松林等軍迅速前進，並着催周盛波等軍北上以厚兵力。時捻蹤麕集，特旨左公宗棠總統各軍勦賊，復命恭親王節制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督撫。

二月十六日，郭松林、楊鼎勳破賊安平城下，公進屯景州。時賊盤旋深州、衡水之交，郭松林、楊鼎勛率隊由景州、武邑西進兜勦。兩軍整頓隊伍輜重，於十四日會同前敵營務處段喆帶隊進駐景州之龍華鎮。諜知賊又由省南下竄安平。十五日由武強小範鎮渡河。十六日行九十餘里，將抵安平城下，忽見塵沙蔽天，賊騎皆從西北迎捲而來。松林等派馬隊迎擊，急調後路步隊策應。易用剛、吳鳳柱、胡連發等進戰，賊衆屢卻屢前，小有擒斬。步賊復從後突至，我軍馬隊不利，松林、鼎勛亟令李長樂、宋德鴻、高占彪、唐宏成、吳雲集等各督步隊馳援。槍矛相夾，鏖戰三時之久，人馬蹴塵土周三十里。我軍勢合猛擊，縱橫盪抉，斃賊甚衆。賊初死拒，鼎勛等又派馬隊抄出賊後，張逆腹背受敵，遂大潰敗，我軍追殺至三鼓始收隊。是役也，陣斃悍賊千餘名，生擒五百餘名，奪獲騾馬器械無數，我軍陣亡總兵銜副將尹昌景、副將龔興祖，均議卹。是夜，賊乘我軍疲困，欲繞道竄逸。松林等預防之，先派隊四路游徼。夜四鼓，大霧，於迷濛中見賊掩旗潛向南遁。松林等急督隊追之，賊騎四散。至饒陽之楊家村，賊見追急，乃復回拒。我軍環而攻之，撲尸載道，賊酋張志清、劉琅、夏以仁領數百騎乞降，餘衆紛紛向東南敗走，又躡追二十餘里。劉松山、郭寶昌、張曜、宋慶、程文炳等各以師來會，松林、鼎勛與約各選精銳，四路跟踪兜截。又以輜重累墜，令軍士裹糧，輜重、帳篷、鑼鍋另派騎運送，皆賫輕裝追擊。賊見我

軍之銳進，且四路兜集也，遂於十八日折竄饒陽。武毅軍踞深州交界之警。乃令盛傳挑帶八成行隊進紮武強之小範口鎮爲郭松林等援應，並遮蔽東竄之路，而自移屯景州，調度諸軍。又以湖北宜昌鎮總兵黃中元帶湘勇兩營，兵力極單，即幷歸楊鼎勛統帶，而飭黃中元赴任。士默特官兵有參領烏圖納遜等二十四員名在營隨勦，公以其從征年久，且東捻已勦辦蕆事，遂爲奏撤回旗焉。

二月二十日，由鉅鹿、磁州面兜殺，走逸無路。十九日，郭松林、楊鼎勛整隊要之於深州。時賊爲豫軍所敗，向南奔竄，復橫折而北，將及深州之東北李家村，與我軍遇。騎賊圍結爲十餘陣，紛紛抵拒。鼎勛等以馬隊衝陣馳突，而以步軍爲援應。賊陣卻，松林親督李長樂、宋德鴻、蔡國祥、高占彪、唐宏成、吳雲集等步隊，又從旁要擊之，賊圍陣皆爲馬隊所衝稍散。我軍馬步齊進，槍擊矛刺無虛發者，斃賊千餘，生擒數百，奪獲騾馬無數。張逆率步賊先遁，而以騎賊殿，猶相支梧。我軍乘勝排壓，追十數里，賊之有騎者皆縱馬狂奔，其步賊獨薙殆盡。張曜、宋慶追軍亦至，賊遂東南竄，欲由武邑之晉州界。二十一日，郭松林等馬隊遇賊於范家村，又獲一捷，收降鄧新樂等一百餘騎。張曜、宋慶馳至晉州西北攔勦，賊復折竄東南。二十二日，近武強之小範河口欲渡。公先派盛軍督本地團勇拆毀河橋，賊不能越。二十三日，折由饒陽逕奔肅寧。松林、鼎勛及張曜、宋慶皆急馳百餘里，抄出賊前。諜知是夜賊踞饒陽東北元城

一帶，遂知會劉松山、郭寶昌等各軍齊進，乘夜兜襲。二鼓後，行近賊巢，直前猛撲，村竄騈戮，其大股屯踞村莊，數日奔馳疲敝，皆相倚臥，刁斗不鳴。我軍乘利而入，立將僞懷王邱得才、僞幼沃王張禽戮，伏屍遍地，賊始亡命狂奔，其下馬拒戰之賊皆不及騎而走。生擒悍匪二百餘名，賊目張立堂、蘇付恩、陳五孩所踞兩大莊同時攻燬，斬斃無算，邱逆一股斬除殆盡。張總愚另踞一莊，糾黨迎拒。我軍四路齊進，草薙小奎與焉，奪獲騾馬二千餘匹，旗幟礮械無數，賊勢由此晉州，二十七日辰刻，在晉州、藁城交界之樓上村、隄師溝等處偷渡滹沱河。松林、鼎勛與劉松山、張曜、宋慶各軍先後追至，賊惶迫而渡，多淹斃者；其未渡之賊爲官軍盡數截殺，已渡者猶存馬賊數千人，向南竄逸。松林、鼎勛派馬隊追之，午刻及賊。賊偵我軍之疲於奔馳也，乃皆亡命，屢卻兜進，相持兩時許。松林、鼎勛復令胡良作、湯得上、尹長林、陸懷邦、夏青雲合力兜圍，短兵接，刀矛盪抉，賊乃大潰。我軍乘勝追殺二十餘里，調集步隊，蟬聯繼進，復追三十餘里，直抵趙州境。沿途共斬獲千餘級，奪獲騾馬無數。二十八日，賊由鉅鹿縣屬之官學、五陳等村向西南磁州一帶逸去。

三月初十日，公由冀州進駐大名。十二日，郭松林等駐景州也，本以賊蹤盤旋深、衡之交，恐其竄擾景、德。乃賊股屢爲我軍挫衄，知公親駐東路，不敢迕視，乘隙西走，潛渡滹沱河，向南疾逸。公遂於三月初二日督隊自景州向冀州前進，初四日行次冀州。賊竄入豫省之臨漳，渡漳水，由衞輝、新鄉一帶西竄獲嘉、修武，爲豫軍扼勦，范、滑、濬毘連，可以居中控制，藉固畿疆門戶，乃於初十日移駐大名。又以賊警在南，公所部兵力甚單，卽奏請

飭催潘鼎新、善慶等各隊倍道南下，俾資調派。詔如公請。賊之南走，本以直境官軍四集，此截彼追，不得喘息。恃其騎疾，於我軍已追逐出直，即復回竄，於初十日掠延津而北，漸近直、東。公知賊謀之狡，恐其乘虛，復竄畿輔，乃飛飭松林、鼎勛自彰德赴滑縣攔勦，公親督師由大名前進。乃賊騎颸疾如風，不一日已由滑縣向東北奔竄，擾及直隸開州邊境。公時抵南樂，即由清豐馳赴開州，整軍待之。松林等軍於十二日先抵滑縣城西，劉松山、郭寶昌、張曜、宋慶均尾賊後。松林等慮賊追急入直，是夜三鼓後，啣枚疾走，折由濬縣境繞出東北橫截之。行四十餘里，次大伍山，天甫將曙。有賊馬千百連綴而行，由東南向北，不虞我軍之繞截其前也，忽見旂幟悉驚。松林親率胡良作馬隊飛騎衝入，易用剛、吳鳳柱分督各營排列馳進，賊亦整隊迎鬬。槍矛相接，衝突逾時，兩軍猶交綏。吳鳳柱、宋德鴻、李長樂、陳飛熊用剛乃躍馬陷陣，周麾而呼，弁勇無不踴躍，當者輒靡，賊陣始動。蔡國祥、等亦各帶步隊乘勝邊擊，賊衆大奔，踐踏及槍矛傷者撲道相望。忽有悍酋執大旂，揮札刀，率衆返鬬，前軍頗有傷失，乃列槍隊攢刺之，其衆亦潰。鼎勛督隊由大坯山左突出橫截，賊且奔且戰，胡連發、徐邦道合力邀擊，我軍中有習大札刀者，當酣戰時，奮呼直前，一悍酋中刀立斃，各兵讙譟，賊乃驚逸。鼎勛復督步隊排放連環高占彪、吳雲集督隊策應。賊衆逼山而陣，皆下馬搏戰。是時鎗礮無可施，皆以刀矛相擊，撥刺有聲。約兩時許，錦礮，斃賊甚衆，賊鳥獸散，不復成伍。松林、鼎勛兩軍併力猛追四十餘里，生擒悍酋常虎兒、張裕寬、朱元青、李玉名等十餘人，幷老賊數百名，陣斬無算，級，獲騾馬千餘匹。是日，公甫抵開州，派隊向西南搜捕策應，賊遂回竄延津、封邱一帶。此次賊竄延津，本欲乘虛由開州走大名、東昌以圖北擾，不料淮軍追截，受創南還。公知賊

情極狡，其北犯之心必不即止。乃計由豫入直，爲東西兩路：西則出淇縣、湯陰赴彰德，東則出延津、滑、濬赴開州。時左公由彰德進，正當西，公乃自請暫駐開州以當東路。報可。大伾山之戰，我軍陣亡記名總兵胡家讓、副將銜參將夏得勝、游擊周得意、羅清瑞四員，幷請優卹如例。

三月二十日，賊由延津東北竄，我軍扼之滑縣，不利，陳振邦受矛傷，旋歿。賊東竄莘縣、東昌，由東昌渡運。賊渡漳沱之時，僅數千騎。自竄豫後，沿途擄脅，黨羽復衆。摩盪衞輝、延津間，實欲乘隙北犯。郭松林、楊鼎勳仍赴滑縣迎勦，潘鼎新、善慶、温德勒克西亦由內黃至滑，乃會議，以自滑至長垣地勢平曠，騎賊衆且悍，此擊彼竄，無可攔制，建議就衞河以東、黃河以西、連營排紮，先扼竄路，再圖進勦，請公緘商左統帥及豫撫。正籌布置間，賊已突至。二十九日，從封邱北趨長垣，鼎新率隊攔遏，賊乃乘夜折竄滑境。二十日黎明，賊全股來犯，鼎勛派徐邦道、胡連發以馬隊迎擊，擒斬數十名，賊忽退數里。其時賊未受創遽退，鼎勛知有異，乃嚴陣以待。不逾時，賊果率大股回犯，步賊皆持矛結數十團陣，滾隊而前，馬賊翼抄我軍後。胡連發奮勇直前，矛傷左臂，血溢襟袖，猶裹創力戰。鼎勛復率高占彪、吳雲集、唐宏成分路策應，槍礮周擊，鏖戰兩時許，賊衆且卻且前。吳雲集大呼陷陣，手刃悍酋數名，賊急奪路向東北疾走。郭松林分紮長、滑之交，是日辰刻得報，知賊由滑南竄，立率所部往策應；公從開州派唐仁廉、陳振邦馬隊赴滑協勦亦至，遇賊於大河。唐仁廉首先衝陣，斃賊多名。賊騎從兩邊抄下，陳振邦繼進，復馳斬悍賊二十餘名。賊佯退，未幾，全股回撲，陳振邦鼓勇進戰，奪馬三十餘匹。賊以悍騎四面包裹，陳振邦深入賊中，爲賊槍刺咽喉，傷甚。正危急間，松林督隊馳至，飭宋德鴻、陳飛熊、李長樂等步隊縱橫擊刺，賊墜馬甚衆。易用剛、吳鳳柱各縱騎從兩旁抄殺，賊乃解圍東北竄。鼎新、善慶等旋自長垣

追至，與松林、鼎勛會合痛追，是日同抵濬縣。賊由濬縣、內黃交界圖渡衞河。二十一日，鼎新、善慶等擊走之。公復飭周盛傳、吳長慶等由開州帶隊襲勦。二十二日，我軍行抵內黃之七級，見賊由西南向東北馳走，卽率所部攔擊。騎賊猛撲，我軍步隊一擁而進，炸礮火箭連環轟擊，賊敗，馬隊乘勢抄擊，賊仍向東路竄去，生擒賊目許善、王坤、杜秋等十數名。賊沿河竄向內黃，鼎新、善慶、溫德勒克西追過城北二十餘里。是役也，記名提督陳振邦身受重傷，旋歿。狀聞，奉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於立功地方建立專祠。其同日陣亡之仁營馬隊總兵銜副將勒克西馬隊緊躡於後，乃於內黃之五龍口試淺偸渡。馬隊進遏之。賊見我步軍尙遠，遂揮馬賊數十圍，散轡齊上，悉力迎拒，並分股繞出陣後，層密包裹，愈戰愈緊。善慶等各率部分拒，頗有斬獲。鼎新、松林督馬隊馳援，而令武毅、勳鼎各步隊接應。善慶、溫德勒克西知有援軍，從圍中突出。賊腹背受敵，大敗，降其僞天將熊大海，騎賊百餘人。賊舍我軍復趨東北，二十三日，犯南樂縣。遇賊大隊回撲，周盛傳率馬隊迎勦，賊騎萬餘併力冲壓。周盛傳率馬隊迎擊，賊勢稍卻。馬朝選受矛傷數處，喋血而戰。宋冠軍復帶開花劈山礮連環轟擊，自未至申，鏖戰數十餘里，賊見我軍馬步齊至，悍賊數千下馬持矛，蜂擁死鬬。營官賈起勝、衞汝貴、汪炳炎、葉志超、楊岐珍、馬朝選奮勇迎擊，賊潰走，我軍乘勝掩殺，屍橫溝渠皆滿，計斃悍賊千餘名。當接仗正酣時，賊分二十餘騎抄吳長慶步隊進戰。追數十名。賊復分二十餘騎抄吳長慶後，黃仕林、者貴分擊走之，又斃賊目張丑等數十名，賊星夜奔山東莘縣境內。鼎新、松林、鼎勛會商，賊若恐乘隙渡衞，遂循河窮追。二十五日，賊奔東昌。時滄州下窪、高家口梟匪高岩糾集鹽馬賊數千人，兩時之久，各營後，黃得喘息，卽

投賊入夥，即引賊之前股由東昌城南李海務渡運東趨，我軍於午後追及之。郭松林、善慶、温德勒克西等縱騎疾擊，賊率悍黨逆戰。易用剛、吳鳳柱排隊進壓，賊用結團滾隊法冲我陣，我軍聯絡排隊不爲動。徐邦道、吳連發、吉玉成各率馬隊潛從旁截之，賊之團陣漸散，我軍步兵排盪而入，陣擒悍酋何士嘉、周久等數名，斃老捻數百，賊復奔潰。是時賊雖屢敗，而掠馬甚衆，步賊悉改爲騎，日馳百數十里，我軍躡追常苦不及；苟及矣，偶一排隊，賊即奔避，使我軍欲戰不得。每接戰，其悍賊皆下馬確鬬，我軍非馬步並進不能制勝，而步隊笨滯不能與騎軍並集。又各軍既以爭逐爲事，輜重皆委棄之，甚至鑼鍋帳篷一切寄頓，以利馳逐。乃往往十餘日兼程馳勦，所贏糧有限制，所逐之賊無定向，後路非無轉運，每苦不及。兼之兵賊出入之地，無糧可糴，是以軍中時時斷炊，至有數十日以瓜豆野蔬充腹者，步騎皆疲乏不堪。直、東交界，平曠千里，賊任意盤旋，我軍無險可阨，騎賊颶疾如風，一瞬即失。公初意擬蹙之懷、衞之間，繼欲扼之衞、黄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軍情朝夕遷改，移步換形，而中朝責望嚴切，公於此時動心忍性可知矣。初賊竄豫時，朝廷命公總統各軍。至是賊回竄直境，又詔疾赴景、德一帶防勦，更以追軍落賊後罣吏議焉。

淮軍平捻記卷九

四月初六日，公自開州至於東昌，建防守黃、運蹙賊之議。十二日，進駐德州。郭松林、楊鼎勳、潘鼎新等倍道急馳，繞由北路，沿運河南向邀擊賊於吳橋、東光、南皮、滄州、靜海、天津，皆破之。賊不得西渡運河，河防始固。　先是，賊松林、楊鼎勳、潘鼎新等倍道急馳，繞由北路，沿運河南向兜截，以蔽津、沽衝要，公亦由開德州進景州。公慮各軍追急，賊命不遑，轉瞬復落賊後。乃緘商皖撫英公，請督皖軍進駐臨清，豫籌防扼。旋奉諭旨，以定公至東昌，秦督左公率劉松山、張曜、宋慶、程文炳之師由德州赴東。四月初六日，迅督諸軍赴吳橋一帶扼要駐紮，以爲前敵諸軍調度。公因疏陳曰：『目下賊勢駸駸北折回南擾，致我軍奔走，臣雖派大枝勁旅剋期前驅，心繫京畿，憂惶莫釋，惟有遵旨遄行，不遑顧及後路。拜摺後，即督同周盛波、吳長慶等營由東昌起程，馳赴德州、吳橋等處扼紮，就近相機調度，冀補萬一。臣據馬最多，平原曠野，瞬息百里，我軍步隊與爲躡追，實苦不及。近來軍行日至百餘里，爲格。然軍士如此奮勉，猶不能迅圖殄滅，非力不能敵，蓋勢不足制之也。窮年累月，飢走疲旦潰蹶難支，轉生意外之變。臣不得已屢爲就地圈制之請，迭商左宗棠等擬設長圍以平坦千里，網羅難施，由於地勢使然。懷慶形勢最險，賊竟不肯深入。張逆鑒於任、賴等股之覆轍，一聞圍紮，立即死力衝突，亦不容我閉暇次第施工。議者謂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惟運河自天津至

張秋黃河口計一千二百里，內張秋至臨清二百四十里，年年黃水倒灌，淤成平陸，尤方可分布。現計直、東、豫主客各軍僅及十萬。臣慮其有守無戰，潰決爲患，左宗棠慮局實情。或又謂待賊回竄豫境，分守漳、衞河及張秋、臨清運隄以蹙之，費兵亦近十萬，又不得猝成，賊騎難禁紛竄，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勦爲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久且有惴。」疏入，詔仍促公赴北路，幷皖、豫各軍統歸調度。公冒雨督隊而進。十二日，公至德鼎新、善慶諸軍之追賊者由東境轉戰入直。前二月二十八日諜報，由茌平西北竄騎數十團，隱伏樹林間。松林先督王平西、蔡國祥、宋德鴻、李長樂等步隊進擊，賊馬即退列林外。鼎新督戴春林、吳從發、潘國揚各營，鼎勛督高占彪、吳雲集、唐宏茂各營，從兩旁合抄，松林復調馬隊與善慶、溫德勒克西挫賊鋒，馬軍銳氣益奮，往來馳擊，賊陣動，旋避，我軍馬步力追三十餘里，至高唐州之張有得二名，老捻數十，陣斬悍黨頗衆。賊倉皇北竄，我軍復及之徒駭河邊，奪馬尤夥。趨陵縣、吳橋。是夜四鼓，各軍冒雨進追，行未三十里與賊值。善慶、溫德勒克西、唐仁廉而前，騎賊挺長矛回鬬，都司邸得功陷陣死之。步軍各營急前策應，鏖戰逾時，賊棄陣安陵、連鎮兩處竄渡運河。松林等會商，以運防未定，惟有繞出賊前擱擊，庶可禁其搶抵吳橋。賊聞我軍踵至，逃東逸走。四月初一日，大雨如注，諜知賊仍欲由東光偷渡運及之，賊復折回余家莊。初二日，賊從東光境內突犯運濱，我軍攔擊，賊敗竄南皮。是夜，賊酋鄧保正率二百餘騎來降。初三日，鼎新與各軍議以賊銳意北竄，非繞前截擊不能遏之使南，雖霖雨載塗，軍士怨苦，有不暇恤。

遂循運河東岸徑指滄州。適賊已至，阻雨城南。東軍新、鼎勳兩軍先整陣相拒。松林督所部與爲應援，善慶、温德勒克西、唐仁廉直搗中堅。賊騎縱橫數十圍，執長矛譟而進。松林令馬隊且前且卻誘之使近，賊果率衆來撲。我軍伺其逼也，環鎗排擊之，煙火迷離之中，步隊如撒豆。賊退復陣，鼎勳兩軍乘勝壓之，乃大潰，奪路東走。松林等疾馳數十里抄前攔截，傍晚抵天津分紮城外。探知賊在楊柳青，伐木結簰。鼎新即令張景春、戴春林會同善慶、温德勒克西馳擊之，賊又敗退。賊以天津爲畿省富區，窺伺甚久。自淮軍北來，日夕爭逐，未得乘勢肆其吞噬。於是竄豫以掣淮軍南下，然後疾捲回犯忍饑與之並趨而北，抗鬬又不勝，逆謀不遂而逆勢亦沮。公於德州上戰狀，並爲武毅軍力戰陣亡之總兵銜副將郭文武、例貢生縣主簿郭士琳、副將姚長庚、曾文益、都司邸得功請卹。均得旨如例。

是月，公具疏力主防運之議。潘鼎新、郭松林建守減河以爲滄、青、靜海屏蔽。十九日，防運分汛議成。自黄河銅瓦廂之決，由直隸東明、長垣境内直趨大清河、牡蠣嘴入海，其午貫運河之地則曰張秋鎮，所謂黄、運交匯也。前東捻在黄河之南，扼之河北運西以蹙之於海，卒底大功。今西捻在河北，非嚴扼張秋不能合圍。而張秋至臨清，運河計二百四十餘里，年年爲黄水倒灌，積漸淤成平陸，非引黄入運，則運河無水。公之北渡也，於張秋鎮設立後路轉運局，飭淮軍水師統帶提督徐道奎、樹字營統帶張樹屏、轉運局委員知府萬年清挑

濬淤沙，引黃入運。至是捻賊皆竄運東，公遂力主防運之議。以爲直、東交界之地，縱橫七八百里，賊騎飄忽，無從圈制，欲趁東海南河形勢，聚賊殲旃，必須先扼西北運河，聯築長牆，方可絕其出路，尤以東至津沽、西至東昌張秋爲兩路鎖鑰。而未至伏秋大汛，黃水僅高尺餘，未便啓壩。既不能以水爲險，則設防全恃兵力。公隨身僅盛軍數營，既欲兼勦陸路，又欲兼顧河防，力終未逮。於是公乃馳檄各統將相度地勢，妥籌萬全之法。時賊自天津爲我軍扼截不得逞，十一日由鹽山、慶雲東南竄海豐一帶，十二日至武定，十三日至商河，十五日由禹城、在平回竄高唐境。潘鼎新、郭松林自天津追賊南下，過滄州。滄州南有捷地壩者，在運河東岸，當減河口，以時啓閉，蓄泄濟運者也。減河自捷地壩至海濱牧猪港，計道百餘里，橫亙東西，水漲足限賊騎竄津之路。是時漳、衛上遊山水暴發，運河陡長至一丈五六尺。鼎新、松林見運水盛漲，即督軍士開捷地壩導運入減。鼎新並飭地方官就河北集練築牆，以爲滄、青、靜海屏蔽。公即檄鼎新、鼎勛駐減河防守，而令松林馳由德州赴東昌相機嚴扼。公又慮重兵均在前路，恐賊乘虛回擾，乃奏請飛飭豫撫嚴防內黃、滑、濬一帶，及下直督轉飭大順廣道將衛河南岸船隻提歸北岸。詔從之。未幾，潘鼎新、楊鼎勳築減河長牆八十餘里告成。減河水深丈餘，守甚嚴，自是天津無犬吠之警。於是東、皖、淮軍議分運防汛地。十九日議定：自東昌城南至壽張河口，淮軍郭松林、吳長慶兩軍守之，自東昌以北至臨清，東、皖各營分守之，均赶期築牆扼紮；直隸境內運防則直軍等各任其責。時徐道奎等挑濬張秋運河功適竣，而黃水大至。道奎等開壩引黃入運。公又調楚軍丁長春水師，由張秋、臨清駛入德州運河，圈制之策於是乎成。初，劉銘傳之以病乞假也，請期三月。是時假期已滿，詔公飭催迅赴北路勦賊。公因覆奏曰：『劉銘傳與臣生同鄉里，少負不羈之材，血性忠勇，智略明達，近

時武將中實所罕見。蘇省肅清，非臣之功，劉銘傳一人之功也。追逐三年，疲憊實甚。迨東捻全股撲滅，劉銘傳乞退更切。其時適朔，迭奉諭旨，令該提督統兵協勦。該提督久勞致病，骸腫不能乘騎，係屬實情。臣不敢遽爲三月，俾得靜以調養，並將所部銘軍委該軍營務處道員丁壽昌暫行代理，駐防邳州，認眞操練，以待劉銘傳假滿視師。三月間，臣因捻勢日猖，已兩次手書諄催來營襄助。現聞督臣曾國藩亦爲懇切又經恭錄檄行，惟恐驛遞梗阻，該提督或藉病遷延，致誤師期。現在營中生擒賊黨，皆供稱復出，時時探問。微臣文弱，辦賊之才，自愧弗如。可否仰蒙恩旨，令劉銘傳總統前敵馬步各軍，飛飭兩江督臣函催。茲迭奉恩諭，曾國藩、署安徽撫臣吳坤修就近催令迅速統軍北上，與臣等共籌滅賊之方？該提督通習書史，素明大義，諒無不急難赴公自干清議也。」詔皆如公請。

閏四月初八日，賊竄東光下口搶渡運河，水師丁長春擊退之。又窺連鎮，知有備，退竄陵縣，周盛波、盛傳擊破之。楊鼎勳等守減河，公慮賊股回撲，親率周盛波行隊於二十四日由德州沿運東北行，察勘形勢。賊果撲減河牆，二十一日戌刻，突至河南岸盤踞民村，三鼓時直犯河牆。善慶、溫德勒克西暨吉玉成、徐邦道等率兵嚴堵橋口，潘鼎新飛飭張景春、潘國揚等馳往援應，鼎勳亦派隊由白兔過河兜擊。相明，賊見防兵嚴整，不可動，去之而竄。秦督左公率湘軍劉松山、豫軍張曜、宋慶蹤至，邀擊敗時減河上游水勢尚旺，而下游自呂橋以至海口，數十里河身淤塞，一片漫灘，由鹽山小徑即可繞入。公於二十六日馳抵滄州，督鼎新、鼎勳等派勇逐節挑濬，直抵海濱，減河之防無瑕可蹈。自此捻股竄津無路，出運不幸而殄滅，亦非臣之功，劉銘傳一人之功也。追逐三年，疲憊實甚。迨東捻全股撲滅，劉銘傳乞退更切。其時適朔，迭奉諭旨，令該提督統兵協勦。該提督久勞致病，骸腫不能乘騎，係屬實情。臣不敢遽爲代請開缺，但請假

能，盤旋高唐、禹城、臨邑之間，不百日而全股殄殲，防守之策得也。閏月初一日，公回德州，飭周盛波帶銘營先鋒馬隊，周盛傳帶盛軍步隊，由德州赴陵縣截勦。初三日，兩軍至陵縣東，夜見賊火，遂催兵東進。行二十里，至鳳凰店，遇賊馬往來游駛，其大股尚在五里以外。我軍馬步結陣齊進，直搗中堅。賊衆突見官軍，不戰而潰。我軍馬隊躡之，斬賊百餘名，獲馬六十餘匹，奪回賊踞村莊二十餘處。追至何家莊，張逆突驅騎賊大股結十餘團陣回撲，我軍迎擊。時賊勢實已窮蹙不敢戰，復向東路絕靹而奔，零騎分路折竄，又遇劉松山、張曜、宋慶、程文炳各軍，紛紛散走，由東北驚正東。軍中諜言張逆知圍已合，力不支，黨衆離散，欲死中求生，引官軍至海隅，疾竄西北撲運搶渡。盛波、盛傳知其語信，仍改由寧津向吳橋西南截擊，兼爲德州屏蔽。初六日，賊過海豐東北四十餘里，果折而西行，沿途逆黨紛紛出降。初七日，賊酋高老步、韓錦生率四百餘人降劉松山，周老鳳率七十餘人降張曜。張逆下令諸賊各帶門板繩索，向東光下口一帶搶撲運河。適公先派楚軍水師總兵丁長春赴下游巡防，是日帶礮船駛抵下口；日方午，陸軍亦躡追而至。賊正運木板赴河紮筏，水陸各軍分路奮擊，賊狂奔繞東光城而走；有騎賊數十竄至馬頭河邊，水師復擊散之，向南奔竄，又於連鎮一帶窺伺。公調提督徐道奎水師由德州亦至連鎮。賊知有備，初九日繞由吳橋、德州界內南走陵縣。盛波、盛傳驅追之，申刻及賊尾隊於陵縣西二十里之土橋，賊以精騎二三千回拒。盛波督馬隊與搏戰，適步隊亦至，合力併擊，賊大奔潰，擒殺百餘人，奪獲馬數百匹。賊竄平原、在平、高唐境內，盛波等乘勝逐勦。是時賊中無一步隊，人倅馬三四，倏忽易騎，疾走速於煙電，與官軍遇絕不戀戰。我軍馬隊不如騎賊之多，追亦往往難及。

五月十三日，潘鼎新破賊於臨邑。公令諸軍進扼馬頰河，蹙賊使不得騁。

運河、減河之守，賊騎已有限

制，然運東地勢平曠，縱橫七百里，我軍步隊躡追不能速進，馬隊又少於賊騎，雖於閏月中屢爲各軍挫敗，而乘暑追逐，軍中疲病繁興。五月初四五日，公乃飭郭松林、潘鼎新等暫駐陵縣、臨邑一帶，居中防扼。於是賊由武定、陽信、海豐等處北竄，劉松山、郭寶昌、喜昌由鹽山迎勦，張曜、宋慶、春壽由樂陵截擊，迭敗之，復西南竄。公又飛飭吳長慶赴吳橋攔截，郭松林由陵縣要擊。賊馳走無路，於十三日晚至臨邑城東北十餘里各村踞宿。鼎新駐兵於此，聞報，乃乘夜掩襲之。賊連日夜狂奔疲乏，皆入村酣臥。夜二鼓，我軍潛搗其巢，遂將卞家廟各村踞賊張逆心腹悍酋張宗先一股駢戮淨盡，奪獲騾馬六百餘匹，生擒數十百名。公以運東平曠，扼守各河雖能制賊不流，而難得其死命。且久晴之後，運河日涸，西岸民圍協守未可深恃，鋌而走險，防不勝防，議欲趁黃水盛漲，縮地圈紮，以運防爲外圈，而就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劃爲裏圈偪賊之計。乃商請東撫檄飭恩、夏、清平各屬官紳，號召民團，就馬頰西北岸聯紮長牆；又飭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等督率弁勇，由臨邑、陵縣築牆挑濠，與馬頰河民牆相接。時張逆以追軍四集，無路求生，欲糾死黨由臨清以北、故城以南乘虛窺運。公商調新到皖軍張得勝、漕軍張從龍等兩枝就近赴馬頰河南岸、清平、高唐一帶扼紮遮護西北運防，於是賊竄之地日益蹙。

五月二十五日，郭松林敗賊於海豐。二十七日，賊竄吳橋，犯周盛波、盛傳之軍，盛波等設伏狙擊，大破之，又掩之於楊丁莊，斬張逆姪張三彪。公之令松林等進紮馬頰河也，由臨邑、陵縣聯紮牆壕至恩縣、德州境內，與馬頰河民牆相接，而留臨邑南至濟陽黃河濱將及百里，誘賊回竄西南一隅，再行就地圍紮。賊狡數多，揣知有異，甫竄濟陽，十五日即由濟陽折趨東北。賊情飄忽，前敵諸軍不能扼。公慮賊竄出長牆。時候補鴻臚

寺少卿袁保恆奉旨交公差遣，公檄充馬步全軍翼長，令馳赴前敵相機籌辦。鼎新、盛波等所紮牆壕工已蔵，酌留隊伍於長牆適中處立老營坐守，而選精銳馬步進勦。盛波、盛傳並帶八成行隊，進駐吳橋、寧津交界，以備賊回運河。二十四日，賊由海豐南竄濱州，爲張曜軍所敗，由陽信復回海豐。郭松林帶隊行抵樂陵，副都統春壽亦率馬隊來會，相約進師。二十五日辰刻，及賊於海豐之郝家寨，春壽先以騎兵嘗之。賊四面圍裹，春壽軍不能敵。松林聞報，飛飭馬步隊馳援，分兵爲三路：唐仁廉、宋德鴻由右進，胡良作、李長樂、蔡國祥由左進，松林自率親兵與楊西平步隊由中路進。賊見淮軍四集，勢已沮。我軍三路並進，截賊數處，不得合，春壽亦破圍出。賊腹背受敵，紛紜敗逃，各軍分隊追擊，忽雷雨大作，收軍，駐慶雲之余家店。是日之役，春壽馬隊頗有傷亡，顧亦擒悍賊數百名，松林一軍生擒著名賊酋周老廣兄弟及大小賊目數十名，賊黨八百餘名，陣斬千餘級，奪獲騾馬二千餘匹，旂幟矛械無算。二十六日，松林督軍急進，約馳四十里許，遇賊憩村落中，見兵至驚走，殺不及騎者二十餘名，逐北三十里。賊急反戈列陣以待，松林整隊礮壓。兩軍未交，賊復自驚潰遁，我軍乘勢掩殺，斃老捻六十餘名，生擒五十餘名，獲騾馬百餘匹，賊大創，乃奪路急奔。二十七日，由樂陵繞出寧津、吳橋間，折向西南急馳百五十里，於申酉之交，由吳橋之范屯、鉤店突犯盛軍駐營之毛家莊一帶。盛波偵賊至，卽令步隊伏密箐中，以馬隊分三路箕張誘賊，盛波所率步隊亦分數起伏馬隊左右。賊初入我腹地。賊騎猶兩萬餘，知陷危殆，咸奮鬬，勢甚張。盛波斂軍避其銳，揮馬隊少退以示弱。賊果猛進，我軍馬隊皆下騎鏖戰，步隊伏軍四起，槍礮雷發，斃人馬不可以數，賊潰四散，縱橫十餘里，凡賊已扼紮，圍而蹴之，伏屍徧野，得級數千，騾馬二千餘匹，擒及降者三百人。二鼓後，敗賊散不能合，一股向東回

竄，一股繞由陵、德交界之劉家莊向西南竄踞離德州七十里之楊丁莊、孫世官莊、方家莊一帶。盛傳窮追不捨，夜三鼓逕進襲之。盛波率馬隊爲援應，馳二十餘里，逕抵賊巢。盛傳親帶小隊，潛赴各莊偵察。時賊困乏甚，露宿林下，楊丁莊賊尤多。乃密令各營分四面進，圍合然後鳴槍礮呼譟。賊夢中驚起，昏瞀亂竄，爲刀斫矛刺及自相蹂踐死者十殲五六，陣斬張逆之姪張三彪，生擒股首李老懷及大小賊目賊婦幼孩數百名，餘匿田隴秫苗中間得脫。其附近各莊，盛傳派隊搜勦，芟薙之餘，零黨惶懼四散，前後獲騾馬三千餘匹，賊徒得脫者沿路或爲民寨截殺，或爲巡兵邏禽，自此賊勢益不支。捷聞，提督楊正國賞換達春巴圖魯，副將宋冠軍固勇巴圖魯，參將周行發揚勇巴圖魯，游擊吳永紹果勇巴圖魯，副將衞汝成以總兵記名簡放，其餘出力員弁，詔淮彙案保獎。陣亡之五品銜江蘇候補知縣黃振楚、副將劉斌、游擊萬得勝、都司龍得福，均照例議卹。

六月初七日，郭松林、潘鼎新敗賊於沙河，捻首張總愚受重傷而遁。張逆因陵、臨添築長牆，竄地日蹙，盤旋海豐、慶雲之交，爲各軍所追，日夕無停趾。五月二十八日，折竄德平。潘鼎新合善慶、溫德勒克西馬隊躡追而至，抄前攔擊。日加午，賊從西北來，初勢甚銳，我軍馬步分迎之。賊被鎗傷者甚衆，俄敗走解家店、奎台一帶，我軍追殺數十里而止。二十九日，賊竄商河之李家坊，松林一軍追及之。時賊屢挫，勢衰蹙，然所餘盡張逆死黨兇悍老賊，無不善騎習戰。松林深知其狀，乃豫伏兵於秫叢中，以親兵馬隊誘致其師，賊果回騎相撲。伏起，截殺百餘級，餘衆狂奔惠民一帶。會薄暮，松林令軍士飽餐，乘夜追襲。行三十里許，賊踞村莊眠息。松林令李長樂、蔡國祥襲其左，宋德鴻率右後兩營襲其右，松林自督楊平西及唐仁廉、胡良作馬隊爲後路援應。三

鼓，賊困臥無警備，各軍挺刃而進，遇賊卽斫。賊整隊不及，四散潰走，立奪所踞村莊十餘處，武定濱湖地窪，擒斬及落水陷泥者不可勝計。衝賊爲二，一竄正北，一竄東北。松林於晨炊後，卽督仁、毅軍向正北追勦七八十里，抵樂陵之劉村，沿途截殺生擒悍賊千餘名，奪騾馬三千餘匹，收幼孩及解散脅從甚夥。其竄東北一股，値張曜、宋慶督隊由樂陵東進，又肆猖獗。松林仍督隊追進，六月初三日至陽信之淸豐鎭。賊收散亡，甫合股屯集，駐足未定，聞我軍至，奔而南。初四日，由武定之杜家橋竄過徒駭河。松林過河躡追，賊竄濱州之李子鎭。時各鄉村鎭均奉公諭設立堡寨，守望相助，然第能守無敢擊賊者。賊過李子鎭，鎭民以其衰也，遽放砲擊之。賊怒攻寨，俄頃松林率兵追至，賊遙見旗幟，皇遽棄寨走，追斬獲數百名。賊竄西北，我軍追至夏家橋，潘鼎新亦由陽信追至。初五日，合軍進勦，已刻，及賊於馬店迤南。良作馬隊從左路抄賊後，李長樂、宋德鴻、蔡國祥步隊繼之，首尾夾擊。賊初聯數十騎爲一團陣，人背倚、馬尾接共數十百團陣，與我軍相抗。我軍深入，破其數十團，餘駭散，因大奔潰，拋棄騾馬婦女器械以綴我軍。松林、鼎新嚴戒軍士不得回顧，疾追四十里，至商河東北之于家圩。盛暑日烈炎蒸，人馬困乏，斷我疲，乘間回撲。胡良作馬隊大呼奮起擊之，生擒悍逆百餘名，各軍乘勢合進，又斃賊千餘，天晚收隊。賊黨見我軍之整，知不可敵，賊目陳信元乘夜率騎來降，鼎新撫之。初六日，大雨竟日，駐軍房家寨。賊踞沙河左近。初七日黎明，雨尙未止，松林與鼎新議，乘雨潛師襲賊不備，鼓軍士列陣而進。行十餘里，過沙河，賊方起隊欲走，行列未定，見我軍突至大驚。松林截其前，鼎新襲其後，泥淖載塗，賊騎不能騁，爲我軍所乘，亡命死拒。我軍馬

隊連環迭進，無不一以當百，鎗丸如雨而下，呼聲雷動，賊大劻，我軍乘勢壓追，直抵商河城下，自沙河至商河三十里，沿途伏屍頗趾相接。當戰酣時，張逆總愚親率黑旗隊衝陣，中鎗落馬，數十騎翼之而逃，羣賊因之紛潰。是役也，陣斃約二三千人，生擒千餘人，竄匿樹叢及秫隴爲餘兵搜殺者又不知凡幾，其大股脫逃者尙五千餘騎。翼長袁保恆奉公命至臨邑督率各軍，亦派馬隊於沿途擊擒數十人，張逆之表姪張三老鳳陣斃焉。我軍松林所部步隊統領記名提督潘國揚均受重傷。賊襍褫敗遁濟陽東北黃河之鄢家渡、龍王廟一帶。捷聞，胡良作、唐仁廉照一等軍功從優議敘，提督潘國揚、總兵李長樂、吳從發張景春交軍機處另行存記，遇有提督總兵缺出，儘先簡放。時大雨連旬，六月初一日以後黃河長，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淮陽總兵歐陽利見、漕標十、十一等日駛入德州。運河北路運防得此水師勁旅，防務益固，而徒駭等河水勢日盛，濟陽一帶大水漫溢成災，平地水深二三尺，賊擇地形稍高者踞之。公嚴記名提督姚廣武等各督所部炮船由張秋乘漲進口，初商定，會合豫、東、皖各軍由徒駭河北岸堯渡而前，蹙之水濱，爲一鼓聚殲之計。於是劉銘傳自皖籍來德州，公檄令統帶原部銘軍馬步隊，馳赴前敵，相機督戰。當調治稍痊，於五月十六日自皖力疾就道，六月初八日行抵東昌老營。聞我軍屢獲大捷，賊勢窮蹙，旋謁公德州力辭出勤，不敢取巧攘功。公宣朝旨慰勉，檄令迅赴前敵，會合各軍以作士氣。檄行，復奏陳焉。

淮軍平平捻記卷十

六月十二日，潘鼎新逼賊於老海窪及玉林鎮、隆福寺、擒斬悍賊僞天將何光俊等。十五日，張逆突至德州之高家渡鳧水搶渡運河，水師徐道奎等奮擊，不得渡，回竄德平。　張逆自商河之敗，遁踞濟陽以北三十里之鄢渡、曲里集一帶，其地處黃河、徒駭河間。時河水漲發，潘鼎新與豫軍合傍賊之西，繞赴東北迎擊之。十一日行抵郭橋、柳橋。時夜二鼓，忽賈橋徒駭河西。煙火大作，賊正由東北蔓延而西，我軍即過河迎勦。賊踞民莊肆掠，見兵至即棄而走。我軍從而截之，斬其尾賊二百餘級，獲騾馬稱是。賊連夜北奔，十二日黎明擾及崔寨、馬莊一帶，我軍要之。於是平地水皆過膝，騎賊無可施逞，復擒斬悍黨三百人，生獲賊酋鄭文起一名，得馬三百餘匹。賊折向南遁，入黃河沿之老海窪，鳧水向正東狂走，我軍亦鳧水進追。鼎新親督馬步隊伍從窪西進，分兵一從王盤向東進。張逆竄過老海窪，即循河向東北走，值王盤路兵，賊望影疾走。我軍衷賊無可避，乃下馬捨死盪陣，酣戰半時許，賊忽自驚亂，我軍乘勢壓之，賊慌急逕投玉林鎮、鴻福寺。其地在黃河彎曲處，四面皆水坑，入絕地，乃負嵎奮抵。鼎新率隊伍冒鎗子而前，擠賊衆墜水坑者一時坑溝皆滿。張逆頭王張元、僞帶隊頭目程二老坎、程三老坎、張錦泗、周六等，其餘大小賊目死者甚衆，約計擒斬淹斃數千人，獲騾馬萬餘匹，矛械輜重狼籍數十里，賊之精銳盡矣。於是賊收合殘敗，仍沿途擄脅，又數千人，循徒駭河西

知事急，率死黨數十人踐屍渡水逸。是役生擒僞天將何光俊一名，擊斬花旂著名賊首楊恩、楊熙、悍酋僞平

南竄。適郭松林帶隊與東軍、皖軍合勢，由多石橋向東北截，賊向西逸竄，擒尾賊二百餘名。我軍躡進，五鼓，我軍馬隊先與賊遇。賊敗竄之際，見兵即避。松林軍由王莊搶渡徒駭。我軍壓追至河濱，截其馬賊數十名，賊奔臨邑東南。時周盛傳、吳長慶兩軍奉檄由德州、吳橋南下，暫駐臨邑。十五日，盛傳、長慶偵賊北來，即冒雨出隊，橫抵德平交界之美鎮。賊正憩民村，長慶設伏於林，而以輕騎致師。賊欺其弱也，全股來撲，既進遇伏，乃狂奔。葉志超、楊岐珍橫要之，斃賊數十，奪馬二百餘匹，生擒賊目張正士、石光鑾二名，餘黨及幼孩百餘名。賊連夜越走德平、寧津之交，竄繞吳橋至德州之桑園。吳長慶有二成隊駐桑園防守運河，偵賊將至桑園圖竄運河。張逆率騎賊二十餘名至高家渡口，冒充官兵喚渡，爲西岸守牆民團及水師統帶提督徐道奎所部戈船勇丁識破，開炮轟擊。賊大隊踵至，不顧鎗炮，撲水鳧渡。時運河水陡長一丈五六尺，戈船得旋轉施逞，民團亦轟擊不絕，斃賊衆及馬均百餘，奪馬二百餘匹，賊不得渡。長慶隊伍踵至，賊遂往德州北五十餘里之第二屯、老君堂一帶搶渡，亦爲炮船民團擊潰，而賊渡運之計未已也，於河東上下數十里內盤旋偵伺。公在德州聞報，飛派總兵歐陽利見、鄧萬林各率炮船下駛援應，並檄直隸臬司張樹聲、道員李逢春飛調景州民團全隊上牆堵擊，又飭親兵小隊道員周世臣、總兵張樹屏由德州馳勦。劉銘傳帶銘軍馬隊乘夜進師，周盛傳軍躡追亦至，奪賊踞村莊數處。於是賊知大軍環集，而運防民團炮船嚴扼不可犯，逆黨危迫，益思變計。是夕，賊酋張九臨率數百人降盛傳軍，僞頭目著名悍逆張正邦、張正位、張可師、尹湯成等六百餘人降周世臣，夥二百餘人降於銘軍，李老懷舊賊八百餘人降於盛波，張逆死黨渙散幾二千人。十六日，逆酋邱麻子舊

張逆以黨羽殆盡，所存僅宗族張正江、張宗道、張宗先等，舊部人馬雖盡親屬，然當撲運之時張逆首先策馬下河，而一爲民團水師鎗礮轟擊皆畏沮不從，知大勢已去，人心已離，於是日下馬投水，爲張宗道救出。張逆仰天痛哭，羣賊恐我軍合圍，無所丐命，遂挾張逆乘天色未明，狼狽向德平一帶竄去。初賊在運東竄擾，將及四月。其始民無圩寨，徧地擄糧，各軍布置防務未及窮追痛勦，賊優游暇豫，不以窺運爲急，其譎智亦恐渡河不成，反攜衆志也。自馬頰河及陵、臨橫牆築成，鄉民多結寨自保，又值伏汛盛漲，雨水泛濫，武定、東昌以南平壢，擄糧日難。公統前敵，嚴飭各軍觸冒暑雨，晝夜進蹙，屢獲大捷。賊之悍黨如程二老坎、邱麻子皆積年老捻，兇悍無匹，一時皆斃於陣，是以情急鳧水數重，日馳百數十里，搶撲運河。不意水深溜急，民團舟師又盛，追軍漸集，進既不得，退遁無所，至今日而張逆之計無所復施矣。直境被賊之初，公首倡堅壁清野之議，奉詔行之。直隸臬司今江蘇巡撫張公樹聲故出公部統領樹軍者也，躬身勸督各鄉設圍築寨爲守望計。張公故習兵事，且天性慈和，遇鄉愚之不樂從者，諄諄開導，不憚煩數，直民無智愚皆爲感動，修築堡寨，一律完固，遇警咸持械晝夜登陴。凡官令修牆浚濠之事，得張公一檄，婦子皆荷畚鍤恐後。當時民爲之諺曰：「黃龍千里，楊柳一色，我有牆堡，無虞羣賊。誰其使之？張公司臬。」蓋以長牆爲黃龍，列幟如楊柳云。賊平未幾，公上守運功狀，並爲景州紳團請獎焉。是時，總統勳字軍防守減河提督楊鼎勳病歿防所。鼎勳、四川成都人，初從提督鮑超，積功保至游擊。同治元年，公東下，鼎勳奉檄入營，統勳字營淮勇，迭克名都大邑。收常州郡城時，鼎勳肉薄而登，鎗子洞脇入，不顧，軍士感奮，遂克其壘。而鼎勳傷重，死而復蘇，公延西洋醫士調治始痊，然以此遂成痼疾。四年援閩，五年援東、豫，六年平任、賴捻股，皆有功。本年，張總愚犯畿疆，鼎勳力疾從公，暑雨

馳逐，病益深，留駐減防。五六月間增劇，嘔血升餘，竟歿。公具疏奏聞，詔優恤予謚，於江蘇、福建、山東等省立功地方建立專祠，事蹟宣付史館。

六月二十八日，諸軍敗賊於茌平，逆首張總愚溺水死，西捻全股蕩平。張逆自十五日撲運未成，乃由德平、陵縣境內逃竄。沿途爲周盛波、吳長慶、郭松林、袁保恆各軍追敗於韋家寨、林古莊、德平之義渡口，先後降其賊目大半降，僅存張宗先、張王有志、羅志安、張小辮子及騎兵七八百人，斬千餘人，於是張逆所部頭目宗道兄弟數人，率敗殘千餘人相隨。時黃水盛漲，灌入運河，德州、東光、南皮境內東岸冲塌缺口三處，運水分由平地漫溢入海。賊踞高岡，騎不得逞，四圍皆水，竄走之地日狹。張逆知事急，顧竄走趨商河、樂陵之交，二十日擾及鹽山之保和寨，均爲湘軍截殺。二十一日折由德平南竄，郭松林、潘鼎新等軍追至。是夜，松林之馬隊夏青雲潛襲其踞館，斬獲老捻數十，奪騾馬五十餘匹。賊急遁，松林督軍窮追，二十二日黎明抵盧寨及之，擒斬數十人。又追三十餘里，逆酋羅六率三百餘騎來降，松林納之，仍進追，過德平西南十五里。賊疲極折走東南，踞民莊屯息。松林與善慶、溫德勒克西馬隊分東西兩路要擊，留鼎軍步隊設伏待之。馬隊衝入，賊亦整隊分兩路出拒。我軍奮甚，賊將退走，鼎軍步隊由秫叢中陡起擊之，賊首尾不相顧，生擒斬合數百人，餘逆向商河狂逸。二十三日，由商河西南竄，二十四日，過平原，犯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冒雨馳百二十里，追至高唐，偵賊已向博平、清平一帶撲犯運防。時東昌、臨清、張秋間河水深及丈餘，馬頰河爲黃水灌入亦盈隄拍岸，賊不得越。公乃檄劉銘傳帶馬步生力軍，於二十二日馳勦，與松林之師會於陵縣，二十六日再會於高唐。於是賊偵知劉銘傳已帶隊出，其老營防守李海務一帶力必單。是夜初鼓，率大

股驟犯李海務、周家店等處河牆，道員丁壽昌、趙宗道、提督劉克仁、總兵劉朝幹等鎗礮齊舉，開花礮彈擊入賊叢，賊大創，退踞河東村莊。壽昌復派提督劉盛瑞、總兵斬甚夥。賊見備嚴，改趨西南，四鼓後猛撲七級以北河牆，鳧水競渡。劉克仁督軍轟擊，斃渡水賊數百人，趙宗道率隊策應，賊復敗遁。二十七日，鼎新率師由東昌迎擊，黎明過陳家口十餘里，降賊酋李志照等二百餘人。賊竄運不遂，聞淮軍大集，欲趨東北爲避兵之計。午後，鼎新及之於沙河。賊回拒，我軍壓追之，逆股敗退至茌平境之廣平鎮。諸軍恐賊東竄，得延喘息，遂會議圍賊於徒駭、黃、運之間，銘傳步隊由桃橋守至南鎮，松林步隊由桃橋守至博平，袁保恆往博平約張曜、宋慶之師由博平守至東昌。圍既合，各二十八日避疾走，復值松林東來之師，屹然當道，而河汊紛歧，水溜泥陷，賊奔走無路。銘傳早，賊東向回竄。鼎軍與豫軍由茌平西南兜逐，張逆率死黨豨突，首遇銘傳督馬步大隊截殺，賊繞縱橫擊逐，遂將大股賊黨悉數誅殲，生擒張逆愛子張葵兒，其兄宗道、弟宗先、姪正馬老三、樊大皆於陣前擒斬。張逆於亂軍中率數十騎潛逃，官軍追急，皆逃散，從之者惟有八騎。東北走至徒駭河濱，下馬與八人訣，自稱罪重不可以逭，悲呼涕泣，投水死。追至，六人皆死矛刃下，擒其二人王雙仔、王給巴。西捻蕩平。公乃由驛六百里馳上捷狀。詔先開復公前降革各處分，並賞還雙眼花翎黃馬褂騎都尉世職。左公宗棠、李公鶴年、丁公寶楨疏防降革各處分，幷悉免議。飭各軍搜捕餘匪，俟一分遣各軍馬步四出搜勦，附近州縣、村莊、山林藪澤，無僻不窮，無隱不發，直隸、山東境內穢跡如洗。其先後降賊，分旋奉密諭，察看屢次反覆桀驁不馴者，分派弁兵隔別正法，裹脅之衆給護照川資交地方官遞解回籍安

撫。公分別具疏馳覆。七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本日據李鴻章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勦一律肅清，並查明逆捻渠首張總愚投水淹斃一摺。覽奏之餘，實深嘉悅。捻逆自倡亂年，蹂躪數省，生民受其荼毒，不可勝計。神人共憤罪惡貫盈。上年特派李鴻章爲欽差汶洸等股匪。詎料本年夏月間，逆首張總愚復糾合匪衆，肆擾山西、河南、直隸等省，窺寶楨、李鶴年督兵防勦，並經左宗棠統軍追擊，朝廷復調李鴻章赴直隸一帶督勦，以李鴻章會同各軍，督率各將領，蕩平捻逆，並將餘匪搜捕淨盡，具見該大臣督撫等協賞還李鴻章雙眼花翎、騎都尉世職、黃馬褂，並開復處分，及左宗棠降革處分均予開以昭懋賞。李鴻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左宗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皆照一等軍功議敘。崇厚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均賞加太子少保銜，並籌濟各營糧餉，源源不絕，實屬著有勞績。保郡城，並籌辦淮軍後路糧餉軍火，俾李鴻章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署直隸總督大國藩籌辦津時，督率兵勇紳團力捻匪竄直時，均因會勦不力，疊經降旨懲處。此次捻逆蕩平，著加恩開督任內暨本年復太子太保銜暨勦捻不力革職留任處分，並賞還雙眼花翎，以示賜爵酬庸用彰慶賞至意。復詔敘諸將平等輕車都尉晉一等男，郭松林由騎都尉晉一等輕車都尉，布政使潘鼎新給雲騎尉世職，總兵周盛傳、吳長慶、駱國忠、劉克仁、楊西平、滕嗣武、吳從發、張景春、潘國揚、徐道奎均賞穿黃馬褂。並賞提督唐定奎呼敦巴圖魯，劉盛休法克精巴圖魯，馮汝霖騎車博巴圖魯，劉盛瑞斐凌阿巴圖魯，徐邦道鑑僧

額巴圖魯，周志本綳僧額巴圖魯，魏興發阿克敦巴圖魯，
宋德鴻綳武巴圖魯，蔡國祥西林巴圖魯，王平西剛安巴圖魯，
作霖愛星阿巴圖魯，梁永福額騰依巴圖魯，蔡家旺額爾德木巴圖魯，
巴圖魯，張樹屏額騰額巴圖魯，副將周瑞龍達桑阿巴圖魯，總兵許保清冠勇巴圖魯，魏林起利勇巴圖魯，林
得成饒勇巴圖魯，蕭良貴幹勇巴圖魯，蔣傳盛果勇巴圖魯，吳尙霖堅勇巴圖魯，寶如田
強勇巴圖魯，趙延訓摯勇巴圖魯，趙孟坤赫勇巴圖魯，
巴圖魯，倪祥福銳勇巴圖魯，洪福勝倜勇巴圖魯，姚靖戎侃勇巴圖魯，潘永勝拔勇巴圖魯，知府萬國順勤勇
巴圖魯，吳秉權績勇巴圖魯，知州鄒增翰揆勇巴圖魯，同知鮑灼略勇巴圖魯，副將張兆海壯勇巴圖魯，潘國
英盛勇巴圖魯，楊春發雄勇巴圖魯，梅東益著勇巴圖魯，謝宗福勉勇巴圖魯，參將王春
臺協勇巴圖魯，談燮和勁勇巴圖魯，李大倉紱勇巴圖魯，錢永林卓勇巴圖魯，游擊王鳳
彩勳勇巴圖魯，鄧宗仁勝勇巴圖魯，守備鄧長安糾勇巴圖魯，千總夏青雲烈勇巴圖魯。
馮汝霖、徐邦道、周志本、丁達材、劉朝幹、梁善明、吳鳳柱均給正一品封典。王保勝、張佩芝、湯得上給一品封典。
張樹屏、丁達材、劉朝幹、梁善明、吳鳳柱並擢提督。梁永福、蔡家旺、陳本榮、張士元、丁汝昌、張發祥、楊玉書、劉世
幹並加提督銜。總兵蘭福升給二品封典。許保清並以總兵題奏。副將呂嘉加總兵銜。道員丁壽昌、劉盛藻、以
按察使遇缺題奏。楊宗濂遇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趙宗道加布政使銜。甘肅升用道、知府余思樞擢道員，
加按察使銜。參將吳世泰、談燮和、李大倉、羅建山、錢永林、蘇彬均擢副將。游擊陸懷邦加副將銜，王鳳彩、鄧宗

仁擢參將。同知直隸州知州梁承祖加鹽運使銜。游擊銜。教諭郭道清擢知縣。其餘將士及在事員弁各獎敘有差。

七月，公具疏奏陳河神效順，請頒御書匾額以答神庥。又奏勦捻以來，存歿諸臣忘身殉國各事蹟，請加恩以作士氣。又遵旨覆陳善後遣撤各事宜。是月淮軍分起凱撤南歸。

公之設運防也，以張秋鎮黃、運交匯之處淤成平陸，自河口八里廟至張秋南馬頭，挑濬雖深，而黃水過低未能入運，自乾可涉，專恃牆壕不足以限賊騎，心甚憂之。四月二十二日，黃水陡長數尺，灌入運河，炮船鼓棹如飛，直通德、四月，河神敕封金龍四大王見於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舟中，景，軍中已異其事。閏逼，士氣百倍。神至之日，黃水復暴漲，自運河以泊馬頰諸河無不盈隄拍岸，橫溢四線，遂爲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賊雖健馬如雲，不得不束手歸死。識者以爲公之至泉，其效亦若是之彰矣。賊既平，公不自以爲功，乃具疏奏聞，請加封號，並頒御書匾額，以答神庥。又以捻逆猖亂十有餘年，雖未多據城池，其攻守亦不及粵逆，而剽悍善戰實過之。從前督辦軍務諸臣，如僧忠親王、袁公甲三等皆疊次掃穴擒渠，戰功卓越，雖未克悉數盪平，其滅賊之心皆能久而愈奮。會公國藩接辦軍務一年有餘，謀定後戰，成效偶稽，而長牆圈制之策已得平賊要領。嗣乃能變通盡利，以功諸臣，請分別存歿加恩獎卹；並密疏保候補鴻臚寺少卿袁之。此時中原底定，歸保恆，聯絡淮、豫、皖、東各軍，同心蔵事各勞績。得旨：河神金龍四大王頒發匾額，遣官敬謹懸掛。科爾沁博託勒一壇，遣盛京工部侍郎奕慶前往奠酹。袁保恆冒暑督隊，能承伊父袁甲三從前勦捻之志，著開復前次降調

處分，仍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補用，並加三品銜。時各省大吏均以善後各事宜上之於朝，侍郎毛公昶熙、皖撫英公翰、前撫銘傳之師在畿南及大、順、廣等處扼守。上悉下公議。公乃上疏略陳曰：『竊奉寄諭，以崇厚、英翰所陳善後各條，令臣等妥速議奏。查崇厚前奏體恤將領，擇養驍健，選拔西征三事，業奉六月初七日諭旨飭准照辦，當經傳知所部將弁兵勇，無不踴躍歡呼，用能尅期滅賊。嗣奉七月初五日寄諭，抄示英翰所奏各條，內稱裁撤直隸練軍酌勇扼紮一節，接准官文函請，宣化練軍，地居獨石、張家等邊口，遵化軍則東陵重地，且近邊塞；保定軍則省會要區，屏蔽近畿：擬於此三處汰弱留強，未敢悉議裁撤。至南勇久戰之餘，誠爲勁旅。但慮直民愚蠢，或未能耕鑿相安等語。係老成慎重之見。臣愚以爲兵丁之不得力，非獨直省爲然。軍興幾二十年，其初調兵多而募勇少，而賊勢日猖獗。後去兵用勇，規制一新，粵匪、捻匪次第削平，功效大著。蓋由綠營習氣太甚，分布太散，兵丁大半驕惰，將弁又不一心；勇則募自田野，多樸拙習苦之人，統領營哨各官自行挑選，一氣呼應，易於效命。惟有事之時募勇以挾急應變，無事之時練兵以緝盜安民，是皆不可偏廢。欲化弱兵爲強兵，立法與用人二者不可不大加變通。目下軍事大定，勇丁逐漸裁撤，各省綠營漸復舊規，必須及時整頓，畿輔拱衛，關係尤重。若專用本省兵勇，人地自較熟習，防勦亦可經久。惟須將領得人，認眞簡練耳。欽奉初九日廷寄，將各省征軍撤回，大河以南責令在防京兵及本省官兵搜捕餘匪，毋庸借援各軍，致多擾累，似可無須留勇扼紮矣。臣所部淮軍，均係南人，轉戰六七年，去家數千里，久役思歸，本是人情。若留駐北方，開革糧藥械接濟難常，即嚴爲約束，而兵與民不相習，久亦未必相安，臣不敢不鰓鰓過慮也。至皖省應留重兵，並免查究前案一節。英翰在皖年久，熟諳民情，所請於皖軍內挑選一萬二千人分爲四枝，選

派將領分駐要地，聯絡彈壓，並請明諭宣示。凡捻逆未平以前，所有爲匪之人，已經投誠遣散，一律准予自新，不準該處紳團再行尋仇控殺，地方官吏亦不得藉端苛求。此後再有作奸犯科，責成地方官嚴辦，以安反側，而遏亂萌，實係因時制宜之策，應請勅下兩江督臣、安徽撫臣遵照察度妥辦。臣復查安徽之潁、亳、宿、蒙，江蘇之徐、海，山東之曹、沂，河南之歸、汝各屬，地界毘連，風氣獷悍，中原禍亂，大率萌孽於此。捻匪起於蒙、亳，煽聚勾結，徧及東豫，惟皖、徐、豫、東交界之人爲最多，即使設法安插，而民貧地瘠，生計艱難，勢不能人人得所。目下兵威鎮懾，斷不可少。尤須地方大吏，愼選嚴明廉惠之牧令，加意教養，認眞緝捕。安徽撫臣宜常駐潁、壽一帶，就近督察控制。並懇飭下江、皖、東、豫各督撫，曉諭交界各州縣圩寨，團練照舊整理，以期化莠爲良，即有滋事散勇，零股馬賊，亦不得逞患矣。』公又議南勇與直隸境民情恐不相習，運餉購糧，亦多不便。銘軍前在東昌堵守運河，該處紳民甚與洽，應令暫紮張秋迤北。其地西距大名僅一百八十里，北距河間屬境亦不甚遠，尙可就近兼顧畿南。兼之張秋一水，下達清江，采辦亦較容易。又以德州上下一帶居民復業，恐有游勇散匪滋擾，飭令提督吳長慶統親兵數營暫駐鎭撫。奉旨悉如公議。乃下令諸軍凱旋。長江提督黃翼升統帶水師由運河分起回南，劉銘傳、郭松林等統帶陸師由張秋渡河，遵旨於張秋、濟寧、徐州、周家口等處暫紮鎭扼，俟籌補欠餉，酌量裁併。惟善慶、溫德勒克西馬隊奉調回京，暫紮南苑。王萬釗接統之勳軍，爲侍郎崇厚公奏留天津。其餘水陸大軍，均於七月十六日後陸續啓行。公旋入都陛見謝恩，繳回欽差大臣關防。計銘軍裁遣馬隊一營，鼎軍裁遣馬隊三營、步隊八營，武毅軍裁遣馬隊七營、步隊十營，盛

軍裁遣馬隊二營，唐仁廉所部仁軍裁遣馬隊三營，樹軍裁遣馬隊三營，勳軍時亦南還，裁遣馬隊三營，
十營：合共遣撤馬步隊五十營，勇夫踰三萬人。公乃與大學士新任直隸總督曾公國藩、新任兩江總督馬公
新貽等通籌大局會奏曰：中原及東南各省，粵、捻各逆擾攘幾二十年，費無數人力財力，艱苦經營，始克奏功。
臣等身在局中，極知挽回不易。現在用兵甫靖省分，降、衆散勇無業可歸，會匪游民到處勾結，徒以懾於軍威，
不敢妄動。乘機之來，往往起於微而乘於忽，若不稍留勁旅以資鎮壓，一有警變，召募遠調均非易易。至不可
收拾而後補苴之，惜目下之小費，忘日後之巨患，臣等何敢出此。茲公同酌定：銘軍馬步人數較多，紀律素嚴，
暫令臬司劉盛藻統帶，駐紮河北東昌、張秋一帶。臣國藩以直隸練軍尚未定議，北路不宜太空，俟履任有期，
當再察酌調遣。濟寧居南北要衝，潘鼎新所部僅留七營兩哨駐防。該司到任後，隨事稟商山東撫臣，相機酌
辦。江蘇徐州毘連東、皖、豫邊界，土匪出沒無常，最爲重鎮。弁兵分汛巡防，並馬步勇四營仍嫌單薄，暫留提督
吳長慶步勇八營，馬隊三營，擇要駐扼，會同徐州鎮道協力妥辦。又蘇境沿江千餘里，伏莽殊多，空虛尤甚，擬
令道員段喆，俟撤遣就緒，帶勳字五營擇要移駐，與長江水師聯絡巡緝，稍壯聲威。金陵爲東南關鍵，城大兵
單，現經臣國藩留湘勇星豫三營駐防城內，臣鴻章將赴湖廣本任，該省居上游，四戰之地，游匪肆行，防勇尚未盡撤，非帶親軍前往，難
新貽等酌量調遣。臣鴻章擬留總兵劉玉龍開花礮隊一營仍紮下關江口，均交臣
於鈐制。擬將提督郭松林裁撤步隊五營，總兵周盛傳裁撤九營，馬隊三營，並親兵鎗礮隊二營，調令隨去，以
便汰弱留強，備豫征調。以上留防各軍，臣等再三籌議，按時度勢，因地制宜，誠屬必不可少。餉需漸已節省，除
潘鼎新所部月餉由山東解濟，現以本省藩司裁撤之軍留防本境，應請旨仍飭東省酌減籌濟，其餘各營本

食蘇餉，應由蘇省分別籌解接濟，仍由臣等隨時會商次第裁撤。曾公又奏豫籌撤勇經費。奉旨，令李瀚章、劉坤一於浙江、江西各借撥銀二十萬兩，郭柏蔭、何璟於湖北借撥銀十萬兩，以便遣撤各軍。於是淮軍散伍歸農之士，補餉給足，歡呼樂凱，數萬之衆，百戰之強，朝檄夕行，若順子之聽父母，自來用兵善後莫能及此。

口月公出軍昌明正學，請興修崇厚公籌撥漕糧，及閩省船政大臣沈公葆楨購運米石源源接濟。各軍凱撤後，計尙餘二萬七千九百七十四石有畸。公以運河以東，武定、濟南各屬縣被兵最苦，東省餉需繁鉅，未能議恤。適東撫丁公委濟南府知府龔易圖來德查災，公乃盡出餘米，檄交易圖，察酌被擾地方情形，分別輕重，均勻給散，民氣頗爲少甦。公又以安徽之鳳、潁、泗，江蘇之徐、海，山東之曹、濟、青、沂，河南之開、歸、陳、許、汝、光，湖北之黃、德各屬州縣，爲捻賊流竄，被害最深，小民饑餓轉徙而死及被擄殺者不知凡幾，傷心慘目，殆不忍聞。其紳民築寨自守者，官兵之至，或購備軍糧，或嚮導徑路，至賊黨敗潰猶能執梃橫矛，所向截殺。今全股蕩平，而本年各處業已開徵，雖現在餉需鉅迫，自未便議緩新賦，致有窒礙。然自同治六年以前，固無歲不徵，亦無歲不欠。實由捻氛未靖，民力不逮，即使逐年常徵，徒供吏胥需索，無裨帑項實濟。請將同治六年以前積欠錢糧，概行豁免。又以弭亂之道，以昌明正學爲先。東民居近聖里，被澤尤深。年來兩次平捻，均在東境。凡築牆濬濠，借用民力之處，諭以大義，無不樂從。各處紳團捐助糧草，協勦竄賊，亦甚踴躍。以此知民心可恃，聖教之推暨至廣也。曲阜孔廟爲我朝重道崇

儒報本之地，而棲楠剝落，丹漆黯然，尼山書院已鞠爲茂草，自應及時修葺，俾壯觀瞻。顧財力不逮，而大成殿九間櫺宇脫折，久之必有傾塌之虞。因奏請飭下兩江、湖廣於該省銀二萬兩，彙解山東，並由東撫籌銀二萬兩，遴員鳩工庀材，擇要興修，以副聖朝偃武修文之至意。詔並行之，全廟工程浩繁，目前撤軍就緒後，各速籌

霆軍紀略

（節錄卷二）

一　霆軍

咸豐七年九月，鮑公進軍安徽宿松、太湖境內勦賊，破之。

李公孟羣援皖之師萬人至六安蘇家埠，被捻匪圍營敗挫，退守河西。都興阿公因率兵進攻太湖、宿松，以爲李軍聲援。鮑公進兵紮分股竄至楓香驛、涼亭河一帶，距二郎河僅二十餘里。十九日，多隆阿公由宿松率馬隊左右抄截，殲斃埧一帶，值賊匪迎敵，薩林、祿昌率馬隊左右抄截，殲斃軍繞谷追殺，斃賊千餘，生擒長髮老賊數十，將涼亭河一帶賊壘十餘座全行平毀，三更始收隊回營。

八年三月，鮑公上援麻城，以數騎禦賊於黃土岡，都司胡達死之。

賊於皖省邊界經官軍力遏兇鋒，陳玉成因犯，十一日竄陷麻城，武漢戒嚴。胡文忠公檄舒保句結捻首張落刑、龔瞎子等，號稱十萬，七日，軍至麻城所屬之黃土岡。鮑公親率數騎離公、李公續宜等分投勦守，並檄鮑公率全隊來乘，鮑公即揮隨騎布小陣禦之，哨官都大營十數里相度地勢，忽遇賊股二千胡達單騎直前攖鋒落馬。鮑公憤失愛將，怒馬策應。苦滑馬

陳昌

躪，賊矛環擬鮑公，勢危甚。守備張聯升急揮佩刀，連斫賊矛如斷蕉，都司劉車龍亦勒面包圍之勢而來。鮑公詭作揮伏狀，賊素憚鮑公，疑中計，相顧驚謂，鋒稍斂。鮑公乘勢賊但呼活妖可惜，不敢追也。胡達尋優卹如例。鮑公跌馬時，兩股受矛傷頗重。

五月，賊自陷麻城後，尋有另股竄陷黃安。先是，李公續賓、楊公岳斌等水陸各軍於上是，李公率師渡江，上援黃安，會同舒保公馬隊，於初二日克其城，麻城之賊因於初四步，同李公續宜日夜窮追，沿途斃賊千餘。又六十里至黃土岡，賊飢困不能行，顛仆於隊就而戮之。又四十里至玉屏港，殺賊千餘。尋追至豫省之兩路口、草鞋店，沿途勦斃諭：「浙江布政使李續賓、道員李續宜、副將鮑超、勦辦甚屬妥速，著李續賓等乘勝追皖、豫。所有此次克復縣城及追勦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擇尤保奏。」

六月，鮑公會師進規太湖。

先是，安、麻既克，楚疆邊患稍舒。胡文忠公等因籌乘勝進勦皖、豫，先清江北，爲直擣金陵之計。奏令李公孟羣赴廬州，楊公岳斌水師由九江直下安慶，李公續賓由英、霍進，而鮑公與多隆阿公隨都興阿公率營東下，進規太湖。

九年十月，鮑公移營合太湖之圍。

先是，太湖圍師只頓兵一面，至是鮑公營移東，湘營移北，乃成合圍之勢。

潛山、石牌、十二月，鮑公移紮小池驛，擊退撲營之賊。尋出隊會攻地靈港賊壘，破之，賊遂環圍鮑公營壘。
防軍山、廬江、既克，我軍卽設計力攻太湖。而賊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逆首陳玉成嘯聚廬州、定遠、舒城、桐城、
擊援賊援賊。余際三河、浦口、六合各路髮捻，衆號數十萬來援。上月，分股撲距太湖數十里之天堂及槎水畈等處，經
援賊已近，然昌等先後擊退。至是，以大股分三路齊逼太湖。先是，胡文忠公從多隆阿公之議，抽撥太湖圍師迎
營。多隆阿公忽與蔣公商定移鮑公之營於潛山小池驛以當前敵。鮑公顧念大局，卽從之。十六日，移
小池驛，斜三十餘里，作壘百餘座。二十一日，以大股圍撲鮑公之營，日夜不息。多隆阿公按兵不動，鮑公督
將士獨力擊卻之。二十二日，鮑公復與多隆阿公商議，分路進兵攻勦地靈港東西兩岸賊壘。辰刻，我軍布置
排列隊伍，直前迎拒。多隆阿公以東中兩路馬步直趨地靈港，而以西路一軍分繞賊壘之後夾擊
之，賊悉衆抗拒，協領西林布中槍陣亡。鮑公急揮兵勇奮力衝擊，將東岸賊壘十一座全數踏平，斬悍賊無算；
其西岸賊壘亦經鮑公步營會同協領喀爾庫馬隊，連踏數座，斃賊甚夥，逆衆往山潰逃。我軍且追且殺，喀爾
庫遇伏陣亡。是日，鏖戰五時之久，斃賊六七千，生擒數十。官軍焚賊壘而不忍延燒民房。不知伏賊預藏村落
之中，我軍深入爲賊所包抄，自巳至酉，血戰縱橫，再接再厲，賊始敗退，我軍整隊回營。多隆阿公軍馬步陣亡
數百人，鮑公軍士亦有傷亡。官文恭公等奏言：『陳玉成踞潛、太，狡悍異常。我軍以少克衆，實由將士齊心用
命，得以奮擊退，關係東征大局良非淺鮮。』奏入，奉上諭：『此次粵匪陳玉成句串捻逆，由江浦、廬州等處

上犯太湖，經鮑超、多隆阿、蔣凝學各軍分路迎擊，踏平賊壘，大獲勝仗，所有各營出力將士，著准其彙案，擇尤保奏。』自其近者至二月二十二日之戰，玉成益憤，力圖報復，專趨注於小池驛，聯營百餘里，步步逼近，壓鮑公之營而壘，等日，賊以悍黨日夜環攻，士卒多有傷痍者。鮑公惟撫以忠義，志氣彌厲，自誓不退一步，不棄一壘。文忠致鮑公書有云：『弟以三千餘人當援賊五六萬之衝，尚能穩紮穩打，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堅守十日，山內各軍約會夾攻，弟犄其前，兄拊其背，可破滅此賊，得鼠輩而甘心。刻下總須堅忍以待，切勿輕於出隊。』

二 （節錄卷十）

同治五年二月，鮑公軍次會昌。大吉一軍，扼紮黃、麻，上月因索餉譁潰，勇丁多投入捻匪。官文恭公奏請抽調霆軍赴豫，即以固鄂寄諭：『鮑超一軍如已抵鄂，即著曾國藩飭令馳赴豫省助勦，由曾國藩調遣。』……

五月，鮑公率軍由鄂北渡。國荃奏言：『浙江提督鮑超於四月杪到鄂，所部霆字營馬步全軍於五月初九、初十等日到武昌，督臣曾國藩檄調該軍由麻城、商城以達光、固，督臣官文與臣籌商派撥船隻，令該軍渡江，並飭司四萬兩以資行糧，又允按站設局轉運，將輜重運赴商城；至商城前途，則應歸河南撫臣李鶴年派

道縣。省邊防。成公籌適奉公備兩曾銀江公

員督率各州縣，按站接運，呼應較靈。查黃州至光、固不過六百里，該軍六月初間當可到豫。應由兩江督臣、南撫臣、各派幹員前至商城，會同該軍營務處道員康明哲設立霆軍行營糧臺，俾各所解協餉、軍裝、子藥均有收納之所，方可以利遄征。此次霆軍自廣東由江西入鄂境，沿途秋毫無擾，市肆不驚，實賴鮑超整頓之力。從此統師前進，可期所向有功。」

六月，霆軍次蘄、黃境上。

官文恭公等奉初九日寄諭：『張總愚股匪因被官軍追躡，由寧陵等處南竄陳州、周家口，牛洛紅一股亦由亳州竄往，與張逆合股，均向上蔡一帶奔竄，賊蹤龐聚一隅，正可厚集兵力，一鼓殲除。鮑超一軍，前據曾國荃奏報，由麻城取道商城以達光、固。現在賊匪已由上蔡一帶奔竄，鮑超由光、固進兵，正可確探賊蹤，迎頭截擊。著官文、曾國藩嚴飭該提督迅赴戎機，毋得任意遷延。前據左宗棠所勦捻之法，利用車戰等語。日前鮑超曾有擬用獨輪車放礮之奏，與左宗棠所奏能否合用制勝，著曾國藩酌量辦理。」又奉十三日寄諭：『鮑超一軍，計應由楚赴豫。官文、曾國荃當遵迭次諭旨，催該提督確探賊蹤，迅速迎擊。曾國荃派赴應山之軍，能否令其入豫爲鮑超後路聲援，著酌度情形，妥爲調度。」時李公鶴年奏言：『浙江提督鮑超統帶霆字營馬步全軍即日來豫，所有轉運協餉、軍裝、子藥等項，均關緊要。臣已派南汝光道前賀蓀馳赴商城辦理霆營轉運事宜，以期無誤。」曾文正公壽奏言：『羣賊南竄不出汝南、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所統之霆軍，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亦尚足敷勦辦，」各等語。奉寄諭：『鮑超一軍，迭諭官文、曾國荃催令相機進勦。現在曾國藩既建設防限賊之議，

賊不得出此數百里，勢必竭力死戰。鮑超現在行抵何處，著官文、曾國藩嚴飭該提督奮勉圖功，毋得遷延時日，自取咎戾！」

七月，鮑公進軍汝寧。

官文恭公、曾文正公奉初二日寄諭：「鮑超一軍，自粵東撤回後，數月以來，尚未與賊接仗。仍著官文、曾國藩傳諭該提督，迅赴豫境，會同各軍合力勦辦，毋得玩視軍務，自干重咎！」文正尋奏言：「沙河西南之賊，鮑超相機辦理。惟自五月下旬以後，淮南北諸郡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積潦盈途，深過馬腹。軍頃已分咨鮑超等夫運，寸步難行。不特各軍拔隊濡滯，卽臣處文報往來亦多阻隔遲誤。」奏入，奉初九日寄諭：「防河之策尚難遽行。曾國藩現令劉銘傳等軍移紮睢州、曹、考一路，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等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卽著分飭諸軍，相機進攻，勿任遷延貽誤。」鮑公於上月二十八日軍次白呆，奏言：「臣抵鄂垣，與督臣官文、撫臣曾國荃面商一切。旬日之間，所部馬步各營，概亦由陸至鄂。適陰雨連旬，江漢水漲，低處多被淹沒，道路半皆倒塌。正商酌搭造沿途浮橋以濟兵勇，由襄樊前進。復准兩江督臣曾國藩來咨，以捻逆東竄徐、淮，囑臣一軍改道由黃、麻至商城以達光、固，因卽折回黃州，循陸前進。欽奉批諭，飭臣督率各軍，星速遵之下，彌切悚惶，恨不奮飛，立翦狂醜，以慰宸廑。惟各軍帳棚年久未經更換，風翻雨濕，朽爛不堪。臣營向來不許搭蓋草篷篾席以防火燭，又禁止打館民房，杜絕騷擾。前於勦辦嘉應之役，隆冬雨雪，寒冷異常，已迭次咨催江西撥解。旋因東南軍務告竣，回江期迫，未及更換。而兩江督臣曾國藩咨定章程，步軍月餉派歸江西協濟，馬隊月餉派歸蘇、鄂協濟，全軍帳棚江西又不能一體全發。當茲冒暑遄征，士卒辛苦

萬狀，晴則薰蒸於赤日之中，雨則坐臥於淋濕之地，目擊心酸；急應將各營帳棚更換以資遮蔽，而利師行。查舊章，凡軍中所需帳棚、子藥、軍械等件，照餉項從出之省一體發給。臣軍馬隊十二營，需用帳棚千數百架，應由湖北發解；步隊二十營，需用帳棚三千數百架，應由江西撥解。經臣分咨江、鄂兩省催解在案。旋淮湖北撫臣曾國荃飭局星夜趕造，先後全數解齊。江西撫臣劉坤一亦經飭局撥發，僅據支應糧臺於六月內解到八百餘架，續解之二千四百餘架，江漲路遙，風隔雨阻，未審何日到營。臣因帳棚爲軍中急需，江、鄂來咨俱云趕辦，誠恐拔隊日遠，轉運羈遲，不得不略爲停待。不圖日盼一日，急難到齊，焦灼萬分，實形踼踏。一面飭令營官趕緊操練，一面藉以訓練操演北征之法。臣念西北賊情地勢，與東南迥殊，其應用器具，當以堅樸輕便爲宜。因撤去平日磁鐵笨重之物，乘間趕辦木杓、竹簞及鑌鐵小鐺盛菜飯以供食，並購鑼鍋爲炊具，按營哨各棚人數分給。行則佩於腰間，騎則掛之馬上。其營哨官所用，皆以錫鐵等器者，即係在民間掠來，定按軍法從事。又念賊情狡變，飄忽靡常。我軍師行所至，臨敵之際，自應挖濠築壘，先固根本，作灶支釜，炊食如故。如遇破賊之後，追奔之頃，必攜帶輜重米糧，隨隊奔走。日日埋鍋造飯，則賊去已遠，必難尋其蹤跡。因以所製雙輪手車藉載行糧，並飭各營預備熟食麵粉，每人計足一月之食。以二十日分載車上隨行，以十日各置腰纏備用。庶連日窮追，不致因食躭延，無論追於何地，天晚便可藉車爲營，以免根本之慮。籌辦甫具，旋接撫臣曾國荃函商，若爲中原大局計，不如任齊、豫追軍驅之入境，我軍從隨州出唐縣預躡其退回豫境之路，而檄請濟寧雕勦之師，以一枝扼光、固，以一枝扼信陽，以一枝屯周口，任賊在南陽盤旋以入鄂境，而後調唐縣躡後之師突發於其間，

適有雄師尚在鄂之東北，將來亦可西趨兜擊，捻股雖衆，不阻於山谷，即死於水濱矣。如此次捻衆果入鄂地，似此辦法，實於大局有裨。雄師本應覘賊所向進勦。目下賊既西趨，似不宜急進商城，請在黃安、麻城少待，以觀賊之定向，約會進勦，以收夾擊之效等語。臣再三審度，其布置實有卓見，誠爲大局所係。且並經通咨江、豫、皖各省督撫，想日內均可見覆，當有成議，不能不再爲停待。竊臣身膺重寄，何敢任意遷延，自負委任！即此次因事躭延，亦未嘗偷安暇逸。惟自率師以來，必先將器械之利鈍，弱強之形勢，緩急之機宜，熟思審度，謀定後戰。戰則期其必克，克則追奔逐北，務大傷其元氣，或徑殄其狂氛。所謂量敵後進，慮勝後會，庶不至有名無實，以副臨機慎重之本意。現在捻逆雖經西竄，尚無定向。臣軍中器械行糧漸次齊備，戰車二千四百輛已成千數。一俟確探賊蹤，或果西踞南陽，抑或旁竄他路，仍就近與曾國荃函商進勦。倘能仰仗天威，一鼓殄滅，藉以稍紓宵旰之慮，是則臣之所夙夜奮勉者耳。」奏入，奉批諭：「覽奏均悉。即著趕緊拔營前進。該逆現趨舞陽一帶，應由何路迎勦之處，並著相機妥辦，毋得因製造戰車等事，再行遲誤。」先是，曾文正公復劉公銘傳書云：「春霆一軍，國藩於四月二十五日檄令由麻城進兵光、固。渠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麻城。茲復飛檄霆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尋覆李公鴻章書云：「春霆雖久處鄂垣，而所部於五月十一日自黃州渡江，駐上巴河，去固始、六安均不過三四百里。馬隊帳棚已齊，所短者僅步隊帳棚。如其緊急，應可由湖北趕發，請其赴敵也。」至是，文正與官文恭公、曾公國荃同奉十一日寄諭：「鮑超現在麻城，據稱因帳棚車輛未齊，暫行駐候，並述曾國荃函商之語，欲分軍布置於光、固、信陽、周口等處，及任齊、豫追軍驅賊入鄂，截賊歸路，就山谷水濱爲扼險殄賊之舉。第該匪避兵而行，是其慣技。既知鄂省駐有重兵，豈肯自入陷阱？官

文、曾國藩務當權衡緩急辦理，嚴飭鮑超勗圖報効，毋得畏葸不前，致干重咎。」時曾國藩擇要進兵，相機速勦，毋得逗遛等情，於六月十七日入奏。奉寄諭：「著曾國藩即趕緊遵程星速馳匪大股竄至南陽、唐縣、新野、鄧州一帶，勢甚蔓延，偪近隨、棗、襄、樊、光、穀、均在咫尺之間，臣等檄飭水陸防軍嚴爲戒備。鮑超一軍，因製造戰車不免稽遲時日，尙非有意遷延。然此時若從信陽一路進兵，不但尾追弗及，且恐逐賊入陝，更成不了之局，應由隨、棗繞出光、穀，乃可遮截賊蹤。臣等業已咨會鮑超，囑其改道前進，不致貽誤事機。」奏入，奉二十六日寄諭：「鮑超雖因製造戰車未免躭延，著官文等傳令該提督，即由隨、棗繞出光、穀，迎頭截擊，毋許再有延緩。」同時官文恭公奏稱：「提督鮑超係於六月十二日自黃州拔隊起程，由商城、固始、舞陽、泌陽一帶西竄，擬即改道黃安，由羅山驛徑往汝寧府中之地駐紮，顧光、固，業已催令趕緊前進，勿再遷延。」

八月，鮑公軍次棗陽，尋進駐樊城。

時曾文正公奏報軍情，奉初五日寄諭：「現在捻踪西趨，防河之議可成，即著該大臣督飭地方官紳，實力修浚，以杜分竄。並著飭鮑超等軍往來游擊，迅殲醜類，以慰廑念。」官文恭公、曾國荃尋奏言：「浙江提督鮑超率霆軍行抵棗陽，已咨會該提督隨時覘賊所在，或徑達淅川，或繞過內鄉，總須注意西路空虛之處，截擊。如賊折而東趨，即檄福建提臣郭松林、候補藩司彭毓橘合軍從桐柏、唐縣橫截而出，並派候補總

兵劉維楨、候補道唐協和向新野一路進發，遙爲霆軍聲援。鮑超饒有智勇，必能與之效。第恐賊蹤剽疾，若先霆軍而西，則全賴豫省、秦省扼關嚴守，方免入秦之患。」文正奏陳調度機宜，奉十八日寄諭：「張、牛等逆，經劉松山等軍急度甚合機宜。曾國荃業已馳赴德安，鮑超一軍亦已馳抵棗陽，即著就近傳諭該提令賊騎入陝。」文正奏陳調度機宜，奉十八日寄諭：「張、牛等逆，經劉松山等軍急回竄東北，再窺山東之意。前據官文、曾國荃奏，張、牛等股竄至鄧州，恐被擊西竄，當曾國藩現令鮑超由汝寧北出迎勦，力扼東竄。此時東路各軍，兵力尙敷勦辦，而西備，萬一西竄入秦，又成不了之局。鮑超一軍，自應遵照前旨，由內鄉一帶攔截，偪賊大臣等悉心籌畫，相機調撥，不可稍有疏忽。」時御史盧士杰奏稱：「曾國藩所帶四五萬人，楚、豫、皖三省現有兵勇，亦不下五六萬人，若同心協力，勦此餘孽，如摧朽惟籌分扼之策，未協機宜，等語。」文正及官文恭公、曾公國荃、李公鶴年同奉二十不爲無見。曾國藩總統師干，尤應統籌全局，督率湘、淮各軍，視賊所向，前截後追，不自守之計。鮑超一軍，卽著曾國藩飭令迅速由鄂入豫，相機兜勦，毋任延緩。」是時閉寨自守，賊得因地爲糧，而官軍每無從買食；及得一飽，而賊已遠颺。其兵民相仇與官軍爲難，奪其衣物器械，戕其身命，至有活埋零隊兵勇，或舉數十百人而同付一坑者，其咎不盡在兵，亦不盡在民也。鮑公自進軍豫、楚之交，人民歡悅，當路寨堡開門迎納，至是鮑公令軍帶追賊。近營一帶村寨，居民爭爲霆軍兵勇代磨麥粉，萬數千人一月之乾糧，不日而辦。及由陝、洛追賊旋師，

沿途頂香結綵，鼓吹以迎，歡喧不絕，婦女亦環立道旁，指觀軍容以爲笑樂。文正謂霆軍毫不騷擾，各處函牘無不稱讚。曾公國荃奏稱：『霆軍秋毫無擾，市肆不驚，實賴鮑超整頓之力。』皆公論也。

三　（節錄卷十一）

九月，鮑公督軍追賊至魯山。

時捻匪分兩路：東竄者爲任柱、賴文光等股，西竄者爲張總愚、牛洛紅等股。曾文正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珊三軍馳勦東路，而以霆軍及劉公秉璋、楊公鼎勳、劉公松山等軍專辦西路。文正之檄未至，而鮑公已於十六日拔隊窮追。師抵魯山，奏言：『臣接淮湖北撫臣曾國荃函商，刻下捻逆大股已入楚之路。當卽由羣趨新野、鄧州、南陽等屬，晝夜兼馳，囑改由隨、棗一路繞出襄、樊，庶於局勢較緊，兼可堵樊城前進。該逆聞風東竄，臣仍連日由新野趕至南陽。據探，大股之賊復由蘭、考折回盤踞許州，邊馬竄擾襄、城、葉縣一帶。遂於九月十六日由南陽拔隊，取道裕州前赴襄、葉，迎頭截擊。十九日至裕州、葉縣之間，復據探稱，該逆又旁遁寶豐、郟縣，前隊已至魯山境內。當卽率隊隨帶乾糧，每日趕行九十餘里，日午刻，行抵魯山，而賊又遁往汝州所轄之臨汝、白沙地方，去魯山不下二百餘里。該逆未遇官兵，尚敢盤踞，一聞官兵將至，於百里外先行遁去。臣連日奔馳，未遇一賊，不勝惶慚。報之至！現仍尋蹤跟追，務期盡殄逆氛。』奏入，奉批諭：『賊既避兵奔竄，卽當覘賊所向，迎頭兜勦，以遏狂氛。著懍遵迭次諭旨，用副委任。』時山西巡撫趙公長齡奏，請飭令鮑超分撥數營進紮陝州所屬地方，攔頭遏勦，以

顧晉省邊陲，兼保靈、閿、潼關。奉寄諭：『張總愚、賴文光等各率大股，併力西趨，恐該逆分犯靈寶、閿關，全陝亦爲震動，關係極爲緊要。鮑超一軍，現在魯山，應否卽令該提督移紮陝州一帶，專顧西路，著曾國藩、李鶴年相機調度。』後又奉寄諭：『前諭曾國藩調鮑超防陝州一路，未知該提督曾否與賊相遇。如尙在魯山、南召，正可移師南陽，以防淅川一帶。著曾國藩調鮑超防陝州一路，未知該提督曾否與賊相遇。如尙在魯山，應否卽令該提督移紮陝州一帶，專顧西路，著曾國藩、李鶴年相機調派。』

十月，鮑公追賊至陝州，回軍南陽。

鮑公抵陝州之章茂砦，楊忠勤、劉公秉璋兩軍亦由新鄭、氾、鞏一路行至陝州之觀音堂。賊知追州。遂派唐仁廉、曾成武兩軍由盧氏小路前進，以達靈寶，自率各軍出韓城間道以達陝州，均日行百餘里，冀收夾擊之效。李公鶴年以狀聞。奉上諭：『該逆避實擣虛，鮑超此番間道出奇，當可制勝。該撫卽咨行鮑超，妥速進勦，並預計該逆必由之路，伏兵待之，可期得手。』鮑公於軍抵汝州時，牒報賊情，曾文正公批復云：『現在無論賊竄何處，貴爵軍門總以力勦西路一股爲主，總以本營專人確探爲憑，各路地方官探報不足盡信。目前賊勢東西分竄，東路任、賴較弱，西路張逆較強，此人人所共知者，並非東路強而西路弱。若霆軍舍張逆而尋任、賴，則外間必笑其尋弱者開仗，則霆軍之名稍損矣。貴爵軍門務宜專心西勦，不可另作比較。凡賊在豫境河南、南陽兩府，陝、汝兩州，均請跟蹤追勦。若賊入秦省，則不必越境勦辦。貴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函牘，無不稱讚，此爲可喜。惟尙未與賊接仗。向來霆營敢戰之名，外間佩服者多，責望者尤重；務須確探張逆所在，痛快一戰，以慰民望。若因山路崎嶇，轉運艱難，糧食亦不便行走，稍緩則可，改勦東股則不可也。』初一日，鮑公抵陝州之章茂砦，楊忠勤、劉公秉璋兩軍亦由新鄭、氾、鞏一路行至陝州之觀音堂。賊知追

兵將至，遂於閿鄉西南之大峪口繞越潼關以南，闌入陝西之商州一帶，連日狂奔，晝夜不停，沿途拋棄馬匹甚多。鮑公以各軍餉項皆未到，米糧罄盡，陝、閿、商、雒、萬山之中，初冬苦寒，士卒寒衣未備，萬難再進。又詗知賊以陝西無食可覓，意欲由荆紫關竄往湖北，而商州與湖北之鄖陽毗連，近接南陽之內鄉、鎮平等處，因率軍由章茂砦回至南陽，一面籌備米糧，一面備勦回竄之賊。楊、劉軍亦由觀音堂回至新鄭。時陝撫劉公蓉，奏請飭令鮑超親督所部，分由商、潼前進。奉寄諭：『鮑超一軍即著曾國藩催令入關助勦。』鮑公於軍次河南府，奏言：『逆蹤飄忽，與其尾追於後，不如迎截於前。臣擬率軍折赴南陽，相機迎勦。前買戰馬千匹，已過汴梁，日內當可到營，就便訓練馬隊。賊若窺竄鄖陽，則由光化出擊；若圖犯豫境，則由內鄉斜出擊之。惟此次迴環角逐，竟未能痛加勦洗，實深慚懼。現準賊情以度地勢，似宜以南陽爲肆應之處。當函商兩江督臣曾國藩，定奪可否，一面率隊馳赴。』等語。奏入，奉批諭：『覽奏已悉。陝省東西兩路兵力甚單，該提督若不兼程往援，誠恐腹背受敵，蔓延關、隴，爲患尤深。洛陽、新鄭一帶，既有劉秉璋等軍駐紮，防其回竄，該提督仍當遵照昨日諭旨，趕緊入關助勦，迅殄逆氛，無負委任。』趙公長齡亦同時奏請飭鮑超分撥勁旅十餘營，星夜前進，由陝州直達潼關。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十六日寄諭：『鮑超一軍，前令由陝州追勦。昨據該提督曾奏移師南陽，當經批令趕緊入關。若由內鄉、淅川以趨荆子關，不數日即可入陝。一與賊遇，可以痛加勦洗。著曾國藩即飭該提督酌度地勢賊情，何路最爲便捷，即由何路前進。總期痛挫兇鋒，力保完善，毋任遲回觀望，致干重咎！豫省之宋慶等軍，留爲防守隘口之用。劉秉璋等軍，即可酌量分撥赴陝，與鮑超互爲聲援。並著曾國藩、李鶴年相機調度，不爲遙制。』文正奏言：『鮑超奔馳千里，未及接仗，實深焦憤。陝西艱苦已極，不特官軍米糧、子藥、籌運

萬難，即該逆志在擄掠，恐亦無所得食，不久仍將回竄。臣已檄飭各軍，沿途確探，相機迎勦。」奏入，奉十七日寄諭：「西路賊股已竄至同、朝、華陰，節經降旨，令鮑超入關，未知該提督現抵何處。曾國藩以該逆到陝無從覓食，數日後又將回竄。不知陝省尚多完善地方，若無大枝勁旅應援，恐關內益遭蹂躪，爲患滋深。著即嚴催該提督遵照連日所奉諭旨，取道入關，探賊所向，痛加勦洗，毋再遷延干咎！」文正尋因二十二日以前探報，稱賊將回竄豫、鄂，二十三日以後探報並無西股回竄之說，遂於二十七日檄令霆軍由鎮平、內鄉、淅川、進荆子關以達商州入秦援勦。以霆軍入秦，不特秦省米糧極少，即豫省陝、洛一帶糧食亦艱貴異常。因函商豫撫李公鶴年、晉撫趙公長齡，設法多辦糧米，舟運入渭，接濟霆軍。又奏言：「鮑超軍中尚少明幹之員料理米糧等事。前在皖南，由臣派員辦糧接濟；在江西時，各官紳亦竭力助糧，毫無缺乏，故能專心打仗，所向有功。一離江、皖，至福建者，即有上抗缺糧之譁；赴甘肅者，又有金口棄舟之變。若入秦以後，糧米不繼，深恐滋生事端。從前多隆阿、楊岳斌諸軍一入秦境，勇丁逃回者極多。以僧格林沁之忠勇，亦未嘗派兵西追，皆因米糧難購之故。臣此次檄鮑超文內有云：「如實無米可辦，到萬分爲難之際，亦可中途折回。」並許以兵行至西安省城爲止，不再西征。仍奏明專勦捻匪，不勦回匪，等語，與之約定。臣蓋鑒於金口之變，故特參以活筆，預爲維繫軍心之地，伏乞皇上曲賜原諒，臣仍一面諄催鮑超西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總期有益秦疆，不生他患。」

十一月，鮑公在南陽整軍援秦。

先是，曾文正公以勦捻年餘無效，引咎自責，奏請飭令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出駐徐州，與山東巡撫閻敬銘會辦東路，幫辦軍務；湖北巡撫曾國荃移駐南陽，與河南巡撫李鶴年會辦西路，而自請仍駐周家口，居中

聯絡。嗣李公視師徐州，曾公視師襄陽，尋駐黃州，文正遂於上月十三日奏稱病難速痊，請旨另簡大臣接辦軍務，於是李公鴻章以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奏言：『諭旨以西路賊股已至同、朝、華陰，嚴催鮑超取道入關，臣前准鮑超函稱，深悉陝地無食，賊欲仍竄湖北覓食過冬。該營因餉解不到，兵勇凍餓堪虞，仍率隊由洛、汝回紮南陽。昨據曾國藩咨稱，據南召縣稟報，賊欲竄鄖陽過冬。老湘營劉松山稟報入秦之賊，已回竄盧氏，霆軍仍應在豫、鄂防勦，不必遽行入秦。且入秦之後，銀米子藥萬難接濟，各等語。想曾國藩必已據實覆陳。臣維崤函古稱天險，秦中偏處榛蕪，賊似無可留戀。萬一深入，與寧州踞回東西相距二千餘里，有劉蓉支拄其間，豈能遽合？既無從掠食，則終必回竄。鮑超軍勢浩大，入關後糧運艱難，恐生意外之變，仍宜留在豫、鄂，有曾國荃、李鶴年爲籌轉運，必可得力。應請旨勿庸嚴促，於西路全局有裨。』等語。奏入，奉初一日寄諭：『西竄之賊仍在華陰一帶盤踞，逼近省門。劉蓉雖係知兵，所轄各營亦復不少，而此大股悍賊一意西行，回捻交乘，兵分力薄，實屬支持不易。鮑超已處。劉蓉否入關，抑或另派援軍入秦助勦，即令鮑超於楚、豫境上防賊回竄。著李鴻章酌度情形，仍與曾國藩隨時籌商妥辦，務期萬全無失，未可謂陝省有備，遂可置之膜外也。』劉公蓉奏請嚴飭鮑超率所部霆軍迅速入關會勦，以支危局。尋又具奏，請飭曾國藩改撥劉秉璋等三軍來陝會勦，仍令鮑超一軍分扼閿鄉、盧氏及淅川之荊子關等處，截其去路，亦不難悉數聚殲。奏入，奉初五日寄諭：『鮑超一軍既未入關，著曾國藩、李鴻章檄飭劉松山、劉秉璋、楊鼎勳分道前進，鮑超一軍即令分扼閿鄉、盧氏及淅川之荊子關一帶，務須痛加勦洗，毋再與賊相左，致誤戎機。』文正自上月二十七日檄鮑公入秦，其奏疏至初七日始入，奉初八日寄諭：『現據

曾國藩奏稱，劉松山一軍已令在汝陽州截擊東股捻匪，並至陝州與晉軍夾河設防；楊鼎勳所屬追賊。是該二軍能否迅速入秦，尙未可定。鮑超一軍，既由曾國藩檄令入陝，卽著飭該提進，總以迅速援秦爲主，不可稍涉遲疑。如鮑超能卽入陝，應嚴申軍律，毋任將士擾累所過地陝省華陰踞匪向西南遁去，究向何路奔突，鮑超駐紮楚、豫之交，自可就近卽催鮑超探蹤勦洗，毋誤戎機。」鮑公自奉文正入秦之檄，於十一日奏言：「欽奉諭旨，飭臣酌加勦除，以期仰副我皇上軫念西陲之至意。適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函咨，以該逆不久必仍回竄鄂、豫，囑臣暫緩入秦，且恐入秦之後，銀米子藥萬難接濟。昨復准來咨，因慮賊深入秦境，令由鎭、內、浙川進荆子關以達商州；如賊已遠去，亦進至西安省城爲止。霆軍係奏定勦捻之師，不必與回匪接仗。現已咨商山西撫臣代辦米糧，由黃河舟運入秦接濟。如無糧可食，萬分爲難，卽在中途折回，等語。伏念用兵之道，宜思萬全。若不愼其難於前，斷難善其事於後。秦省頻遭回擾，民鮮蓋藏，大軍從內、浙進征，山路嶇嶇，萬難攜糧而行，勢不得不就地籌辦。聞秦中米麵價昂，難於購買。此時在豫，因距江西太遠，營中常懸三月餉銀，難以解到。一入秦境，則相去更遠，轉運愈難。山西地瘠民稠，本地居人尙資糧於鄰省，安望接濟秦中？況雖有舟楫亦難濟急。臣再四思維，與其將來缺糧至中途而折回，不如此時籌畫萬全而後發。大江南北，十有餘年，從未以兵食爲慮者，因處處河運可通，而各路餉項較近，不難由營自行征粵東，因山徑崎嶇，糧運不易，故於江右未發之先，卽咨會江西撫臣設立數百里轉運，直連大營，並由粵省多派幹員，各東設立轉運數百里，由江界接替。均四十里一局，局養長夫，直連大營，並由粵界；又咨會廣路採辦米糧。而

江、粵兩省均照所議，於十日之外，將轉運設齊，每日來營運送糧米及軍火子藥，絡繹不絕，省自行發給。將士一戰克捷，即能將全賴河南撫臣李鶴年預飭經過州縣寬爲豫備，從無缺乏。當此隆冬，督軍入陝，將士之辛苦，與夫米糧之昂貴，轉運之艱難，皆數倍於粵、豫。除已迭次咨商陝西撫臣籌辦轉運米糧外，合無仰懇天恩，飭下陝西撫臣，於入秦處所接連安設轉運局，直抵大營，並多派委員，督飭經過地方官寬備米麵料豆。其糧價運脚，均飭由秦發給。即使營中餉到稍遲，亦免臨敵缺糧之累，臣得專意勦賊，不爲他務紛紜。前買戰馬，頭馬匹三五日亦可到營。現在急於援陝，亦難待馬隊訓練純熟。昨據督辦豫省轉運道員崩已派兵星馳迎提。俟此起餉到，即督全部由內、浙前進。從此當窮賊所至，無論在豫、在秦，見賊即勦；無論是回是捻，總期勉竭駑駘，迅掃欃槍，以慰宸廑。」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十九日寄諭：「鮑超一軍現由內鄉、淅川馳援關中，山路嶇嶇，難於裹糧而行。秦省米麵昂貴，採方官就地先備米麵及馬匹所需料豆，不足以利師行。著李鶴年迅飭豫省地方官，將應需糧米等項寬爲預備。此軍糧米事宜，本係鄂、豫兩省共辦，且荊子關本有鄂省設立糧臺，轉運各省餉需。如該軍經過淅川、內鄉山路中，有須設局轉運之處，即著官文、曾國荃與李鶴年會商籌辦，不可互相推諉，致誤師方，預行籌備糧麵等項，就地發給，毋任缺乏。所有運脚等項，即由秦省籌發。其沿途師行經過，及駐紮處所，應如何設局，節節轉運，及預行屯糧給發之處，並著喬松年、劉蓉按照鮑超江粵設局轉運之

法，斟酌陝省情形，妥速籌辦。曾國藩、李鴻章檄令鮑超即摺，著各抄給閱看。』時曾文正公奏卸督師關防，請以散心』等語。另摺奏言：『臣前派鮑超一軍援秦。旋接鮑超銀之難解，一在回匪之牽掣。兼以口馬尚未到齊，擬在南置周妥，再行入關。且引上年進援粵省爲證，謂粵省大吏周到，等因，請臣代爲陳奏。臣詳閱該提督所稱，均係實在然臣前次檄文內詳言，專勦捻匪，不勦回匪，業經奏明，此宗，路途太遠，轉折太多，自難免停軍待餉之憂。臣已咨商按站接解，當不至十分遲誤。米糧難辦一節，則爲軍中最知府薛書常，熟悉秦、晉、豫三省交界情形，臣已派該員就購糧接濟霆軍。並以軍士入秦難苦，其買糧之價，由臣籌米，由臣加價一半，在勇丁月餉中酌扣一半。事事籌畫清查署陝西撫臣劉蓉，先經迭催鮑超入秦，嗣又奏請改派劉松山、劉秉璋、楊鼎勳三軍入秦，不陝未能赴秦，先後退回者，皆由米糧太缺之故。若秦中米糧有著，則劉、楊等軍可往，鮑軍亦可前往。現在劉松山一軍業已馳赴汝、洛，與陳湜協防黃河，力扼賊竄晉省回山東，因行至睢州，遇任、賴等逆回竄，跟蹤追勦四百餘里，現經李鴻章調赴清江接防成子河等處。此三軍

者，一時均難更動。惟鮑超一軍人數較衆，約束較靈。並懇於寄信諭旨中，許以專勦捻匪，不勦回匪，俾鮑超得以安慰軍士之心，免生意外之變，」等語。奏入，薛書常採辦米糧，以濟軍食。山西所籌銀兩，或由應協臣餉項下扣抵，或由臣另籌解還，仍如上次所奏辦理。靈軍入秦後，離臣一千餘里，離李鴻章二千餘里，似應由提臣鮑超自行奏報軍情，庶朝廷之見聞較速，調度亦嚴，今又爲之酌加米價，廣辦軍糧，自不至更有他虞。應請旨飭下河南撫臣李鶴年，行知薛書常本籍，催令赴晉領銀；並請旨飭下山西撫臣趙長齡，迅籌銀三萬兩，發交鮑超軍營，以利遄行。此諭令速行赴秦。現經曾國藩布置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薛書常籍隸靈寶，即著李鶴年差赴晉省，並著趙長齡趕緊提銀三萬兩交薛書常收領，與陳湜購辦糧米，接濟鮑超軍食。李鶴年仍於靈軍經過處所，飭地方官備辦屯糧及轉運事宜，以免缺乏。喬松年於秦省預辦糧運，源源接濟，毋令該軍停兵待食。現在西股捻匪已逼西安省城，待援孔亟，著曾國藩、李鴻章嚴檄鮑超，星夜兼程赴援。鮑超西行，餉米均已不患缺乏，該提督自當奮勉立功，將捻股力行掃滅。此次援秦專爲勦捻而設，並非令其勦辦回匪。該提督當鼓勵兵將，視捻所向，力加勦洗，毋稍疏懈。」時陝撫喬公松年奏陳陝省軍情，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二十八日寄諭：「捻逆在陝省盤踞已久，難保不與回匪句結，務須嚴加堵截，毋任合併爲患。陝軍力本單薄，捻股人數衆多，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李鴻章嚴飭鮑超一軍，就近兼程入陝，探蹤力勦。並著將該軍餉需，迅速籌撥，以利遄行。此時鮑超諒已起程。該提督當立意前進，奮勉圖功。如中途遷延，且前且卻，藉故逗遛，則貽誤大局，咎有專歸，懍之！慎之！鮑超一軍兵力頗厚，足敷勦辦，毋庸另調淮軍、皖軍，致稽時日。喬松年、劉蓉當就現有兵力，提催鮑超全軍，妥籌防勦。」文正自上月檄霆軍入秦時，覆劉公蓉書云：

『秦中米糧奇貴，將士視爲畏途，鄂人恐霆軍偶缺糧食，遽生事端，不欲奏令入秦，反爲閣下之累。亦因旬餘探報，均稱賊卽回竄。自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乃檄霆軍由荆子關入秦。春霆之不願赴秦，蓋有數端：一則患米糧無出，二則畏回匪牽連，三則懼歸左帥調度。凡人各有隱衷，不能不曲爲體貼，而缺糧尤爲切膚之痛，故於公牘中酌參活筆，萬分爲難之時，聽其中途折回，蓋亦不得已而出於此，」等語。至是爲鮑公奏請入秦後專摺奏事，尋復鮑公書云：『該逆久踞華陰，秦兵失利，現由赤水西去，圖犯西安，距省僅五十里。閣下務宜迅速啓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趨省垣，安慰省城之人心。俟抵秦後，遮其西面，無令入蜀，或驅之東還陝、洛，與湘軍會合夾擊，較易收拾。』閣下自行奏事，及不勦回匪兩層，僕已於十七日專摺奏明，另咨冰案。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不當理或觸聖怒，不准再奏，則反失台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國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頗有鋒鋩。自出京後，在軍十四年，所奏之摺，無一語不樸實，無一字不謹慎。卽如此次因軍務不順，請開欽差江督各缺，並非得意之時，而所奏兩摺、兩片，仍字字謹慎，茲特抄寄一閱。從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以謹慎敗者少，以傲慢敗者多，閣下千萬記之。鄙人老病日增，本難再辦軍務，所以屢奏請開各缺，而仍乞以身留營者，徒以捻匪未平，此心難安。又以閣下一軍相從日久，僕遽離營，恐貴軍爲人掣肘，被人指摘。雖少荃宮保暨舍弟皆與閣下至好，而鄙人猶不甚放心。數月之後，閣下與少帥共事，水乳交融，則可放心矣。貴軍聲望素著，所可慮者，尚有數端：一則軍中少明白公事之文員，於米糧轉運等公牘不甚詳明，又不能預先料理。二則今年在鄂、豫境內紀律嚴明，恐入秦後百物昂貴，又復騷擾。三則貴軍向不分兵。秦中山多之處，較之祁門更窄，不特三千馬匹無處安放，卽萬餘步隊亦鮮

紮營之地。必須善看地勢，善於分兵，乃不致擁擠吃虧。此三者，閣下宜時時留心，無論行至何處，均須多派幾起人看路。至囑！至囑！」

十二月，鮑公由南陽移軍援鄂，尋議入秦。

鮑公於初三日在南陽營次奏言：『欽奉諭旨，令臣軍速行赴秦。臣先因秦中米糧章程辦理，由陝西撫臣轉飭地方官預爲籌備。旋代辦糧米，並囑淮兩江督臣曾國藩來咨，特派江蘇候補道薛書常在陝西由晉領銀赴秦辦米，往返不免躭延，又行，迫於星火，是以先後六次羽書諄懇陝西撫臣劉蓉，就近籌辦米糧轉運。至本月初二日，始准新任撫臣喬松年及劉蓉會咨，允許代辦。並稱捻逆竄擾藍田輞川、藍橋各處，現檄各軍張兩翼前進，小捷。誠恐該逆被勦情急，由鎮安以竄興郡，則湖北鄖、襄皆爲震動。除飭陝省各軍奮力步步爲營，業經屢獲力步隊六七千扼駐鎮安，以截分竄之路，仍留大半駐紮荊子關以防回竄，勦擊外，擬請分撥得初二日亥刻准等因。臣正擬於初三日拔隊前進，或迎頭截擊。誠湖北撫臣曾國荃八百里羽書，以同刻並准曾國藩咨稱，因淮湖北加防範。同日據東路捻逆已由黃、孝竄至德安，檄令楚撫臣飛咨，知賊上竄德安，逼近襄、棗，霆恐賊衆日間相持，夜則避兵而行，或由隨、棗北竄唐、泌，或由棗、襄窺伺鄖回顧；如未起程，即在南陽附近數十里內會勦，共期殲滅，各等因。查陝西咨內情形，不過奔，有上竄之勢。

屢獲勝仗，是西股賊情現已稍鬆。楚中則鍾、京一帶逆氛蔓延，襄、鄖等處尤形空虛，此曾國藩所以欲臣會勦欲臣前往防堵。且既

也。臣熟計緩急，宛南距秦千有餘里，至楚祇一二程耳。況張、牛、任、賴同一叛逆，秦中、楚中未敢以奉有成命在先，自存拘泥，舍近圖遠，轉似避賊而行，迹近取巧。第該逆慣避兵而近數十里內未必敢犯。與其駐兵待賊，不如前進夾擊。聞任、賴逆股上竄甚速，如必候奏恐緩不濟急。用特不揣冒昧，暫行變通辦理，定期於初六日卽率全部由新野迅赴楚疆，不准再有遷延，致誤戎機。正在寄諭間，復據官文、鮑超馳奏，任、賴等逆竄至雲夢等處相德安，統帶兵勇不少，調度無方，致令該逆如入無人之境，不知所司何事！著傳旨嚴行申鄂，該提督數月以來，從未接仗。此次統軍赴鄂，距賊甚近，若與湘、淮諸軍前後夾擊，卽可就地殄除，斷不准徒託空言，復任他竄。陝西張總愚股匪，現在情形是否窺伺興安一帶，鮑超業已先行赴鄂，年、劉蓉督軍追勦，毋得專待客兵。該省前因官兵挫敗，久未接仗。鮑超所稱屢有小捷之留。著該提督於鄂、豫之交，迅殄醜類後，仍卽折赴陝中會勦，不得稍有趨避，致損軍威。」

軍情：「奉十二日寄諭，逆蹤已竄天門，其西南有江漢之阻。現在鮑超一軍業已入鄂，著郭松林、張樹珊、劉銘傳等各路之兵，三面兜圍，務須就地殄除，不准再有竄逸。曾國藩、李之軍，實力會勦，盡殲醜類，不得稍有退縮。」譚公廷襄奏報防勦情形，奉十三日寄諭：「距賊不遠，當可接仗。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催令迅速進勦，毋再遷延！」譚公又以陝賊回竄南山，恐其與鄂賊

聯絡，西逼川疆，東擾楚境，因奏請嚴催霆軍迅速
日寄諭：『勿再遷延瞻顧，與賊相左，徒勞跋涉也。』鮑公自
公樹珊等亦向隨、棗進發，於是楚軍、淮軍集於
勿再遷延瞻顧，與賊相左，徒勞跋涉也。』鮑公自
各軍分途追勦。時曾文正公批復鮑公云：『此次
爲然；本部堂籌畫月餘，無兵入秦，尤覺無以對秦
以免物議。三日奏請一切進兵之機宜，就近與曾爵部院隨
請仍令霆軍移師赴鄂，曾公國荃亦於是日有請改
軍，著曾國藩、李鴻章飭令由潼關大路入陝，會合
年轉運糧米，以資軍食。』同時鮑公亦奏言：『臣
於初六日由南陽拔隊。行抵新野，聞流水溝之賊
平林店，距鍾祥僅一百七十里。其時前發探馬，因
口之賊，於初六日全行遁往隨州。臣因該訓導此
已過隨境，當即改道，兼程馳往，以便迎頭截擊。乃
他竄，仍盤踞鍾祥舊口一帶，築牆修壘，意圖在此
貴爵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仍未與
人。貴爵軍門能將任、賴痛勦數次，庶幾
時熟商，本部堂與李爵大臣均不遙制，
霆軍回援鄂省之奏；及賊東趨黃、孝一
已改檄劉公松山入秦矣。是時，奉二十
劉松山等在同、朝一帶盡力截勦。鮑超
前因東股捻逆逼近襄、棗，曾奏明移師
全行遁回鍾祥舊口一帶。因倍道前進，
師行甚速，回報不及。適據鍾祥縣訓導
信係由鍾祥所發，定屬確實。且計該逆
將抵隨州，始知該處並無賊蹤。據本營
度歲。因迅速回軍，於十八日冒雪趕行，
至安陸府城，而賊已

於十三日由天門、應城遁回黃、孝而去。查該逆剋日已遠遁數百里，而提臣劉銘傳、江蘇臬司劉秉璋、兵宋慶、及提督周盛波、張樹珊等軍現已陸續會集，是楚中兵力已厚，臣自應遵奉前旨，趕緊入陝，進勦西路之賊，以慰宸廑。惟士卒連日奔馳，又值大雪不止，擬休兵二日，定於二十一日自安陸府拔隊；由樊城至荊子關，直達秦省，探明賊蹤，痛加勦洗。」奏入，奉二十九日寄諭：「捻股遁走黃、孝，距該軍已數百里，劉銘傳等軍俱陸續會集，是鄂中兵力已厚。現在陝西捻股麕聚，待援孔亟，著該提督懍遵二十七日寄諭，趕緊入陝，如何路徑捷，即由何路前進。總期探明賊蹤，迎頭截擊，痛加勦洗，毋得徒事尾追，再致與賊相左，縱逆氛而疲兵力，該提督自問上何以對朝廷，下何以安黎庶也！懍之！慎之！」喬公松年尋奏言：「陝省湘果、英毅、雄毅、定中等營，於十九日大敗於灞橋，惟候補道黃鼎自整所部彝字三營六成隊伍突圍而出，傷亡較少，其餘將領不知下落。賊勢西趨鄠、盩，省城文報梗阻，」等語。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三十日寄諭：「覽奏曷勝焦急！此時非有大枝勁旅星夜赴援，陝事將不可問。曾國藩、李鴻章於捻匪竄陝以後，將及兩月，所調各軍並未到陝。鮑超一軍，屢經諭令赴秦，遷延逗遛，致令陝省糜爛至於此極！昨據鮑超奏稱，已定於本月二十一日由鄂省安陸起程，取道樊城荊子關入陝。若再中途遲延，該提督自問當得何罪！懍之！」……

四

（節錄卷十二）

丁卯同治六年正月，霆軍擊賊於楊家洚、永隆河等處，大破之；追勦至豐樂河等處，復連破之，東捻幾滅。

同、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李公鶴年等同奉初二日寄諭：『捻匪竄過渭北，擾及三原、高陵，勢將東偏年朝。鮑糧米，超一軍，著兼程入秦，痛勦逆氛，勿再遷延，亦不可以驅賊入晉爲卸責，奮勉圖功，毋干重咎。』並著李鶴死之。譚大股，公接濟援陝諸軍，毋得稍分畛域。』先是郭公松林、張公樹珊於上年十二月先後在鄂境挫敗，張公任、賴寄諭：『靈軍前因賊竄孝感，追之不及，業已回駐樊城。欽奉諭旨，飭鮑超在鄂會勦日軍營，頗少定見，鮑超毋得藉端折回，徒奔馳於無賊之地，致誤事機。』初九日，國子監祭酒車順軌奏言：『陝西在籍紳士等函稱，省城被圍勢極危急，所望鮑提督一軍西來就援，奈因鄂警返旆。若就援稍遲，關輔將不可問。應懇天恩，即飭提督鮑超迅速赴援，以救生靈而保關輔。』奏入，鮑公、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寄諭：『前經迭諭鮑超帶兵入陝，諒已遵旨赴援。刻下陝西各軍新潰，招集未齊，著曾國藩、李鴻章迅催鮑超、劉松山等兼程赴陝，相機進勦，仍兼顧山西河防，慎勿驅賊入晉。鮑超一軍，前諭徑行入關，勿庸回鄂，不得再有觀望，以捻逆遠遁黃、孝，業經奏明令臣軍入陝進勦張總愚股匪，與臣前奏意見相合。詎軍抵樊城，又連接曾國荃來咨，官軍攔擊回竄鍾祥舊口一帶，楚中主客各軍皆成尾追之勢，東路要隘已有兵嚴防，特留臣在樊城專顧西路一面，此年前二十七日事也。因即暫駐樊城，一面專弁往探。該逆於二十九、三十兩日由陸安沿河、二神廟、研盤山一帶，而初一日午刻已至襄陽所屬之王家集，本日卯刻全股突至霸王山下，距隄上竄直

樊城僅六十里。臣聞信之下，不勝憤懣。該逆既逼樊城牽掣我軍不能西向，亟應就近荃迅派大軍赴隨、棗一帶擇要嚴防外，臣卽日拔隊馳往。仰萬幸。惟該逆狡悍異常，慣於避實擊虛。倘仍逞其故技，於官兵未到之前，復又遠遁，屆此股，抑或仍赴陝中，進勦西路之處，臣未敢擅專。合無仰懇天恩，指授方略，俾臣得有勉竭駑駘，仰報高厚於萬一。』奏入，與譚公廷襄，曾公國荃同奉初十日寄諭：『鮑超途，未遇一賊。前據曾國荃奏，援軍陸續到鄂，鮑超一速入關。該提督既報起程，又爲曾國荃奏留，何以朝令暮改，茫無主見若是！鮑超如已情辦理。如賊又遠颺，仍卽懷遵本年正月初一、初四、初九等日諭旨，迅速拔營，兼程援各軍均集楚境，著譚廷襄、曾國荃妥爲調遣，嚴扼隨、棗、襄、樊，設法殄除，以副委任。』曾次諭旨時，又有請留霆軍之奏。奉十四日寄諭：『鮑超一軍，迭次諭令入秦，曾國荃復主見，徒令該提督跋涉道途，迄未遇賊一擊，勞師糜餉，莫此爲甚！著仍遵前旨，迅飭赴湘、淮各軍均在鄂境，儘可妥爲調度，禦賊狂竄。曾國荃屢託空言，殊無把握，若僅以奏自問當得何罪！』時李公鴻章奏言：『臣查任、賴等股流竄鄂中，趨向不定。初欲由安陸竄襄、樊，與秦賊句合，聞鮑超於初四日自樊城拔隊南下，曾國荃以任逆如再竄陝，爲患更烈，擬暫留鮑超在豫、鄂之交，來往扼塞，俾淮軍逐賊而東，庶賊分而糧運較易，似亦老成之見。』奏入，奉二十五日寄諭：『劉松山一軍援陝，在魚化鎮獲勝；惟兵力尚單，亟須鮑超入陝援應。前已迭次嚴諭，此軍入陝，曾國荃何得任意留住鄂境！

著李鴻章懍遵所旨，嚴檄鮑超剋日拔隊西行，不得抗違，致誤大局。」郭、張兩軍之相繼敗挫也，曾文正公致李公元度書云：「捻匪勢極猖獗，善戰而不肯輕用其鋒，非官兵與之相逐相迫，從不尋我開仗。戰則兇悍異常，則電掣而去，頃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時，而賊無吃虧之日，層層包裹，困官軍於核心；微有不利，則層層包裹，困官軍於核心；微有不利，則電掣而去，頃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時，而賊無吃虧之日，其難辦有數倍於長毛者。不謂衰憊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均不能了此賊，身名不足惜，大局殊可憂！」又致李公鴻章書云：「春霆、省三二人，平日皆視賊太輕，閣下亦頗易視此虜。僕觀僧邸屢勝之餘，自九里關、呂堰驛、羅山數敗之後而遂難再振，湘、淮各軍亦本爲賊所畏。自三月初六、初七奪我炸礮、洋槍，嗣後不復畏我，」云云。此去年十二月語也。省三、劉公銘傳字。鮑公經曾公國荃奏留並自行奏明後，即於初八日督兵趕至郢城，捻逆已遁往舊口。忽接曾公函稱，下游東北兩路要隘，均已派有大軍，囑與劉公由西路進勦。適奉兼程援陝嚴旨，鮑公以爲賊牽制不能拔隊西向，正深焦急，而劉公追賊亦抵郢，因與熟商，俟雨雪稍住，即分兩路夾擊。十三日天雨微小，鮑公率軍沿河直向舊口，賊已先遁楊家滙、拖船埠、尹隆河一帶，盤踞村館百餘里。於是鮑公軍舊口，劉公軍下洋港。十四夜，彼此函商，約定十五日兩軍同時分路進勦。及日辰刻，鮑公督隊將抵楊家滙，而劉公已率軍先進，被賊馬步包裹，軍士紛紛敗潰，損折將弁兵勇甚多，輜重亦失。鮑公急催隊接應，見馬步賊衆排列三十里，密布數十層。馬賊分三路，左右兩路從旁十里外包裹而來，每路約數千騎，中路則橫列步賊之後，層層幷進，兇猛異常。鮑公令提督宋國永帶同總兵陳由立、史宗興、鄒連陞、向世珍、提督蕭連貴、參將羅天貴、總兵黃海清、分帶霆副五營，副將程扶鼎帶親兵帶霆正五營，總兵胡良作領總兵袁國祥、提督蕭連貴、參將羅天貴、總兵黃海清、分帶霆副五營，副將程扶鼎帶親兵孫玉林、張有鳳、黎大海、副將孫興發分帶霆春五營，以提督曾成武領總兵孫玉林、張有鳳、黎大海、副將孫興發分帶霆春五營，副將程扶鼎帶親兵並由中路前進，

兵營策應之；副將戴宏勝右路進，以總兵楊謙萬、羅進春帶霆新右前兩營步隊策應之；又令總兵楊德琛領總兵鄧榮佳、張再勝、參將副馬隊四營作游擊之師。賊見我軍分路迎敵，先以步賊奮力來犯。我軍步隊各營槍礮齊施，刀矛幷進，鏖戰一時之久，賊之前隊已敗，後隊復蜂擁而來。宋國永、胡良作、袁國祥、羅天貴、黃海清、蕭連貴等奮勇直前，先擊敗中路左偏步賊，陳由立、曹志忠、史宗興、鄒連陞、向世珍等遂大呼陷陣，擊敗中路右偏步賊。中路後之馬賊數千，馳前接應，曾成武、孫興發、孫玉林、張有鳳、黎大海步隊急起接應，各奮生力，用連環槍礮，步步前進，賊馬多傷。楊德琛等之馬隊，從夾道而入，縱騎乘之。維時左右兩路馬賊包抄我軍之後者，愈進愈衆，鄧訓詰、楊謙萬等步隊各以進步連環槍礮轟擊，騎賊多應聲落馬。唐仁廉、譚勝達等之馬隊乘勢前衝，已抄出賊後。兩路馬賊見歸路已斷，惶顧返走。鮑公督令各軍一齊奮力猛進，賊不支，各路同時大敗，勢如土崩瓦解。我軍馬步四路圍勦，追殺六十餘里，將楊家洚、拖船埠、尹隆河等處賊館數百，盡行踏毀。時久雨之後，沿途河港泥淖甚深，賊挺險陷溺而死，人與騾馬重疊積壓，處處盈溝滿壑，約共斃賊萬餘，生擒老賊八千餘名，救出裹脅難民數萬，奪獲騾馬數千，旂幟器械山積。鮑公以捷聞，並奏言：『據獲賊供，任懷邦受傷甚重，賴文光不知下落。臣軍尤爲出力文武員弁，或由臣彙册咨送兩江督臣曾國藩、暨江蘇撫臣李鴻章，抑或就近送交湖北撫臣曾國荃，奏請獎敘之處，伏乞訓示祇遵。』奏入，奉二十五日寄諭：『劉銘傳、鮑超先後進勦，將賊擊退，官軍追殺六十餘里，斃賊甚多，辦理尙爲奮勉。任懷邦、賴文光是否殲斃，著曾國荃查明具奏。楚賊已屬無

多，兵力足敷勦辦，倘不趕緊肅清，再致竄擾，惟曾國荃是問。鮑超一軍，仍著迅速援陝。該提督所向有功，不得因循自誤。入關以後，軍情咨報左宗棠具奏。此次陣亡之總兵陳永康、王開國、副將劉金山、參將張金魁、游擊李宏勝、李占彪，力戰捐軀，均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鮑超所請保獎打仗出力人員，著覈實開單，奏請獎勵，毋許冒濫。」是時曾文正公未知鮑公已進兵舊口也，奏言勦辦流寇，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已定之成局。鮑超一軍，前經議定援秦，不應於十二月初三日奏改援鄂；既已援鄂，則鄂事未清，不應遽奏赴秦。該提督急於立功，曾國荃亦無定見，遂有前後互異之處。迭奉諭旨飭責，洵屬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臣在歸德途次，聞任、賴亦有入秦之意。恐鮑超從荊子關援秦，潼關一路空虛，萬一任、賴一股，無令再竄秦中。凡賊在開封以西，如許州、南陽、汝寧境內，均與之縱橫馳逐；如任、賴至汝州、河、陝等處，亦卽跟蹤西行，藉助晉省河防，爲陝省援師之繼。頃來徐州與李鴻章熟商，亦謂現僅劉松山一軍入秦，糧運已極不易。若使任、賴續竄陝省，則各軍皆須赴秦，以四五萬人之糧餉，從江南運至陝西，勢必竭蹶貽誤，自應暫留鮑超一軍於豫省攔截任、賴，不使西竄。俟任、賴一股賊情稍定後，再行奏調霆軍赴秦，乃爲穩著。」奏入，奉二十七日寄諭：「鮑超一軍已在楊家洚大獲勝仗。昨據該提督奏報，仍督軍進勦，現計旬餘，諒可次第殄滅。湖北兵力已厚，劉銘傳等軍當已足敷勦洗。陝西軍情萬緊，劉松山一軍勢尙單薄，鮑超仍須迅速援秦，以資得力。該軍糧運，仍著該督源源接濟，毋令有所藉口。」譚公廷襄、曾公國荃奏言：「任、賴大股自入鄂後，往往避兵疾趨。此次經鮑超率軍追及，大挫兇鋒，實屬異常出力。應懇天恩，准將鮑超所部有功員弁彙案保獎，以示鼓勵。」奏入，奉二十八日寄諭：「覽奏各情，與鮑超前奏大

略相同，鮑超所部打仗出力人員，已諭該提督知照李鴻章奏請獎勵矣。」自尹隆河大捷後，鮑公即於是夜四鼓拔隊進追。黎明，軍至多寶灣。賊遙見旗幟，倉皇上遁，四散狂奔。經湖北副將唐瑞廷之戰船，沿河轟擊，追師一路斬殺，逼入河港溺斃者甚衆。十七日，追至鍾祥所屬之池河。其地有橫港一道，賊之未渡者，經唐仁廉、譚勝達馬隊追及，斬殺及溺斃者千餘。敗匪合股竄至豐樂河，不意我軍乘夜跟追也，均於豐樂河周圍村館歇宿，屯住二十餘里。鮑公於三鼓時趕到，急令譚勝達、楊得琛等率馬隊八營分道由山邊抄出賊前，令唐仁廉等率馬隊四營暗抵賊巢，令曾成武、陳由立、胡良作、鄧訓誥等率步隊二十營各向村館一帶四面埋伏，令宋國永、程扶鼎、謝榮勝等率親兵馬隊循環策應。鮑公舉動號令，唐仁廉、徐連陞、龍太勝等由豐樂河街口奮勇衝入，直擣中堅。賊從睡夢中驚起，倉皇失措，多駢首就刃，並斬賊首僞朝將顧崇榮。逆衆拋棄騾馬器械，紛紛奔竄，各村館之賊同時驚走。譚勝達、楊德琛之馬隊攔頭截殺。賊正奪路狂奔，而曾成武等之伏兵四起，分隊圍殺，伏屍塞路，血流有聲，計斃賊六七千人，投河落港者無算，其逸出者，獸駭鳥散，翻山越嶺而奔，時天甫曙也。我軍乘勢抄殺四十餘里，至鷄鳴山、於菟山，沿途斃賊約四五千人，生擒三千有奇，逃出脅從盈山滿谷。至晚，鮑公仍督各營乘夜由三合塞、板凳岡、田家集各路分追。賊於十九日奔至河邊之王家集一帶，經副將龍藻琦、陸成祖師船沿河轟斃頗多，而唐仁廉、譚勝達、楊德琛等之馬隊跟蹤緊追，由老營塞、東津灣、八條岡抄出賊前攔擊，殲斃尤衆。賊折回向霸王山逃走，馬隊營官章茂、湯順等衝突過猛，窮寇拚死抵拒，致弁勇頗有損折。適遇鮑公親督步隊由山中追賊繼至，揮軍分投掩殺，殄賊無數，追逐五十餘里。適湖北提督江公長貴與道員唐協和率所部協同追勦，均有斬擒。計自十五日大破逆衆後，連日夜追殺，又斃賊一萬數千有奇，

生擒四千餘名，內有僞天將、朝將、丞相、檢點等三百餘名。賊因畏避追師，不敢停頓，由隨、棗交界一帶向泌陽、桐柏等處遁去。鮑公於二十三日報捷，並奏言：『據擒獲賊酋並任懷邦、賴文光、李允之妻供稱，此股捻合精悍原多，騎賊居半，合計不下十萬之衆，議欲以一股偷渡襄河，循荆州、宜昌上犯川境，以一股屯住湖北爲聲援，以一股入陝與張總愚股合併。倘各路皆不得手，又不能竄回潁、亳一帶，解散歸家，則共趨秦中，句連回匪，以成負嵎之勢，等語，該逆詭計已可概見。今既受此大創，四路狂奔，必無定所。我軍連日晝夜奔馳，人馬疲乏，因暫收隊樊城，稍爲休息。俟鍋帳到齊，再覘向前進。臣再四籌思，該逆倘因受創之餘，驚竄疲乏，暫在南、汝之交稍息殘喘，臣仍當乘勢進勦，仰賴天威，或能先將此股敗匪全行殄滅，然後專意入陝，勦辦西股。如該逆東竄已遠，臣即便整隊西行。』奏入，奉二月初二日寄諭：『該提督勇於立功，所向克捷，實爲奮勉。惟賊數不下十萬，鮑超既已與賊相持，自不能舍而之他。該逆現由泌陽、桐柏竄去，鮑超若已入豫，著即整隊前進，會合豫、鄂諸軍，將此股全行殄滅。並著曾國藩、李鴻章酌度軍情，如任、賴股匪，鮑超一軍足能蔵事，即令該提督暫紮鄂、豫之交，先將此股辦竣。倘賊蹤東竄已遠，即檄令該提督仍遵前旨，迅速入秦。軍情旦夕變遷，朝廷不爲遙制。曾國藩、李鴻章務當權衡緩急，統籌大局，不得置陝事於膜外。曾國荃於湘、鄂諸軍毫無調度，糜餉勞師，又於鮑超一軍援鄂、援陝，朝令夕更，茫無主見。鮑超雖迭獲大捷，而曾國荃所部各軍竟如坐視。倘再不知激勵將士，振刷精神，致援陝之軍日久爲賊牽掣，或陝事因之日壞，該撫豈能當此重咎耶！鮑超此次追賊出力文武各員，著彙入前案，咨明李鴻章奏請獎勵；其陣亡之總兵章茂、金明亮、副將楊明德、湯順、黃先芝、黃光立、謝九和、參將賀高志、黃起勝、游擊范金福、劉開勝、都司王景雲、梁景陞、守備王有田、何玉方、馮春元、千總周

歲福、鄭友才、把總余登祥、李鳴洪，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時曾文正公復京外各友人書云：鄂軍屢挫，秦軍大潰，幸春霆大捷於楚北，劉壽卿獲勝於關西，僕與少荃新舊交替之際，得黨兇悍異常，饑民從者日衆，巨患方長，偶有勝仗，不足爲喜，」云云。壽卿、劉公松山字。初，文勦東股之時，復山西臬司陳湜書云：『霆軍如果能將東股痛勦，亦是一法。但春霆多此波秦，殊深憂愧。」後復李公鴻章書云：『劉松山拔營援秦，河、陝空虛，請閣下於劉、楊、周、張四防陝州，將來續爲入秦勦張之地，留鮑軍專辦東股。一則霆軍不願西征，恐生金口之變；二淮而輕湘，亦不可不略避嫌疑，以示大公。」尋又致書云：『春霆一軍，鄙意欲留之東路。閣應由左右主持，此是最大關鍵。請煩妥籌，迅速見示。」至是，李公奏言：『臣部各軍在鄂數未能趕到豫境。銘、樹兩營新挫，亦須休息整頓。目中事機。應令鮑超迅督所部，由豫西兜擊」等語。時文正復李公書云：『頃奉寄諭，已令霆想接曾疏後，益不強霆軍西征矣。目下賊勢，任、賴實較張酋爲強，人亦較衆。銘、樹新挫，鄂軍久勦東股，大局私情均無疑義。閣下調度之機，向不輕發，發皆當於事理，春霆必樂馳驅，」傳，樹謂張公樹珊。李公奏入，奉二月初七日寄諭：『任、賴股匪經鮑超在鄂痛勦，竄入豫境趨。李鴻章現由徐州督兵西進，著於歸德、周家口相機駐紮，就近調度。」鮑公之軍舊口也，斬之，鮑公曰：『不能殺賊，而徒殺其間諜，是不武也。吾向不殺賊諜，正欲賊知我而畏我耳。各營畢，始縱之去，曰：『歸語汝二王，鮑某依然如昔耳。」二王者，僞魯王任柱、卽任懷邦，僞遵王賴文光也。諜

者伏地乞留營自効曰：『二王聞大軍至，一知不敵矣，不願駢首隨若曹死也。』鮑公笑允之。厥後有詢能多殺賊。是役之大勝，在賊志先惶惑，故其黨多而不固，其氣勇而不剛，擒斬溺斃之多，則由彼之先失地利耳。』論者謂是役也，再得勁旅如霆軍者，從西北攔截夾擊，必殲賊淨盡。劉公所統銘字營於淮軍中號爲精勁，馬步人數亦多，倘不先時敗挫，與霆軍相角相犄，亦未必不立殄逆氛。事會差池，使餘蠭得由桐、信、光、羅復擾鄂東，騷動皖北，旬日之間，所在掠馬脅人，逆燄復熾。於是湘軍彭忠壯毓橘、淮軍楊忠勤鼎勳等相繼敗挫，覆軍殺將。當時曾公國荃奏言：『此次捻逆入鄂，六十餘日，東西奔竄，經鮑超正月十五日之戰，殲其大半。方冀殄滅有期，不意敗殘餘匪，仍從西路逸出，應請將股捻匪有南隊、北隊之分：北隊以僞魯王任柱爲渠，而李允等七酋副之；南隊以僞遵王賴文光爲渠，而邱朝貴等五酋副之，北隊較南隊尤強。正月十五日之戰，與銘軍交鋒者爲北隊，與霆軍交鋒者爲南隊。霆軍所傷之酋爲僞懷王邱朝貴，至任柱、賴文光等酋均從西路逸出，尚未殲斃，』等語。奏入，奉十三日寄諭：『逆匪經曾國荃查明任、賴兩酋傷敗下落，奏稱：『此股捻匪有南隊、北隊之分：北隊以僞魯王任柱爲渠，而李允等七酋副之，北隊較南隊尤強。南隊以僞遵王賴文光爲渠，而邱朝貴等五酋副之，北隊較南隊尤強。正月十五日之戰，與銘軍交鋒者爲北隊，與霆軍交鋒者爲南隊。霆軍所傷之酋爲僞懷王邱朝貴，至任柱、賴文光等酋均從西路逸出，尚未殲斃，』等語。奏入，奉十三日寄諭：『逆匪經曾國荃查明任、賴兩酋傷敗下落，奏稱：『此股捻匪有南隊、北隊之分：北隊以僞魯王任柱爲渠，而李允等七酋副之；

輕敵，迭經曾國藩與臣批令並加持重。不料尹隆河之役，接仗過猛，又因鮑超期會錯誤，致有此失。幸霆軍援應舊勇，再接再厲，乘機大捷，轉敗爲功。該提督經此挫折之後，閱歷更增，當倍穩重。該軍新挫之餘，及時休養整練，再圖大舉。」等語。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十五日寄諭：「現在鄂、豫之交相機勦賊。鄂省東路空虛，著鮑超在鄂捻東枝勁旅追擊。即著照李鴻章所請，仍著鮑超率領所部，分投勦辦。倘賊趨皖境，即跟追至宿、太一帶。賊勢尚無定向，該提督務當會合鄂、豫各軍，迅將任、賴全股就地殄滅，以便騰出兵力，西顧陝疆，不可意存觀望，致干重咎。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爲調度。劉銘傳於尹隆河之敗，進退失機，其自請參處，本屬咎有應得。惟誤由鮑超未照約會分勦，致令劉銘傳敗挫，鮑超更不得辭咎。姑念劉銘傳果敢有素，鮑超屢獲大勝，過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議處。嗣後當益加奮勉，迅掃賊氛。」李公又奉十九日寄諭：「捻逆被豫軍扼截，折向黃、麻一帶。鮑超一軍前由樊城東向，現在已否接仗？若連捷之後，縱賊奔竄，俾得休養裹脅，則勦滅又屬無期。著李鴻章申明賞罰，飭令各軍同心協力，奮勉圖功，勿任遷延貽誤。」鮑公因上月追賊過勞，引發舊傷，自顧非倉卒所能就痊，於十六日奏言：「臣從征十有六年，由陸而水，由水而陸，大小數百戰。咸豐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廣西文昌門外焚燒得元樓，右股受槍傷，左手受矛傷，流血被肘。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克復金口，左肋受礮子傷，筋骨內陷，昏暈三時，嘔血數斗。七年正月初五日踏破小池口賊壘，亂石傷右額，血流滿面。三月十六日攻拔小池口僞城，槍子貫入頂右，腦漿隨子迸出，昏絕兩日復甦；又滾木打及左手傷筋，槍子貫穿右股。七月初一、初二兩日踏毀黃蠟山、甘家畈一帶賊壘，刀傷左膝，矛傷右手。八年五月初四日收復麻城，在黃土岡地方，左右兩股俱受矛傷，血由兩膝下注。當時雖經醫

治，軍務匆匆，傷口稍合卽止，未得久加調理。兼之流血過多，元氣虧損，每遇陰雨，傷處之肉恆自跳掣，頭腦昏暈，心神動盪，左手筋縮，每食不能舉碗。此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廣督臣李鴻章、湖北撫臣曾國荃、盛京將軍臣都興阿、暨曾經會食之人莫不共見。上年在籍時，曾奏請寬假百日，安心靜攝。適以軍事方急，未蒙俞允，遵卽力疾起程，攜帶藥物，沿途調治。所望軍務稍鬆，再行乞假調養。及東南肅清，又迭奉諭旨赴豫勦辦捻逆。維時尙可支持，未敢瀆請。不料近日以來，舊傷之處，無論陰晴，時時發作，痛楚纏心，較常加劇，百般醫治，竟不獲痊。以致精神愈虧，頭眩更甚。左手麻木，前猶可以執繮，今並繮亦不能執矣。又復心驚肉跳，事多健忘，勉強惕勵，循日久，釀成癱瘓肢體，深入膏肓。棄置臣之一身，其害甚小；若因以廢弛軍政，貽誤戎機，辜負皇上天恩，其罪則大。再四思維，與其抱病留營，氣餒神昏，究屬無濟於軍事，何如請假醫治，攝心澄慮，尙可圖報於將來。臣年未強仕，報稱有時。合無仰懇鴻慈，俯念臣積勞年深，屢傷病久，准其開缺回籍，靜心調養。一俟傷痊，再竭駑駘，以酬高厚於萬一。臣所部各營，應就近交與何路大臣揀員接統之處，出自聖裁。」奏入，奉寄諭：「仍著督隊由南陽取道信、羅至光、固一帶，無論任、賴等逆竄往何處，皖、鄂何路有警，卽行兼程進擊，設法兜滅，以奏全功。並著李鴻章催令移營進紮，毋任藉詞延宕。」同時喬公松年等以陝省兵力單薄，須有大枝勁旅勦辦，奏催霆軍早清鄂賊，馳赴陝境合勦。鮑公與李公鴻章、左公宗棠等同奉三十日寄諭：「鮑超勦捻屢獲大勝，甚屬奮奮；所部將士亦頗出力。著仍遵前旨，會同曾國荃所部，迅將任、賴股匪殄滅，以便騰出兵力，西顧陝疆，不可意存觀望。並著李鴻章、曾國荃妥爲調度，迅奏膚功。」是時左公以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行抵鄂省，奏稱：

『鮑超所部馬步全軍以荆子關一路山徑崎嶇，難以整隊遄行，改由宛、洛以入潼關，二月十啓行。臣軍到襄、樊時，鮑超全軍必已由潼關入秦。如同、朝有警，自可渡渭援勦』等語。是時鮑無啓行入陝之說。而彭公毓橘於十八日擊賊蘄水境內，所部十三營俱覆沒，彭公死之。左『該督既已西行，秦中自可無虞。而鄂省賊衆兵單，勦辦殊難得手。鮑超一軍，著仍遵前旨，留逆股勦滅，再行移師入關。』彭公覆軍事聞，鮑公與李公鴻章、曾公國荃同奉寄諭：『鮑超現羅至光、固一帶，即著懍遵前旨，無論任、賴等逆竄往何處，何路有警，即行兼程進擊，一鼓殲除，公於奏請開缺調理時，附片爲部將譚勝達奏請開復革職處分，仍以提督遇缺題奏。奉旨俞允。

三月，鮑公在樊城臥護封將勦賊。

李公鴻章於上月十二日行抵周家口。至是，曾文正公於初六日抵金陵。李公鶴年陳奏軍情，奉初七日寄諭：『鄂賊距光、固不遠，著李鴻章激勵鮑超等迅速移營前進，勿任遷延貽誤。』喬公松年又奏言：『接督臣左宗棠來信，已飭鮑超一軍來陝。惟盼該軍早抵陝境，可以合力痛勦，迅殄狂氛，免致捻、回語。奏入，奉初九日寄諭：『鮑超一軍前已諭留皖、鄂勦捻，左宗棠帶兵入關後，騰出陝省兵力，合併郭寶昌、劉松山兩軍，計敷目前分布。該大臣當坐鎮關中，妥籌勦辦。』鮑公於初二日奏言：『臣奉二月二十五日寄諭，欽奉之下，伏枕汗流，莫名悚懼。竊臣受恩深重，未報涓埃，雖肝腦塗地亦未足仰酬高厚於萬一，顧何敢辜負聖恩，自取罪戾！委因十六年來，偏體鱗傷，惟有腦後一傷爲最重。當時髓流杯許，今尚深陷寸餘。從前每一舉發，必頭目昏暈，然尚可勉強支持。自尹隆河追賊，接連五晝夜，假寐不遑，致患目疾。嗣以發表太過，引動腦傷，

先只頭目昏暈，繼更心驚肉跳，精神恍惚，肢體漸以不仁。臣前於拜摺後，一面延醫趕緊醫者云，頭目昏眩，由於虧髓太多，精神恍惚，實因流血過甚。若不安心靜攝，不惟釀成癱瘓，厥疾難瘳，且恐病入膏肓，竟成不起。臣思臨敵制勝，全賴智慮周詳；而驅策羣力，尤須身先士卒。今臣左手心神日益恍惚，健忘更甚，輾轉牀褥，舉動維艱；營中諸事，均不能躬自料理，勞師糜餉，自機，其罪滋大。現已兩次咨商湖廣督臣李鴻章，迅速派員來襄接統馬步各軍。合再瀝情，回籍調養，並飭下李鴻章，迅派妥員前來接統，以專責成。』奏入，與李公鴻章等同奉初戰東南數省，受傷最多，朝廷素所稔知。近因追賊五晝夜，舊傷復發，諒非揑飾。惟該提督朝廷畀以干城腹心之寄，與尋常將領相待不同。當此捻逆鴟張，鮑超必深憤激。況營中糜餉，該提督亦問心難安。鮑超著賞假十日，在營調理。設值劉銘傳等軍追勦吃緊，仍應俟假滿，即督兵進勦，以保數年之威望。昨據左宗棠奏催該提督赴陝，已諭留於鄂、豫勦責成李鴻章辦理，而追勦迎擊，惟鮑超、劉銘傳兩軍是望。著李鴻章、曾國荃飭令各軍隨膺懋賞，毋許遷延委卸。』李公鴻章尋奏言：『捻勢西趨，鄂軍單弱，鮑超久住樊城，迭奉等股。若就近由德安馳赴黃州迎勦，最得機勢。乃該軍等語。臣查霆軍馬步人數甚多，皆由該提督自行募練，必須該提督統率進勦，呼應大員，可以遴派接統。可否仰懇天恩，俯念該提督宣勞最久，鄂事正緊，飭催力疾統軍，由各軍迅將任、賴捻股合力翦除，再行賞假調理，實於勦捻全局有裨。』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同奉

十四日寄諭：『捻匪蔓延黃岡、黃陂腹地，鄂省西督兵協勦。該提督素稱勇往，當此逆氛尚熾，諒不會，以竟全功。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剴切開示，毋任陳奏軍情，鮑公與李公鴻章等同奉十八日寄諭：『任、賴二逆上趨雲、孝，將由應城、天門南岸完善之區。鄂軍三十餘營，只可併爲一路。現由孝感、雲夢緊踹其後，僅成尾追之勢，必督軍迎勦，用收夾擊之效。該提督假期屆滿，自何日拔隊啓行，即著趕緊奏報，以慰馳重咎！李鴻章已派李昭慶等率淮軍由麻城入鄂，即著催鮑超一軍與之會棄前功，致干二十三日寄諭：『捻匪分竄孝感之小河司等處，趨向靡定。曾國荃赴德安患。』又同奉游扼截之師尚少勁旅。鮑超素稱勇敢，如已全愈，著即督隊前進；倘尚須調軍追勦，惟上勦，自爲後勁，以竟全功。何日拔隊啓行，仍遵前旨馳奏，以慰廑繫。』左公宗棠奏言：『臣軍於十六日行抵德安府城，擬稍停數日，視賊所向再定進止。俟淮軍、霆軍有來鄂會師信息，即會同鄂軍進養，即先派得力將弁，由隨、棗取道襄陽西行。臣到襄陽後，如捻逆尚在舊口，計淮、霆各軍當已遙合長圍，臣軍自無中途逗遛之理，令鮑超由樊城會師東下，不知其傷疾文正公尋奏言：『臣接李鴻章、曾國荃來函，均擬舉發近狀若何。臣已馳函再三勸誡，勉其力疾進兵，不知能否迅速拔月，婁雲慶來統霆軍，未至。宋國永等擊賊於團山，破之。鮑公至武昌養病。

鮑公於四　上月二十六日又奏言：『臣奉初九日上諭：「鮑超轉戰東南數省……」欽此。欽奉之下，

仰見我皇上體恤矜全，天高地厚，莫名感激，惟有涕零。伏至一病奄奄，竟將不起？此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溯厥由於今日，外感內傷，一齊發作，而人遂以不支。一月之前即肉跳掣不止，此傷內損甚重，心神驚悸，更覺難支。而十二日忽添手足瘈瘲，披體汗流，卒然暈去兩時之久，牙關緊閉，藥力難施，取嚏開關，始得甦醒。現仍筋惕肉瞤，四中帶血。醫師束手，困頓益形，種種病因，均非佳兆。臣起身四、十八、二十三等日上諭：「鮑超諒不意存此。臣自問有何才能，而上縈宸廑至此。犬馬猶戀豢養之自勉。昨奉十恩，臣具有天良，第使病軀稍可支持，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何至於苟且偷安之輩，心竊鄙之，豈今日而反自蹈其轍？況臣素日爲人，每委因病勢十分沉重，又深念國帑艱難，是以不揣冒昧，瀝犬馬不如，而猶意存觀望？情瀆懇，賞假離營調治，不欲因臣一人之身，勞師糜餉，坐失機宜也。刻下假期已滿，而病症曾不稍減，非特不能乘馬親臨前敵，並不能離牀挪移一步。病勢至此，實非急切所能望痊。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臣傷病已篤，暫准離營調治，飭下李鴻章迅速派員權統此軍，俾臣得以安心靜攝。區區微命，或不至遽委溝壑，則以後有生之年，皆出高厚之賜。如李鴻章實在無員可派，現在曾國荃已抵德安，可否請旨飭下就近權時統率之處，出自聖裁？頃聞捻逆日漸上趨，臣暫飭提督宋國永、譚勝達、唐仁廉、成武等帶同馬步各營，赴安陸府一帶相機迎勦。』奏入，奉初三日上諭：『鮑超奏傷疾舉發，請假調理一摺。著賞假一個月，在營安心調理，並賞給人蔘四兩，交該提督祇領，以示體恤。』又與李公鴻章、曾

公國荃同奉寄諭：『鮑超平素勦賊，所向有功，非尋常統兵將領可比。現因病勢較重，奏請離營，朝廷實深廑繫。本日已明降諭旨，賞假一個月，安心調理，並賞人蔘四兩，以示體恤。即著該提督在襄陽調治，毋庸離營。現在鄂捻西竄，合夾擊，迅殄賊氛。鮑超亦當力疾協籌，勿稍鬆勁。該提督年力正強，醫治易痊，當即親統所部，力竟全功，以副朝廷腹心干城之寄。』譚公廷襄、曾公國荃尋奏言：『臣等前聞浙江提臣鮑超疏陳病狀，委候補道洪瑠前往存問。旋據該道稟稱，該提臣病勢沉重，萬難督師會勦，已派宋國永等於二十四日移營八條港、霸王山地方屯紮。如鮑超之病可以速痊，庶西路可期堵截，否則不免竄出豫境。』奏入，奉初七日寄諭：『鮑超患病甚重，昨已賞假調理。其所派宋國永等軍，移營八條港、霸王山屯紮，並著歸曾國荃調遣，令與會同鄂軍奮力殺賊。』李公鴻章尋奏言：『臣前催調鮑超一軍由樊城迎勦。嗣據鮑超函稱，傷病沉重，實難支撐。賊現乘隙北趨，駸駸有出豫之勢。臣部各軍，一轉瞬間，又落賊後，何勝焦慮！臣本擬霆、淮各軍進抵安陸上下，分投扼紮，漸逼漸緊，臣再馳往鄂境調度。乃兵甫深入，而賊又旁逸。頃據宋國永等三月二十七日自八條港、霸王山地勢委頓，急欲離營調養醫治，請臣就霆軍將領中選員暫代等語。此次鮑超引疾，臣商詢曾國藩、曾國荃如何辦法。曾國荃覆稱，現調宋國永、唐仁廉等統營進紮，仍望鮑超病愈親往視師。曾國藩抄示致鮑超信稿，勸其力疾治軍，與臣處致書慰勉之意均相脗合。臣維鮑超身經百戰，勞傷過重，殊堪憫念。惟該部三十餘營，素稱得力。現值賊竄棗、襄堵勦吃緊，似應擇人暫代，俾資鈐束。合無仰懇天恩，准令鮑超在營安心調養，臥護諸將，領中酌派老成勇幹者一二員，暫行代統進勦。仍俟鮑超病痊，親行督率，以示體恤，而專責成。』

奏入，鮑公與李公鴻章等同奉十一日寄諭：『鮑超前派宋國永等軍協勦，曾諭曾國荃就近調度。李鴻章統帥，著通籌全局，妥爲調度，以合機宜。一俟該提督病痊，仍由鮑超親行督率，以專責成。』先是，曾文正公致書慰解鮑公曰：『月初接奉寄諭，始知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起居，適接尊函，並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旨覆奏情形不符，不無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靉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靉軍，而口中故作不畏之詞，以爲靉軍所攻破，係破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強者，作此誇張之詞，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迥殊，又不知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以入奏。閣下正月十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妄生擬議。人生在世，所爭者名耳。古來賢將帥，所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人妄爲擬議乎？僕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諸言色。卽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効力耳。頃又接閣下三月初二日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留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之擬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抑鬱之處，則請閣下勉強忍耐。古來忠臣未有不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又復丁公日昌書云：『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廷旨諄留，少帥函

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會勦。』至是覆友人書云：『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安神口之敗，幾不能軍。春霆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灼。敝處卽日疑其芥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霆來函，言其病勢甚危，欲以軍事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能定局否？』又復李公鴻章書云：『春霆病勢甚重，尊處覆奏，求獎護之』等語。文正又奏言：『浙江提督鮑超，傷疾舉發，兩次奏請開缺調理，未蒙允准。臣亦以軍情正緊，馳書鄂中，再三勸勉，屬其力疾進兵，尚未接到該提督回信。頃接李鴻章函抄寄霆營各鎮將宋國永等公稟，瀝呈鮑超病狀。據稱，本年正月間，楊家洚接仗獲勝後，鮑超督隊追賊五晝夜，迄未少息，虛火上炎，兩目俱赤。嗣以發表太過，引動舊傷，日益增劇，左手已麻木不仁。頂上傷疤肉跳，轉側呻吟，三月十二日昏暈二時之久，痰湧咽喉，良久始蘇。又加肋之傷亦復跳痛不止，無揑飾。臣現已派員前往襄陽，攜帶藥物，屬其酌量情形，如實難支持，卽由李鴻章奏明，前來江或可冀其漸次痊愈。惟霆營人數較多，立功最久，各營官類皆百戰餘生，資望相等，非有才智卓越、情誼相聯之大員，難勝接統之任。查鮑超部下諸將，以宋國永、婁雲慶二員爲最著。宋國永前在江西之沙井、湖北之金口、不能定亂，因案革職。此次在營出力，尙未奏請開復；且其才欠剛斷，不足以資統率。惟現署直隸提督正定鎮總兵婁雲慶臨敵調度，條理秩然。同治三年駐軍上杭，各勇以缺餉譁譟，該員從容鎮靜，危而

得安。是其才堪應變，已有明證。目前劉長佑添練新兵，保衛畿輔，亦屬需才孔亟之際。然較之鄂、豫等省，賊氛之熾，湘、淮各軍求助之殷，究有緩急之殊。而婁雲慶在直隸日淺，尚非必不可少之員，以之接統霆軍，則可和輯衆心。李鴻章來函，反覆熟商，與臣意見相合。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直隸督臣劉長佑，迅卽派員接署提督篆務，俾婁雲慶卽日交卸，由天津乘坐輪船前來江寧，臣與之商定一切，速赴軍營，庶霆軍得有主持之人，鮑超得以安心養病。如鮑超病勢日愈，無須更換統領，臣當令婁雲慶另募一軍，在於安慶認眞訓練，其餉項取之湖北，卽以郭松林、彭毓橘兩軍裁撤之款作爲婁雲慶新軍之餉，臣當常坐輪船，馳至安慶，親督操練，務成勁旅，以遏寇氛。前月賊至黃梅、宿松之交，安慶及附近州縣遷徙一空。逮淮軍星馳往援，賊又倏忽西趨。如此軍練成，則皖、鄂之江濱有備，各淮軍專勦北路，李鴻章可省南顧之憂，於大局似有裨益。」奏入，奉上諭：「浙江提督鮑超現在因病賞假，所部霆軍需員管帶，著派婁雲慶前赴鮑超軍營，暫行接統。直隸提督，著劉長佑派員署理。」文正與李公鴻章、劉公長佑等同奉十四日寄諭：「婁雲慶於霆營情形尚稱熟習，著劉長佑迅卽遴派妥員，接署古北口提督，令婁雲慶交卸後，由天津乘坐輪船前往江寧，與曾國藩商定一切，速赴軍營，庶霆營有主持之人，鮑超卽可安心養病。曾國藩、李鴻章，於婁雲慶到營後，面授機宜，令其妥爲接統，認眞勦賊，以副委任。至曾國藩所奏另募一軍，在安慶訓練一節，所籌甚是。仍著隨時籌畫辦理，再行具奏。」鮑公與李公鴻章奏言：「臣前以鮑超病體痊愈，卽著督師迎擊，用副委任。」李鴻章奏言：「臣前以鮑超病甚，不能督軍，派員赴襄陽看視，該提督病狀，尚未回報。惟鮑超既蒙恩賞假調理，並賞人蔘四兩，實屬格外體恤。該提督傷病醫治

就痊，諒當感激圖報，銷假視師，勉圖協勦，如鮑超病勢果漸危殆，當會商曾國藩妥籌辦理。』奏入，奉十六日寄諭：『曾文正公尋致彭公玉麟書云：『戈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署，接、春霆覆信，已於十三日登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沉重，各傷皆發，頭頂一傷最重，時流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焦慮曷已。』嗣讀公廷襄、曾公國荃奏稱：『賊於十四日過雲夢義堂鎮，上趨應城，淮軍仍緊躡其後。其時浙江提臣鮑超病勢沉重，於十一日往漢口養病，而令宋國永帶霆軍由隨州、棗陽東來會勦。臣等因賊竄應城，勢必趨京山、鍾祥一帶，遂函囑宋國永折回洋梓鎮，先扼西路要衝。』奏入，奉二十五日寄諭：『捻逆自東竄後，經官軍追躡，仍復回竄應城，雖屢有擒斬，而逆燄未衰。即著李鴻章、譚廷襄、曾國荃督飭淮軍、鄂軍會合追勦，並令宋國永折回洋梓鎮，以扼西路要衝。鮑超戰功卓著，實爲國家干城之選。現聞病勢沉重，深爲廑繫。著曾國荃就近傳諭，令其慎重醫治，安心養息，以冀速痊。』左公宗棠尋陳報隨州途次所聞鄂省軍情，奏入，鮑公與李公鴻章及左公等同奉二十六日寄諭：『鮑超患病以來，所部各軍暫派宋國永統帶，何以至今未聞宋國永與賊接仗。若早能移軍駐扼洋梓、雙河，何至縱賊亂竄？著李鴻章、曾國荃傳諭鮑超，速令宋國永等扼紮要隘，聽候調度，奮力勦賊。如再貽誤，必將宋國永等從重治罪，鮑超亦不能辭咎也。』時曾文正公復友人書云：『春霆病重離營，已於十三日舟行返鄂。舍弟及各處來信，均稱十分沉重，萬難就痊，』等語。文正與劉公長佑同奉二十八日寄諭：『署直隸提督婁雲慶、劉長佑已飭令交卸起程，即著催令乘坐輪船赴江寧聽候曾國藩察看情形，仍飭回任，以資教練。時捻股經淮、

鄂各軍追躡，於十九日忽折向京山，由郢東洋梓上竄。賊由宋家集竄至平林店、團山一帶，距我軍約二三十里不等。二十日，國永商令唐仁廉率隊夜襲團山賊館，殺悍賊四百餘名，生擒百餘名，賊向西南大路奔竄。國永等追過棗陽十五里，始行收隊。曾公國荃、李公鴻章先後奏聞，奉寄諭：『劉銘傳等軍追賊過雲夢，賊向阜市奔突，遂竄洋梓。宋國永等由隨州回軍西向，是日抵棗陽之吳家店。適斬甚多。刻下逆踪尚無定向，陝、豫俱應嚴防。著李鴻章督飭劉銘傳、周盛波等軍，相機兜勦。李鶴年令宋慶迅赴新、唐，會合霆軍夾擊。』

五（節錄卷十三）

丁卯同治六年五月，鮑公在武昌養病。

楚督李公瀚章奏言：『浙江提督鮑超，因病來鄂垣就醫。臣接篆後，親詣寓所看視。該提督病勢沉重，不省人事，間或蘇醒，見臣在旁，似欲訴說，而言語不清，惟作憤恨之狀。查該提督前奉諭旨賞假一月，現屆期滿，而病勢未能減退，恐非旦夕可痊。籲懇天恩，再予展假，俾得安心調理。如果病有起色，臣即隨時陳報，以慰宸廑。』奏入，奉初八日上諭：『著即傳知該提督在省安心調理，俟病勢稍愈，即行奏報。』曾文正公復李公鴻章書有云：『春霆病重回鄂，聞近日毫無轉機。東股不忘運東，幼良、勳、盛四軍皆須歇息，僅省三、琴軒兩軍力尚不足以制之，奈何？』

六月，鮑公開缺養病。

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初五日寄諭：『捻騎奔突飄忽，官兵追逐多致落後。劉長佑擬就運河劃段分守，英翰派兵出境分防運河，並擬就東省兜圍殲除，與李鴻章前奏大略相同。婁雲慶計可抵鄂。鮑超尚未痊，即著曾國藩迅飭婁雲慶接統霆軍，兼程赴東，歸李鴻章調遣，以厚兵力。』文正於初十日奏言：『竊鮑超傷病情形，臣於四月初七日專摺陳奏後，嗣由署湖廣督臣李鴻章於五月十九日會同臣弟國荃陳奏，該提督病狀在案。二十三日，鮑超派委補用同知吳葆儀前來金陵，據函稱：「超自三月十二日暈去時許之後，日益沉重，常常昏迷一二日不省人事。到鄂省後，連服清心養陰之劑，近始日漸清醒。無如左手及兩腿麻木更甚於前，轉側非人不可。舌蹇雖愈，但不敢多言，話久則氣凝痰喘，不能接續，傷痕仍然跳掣，驚悸則較前尤甚。每食惟稀粥半盞，聞油膩則作惡欲嘔。形銷骨立，輾轉在牀，凶多吉少。無論未必能愈，即有萬一之望，亦非一年半載所能起牀者。伏望格外矜全，奏請回籍調治。如蒙聖慈允准，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等情到臣。查鮑超苦戰功高，一時名將無出其右。此次傷病大發，垂危之際，曾集將士環列臥榻，勗以報國盡忠，感動部曲。仰蒙聖慈，賞假賞銜，該提督感激涕零，雖神志不清，而喃喃囈語，猶思殺賊立功。惟病勢過重，現雖有三分轉機，而臣詢之來員吳葆儀，據稱面目黧黑，左足脾瘓，頭頂傷痕跳躑不止。似此情形，斷非一年半載所能痊愈。若勉強留於軍中，既不足以示體恤，而他人代統其衆，恐號令不一，轉非慎重軍務之道。可否仰懇天恩，俯准鮑超回籍養病，出自格外鴻施。至所部霆軍馬步各營，現在駐紮襄陽，臣商之李鴻章等，分別撤留，令婁雲慶赴鄂酌辦，能否妥協得力，再行專案陳奏。』疏入，奉十八日上諭：『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湖北追賊勞瘁，傷病大發，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經寬予假期，並賞給人蔘調理。茲覽曾國藩所奏，該提督病勢急切難期痊愈，著准

所部各營，著提督婁雲慶接統以專責成。」並奉寄諭：「鮑超傷病深重，懇請回籍，本日已明降諭旨允准，其所部各營，並令婁雲慶接統矣。該提督馬步各營，應如何嚴加裁汰，分別撤留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悉心籌商，並責成婁雲慶嚴加整頓，毋貽他患。」

七月，撤霆軍，留十四營，新設霆峻營。

曾文正公於二十九日奏言：「霆軍步隊二十營，馬隊十二營。自鮑超患病後，暫交前宣化鎮總兵宋國永代統，數月頗稱安靜。而宋國永秉性謹愼，偏於慈柔，又鑑於昔年金口之變，屢次來稟，不敢接統。臣奏調正定鎮總兵婁雲慶統轄該軍，而霆軍各將領公稟，不願棣其麾下。五月之季，婁雲慶自直棣馳至金陵，臣與之商酌。該鎮亦以霆軍人數太多，彈壓匪易，各將領共事已久，勢分本相等夷，雖公稟不過出於一二人之私意，而情誼既有未孚，臨急必難得力，不敢冒昧接統。臣又與李鴻章及湖北督撫兩臣往返函商，僉謂代統全軍固難其人，分統各支亦非長策，遂定分別撤留之議。霆軍苦戰多年，爲賊所憚；馬隊募練未久，尙無威名。於是先撤馬隊十二營，步隊六營，尙留步隊十四營，暫由臣弟國荃主持調度，仍令宋國永駐營照料。一面卽令婁雲慶馳赴安陸府，另招步隊九營，俾已撤者可應新營之募，新招者仍係慣戰之兵。由臣分別檄行去後，正在籌辦間，續奉六月二十一日寄諭：「譚廷襄奏此軍人數較衆，內多降勇，一議遣撤，勢必藉端索餉，枝節橫生，祇可議分不可議撤，等語，所奏不爲無見。著曾國藩、李鴻章設法籌辦，總期駕馭得宜，毋滋事端。」等因，欽此。臣早夜籌思，亦嘗深慮及此，不敢以未定之事，遽行入告，仰煩宸念。茲據宋國永馳報，於七月初一日起至初四日止，先遣步隊六營，次遣馬隊十二營，籌給口糧，收回

器械，各弁勇悉遵約束，並無浮言。間有不法之勇，欲肆煽惑，立卽查獲正法。其遣撤婁雲慶新營應募者，各聽其便。遣散時既已安靜，則沿途必不至另生事端。宋國永之十四營，現仍駐紮襄陽之八條岡。該軍若防堵鄂境，必可得力。若令征勦外省，則肩，臣亦慮其過於慈柔，難勝重任，容俟續爲籌商，奏明辦理。其霆營馬隊既撤之後，廉、曹志忠等均著名驍將，臣令其酌帶鞍馬，另募北人，附入淮軍馬隊之中，會同勦選精騎一千匹，帶赴濟寧，歸李鴻章調遣。大約馬隊雖撤，仍須就現有馬匹補招足人，改霆軍之名目，就淮軍之範圍，以便會勦一路耳。至婁雲慶新募之營，已據稟報陸府開招，將來募練成軍，飭駐何處防勦？宋國永既不能遠征，或將其部下各營酌另案陳奏。」疏入，奉寄諭：『曾國藩奏霆軍分別撤留，並婁雲慶另募新軍以備防婁雲慶認眞選擇，毋以游勇率行應募，致難得力。所紮八條岡之十四營，應調往何章安籌調遣。該軍以後情形，曾國藩仍當悉心酌辦，隨時奏聞。」婁雲慶到鄂，遵照人，名曰霆峻營。

八月，鮑公由武昌起程回籍。

李公瀚章、曾公國荃奏言：『據宋國永稟稱，霆營所繳馬匹，除疲瘦倒斃外，尙隊之提督唐仁廉、及總兵徐連陞、江自康等，挑選膲壯戰馬一千匹，酌留得力弁勇，濟寧大營。一面函商李鴻章，酌立營制，重整規模，並籌解銀一萬兩，發給該馬勇川資，以利遄行，」等語。奏入，

奉上諭：『婁雲慶招募新軍，昨已諭知曾國藩，飭令認眞選擇矣。唐仁廉等所統馬隊，即聽候調遣，以備迎勦。』

十月，鮑公至夔州原籍，部將唐仁廉率馬隊勦捻。

時李公瀚章、曾公國荃奏言：『欽奉諭旨，命臣等飭婁雲慶即日拔營馳赴東省，歸李鴻章調遣。查婁雲慶在安陸一帶開招成軍移紮黃州。該軍半是霆營舊勇，半是招募新勇。舊勇固須認眞訓練。前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咨開，未撤之十四營，以九營歸提督鄧訓詰統帶，以五營撥交婁雲慶統帶，飭由樊城移赴黃州，一律整頓，刻下尚未接鄧訓詰稟報拔隊日期。此婁雲慶一軍尚未整理就緒之情形也。臣等現已函囑婁雲慶，俟鄧訓詰所部到黃州後，趕緊訓練成熟，聽候李鴻章調遣。』奏入，奉寄諭：『新勇訓練未齊，固難強之就道。現在東省勦捻獲捷，任柱被官兵轟斃，賊氣已奪，亟須多集兵力，一鼓殄除。著曾國藩檄催鄧訓詰統帶各營，刻卽拔隊馳赴黃州，會同婁雲慶將新舊各軍趕緊訓練，務須紀律嚴明，壁壘一新，以備折衝之用。並著李鴻章、何璟轉飭婁雲慶，俟鄧訓詰所部到齊，迅卽整頓就緒，馳赴山東，聽候李鴻章調遣，毋得仍遵前旨，迅速迎提，以期早奏膚功。』是月，李公鴻章奏言：『臣查鮑超統領霆軍，轉戰鄂、皖、江、楚等省十餘年，蕩平粵逆，戰功最著，部下戰將亦最多，如婁雲慶、宋國永、唐仁廉、譚勝達長於衝鋒陷陣。今夏議裁霆營，臣以中原兵事必須廣求驍將，撤調唐仁廉、譚勝達來營差遣。適譚勝達先已請假回湘，唐仁廉卽帶馬隊八百名馳赴濟寧。臣親閱操練，隊伍甚屬整齊。唐仁廉忠勇奮發，徧體鱗傷，而氣敵萬夫，求往助戰。臣並爲添募馬隊兩營，令與劉

銘傳、潘鼎新合力兜勦，」等語。仁廉尋補授貴州安義鎮總兵。先是，曾文正公於鮑公奏請開缺之時，復李公鴻章書云：「春霆之病斷無生理；幸而苟延，亦須回蜀調養經年。其部下各分統公稟，頗宋而詆婁，明目張膽，若勉強以婁統之，必生他變。」又致李公瀚章書云：「霆軍奏歸婁統，斷無因一公稟而卽改歸宋統之理，亦斷無因一公稟而卽改歸宋統之理，鄙意以全行遣散爲是。」尋又復李公鴻章書云：「查春霆病勢已緜，當無意外之虞。惟堅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辦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婁，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既無可統之人，卽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湊齊。茲與婁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霆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又云：「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譚勝達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撤之中，詳細說出。」後又覆書云：「劉、楊、曾四分統，獨譚、唐於示撤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楊、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撤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送鮑公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干，與馬鎮同協霆軍之餉。閣下如與峴莊通信，請懇切求之。唐仁廉、曹志忠將至尊處，請閣下卽令招馬隊若干住一處，認眞募練。」又復李公瀚章書云：「霆軍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撤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撤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速赴金陵差遣，曾於撤勇後送鮑公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後又覆書云：「閣下能設法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忠亦令赴少荃處。有此幹旋周到，各統將當無觖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廑念曷已！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婁雲慶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

宋長慶一軍。』其致劉公坤一書云：『霆軍戴、宋拒婁，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雖多，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婁部則增至五千人，萬五千兩，今則盡解婁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譚、唐等仍令招滿三千人，特以改隸淮軍，不能不撤散另招耳。尊處月協霆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北給宋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霆軍月餉二萬，亦當移大咨，以司詳霆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務求俯允所請，不勝感禱！』等語。至是諭旨催調婁雲慶赴山東勦捻，文正覆李公鴻章書云：『婁、鄧兩而廷旨切催東軍在令兄欲久留於鄂，征。此軍或鄂或東，應由閣下主持。內而具奏應調之緩急，外而商留鄂定奪，僕但助江出境之損益，皆須閣下西協餉，不管調度也。』

十一月，霆軍在尹隆河等處出力將士蒙獎擢有差。

李公鴻章上月在濟寧州行營奏言：『臣查髮、捻各股，自去冬入鄂盤擾黃州、德往來追勦，疲憊多，而新招者三十餘營，將士方甚。幸鮑超率部回援，蓄銳而出，血戰數晝夜，賊衆大潰，誠爲近來勦減而又減，實無冒濫，等因。查核咨單考語，皆係陷陣衝鋒，戰功昭著，即稍次者亦皆親督親歷行間，見聞必確，自應照繕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俯准照該提督所請，分別以下各弁及六品藍翎等項循案造册咨部核辦外，謹繕摺由驛具奏，』等語。至是，奉上諭：『本年正月間，前

任浙江提督鮑超統帶霆營將士，在湖北尹隆河、楊家洚一帶進勦全股髮逆捻匪，迭獲大勝，轉戰五晝夜，擒斬逆匪二萬有奇，大小賊目三百餘名，實屬異常奮勇。現據李鴻章將出力各員開單請獎，自應量予鼓勵，以昭激勸。……」

時李聚殲於山東之境。唐仁廉自入淮軍，用霆軍家法，常孤軍深入，以少勝衆，以無步隊難建大功。山東殲捻之役，最稱得力，太少，因留鄧訓詰所統九營紮鄂城青山，以資鎮守。

十二月，唐仁廉會平東股捻匪。霆軍移駐鄂城青山，撤霆峻營。

公鴻章用曾文正公就地圈賊原議，加以變通，督飭淮軍及各路會防助勦之師，將任、賴等股捻匪語在淮軍平捻記。東捻既平，文正因將婁雲慶所統之霆峻營裁撤，以鄂省爲九達之區，可靠之營

磨盾紀實（即周武壯公年譜）

咸豐七年（葉五下）

……秋，賊糾合捻匪撲郡城，馬太守新貽商請帶練助勦。……十月，由華子岡進逼舒城，……餉……不給，乃……退。……（按：郡城指廬州府）

咸豐十年（葉九下）

……六月，苗沛霖分黨刈六安馬灣稻，大肆淫掠，予偕各練擊敗之。……郡賊復聯數萬分布小蜀山下。既三日，予率百餘人登東嶽廟高處覘之，見山南孫染坊村屋上植紅旗二，運穀往者獨絡繹，知捻首必據此，思出奇破之。先是，賊所屯處必於附近村落燒望火以疑我軍，而其情，夜倩土人丁姓爲前導。二更時，見鄰村火熾，因分數十人故向有火處攻撲，引賊出巢；坊村，……連破三大莊，獲賊輜重甚夥，……此十月二日事。……初八日，有賊騎數百至，總莊掠糧。予卽率衆往，先伏暗處覘之。……知其無備，叫噪突前，人聲鼎沸，羣賊驚逸，……被殲者大半，餘皆狂竄僅免。……賊既敗回小蜀山，餘黨時至城西……焚掠，予督練……擊退之。……十一月二十三夜，予督練數十人襲孫先旺村賊營，斬首數級，獲馬十餘騎。歸甫就寢，倏難民紛至，蓋賊已猝抵圩僅里許。時予馬猶未卸鞍，遽起，飛馳出赴援，乘煙燄揮衆人入。賊遽驚潰，相持於莊外水田。予挺刀猛刺，踏

冰而仆。衆賊蝗集，欲生致予。予出腰間匕首，有悍賊遇予於黃家塘，約隻身鬬，且誓不以火器弋取。予諾之。乃各舍馬而步，俱以標槍進。初格鬬時，賊甚猛鷙，予旋撥旋退，以觀其隙。退約數十步，賊氣稍餒，擊刺之法亦漸亂，予忽猱進，連刺十三槍皆中賊左臂。賊力竭倒地，練丁汪兆發就取其首級焉。……十二月，……會戰於紅土地廟之旁，……賊……來者二三千人。……兵刃既接，予率伏從旁徑出，賊衆披靡。……四兄……預伏鳥槍十餘枝，……斃捻首陳老保之弟，捻中所謂二堂主者，又獲所乘大青馬，俊物也。……後四兄勦平髮捻，是馬之力居多。……（按所言『四兄』卽周盛波）

咸豐十一年（葉十二上）

是夏，匪圩結城賊僞孚王陳得才……擁賊萬餘至上派河。……予急督練……撓其勢。五月初三日，予……伏百人於隘，……擊斃甚衆。……適楚軍東下，安慶圍日急，賊遂遁歸郡城。七月，苗逆攻壽州，餘黨分掠六安。予派隊守西陽集，而自與四兄援壽。……十二月，賊退，……各圩解嚴。……

同治三年（葉十七下）

……捻匪由楚竄擾英、霍，曾滌生相國受命督師，調予往援。十二月朔，移軍六安，扼要防堵。

同治四年（葉十八上）

四月，捻匪北竄。十一日，奉調赴徐、宿迎勦。五月初，又奉曾帥調赴徐州。行抵邳州。是時，僧親王既戰歿，北軍新失主帥，莫敢攖賊鋒，捻益縱橫肆擾。張總愚、任柱、賴文光、牛落紅等全股據宿、蒙、亳三州爲老巢，英西林吳仲宣漕帥業，請我軍駐桃源縣，屏蔽清淮。閏五月，行抵宿遷，又派往濟寧助戰。方整隊行，賊復東竄。五月十八日，

方伯翰軍在雉河被圍急，皖撫喬鶴儕中丞（松年）函請往援。是日望，發邳州境。沿途賊巢相錯，予且戰且進，二十四日抵宿州。賊乘我遠來疲憊，是晚，潛師襲營。予先有備，督師奮擊，賊衆披靡，乘夜追殺數里。二十九日，由蒙城毀西陽集，進逼雉河。兩岸皆賊營，而河北壘尤密。先是，皖帥徽兵諸路，豫、皖、楚各軍先後至者數萬，壁便利地，莫敢先動。予度賊衆雖盛，然恃勝氣驕，且戀巢穴無遠圖，可一戰破也，遂督隊先由河北進。任逆率馬隊悍賊奄忽而至，馳驟如風雨，予嚴勒所部以連環槍礮抵禦。賊數衝突，見我軍不可動，欲回顧巢穴。予乘勢揮兵直進，賊不能支，乃閧然大潰，奪其營數十；而河南之賊猶死拒不動。六月初二日，予令小隊以游騎誘賊，而親率大軍掩其後；賊前後不相顧，於是亦棄營而遁。掃蕩數十里，重圍立解。諸軍相顧駭愕。……七月二十五日，調赴亳州；未幾，赴豫。十月賊圍寧陵，予由歸德進兵擊之，解其圍。

同治五年（葉十九上）

三月，賊竄山東曹縣，擾及河南考城。予督所部進勦。二十二日，擊賊於鉅野西北勝之，追至城武縣西，斃賊二百餘，遂克菏澤縣之游莊寨，殲其守賊。尋攻毀方村賊巢，斬馘數百。賊一再受創，凶燄始少戢。時四兄督軍會勦，並著戰績。……四月，……奉調往來遊擊徐、宿、潁、壽之賊。五月十七日，擊牛落紅大股於亳州白龍王廟，大破之，斃賊無數，俘獲亦多；牛逆受傷，未幾死。七月杪，追賊於扶溝、鄢陵、許州、屢有擒斬。月杪，回防周家口，就沙河築隄守之。是秋，曾帥回江督任，李爵相復督師。十月，奉調督隊游擊。二十六日，賊圍柘城，擊敗之。……十一月初十日，追賊至羅山縣境，大破其衆，羅山獲全。時賊雖受創，尋復鉤結蔓延楚、豫間，他軍當之輒敗。

（按：爵相卽李鴻章）

賊部賊抵信春，
老進，蹙信陽，予
開河福等十賊偵知任柱、賴文光、牛落紅，李允諸股分據台子畈、譚家河、西山河、平靖關各隘。次晨，與四兄督軍分
擊斃賊八人，及髮逆千餘，難民拔出者皆慶更生，所獲旗幟亦夥。五月，追賊入豫，直抵運河。六月，築汶上之
海萬山中，槍礮雨發，山谷雷震。賊衆阻於險，不能出，我軍勦殺無慮萬計，生獲賊目汪老魁、陳大狗、祝
州之賊無算。是夜，營距賊僅四五里，親督所部潛師往襲，連奪賊巢三，獲賊十餘人，馬四十餘騎。次日，追賊抵
全股遂阿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賴海州之賊無算。是夜，營距賊僅四五里，親督所部潛師往襲，連奪賊巢三，獲賊十餘人，馬四十餘騎。次日，追賊抵
全股遂阿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賴海州之賊無算。是夜，營距賊僅四五里，親督所部潛師往襲，連奪賊巢三，獲賊十餘人，馬四十餘騎。次日，追賊抵
全股遂阿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賊無退，初皆集，間先是，
數，騎出陝別道，是，
生將陝別道，是，

同治六年（葉二十上）

督所部在德安、安陸、黃州諸郡往來游擊。……二月，奉調駐宿松，扼皖省門戶。……四月初四日，追
偵知任柱、賴文光、牛落紅，李允諸股分據台子畈、譚家河、西山河、平靖關各隘。次晨，與四兄督軍分
萬山中，槍礮雨發，山谷雷震。賊衆阻於險，不能出，我軍勦殺無慮萬計，生獲賊目汪老魁、陳大狗、祝
八人，及髮逆千餘，難民拔出者皆慶更生，所獲旗幟亦夥。五月，追賊入豫，直抵運河。六月，築汶上之
之。七月，由開河進勦賴逆。八月，勦賊於濟南、泰安、沂州諸郡。九月初，追賊至沭陽之高家鎮，以炸礮
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算。是夜，營距賊僅四五里，親督所部潛師往襲，連奪賊巢三，獲賊十餘人，馬四十餘騎。次日，追賊抵
全股遂阿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賴海州之賊無算。是夜，營距賊僅四五里，親督所部潛師往襲，連奪賊巢三，獲賊十餘人，馬四十餘騎。次日，追賊抵
全股遂阿湖鎮，遇大股賊衆，縱兵奮擊，斃賊千餘。……二十日，壁韓莊暨得勝閘，防守河隄。……十二月間，任、
賊無退，初皆集，間先是，
數，騎出陝別道，是，
生將陝別道，是，
賊遽之師清
賊無退，初皆集，間先是，
數，騎出陝別道，是，
生將陝別道，是，

同治七年（葉二十一上）

捻首張總愚分股竄陝，是爲西捻。是年春，由陝境延安府屬之封門口乘冰堅渡黃，擾山西境，出華
趨畿輔。爵相督兵赴援，正月，由東阿之魚山北渡河，予以師從。二月，逐賊於臨清、景、德諸州。各省援
軍戰饒陽、深、衡間數不利。三月，賊趨滹沱而南，蔓延漳、衛之交。予率隊追勦，十四日抵開州。……捻
也，騎尙少；暨入直境，掠馬逾萬，遂剽突不可制。於是各軍議就漳衛築牆限之，未就而賊至。軍倉促
擒賊目許善、王坤、杜秋等十餘人。次日，追及於內黃之侯村寨，斬七級，斃
程振邦在滑縣戰歿，賊勢愈張。予請於爵相，率隊往勦。二十二日，追及於內黃之侯村寨，斬七級，斃
於清豐、南樂之陶堡城暨楊郭大村。會已薄暮，賊萬騎

奄至，夾以步賊，長矛林立。予揮軍更番疊戰，人人殊死鬬，決盪數四，賊始大潰，陣斬馬賊數百，晝目徐老滑等數十人。四月，追賊抵德州。時以賊踪流竄靡定，乃濬張秋運河，引黃入運，諸軍列河隄，千里相望。賊不得渡，西在運東諸州縣奔突，烽火達於天津。予隨爵相駐德，每視賊鋒所向，往來勦擊，驅賊而南。閏四月，逐賊於陵縣土橋，連以炸礮摧擊，當者皆殪，俘獲尤多。五月，河水汪溢，張逆屢爭渡，輒爲我軍所扼。予計賊騎尙衆，不大創之，賊且將潰圍出。適二十五、六兩日，官軍追擊者皆失利，賊益以驕。二十七日，賊暑疾馳一百七十里至吳橋、臨、津間，猛撲運河防牆。予度賊已疲困，先伏炸礮於毛家莊，而使馬隊當賊。數衝盪，賊漸不支；又出步隊掩其後，驅賊使入伏。俄炸礮齊發，我軍氣百倍，賊奔潰不可止，自相騰藉，伏尸蔽野。窮追十餘里，賊之精銳斬殺略盡，獲贏馬二千餘匹。是夜三更，復擊之於楊丁莊暨孫世官莊、方家莊，乘昏黑叫噪入。酣戰逾時，銃斃張總愚從子之彪。驚竄之賊半膏鋒刃，生擒逆首李老懷及大小諸賊數千。張逆收餘衆數百，計獲贏馬三百餘騎，降三百人以歸。予知賊已膽落。是夜三更，復擊之於楊丁莊、孫世官莊、方家莊，乘昏黑叫噪入。酣戰逾時，銃斃張總愚從子之彪。驚竄之賊半膏鋒刃，生擒逆首李老懷及大小諸賊數千。張逆收餘衆數百，不復成軍，降者踵止，僅餘數百騎。六月二十八日，諸軍合圍賊於茌平之南鎮，遂將全股殲滅，總愚投河死。……

兩淮戡亂記

張洛行叛蹟本末

張瑞墀

張洛行，渦陽雉河人也。其母方震，家數有蛇異，嘗吞食雞豚。一日，大風雨，晦冥，迅雷破門前柳，巨蛇死而洛行生，產室皆作硫磺氣；其母以爲祥，因小字香兒。既長，好鬬，江湖亡命多依之，家益落，輒私鹽以食，吏不能捕。粵氛及皖，迺聚黨得數千人，縱掠渦、淝間。時撫軍周文忠公天爵方討盧遐齡於定遠，憂淮北賊甚。宿州知州郭世恩、卽用知縣王啓秀因請撫洛行，許之；使以數百人守宿，仍桀驁不用命。有娶婦者，綵輿過市，奪以入。宿州駐防軍將捕之，遂引衆鼓譟出，復爲盜。郭世恩以憂死。秋，兵科給事中袁公甲三治軍臨淮，議再撫。洛行受命，既行過市，卜焉不吉，逃歸，出沒黃、淮爲患。及陸公希焜知潁州，圍擊幾就擒，會大雨，復匿禾中遁去。六年，大浸，兩淮人相食，洛行引衆涉潁而南，破三河尖，輦金帛如山，饑黎嘯集，旬日數十萬，遂僭稱大漢盟主，通款粵賊。粵賊喜，以爲僞沃王、河南武主將，其五旗首各錫僞號有差。五旗首者：宮得白旗，侯世維紅旗，蘇天福黑旗，韓萬藍旗，惟黃旗洛行自將；而五旗又區五邊，則龍鄧鵝、葛蒼龍、孫桂心、姜臺靈、李成等。小者數千，大各數萬人，期明春大舉合粵賊北犯。七年正月，渡淮。二月庚寅，圍霍邱。辛卯，鳳廬道金公光筋引兵八百救霍，轉戰六十里，殺賊無算；距城里許，賊大集，金公遂敗績，僅逃而免，八百人殲焉。癸巳，賊解圍走六安。時提督秦定三兵潰桐城，粵賊李秀成已陷六安，與洛行遇，遂合圍霍邱。霍，小縣無兵，然士民殊死戰，廩生鄒霖等數籌戰守

策，而知縣王啓秀潛通賊，皆撓止之。霖知事不可爲，約族誓以死殉。乙巳，大雨，昧爽，轟地攻固始，圍潁公及典史張公耀、明經商君鼎奭、汪君移孝皆罵賊死，士民死者十萬，惟王潁上。固、潁聞霍屠而懼，皆死守弗下。粵賊自圍壽州，亦不克。洛行無他智，惟擄黃金，袍以龍鳳，二人舉香案，焚旃檀前驅，軍事皆委之宮得。得生而盲，呼宮瞎，賊稱宮先衆七萬，水陸並進，趨項城。蒙古副都統勝保公奉命勦賊，抵潁州。聞賊犯河南，乃引軍遏汝而軍，立白幟軍前，號曰招撫，難民去洛行降者悉免死，旬日散其黨十萬。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六十八戰，勝負未決，乃檄南陽鎮總兵邱連恩由汝上游潛濟。邱驍勇爲賊所憚，號邱虎，得檄卽至，瞪目挺矛馳入賊壘，殺數十人，首尾八楫，進退如飛，夜輒引賊舟殲之；賊大困，幾成擒矣，而李兆壽以二十四軍圍出，走六安。勝遣兵隨勦，自留三河尖不進。冬十二月，洛行合粵賊大舉撲固始，圍七十二日。八年二月，勝復引兵合布政司李公孟羣夾擊戰於三仙莊，大破之，圍立解。決水適至，賊皃東走，沒者千萬計，遂合兵圍六安。五月，六安糧盡，洛行乃引豬突豨勇出東門，皆括髮裸身，挺長矛，銜短刃，曰『當吾者死！』官軍弗敢逼，遂復破石口，於是鳳陽府縣、臨淮關、懷遠皆不守。秋，粵賊陳玉成以宮得取廬，圍定遠。定遠亦陷，分掠來安、天長，擾及江濱之滁、和。沿淮千餘里，東抵盱眙，西極六、霍，市無廬，田無隴，枳樹於逵，狸交於道，鼯鼬山鬼，白

日啾啾然。勢少衰。九年冬十月，勝以內艱去職，太僕寺卿幫辦軍務袁公甲三代其任。遂合兵練收復鳳陽二城及臨淮、遂平、確山、汝、洛、魯山、寶豐、南召、裕，遂犯祥符、陳留、杞、蘭儀、尉氏、新鄭、洧川、密、禹、淮寧、商水、襄城、臨潁、項城、睢、葉、舞陽數十州縣，所至燔刼，千里爲墟。十月，苗霈霖反，連兵洛行，假以潁上，使合粵賊攻潁州。十一年冬十二月，洛行及粵逆馬永和圍潁，三月弗下。同治元年，勝保公再視師淮北，苗逆更受撫，復攻洛行潁上，破其衆十萬，洛行走雉河，遂不振。時宮得已隨洛行敗死松子關，且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新破賊白蓮池，自帥步騎數萬殷轔至。洛行將遁。其妻曰：『好盟主！擁衆百萬不能一戰，何以爲人！』乃悉其五旗首，集衆二十萬，陳雉河，鉦鼓喧闐，旌旆旂蔽雲日。王使總兵陳公國瑞、將軍國瑞與都統富民阿以驍騎萬匹橫衝之，礮弩齊發，賊騎潰列。官軍揚聲呼曰：『王所誅者洛行一人，餘皆不問。』賊遂大奔，聲若崩山岳。官練遮迸，逐北數十里，斬首二萬級，所至啓寨投戈，放馬牛以俟。洛行獨與一子走宿州，投李家英寨。夜半扣扉，家英聞其聲曰：『香哥耶？』啓扉納之，置酒極歡，而潛人馳告宿州知州今宮保英翰公。英公率勇將至，乃語洛行曰：『官軍至矣，力不能庇奈何？』洛行變色，其子遂詈家英賣己。洛行解之曰：『吾父子殺人多矣！古今豈有白頭賊耶？』遂上馬。家英使人擲王，獨以數千西陽鎮。王詰曰：『何故反？』曰：『行不好反，官反之耳！』遂並其妻女磔於市。一姪宗禹，號小閻之以行，縛至賴賊，頑冥不靈，乃能屠霍，破六，陷懷、定，蹂鳳、臨，兩覆潁上，再困潁州，黃、淮數千里鞠爲荊

論曰：洛行一無人竄河南。

榛。孽貫既溢，天討乃彰。其禍原於郡守治獄之失平，其患成於督師勦賊之不力。黔黎百萬，獲一鼠首爲殉，悲夫！

苗逆叛蹟本末

苗霈霖字雨三，鳳台人也。少貧賤，訓蒙以食。既入學爲諸生，喜大言，不事舉子業，人多輕之。粵賊肇亂，淮盜起，工部侍郎呂公賢基奉詔辦團，鄉紳例得治練事。霈霖勃然曰：『此丈夫得志之秋也！』乃徧語其里，以爲徒團不足恃，必築寨、積粟、治兵可自保，里人姍笑之。繼張、宮亂作，渦、淝多賊窟，里人室以行，係及旄倪，索重貲乃釋之；咸阽苦，稍思霈霖言。霈霖既亡家，授館六安，不足自贍，投筆嘆曰：『丈夫終不當溝壑死！』申前謀，里人曲聽之，奉爲練長。卽所居，規方百丈，塹地以爲濠，因土以成壘，穴垣以居礮，峭樓以闚敵，殘甓斷碣皆輦佐守具。工未畢，賊衆大至，鳴礮馳馬，環數重，衆號八千，苗寨丁壯數百而已。男女環泣，皆詈曰：『苗先生殺我！』霈霖怒叱之曰：『何怯也！霈霖在，十萬賊何畏！』執幟以麾曰：『婦女爲炊，老幼饋食，丁壯守堵，四人視一堵，火礮一，長戈一，短刀一，擅離所守者死！』自率宗族二十人，周視巡行，以督不用命者。賊麾衆大進，衆將發礮，霈霖不可；又進，復不可；及濠，曰：『可矣。』礮石齊發，殺數十人，後，獲輜重山積。乃因賊資，分立數寨以爲犄角。伺賊遠掠，亦破其巢，盡子女歸。賊銜刺骨，數寨圍之。霈霖部署其衆如前狀，十日不得逞，復退。霈霖又尾擊，大破之。賊始懼，亦用霈霖術，築寨相持，或去賊幟立苗幟。霖教之，出則布陣，入則爲營，編以隊伍，齊以金鼓，束以號令，連圩數十，擁衆數千，霈霖之名震兩

淮。咸豐七年秋，蒙古副都統勝保督師皖北，聞霈霖名，奇之，遣把總耿希舜以花翎飾長戟，何官爲！然殺賊固吾好！」乃以五品官往撫，加以温語，使擊賊。霈霖笑曰：『吾青衫久裂作幟，冠纓用攻淮北盜尹以功歷保至四川川北道，督辦安省團練。乃以數騎如淮南，建奉旨督辦旂，以令汝、潁。汝、潁翕從。乃區壽春、鳳、宿、靈、蒙、懷等處爲東練，分五旂，使徐立壯、鄒兆元、張建猷、管致中、劉蘭心主之；區阜、霍、益以河南光、固、新、息，曰西練，爲二十營，使牛允恭、吳正誼、朱鑫、王金奎、董志誠、鄧林松、林濟川、祝蘭芳、潘趙春和、倘貫金爲十四營，而以王永年爲五旂總。臚分既定，乃大會衆於田市鎮，立木爲壇，秉旄主之；後益以大軍環其後。習之旬日，步伐齊肅，曰：『可用矣。』乃令童維翰主東右，步卒中，自坐其上，葛巾布袍，左右衣錦衣執戈以侍。令曰旂左左之，旂右右之，旂捲、伏，旂舉、興，鼓不進、斬，金不退、斬，進退失行列、斬，笑語喧呶、斬；萬衆股栗，莫敢仰視。乃設爲兩軍，取一，貧者出兵，富供資糧扉屨。於是苗練南通光、汝，西薄歸、陳，東踰州來，北盡黄河右，相當，依林以陣，馬隊居左訟獄大小皆口決，縣令守符璽而已。霈霖爲人陰鷙有膽略，喜怒不形於色，更驕矜八尺，赤顏蹙項，露目揚聲。性儉約，自奉鮮重肉；得財輒分部曲，戰有功，親侔莫噢咻是奇之，識者已知其有異志。冬十月，以衆五千隨勝勦洛行臨淮。勝尋銜恤歸，袁公官御史，有直聲，自三年視師淮上，務持重。霈霖素輕之，每進謁，偃蹇已甚，袁悉優容焉。時淮南，官兵營淮北。霈霖言於袁帥，請渡淮爲營，不許；請以其練衆，許之。乃率數十騎潛濟，當賊衝道碣石而反。

次日二鼓，率三千人艤舟徑渡，賫三日糧，於所度處爲四壘，留其姪金開守之，曰：『力支三日，當救汝。』復馳還寨。昧爽，賊自鳳入臨淮，突見苗幟，大駭反，悉衆攻之。金開引衆開營出，三面夾擊，賊衆大敗。袁帥以大軍渡淮亦至，遂圍鳳陽。洛行留其將張龍守鳳，自引大軍出備鏖戰。官軍欲攻城，霈霖曰：『彼主我客，急之將致死，不如俟洛行來救，待其疲竭而擊之；洛行敗，張龍不戰自降矣。』從之。後八日昧爽，洛行果悉衆至，旌旆數十里，列三隊鼓譟進。霈霖閉營守堵。既旰，賊倦，或偃臥探餅而食。霈霖葦牆以望曰：『賊衆閟輿，可擊矣。』因請官軍以馬軍當其左，自以步軍當其中，金開當其右。令曰：『今日戰勝則得官，敗則死，卻步者斬之。』躬秉旆鳴鼓，衆殊死戰，金開以駢鄰橫衝，官軍亦踴躍擊賊。俄賊敗，遂大奔，乘勝逐北，伏尸數十里；明日，張龍遂以城降。霈霖始從戰，每立微功，必晉顯秩。既連復數城，自以爲功在不世。袁公計苗權日盛不可制，稍抑之，奏晉霈霖虛秩布政使；而國家錄袁功，予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賜黃衣、尚方寶刀。霈霖怒，悉衆噪而還。袁數檄之攻定遠，不奉命，自是遂決意反。霈霖素漁色，好從狎邪遊。既富貴，納九妻，皆殊色，而五妻葛、六妻關、尤豔絕。搆九室老寨，以居九美，夜懸蠟炬門中，止則去以爲識。購善馬，使九妻習騎射，著猩紅袍、窄袖綠錦袴、赤舄，上馬馳驟如飛，侍婢從者數百騎，每戰勝以所得美女賞軍，墮髮遺舄，狼籍道路。猶子三，金開能將，天慶善戰，長春善謀；弟希年尤勇猛嗜殺，軍中號『人屠』。霈霖在軍中，其六妻通於希年。霖怒，囚希年舟中，絕食飲，名曰水牢，三日釋之。造砲船二百，募水師教戰，長春統之；賫金數千鎰購馬兩千匹，爲馬軍，天慶統之；置鹽卡下蔡以辦軍裝。或掘地得斷碑，有『一張弓反挂、田上有草秦人罷』語，霈霖以爲己瑞，益自負；常宴客賦詩，有『知兵亂世原非福，餓死寒窗不算奇』語。十年

春，潁北李生黃瓜，梓樹生畫戟雙枝，大雨雪，木介地甲，太白星如飛鳥，人咸謂兵象。三月，江南師潰萬年塹，暎夷旋稱兵犯闕，文廟駕幸熱河，中外岌岌。霈霖撫掌曰：『時至矣！』乃上書督帥袁、巡撫翁、幫辦傅曰：『諸生大人麾下：霖聞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今京師震陷，乘輿蒙塵，霖受國厚恩，不能一旅勤王，宜萬死！謹集五旂總十四營主，素服北向，大臨三月，約悉散家財，出死力殺賊。天下大勢譬如殘棋，得一著猶可支數步。。請撫憲移營合肥勦粵賊，袁帥、傅帥反軍京師討暎夷，宿衞天子，霖自以練守壽州、臨淮，勦張、宮，鳳關要地宜築寨護之，練衆日增已踰十萬，兩淮鹽卡霖請私焉。』時翁撫守壽，得書大懼，召邑人在籍刑部員外郎孫公家泰議之。初，泰弟燮臣公成進士第一，苗往賀焉而弗納也，由是有隙；則建議殺霖之築寨鳳關者，而召徐立壯守城。立壯霖故黃旂主也；後有釁，霈霖怒，夷墳墓，戮妻子，故欲撫徐以敵苗。翁皆從之。遣兵數百殺苗黨七人於鳳陽，假壯總兵銜，使督勇三千守壽。霈霖大怒，遂悉徵其五旗十二營舉兵反，使朱萬隆取鳳陽關，築三寨，使倘貫金襲霍邱破之，使苗金開、祝蘭芳襲懷遠、潁上，入之，而自率衆十萬圍壽，使王金奎連和得，使朱鑫、陸長華赴江寧通款粵賊。粵賊大喜，以爲僞掃北王，賜銀印、美女、錦繡數十車，乃令軍中遣立壯出戰，不勝，閉門自守。十一年夏四月，壽州乏食。立壯不用命，翁撫患之，誘其衆出戰而殺之，悉降其衆，壽城兵益單。翁賦詩曰：『地有虎狼諸將怯，山無草木八公愁。』計亦窮矣。五月，壽東人王周興救壽，營東三十里，人齎糧二斗，夜半縋以入城。苗襲其寨，周還自救，壽春圍遂合；益以礮船塞西門，絕。又遣朱鑫入議和，實覘虛實也。六月，霈霖遣苗金開督西練十四營合河南賊陳太和衆號二十萬，取道新、陸水道，饟道義兵八千息，大掠而西，犯汝寧、南陽、汝、陝，薄潼關而還。使苗天慶督東練二旂，合淮北賊張宗禹、孫桂心亦號

二十萬，取道蒙城，大掠而東，犯豐、沛、蕭、碭、曹、單、濮、沂，別出陷清江浦，而還。冬十月，壽州四鼓，啓門納之，城陷，孫公家泰仰藥死。苗逆常服入見翁撫，日進酒食，守以五百人，久乃縱歸。悉取良家子隸鳳關南寨樂籍，使習箏琶，標曰『歌舞戲場』設一人主其簿稅。入寨者人錢六十，宿者量色藝爲差等，取其十六焉。乃留維翰守壽，自還下蔡，大宴各營主，備水陸，設黎園，使女子膏脣粉身裸而行觴，坐尤者於膝上，彈琵琶侑酒，評品狎謔，繼之以燭，盡歡乃罷。聞者以爲非人類，知其將斃矣。苗逆既據壽州，請兵粵賊大舉北犯。於是僞英王左哨馬永和以衆五萬至，苗逆以潁上處之。十二月，合兵圍潁郡。自壽至潁三百里，壁壘鱗次。遣陳太和圍新蔡、息，諸不逞者望風響應，河南大震。潁四郊皆苗練，惟城內及西練隸官，素與苗逆爲敵，而奉巡撫賈臻守之。自淮北賊起，潁當其衝，人皆習守備，裕薪米。城外寨四，皆深溝高壘，環城爲固，賊不敢輕進，以是頗不恐。賈撫令簿居民戶口糧穀悉登籍，其贏餘者官發帑平價糴之，願輸者按例予官，倍其值，所市官麥分與貧民，爲麥飯餉兵，而與之什三，人心遂安。城圍三月，斗粟數百，門常啓，受敵者關外四寨而已。粵賊掘地爲窟，納巨砲以攻外寨。寨內亦掘地窟，灌以水，坐瞽地室，掘處輒知之。賊又爲木樵、呂公車瞰寨，高十丈，容數百人。寨內運蘭石壞之，卒不得逞。一日賊發地雷，破南寨數十丈，司馬葉公春培、參將李章等督兵練力戰，復卻之。方苗逆之辦練也，嘗以九騎入霍邱。時葉公令霍，欲殺之，不果，至是佐賈撫守潁，功居多。同治元年，前督帥勝以衛京城功晉兵部侍郎，復視師皖、豫。三月，引兵駐潁北，使人責苗逆。苗逆慚懼。會聞浙撫曾公國荃、安撫李公續宜連破僞英王陳玉成，復安慶諸郡縣，復下雉髮令反正，反兵攻洛行潁上，洛行逸去，馬永和自以所部竄山西。三月戊戌，潁州圍解。四月，多將軍隆阿復廬郡，陳玉成以三千人遁壽霈霖開門納之，遂縛以獻。

勝帥大悅，許復其官。請於朝，不可，然赦其罪，令殺賊自効。五月，李撫屯六安，使甘肅道蔣公凝學復霍邱；勝帥奉旨移節陝西，霈霖猶據鳳關、壽、懷。秋七月，蔣軍進屯溜子口。八月，霈霖獻壽州與鳳關之北寨，其中南寨仍留朱萬隆守之。九月，蔣凝學入壽州，劉維楨入鳳陽關。初，霈霖將獻鳳關，關人夜語其妻曰：『吾等得復爲大清之民矣。』或以告苗，怒殺之，而納其女，籍其家；後女有寵，乃還其產。及劉維楨屯北寨，與朱萬隆相持不下，民不敢言苗練事，逆旅手語而已。冬，李撫以疾旋里，唐公訓方代爲巡撫。十一月，霈霖率衆圍蒙城。先是，蒙人李蘭華爲練總，嘗隸苗練；苗既叛，先自拔，故圍之。唐數檄退兵，苗以得蘭華爲解，不奉命。十二月，粵賊竄巢縣，蔣奉檄救巢，乃留兵五百畀州牧毛守壽，而與維楨引兵悉去。二年春二月，僧邸南征，生擒張洛行宿州，軍威大震。飭苗散練歸農，夷寨填濠，繳旂幟火器，以二千人從軍。霈霖大恐，上書唐撫，請緩期奉令，辭卑遜。唐許之，代緩頰於王。會宋景詩反，僧邸還兵山東。勝帥以失事，被逮入京師。霈霖失庇，又計王之終不我容也，遂謀復反。僞請於唐撫，將以三月銷兵夷寨，乞親蒞就謁受節度。唐信之，欲往。或尼之，乃檄潁上知縣濮煒往，苗遂戕之於楊村，復陷潁上，使童維翰復圍壽州，仍留苗金開圍蒙城，自將衆攻臨淮。唐撫禦之長淮衛，相持數月，互勝負。壽新復，凋敝甚，民無隔宿糧。毛牧撥軍糧以賑民，雜草木食之，籍丁壯盡登陴，使人夜半縋城蛇行出告。賊爲雲梯數千，旁排緣城，我軍擊以戈，婦女亦投瓦石擊賊，賊大創，但築石壘守之。夏四月丙申，蔣軍由合肥至，距賊三里爲營。明日出戰，小破賊。壬寅大出軍，攻賊壘，束草填濠，劉維楨親冒矢石，麾衆登壘，賊刀及額，攝憤復戰，從而登者數百，破一營殺二百人。天忽大風雷電以雨，目尺寸不能視，賊引衆鼓譟出。官兵自辰戰至酉，疲且饑，賊飽餐氣銳，而提督成大吉按兵不進，蔣遂敗績，參將袁秀林死之，維楨重創幾不免。是役也，蔣所

部五千，三千人出戰，殺夷過當，生還者數百而已，自是奪氣不能復戰。壽糧亦盡，城中多隙地，種麥，刈得二百石，毛使爲麥飯，守陴者日給一餐，老羸婦女閉門待死。六月辛卯，大雨，童維翰梯城悉登，守陴者不能呼，張目視而已。毛朝衣公堂待賊，維翰入，大罵。翰曙其目，斷兩手，生致蒙城，植長杆縛其上。蒙人見之大懼，益固守。蔣軍退屯迎河集。苗逆使維翰守壽州，自將急攻蒙城，連營百餘，轀轈相望，環城兩重，外掘長塹四合，深廣數丈，飛鳥不得踰。其路營犬牙，布自蒙城屬下蔡，截渦流爲浮梁以通糧道。秋九月，邸帥使總兵陳國瑞、將軍富明阿、及將軍多隆阿、提督傅公正邦、程公文炳等率救，屢破霈霖。霖徹西練，多觀望不赴。董志誠、鄧林松久通官軍，惟王金奎、祝蘭芳以衆往。徹糧諸圩，令斗取七升，人大戚。於是姚紹孔首以所屬圩七十反正，霈霖分兵圍之。淮北賊黃體元始附洛行，甚惡霈霖；繼降於官，至是亦起兵討霈霖。霈霖攻之，死傷踵係，益兵圍之。蒙城兵稍弱，城內經年圍，食久盡，煮馬革木屑舂白骨和餅以食，人脯斤百錢。冬十月，僧邸帥復破宋景詩，自帥大軍至，去霖營十里而營。霈霖不顧。次日復移營距霖一里，鳴砲相及。時苗圍蒙久，營內皆結茅爲廬，官軍發西洋子母砲，砲震火飛，旂幟皆燃，守堵者盡殪，破其二營，則路營也。主者懼罪，遂舉衆降。霈霖糧道絕，夜半塹地運粟。我軍得之，喜曰，苗可破矣。癸亥遲明，大霧，咫尺不辨人。官軍四面出，萬砲齊發，聲如霆，光如電，丸如雨。苗衆自相驚曰：『官軍已破東營矣！』西營潰，東營亦曰：『官軍已破西營矣！』東營亦潰。官軍乘之，殺獻。苗衆大奔，霈霖伏劍以斬潰者，馬忽人立，三控三蹶，墮霖於地，絕塵而奔，苗衆爭走浮梁。富明阿、陳國瑞引大軍蹙之，皆溺渦河中，死者數萬，水三日斷流。霈霖餘渦南一營，夜啓寨巡行，二卒請遁，霈霖叱之，卒遂斬其首以降，苗逆平。霈霖自咸豐五年辦練，七年受職，十年冬十二月舉兵反，反三年而滅。方苗之盛也，爲館老寨，

扁曰招賢，諸生與有舊者多赴之。獨潁上高君毓褒不往，語人曰：『苗必叛，跖而生不如夷而死！』霈霖死，株連者多見法，人始賢高生。其初受撫也，霍邱王君則僑遺之書曰：『未面弟則僑致書雨三先生麾下：長淮中州蜿蜒而來，數折至汝、潁，扶輿磅礴之氣，皆鍾毓蒼萃於其間，故大淮南北代生奇士。僕奔走天下，物色多矣，今乃於足下遇之。足下以貧書生治鄉團，殺賊如草，名聞天下，遭時隆遇，加膺不次之賞，誠英雄奮跡之秋，志士功名之會也。請大建義旗，北擒張、宮，南平粵賊，使後世史臣執筆書曰：「某月某日某生起義兵討賊。」豐功偉烈，與元之察罕帖木兒、本朝羅思舉比肩列坐，豈不盛哉！若挾其材智，覬覦非分，謂丈夫作事當獨往獨來，豈受他人繩束！恐雖有其才而無其時，亦未見其可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今交淺無僕與足下若，然非足下不能聽僕言，非僕亦無敢與足下言者。」霈霖得書大笑，卒不聽，以至於誅。既誅，蔣公進兵復潁上，苗金開以下蔡降，朱萬隆以鳳陽降，李萬春以壽州降，苗長春、苗希年以懷遠降，皆先後誅之；惟苗天慶、童維翰引數千人棄壽州竄河南，合張宗禹，其後爲任柱所殺，苗氏遂滅。

論曰：苗霈霖以諸生立寸功，國家官以觀察，晉階方伯，兄弟猶子，秩咸總鎮，亙古賞功未之有也。既握大權，宜捐頂趾立大功取封侯。乃包藏禍心，希圖割據，身死族滅爲天下笑，宜矣！然霖號知兵，而一戰輒蹶，其縛陳玉成，陷張洛行，殆天奪之魄云。

李世忠歸誠錄

李世忠原名兆壽，河南固始人也。李於固亦巨姓，而兆壽幼貧賤，禿而黠。常從村塾讀，輒亡去。父母索之，

乃得之簷壁上；由是里人多失金，而其家雞豚日益。久之，遂能竿上立，壁上行。宗族咸賤之，呼曰：『賊禿。』既而事覺，繫商城獄，復繫固始獄，卒乃繫霍邱獄。獄吏索金不得，攣之溲器上。役溺，濺及齒；呸溺之。繫既久，窘益甚，惟老吏某憐其餒，數呼飯食焉。久之，免。甲寅，江、淮盜起，兆壽揭竿而呼，得數千人，大掠六、霍、英、固之間，圍商城十日。官練數擊之，屢敗復振；官軍張榜募巨賊李兆壽甚急。李氏大恐，無敢言爲兆壽族者。會觀察何公桂珍治練英山，招之降，乃就撫；以數百人從何守，仍桀驁，數犯法。撫軍福興何謀將誅之，事泄，兆壽遂戕何及其屬弁七人，以英山叛降粵賊。賊大喜，以爲僞七十二檢點，部其衆爲二十四軍，遂從李秀成覆我桐城軍，陷舒、六，屠霍邱，拔張洛行於鳳陽關，合南北賊之交，遂受命於粵賊圍固。七年冬十二月，兆壽建僞隊將幟，以萬餘人鼓吹入葉鎮。鎮界霍、固之間，距其家五里，大宴宗族。將取固，先以數千人往。聞賊帥韋志俊軍已覆，乃謀遁，而陳玉成自楚來會。兆壽往謁，玉成怒其逗遛，且軍啖駕粟，多鹵獲，將斬之。兆壽跪謝，久之乃已。出，怒勒衆，將攻之，懼弗敵而止；玉成亦微聞之，遂相惡。乃渡中廬河南反桐城。會秀成陷滁，全來，檄兆壽守滁。兆壽之降也，秀成實主之，故兆壽事之謹。及秀成引衆趨三河，將襲李忠武軍，遂舉全、來悉隸之。兆壽據有三城，益浚城濠、繕甲兵，爲自守計，玉成甚惡之。兆壽初爲亂，懼不免，先使妻子易姓名，乘舟載其母潛周家口。口人以其貧而多金，疑之。久之，泄，或勢以獻勝保公。勝得之，喜曰，滁、全在吾掌中矣！乃善視之，使爲書招兆壽降，且命江蘇知縣姜錫恩因陳學書以利害說之。學書者，霍邱老吏，而兆壽之掌書也，實主僞軍政。兆壽既失玉成歡，常見危，又入錫恩言，遂反正。八年九月，下令薙髮，以數百騎謁勝帥清流關。勝大喜，禮言霽色，拊之甚至。聞於朝，賜花翎二品冠，賜名世忠，號其軍爲豫勝營，悉以其母董、妻周、子顯才歸之。世忠執才手涕泣

曰：『五三，不緣汝，何至吾扮男飾女耶！』五三、口歸命。旋敗粵賊橋林、烏江、六合，累官至松江提督，庫楚特依巴圖魯；五子、諸弟、及其姻黨、部曲，倪文華、朱元興、董作平、蔣升等皆洊職提、鎮，走卒廝養莫不參、游、千、把，宗族嫻姬轂擊星馳，自固至滁，五百里相屬於道。諸與世忠及朱、倪、董、蔣有識，殺人亡命、斬竿胠篋之雄，皆以滁爲藪澤。女子凡先後入作將軍妾者，父兄千里叩門，附爲鳶羅，其聲勢煊赫如此。世忠五年作鹵，富已敵侯王；至是朝廷復錫長淮鹽引數萬，益置卡於江之石板橋、淮之雙溝、五河、懷遠，日入金數斗，富遂甲天下，乃極意聲色宮室，購梨園三部，曰玉筍班、玉蘭班、長春班，各百餘人，玉貌珠喉，錦衣畫棟，極一時之盛。寵姬三十皆稱夫人，美婢百餘並二八名姝，薰香塗脂，劍戟之旁，蘭麝四溢。跨通衢爲第，作飛閣以通往來，文石爲基，玻璃爲瓦，畫樓四面，曲闌繞之。每日午張筵，雲璈三按，諸美各著綠錦衫、紅羅袴、憑欄縱觀。每姬一人，二妖鬟夾侍，左捧玉杯，淪茗其中，右執小金筩立俟，芍藥、櫻桃，珠輝玉映，望之如萬花叢中。閣盡有堂，朱甍繡幙，洞房曲室，諸美環焉，爲世忠燕息之地；鏤金爲屏，紅氍毹貼地，設胡牀，圍以旃檀，嵌以白玉，黃金盒實鶯粟膏斗許，盤盂械窳皆飾七寶。既昏，燒絳蠟五重，諸姬咸赴，華褂繡襦，環榻坐臥。更拭鮫綃之巾，進冰盤之果，銀鎗、玉斗、丸金花紅如螺旋。夜深，羣婢各執名版，署某院某姬以進。板留，則歸閣理妝，襆被赴寢，諸姬乃退。兆壽身長八尺，髮可數十莖，輕捷如猿。累夜不眠，眠輒累日不起。食常蹲榻上。怒猶可解，笑則必殺人。嘗以熊掌不熟屠宰夫；召餅師使鬻餅，先計值弗符，斬二人。徽執紈治衣，皆懼爭自匿。一老縫人曰：『弗入恐死，』執具往。怒曰：『吾軍裝百萬，豈一人辦耶？人避汝獨來，來偵我虛實耳！』亦斬之。其叔母某自固始來，世忠視之甚厚。喜，竊語諸姬曰：『幼時此兒頭鬅鬅如鴿糞，積日啖雞狗，謂不成

子耳，今乃貴至此！』他日世忠與諸美宴，一姬恃寵乘醉侮之曰：『又向我等作大官態耶！知汝少時事矣：頭皤皤如鴿糞，積日盜人雞狗。』問安得此語？曰：『汝家人言之。』怒曰：『此嫗不願食矣！』即拔劍付小奴，斬其首以進。某舟商有女，以千金聘之，甚嬖焉。一日夜出，晨返，見女尙眠，楊下有男子幘，衷諸袖，呼起謂曰：『日居深艙，悶欲死，與汝乘小艇遊可乎？』姬曰：『善！』甫抵岸，索其釵釧。女方笑解袖，刀突出，首已落矣。滁城初陷，邑無居人。既爲官軍，乃圈民田市牛以待耕者。市肆皆辜田榷取十五，牛租歲取十二斛，諸部曲皆以次分田，貧民稍稍歸，濱江數百里悉爲豫勝營佃。滁俗以婦人入市，將校從世忠久者皆五六妻；久之，其故夫僞爲父兄來省，多乘間逸去。世忠患之，乃令婦人入城者印頰，否則勿出。守人乃擇少艾，醮以水，俄而痕滅，遂分擁去。由是滁佃多失家，其尤美者，或以事中其夫，殺而納之。世忠之園商城也，得楊皮工女，絕美。女不從，截弓絃繫足指，懸諸梁一日夜，呼曰：『從矣！然有約：汝雖賊，既悅我，當死生從爾，爾敗先殺我，得寵負我，磔當碎汝顱。』曰：『諾！』折箸爲誓，寵之專房。及據滁，遂主內政，周雖糟糠，不逮也。楊性機警，能揣世忠意。人觸世忠怒，呼殺，得楊夫人一語卽解；楊所欲爲，世忠未嘗禁也。嘗肩輿過市，一甲士視之尤。楊怒曰：『汝豈有軍門福耶！』斬之，懸首轅下。後病崇，求死不得，呼其同室蔡夫人曰，我思鶯粟膏，妹可炙啖我。蔡丸以進，楊匿其三吞之，遂死。世忠方軍臨淮，家人往報。驚，流涕問曰：『新恙耶？痼疾耶？』家人語蔡故。怒曰：『賤婢何敢爾！』取劍授老兵曰：『取若頭，並其父母兄弟男女皆斬之，失一人當斬汝！』蓋蔡氏一門以姬故皆商於滁也。老兵馳往蔡室，呼夫人出，軍門有命。蔡方勻鉛黃，謂且詔己，喜，揭簾走出。曰：『軍門以楊夫人故，賜夫人死，請易衣出。』哭而入，出跪諸中庭，斷其首，馳騎圍蔡第殲之，翁八十，兒週歲，無免者。然後函姬首入臨淮，世忠視之信，乃曰：『足

以慰楊矣。」皮工感其意，更以小女媵之，稱小楊夫人云。世忠既貴，涓涘之恩，睚眦之釁，靡不報復。老隸如滁，善視之，曰：『吾不忘繫獄時也。』生辰大讌，戚黨滿前，瓊瑰雕盤，珠翎盈座，小優抱銅琵琶唱朱買臣侑觴，酒酣，世忠嘆曰：『天地祖宗之靈，世忠幸有今日，且不自料，諸君豈料耶？曩時幽繫狴獄，面黝黑如鬼，爺呼人，日不得一餐，地蚤成芒，溺淋成漿。得八金可出，作血書告伯叔甥舅，老母沿門稽顙，……』語至此，淚輒墮杯中，一座傾耳。復哽噎曰：『不能名一錢，徵朱、倪諸兄，世忠骨且朽，寧有今日耶！今日世忠何多族媚耶！』言已，輒攘袖類齕呼斫，一座失色。楊夫人急出呼曰：『汝又大醉耶！生辰吉慶，豈可殺人！我手製鹿脯熟，可入共啖。』入，一座色乃定，皆汗下霑衣。夜有偷兒穴地入室，爲家人所覺。世忠笑曰：『笨賊，何不師我！』呼之反，賜金縱去。苗逆既叛，袁帥甲三請於朝，晉世忠幫辦全省軍務，益貴顯，人咸呼副帥。悔不知書，乃日習之，遂能通尺牘，作擘窠虎字。或乞書，輒喜，頃刻盡數十紙。霈霖益橫，世忠次於鳳陽，次於定遠，久之乃次壽春。僧邸已殲霈霖，蒙城城下矣，遂檄世忠去滁之官。將校聚謀，久不決。世忠嘆曰：『吾豈可遂爲霈霖續？』乃請釋兵柄，築寨泚西，去葉鎮五里，輦其金帛子女，解甲歸。

流賊張宗禹任著賴文光紀略

僧邸帥既誅洛行，淮北少定。會宋景詩、苗霈霖相繼反，連兵暮月。亂既平，而中原流賊大起：曰僞梁王張宗禹，洛行之猶子也；曰僞魯王任著，洛行之部將也；曰僞遵王賴文光，粵賊之餘孽也。宗禹強忍敢戰，人號『小閻王。』雉河之敗，收餘衆數千竄伏洛、鞏之西山套，任著、牛宏咸從，然各不相下。後霈霖敗沒，其弟天慶

以衆數千來奔。霖、任著之仇也，故著殺天慶而併其衆，出沒汝陰，大爲豫患。及邸帥再平淮甸，開府西陽，遣軍追勦，而宗禹已合粵賊賴文光進圍麻城矣。文光、粵人，始從陳玉成據廬郡。十一年，王師克廬，文光以數千人合馬永和渡淮而西，陷武關，越秦嶺，入漢中，有衆數萬。至是，受僞命援金陵，由蜀入楚而與宗禹會。同治三年夏，合兵攻麻城，踞城南百果鎮，界萬山中，當楚、豫之衝，歲饑食且盡。英宮保時爲按察司，受命往援，軍城北四道河，遏於賊不能進，軍書日急。王乃檄總兵陳國瑞往。國瑞、驍將也，勇敢善戰，臨陣回顧者立斬，得饟輒以予將士，錙銖無所利，故人憚其嚴而樂爲用命。時方駐軍三河尖，得檄，以爲我三月息師，既得請，時方盛暑，而檄我進兵何也，留安得解！我遠來饟乏，能假我糧乎？」曰：「大人命不敢違，然當俟家大人反。」曰：「吾不因汝糧，當因賊糧！」遂行。數里，令曰，築壘。壘成，爲炊。炊畢，進戰。三鼓摩壘，夷棚填壕，銜枚猱進，大呼殺賊。天昏黑，咫尺不見人，賊衆幾何？曰：「十餘萬。」距賊幾里？曰：「數十里。」「賊圍幾日？」曰：「數十日矣！」笑曰：「距賊數十里，圍夢中賊起自相屠。英公聞角聲急，以爲賊將刼己，乃出戰，至陳壘，守者曰：「吾帥方擊賊，且破矣！」督軍急至，陳前軍已踵係以歸。因繼進，合擊，大破之，追賊至鎮，或潰而西，或潰而東，麻城圍立解。國瑞立馬揚鞭謂英廉訪曰：「公以軍躡永和入皖，我軍追賴、張諸賊返豫，使首尾不相顧，賊破必矣。」議方定。而邸帥委弁至，褫陳公職，逮往治罪。蓋陳從王久，戰最猛，功最鉅，衆皆嫉之；又好嫚罵，喜凌人。王既檄之入楚，不赴，皆譖於王，以爲桀驁不用命，故王怒而褫職，固未知其已赴援，且新立功也。而某弁又自以爲受命逮陳，不問麻城破賊事，遂宣王命，促陳公行。王大憤，解冠投地曰：「還汝官！我孤軍擊賊，大小數百戰，盛夏出軍，赤日如燒，揮汗如雨，數

百里赴援，一夕破賊，無寸功而遠相逮耶！」呼其將士出曰：「汝等各擇所從，吾不復能擊賊矣！」悉軍裝輜重，盡火之，伏地大哭，聲嘶氣噎，觀者駭曰：「陳帥反！」英亦恐其生變，密報王，且檄州縣使爲備，曰，陳帥反。而和，犯英、霍，將趨金陵。聞江寧已復，遂請降。英公受王命往撫，散其衆十餘萬。潰而西者爲宗禹、文光等，入豫至信陽，將入楚犯安陸，爲楚師所遏，折而北，竄光、固，故邸帥復督師入豫，而與賊遇。陳公以所部八百騎先戰。騎兵新隸陳公，憚其嚴不用命。陣既合，陳公率其親軍數十騎先進，挺矛大呼，直衝賊堅，八百騎不進，遂退走。賊圍數重，鏖戰竟日，穿出賊背，入民寨中，騎兵反報曰：「陳公死！」王亦以爲死，大戚，而陳公固未死也。數日，謁王於商城，王喜，遇之如初。然陳公失兵柄，軍遂不振矣。王之始出師也，梟洛行，堉景詩，夷霈霖。賊見王幟，輒反走，曰，僧王至，無敢抗顏行者。而王忠勇甚，誓不以一賊遺後患，追奔輒數百里，強兵健馬多物故，賊迫死乃反噬，久之，勝負遂相當。降人馬永和言於所知曰：「王勳蓋天地，爲清杜石，而單騎擊賊，此危道也，脫有不測，重損國體。以王威望，當駐軍山左，宿衛京師，分遣梟將，堅壁守險，宣布德意。賊進不得戰，退無所掠，暮月之間。傳檄定矣。」人韙其言，然無敢爲王言者。四年，王追賊入山東。夏四月，與賊遇於菏澤。王將中軍，陳公將左翼，郭寶昌將右翼。甫見賊旗，陳公麾軍先進，賊引旁卻，國瑞直前，反出賊後；寶昌軍迎戰數合，敗於中軍。王麾軍力戰，殺賊無算。伏賊四起，久之，敗績，千餘騎殲焉。王率數十騎入李莊，郭寶昌以潰軍從，僅百餘騎。莊無濠壘，斬木爲固。宗禹知王在，合賊數萬圍之數十重。官軍糧又絕，夜半謁王曰：「事急矣！王將如之何？」王歎曰：「吾束髮將兵，誓攘奸凶以報先帝，江、淮盪平，而遺孽猖獗如此，天又亡我命，吾爲國死於此

矣！」左右曰：「請悉騎潰圍出，昏夜賊不測吾，倘得脫虎口，入曹州，猶可破賊。」乃掖王辨南北，出門，隊散，無復部伍。賊礮矢亂發，王遂卒於大樹下。親軍下馬解障泥瘞王，突圍人。於是宗禹勢益橫。五月，協揆威勇侯曾公國藩受命繼王督師。侯再造江南，爲功臣首，然平原衝突非所長。金陵既復，勁卒多遣散，舊日部曲又各建節四出，軍亦單弱。既獲命，曹州不下，乃犯屯周家口以遏賊鋒，賊於是不復居巢。山東擊急則入豫，豫擊則入楚，楚擊則復入豫、入皖之潁、鳳，豫之南、汝、歸、陳，山左之曹、濮、濟、東、沂、兗，皆當賊衝；所至不甚殺戮，惟虜丁壯自強，數百里一夕可至，爲賊所憚。六年春，賊窺楚，圍宋浦，銘傳邀擊界嶺，大破之，乘勝逐北，復爲所敗。鮑軍門超適以兵至，奮擊再破賊。賊復躡淮、徐，中原惴惴畏之，反甚於粵賊。僧邸既沒，陳、郭皆以罪去職，曾侯所部惟直隸提督劉公銘傳敢礮，增長壘而奏請皖撫英公翰、湖撫曾公國荃、豫撫李公鶴年皆駐軍邊境擊賊。秋，張宗禹以所部走湖北，竄陝西結回賊；任著、文光等留河南，出沒於光、汝之境。官軍獲牛宏之母置潁州獄，使招降任著等，不赴。是年，宏死，任著等賊復由周口涉潁，破長壘而北，入山東。先是山東海濱有鹽梟數千人，將爲亂，故召延就食海上，出沒登、萊、青、沂南諸郡縣。肅毅喜曰：「賊入死地，可滅矣！」乃檄劉銘傳、潘鼎新、楊鼎勳等沿濰築壘，絕其出路，首尾七百里。圍將合，七月二十八，賊帥衆突圍，走犯海州，將入清江浦，揚州戒嚴。詔旨切責，褫東撫丁公寶楨職，留擊賊自効。李復飭銘傳遏賊入海。九月，賊折入安邱，日行

三百里，追者皆不及。劉銘傳一軍先至，使偵賊，曰：『距五十里耳。』喜曰：『今當破賊矣。』賊軍。衆賊方酣飲，擁婦人臥，火礮入帳中，驚起，裸而走，官軍仍沿河增壘困之。任著僅以身免，由是逢劉家軍不敢戰。賊既敗，復趨海，劉軍追之，戰於南門，一日夜甲不得解。賊萬衆豕突，劉公呼曰：『有能斃任著者金萬兩，爵三品。』一小校躍前曰：『能之，然需佳馬。』視之，則降人宋德盛也。公以所乘青騣與之。宋單騎馳往，大呼魯王。劉軍且敗，宋某來歸。著前馬與之語，宋袖洋礮發，著自馬上仆。賊大駭，爭前擒宋，宋已躍馬歸矣。報曰：『任著殞！』劉公立馬以瞻，賊聚如蟻，俄東西散。喜曰：『任著殞！』數日，賊衆多來降，詰之信。於是李肅毅令於軍者無罪。』賊衆遂潰，或降或走，不復成軍。賴文光獨以數千人走清江浦，官軍邀擊，擒誅之。東股賊悉平。肅毅方馳驛奏捷，息兵山左，而宗禹復悉衆渡河犯京畿矣。初，宗禹之入陝也，以陝、甘有回、漢之官軍。而回酋馬黫魁以爲宗禹雖賊，然終漢也，回、漢不兩立，乃僞與合，使迎戰官軍，而己夾結漢練亦攻回，破十餘寨，且令其衆曰：『掠回勿掠漢。』陝民以宗禹能庇己且足抗回也，從之。十二月，爲冰橋於河，乘門徑渡，由河津趨絳州。宗禹驍勇，所部皆百戰老賊，既覆僧邸，禹，宗禹勢益熾。得老翁八十餘，鬚眉皓然，使騎牛，號爲軍師，稱二百歲。得蠟書，將東出潼關，將合回賊以抗官軍。』不可。官軍聚山左，河北必虛；吾引兵出彰、懷，踰大名，犯畿輔，官軍必回軍宿衛，則東圍不戰自解矣。』宗禹殊死鬬。有驍騎萬匹，步卒萬，入山西復得良馬萬餘匹，乃令步兵悉爲騎，老弱婦女亦乘馬以二萬騎橫截直衝，人挺長矛，腰挾洋鎗礮如雨；與馬軍遇，則以一人視騎，九人躍下馬，揮刀直進，騎軍亦不

敢逼；若大軍雲集，則揚鞭宵遁，追必二日、始能及，又搜糧掠馬遠颺矣。故縱橫數千里，莫敢遏其鋒。遂走澤、潞，犯懷、衞、彰。六年正月庚申，撲保定，踞清苑之馬池諸村。知省垣有備，折而南，趨博野、深州，入東昌。夏四月，涉運河而北。癸未，遂入南皮，圍天津，京師戒嚴，詔令諸道兵入援。於是皖撫英公翰先以兵三萬由汴梁渡河，聞賊已東犯，遂趨大名，軍臨清；優旨獎勵，賜世職輕車都尉，而嚴責赴援不力者。於是湖督李公鴻章率兵六萬、豫撫李公鶴年率兵二萬、東撫丁公寶楨率兵三萬，皆先後渡河，而秦督左公宗棠率兵萬五千出陝追賊亦至，會議戰守。李督少荃曰：『任、賴之滅雖藉天威，實乘地利也。今賊復趨滄、瀛，蹈其覆轍，所謂天亡之時。當以守運爲正，戰爲奇，捐海濱數百里之地以餌賊，我軍負海帶河，食東、豫之粟，獨據運河一面以制其命，滅賊必矣。』皆曰：『善！』乃引磯船入運，沿運築長壘，畫地以守：首河濱張秋鎮至東昌，丁主之；臨清南北，英主之；東屬滄州，左主之；其天津要害，則兵部侍郎崇厚公以禁軍輪船駐防，爲京師門戶。區分既定，各分軍尾賊雕勦。朝廷念陳公國瑞前功，召爲侍衞，使從諸軍擊賊。陳銜國恩，每遇軍必深入雕勦。五月庚辰，與劉松山、張曜、宋慶等擊賊德平，破賊於濱州之白橋，再破之海豐。賊走吳橋，周盛波伏兵敗之，斬宗禹之姪張二彪。六月辛亥，潘公鼎新自陽信南來，與郭公松林、程公文炳各軍冒雨潛師襲賊，戰於商河，斬數千級。賊竄濟陽，跧伏鄢家渡之左右。初賊之渡運也，期與任、賴出圍合股。既抵天津，偵二賊已就擒，失望，乃解圍走武定。見其地村無寨，糧棲畝，則大喜，遂爲休息兵暑計，雖官軍圍日合，偵知運、衞水淺，磯船皆停，張秋不進，遂不復措意，謂千里連營，事權不一，秋高馬健，一呼可涉也。至是黃汛陡漲，灌運河三尺，磯船駛集；又連陰彌月，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河海漳、運匯爲澤國，賊處平陸如居洲渚，馬尺寸不能騁；民遠徙入保，芻糧俱乏，

始大困。丁巳，我軍追賊至柳橋、郭橋，賊折而北。戊午，及之崔寨。賊沿河東北走老海窪，鳧水徑渡，遇張軍，復折。宋慶等軍循河截擊，賊趨林鎮，入鴻柏寺。寺泗水中，官軍突入，賊自填溝壑，輜重戰騎殆盡。癸亥，賊踏泥淖撲桑園、高店、老君堂，欲冒死涉運，礮船轟擊，皆退走。於是僞爵王邱遠才以三千人降陳公國瑞，賊勢益單，降者相屬。丙寅，陳、劉、潘、郭之軍破賊鹽山、滄州，追至商河。賊涉水西南竄，諸軍冒雨躡賊，至高唐，賊狂奔運河。劉公銘傳軍亦至，扼運南岸，賊不得渡，復東走。諸軍遮迣縱橫合擊，斬張宗道，宗禹獨以八騎竄秫中，走往平，至徒駭河，下馬四顧，極天皆巨浸。時不食已二日矣，素餌鴛粟膏，至是膏亦盡，追兵且及，自度不能生，謂其騎曰：「盍棄我去！天亡我，我將死！」其騎不忍，將舉礮擊之，騎乃遁。顧四面皆水，無所之，反視宗禹，惟所乘馬在。問隔岸耕者，曰：「適一人蒙袂下馬入河死矣。」其騎遂降，餘衆悉散，中原平。捷聞，詔晉李肅毅爲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陝督左、太子太保，東撫丁、皖撫英、侍郎崇、少保，江督曾相國以籌饟功，亦特加優奬。以功成祭告於定陵，並遣工部侍郎奕慶公致祭於僧忠王之墓，各將士皆賚賞有差。自是流賊悉平。

論曰：古無流寇。漢渤海、朝歌盜起，遣一賢太守平之，蓋郡國有兵足以制賊也；自郡縣不能治兵，流寇遂一發而不可制。以列聖之靈，大臣之才，川、陝、直、東之賊皆糜饟頓兵，數年乃克；然則郡國之兵可不急講哉！

劉三姑小傳

劉三姑、懷遠賣餅者女，淮北賊張龍、吳正誼之旁妻，而欽差大臣兵部侍郎勝保之假女也。姿容明麗，放

誕自喜。始與張龍居相亞，龍方治龍岡練，數從賣餅者飲酒，因與劉通。已而龍以爭練，與邑之巨姓閔，巨姓請兵捕之，火其室，龍憤甚，遂以數千人大掠而西，降於張洛行，而擄劉自隨。劉素輕矯，既陷賊，益習鞍馬，錦衣玉貌，馳驟若飛，指揮三軍，進退如意，轉鬬數千里，未嘗一日不與軍事，軍中咸憚之，稱曰劉三姑。咸豐八年，張龍從洛行破鳳陽，臨淮、懷遠、定遠皆陷，督辦軍務勝公引兵屯洛河街，將攻懷遠，遏於賊，不能進。時洛行赴定遠，龍自據府縣二城，已有衆數萬，能自成一軍矣。有孫生者，龍之里人也，走謁勝，以撫賊自効。勝給札往。既與龍語，久之弗得，還，張將軍降，降李撫苗事。期，日弗決。至期，孫生反命，龍殊無意行。劉踴躍曰：『能降張龍，在我耳！汝歸報宮保，後五日當遣張龍至。』乃入與語。龍集部曲問計，終日不決，乃以三十騎從，則張錦繖，綠衣鸞褭，紅袴褶，捉青絲鞭，而馳抵營門。三擊柝矣，孫生入報，門乃闢。將士束薪爲燎，千百枝熾以表道，控弦露刃兩行成列，火星萬點照曜如白晝。劉止從騎營外，下馬徐入。至中軍武帳，帳中燒絳燭數十枝，勝帥冠珊瑚冠，插孔雀翎，黃衣朱旄，藉兜羅毾㲪，南面高坐，戈侍數十人，束帶傅粉森列左右。劉入，匍匐稽首，稱罪人張龍妻劉謁。勝命之坐，語曰：『爾卽所稱龍崗劉三姑耶？我自出京師擊賊，抵壽州，卽聞邑人豔稱劉金定救宋藝祖事，竊謂梨園僞言耳，詎兩淮眞有奇女子，汝卽今之金定也！張龍顧不謁何也？』劉起謝曰：『龍本不敢作賊；然自以爲陷洛行久，懼弗赦，宮保幸寬宥之，是龍夫婦再生之日也。獨私計，賊勢強，耳目多，願得間以報宮保，恐倉猝僨事誤國家，故不敢遽見。』勝曰：『吾旣受汝降，力豈不能全汝

耶？歸語張龍，速自決，勿以游移敗大計。」因卽帳中賜宴，酒三酌，辭歸。勝使人賫銀萬兩，錦百匹，頒賜諸部曲。劉甫反，金幣已在門矣。於是洛行之黨在鳳陽者皆知之，走報洛行曰：『張龍反正。』」洛行召之，不赴，然亦不敢遽絕，按兵觀望而已。勝乃急檄令薙髮，獻鳳陽二城。龍終不敢謁，惟數遣劉往。勝因奏賜劉四品封，賜以彩緞敘珥數千事，費萬金。劉大喜，請爲假女，許之，自是呼勝爲父帥，日慫恿張龍獻城，弗聽，怒飲誠。勝從其請，渡淮爲營，以數百騎薄城下。龍偕劉亦以三百騎出，轉戰三十里，至大營，宮保立馬以俟。劉呼龍曰：『馬上衣黃者父帥也。』」皆投戈下馬而拜。勝責以薙髮。請俟懷遠復。從之。乃以龍幕中某舊龍岡司爲鳳陽令，屯城外。既定，勝乃悉兵攻懷遠。洛行令龍出兵，不聽，徽糧亦弗與，懷遠大困。已而粵賊破盱眙，勝軍不利，退屯蔣壩，而以淮北軍務委前兩廣總督徐廣縉。五月，粵賊破盱眙、淸、淮，勝馳往蔣壩，而以淮北軍亦潰。會玉成引兵衝臨淮關，冒砲石進，遂復懷遠，急糾苗練攻臨淮。張龍且獻鳳陽城矣，而勝忽以內艱去職，漕運總督袁甲三代爲督辦，遂與霈霖合兵復臨淮，張龍始以城降，磔之，以劉賜吳正誼。正誼、阜陽縣人，苗之二營主也。劉既事之，每語及龍，輒流涕曰：『龍負我，我不負龍。』」一日，觀正誼治練，笑曰：『此等練何足擊賊！乃爲之分部曲，嚴約束，人人畏服之。久之，霈霖叛，使人召正誼。劉語之曰：『爲賊死不義，致使我有今日；先生乃自作賊何也？』」然正誼懼禍，卒往。後勝再視師淮上，解潁州圍，劉從正誼往謁。勝與之語良久，有總兵某席前跪請三姑安。劉出語人曰：『奴輩視我不一文值，寧見頭品官尙向儂叩首耶？』」後復以事謁勝，勝方患饟絀，劉曰：『惜女不自主，無以紓父帥憂。』」勝問故，曰：『正

誼故有藏金，制於父弗出耳。」乃召正誼入，誼不可。勝怒，且按正誼罪，乃以三千金獻。及法，刱連劉及正誼父子及劉斬於市。

論曰：劉三姑，奇女子也；然而失婦正，殆進於妖矣。既殺張龍，復陷勝保，正誼父子駢首一邱，亦今之不祥人歟！余友王君遜齋嘗以三姑比王翠翹，惜其欠張龍一死。是言也，余頗然之。

【附錄】

烈星日記彙要十九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在卷三十二葉十六至二十一）

方玉澍

賊情十一則

馬君杏逸著作頗多。……茲又出『捻逆述略』一卷相示，尤切當時急務，因錄之以備覽云。

一、捻之由起　捻之始，起於嘉慶二年。楚川教匪滋擾，在處招募鄉勇；其時潁、汝歲歉，應募者衆。數年，教匪底定，撤勇歸籍。若輩久歷戎行，桀驁性成，剽掠性成；既歸，不屑生業，唯事博飲，地方無賴又從而附和之，日則市場姿橫，夜則鄉村行竊。民被其害，夜防綦嚴。若輩遂糾衆，或十餘人，一人拔關，衆遂闖進席捲。稟官勘驗，健吏老幕擬爲讞語曰：『暗進明出，較強盜罪減等。』其初不過顧本官之考成耳。豈知賊縱、民殃、官累，國患遂流於無窮歟！

二、紅鬍子　自有『暗進明出』之擬，賊免駢首之誅；間有傷事主者，亦指爲誤傷。賊意得而凶，益橫，竟明火執械，攻刼莊村，殺事主，淫婦女，無惡不爲；然猶以夜，且墨面朱鬚，恐人識認，似尚有畏法之心，時遂有『紅鬍子』之俗稱也。

三、棹主　十夫有長，百夫爲雄，賊之強悍而富者自爲首領，糾衆橫行。於集市聚賭，排列刀矛鎗銃，名爲鎮棚，衆稱爲棹主；各集市皆然。每大會，則聚集首領，或數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

不散也。捻子之稱，蓋由此起。於是改棹主之稱爲捻首，而賊勢已倡矣。

四、混家子

捻首華服騎馬，衆執兵擁護。其入集也，必鳴銃數聲，地保、集首衣冠相迎，亦間有士紳挽入者，盛筵相款。稱老某，猶張端陽之稱老端，李士林之稱老士者；或稱老某哥、老某叔，竟有稱老某爺。得接談者誇與人曰：『這公纔算混家子。』所謂『混家子』者，蓋捻首自稱之名也。

五、招捻

則曰，某某叔也，一莊有捻一莊安，一族有捻一族幸。莊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們都是混家子。』一族有捻，兄也，雖及第之榮不若是其赫赫也。無捻之莊族則鱉矣，擄其家主或子弟，歸而弔拷，謂之拉懇，或索錢三五百千，其饒裕竟有至千貫者，然後得釋。由此，莊族有稍強悍者，衆慫恿之曰：『何不出頭混着！』既或幫以資糧，糾衆而捻矣。是爲招捻。

六、仇家子

捻與捻有隙謂之『仇家子』，必糾衆往鬬，謂之『伐』。被伐者強而能拒則鬬狠，彼此互傷，或數十人或百十人，事後聚而焚之。伐者敗而散，更圖後報；受伐則敗，則閤莊集灰燼矣。或被伐者弱而避，其地保集首紳等皆衣冠往迎，再三懇和，竟有長跪馬前者。許和，則備盛筵，奉厚資爲鎗藥費，其被伐之家必焚掠一空而復已。其資費皆居民攤派，然亦爲幸矣。

七、勾捻

豐盛，無敢或違；勾捻者，劣保也、土棍也，藉捻之惡，括民之財，就中取利。密招捻來，彼陽爲周旋，派民酒飯，筵必豐盛，無敢或違者；彼則抽其半以入己。稍有推委者，抄掠不免矣。或酒筵少不如意，斫棹碎器，間有傷人者。其於商賈必數倍之，由此富商大賈皆撤貲而去。市井蕭條，民用匱乏，自

此各捻效尤，不招而屢至，民不聊生矣。

八、通捻　通捻者、蠹役也。捻之肆掠，亦畏官兵勦捕。遣其黨之精悍者入城充役，賄通權勢班總，以爲呼應；班總亦私行入鄉納交。官有勦捕舉動必先期集人，班總已飛信往聞矣。官或公事躭遲，或畏葸稽延；即不得已而往，捻已四散潛匿，官至不過徒勞往返而已。捻竟混迹入城，窩頓班總之家，娼賭恣縱，或經月或旬日，人即知而無敢言。茶肆酒館，任情遊覽，見城市之殷繁，覬覦之心又不免矣。

九、入捻　入捻者，有掌捻之出掠而歸，貨財車挽擔負，牲畜逐羣而驅，半入捻首，半爲衆分，有掌捻者入捻，非迫脅之，自樂入也。捻人之入捻，亦必均；牲畜烹之，恣意大啖。族隣垂涎已久，更出則執械以從。焚也，掠也，啖肥甘也，淫婦女也，既歸分貨財也，雖良懦亦奮而相助，倘復有善類乎！果屬良善，遷避之不待終日矣。

十、捻目　捻之惡者曰二捻頭：稍通文義，能計劃者，謂之掌捻；兇悍鬬狠者謂之領捻。小捻入大捻謂之幫捻；又有不知名姓之類聚數十人到處游行，遇隙便搶，謂之游捻，又名飛捻；更有新捻、老捻之稱。數十年來，長淮以西，在在皆捻矣。

十一、縱捻　捻之所以成巨患者，良由族助之，隣庇之，士紳縱之，地保畏之；官其詞投報，殺人若干，焚房若干，搶貨若干，官唯曰：『汝且回去，我替你辦案就是了。』究未知獲案與否。卒至養成逆叛，莫之能禦。嗟乎！萌芽不掐，終煩斧柯；涓滴不塞，必成江河：愼其微而杜其漸，不可少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歟？

十二、捻殘酷　捻之焚掠集鎮，未焚者以爲居停。其去也，以糞穢塗其家堂神軸，所有釜盎盤盞，靡不粉

碎，竹箸亦剁數段，每門窗棹椅無不毀壞，穀糧未能搬者，其死也必慘；而甘心受辱者，亦終遭其害。聞以婦女歲小兒兩手壓於碾盤下，周圍十餘，有過百日者，焦爛不腐猶蹲踞焉。又聞以嬰孩舂准以爲戲。噫！捻之殘酷殆非人類，雖闖獻何以過哉！余初聞之，未嘗不憤然髮指，泫然淚下也。嗚呼！天哉！亦何至使斯民至於此極耶？良由驕奢淫佚，孽愆日積，天怒神嗔，釀成此一片刼運——天星滅，戾氣消，而和氣自至也。人所願革面洗心，痛自改悔，庶可以感天地而召慈祥。妖也哉？

十三、捻狡詐

捻欲刼掠大莊，知其有防，先遣人於附近小莊附近，或四面草堆放火吶喊以助聲勢。莊人畏其衆多，不敢相拒，皆逃散去；遂得肆意席捲，於隱僻之地，悉搜尋無遺，掘土深至數尺而後已，蓋疑其有窖藏也。其或入集及經過之處，先遣數騎傳呼派飯若干棹，如止百餘人，必令派百棹或七八十棹，僞爲衆多以嚇詐之；地保稟官，更爲虛張，官以此惶惑畏葸，不敢即捕。乙卯四月十八日，州佐汪聞集人云，捻入館僅數人，行逆後，集人猶未知也。某役見之，每棹不過三五人，計棹不過五六十，大約二百餘人而已，其雜棹。其運送酒食者奔出告與集衆，尚未遽信。一時郡守周公率壯役捻衆齊至，呼令派飯百勢趕殺，兵役壯勇鄉勇會同營兵往勦。二十一日巳刻，捻出拒，僅百餘人。先以十餘騎直衝營隊，隊遂亂，捻乘營苛派民間一錢。死者且百餘人，枕屍狼藉。周守乘夜歸署，急派士紳督役守城，一切防守器具，纖微必備，未二十七日，軍功朗齋張君，卽今固始令也，率勇數百由固來援郡；城唯西門最當衝要，卽令

其防守。捻於二十六日已焚息縣。二十九日至余家店，距城二十里；二更後至方家店，距城八里，火光亙天；三更後至馬家棚，附城僅四里；寅正迫城，分撲西北兩門，鎗礮轟擊無少停，至午後始懈。賊知守禦有方，不敢再攻，入夜寂然，黎明遂指西南而去，光山竟被焚掠。幸哉！郡城數萬生靈得以保全者，張公之力也。聞其守西城時，隨機應變，捍禦多方，彌內應於無跡，斃捻逆於莫測，何其勇且智歟？使守城者皆如張公，則捻雖多詐，何能爲哉？

觀此數條，捻之始末與吾鄉之『牛賒頭』及粵西之『大貨手』大約相似。總之，地方官不能彌患未然，大吏又從而姑息之，以至釀成大禍。邊境有此弊端，尚有可委，何中州內地，近在輦轂，亦染此惡習，久而不化也耶？

賊情二十 十二月初九日（在卷三十二葉二十二下）

杏逸又嘗爲余言，捻首孫葵心者，世充衙役，其父黨羽已衆；迨葵仍習父業，又加甚焉。衆投效勝營，不得志，遁歸張樂行。其衆愈多，乃自爲隊，出掠周家口，滿載而歸，毫無阻礙。其黨有阮姓者，見而生羨，亦糾衆祭旗，擬效所爲，現在不知先犯何路。

夫捻匪本無大志，其意專以擄掠爲生。使官軍肯奮前追勦，直搗巢穴，不難一鼓殲除，永絕後患。奈多委縮不前，但求賊退，遂虛報捷。賊得乘虛而來，從容以退，毫無忌憚。迨至食盡，又出搶擄，人亦何樂而不爲賊耶？中州民俗素稱淳樸，今乃如此其壞！又何怪邊疆遠省，蠻硐海島，世多盜賊，釀成大患而不能一時制之也哉？

賊踪五

丙辰五月十九日（在卷三十三葉十六上）

閏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邸抄，……捻匪李昭受……詭稱投誠，已革道員何桂珍……被戕。……此昭受再叛之始也。桂珍號丹溪，吾滇師宗縣人，與余同年補弟子員。後入詞垣，命在上書房行走。……為人性多迂執，非軍旅才。……後余晤其隨員蔡君閬仙云，昭受之投誠也，衆知其詐，唯丹溪不省，故開誠以待。繼又自疑，欲遽除之，而不能決。復函商皖撫福公，以致機事不密，為昭受所獲。因設筵招衆委員痛飲城外，而已懷書挾刃以入。丹溪甫力辯，而身首已斷為二。昭受提其頭掛樹枝，以銃箭轟擊，落水中，衆始驚散。此實錄也。

賊踪七

六月二十七日（卷三十三葉十八上）

近聞河南捻匪已破固始、三河尖。匪首張樂行，辦漕衿也，素孚民望。以地方官催糧過刻，百姓奉樂行為首，肆行無忌。凡從逆者，俱禿髮為記，以桐梓油塗其端，不能長。衆至十餘萬，勢甚猖獗。固始王公春綬及袁公午橋均以在籍大員帶兵堵勦，相持數月。適固始童試，王公撤勇回邑彈壓，而匪衆乘勢焚擄，民舍一空，勢將進逼縣城，王公復回兵防堵云。……

鴻雪因緣圖記

麟慶

潁州靖盜（在第一集下葉三十一。按：此爲道光四年麟慶知潁州府時事）

潁川古名汝陰。……風俗剽悍，捻匪叢集。時屆仲冬，余觀西鄉巡閱，知千總徐華、清亳州武舉從九李暢（江蘇吏員）縣役龐思、謝萬、馬勇、府役姚詩，長於緝捕，均攜之行。……會大風雪，遂冒雪至岳家寨。其地爲道光二年教匪邢名章作亂處，勦滅後，居民未敢復業。乃親入投首人岳桐家，喚村衆曉諭。尋偵知逃盜魏石柱潛匿附近韋家寨。有武生韋子定者，派近任俠，親至其家，勸令捕盜自效，解佩囊賜之。子定用命，後果攜龐思縛魏石柱以獻。又聞太和境地棍楊振，綽號『金頭蜈蚣』開場聚賭，親往掩捕，繫之而歸，枷示通衢，潁民稱快。……

榴廳治書（在第二集上葉八。按：此爲道光十年麟慶爲河南按察使時事）

庚寅春，御史某參奏河南驛馬缺額，編派民車，及捕務廢弛，不立章程等情。上命侍郎鍾昌、楊繹會赴豫查辦，四月抵省。……查……緝捕章程，不過編保甲，嚴守望、偵線、究窩等事，不難徒託空言，要在責以實效。查巡撫楊菴任以來，督屬緝獲捻匪王發魁等二百十五名，盜犯謝添貴等一百三名，匪犯邢名順等一百十名，

鄰省逃盜李丙寅等十二名。本司在道任，督緝教匪聶士貞等五十四名，自正月至今，又獲捻盜五十餘名，此外命案不復膻敘。議上，簽卷隨送欽差覆核，據實入告。……

在邑吉縣

告諭團練習武（在葉十七。按：此係道光二十七年胡氏知在平時所發）

胡學醇

爲曉諭事：

照得除暴所以安良，自衞尤宜講武。縣境係四達通衢，賊匪易於溷跡。曹屬捻匪於七月間來境滋擾，該民人等雖未被其害，而當時各懷忿恨，莫敢攖鋒，當亦共嘆自衞之無具也。茲本縣招募鄉勇多人，延請武教師七人，在於南關、三十里鋪等處，分爲三場團練。除隨時親詣操演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仰闔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有願學拳勇槍棒者，各就該場之所近，准予自行前去學習，以保身家，而廣傳授。特示。

告諭各里團練（在葉十九）

爲曉諭各里自行團練義勇，以保鄉閭事：

照得爲政首在養民，修文亦宜講武。縣境界連曹郡，屢被捻匪滋擾，蓋欺我小民之懦弱，莫敢攖鋒；城內雖有兵役，及至被害村莊往返呈報追捕，而該匪早已遠颺，亦竟無如伊何。茲本縣爲資招募鄉勇四百名，又延致武教師七人，訓練拳勇、槍棒，以備有警出捕。惟縣境幅員遼闊，倘該捻紛至沓來，必至顧此失彼；是官之

團練兵役，不
爲一牌，或十
行出示曉諭。
相親相近村
之師；一里告
犬無驚，各安
耕鑿之天，共享太平之福。該民人勉力
遵行，本縣有厚望焉。切切！特示。

若民之團練義勇可保鄉閭也。本縣現
在已令在城尙義里各就村莊之相
數莊爲一牌，自行團練，該莊民莫不欣
然樂從，業經取有該里所練各牌義
後，爾等三十五里務須遵照在城尙
義里團練章程，各就
心存畛域。如此，各里分牌團練，則一
非但不失守望之義，且有合睦婣之
風。將見夜不扃戶，鷄

斯末信齋文編

緝匪事宜議 濟寧（在官牘一葉十六。按：徐宗幹於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知濟寧州）

徐宗幹

奉飭，以某奏捕盜事宜一摺，轉飭妥議等因。查盜案初報，宜速移鄰封協捕，一面知照鄰境，並請通飭各縣協捕，並無本境搜拿無獲，始行移文關會，再行會印空白緝票，一有失事之處，即將附近各鄰封會票，另差前往幫捕；則無分畛域，不難越境搜捕矣。

又盜案犯事宜嚴懲牌保一條，即係辦理保甲舊章所稱各州縣於審理盜賊等事，不過就案定案，於保正甲長有無知情故縱，並不推求，即擬杖亦未必發落，自係實在情形。然失事之時，方捕拿未獲，徒吹求保甲亦屬無益。至獲賊定案之時，保甲牌長不無遷移；且牌頭多係鄉民，非如可比，必按追求，未免滋累。應請於失事初報時，該地保無論是否知情，守望有疎，即應杖責後發落。牌頭多係農民，責令協同訪緝，實有窩藏賊物知情容留情事，從嚴究辦；若據賊犯累，恐有挾嫌誣叛，鄉民畏事，平日愈不敢首告。然推求於已失事之後，不如稽察於未失事之先。往往有此縣窩賊而行竊彼縣者，東鄉窩賊而行竊西鄉者，本境之賊不行竊本境，失事之村莊未必定有容匪之牌保，是

仍在平日之清查得力也。

又城鄉居民宜令守望相助一條，亦保甲之意。每屆冬間，城關鄉村各處均有支更按日輪值，然不能竊劫無開者，由衆心之不齊，亦由奉行之不力。有各顧身家而不顧相不敢追捕者。惟在地方官或一月或十月，親身於各鄉周歷一次，諄切面諭，感之以誠，老一二人爲倡，不與保正甲長一例視之，而一切修棚欄、葺窩舖、撥更派巡役之事，概不文皆成實政矣。

又審鞫盜案無論苦累事主一條，不肖州縣抑強爲竊，恐難保其必無；然事主恐地意聳詞揑報者亦所常有。至失事之家慮到官受累，隱忍不報，他省不可知，而東省似無賊因驚覺並未失物者，無不來求比緝，況有強劫拒捕情形乎。愚昧之見，事主一經呈報，緝，則自無以竊報強者。若以強劫呈報，無論虛實，飛速勘緝，就失事地方查訊，不必令事以後，供情不符，亦帶同賊犯前往與事主質證，無用票傳，則無苦累矣。

再各州縣平日緝捕，素不廢馳者，偶有疎防之案，應乞寬以時日，照例處分，勿遽加以措手。否則，則本任呼應不靈，而接緝者總不能十分得力也。

以上各條，爲辦理尋常竊盜而設。各屬界連江南及曹、兗各處，時有捻匪出沒，並擬一，請將三縣營汛撥歸河標也。捻匪勢衆，必須兼用弁兵。三縣偶有稟報要案，各該護倉庫、監獄及解犯、轉餉等事。嘉祥、魚臺營屬曹鎮，金鄉營屬兗鎮，遇有查辦事件，關會各境該管營員，緩不

濟急。應請將守候批示，始行出汛。

一，請責成各衙弁實力稽查也。查疎防處分，係地方文武之責，與衙備無涉。各屯民亦非盡知情容留，實因畏其兇悍，不敢結仇。如衙弁與地方官一體查緝，自可羣起而攻，匪徒無託足之所矣。衙官不管地方公事，而緝捕一項，應令兼任其責。兗、濟管屯莊內獲犯有功，失察有過，應明定章程，以昭懲勸。一，各縣壯丁應請酌籌經費，或於緝捕經費撥行實力操演，仍恐有名無實。非州縣之敢於泄視，苦費用無出耳。即值大閱之期，雖旗幟鮮明、器械犀利，恐亦一時照耀耳目，難保不彼此借用，或以兵丁代爲操演。如奉調派，仍不過此數名窮役而已。此係實在情形，不敢壅於上聞。應請另籌經費，或於緝捕經費項下酌撥飭發，或由各州縣自行酌議籌款撥用，稟詳存案，俾壯丁得贍其身家，而知方先使有勇，州縣不慮及賠累，而治賊不患無才也。

一、請專派委員督辦也。查各捻匪，竄留外省，竊劫本省，頃刻出境，及會捕而遠颺已久。且各州縣捕役，其能事者，若駕馭得法，則爲捕役，其所謂死門子者，不與賊通也。不與賊通者，兵役未到則捕已送信矣。有此否則，百弊叢生，有所謂活門子者，與賊通也。不與賊通者，有本境之捕役亦樂於遁矣；與賊通者，賊勢衆則捕已先彼處捕役不睦互囑捻匪竊劫以徇隱者，有因邑役之捻匪而藏身于彼邑之捕班者，有本境之捕役亦樂於此處捕役與彼處捕役不睦互囑捻匪擾害者，有本官比責過嚴逃入鄰境捻匪黨內以爲害本境者，有鄰境緝拿嚴緊挾嫌故囑捻匪擾害彼縣，竄留外省，竊劫本省，頃刻出境，及會捕而遠颺已相報復，或本縣一夥互相縱容交易而退者，有捕役受比不過

或希冀重賞，向捻頭婉商交出一二小竊之人以分賞項者，有捻匪補捕役買出作眼卒至被捻匪殺害者。捕也，實則賊也。有捕賊一氣傷甚至攜帶鳥銃傷人者。賊也，實則捕也。賊之種種爲害，捕賊之種種爲難，皆由於各分畛域，而地方應辦公事甚多，勞不能合數州縣已空。州縣恐激成事端，立干參撤，難保不以無事爲安，因噎廢食。蓋人少則勢不敵，而傷人多則機不密，而良民雜處，難以玉石俱焚。該強幹能事者一員，並候補參遊以上酌派一員，於准其隨時知會匪徒之肆無忌憚，皆由於此。應請於跡，密速飛調，聲曹、兗、濟等屬周歷巡行，不必拘何縣往追，無分疆域，遽行殲斃，應將拒捕格殺勿論之例內發給，委員自東擊西，不但不用捕役跟拿，幷州縣署中一切人等均不令其知曉。設或竟抗拒逞兇，可以就近駐紮，設法擒拿。所有委員薪水及兵役飯食行支用，不用州縣應付。俟查辦一二起，地方安靜，即行撤退。如緝獲要犯多名，並請優加獎拔，以爲激勸。

審辦積匪往往輾轉關查，動多牽制，獲犯由所在州縣解省究辦。如係結捻三府拽刀手滋事之例，一律問擬。一俟盜風稍息，仍歸舊例。如此辦理，似近張皇。然『沿河之區，水手易於結夥，歉收之境，飢民必致脅從，且邪教即已盡除，恐奸宄難期悉保全多也。防患初萌，奏效易而

蔣子瀟先生遺集

讀漢書游俠傳（七經樓文鈔卷三葉九）

蔣湘南

江淮間有所謂捻子者，數百人爲一羣，攘礮、烏銃、刀、矛、各殺人器皆具，蟻擁蜂轉，地方官莫敢誰何。余嘗視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闖門，呼曰：『嚮老。』嚮老者，人有不平事輒爲之平。久之，赴愬者衆，贊口洋溢轟遠近，如風鼓雷鳴，則成嚮捻子也。因問其主人曰：『國家爲民設官，百里一縣，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爲？』主人嘬蹙曰：『難言也！官衙如神廟然，神不可得而見，司閽之威，獰於鬼卒。無錢不能投一辭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傳，傳矣而質或無期，質矣而曲直又不能盡明；然已胥有費，吏有費，傳卷有費，鋪堂有費，守候之費又不可以數計：故中人之產，一訟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諸嚮老，不費一錢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強者抑，即在一日之間乎？』余於是喟然曰，捻子其漢代之游俠耶？當其聞難則排，見紛則解，不顧其身，以殉人之急，合於太史公所謂救危振贍，有仁義行者。然而重諾市義之後，無業者投之，亡命者投之，販鹽、掘塚、博掩者投之，兄事弟畜，盜賊以藪，背公死黨，無不可爲，自古俠魁未有不爲罪魁者。班孟堅曰：『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蓋其人亦自知末流之無可歸矣。』孟堅與子長違，而各成其是，皆足以觀世變云。

書劉天保（同上卷五葉四十一）

劉天保，河南睢州人也。幼無賴，習奔命法，能閉界上，與羣梟鬬，解其魁一臂，肩之行。梟夥期復仇，天保應期獨身往。羣梟怪之，拔刀出。天保笑曰：『解衣盤礴，連盡數巨碗。一人刃舉大臠，咤曰：『吞！』天保張口從刀尖上吞肉大嚼。羣梟愕眙，酒肉飽乃公！』解衣盤礴，連盡數巨碗。一人刃舉大臠，咤曰：『吞！』天保張口從刀尖上吞肉大嚼。羣梟愕眙，相率推排拜庭中，請長其羣，曰：『今日乃服公！』天保笑而起。久之，折節讀書，應童子試。督學使者疑其文，擯之。天保怒，投牒試弓馬，遂入武庠。河南巡撫楊公國楨聞其名，招置麾下，爲材官，連擒巨賊，撤數千里桲鼓，累功至光州營都司。道光二十一年，英夷陷寧波，天保慨然，思一當大敵。……至浙，見官兵不可用，白幕府，請回光州募健兒五百人，異軍突起。當是時，天保氣銳甚，若徒爲寧波驅除，非永靖海疆計也。吳祥爲寧波語琚門者，入寧波，裴小狗夜半躍城，而赦之，沿海可保無事；條列賊守狀，取鼓樓上夷字書還，以爲左驗。小狗者、息縣猾賊，吳祥者、固始白役，皆天保所遣也。于是天保上狀將軍，請爲前鋒，取寧波。而將軍已……以寧波委段帥，……令天保……取鎮海。……天保所將鄉兵，皆舊捻子中奇材劍客也。……夜半抵西關，……裴小狗登城，瞰城內列銃如林，喊曰：『鬼子有備！』語未絕，而火銃及，小狗跳免。……天保令縛大石二千斤，三百人舉之，撞門。門破，而火銃排出，天保率衆匿兩廂簷下，相持未決。趣使二百人取擡礮。賊忽啓南門，出數百人，自西關外夾攻之。天保與衆登屋走，至駱駝橋，火器亦至，列陣再戰，追賊至城下，人少不敢攻。旋聞寧波敗信還，于是將軍以敗賊入奏，而令天保屯慈谿，與參贊爲犄角。

參贊以非戰期，火藥不時發，無何賊大至，天保飛騎告藥匱，身發礮擊賊。賊至山下，有死者，不敢上，天保亦不敢連擊。撐拒間，飛騎還曰：『參贊全軍去矣。』衆遂潰，二月初四日也。天保嘗言，賊大礮無准，不足畏，足畏者連環排銃也。然銃五發必熱，須冷再用；而五百人故善避銃，望煙則伏，聞響則起，無一傷者。天保好讀書，……待士卒如子弟，人樂爲死。嘗從余問漢書十志，三誦無一熟者。……升參將，病危，卒不獲一效。道光二十四年卒于家。……

（春暉閣詩鈔選卷六葉二十）

捻子

淮西叛唐代，教民尚勇鬬，習染一千載，至今沿其陋。兒童矜帶刀，長大詡弓彀，架礮肩機鎗，蜂蟻紛相就，夥涉數百人，亡命皆幅幞，嚮者爲頭目，能排難解紛者，衆奉爲首，呼曰嚮者。見難必拯救，睚眦無不報，殺人當白晝，其名曰捻子，紅鬍乃詛咒。良民詈之曰紅鬍子。捻子有強弱，衆寡皆盜寇，兩捻或不合，一戰禍已構。其先下戰書，來使必豐侑，期前各亮兵，門前勿馳蹂。凡捻子相鬬，必先下戰書定期。期前三日，此捻子向彼捻子門前耀武，次日，彼捻子亦向此捻子門前耀武，各不相見，謂之亮兵。至期擇廣場，對壘排獵囿，戚隣作調人，長跪口爲授，說和者具衣冠至場中長跪，二捻子頭目亦長跪。和則兩相揖，不和兩相嗾。但聽鎗鳴鳥，捻子以鳴鳥鎗爲相嚮。遂如圈逸獸。傷鎗者折股，中刃者絕脰，黠者搶鎗礮，飛跳捷於狖。無賴少年有專習搶鎗炮者，各捻子皆出重貲賃之。戰勝奏凱歸，戰敗仍守候，匿尸不報官，養銳仇必復。汝、光隣鳳、潁，習慣眞逐臭，新例罪縱加，新例，南汝光有十人結夥者，即發煙障。頑梗終如舊。或云選健吏，嚴酷績斯奏，乳虎與蒼鷹，轉移庶幾驟。我生于此邦，顚知其所狃，地本瘠而貧，人亦蠢不秀，博進爲生涯，私鹽轉販售，

官亦姑容之，民窮且寬宥。固始與息縣，疆界連錯繡，固境有水利，安靜襲仁壽；自來無恆心何處逗？請用趙廣漢，鉤距先塞竇；再用召信臣，農桑繁其畜。但教地澤洫，勿慮民氣瘦，患盜師風草，聖言理豈謬？昔有陳茂才，見之我方幼，傴僂行市中，褒衣而博袖。捻子聞其來，藏刀不便覩，或值爭奪時，一呵遂各走。呼之曰先生，相戒勿招詬。光、潁交界之區曰三河間，爲捻子最多處。有霍邱秀才陳某年七十餘，衆捻子皆敬而畏之曰，彼讀書人也。年幼時猶及見之。試思衆豺狼，何畏一學究？天良本不死，亟望使民富。

王文直公遺集

瀝陳山東地方官玩縱盜賊疏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卷一葉八）

王東槐

……竊惟捕盜係州縣專責，而振厲督率則在乎封疆大吏。臣聞山東捕務廢弛已極，該地方官毫無振作，以致盜賊縱橫，白晝搶劫之案屢見疊出。七月間，在平之舊縣有會試武舉被劫一案。又在平南關有搶劫錢鋪一案，賊衆二三百人，各戴白帽；該縣把總帶兵捕拏，賊分其半抗拒官兵，其餘搜括財物，竟飽所欲而去，在平爲之閉城一日。又東平州之沙河站有搶劫當鋪錢鋪一案，賊衆四五百人，皆以紅線繫髮，自辰至未，搜括各鋪，賊至六七千兩。是時東昌府東關亦被搶劫。八月間，平原之腰站有客車七輛被劫一案。又有賊百餘人搶入泗水境，該知縣帶役追拏，賊開槍抗拒，人役驚散，知縣逃入民家，賊牽所乘馬去，遂入曲阜之董家莊，搶劫兩興順錢鋪，事主受傷者四人。九月間，有賊數百人屯聚東阿之魚山，賊首一戴紅頂，一戴藍頂，帶領數十人，入坐鹽園客舍，索銀三百兩，該商不敢爭持，湊付銀二百兩、錢一百二十千，從容攜之而去。此臣所聞山東各處盜賊搶劫之情形也。再以臣所居滕縣而論，五月間，有搶劫紙房村居民周姓一案，南沙河有前任浙江藩司存興行李車被劫一案。六月間，南三社有搶劫段姓幼孩二、張姓幼孩一、勒價取贖二案，賊首一係李姓，一係許姓；涼水泉有客車三輛被劫一案，贓千餘兩。七月間，有嶧縣知縣馬有紱行李車被劫一案。八月間，

有搶劫級索集布鋪一案。又有賊百餘人，在官橋店住宿，外插『替天行道』旗號，遂於次日搶劫臨城王姓油鋪、趙姓錢鋪、李姓貨鋪，各席捲一空。又有賊數十人，搶劫沙溝郭姓貨鋪。經該汛都司帶兵捕拏，擊斃二人，賊始散去。而是時東郭村又有賊匪拒捕殺死事主一案。連月劫案多至十餘起。一縣如是，他縣可知。原盜賊之所以熾，皆由於大吏彌縫粉飾，惡聞報盜，因而各州縣多方諱匿，縱容不辦，而盜賊反爲得計。即如存興行李車被劫一案，經署滕縣事繡綸賠銀二百兩，其案遂化爲烏有。此風各縣皆然。盜賊援爲口實，凡劫奪行旅，輒曰：『令知縣賠汝！』賊勢焉得不張乎。又如寧陽知縣陳鑑之妻弟，協同該縣兵役拏賊，在白馬廟與賊遇，被賊鎗戳身死，屍橫於路，該知縣不敢直報，但云家人犯病，墜馬自傷。如斯諱飾，非上司惡聞報盜，縱賊反噬，何至於是！而臬司徐思莊又以『欲擒姑縱，欲取姑予』之說曉諭居民。據所刊告示：『巨盜進莊勿許驟拏，然後兜拏。』各州縣得此告示，懼長賊氛，不敢張貼。其措置乖方可知。巡撫崇恩有統轄全省之責，此等情形，何得置若罔聞？近者，直隸、河南，奏辦盜賊皆指言出自山東，該撫平日所謂整理地方者安在？若謂山東查拏嚴緊，盜賊逸入他省，何以數月以來並未聞該撫奏辦何案？奏參何案？又如郊城民人禚方溪赴京呈控一家被殺五命一案，賊首李貫五尚在未獲，而知縣崇亮改調滕縣，巧爲開脫，使置身事外。該撫但知爲屬員規避處分，而於奉旨嚴拏之案竟不從實辦理，其意何居？上下相蒙，習爲罷軟，致使山東一省半成糜爛。臣聞各處盜賊多者四五百人爲一股，少者亦七八十人，有捻匪、有掖匪、有梟匪、有腹匪。爲首者有仁義王、順天王、大將軍、小諸葛等號。長矛利銳，出入濟、東、泰、兗、曹、沂之間，肆然無復忌憚。山東地近畿輔，毘連河南，除盜安民，若何

緊要!及今不嚴行懲辦,設使漸成延蔓,別滋事端,誰執其咎?臣籍隸山東,既有所聞,不敢並地方官玩縱情形,據實陳奏。見在欽派大臣前往浙江查辦事件,路過山東,應請旨卽交該大臣就便查辦,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明鑒察。謹奏。

宦豫紀事

廖公紀略

鄭元善

夫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孔子曰：『以德報德。』士生斯世，德之大者孰愈於存，吾得及其身以爲圖報之地，揆諸心志，寧非慊然？若夫往事追維，風徽已杳，九原平素之懿行嘉言與夫勳業之大者，爲之深切而著明之，俾無湮沒之，嗟！是以文字元善自通籍後，以邑令起家，逾二十年，遂膺疆寄。徒以奉職無狀，致獲咎於聖明。然有知我，疇舉賤官？則如南海廖公者，其人往矣，安得不就見聞所及爲之紀其實，以酬知己，殆亦報之一端也。

謹按，公諱牲，字兼山，號鹿儕，廣東南海縣人。嘉慶丁丑進士，由工部主事洊升郎中，監督寶源局，京察一等，補授四川夔州府知府，旋以母喪去任。道光二十三年，再補河南汝寧府知府。在官十有二載，年已耄矣，遂乞骸骨，時咸豐乙卯歲也。元善初宰正陽，繼攝羅山篆，皆爲公屬吏。親炙日久，故於之最詧。公學術湛深，性情和易，居恆從無疾言遽色。然寬以待人，擇交則嚴；勤以馭之以定，濟艱險則受之以通：以故身處多事，禦外侮，靖內訌，靡不晏然，汝之民今猶初，髮逆之北犯也，楚氛既惡，密邇豫疆，豫中不羣逞之徒嘯聚霍苻，名曰捻匪，即俗所稱紅鬍子也，四起

而爲之應。汝郡在豫，實東南藩籬，外懼髮逆之來窺，內有捻氛之肆擾，焚掠殺戮，一邑之力恆不能獨制；其尤者，又自顧考成，隱匿諱飾，養癰爲患，凶焰益張。公洞察其情，力爲之主，昌言於上，請寬處分，董率僚屬，駢集鄉團，聲勢聯絡，畛域毋分；且擇各縣差役有幹濟知大義者，授以機宜，許以重賞，協力搜捕；並爲彼衆開自新之路，許其悔罪以來歸，責其立功以自効。一時材能之輩，均樂爲之用。故數十年著名巨盜，如：傅九功、胡全堂、曹顧不住、裴滿堂、裴筱苟、胡廷槐、張端陽、徐升、易天福、趙廷羣等，皆以次就擒。仁者深謀遠慮，弭患於無形，地方陰受其福矣。

咸豐三年，髮逆竄豫，陷歸德，圍汴梁，西犯汜水，遂分道以趨：一渡河北擾覃懷，一由許、裏脅，地方騷然，獨郡城保無恙，皆公平素善於駕馭差役，得免勾結內應之力也。信陽州土棍雷六、汝陽巨捻劉文煖相繼倡亂，戕桐柏令，圍正陽城，人情洶洶，西、遂、確、新、等邑遂同時戒嚴，距省路遙，援兵不至，公惟指揮縣役禦之，率用命。初，新蔡快役馬萬三素有勇略，並尚義俠，動號召數百人，聽其指使；而新蔡令威德不足以馭之，馴至肆髮逆再陷武昌，公奉檄扼防羅山之九里、大勝等關。元善時在羅山任，公募勇四百名，命長子慶行鄰邑。事發，提省，上台將置之於法；公惜其才，爲謀贖罪。至是，聞汝有警，率三百人來衛郡城。公命討雷六等。

是年冬，髮逆再陷武昌，公奉檄扼防羅山之九里、大勝等關。元善時在羅山任，公募勇四百名，命長子慶謀與元善率之前驅，公駐羅邑，調度指示，南固圍圍，北靖莽氛。未二年，汝南羣盜悉平。大府屢擬敘功上達，而固謂守土者應辦之事，自言無功，獨於所屬寅僚則徵勞不沒。

當英鄰岩撫帥之駐軍申陽也，兵燹之餘，銀值湧貴，州縣征解維艱，兵餉恆虧不繼；而營中軍士領到餉

銀，動輒需錢，市肆因之居奇易錢，又復故昂其值，遂至官與兵交困。公爲審度情形，建言於上，令三百里內州縣悉解現錢赴營，士馬遂收飽騰之效，牧令藉免賠累之蹉。

公尤愛讀書人，凡汝屬士子，學問優長者，無不刮目相待，諄諄教誨，曲意陶鎔，才識出衆之少年，尤必期以遠大，故一時知名碩彥咸出公門，若口給自矜之徒則向所不取，蓋公之律人與律己無二轍也。

公退然如不勝衣，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獨至汲引賢俊，則所以揄揚而推荐之者恆不遺餘力。故楚南高太守僅、清苑金刺史朝棟、番禺徐觀察繼鏞、皆由公薦知名。跡其所歷繁劇之區，果得循聲載道，足見公之鑒賞爲具眞識力，而元善之受公知尤深且厚。憶癸丑歲以父憂去位，蒿目時艱，自揆譾陋，懼以庸愚僨事，將謀田間老。公特稟於陸稼堂撫部奏調豫，朝命報可。迨菜薿岩中丞撫中州，公又屢薦之以爲得人。嗚呼！元善固愧不副所知，然厥後之由州牧攝府符，蒸蒸而起，旋撫是邦，要皆公之樂育而栽成之也。

公之推轂人材若恐不及，如出天性。然無攀援，無歆羨，又不以寵利自居，故由京官歷郡守，十餘年間，僅兩權道篆，卒未遷一官，擢一堦，公怡如也。公既受英中丞知，將調首垣，爲通省表率。公謂繁劇之地，年逾古稀，以弗勝任辭。其恬淡自持，惕然以躁進爲戒又如此！是以公之言曰：『莅一官，但得與地方相習相安，卽是樂境，何必膺高爵，享厚祿，憧憧焉有求無已哉！』是則公之學識品量，又誠有大過人者在也。

擒徐升記

徐升、息縣人，寄居於正陽蓮花寺。性狡黠，趫捷善走。少時嘗幫地保雷玉清討巨捻張端陽、雷玉清兄弟

相繼陣亡，升獨以輕捷得免。又習爲鼠盜狗偷，鄰村遠近皆受其害。予乘夜捕之，升逸去，獲其母與其弱弟，予憐而釋之，令戒其子無復然。升遂閤家回息縣。

未能得手。升白士店人張端陽性情凶暴，糾集無賴數十人，橫行汝、正、新、息間多年矣，鄉人切齒。予屢次率衆討之，皆因端陽之多怨也，約集鄉間壯健二百人與之械鬬，斃其死黨裴小山等十餘人。端陽懼，遂逃至人閤漢璞所獲，交地方官就地正法。自此而徐升之勢遂張，嘯聚數百人，盤踞於岳城、包信、長陵等鎮，肆行搶掠，姦淫婦女。息縣熊令率役勇八百人捕之，遇之於岳城，一戰而潰，傷役勇數十人。熊令踉蹌而歸，遂請兵於蘇州，爲息縣因端陽之多怨也，約集鄉間壯健二百人與之械鬬，斃其死黨裴小山等十餘人。端陽懼，遂逃至人閤漢璞所獲，交地方官就地正法。自此而徐升之勢遂張，嘯聚數百人，盤踞於岳城、包信、長陵等鎮，肆行搶掠，姦淫婦女。息縣熊令率役勇八百人捕之，遇之於岳城，一戰而潰，傷役勇數十人。熊令踉蹌而歸，遂請兵於蘇州，爲息縣

未能得手。升白士店人張端陽性情凶暴，糾集無賴數十人，橫行汝、正、新、息間多年矣，鄉人切齒。予屢次率衆討之，皆因端陽之多怨也，約集鄉間壯健二百人與之械鬬，斃其死黨裴小山等十餘人。端陽懼，遂逃至人閤漢璞所獲，交地方官就地正法。自此而徐升之勢遂張，嘯聚數百人，盤踞於岳城、包信、長陵等鎮，肆行搶掠，姦淫婦女。息縣熊令率役勇八百人捕之，遇之於岳城，一戰而潰，傷役勇數十人。熊令踉蹌而歸，遂請兵於蘇州，爲息縣

戒其子無復然。升遂閤家回息縣。

憐而釋之，令

相繼陣亡，升獨以輕捷得免。又習爲鼠盜狗偷，鄰村遠近皆受其害。予乘夜捕之，升逸去，獲其母與其弱弟，予

蘇州，爲息縣因端陽之多怨也，約集鄉間壯健二百人與之械鬬，斃其死黨裴小山等十餘人。端陽懼，遂逃至人閤漢璞所獲，交地方官就地正法。自此而徐升之勢遂張，嘯聚數百人，盤踞於岳城、包信、長陵等鎮，肆行搶掠，姦淫婦女。息縣熊令率役勇八百人捕之，遇之於岳城，一戰而潰，傷役勇數十人。熊令踉蹌而歸，遂請兵於光州知州周起濱，率役勇千餘人來息。未至淮河七里，是時徐升糾集匪徒二千人聚擾臨河店，聞州兵至，先令賊扮作鄉民，馳告曰：『徐升帶賊數百人在河北搶掠，被鄉民數千人圍困，若州尊親臨而督之，可盡縛而獻也，請急渡河。』州失此機會，不然，恐逸而去也。』知州信之，遂催兵渡淮。渡未及半，賊忽大呼曰：『可矣！』遂縱賊奮擊，州兵大敗，傷役勇二百餘人。州尊大恚，遂添募壯勇，並約集鄰郡皆會哨，歸取餉銀二千兩，誓曰：『不誅此賊，吾不復反光州矣！』且曰：『凡率兵勇會此役者，吾必重犒賞之。』予從汝寧府守廖公姓、參將博崇武、府經歷陳棠、汝陽縣黎令士華、羅山縣金令朝棟，皆率衆至白土店。升聞兵勇大集，遂散其黨羽，潛匿鄉間。廖公率博參將、陳經歷等會周刺史於張陶，——張陶，息縣地也。熊令不修地主之禮，州主亦無慰藉之言，軍士皆慍。崇武與棠言於廖公曰：『吾奔馳數百里以救光、息之急，伊如此漠然，吾等可撤兵歸，可也！』廖公將從之，予曰：『不可！徐升不除，非特光、息之患，亦汝境之憂也。彼嘯聚於汝、光之間，魚肉鄉民。光、息捕之急，勢必潛伏於汝境；汝境捕之急，勢又潛伏於光、息。非汝、光協力同心，勢必如火之燎原，

將至無可措手。今幸光、息恨入骨髓，勦捕不遺餘力，帶兵三十人，駐紮夏家塞、白土店，往來巡緝，資以口糧，再懸重賞覓眼線，不出一月，徐升必可擒也。』廖公然之。予又召正、息紳耆史道隆、余世英等十餘人詰之曰：『徐升不死，汝等能安枕乎？』皆對曰：『不能！』又曰：『光、息有兵，汝境無兵，能弋獲之乎？』皆對曰：『不能！』又曰：『官兵不動，汝鄉民能擒之乎？』對曰：『亦不能。』予曰：『汝等既知此，則今日機會不可失矣。廖公現派兵三十名駐汝附近村莊，助汝等搜捕，汝等宜多方設法，親眼線，勤偵探，能擒送者賞制錢三百千，能送確信者賞百千。除剝膚之大災，建捍患之奇功，汝等可不勉乎！』紳耆皆踴躍奉命。予先倡捐百金，發兵勇半月糧，再懸重賞覓眼線，不出一月，徐升必可擒也。』廖公然之。予又召正、息紳耆史道隆、余世英等十餘人詰之曰：『官兵不動，汝鄉民能擒之乎？』皆對曰：『不能！』又曰：『光、息有兵，汝境無兵，能弋獲之乎？』皆對曰：『不能！』又曰：『官兵不動，汝鄉民能擒之乎？』對

觀察煦徽奉英撫軍命討之，數月無功。次年正月，英撫軍親督南陽鎮邱聯恩、吉林馬隊德楞額、候補知縣廖慶謀諸軍進勦，連戰皆捷，三月間，圍之於雉河集。當湖省裁撤兵勇之時，並無添募之說。予偵知其情，速招集城約、石約、九約諸團勇七百名，於初八日駐紮九里關，先出示以諭之曰：『凡爾有衆，從征五年，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可爲勤勞王事矣。幸戮力同心，膚功克奏，君子皆進官階，小人亦得犒賞。趁此凱徹，各還故鄉，豈不可爲閭里之榮，而更爲宗族交遊光寵乎？夫見可而進爲之智，知難而退爲之勇。入春以來，宋賊殘敗，已如釜魚陷獸。國家兵餉數千之衆，而無隔宿之糧，將饑困所迫，維艱，本營兵勇尚議裁汰，爾等若遠道奔赴，勢必不能更資以餉銀。以不至爲亂不止。況汝、陳諸郡人情獷悍，團練整齊，若遊勇過境，肆行搶掠，勢必不能相容，聚而殲聚衆萬餘，劉尚義尚擁衆二千人，徘徊於小河、廣水間，三里城以南鄉失，豪傑應自能辨之。』於是其衆散而歸者大半。劉尚義尚擁衆二千人，徘徊於小河、廣水間，三里城以南鄉殲之。賊選悍者十餘人衝之，衆皆潰散。賊遂北犯，據大新店，距九里關五十里。十一日晚間，三里城把總來告急，且獻策曰：『九里關山勢平坦，東西皆有間道，且居民鮮少，勢難扼守。三里城爲湖北巨鎮，商賈輻輳，地利險峻，若爲賊所據，關難獨立矣。』予然之。十二日，撥兵四百名駐三里城西南。尚未扎定，賊已靡至。戰少卻，遂仍撤回關。賊疑有伏，不敢進逼。予乃召胡把總鳳鳴、候補縣丞鄭瑩、計曰：『三里城距關十五里，賊若因其資糧以困我，且出奇兵以斷我後，則關必危。關中路險道狹，綿延三十餘里，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東西皆崇山峻嶺，更無仄徑可以傍出。與其禦之於關外，不若引之入關，以重兵扼其前，更以銳卒截其後，其衆可盡殲也。』皆以爲然。乃令典史任浩添募勝約團勇六百名，誡其覘賊入關，即斷其歸路；遣徐生員探

賊消息。晚間，余退駐澉港店，厚集團勇以待之，且稟請邊道臺謹備柳林諸隘口。夜半，三里城，知關中有備，未敢久停，卽由關西間道趨信陽。其偪仄崎嶇，中亦無居民。」予度其跋涉而至，勢已疲勞，柳林既有兵堵截，必不能出；又將由舊路而返。次日黎明，予卽整隊仍回關。探明關西十五里小新店爲賊來往要路。是晚，令兵勇移營據之，居民皆簞食壺漿以餉兵勇。兵勇益歡騰，飽食後卽擇要設伏，嚴陣以備之。胡把總鳳其南，劉把總清源率汝、新勇二百名軍其東，石約、城約勇三百名軍其西。賊至柳林。柳日無所得食，夜半遂踉蹌而歸。五鼓至小新店，我兵勇前後夾擊之，斃賊過半。賊遂大湖北，僅餘三四百人。是日晚，任典史率勝約勇六百名至城，賊已遠遁，邊境安帖。十六日，予遂撤隊回羅山。

南陽總鎭邱公紀略

公名聯恩，號偉堂，福建泉州府人，世襲男爵，升直隸副將。咸豐四年，河南捻匪起，楊制軍霈奉命安撫豫南，素知公，專奏升南陽總鎭。屬中州多事之秋，馳驅戎行，日無暇晷。元善時歷任汝、光，與公共事久，知公甚悉。卽其居心之純，勵節之壯，想見發抒所至，事功難量，豈第彰彰名將不可多得。惜乎！時阨其遇，天促其年，賫憤以死，而未竟其蘊也。

公到任後，李士林已投誠，餘黨丁心田聚千餘人擾烏龍集一帶。公奉英撫軍命，圍心田於篁稼莊，身先

士卒，親冒矢石，戰三晝夜，賊潰圍出，追擊連破之，心田旋被擒。公勞甚，患失血，駐固始就醫。湖北遊勇倡亂，破樊城，撲鄧州，聚衆萬餘，焚掠殺戮，勢甚猖獗，南陽告急。始安。五年正月，李士林戰歿，部下易天幅復擁衆逃歸，結巨匪王黨、羅苗義、朱明義、林其閑等千餘人，北逼馬鄉，折而南，戕烏龍集州判，破息縣，圍光州。時張觀察曜與城守，鎗斃賊數人，賊去，遂攻光山。方賊之擾馬鄉也，英撫軍駐信陽，調廖令慶謀先赴正、息追勦，星夜檄公往援。公聞命，間道兼程進，四月初二日，抵羅山，是時賊已據光山矣。公夜抵城下。初三日戰西關，因兵卒飢疲，稍失利，退至生鐵舖。是日，廖令戰北關，勝。初五日，公整隊前進，與廖令併力圍攻。賊懼不出，欲勾結楚匪援應。公偵知其謀，檄嚴守關隘，攻益力。匪知援絕，於初八日宵遁。公督廖令窮追至文殊寺。廖令由間道繞出賊前，公親督隊接應，前後夾攻，斃千餘賊，追奔數十里，餘賊繞道北竄。是時元善任羅山，亦督勇至河口襲迎擊，追至順河店，獲賊數十人，賊渡河北去。公尾至褒信，天已暮，令軍士食畢即列陣待賊。是夜，果由新里集來劫營。公有備，擊敗之，乘勝追至黃湖店，大破之，林其閑、黃五需等皆授首，遂督廖令等搜捕餘匪易天幅、王黨、羅苗義悉就擒。未幾，公舊恙發，兼病風，就醫光州。時河北連莊會滋事，英撫軍調公移駐信陽。道經羅山，元善郊迎，公尚未復元，力疾回省督勦；而三關防堵嚴重，七月，復從戎，奮發一如平日。是年冬，張落刑、宮瞎子等倡亂蒙、亳，歸、陳震動，督勦者數月無功。英撫軍將親往督辦，先檄公由汝寧、陳州間道赴宋。六年正月望後，撫軍抵歸德，會兵進戰。公每戰輒先，屢挫賊鋒，賊畏之，號爲『邱老虎』。後遂有渦水、雉河之捷。七年春，張落刑等圍固始，被勝都統保擊敗後，竄擾三河尖、方家集，分股擾光、息界。勝都統在洪河北專防北竄，南路無兵，烽煙迭起，兩淮洶洶。賊老巢在方家集河南岸，而勝軍瞻前顧後，

勢難分援。幸公帶兵千餘，于四月二十六日抵光州；駐馬家集。初六日，移駐詹家營，距方家集二十餘里。初九日，命廖令慶謀、海把總進忠、帶勇七百爲左哨，王外委新業帶勇五百爲前隊，胹觀察賀蓀爲後勁，州都司楊鼎金、閻令漢璞、陳吏目永清、帶勇七百爲右哨，公居中，直撲賊壘。賊傾巢出，直衝中軍。公督戰良久，賊壘，殺溝翻牆，直入賊壘，殺千餘人，驅賊入河屍浮而下者累日，大獲輜重，張逆等由此膽落，不敢窺伺南岸矣。十六日，賊遁三河尖。勝都統由河北追勦，命公取道淮南進紮橋溝集。賊遁至正陽關。公追至，連戰皆捷。初公之破方家集也，角子山捻匪乘隙作亂，督兵者數失利，英恐復熾，光、息紳民亦惴惴懼，聯名乞留公。勝公隨攜撫軍飛檄調公西征。勝都統以賊雖敗竄，黨翼尚多，公去公東去。至是正陽關克復，東賊已遠，而西賊愈熾，英撫軍正陽縣，賊已被德都統楞阿擊敗於確山，公乘勝追擊，連戰破之，賊遂西竄，入泌陽、嵩縣諸山中，百千爲羣，出沒無常。公陟險縋幽，不遺餘力，崎嶇萬狀，數月羣盜悉平。是年十二月，張落刑等結長髮數萬，復自六安竄圍固始。元善數稟撫軍調公來援，不果。戊午三月，固圍解，勝都統保、李藩司孟羣皆赴皖進勦，商、固後路空虛。適南陽賊匪漸平，遂飭公來光，相機防勦，爲皖軍聲援。未幾，髮逆又自皖竄楚，破麻城。公駐軍沙窩，防虎頭關，兼顧西路光山之新店，東路商城之界嶺，相度策應。數日，賊西竄，破黃安，由光山界經過距新店十餘里，未敢闌入。後被楚軍擊敗，欲北竄商城。公移軍迎擊，遂東竄回皖。公駐商城數月，賊已遠。八月，旋光州。十月，孫葵心股匪竄周家口，調公防禦。公抵陳州，賊已回竄，追至槐店，破之，賊悉竄回老巢。公駐陳州，旋移駐鹿邑。十二月，賊擾三河尖，恆撫軍福新蒞任，飭公酌量妥辦。公派汝寧、衞

輝兩參戎，同陝西兵一千六百名來光防堵。數月來，北匪屢蠢動。東方六、霍復陷，而光屬賊衝，凡有警，自大夫士以逮鄉里婦孺，莫不嘖嘖望公。公來皆曰：『邱大人來，』傳之爲慶。賊聞公至，弱者竄，強者備益嚴，亦曰：『邱老虎來矣！』其畏公如此。公面方而黔，微有痘斑，目含慈惠，而顧視凜凜有威，身材中人，豐采綽然。每官軍至，將士如雲，人爭識之。嗚呼，偉哉！

己未二月，孫逆自寧陵、睢州竄入，公追擊連破之。其在睢州，示元善書云：『誓將滅此朝食。』迨追至五溝營，賊東西分竄；其東竄者，公派兵擊於商水南殲焉，公自追其西。當是時，如有兵截其前路，與公夾擊，賊當立挫。而新撫軍以去年冬豫境肅清，今春賊復大至，劾公勦不力。及公馳郾城擊賊，而摘去劾頂之旨適至。公不自明，發憤追賊，至舞陽之北舞渡；薄暮，馳百餘里，人馬皆未得食。時黑夜猝與賊遇，彼稍卻，追至嘆虎橋，賊大隊至，圍如重壁。公潰圍，出而復入；屬從多受傷，冀公出，勸公退守。公志，終入之。天色昏黯，悲風四起，賊殊死戰。公力竭，猶手殺十餘賊，竟戰殞於北舞渡，時咸日也，年四十有八。嗚呼！公以將家子，効命疆場，世濟其烈，子孝臣忠，迨兼有之。夫不能自立挫

下，公忠體國，數年如一日；每戰克捷，所向有功，非偶然也。嘗與公談及時事，公以經畫果立，其許國之誠類如此。使留公之身爲國殺賊，而更能竟其所施，亦安慮賊氛難禦乎？嗚竟令以悲憤死；公雖不欲以一死卸厥職，而一日身死，卽一日職盡也。元善作公哀詞，有以傾！」又曰：「伊誰之咎？天未厭兵。」天死公，公無如何，天亦無如何也。聞公遇難後，降南數百里紳民道祭，罷市而哭。越十餘日，始得公屍，身被重傷，血皆化碧，而顏色如生，其忠貞也。嗚呼！惜哉！公未獲盪平羣寇，咸豐十年四月望日，鹽運司銜河南南汝光兵備道鄭元善謹紀於光州署中之思近軒。

閻明府傳

閻公諱漢璞，字崑玉，號晶軒。先世本李姓，襄城伯國楨八世孫，國初自豐城流寓阜陽，遂隸籍焉；公幼失怙，寄養外祖閻翁家，遂冒閻姓。爲人伉爽任氣，頗涉書史，喜兵家言，輯一書曰團練實紀。時得其書，愛其簡要易行，遂延之幕中，如舊相識，因任以練勇緝匪事。當是時也，粵匪擾起。公職司緝匪，所擒斬殲除不啻千計；兩次解固始團，皆身在行間。六七年間，凡汝、光所從，羣賊憾公之威，僉以「閻羅」目之；積勳擢參軍，遷縣尹，加五品銜頂。信任專而操守愈嚴，聲名重而事功愈堅，蓋効死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十年八月，亳匪自歸德竄圍汝陽之官莊寨，衆以數萬百人耳，會兵赴援，前驅陷陣，遂戰歿於野竹岡。惜哉！公嘗有言曰：「大丈夫與人共事，若身殉之，何以立於天地間！然事無可避，而功則斷不宜爭，至取與尤須坦白，得錢以殺人與得錢以放人，糜國

餉而朘軍需，居心皆盜賊也。」故嫉惡若仇，惟時時以拯濟民生爲念，至一身之生死，久付諸度外。嗚呼！可謂豪傑之士矣！及戰死事聞，卹贈皆如禮云。

擒趙廷羣記（咸豐五年）

趙廷羣者、羅山縣盜魁也，住淮河店之南，其村北東兩面阻河。道光十八九年間，幫匪巨捻傅九功、胡全堂等在羅南境關王廟爭食鹽分，卽以狙詐善鬬出名。迨至道光二十六年，傅、胡二寇相繼被擒，而羣獨以狡猾得免，其黨羽遂益衆，其凶燄亦日張。廷羣尚任俠，廣交遊，汝、正、新、息無賴少年橫行閭里者，皆依之爲淵藪；故西至信陽，東至三河尖，凡鹽牌過境，必須大有餽送，不然必橫被擄掠。其附近村莊少年婦女喪夫欲矢志守節者，率被強搶，用以配其黨羽。故一時殷實良民，皆甘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而搢紳知禮節者尤畏之如蛇蝎，待之如上賓。咸豐三年，髮逆自汜水分股南竄，由遂平直撲正陽之大林店，掠船戶江天培之船，渡淮破羅山，擾大勝關，土匪因之蠭起。羣素與江天培有仇，遂率黨千餘人，以逐髮逆爲名，入城縱之大掠，且宣言於衆曰：「賊之蹂躪羅邑也，江天培實縱之！」遂屠其家，擄其妻以爲妾。府縣方資之以鎮撫地方，明知其荼毒鄉民，而莫敢如何。是年十一月，予攝篆羅山，素稔其惡，前在正陽任內，曾越境捕之，因其地阻淮，未能得手。至是其聲勢益大，知力不足以制之，於是先催辦四鄉團練。知皂役馬雲章實爲廷羣耳目，令傳諭之，自今以後，但能改行率德，前罪悉付之不論。其黨張四，性情尚爽直，知大義，素爲廷羣所倚任，予賞以皂班頭役，以安其心。劉龍者、息邑著名捻首也，其父以犯罪誅，龍仍犯案纍纍。予使人撫之，欣然來城，欲立功自効。廷羣陰使挑

之，令其遁去，且囑其黨羽助之，使橫行新、息間。四年夏，易天幅倡亂，戕烏龍集州判，廷羣助以數千人，破息縣、光山。予惡其陰賊險狠，遂決計誅之；又慮附之者衆，倘非確有把握，輕舉妄動，必至遁匿，且恐變生肘腋。於是因下鄉之便，細心延訪。其鄉人何生員密獻策曰：『廷羣心甚叵測，久蓄異志。方今髮逆外逼，皖捻內訌，廷羣若乘隙勾結，不但汝、光兩郡之民大受糜爛，恐豫省東南一帶非朝廷有也。公既欲爲國除害，不可不早圖之，圖之此其時矣！廷羣專利不厭，性多猜忌，附之者雖衆，皆懾其威、挾其勢，非眞一德一心也。近來其腹黨張鑑因爭利與之有隙，其同族武生趙金聲因其陰助叛逆，恐被株連。公但以厚利招之，危言動之，使其從中圖之，公外以兵威懾之，其勢必瓦解，趙匪不難擒也。』予深然之。遂招進澉港店練勇五百人以備征勦，且懸以重賞。時邱鎮軍駐兵光州，予稟請以兵臨之。邱公使張觀察曜率兵來會。廷羣聞風，潛匿光山境。張公召其族人，具限期，使協同張鑑竭力搜捕擒獻，倘屆期不獲，然後並坐之。張公許之，遂撤兵歸。未十日，被光山縣張令紹英獲之。廷羣大恚曰：『不意太平天國之天下，予竟無分茅胙土分也！』解赴信陽，審明正法，汝、光兩郡附近數百里無不室家相慶。

擒李瞻記（咸豐十一年）

李瞻，河南汝州舉人，大挑一等，分發山西。當咸豐七、八年，捻逆肆竄，河、汝諸團，如趙獻書、張振德、朱景榮等，往往武斷鄉曲，擅作威福。瞻心竊慕之，棄官回籍，自立社名，私充團首，與趙、張諸人聲勢相倚，威逼苛斂，無惡不作。稍不如願，即扒房捉拏。數年以來，擅殺千總張萬年，活埋田壯子、孫秀，扎斃連飛雲。攜黨數千人，排列

隊伍，燃放鎗礮，出入州城，耀武示威。有大戶彭鳳臺不服勒派，焚其舍數百間，產業避，獗豫、東寃莫由申。瞻遂聚團成萬，紮營數處，火光燭天，礮聲不息，有「瞻王、」「汝南王」之稱。當是時也，亳匪猖兩省屢遭其害，朝廷方委任專閫，併力勦滅，而瞻日益熾，與張洛刑、苗沛霖帶豈復爲朝廷有？余深以爲慮。時方以臬司帶兵汝寧，將回省接藩篆。適汝州牧舒面稟瞻事，即請兵前往，且捐備兵餉千金。余知舒牧謹飭有餘，非堪亂材，回省商諸重違其朱令前往署篆，聽其揀員自隨。行有日矣，而省中紳民以朱令守城著績，懇委祥符留不放；余亦因省會事繁，以不遵約束，殺廟上團首王鰲。官雖出示解散，諸團皆畏瞻，不敢聽命。時余在許州任內事也。至三月，瞻以彭鳳臺屢次上控，恨入骨髓，知其藏於張寨，糾合諸團攻圍兩月，焚毀殺傷不計其數；副將楊飛熊帶兵千餘，聲言赴陝，遙駐候信。任牧於五月初二日邀瞻至樊古城，佯是日帶兵趕到。樊古城距張寨三十里，在其南。至日方四鼓，我兵啣枚疾馳，圍樊古不戮一人。諸團歡聲雷動，大半撤散，而瞻黨數百人死踞陳寨，截殺良團。次日，官兵往勦，始棄寨逃竄，汝州以安。是役也，不動大衆而殲巨奸，倘機事不密，則彼方連營數里，帶團萬餘，刼犯圍城，頃刻間事耳。朱令直隸拔貢，歷任皆有政聲。在開封府任內，以親老予告回籍。同治五年，李中丞又奏調來豫，擬補糧道，未及出奏，病故。任牧名愷，陝西人，由軍功累膺保薦，現官南陽府知府。

杞縣之捷（同治元年）

正月二十日，送勝都統保赴陳州。因張藩司助勦，亦于是日出省。聞亳捻有蠢動之信。二十二日，毛星使自省起程還歸德。二十三日，至睢寧一帶。予擬見僧王，面商機宜，定期於二十四日辰刻出城，赴睢州迎謁僧王。時營駐東關。適前任嚴所調已革副將余際昌招楚勇二千七百名于二十三日戌刻到謁。予適出城，遂相見於東門內。觀其氣度端凝，議論明暢；及閱其勇丁，隊伍整齊，旗幟鮮明，予心竊喜之，以爲此軍定可收指臂之用也。深加慰勞，且誡以修器械，勤訓練，東方有事，予卽飛檄來調。帶小隊二百人，東行二十里，至太平岡，接毛星使自杞縣所發來信云：『出省次日午刻行抵杞縣，探聞捻匪大股已竄至杞縣東界，不能前進；且聞僧王在後追勦接仗，亦未能獲勝。』隨員數人皆勸予折回省城。予曰：『不可！賊匪東來，吾已出城，前進則人心鎭定，後退則人心驚惶。況僧王與賊相持，勝負未決，近則信息易通，遠則救援難及，不如進駐陳留，察看形勢。如賊勢大，將省垣駐兵調來陳留，與僧王連兵夾擊，較爲得手也。』遂前進，於申刻抵陳留。二十五日，探聞僧王與賊匪戰不利，收隊入城，賊匪皆漫衍杞縣城下。予急調襄勝、昌勝兩營，悉拔營來陳留。襄勝營於二十七日趕到，結營於城西南隅；昌勝營因帳房器械未齊，遲二日始抵陳留，結營於襄勝營之西，作犄角之勢。二十六、七、八等日，連接毛星使來信，每日大風揚沙，僧王馬隊鎗箭莫施，戰皆不利。賊蟻聚城下圍攻，僧王在城上晝夜防守，焦灼萬分。急調步軍來援，方克有濟，不然必誤事機。杞縣

距陳留七十里，時賊騎已遊奕至三十里外。二十七、八日兩夜，陳留迤西一帶亦有火光，居民紛紛逃避。藩臬兩司飛函請予回省以安人心？予曰：『僧王近在咫尺，勦賊未能得手，予急督師前進，與僧王合兵，併力討賊，破賊必矣。若予回省，僧王倘有挫失，誰能當此重咎乎！即僧王幸而獲勝，賊必西竄，擾近省垣，四鄉居民必大遭荼毒。守城不如守境，此之謂也。不破此賊，予誓不歸矣！』二十九日晚間，兩營兵勇到齊。予召余際昌、楊長春計曰：『杞縣待援甚急。方今賊騎充斥，道路梗阻，人心惶惶，汝等宜作何布置？』余際昌曰：『明日令馬隊四路巡哨以壯聲威，令步兵將營中濠壘挑築完固，確然可守。』初一日，際昌與楊參將長春帶八成隊赴杞縣巡哨，路若通，即與僧王合兵，聽其調度；不通，則相機進勦。』予然之。巴揚阿者，舊在僧王部下，至是爲撫標參將，予派令偕往。初一日五鼓後，整隊前進。距杞縣城二十里，望見騎兵六七百名，在林間馳騁，以爲賊騎也，二將皆嚴陣以待，令巴揚阿往覘之，始知係僧王馬隊。緣賊匪連日蟻附城下，互有殺傷，至三十日，聞西路大兵雲集，夜間退回城北，分據民塢。僧王見賊退去，派馬隊出城哨探，適遇我兵，以爲賊兵也，衝壓數次，我軍屹然不動。及見巴揚阿，始知係援兵到，兩軍皆喜，遂合兵一處，帶領見僧王。王大喜，大加賞犒，令休息一日，再議進兵。初二日，僧王派人探明賊分踞城東北田陵寨、正北之魏堂寨、西北之焦寨、趙寨。初三日四更，僧王派蘇克金、恆倫等帶領馬隊，余際昌、楊長春等帶領步隊，同攻趙寨。天色微明，我軍已抵賊塢。馬隊四面巡哨，以防奔竄，且遏援賊，步隊環攻。余際昌、楊長春身先士卒，越濠而過。寨上鎗箭如雨，余際昌揉緣而上，頭面受二刃傷，猶奮勇一躍而登。楊長春繼進，寨上之賊用長矛亂刺，長春腿上受傷一處，撥鎗而上，大呼喊殺。我軍蜂擁皆登，衝入寨內。賊各驚散，經馬步隊痛加勦殺，賊屍填滿寨濠，塢內街巷血肉狼籍，共計斃長髮悍賊四千餘名，

內有黃衣賊目一人紅衣賊目一人。遂移兵攻焦寨。正在得手，忽田陵寨、魏堂寨之賊悉從中放火衝出。我軍馬步併力鏖戰，巴揚阿眉間受一鎗傷，余際昌受重傷數處，猶喋血當十。賊勢不支，紛紛敗退，追奔數十里，日暮收隊。是役也，大戰四時之久，共計斃賊八九千人，奪獲大旗數百桿，騾馬八九百匹。賊大懼，乘夜向西南遁去。初四日辰刻，予欲赴杞縣見僧王。王使來告曰：『吾卽拔隊追賊，今晚駐陳留，汝不必遠來，卽在陳留會面可也。』且令地方官不必供應，酒席公館一概不用，但備棹草數車，秣料數石，其餘食物用物，但令市肆照常買賣，有處購覓，絲毫不以累民。本日申刻，王帶一千五百騎至。予迎之南關外，握手甚歡，情眞語摯，絕無應酬虛文。請之入城，辭，自擇民房二間安身，僕被之外，別無長物，所送酒席皆不收，將士公買公賣，市肆晏然。徹夜，除梆鑼之外，寂然無聲。探聽賊竄通許、尉氏一帶，王次日五更追剿。予請派兵以從。王曰：『目下賊奔竄無定，步兵勢不相及。倘賊或盤踞民寨，吾來調再派令前去未遲也，汝可速回省矣。』予卽于是日回省城。遲二日，毛星使亦帶昌勝、襄勝兩營回省。余際昌因受傷甚重，不能起程，今在杞縣暫住養傷。予派弁餽之貳百金，且送以藥餌，令其安心調理。後過百日，始就痊。奏聞朝廷，余副將開復原官，楊長春升副將，諸將皆進爵有差。

黃明府傳

公諱河清，號瑞亭，武庠生，羅山縣澉港店人。公性倜儻，有大略。咸豐初年，因髮逆竄擾湖北，地方不靖，公團練民兵，保衛鄉里，備器械，練隊伍，嚴號令，定賞罰，令貧者出力，富者出貲，鄉民皆翕然樂從，一軍蒼頭特起。前

數年信陽州著名捻匪厲麻子屢次來擾，魚肉其鄉民，至是又帶匪數百人來訛索錢文，公率族人禦之。其姪中藻年十六，前驅，連斃三賊，大敗之，汝寧府尊廖曾作黃郎歌以記其事。自是游勇過境者皆不敢滋事。予攝篆羅山，晤公，如舊相識。迨其後，追李士林，敗劉尙義，克復息縣、光山，兩次救固始，守城解圍，皆賴其練勇之力。毛星使來豫辦團練，予首薦之，星使保以知縣用。咸豐十一年，長髮大股自陝西回竄，公帥族人禦之。其姪間猝遇之于隘，衆寡不敵，遂戰歿。公器局宏敞，識見卓越，不獲大有所展布，惜哉！

郭把總傳

公諱自泰，號蘭台，羅山縣澉港店人。公出身寒微，才識明練，志行清潔，黃公瑞亭練鄉勇時，派爲什長。公統帥有方，鄉民皆樂爲其部下。旋又擢爲隊長，後屢立戰功，由七品軍功荐保至把總。予任光州時，因髮逆外逼，捻匪內訌，派令帶勇二百名駐扎光山之新店，息縣之烏龍集，皆能捍禦外侮，綏靖地方，令良民安居樂業，不知有兵。迨固始二次被圍，予帶勇防堵，扎營小河橋，令公率所部勇扎營河東小新店，距大營十餘里作先鋒。公勤偵探，嚴刁斗，于居民秋毫勿犯，土人皆樂爲其耳目。故兩月有餘，賊始終不敢西犯。咸豐十年，予簡放湖南長寶道，又奏留豫。因楚軍有三河之敗，髮逆復上竄英、霍，予奉檄防堵光、商，令公招勇五百名，隨予駐光州。勤訓練，嚴巡緝，皆能輯睦士卒，禁姦除暴，令農商無不感恩戴德。次年，予放南汝光道，擬大用之。五月間，隨汝陽縣廖令討劉東路之弟于楊埠，中冷箭而亡。公志慮忠純，潔己愛物，膽勇過人；設委以重任，當亦邱鎮軍之流亞也。無如天不祚以年，惜哉！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皖匪市地而來。太平之世，人不知兵，皆謂賊殺官劫庫，不敢逃入城。時先君以商赴白渡口，會先慈率家人赴城岡母舅家避亂。先君聞匪棄商歸，令家眷避葦灣內，挾余兄弟西逃。出莊遇賊，與以銀去。行至西關帝廟，又遇賊，無銀無衣，祇有隨之矣。夜住呂潭南關營朱家宅，見集內火起，父子三人相對而泣，眞度夜如年矣。

旗主姚逢春，蒙城縣賈家圍子人，距亳州一百二十里。聽其語言，先世亦農家，始擾於賊，繼擾於兵，家貧親老，逼而至此。每見燒房屋，淫婦女，卽痛訶止之，亦賊中矯矯者。與先君商，令擇余兄弟一人隨之去。先君泣不語。揆先君意，余讀書小有聰明，素爲所鍾愛，必不忍令去；而先兄已親迎，倘去而不返，置張氏嫂於何地？此所以終夜涕泣而不能定也。余忍淚言曰：『兒願去』先君聞之，泣顧先兄，先兄亦泣。時賊衆已起營，余遂叩頭登車，徑隨賊南行云。此二十六日早晨也。

少頃旗主紿余曰：『余送爾父兄至南土橋，爾家房屋人口無恙也。實則令避屋內，門前放火一把，賊見火，知有賊居過，無物可取，便不入矣。晚住周口南，時天已寒，余無外衣，其夥賊自外來，挾皂布袷馬褂，藍布棉大襖，月白綢棉袴各一，旗主促余服之。襖長拖地，袴似女衣，殊不雅。置綢於內，反而服之，當寒而已，急何能擇哉。自入賊至出賊八十日，晝夜皆賴此，無所謂衾裯也。一日寒甚，賊毋憐之，與以紅氈焉。賊有馬二，曹縣兒刈草喂之，余卽席草而眠，草厚則

厚，草薄則薄，眠時解釦側身鋪衣小襟於下，蓋大襟於上，一袖作枕，一袖亦蓋之，謂之神仙睡。賊中語曰：『學會神仙睡，一輩子不受罪！』故亦不覺其冷。莊小人多，一井汲已乾，又無烹茶具，取磁甕去其上半，置坑水於內煮之，半夜始煎，著以白糖，自周口搶來者。少取飲之，又臭又甜，眞不能下咽。五穀家家俱有，而麪甚少。取乾麥置磨上，研作大麩片，用水團餅烈火燒之，出火卽散，亦不熟，衆賊爭食，其爲饑寒所迫可知，想在家卽此亦無之。余惟有對之涕泣而已。旗主知余未食，以豆腐乾三塊啖余，前自于鎭帶來者。一豬方行，衆賊捉之。分取其前後腿，剝皮置半截甕中，以坑中臭水煮之，斷血卽食，而豬方叫不絕聲也。

夜靜人寂，余出蹲大柳樹旁，爲潛逃計。適有自他營逃者，賊追至，以刀斫其首仆地，以火焚之。余徐徐歸，從此不敢復設是想云。

二十七日，住槐店左近，半日未前行，以有連莊會拒之也。二十八日至淝河西岸九里十三寨，賊首傳令每旗出馬二、步三圍寨，令車先過河。然無橋，岸又陡，車不能任重。余下車，先推空車至河中。旗主知余不善騎，又不能涉水，旁有一路，約爲圍寨人修也，指引令余由此行。余失足落水，及過河，冰與足結，無鞋襪易，忍凍而已，余脚疾坐此。至東岸，回顧圍寨人見西岸無車，均解圍去，賊首不能禁。時車在河中央者尙多。十三寨中人蜂擁出，賊棄車不可勝計，而余所乘之車則甫上岸，御車賊赤體加鞭，得脫虎口云。

先君家規素嚴，除年節不曾出，以故讀書外一無所知，甚至東西南北亦不辨。過河後，細聽賊語，知西岸十三寨皆賊仇敵，慣截其後哨者；早知此，則不過河矣。賊呼十三寨曰『老牛會』，謂見人卽殺，故被虜者亦爭渡。嗣知老牛會者，練長牛庚之會也。牛庚已死，仍呼老牛會者，原始也；素爲賊所畏憚。賊中巡更擊柝而呼

曰：『小心著，莫渴睡，防備湖南老牛會！』因隔一湖，故云。

家園子。旗主住草房二間，有妻，有老母年八十餘，其父則爲賊所害。聞出門回，親戚均來探望。見虜來人爭問家世。余觸目傷心，痛哭不語而已。

二十九日到賊巢，一小村落，圍以土牆，南開一門，弔橋以木板爲之，僅通行人；賈姓居其大半，故呼曰賈

時余子不飽食已數日。賊到家，人無傷損，老幼歡喜，以佳飲食進。余視之，則白麪條也。記平日放學，見此飯即掉頭去，先慈問所願亦不答，徑赴書房，蓋以爲必不可食也，其不遜如此！茲因別無可食，勉嘗之，美口非常，於顛沛流離之際，食盡三器。始知前日之不食，不饑故也。從此頓悟前非，出賊巢後，則無不食之物，不美之飯矣。

自是如入黑暗獄中，不見天日，千愁萬慮，舉目無親，不知一日痛哭幾場也。

旗主先虜曹縣兒，農家子也，刈草、飼馬、拾薪，頗辛勤；余坐食終日無笑顏，旗主妻銜之，賴旗主母慈悲，力爲調護，得以稍安。同虜又有通許縣八里岡范姓兒，年小於余，四書註極熟，恃爲患難交。嗣見呼旗主賈姓乾老子不絕口，又要錢買食物，鄙棄之。伊先余出賊，後余成名，赴省鄉試，探聽果墮入下流。旗主知余讀書，於十數村中尋一册，乃字彙也，其爲賊擾亂之甚已可概見。

賊首曰堂主，有大小之分。大堂主樹一大旗，各自爲色，其所領之小旗，多則百餘，少亦數十，色與之同。領小旗之頭目人曰小堂主。一旗馬三五人，步十數人不等。所搶之物，除供給大小堂主外，馬雙步單，按分均分。此次大堂主、余所知者，爲孫魁新、張樂行、劉狗子；虜余者、乃小堂主，其大堂主則伊族叔姚德光，時與鞏瞎子

盤踞懷遠縣，令其堂姪姚花代之，其他不知名者尙多。蓋五色旗則五堂主，又分爲五邊以錯雜之，則五五二十五堂主矣。故賊之所至，旌旗徧野，塵霾障天，人不可以千萬計；然並無利刃，大半饑民聚而謀食耳。

大堂主之子姚修亦在懷遠，歸家，余曾一見之，眞賊形也。其家一妻、一女、一幼子。四外堂主出門回，供給甚豐。其妻五十上下，非村婦者流，雖爲賊，家規甚嚴。其妾某、胥堆集人，前次虜來者。見余欲語，伊密閑之。其女好姐，初見問余家世，余以父母俱存對，伊極爲悼歎。又問年，余告以十六，伊應聲曰：『俺十七矣。』言罷含羞，目烟烟似有所思者。蓋伊許字王姓，王未從賊，兩親成仇，不能婚嫁也。伊母防閑不令與余見，潛使旗主問余有妻否，願在此久留否，有意作合也。余以實告，遂不復提云。有姚虎者，他圍子人，其輩次較卑，呼女曰姑，又戲呼以老王，爲爭一旗主妻一日逼余隨曹縣兒拾薪，余難之。堂主妻曰，柴草徧地，樹木無論何村，執斧伐之，有問者，但曰：『姚德光教伐，』便無事。因去伐柳樹一株，果如所言。旗主妻知堂主妻有愛余意，不令拾薪矣。日所食者非棗豆麪，卽高粱麪，無所謂麥者；棗則不常有，有亦大椒而已。余食高粱麪能飽食，棗豆麪則半忍饑，不死爲幸耳。然愛棗豆麪糊塗，以麪爲湯俗呼曰糊塗。童而食之也。

自過淝河至賈家圍子，蒿萊徧野，狐兔成羣，不見人迹，行數十里見一土阜，卽村落也。人無八口之家，非死於賊，卽死於兵，不得已合數十村爲一村，修一圍子爲自固計。然地不能耕，粱粒皆取自外來，價昂貴，每棗豆一斗十二三觔，制錢一千。賢者坐以待斃，不肖者舍爲賊無以爲生。且所搶之物，值百賣一。時鄉間正富，一小堂主所得僅變錢二十餘千，卽坐食亦難持久，況逢集便至飲酒馳馬，爭相誇耀，不二十日蕩廢盡矣。廢盡

再搶，然不曰：有整齊之意焉。

賈家圍子距臨湖鋪五里。湖無水，湖北盡賊，南則老牛會也。一日，老牛會持械馳車過湖行獵，賊不敢過問，閉門自守而已。然老牛會亦無與敵意。問行獵何以過湖？曰：『湖南地皆耕，無藏狡兔窟；湖北荒蕪，狗馬三五馳，滿載歸矣。』一荒村有屋三間，僅餘四面壁，獵者以網堵門焚之，冤爭出，網得百餘隻。古人云：『物有生而無殺，便充窖宇區，無置人之所，』洵然。

十二月二十三日，將往偷老牛會寨，去一人得一分，旗主妻與其表兄崔欲令余去，余亦願往，將借此以逃也。聞有武舉高老養者，被虜者過其寨，先與錢，後與菉豆一升。忽得脚疾，不青不紅，疼不可耐，嗣以燒酒著火洗之乃愈。

當余被虜時，旗主告先君住址甚悉，如張村堡、新臺市等集，皆先君舊遊地，而賈家圍子距張村堡僅二十餘里。故同一被虜，確知所在，不難循途而得。然先君謹慎，不敢入賊巢；至亳州，主估衣店王老玉家，託其探聽。適有賣估衣老人所賣卽搶余祥盛之物。卽旗主之本家叔，其子留髮爲賊，而伊則薙髮以消賊者，先君託其帶信。余見信認是先君筆，不覺哭失聲。而伊則云，先君在亳州，得爾回信，過年卽來。因持筆硯至，寫時令老人在旁，祇許寫『在此甚好，無用挂念』等語。信去後，隔一二日，旗主夜半牽馬二，一伊自乘，一令余乘，據稱送余回家，白晝恐圍主不依。通許范姓兒走，圍主曾阻之　余聞之，喜懼交加，莫知所以，急隨之去。天明至新臺市，離村已三十里，其距亳州則八十里，時十二月二十七、八也。旗主將余安置一小飯鋪，囑掌櫃供飲食，欠賬則皆伊承管。告余曰：『爾父初聞卽來。見爾父但說姓姚的待爾不錯便得，使一文錢非人也。』遂灑淚別。有亳州買估

衣人，知先君與王老玉交好，令隨之去，謂先君必不入賊巢。初以爲然，繼思萬一塗不相遇，余何以爲人？只已受兩月苦，不在此三二日也。遂辭之。

九年正月初一日，飯主人過年，爲余備米麪油薪並水角數十枚，謂可以自食。詎平日不節悲傷不食，然難聽餓斃，乃以水注鍋將水角入之，火未燃而已爛，不知須滾水下也，棄而不食，痛哭一場，令拾薪兒煑食之。嗣和麪炕油餅，麪沾手不能出，又痛哭一場。有街市人憐余，代爲造作，然忘下鹽，借以餓不卽死而已。幸先君一二日卽至也。

初二日，方西望先君，而旗主叔自東至，謂余曰：『爾父在亳州，不來矣，』令余隨行。余悔不聽買估衣者言，晚宿澗河集，說書唱曲者甚多，人煙稠密，從賊與否不甚記憶也。

初三日至亳州，徑送余王老玉家。先君以余信未確，已於二十八日回家過年矣，又痛哭一場。而王老玉卽余所瞞耶？

初四日，王老玉自外來，謂東門團長李大人知有小兒自賊中出，令留營當差，有銀十兩可獲免。余唯唯而已。自是令余居同室，食同席，不避內外如一家然，至今思之猶未嘗不感之也。然東門團長之事，眞耶！僞耶！何從而考哉！（嗣余中舉後，適先兄以事赴亳州，囑往探問。王老玉已故，伊夫人猶在，無子寡守。時雖未到家，知人口無恙，房屋未毀，心覺稍安，惟日望先君之至而已。

亳州東門常閉，有仇者引至東關拼殺之，無地方報官，報亦不問，以東門外皆賊也。官薄姓，甚得民心。四

門團長甚有權，記有孫五雷、李楨等名。賊前曾圍城，欲破之，羣賊分持物遮身，緣梯而上，以礮，或以石擊，死者填城濠幾滿，終不退。又建礮臺，將置大礮於上攻之，工未竣，轟於火，賊以爲天意，解圍去。計被圍四十八日。城中糧已盡，三日不解，將自潰。賊以爲天意，諒哉！嗣賊所掠之物非此無由取，此城若破，賊將有守貨物而坐以待斃之勢。故前此數十日攻之不下者，後雖開門揖之而亦不入矣。賊所搶劫之物，令父兄入城求售，買者不得以爲贓物而追問由來。商人入賊巢買搶劫之物，賊亦不疑有他而生心留難。賊便，民亦未始不便，故得以稍安。

夫賊之以爲天意者，以天欲保全城內數萬生靈也。豈知保全城內數萬之良民，即保東南半壁數百萬之盜賊乎。或曰，天道福善禍淫，既爲賊，何保之？余曰，此非生而賊者也，饑寒所迫也。迫於饑寒則出賊矣。使民既迫於饑寒而賊，不使賊再迫於饑寒則入賊，不迫於之於刀槍之中，登之於衽席之上，以還其固有，僧邸之收撫是也。彼不受撫而與官軍爲敵者，眞賊也，在所必誅也；即不與官軍爲敵，而首惡如張樂行諸人，亦在所不宥也。受撫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則亦眞賊也。然眞賊有幾哉？君子是以知僧邸之善體天心。至薄公之渾渾淪淪，不求甚解，亦不得謂非亂世之賢有司矣。古人云：『難得糊塗，』薄君眞能糊塗哉！惜逸其名字云。

初十日，先君至，見之不覺痛哭。歇息一二日，十二日雇小車回。余與先君輪坐，所走無多，而脚已起泡，以出賊時所受之傷未愈也。

十五日，至集東，望見修寨。進街，見房屋半毀於火，大非從前景象，不覺傷心。至家，見先慈，悲歡交集，叩頭

蒙難追筆

罷，問賊中事，不覺又哭矣。而親戚鄰舍齊來探視，幾無以應，惟有幸此身之不死而已。

嗟嗟！余非身歷此艱，雖小有聰明惟口腹是計，安知痛定思痛，淚下如雨，幾欺天之待我何刻；及至終卷，平心思之，又未嘗不欺天之待我甚厚矣。於古人豈欺我哉！

甲辰正月，扶溝柳堂追述。

庸盦內外編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丙子（在文編卷四葉一）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撚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馳，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逴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爨畢，士皆橐糗糒，王手一鞭，上馬森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賊衆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踣。賊揚言，王少寬我即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踶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既出堡，即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

驚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屍，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歿，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途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啁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代李伯相布政使銜直隸按察使贈太常寺卿丁公墓表　辛巳（同上葉二十一）

……丁公……沈陽之戰，時值霖雨，平地水深數尺。捻酋任柱西渡沈河狂竄。公首先解衣涉水，將士隨之進；河干伐木爲梁，渡畢乃斷之。衆知無退路，窮追破賊，任柱勢蹙就殲。……公諱壽昌，字樂山。……

治捻　捻寇（在外編卷二葉十八）

自來制寇之術在任將，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後任將，當今之治捻宜先任將而後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路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斯時得一驍將，屬以勁兵，雖數十百萬之衆，立可摧散。然今日散爲民，明日復起爲捻矣；既擊其衆而盡滅之，而莠惡民之弄兵者

復接踵以起：蓋捻寇之難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東、河南數省吏治疲玩已久，民貧俗悍，習於爲非；皆民也，不善撫之則皆捻也。故絕捻之源，首在吏治。昔龔遂守渤海，而莠民復業；張陵守廣陵，而劇盜乞降。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動，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臨之，迄於無功以沒；傅鼐一同知耳，用鵰剿之法，卒以平苗，此其事已可見。故曰先任吏而後任將。今之治捻也則不然。凡兇頑狡悍之民，獷薈略盡，其漏網捕竄者，不過一二桀黠之徒爲之渠率，誑誘驅脅，以與王師邏。不幸使之一再得志，猋忽慄悍，幾同流寇。語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猶可圖也。圖之之機，宜檄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堅壁清野，謹守封略，各以其兵策應；節下以大兵蹙之，分遣諸將或截擊、或迎擊、或斷其道、或擣其堅、或襲其輜重、或披其形勢、或攻其無備、或散其脅從，彼一二兇渠之首，旦夕可致麾下。復責各省之吏，捕餘孽，安反側，撫創痍，則捻寇舉盪盡；然後澄清吏治，永杜復起之漸。故曰先任將而後任吏。雖然，論今之所以平捻者，豈更無當之之蹤跡一角之援，各路鮮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絕，而邸帥以孤軍疲於奔命，豈不以冗營爲之累乎？何則？北方之號能戰者，張曜、陳國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諸軍，支餉非不廣也，覈其額則十人不能三數人，又未必可用；委員以數百計，類多呼飲博以待獎敍，其保舉之優，薪水之費，倍於他處，故凡遊河南者，率視爲牟榮利之捷徑。數年以來，未見其能殺一賊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諸軍，當自汰冗員，清浮額始。誠節此諸軍之餉，可益精兵一二萬；復選健將部勒之，則大軍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一曰用鐵騎。嘗聞賊所憚者，在南有水師，在北惟鐵騎，此實地勢使然。曩者，大軍在光、固間，因山谷沮澤礙於馳騁，以致失利。今賊已離其巢穴而突齊、魯、豫、燕之

境，此皆平原曠野，非衝逐不爲功。宜廣調勁騎，每與賊遇，縱騎蹂之，賊衆可殲也。或曰，然則賊避我而入山谷沮澤奈何？曰，以騎兵列守要道，勿與之戰，數月以後，彼將食盡。於是廣設方略，誘其支黨，俟其稍懈，則步兵蹈瑕而入，窮搜其巢，而以騎兵擒斬其逋竄者，此必勝之術也。一曰離逆黨。今聞賊渠悍者併力拒我，故其勢強。然彼非有骨肉之親也，非能一心協力而永無猜貳也。誠宜查賊渠之可降者，遣間招之。非誠納其降也，特使內相疑忌，腹心自潰，然後勢分力弱而不至爲大患。否則，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併其衆，將不可復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賊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決不肯就降，國家亦決無赦之之理，赦之亦必爲變。若其餘，固脅從耳，詿誤耳；急之則爲賊死，赦之則可以散其黨而孤其勢，此易見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懲其詐也，暫羈縻之，乘其懈擊之，雖殲之可也；其非詐也，則固納之矣。猶慮其叛也，歸其老弱，藉其強壯者分隸各營，以古者以一隸五之法治之；其不從也，廉得其爲首者誅之可也。此所謂以勦爲體，而以勦撫互施爲用者也。昔王陽明先生平江西賊，或先使人招撫。俟其往來猶豫，爭論不決之間，乘間急擊；或令人說其酋長詣營，至則徑置之獄，而興兵擊滅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餘患。今之以撫爲剿，亦當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遙爲臆度之辭。又所居僻遠，傳聞未必實，恐今事勢已有變更者。福成姑就數月前之聞見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採擇而用之，幸甚。

書陳玉成苗沛霖二賊伏誅事（丁亥在續編下葉七）

粵賊據金陵，控長江，垂十二年。自楊秀清死，賊所仗以力抗官軍者，惟陳玉成、李秀成最強。玉成點猾與

秀成頡頏，而樑相持江上，正公協謀，以公，左文襄公大創之。玉人急圍安慶；成鷙勇慓銳則過之，海內稱爲四眼狗者也。嘗攻李忠武公續賓於三河鎮覆其軍，與張忠武公國迭有勝負，大敗德興阿、勝保二帥之師，縱橫死咋，所陷城殺將爲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與曾安慶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進規安慶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銳西上。是時，大帥則曾、胡二公，左文襄公以兵萬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營，張忠武公死之，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威毅伯宮保曾公以兵萬多公率萬人圍桐城，禦援賊；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青草塝，爲兩軍援；鮑公以萬人爲游軍，東至，西馳剿；水師將楊公岳斌扼駐濱江要隘，幷助守；圍軍內外長濠，集厚力，張遠勢以待敵。玉成與多、李、英、霍間道入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嗾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輜徽、饒、信三府，李秀成糾賊十餘萬圍撫州，攻建昌，進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能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自率悍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領、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玱林逃而成之。玉成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俘斬無脫者。玱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援安慶、桐城，晝夜疾鬬，屢近屢北，賊衆崩潰。其江西援賊，則左文襄公以一軍特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連與賊遇，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羣官軍遂援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塝回援湖北，悉復所陷城，玉成退入廬州

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軍克廬州，玉成以皖、鄂脅從數萬人奔苗沛霖於下蔡，以諸生爲團練長，刼其衆以叛。大帥勝保招降之，猶持兩端，意叵測。受官於朝，不肯冠帶，使其下呼己爲苗先生。攻巡撫翁同書於壽州，陷之，殺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詔褫沛霖布政使銜，川北兵備道，將進兵討之。沛霖乃復求撫於勝保，亦陰通款玉成，玉成僞封爲平北王。累書招玉成，謂鳳、潁二府形勝可踞，諸鄉寨練丁皆習戰守，足備徵調，禮甚恭。見其食，陰令部卒引玉成信之。既去廬州，多公以勁騎蹂其後，脅從敗散略盡，惟餘親兵皆百戰精銳，欲奪有之，乃紿玉成駐衆城外，僅以百餘人入城。沛勝保欲降之，不屈，因述明年，科爾沁親王追剿捻酋張洛行於潁北，沛霖引兵掎其後，設伏守隘，而洛行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橫。上賞。顧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復，快快不平。進據壽州、懷遠，斷臨淮大營饟道。南畏楚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捻其衝，乃悉起練衆攻圍之，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輩捡；而蒙城萬青、詹啓綸等引軍赴援，皆堅壁不敢戰。俄而科爾沁親王督大軍南下，以總兵陳國瑞爲先鋒。王之誅張洛行也，獨薙積寇無遺種，淮甸之民震其餘威，聞王將至，則已心膽欲碎，竊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夜攻擊，破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數十萬至矣！今其先鋒軍威尚如此，況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仇雪恥以邀爵賞而後死乎。』一夕，沛

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萬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報詹啓綸。啓綸不信，拒之。遲明，報王萬青。萬青往驗之，信，剄其首，迎獻於王。淮南北練黨聞沛霖死，數百里間皆啓城寨降。王嘉王萬青之功，奏賞黃馬褂。萬青恭二親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滅口。還至高郵，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祟也。

母弟季懷事狀（戊子同上葉二十七）

母弟季懷，諱福保，於兄弟行第四，季懷其字也。幼讀書，外吶而中瑩。每課三四行，終日讀猶多寔字。然嘗仿東萊博議文法，尙論古人，則已妙解獨得，天才穎發，先大夫見而大奇之。年十八，以古學受知學使者臨川李公聯琇，與余同補縣學生。李公學故閎邃，其相士懸格尤峻，從餘卷中拔取余兄弟後，常詫其事以語人。余避粵寇之難，舉家僑徙寶應之東鄉，兄弟數人益以讀書求志相砥礪。聚居斗室中，晝則縱觀經史，質問疑義；夜則一燈圍坐，互論聖賢立教徵旨，古今理亂得失之要最。有不合，則斷斷辯難，讙聲與僮僕鼎聲相應。俄而鳥鳴日出，余亦頹然欲臥，季懷方啓戶至宅後觀田禾滴露以爲樂，徜徉而歸。歸乃高臥，日中方起。如是者五六年。是時，余兄弟怡怡愉愉，樂道娛親，幾不知飢寒之將迫，寇警之環逼也。會會文正公以使相剿捻寇北上，張榜郡縣，招賢俊，諮籌略；余上便宜萬餘言。文正立延余入戎幕，且問余居江北久，交游中頗有佳士乎？余答有弟福保，學識嶢然特出，所知殆無其儔。文正曰：『可與俱來。』余乃挈季懷從文正臨淮、徐州、濟寧軍中。適今相國朝邑閻公巡撫山東，從文正求士。文正知閻公與先大夫同年進士，交尤摯，乃薦季懷入閻公幕。閻公之學，以苦身厲行約己奉公爲宗，季懷飫聞其說，所造益進。無何，閻公移疾歸，薦布政使平遠丁文誠公寶楨

自代，復薦季懷爲掌箋奏以佐之。當是時，捻寇破運河長牆，風馳而東，蹂躪登、萊、青等府。丁公新授事，兵勢弱山東士民既以不能禦賊怨訾大吏。丁公與諸客將謀分扼膠萊河，蹙賊海隅。諸客將皆欲自駐善地，而以惡地與他將，往復勘議，爭數日不決。圍未合，而賊突出。諸客將不任咎，反乘機歸罪以撼丁公，机椹已甚。季懷勸丁公容忍百端，爲草密疏，陳其顛末。朝廷始知客將之妄，卒直丁公而絀客將。季懷因勸聯絡淮軍，獲殲劇賊任柱、賴文光等。明年，巨酋張總愚突入山東境，諸路客將駢集。季懷爲丁公密籌所以駕馭調和之方甚具，遂滅張總愚。……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庚寅（在海外文編卷四葉二十五）

同治五年冬，捻匪僞魯王任柱、僞遵王賴文光、僞荊王牛洪、僞衛王李允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躪蜀疆，一支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慓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輅之。官軍畏其鋒，輒馮村堡自固，罔敢與遘，遘之跲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曰口、尹隆河以窺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台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捦。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訌，鮑公疊奉廷諭及大帥疆吏急檄，趣令西帥以援關中。然因楚軍

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遇霆軍折而南，復遁踞曰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追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勍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謹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悒悒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勦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殲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麈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文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羣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剗傷楊家垵、拖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回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強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帥合淝李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瞷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

本營，因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李公之佑銘軍，佐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符，亦頗慮鮑公不秉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實咨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既衍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勦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難民二萬，蟄任杜、賴文光之妻，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襄獎爲榮。途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軍所勦者賴文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湖北巡撫威毅伯曾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出險，功高，冀邀任強、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輪船駛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遼東人蔘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請鮑公功高，請加獎護；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蔘，幷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散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霆峻軍，隨同淮軍勦賊。曾公稔知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置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

開有謇然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齗齗露鋒穎，彼於死而耄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疴家居，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爲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穀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霆軍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嘆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盛氣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也！

庸盦筆記

薛福成

張洛行被擒（在卷二葉五）

張洛行爲捻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臥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解送僧邸軍前，凌遲處死。僧邸保奬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嫌以賞薄，未數月擢知潁州府，旋遷鳳潁六泗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任柱賴汶光伏誅（在卷二葉十四）

同治五六年間，捻寇竄突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黠猾以賴汶光爲最，而慓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衆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叅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逐賊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爲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

我願投誠。」杜乎？」對曰：「能！」乃畀以洋鎗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當賞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責汝，任汝相機爲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爲卽不能成，不過棄一洋鎗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任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如沭、宿境內，降賊供稱任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賴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賊至觀察毓崗偵知賊無去路，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同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競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畹香水師急攻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賊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凌遲處死，東路捻股在徬徨饑窘之時，官遂滅。

萇林　劉聲木

李兆受本捻匪中悍賊，因爲師宗何文貞公桂珍所敗，遂向之投誠，更名李世忠，歷官至提督。投誠後，狼子野心，所爲仍多不法事。張汝祥刺死蒲澤馬端愍公新貽，天下之所同惡也，李世忠題其墓曰：『大清義士張汝祥之墓。』咸豐五年，安徽、河南兩省盛傳兆受復叛，大吏且以之入告。兆受內不自安，匍伏詣文貞自陳無他意，旋伏兵戕文貞於英山縣之小南門，遺骸復遭焚燬，殘忍可知！既叛入捻匪，復有議再行招撫者。兆受恐因戕文貞之事，僞行招撫，代爲報仇，先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一書，要約許以不死。文正不得已允之。後復橫行無忌，與盜賊無異。衆議誅之，告於文正。文正嘗云：『有一夫不獲其所之志願，吾於曾文正公言吾已許其不死，不可失信，云云。先文莊公當日深知其事，李兆受見之矣！』

（在續筆卷三葉九）

同治五年冬月，合肥劉壯肅公銘傳勦捻大敗於天門縣城外尹隆河，無錫薛叔耘副憲福成海外文編中紀載甚詳。當時壯肅已得頭品頂珠，係以瑪瑙製成，爲他人所未有。及尹隆河之敗，衣冠失落，適爲霆軍所得。奉節鮑武襄公超名位雖與之相埒，平日意甚輕之；時值淮軍勢盛，湘軍且退避三舍，亦無如之何也。至是作書以戲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云：『劉某必是業已殉難陣亡，余在其軍中得其平日所服之衣冠，其頂珠爲

（同上葉十）

瑪瑙所製，未見他人服用，確爲劉某之物。今頂珠在而人未見，非陣亡而何？」云云。文忠覽之不悅，親爲先文莊公言之，語時意猶憤憤。

三（同上葉十三）

捻匪頭目苗沛霖，曾官四川川東道加布政使銜，既撫而復叛。其當日聚衆時，命其手下人統稱之爲「苗大先生。」死後十餘年，猶稱道不衰。先文莊公有一裨將曰姚更生軍門，故苗黨也，恆以是稱之，爲先文莊公所深斥。聲木謹案：苗沛霖此稱亦有所本。春秋時，楚白公作亂，其黨羽石乞不稱爲白公，稱爲長者。是此等名稱，由來已久，苗沛霖亦依樣葫蘆而已。

四（在四筆卷四葉六）

先文莊公嘗云，文正平生才智已盡用於勦平粵匪。及至勦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雖漫爲布置，皆人人所能見到。旋奉旨交卸欽差大臣，仍回兩江總督任，意甚悒悒。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亟於任事，委候補道口口口取去，閱防，意尤不悅。並謂先文莊公云：「我以爲須當面交付，以昭愼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又云：「我固知回江督任，勞逸安樂天淵，然我決不回任，仍須留營効力，或則開缺回籍養病。」先文莊公見其詞旨堅決，絕無轉圜餘地，心知其故，深恐其以不回江督任，致朝廷難於位置，引爲私憂。隔日往見，即云遵旨回任。蓋其左右諸公樂其回任，力爲慫恿，文正已不能自主矣。然沿途語人云：「我是打捻無功之人。」或告以應辦諸事，亦如此云。聞者不知底蘊，猶稱之爲謙謙君子也。

五（在五筆卷四葉十二）

合肥張勇烈公樹珊，於同治五年十二月與樹灣者，原係追踪而至。勇烈所統樹字五營，以兩營守輜重，自率一營臨河而陣，餘二營河水淺涸，馬足能作戰，是夜馬尤衆，踰河而來，急如風雨，能敵。捻匪知爲勇烈不知也。捻匪素以馬隊踏，勇烈以一矛刺之下馬，復手刃之。先文莊公時統軍繼至，親見其身，謂面目如生，腰間受矛傷，喉間受刃傷，其營中部曲已預備芒鞋布襪，欲以爲斂。先文莊公堅不允，命將忠骸抬至謂，恐城內不受。先文莊公告以豈有此理，曾九大人自己帶勇出身，深知甘苦，殉難之人豈敢薄待？始得以禮報殮。先文莊公當時自撰挽聯，至爲悲痛，人爭傳誦。惜年久，先文莊公已不能記憶矣。

紙上談

李楊華

為陝甘往來大路，磧渡居州城西北百餘里，為口外商賈停泊卸載之所，地曠人稀，須由防起見。乃張捻自秦來，長驅直入，司封疆者同遭嚴譴何也？吾聞晉省西面河防，自保德、吉州至蒲州府，以河曲、保德、吉州、鄉寧等處為隘口，河、保接連陝西之宜川、韓城一帶。張捻之東趣也，先陷葭蘆、吳堡以北，忽於十一月二十日由宜川縣蹈冰直渡，甫及半，凍遽解，溺死者數千。其已過者，進陷吉州、鄉寧，竄入絳州、太平、平陽、洪洞、曲沃、翼城、聞喜、絳縣，攻破垣曲，由封門口入河南境，尋復闌入畿輔，烽火達保定以北，九門戒嚴。向使河防堅固，則晉省不遭寇，即京師不聞警矣。其時臬司陳湜飛調總兵閻文忠率忠字八營分布永寧州，而吉州卒至失守。

（在卷二葉十六）

二（在卷二葉十六）

落蕭條，同治四年，在陝甘督幕，隨軍西征，由漢北登陸路入黃陂、孝感、安陸、應山各縣界，屢遭兵火，田疇荒穢，邨淨明鋪、燼後遺黎多棲止破屋內，雞犬罕音，牛羊疎迹，蒿目時艱，夜不能寐。自馬平鎮、西隨陽店，皆築碉堡，士女帖然，茶肆酒樓悉如其舊。聖人贊易坎設險以守其國，豫重門以待暴客。湖北

平曠，銅馬赤眉紛來狎至，藏無邃谷，避乏深菁，勢必一網打盡而後已，此守土者必以碉堡爲要著也。惟是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團總鄉約各霸一方，聚甲屯糧，侈然自肆，或相仇隙，立起兵端；爲官者審勢準情，隨方控馭，度賊既盡，漸次撤銷，庶有以杜其害，收其利；不然，吾恐其既生於數十年以後也。

三（在卷六葉十五）

余在關中，有友持報至，向予笑曰：『甘肅提督營勇潰敗，退保安定，爲回匪所圍。昨制軍帶楚勇抵秦境，賊不測虛實，退一舍。與將士何干，而護督奏大捷，云內外血戰，逐北二十餘里，殺斃一千餘名，保陞文武甚衆，其前次陣亡之胡海萬、王芳盛、黃金聲等均於此次報明請卹，抑何荒唐耶！』余曰：『此豈自甘肅始哉！軍興以來，或解圍，或克復，大率多賊飽掠以去，統領稟大帥，大帥奏朝廷，必云某員由某路進攻，某員在某路夾擊，該逆抵死抗拒，我軍奮呼衝突，殲斃若干名，追奔若干里。敗陣所亡之人必歸勝仗出報，各營文案腔板從同，此尚父六韜、黃石三略之花樣也！……』

四（在卷六葉十八）

同治七年，張捻犯保定，游氛及房山，京師城防未及布置。余貽書順天府尹胡公肇智陳兵事數端。以權不屬辭謝。越日，左宗棠抵獲鹿，人心乃安。各路援軍概歸宗棠節制，而朝臣一二輩或請親王爲奉命大將軍。諸王以閫外事不宜居中遙制，乃命李鴻章與宗棠會勦，而安徽巡撫英翰、山東巡撫丁寶楨、河南巡撫李鶴年等亦各出師策應。俄而賊平，陞賞有差。考奉命大將軍位最尊，唯經略能抗禮。其在行幄，則總督、將軍入謁皆旁坐。咸豐三年八月，粵寇犯北，以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賜銳捷刀；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

臣，賜訥庫尼素刀。然惠王竟不行。其後勝保爲大面奏聞，亦異數也。但較之奉命大將軍，則非其倫。矣，保全功名之難也。

五 多將軍（在卷六葉十一）

也。初將軍之隆阿，智勇兼資。其在楚、皖間，陳玉成由東而西也，行抵襄陽，捻匪塞路，乃最畏之；其辦陝賊，則秦人道及凜按營不動，別遣奇師繞入秦境，伏子關，謀西掠。將軍潛躡其後，至關口，捻逆知之。欲反關，則大軍已扼隘以待。相持數月，捻逆不能耐，竄入荆壁立，中惟路一線，合而蹙旃，蓋匹馬關之內，兩山無返者。

諮癡偶筆（在卷下葉十八）

王士元

胡公稱勝克齋保云：『勝帥滿腔忌克，其志欲統天下之人，而實不能統一人。在皖中，每戰必敗，敗必以捷聞。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自降于賊，而美其名曰賊降。蓋其一生本領，以熊文燦爲祖師，而昏懦剛愎又過之。乞楚軍不受節制，或可成功。』予少時卽聞勝保之奸，今始知其詳也。（按胡公指林翼）

椒生隨筆

王之春

論捻（在卷三葉三）

胡文忠密陳河南捻匪情形一疏有云：『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駸駸而及于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又云：『臣非僅爲襄、漢等府作自保之計，無救於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等語。第就河南而推論之，全局在掌，料事如神，僅以知言目公，猶淺也。

金壺七墨

黃鈞宰

教匪遺孽（在浪墨卷四葉三）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爲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盤膝靜坐，名爲『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爲『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爲『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婢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脩，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教，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爲師，執贄奉柬，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臥房之中，重重間隔，分一房爲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卽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朱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岐。雖狐鼠餘生不足爲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捻匪初起（同上卷四葉四）

初，四川、廣東盜賊間名曰綹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碉堡，仿堅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衞，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亳，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

蓮遺黨，刼掠最橫，以朱染鬚，號曰紅鬍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爲捻匪之始。

漕變（同上葉六）

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顢頇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皖北州縣（在遯盦卷二葉三）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爲肥；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爲首，抗糧不完，聚衆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諜，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衆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爲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聞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爲撫軍張氏劾去之。及明府不願出矣。

海州（在遯盦卷二葉三）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

如神荼鬱壘，伸臂揚掌，勢將撲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門也。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強徒稍斂，道路始通。

陳玉標（同上葉五）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閭，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勦。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斂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掠，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實欲東趨青口。觀察卽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旣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州牧某爲賓主，宴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疊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檄下，都司曰：『賊衆我寡，渡河則人數歷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不聽。我兵半濟，賊衆奮前掩殺，敗潰立盡，縱騎追逐，直及王營，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百姓號泣南奔，衆乃大驚。漕督、榷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於慶城之門，門者不納，慮其冒也；面而後入之。未幾，榷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榷也。』遂去。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觜，而漕督欲行，行李輜重自署至前於南門。山邑宰顧公思毫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脅令啓城，衆不可；舉銃擬之，卽當銃斃一人，衆卽當銃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生堅不開城何故。顧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必不免矣。』其言曰：『卽爲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邇，而百姓懾伏不動者，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莠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者被刼，行者被掠，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同上葉九）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籃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卽乘其輿，餘賊畏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寧時，與侯青甫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樵布衣、高巳生孝廉爲五老消寒

會，賭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壇坫，固非能禦侮疆場者。五人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爲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書周文忠公遺事（在卷二葉十六）

方濬師

周敬修先生諱天爵，山東東阿縣人。起家縣令，洊至湖廣總督。緣事鐫職，再起爲漕運總督，旋以二品頂戴致仕。文宗御極，被詔入朝。適粵匪犯順，命公爲廣西巡撫，屢立戰功。年老乞歸。癸丑春，賊陷皖城，復命公巡撫安徽。上疏辭職，加兵部侍郎銜，專辦團練防勦事。積勞成疾，薨於潁州途次，特旨優卹，追贈尚書，予謚文忠，勿庸內閣撰擬。故事，大臣非翰林不得謚文字；公得之，誠異數也。公年登八十，受恩三朝，其服官政績，應膺列國史，茲不具錄，擇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敬識於此。

公由嘉慶辛未科進士歸本班銓選，道光初，授懷遠縣知縣，單車赴任。公本寒素，性復廉介，久之，竭力摒擋，始迓太夫人及夫人暨至署。夫人勤於紡織，日課針黹，除奉太夫人甘旨外，布衣蔬食，官舍蕭然。時當度歲，同城各官眷向有酬應，而夫人並無命服。懷遠地僻，未易購辦，公又不欲假諸搢紳之家。適典史孔君、平陽世家也，檢笥中所藏舊七品服獻之，夫人始得賀歲成禮焉。公之清風亮節於作宰時已基之矣。

孔時可茂才昭鏞在東流時，親爲余言，公自懷遠調阜陽，政通人和，百廢並舉，惟捕緝認眞，過於嚴厲，有忌公者奏參公苛政虐民，得旨命大學士兩江制府蔣礪堂先生按治其事。礪堂先生乃先伯會祖餘齋公授

業弟子也，道經治溪，訪先叔祖溶川公，首以公事爲問。溶川公與公素未謀面，重公爲人，以「愛民如子，疾惡如讎」對。蔣公乃拔以入告。成皇帝深爲嘉許，公之受上知自此始也。不數年，遂由宿州牧守廬州，備兵鳳陽，陳臬百皖。公感溶川公知己，手書定交，通蘭譜焉。公罷官後，卜宅於宿州之閔子集。閉居無事，日從事於農圃，課晴問雨，見者多不知爲大僚。溶川公嘗至公家，時太夫人尚健在，登堂拜母，太夫人率以子姪視之。每食，太夫人居中，溶川公與公東西坐，殽惟四簋，不以客禮待也。歲甲辰，許抑齋丈奉檄署理時村巡檢，路過公門，以舊吏修晉謁之儀。閽者辭以出，抑齋遂登輿去。甫數武，遙見公立南畝中，御短布衣，戴大氈笠，正指揮牧童驅犢返也。將下輿伏謁，而公已由別逕趨歸矣。

公爲兩湖總督，又有奏公擅用非刑者，特派吳淪齋宮保審辦。隨帶司員刑部郎中奎綬也，於公事多所挑駁，而公遂罷職遣戍；未及出關，適丁太夫人憂，有詔賜還。癸丑四月，粵匪竄擾鳳陽，奎公正觀察吾郡，無力堵禦，連夜奔至定遠。時公方督師駐宿州大營。諸公子素不滿於奎，請於公，欲治奎以棄城之罪。公怒斥之，終以兵單餉竭聞，奎竟得末減。公以德報怨，大都如此。

捻匪陸遐林之跳梁於吾鄉也，其子聚奎實慫恿成之。初，遐林與聚奎父子並定遠武生。聚奎弓馬嫻熟，有膂力，鄉試幾得復失。以父遐林因案株連入獄，鬱鬱思逞，武斷鄉曲，莫敢誰何。皖城既陷，遐林自獄中逃歸，自謂時事多艱，官如木偶，起意揭竿嘯聚，先尋報復，旬日之間，有衆萬人。焚燒驛號，搶刼質庫，附近村莊擄掠殆盡。知縣郭師泰率鄉兵往捕，聚奎三敗之，郭抱頭鼠竄，申文達公請救。公方部署隊伍，聞信親督兵至，駐扎爐橋。當是時，省垣失守，人心思亂。公不動聲色，四面兜圍，未十日而渠魁均授首，鳳、潁兩郡億萬生靈得以苟

安者，皆公力也。

初出師時，遣署爐橋主薄包曜升隨同遊擊劉玉豹馳往東南一路會勦。曜升、卑鄙小人也，無膽識而妄自夸大。奉委後，不俟玉豹，率先領鄉勇百餘人行，意氣洋洋，以爲功可立致。甫至左家店地方，猝遇賊伏，未整隊而賊蜂擁進，衆寡不敵，曜升膽落，棄輿而奔，鄉勇陣亡者十餘人。公聞之大怒，立縛曜升至，命卽行正法爲臨陣脫逃戒。曜升叩頭乞哀，公怒不解。適公愛將守備信長慶在側，跪爲緩頰，公意方釋。責五十，逐出。時侍立文武員弁咸股立撟舌不下，呼輿夫解曜升卹，重退卻者。曰：『眞將軍！』（公向有周將軍之名。）自茲出隊，遂無敢或有以公擅責屬官爲公咎，詎知公之用心哉！此事鄉里至今稱之。

夢園叢說

方濬頤

一（在內篇卷二葉十上）

癸丑、甲寅家居，日在刀劍林中，守分安命，絕不作從軍之想，故周文忠來，避而之平阿；厥後舒雲溪師、福元修中丞以書見招，皆不赴。迨黃文亭觀察攝吾邑事，陸四就撫，將率其黨千餘人赴廬郡，文亭邀予同往。先叔父鐵君公詢予去否，以有書院之聘藉可拯貧也。予以未諳軍旅，謝卻之。詎知文亭到廬之日，粵匪卽接踵而至。使予同往，必入城中，罹於鋒鏑，萬不能如謙齋之以智全身，見幾而作也。

二（同上葉十下）

吾鄉強悍成風，諸亡命之徒四門各有酋長，積不相能，尋仇報復，固日以械鬬爲事。一旦聞金陵失守，人思亂，刼掠肆起，道途梗塞。不得已舉行團練，用本鎭之人以禦外侮，捐貲製軍械，備餱糧，吾家首爲之倡，請官來點名造册，嚴立條規，始意非不善也。會邑明府某以事遷延不往，其勢遂張。周文忠稔知爐橋鎭之某某皆隸團練，欲剪除之。到之日，卽命武弁持令箭，傳四門團練勇丁點名，無一至者。其時士匪正橫，姑爲隱忍。旋俯允紳士之請，各勇目皆給軍功頂戴以鼓勵之，而若輩恃以無恐，更夜郎自大矣。

三（同上葉十一上）

文忠以餉不足，檄縣令勸本鎭紳民量力捐輸。予因隨諸伯叔後，多方開導，申明利害，衆皆踴躍無難色，

一日之間得錢四千餘緡。文忠許以事畢請獎，親督兵勇赴各鄉搜捕，不數日卽獲匪首，人心大快，振旅還宿州。是年秋，文忠薨於軍，獎案未得入告。在捍衞桑梓者本屬分所應爲，不必有計功之念。予之筆之於書者，用以表文忠之削平寇盜，功德在民，而吾鄉人之好義急公，亦不至於湮沒而不彰也。

（同上葉十一下）

四　圍練之外，又有所謂保家者。家或數人、或數十人，大酒肥羊，恣其飽啖，平時揮諸門外者，今則分庭抗禮矣，引虎入室，匪首潛至鎭，見勇目，勇目拒之，告紳士設備。斯時外匪紛紛，屯於村外，旦夕將進攻。因議爲先發制人之策，邀四門勇目盟於神前，期以五鼓出師。予與諸父老激厲之，皆有死志。迨天將曙，聞礮聲如雷兩時許，旋有馳而告者曰：『寇敗矣！』未幾，又有馳而告者曰：『寇退矣！』蓋南門有重四百斤之火鎗，可擊三里餘，兩發皆中寇，寇稍郤。諸圍練奮勇齊進，寇遂不支，追十餘里而返。自是外匪不敢來犯，而吾鎭得以安堵，此圍練之效也。

（同上葉十二上）

五　代文忠統軍；兵勇皆鄉人之好義者爲袁端敏公。端敏遣將弁督師來勦于家圩，數月始破之，餘匪竄者尙衆，且東鄉之匪未受懲創，勢難撤兵；因忠壯營有往援舒、桐之役，竟不能兼顧。予偕諸父老親往臨淮謁端敏，乞留兵二百駐爐橋，端敏許之。予偕諸父老親往臨淮謁端敏，再請留兵，端敏又許之。迨乙卯春，端敏去臨淮，予亦則不可一日無兵。予復偕鐵君公往謁端敏，敏創，勢難撤兵；因忠壯營有往援舒、桐之役，竟不能兼顧。予偕諸父老親往臨淮謁端敏，乞留兵二百駐爐橋，端敏許之。迨乙卯春，端敏去臨淮，予亦他處，而爐橋統軍兵；

踉蹌北上，而吾鄉遂不可問矣。

六（同上葉十二下）

避難懷遠也，盡室以行。先寓岫河北林鶴亭姑丈家，往河南賃屋，擬於秋後粵匪已破鳳陽，一日數警，云將北犯岫河，居民皆扶老攜幼以逃。予因別姑丈、姑母，率眷屬買扁舟之孔岡陳丈家，二叔母攜諸弟妹亦繼至。次日，賊果陷懷遠，遣賊黨分赴各鄉索貢獻。予忽喧傳『順民』二字卽免死。賊今日不來，明日必來，有挽予爲書『順民』一民傳言門前貼『順民』二字卽免死。賊今日不來，明日必來，有挽予爲書『順民』一不得不作避寇計，因與眷屬約，寇將至卽登舟，予則偕諸弟子姪輩易衣出走。斯時方將五鼓，忽聞陳丈自城中回，叩門聲甚厲，入呼予曰：『起！起！賊已北竄矣！』舉家慶再生。端陽後，賊蹤漸遠，復至懷遠，則尸橫於路，十室九空。往見姑丈、姑母，潛然淚下。寓田氏家塾度夏，七月返里門，乙卯三月始北上。乙卯予至京師。丙辰七月，吾鄉卽有內訌之禍，幸諸叔父皆先期他徙，得免於難，顧家則破矣。猶憶予在家時，目睹樓上之狐紛紛下樓若遷徙者然；狐能前知，於斯益信。至戊午九月，捻匪襲瞎子攻陷爐橋，則聞團練有通賊者，有死於賊者。脫令當日官爲之申明紀律，區別賢愚，俾得皆成勁旅，就我範圍，不惟可以保一鄉，並可以保一邑也。養癰成患，伊誰之咎歟？

七（同上卷五葉十下）

平日好鬬，專恃火器以決勝。有所謂背平讀聲鎗者，重於擡鎗，以肩負之而趨，列七桶地下，注水令滿，一發吾鄉可穿七桶，視穿楊之箭猶過之。當未亂時，羣不逞之徒皆擅此技；東與西不相能，南與北不相下，尋仇

報復，習爲故常。每遇鬬期，先有爲之議和者。和則已，不和則兩家出兵。兵既出，議和之人尙奔走於刀劍林中，呼號勸阻；歟聞鎗聲，則事不可爲矣。兩家有死者卽罷鬬，然往往鬬者不死，旁觀者死之，鬬者以貲恤其家，遂匿不報官。予兒時，屢見鄉人鬬，雖白晝，一村之中咸闔戶，有登屋取瓦擊人者，姑聽之。鬬之次日，其酋踵門謝，召匠修屋，蓋猶畏法也。四十，自嶺南歸，則農圃盡作戰場，而鎗聲不絕於耳矣。

八（在外編卷一葉三）

武進湯伯雄大令敏中，以大興籍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大挑知縣，試用河工，權知盱眙縣事兼攝泗州衞，寇不得逞。六合朱臥雲比部奉命來皖辦團練，駐軍篆。時粵賊東竄，江、皖之間，土匪聞風四起。大令嚴爲防之，檄大令解其圍。單騎宵征，幾爲所害。重圍中突有大姑廟。會與土兵有隙，遂內訌，圍比部軍數匝。大府聞呼者曰：『湯知縣好官也！不可加刃！此來必有以撫吾輩，吾輩宜聽其指揮！』於是圍立解。

九（同上卷五葉十一）

常州李中耆先生……甲子鄉薦領解，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補吾皖之鳳臺令。鳳臺故壽州鄰縣，風俗強悍，土地磽瘠，不事耕耘。其壯者多而分其所得。先生常一騎從健役以勸農爲名，每出不使署捕快，責以擒賊。於是豺虎皆斂跡，而鳳臺大治。四出摽掠，亡命淮、泗間；其土豪則爲逋逃藪，藏匿奸宄，至豪家縛其魁；又察其中有材技足取者，撫而用之，

粟香隨筆

金武祥

一（在卷六葉十二）

吳中人鮮有以武功著者。咸、同間，粵、捻各匪之亂，吾鄉從戎者實繁有徒；而能摧巨寇，定大計，關東南全局，爲諸將帥所推服者，要當以逸亭兄稱首。兄先以諸生佐羅忠節公澤南於湘軍，嗣是李忠武公續賓、勇毅公續宜、皆倚如左右手。維時湘軍名聞天下，兄或分統，或獨將，所向有功。歿後余爲撰事略，記其大概於此。兄諱國琛，號葆士。

二（同上葉十三）

咸豐九年，李勇毅公假歸湘鄉，適石逆達開攻湖南之寶慶府城，號稱百萬。援軍雲集，百數十營，星羅棋布，與賊壘環峙相持不下。胡文忠檄調赴援，兄率湘軍星夜馳抵寶慶，遇賊奮擊。洎李勇毅公自湘鄉至，而部署已定，遂得破竹之勢。七月十二日，大破石達開於賀家坳，斬僞元帥胡德孝等悍賊數百名，合諸軍追賊至粵西界阿婆山，幾獲石逆。十二月，陳逆玉成以全股悍黨及捻匪十餘萬衆上竄，圖解太湖之圍，進圍鮑軍門超於小池驛。諸軍先後往救皆失利，皖、鄂震動；東征大局攸關，胡文忠憂之。兄素於皖北險要地勢訪察詳明，繪圖註說；進呈於胡文忠，請出賊不意，由間道急行赴援。胡文忠致書糧臺，謂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質天地鬼神而無疑，實本於此役。文忠傳中略之，體裁如此。文忠大喜。時歲暮大雪，兄激屬將士，冒雪由高橫嶺、仰天庵直出賊背。十年

正月十一日黎明，賊望見山頂旗幟，大驚氣奪。兄乘等四百餘名，會同各軍四面兜勦，斃賊二萬餘名，立征攻皖之局始定。十一年二月，逆匪大股數十萬由毅自桐城青草塝拔隊援勦，而賊已繞竄腹地，在諸危，請以大軍渡江，由南岸疾趨上游，先固根本，爲迎兄分統七千餘人，復渡北岸，擊賊於楊店一帶，立復和率匪黨數萬負嵎死鬬，苦戰百餘日，卒以長圍克之。九月，赴襄陽道任。以樊城爲財弁勇建立土城，不煩民力，屹然成重鎭。同治元年，兩果行。七月，逆匪圍攻河南之南陽府，勢甚岌岌。兄念匪，立奉特旨赴陝整頓營伍，以保關陝解城圍，南陽與襄、樊接壤，脣亡則齒寒，遂官民莫不感泣。蓋以豫援不至，危亡已在旦夕也。率師越境往援，大破逆

知非齋瑣記

杜松年

直、東從賊各村，婦女亦刁悍異常。每遇官兵列隊而來，婦女悉持竹帚鐵鍬，從上風揚土；殺之不懼。馬賊既起，從逆者數萬人。官兵所至各村，僅有老弱婦女供應炊汲，毫無畏懼者，其壯丁均在賊中也。賊來其村，不特不擄掠，反以財物與之，所以人樂從賊。兵勇擄掠姦淫，村民恨忿，各築堡寨，官軍至，列隊登陴以拒。驕兵悍將必欲入村，往往互相格鬬，兵民從此成仇。

軍中文武委員往來，若僅四五人，村中卽殺之，行李馬匹並掘一坎，與屍同埋，無跡可尋，被害甚衆。恆提軍馬隊入直，有四十餘騎入一村求食，村衆醉以酒，掘大坑，人馬全埋殺之。（案：恆提軍卽恆齡）

村人埋殺弁兵，人少者逼令本人自掘坑坎，毒虐備至。

卓勝營入直隸，分隊追賊，至吳橋境，一哨百餘人，住宿一村，悉被埋殺。後大隊到，百計密訪，一幼童洩之，掘驗屬實，遂屠此村。（案：卓勝營爲金運昌所部）

有一守備，委署順德府某缺，帶一騾兩馬，主僕五人赴任，至南和地方，被村民埋殺。家屬訪查，數月無跡。

馬賊稱其逆首爲大人，宋逆之衆亦然，張宗愚亦如是，均未敢僭稱王。被擄民人往往哀懇，尊之曰：『王爺，』逆衆必叱之，令呼大人。

直、東之役，崇地山制軍練洋槍隊一千二百人，洋人管帶。其大礮車最輕巧得力。一車或四馬或六馬，多少隨便，折轉自如。下堡寺之戰，斃賊首二人，礮車之功也。（案：崇地山制軍卽崇厚）

洋人隊伍旗幟不多，一千二百人止有一小紅旗，其行走整齊，車馬不能穿越。

凡遇兵燹，管帶之將領有實不知其故者；有讓短太甚，雖知之而佯若不知者；有素日尅扣其餉，縱之妄州縣，若係綠營，地方可安然無事；若係勇營，須有款待之術，使不擾累，是在牧令之權變矣。

兵勇騷擾，而暗中分潤者：種種情形，皆勇營鋼習。

爲者；有縱之搶掠，而暗中分潤者：種種情形，皆勇營鋼習。

軍中求助者絡繹不絕，皆出之各營官勉強應酬，虧累日甚，非空糧何由彌補？

軍中宴會亦染地方習氣，山珍海錯羅列筵前，奢糜無節，虧餉之根。金景帥、王蔭帥聞人請客，憎惡之至，蓋有深心也。（案：金景帥卽金運昌，王蔭帥卽王榕吉）

陳舫帥初到，建議以楚將練晉兵，先募元亨利貞四營，後添左右親兵兩營。五年春，成軍矣，猶嫌兵單。冬，又遣其弟來仙回楚募來福字八營，駐於平陽。六年冬，捻逆入晉，福字營不敢近戰，來仙被劾，舫帥奪職，遂帶全隊回湖遣散。（案：陳舫帥卽陳湜）

陳仁貴、屢更幫辦文員，終歸無濟。

陳必友，舫帥之姪也，以什長起家，保至副將。打仗勇敢，軍事未能諳練，各哨官欺之。雖充營官不能約束，而吶於口，當言者亦不言，衆不畏服，故至失事。

其爲人精敏，亦舫帥族弟，來晉時已保及總兵，及補太原鎭，仍帶利字營，分守龍王辿。賊由此竄過，被劾奪職。

遊梁瑣記

張勤果軼事

張勤果公曜，幼習技勇，有膂力。弱冠，隨父聽鼓汴垣，因纙米與行主口角，受辱罵，不勝恚怒，毆之流血。行主訟之官，父乞同鄉某刑幕婉勸賄之，事始息。歸覓公，將痛撻之，公已牽鄰家驢遁去。鄰偵知之，索倍值於公父。父懼爲訟累，如數償訖，遣人追踪於朱仙鎮，公已售錢十四千，攜奔南去。路遇撚匪七人將刼公篋，公空拳拒鬬，奪賊刀，殺撚四，餘三賊乞降，公受之騎，挈赴固始。途中詢悉撚匪大概情形，約爲叔姪，慰藉之，縱投賊爲內應，要俱立功，三人感激去。至固始，某令爲公戚鄙，堅留署中，使公督辦團練。數日，撚夜犯固邑。公分爲八隊，城上以百人駐守，四郊各以一隊迎擊，別有十里外設二伏，堵其北竄之路。賊未至城下，伏自後抄出，見十丈火把明晃曜天，噪聲四起，賊反奔；城上槍砲遙轟，四隊夾擊從之，賊大潰，北走十里；略息，伏發，幾殲焉。縣令論功，適縣尉死，詳權是篆。咸豐五年擊賊於岡李店，三人者內應爲間候，斬撚首梁載濼、齊鼇頭級來降，公親獲。徐保幟，保擢知縣，調固始令。十一年，簡放布政使，被某侍御劾以目不識丁，改總兵。公發憤讀書，駸某太史爲主講文學，日夜研誦，請同鄉某刑幕經理案牘。二年，詩詞八股精貫絕倫，名宿歎爲不及。某侍御省墓出汴道，公留宴竟旬，尊爲師傅，敬禮有加。語人曰：『我崛起行伍，之無不識，姓名且賴人而記，不自省獷莽之氣；幸得此公，不屑教誨，玉成我好事耳。』踰年，侍御客死京都，櫬不得歸。公聞之，立餽數百金作賻儀，讓送南歸，並提挈其子嗣。人咸服公之度量云。

黃軒祖

想當然耳

李中丞（在卷葉十六）

鄒鍾

李吉人先生印傳……調撫山左，逆捻充斥。先生親冒矢石，率大兵晝夜窮追，捻急甚，與大兵脫，遂督十餘騎渡。舟艤岸，援賊蜂擁至，捻倒戈向。先生急命十餘騎伏岸陰，而自擁皐皮箕踞坐岸上，大罵，目弩張。賊遙望岸陰殺氣隱隱，懼中計不敢喘息。兼程渡黃，追大兵至。其神勇如此，以積勞中暑薨道中。

平定捻匪策

同治六年十二月代作（在潘方伯遺稿卷五葉三十三）

潘駿文

竊自粵逆倡亂，用兵垂二十年，良將勁兵，專力討賊，於是皖之蒙、亳有所稱捻匪者，因以乘機竊發。亦皆糾辦鄉團，應招募，得以號召愚氓，勾結黨類。及羽翼既多，叛迹漸著，初在附近搶刼，繼則出境焚掠，由是皖之鳳、潁，蘇之淮、徐，東之曹、濟，豫之歸、陳，皆被其害。至咸豐十年，重臣視師東、豫，專辦捻匪。數年之間，戰勝攻克，掃穴擒渠，凡著名之捻首已伏誅，悍黨已就殲滅，災黎已得救拔，僅有漏網餘孽喙息於豫、鄂之間。乃復肆其狂噬，逞其奔突，則東之兗、沂、濟、泰、青、萊，豫之開、許、汝、南、汝、光，鄂之黃、德、安、襄各府州，以至皖之英、霍，蘇之滋擾於數省者猶未能一律掃除。論者謂今日之捻衆視昔少衰矣，兵力則加厚矣，勦辦則益專矣，然而利鈍迥殊，難易相反者，則賊情不同，而攻戰之勢異也。蓋昔日之捻，裝旅有時，衆皆烏合；今則飄忽無定，習於鬬爭，其難一。昔日之捻，多屬徒行，又鮮火器；今則熟於騎戰，且多洋槍，其難二。昔日之捻，尚戀鄉井，飽掠則歸；今則不據巢穴，流竄靡已，其難三。賊勢聚，則窮困之後，急攻可以成功；賊勢散，則遁逸之餘，野戰不足制勝。猶之捕負嵎之虎，善搏者敢攖其鋒；逐鹿走之鹿，捷足者難及其速。非鹿之猛於虎，以搏虎之勇固非所施於逐鹿耳。若是乎論平捻於今日，其必成合圍之勢乎？其必用犄角之形乎？且夫蘇則憑運河以爲防，皖則依淮、潁以爲固，東則扼黃、運兩河及微山諸湖之要，豫則恃黃、洛二河與虎牢各關之險，鄂則南枕長江、西帶襄河以爲阻。舉數省平原之地以與賊往來馳逐，而保全腹內完善之區，何患捻之不力盡自斃乎？然而捻之隨在擄掠，官

軍則饋運需時，是賊逸而我勞；捻之蹈虛疾走，官則多所設防，是賊合而我分；捻之晝夜窮奔，官軍則師行有定，是賊速而我遲。故捻之蹂躪愈廣，則民生愈困；兵之征調益衆，則財力益殫。雖曰疥癬之疾，抑亦肘腋之患矣。然則平捻之策將安在乎？欲使賊無所得食，寢以飢疲，則不外堅壁清野之策；欲使賊不得休息，卒就潰散，則不外精兵追擊之策。顧此數策者，年來建言之廷臣，統兵之大府，固已悉心籌議，見諸施行而未遽收戡定之效者，則非斯策之不效，而所以用斯策者之未盡善也。何也？圩寨之禦賊可暫而不可久。使兵不時至，則罄其所有悉投凶欲，況乎餌賊以求安，不能盡咎小民之接濟矣。鄰封之援應，協力尤貴協心，使畛域未化，則稍不經意，賊已遠颺；況乎驅賊以保境，不能盡責大吏之稽查矣。至追擊之師，輕兵則難制敵，不免藉詞逗留；兩將則難齊心，不免互相觀望。若山谿之險，風雨之期，在賊雖有可乘之機，在我不無畏難之意。縱有時追及獲戰，亦僅能斃其疲弱，截其貲財，而於賊之精銳依然無損。況乎誇勝以邀功，不能盡信偏師之報捷矣。凡若此者，豈非不善用諸策之過乎？夫惟專統帥以一事權，嚴賞罰以厲衆志，必使堅壁者知官軍之足恃，斯守禦不患不力矣；會勦者懍縱寇之難逭，斯堵擊不敢稍疏矣。若夫當追勦之任，尤須深體賊情，明悉間道，或緩進急趨，以示我之莫測；或用奇設伏，以出賊之不虞；務與堅守之民，會合之衆，時成夾擊之勢，收雕勦之功，斯賊不得喘息，日就衰弱矣。加之懸重賞以攜其衆，首惡必鋤，雖投誠有所不宥；脅從罔治，能解散卽所不誅。么麼之捻，猶之几肉釜魚，何患不計日平定哉！然後愼選循良，妥籌善後，招流亡以復民業，勤撫字以厚民生，含哺鼓腹之儔，敦以講讓型仁之俗，所由四海安熙，永無兵革之事矣。

剿捻十議（在遠志齋稿卷一）

葛士達

清本源一

從來禍亂之起，由人心之壞，實由吏治之不痛加勦洗，以殺止殺，固人所共知，而鯫生不之，如廣場搏兔，勞而鮮功，姑切勿論。卽使出奇制勝，日有斬獲，能盡數十萬之賊而盡誅矣，而人心之頑悍自若也，能保其不嘯聚而起乎？黎庶之瘡痍遍天下矣，財力之匱乏非一日矣，假令賊不遽滅，滅而復熾，或兵燹之餘歲有不稔，將何以處之？且夫捻逆之起不過一劇盜耳。大河南北，地瘠民貧，素多盜賊，兼之頻年河決，吏不恤民，遂至蜂聚。此時苟猶有賢守令幾人，如朝歌之虞詡、渤海之龔遂，不難折箠平之。乃因循畏葸，至愈聚愈衆，攻城掠地。前之督兵驚擾，至民甘助賊，不願助兵，變於斯亟矣。變至此幾不可收拾，而若守若令者猶昔之守察守令者，不過曰某催科得力，某榷稅無愆；其俗之悍競者，則擇一二武斷嚴酷者畀之以辦之者，復不知推究其源，以法誅捕，以慴。是猶治洪水而塞之以息壤，其與能幾何？語曰：『得良吏一勝強兵十萬，』蓋民可勝之以德化，不能勝之以殘殺。爲今之計，欲圖辦賊，先圖治民，急於擇將，尤急擇吏。吏之途三：科第、軍功、捐納。捐納中非盡無材，然未嘗讀書，不知學問，出自膏粱紈袴，未知稼穡之艱難，焉識民情之疾苦？下及市井無賴，假貲集貲，僥倖得官，方

且權子母之利，安能存保赤之懷。卽饟源所關，不能閉例，宜改從閧曹；細加採擇，必有才略而廉愼有守者畀之。取於二者不足，則長吏各舉所知，試而後任。假掣其肘，毋撓其私，時循行各境，察民情之順否爲去留，以淸廉勤愼爲上等，贓汚貪酷爲卓異，破格遷擢，則賢者固得逕行其志無所顧忌，中材之士亦怵於法，慕於善，盡心竭力，以幾於治。昔陳仲弓治太邱，仇季知治蒲亭，無他施設，惟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犬有數，其剽桑，嚴設科罰，俾邑無閑人，孤寡皆得其所，遂臻大化。今之所謂盜者獨非民哉！孰不有田獸挺鳥竄，不憚死亡者，豈其本心耶？苟得賢守令教之、育之，疇不願投戈歸伍，而必用重典也！雖然，是亦在長吏之實心爲民社圖耳。否則，若仲弓、季知、其人者，樸訥少文，動輒得罪。卽有如虞詡、龔舍，得毋以爲藪奸弛備與？若是，且兢兢焉虞罹網之不暇，而何暇圖治也！然則，已亂在乎更視夫督撫之居心，設科召募，擅自縱自亡，郅治庶可復覩，豈獨治流寇而已哉！夫欲止沸當抽其薪，欲導流必淸其源，況乎救變弭亂哉？

專責成二

捻逆之起十有餘稔矣，所蹂躪五六省矣，議所以勦且撫之者非一日矣，斬獲散遣不加少，且浸而盛焉，將師不武、臣不力耶？責成不專也。夫不能勦而撫，縱受羈縻，還復叛去，撫之無成效已可概見。卽所謂勦者，不過賊東亦東，賊豫亦豫，賊楚秦，亦楚秦，往來逐北；旣難得當，卽得一捷斬馘數百，於數十萬之賊曾不損其毫髮，而我已疲於奔命。其在保已爲幸事。假使獲積十數萬矣，而賊數則勢皆致我，在我，

則勢皆致於賊，安在其所謂勦也。故曰，今之辦賊非專責成不可。然議者必曰，賊踪忽楚，將誰責成而可？不知賊雖飄忽靡定，其目前所竄之處，卽爲定處。如竄東卽爲豫、竄秦、楚、卽爲豫與秦、楚各境之賊，當責之豫撫、秦楚撫。其入也，縱不能扼而盡殲，既追之出，當防之使不得入；再入焉，卽不得辭其責。東、豫、秦、楚各守其疆，使不得入，而賊將何所容身？議者又必曰，中州地勢平曠，無險可扼，卽欲各防其界，非增數十萬之兵不可；增兵不能增餉，奈何？不知所謂專責成者，一省則責之督撫，督撫責之邊界各府州邑。若東之南境曹、單等邑，豫之東北境蘭、考、虞、永等縣，西南境汝二屬，西境靈、閿等處，守其境。以無兵無餉爲慮，則仿唐李抱眞守澤潞之法，籍戶抽丁，給以器械，蠲其租賦，加以訓練；一邑之租賦不足，則蠲近邑之租賦以助之。每邊邑約兵三千，擇有膽略才識者爲之守令，俾統楚之華陰、華州，蘇之豐、沛、蕭、碭、徐、邳，皖之宿、亳、英、六等屬，皆爲賊出沒之路，責之各屬地方官，使各使賊無所容身，而湘、淮軍踵而遊擊，或可剋期掃殄，勦定而撫可徐議矣。賊來則互相聯絡，勿得浪戰，但擊退勿使入境，卽爲首功；如有疎虞，律以軍法。朝廷責成督撫，督撫責成邊邑，

南北用兵，地勢互異。南方地窄，得勁旅數千足以控扼一路；北方地曠，難於扼守，步步爲營，既以收犄角之效，復以靖不逞之心。東、豫兩省，圩寨錯立，始則結寨以禦寇，繼且據寨以抗官。寨長既非端人，寨中莠良不一，往往賊至則獻糧納款，兵至反閉關絕糴；若任其漫無鈐束，久必生變，明季李際遇、沈萬金之輩不可不慮。意謂當於邊境賊所往來要路各寨，預爲布置。每大寨擇一將統兩營兵駐之，小寨聯民圩三

以一營兵駐之，約束不得擾累毫髮。寨中嚴爲清釐，一寨男女總立一册，籍其強壯另造一册。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隊，隊長主之。連環互保，驅其無賴，誅其黨惡，擇有才望勇略者爲之長，嚴定科條，酌立賞罰，配給火器軍械。無事則統兵者教之操演，有事則留一半爲守，按五登埤，以一半隨兩營兵爲戰。視賊舉動，相機出勦，明舉燧燧，鄰寨援應，邑中兵亦出而繼之。或擊其中，或邀其前後，或衝突其左右，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如諸葛八陣，星羅碁布，觸處爲首，賊決不敢深入，退亦無所掠於野，又絕獻糧納款之弊，乃以大軍踵而扼之，其勢自困矣。

攜賊黨四

賊不足深慮，所慮者其中有豪傑耳。」當倣戰國七科、虞詡三科之法，卽招募東、皖、豫之人，不論殺人劫盜，苟有藝能，皆得應募。能十人者卽爲十人之長，能百人者卽爲百人之長。壓之以不測之威，予之以非常之賞，激以忠義，結以至誠，彼盜中自負其能，或與賊有嫌隙不自安者，自必聞風而來。得其一二傑黠，肯効死力，或令歸間其黨，與或命爲內應，或令爲鄉導，勦辦乃有把握矣。昔岳忠武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衆以爲難；後得賊黨黃佐，令攜閒其心腹，遂八日克之：用是道也。今賊之長技在馬，而我之所長在步。使必捨所長習所短，不特南北性殊，不能嫻習，而彌年累月，賊勢駸駸乎將不可復制，況能有待耶？自來禦夷之策，莫妙於以夷攻夷，而勦賊亦莫善於以賊攻賊。捕雀以鷹鸇，搏兔以狡犬，雖指使者人，而不盡恃夫人力者，物各以其類相制也。假令雀能飛，兔善走，必強人以習雀之飛，習兔之走，而后捕搏之，吾見雀兔不能得，人且先斃矣。

勝。」云：「凡兵者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兵出於正，勝敗參半；兵出於奇，十有七勝；兵出於詭道，戰無不勝，卽遇小敵亦必以計取之。非不敢出於正也；出之以正，卽有道也，其又曰：「無邀墳墳之旗，無擊堂堂之陣。」蓋用兵者不下數十百家，未有不出奇制勝偶；獵小技也，其驅騁馳逐，猶必暗設坑阱，埋伏罾羅，乃能取劫奪，猶必避實擊虛，聲東擊西，乃能使能獲。自其攻守之間，必互有損失，故知者不樂爲此。漢高祖數十萬善走之賊搏，而非用奇，安能取勝哉？夫出奇非必在山水之險也，平原曠野，麥秫蒙翳，到處皆可埋伏。賊夜中住宿，必據村舍，自可乘便掩襲。火器爲我軍所長，然亦必出之以奇，益見猛烈。用兵無定法，總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爲主。而今莫敢出此者，豈盡怯懦無能？惟不用間諜之故。古者，軍中召募，有能日趨數百里，矯健絕倫、出入城郭無迹者，暨言語伶俐機巧者，皆重賞羅致，誠有以用之也。今誠能招致若輩，散布賊中，俾追隨賊之動靜，凡賊之多寡分合，出入路逕，及夜中賊首住宿之所，時時偵報，雖未見賊，而賊之形勢洞悉胸中，自能隨時用計，臨事不致倉皇。昔廣武君見韓信欲下井陘，請以奇兵襲其輜重，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乃敢遂下。夫廣武君之謀必甚密，非成安君左右不得知，韓信兵未入境已有人伺敵之左右，宜其用器，直入金營，視電所燭，見辮髮者殲之，金兵大亂，是亦必探門戶及出入路逕，故敢以百人掩擊數萬。譬之入山，驟見岩石險惡，磴道崎嶇，雖勇者亦必色駭心悸；有山營中人爲之引道，口講指畫，懦夫坦然行之無疑矣：知與不知也。至用之之法，則孫子用間一篇盡之矣。

要在啣之以破格之賞，動之以至誠之心而已。

漢雲中守魏尙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奪爵。過掩其功，文網太密，固非所以馭將。然至綱墮法弘，有功無罪，有賞無罰，而欲期將士用命，亦焉可得哉！夫勦捻與勦髮賊迥異。髮賊據城死戰，克一城、破一壘也，既不易，及其克之、破之，必能殲其渠，盡其衆，其功易見；卽或僨事，失地喪師，衆目共覩，無從掩飾，其罪亦易彰。若捻逆以善走爲長技，以避兵爲老謀，既不據城，又不守寨，賊走於前，兵尾於後，終歲不得數遇；卽使得遇，遠在數百步外，僅僅望見其塵埃，輒以炸礮遙擊；賊見有礮，則折而他竄，而我軍已以捷聞矣。甚者，且張皇其辭曰，殺賊數千數萬計，賊數不加少，而鴟張且更甚也！故曰，今之辦賊，尙首功乃可。各軍報捷，必以首級呈驗幕府，遠者割耳爲識。限不滿千級不得上功，軍校部曲皆計級遷擢，不得濫及局外之人。其或終歲無所斬獲，以怯懦逗遛論罪；其有濫殺冒功，律以重法。庶勇者知所奮，怯者知所畏，卽兵士亦各自奮勵，人自爲戰，功罪明而勦辦漸有起色矣。

復弓矢　七

沾溼，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自古尙之。自近代專用銃礮，弓矢漸廢。然銃礮固利轟擊，害亦不尠：途遇陰雨，火藥鮮不銃管發熱，或至炸裂，煙焰蔽天，咫尺不辨黑白，賊騎卒逼，不及措手，其害二；製造甚費，爲器重笨，一有失棄，其害三；攜帶火鎗，不能再使別器，倉卒之際，束手坐困，其害四。意謂當與弓矢並而行之，而馬隊

尤宜練習。步營中當選十之三年力強壯者教之習射，臨陣各負毒矢百枝，腰帶挑刀一把，列於火器之後，持滿而俟，賊近乃發。雖不能一一應弦而倒，而一人所負之矢，且馳且射，當亦可傷數十人。費既省於火器，輕便易舉，無炸裂拋棄之虞，又可以裨火器之所不及，爲刀槊之先聲，誠不可少之器。而馬隊則當專習弓矢，間以長矛，加以馬力，比火器易於制勝。

習長矛 八

兵法云：『長以衞短，短以衞長。』曲道相伏，險阨相薄，則利刀楯；敵衆蜂擁，直逼陣前，倉卒難支，則利巨斧；平曠相距，遠在百步數十步，則利鎗礮；至若十步之內，刀楯不能及，而鎗礮將又不及施，我進則逼賊，賊進則逼我，勝負之分，全在此刻，則莫利長矛。長矛之用比他器爲難，非精習不可。意謂練之之法，當如習射，立一木表，高與人等，分爲四部，上部爲面，次爲胸，次爲臍，次爲足。令足上裹鉛，持鎗去表二十步而立，命之刺某部，則飛步刺之，不得略滯。刺無不中矣，則稍遠其表，至五十步爲度。如是則一練其眼光，二練其手法，三練其脚步；嚴立賞罰，五日一考。數月之後，技可略就，臨陣自能擊刺如飛，比他器尤爲得力。

拒馬繩 九

拒馬車，恐其轉掉不靈；用拒馬木，恐取攜重笨。斟酌變通，以繩結網，地曠無險，賊騎衝突，不設藩籬，陣脚易動。用偏廂車，地椿頭著橫長一丈，寬則半之；目寸之，目中貫緯線，其線稍羸，鬆盪其中；網之兩邊暨乎中央，用椿九根，釘著於地；椿著刺鐵，三其棱，椿梢削尖，俾易入土；兩邊椿長五尺爲度，中椿略短三分之二，使網下凹如撈魚然。每一隊兵，攜帶兩具，卒遇賊來，分層布地，相機進退，隨地方圓，麥秫蒙網，一具，刀斧四人，伏於網邊，以砍馬足。每

翳亦可埋伏。厥器何名，曰拒馬繩。

北地戰陣以車爲衛，自古尙之。武剛、鹿角、衝敵車十

貴因地制宜，宜活變，不宜拘泥；宜輕便，不宜重滯。勦捻多言宜車戰，然究未得其法。明趙

兩輪，蓋以橫板，上蒙牛皮，穴孔施銃，車坐四人，互裝迭放，二人輔車，二人推挽，其制猶嫌

易窮，若逢泥淖，或遇逼仄，恐未盡善，難以制勝。蓋鷹揚車須用皮蒙者，意在遮蔽鎗礮。今

自殊。且車坐四人，其車必重，賊馬飄忽，豈能趕及。今倣其法，變而通之，下用兩輪，輪高尺

木，比輪略高，上蓋方版，版宜光滑，版心豎以圓柱，徑二寸半，再用橫版，其長八寸，其闊半之，中鑿圓孔，套於中

柱，使可旋轉。橫版外側滿列鐵刺，推竿兩根，各長六尺，著於輪軸。八人共推，進推退挽，欲

向左推，則依以爲左亦如之。列於陣前，以洋鎗緊跟其後，前後衝突，左右旋轉，輕便易舉，流轉不

已，則步步爲營，止壘，庶可適用，無滋流弊焉。

平捻善後議

戊辰七月（同上葉十七）

葛士達

捻逆肆虐十數年，蔓延數千里，雖未據守城池，而根柢糾纏，甚於髮賊。今大憝既殲，黨與之散匿者猶衆，必搜殺之盡而後已，非特殺不勝殺，抑且大傷陰陽之和；欲緩縱之，而此輩頑悍成性，其非法紀所能繩明矣。況其中驁悍者豈遂無人，其乘機竊發之心正難逆料。而東、豫各省，疊造兵劫以來，田畝荒蕪，廬井零落，民之顚連而無告者，所在皆是。大兵之後，不幸而歲逢不稔，能保其不復嘯聚而起乎？則平捻而所以善其後者，正不可不預籌及之。昔孟子曰：『使民菽粟而無有不仁。』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蓋食者民之天，富者教之本，自來論治，未有不以民事爲首務，以足民爲要圖者。今北省之民，好亂樂禍，豈盡無良？患在貧耳。不思所以救其貧，而徒責之使無爲不善，是猶耕者之摳其根、而薪其苗之長也，是猶漁者之竭其澤、而冀其魚之得也，是猶醫者以烏堇爲餌、而欲其疾之愈也，可乎？且夫天生民而樹之君，爰立百官師長，以爲民也。至驅之使不得其所，逞兵而抗其頸而誅之，已可痛矣。區區子遺，復不思所以安集而衣食之，豈仁者之用心耶？夫聖賢足民富國之徑，豈別有術，亦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導之耳。故禹之功彌天壤，夫子稱之曰：『盡力乎溝洫。』孟子言王道惟樹藝畜養之事。道誠無以易乎此也。今試以直、東、豫三省與江、浙比較，地非必窄也，民非必少也。江浙即遇凶歲，猶不至流亡；北省歲偶歉收，已多餓莩。且江浙之民耕田數十畝，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北省耕田動以數十頃，每不敷一年之用者：則水利不修，地多曠棄，人多餘力耳。夫地曠而糧

不能曠，則貧益加困；人餘力而無所事，則遇豐歲而游惰廢業者，卽遇歉歲而競思非義，所謂逸則思淫也。夫土之所以生物茂美者，以有水以滋潤之。彼藝一花一木，猶必朝夕灌溉，始能成就，豈耕種而猶不然耶？嘗考之古謀臣良吏，欲求利民，莫不亟亟講求水利。西門豹引漳水灌鄴，魏之河內以富；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匏口，並北注潞，以溉田，關中稱沃野；漢大司農鄭當時穿渭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河，溉田萬餘頃；河東守番係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莊熊羆穿洛溉重泉以東；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皆大利民，歌謳迄今不絕。嗣後如裴延儁浚幽州督亢渠，何承矩引滹沱河溉稻，閻承翰引唐河至定州，引保州趙彬堰徐河入雞距泉，以通漕利民：若是者難更僕數，無不著效。豈施之昔而不能施之今哉？患在無人經略之耳，患在牧民者無興利除害之實心耳。今能倣古溝洫畎澮之制，相度土宜，師其意勿拘其迹，變通行之，令民各就其所有之田，掘溝引水：有百畝者掘二面，溝廣四尺，深四尺；有千畝者掘三面，溝廣八尺，深八尺，中復掘一溝，橫貫其中；至萬畝則通力合作，共掘一大溝，廣一丈，深一丈二尺，方圓曲折，隨田形勢，總以大小流通，輾轉挹注，互相灌溉，不得專利曲防爲主。掘去之田，丈量確實，豁免田賦。所掘之土，卽以築田之四堰，倣南方圩田之法，以備盈溢枯涸。至十萬畝，則求一大川，引而注之。或邑中並無川澤可注，則覓故河道之瘀墊者，少以灌之。否則，卽就車路之深者，掘而注之，以爲衆流之宗。縣達之府，府達之省，水有本源，不致涸竭，就近運輸神倉，可備緩急之用，可省津貼水脚之費，可無海道風波之憂，可免折耗陳腐之弊，而黃沙宿莽，盡成膏腴。赤地千里之災，水有自洩，不致泛濫，淫雨亦無萬頃汪洋之慮。秔糜雜種易爲米穀，就近運輸神倉，可備緩急之用，可省津貼水脚之費，可無海道風波之憂，可免折耗陳腐之弊，而黃沙宿莽，盡成膏腴。民見其利，各自奮力，治田益勤，治水益力，民有所賴，自不至流入匪類。且種稻之勤劬百倍於秔麥，終年水耨

火耕，常恐不及，非僻之心，無由以生。而溝道從衡，水田複沓，一旦卽有倉卒，戎馬不得逞其馳突，更可設平地之險，而鞏京師門戶。萬世之業，竊以爲莫是過也。然議者必曰，斯事體大，彌年累月，不能奏績。且兵燹之後，民困未蘇，創此大舉，必至騷擾，恐有難行者。不知天下事奚有難易，亦惟問有利於國、有益于民否耳！果其實有利於國，實有益于民，特以爲難而不爲，將國與民誰賴以利益耶？夫八年、四載、手胝足胼，其難莫過於此；然聖人不以其難而輟之。蓋意見游移，易者猶難；精神所注，難者亦易。況今日之事，本無所謂難者。水利訓農，本爲牧令專責，亦係民生切己利害。各邑各治其邑之水，不必別派員役，不必動用公帑。各省長吏卽各責成牧令，牧令責成里正紳耆，復躬自巡行勸導，相度形勢，順土之宜，隨民之便，勿爲豪右所惑，勿使胥役擾累。俟農工畢後，督率興工，以三年爲限；里正等能出力者，破格獎敍，牧令亦以勤惰爲黜陟，長吏卽以牧令之能否爲優劣。一勞永逸，爲北省計，實爲天下社稷計也。若夫散遣兵士，安插降衆，撫恤難民諸事，想當事者固已籌之熟矣，鄙生復何敢贅哉。

捻匪匈議

黃恩彤

一、丁巳（在知止堂集續集卷五葉七）

今之倡亂者長髮，而助亂者捻匪也。助亂豈倡亂比哉？第就時勢衡之，則捻匪之爲患有更甚於長髮者。蓋長髮妖氛不越江南北，捻匪則縱橫於淮南北，時復東掠豐、沛，北蹂曹、單，而頻窺濟寧，其勢逼矣。矕諸疾病，長髮方且困我肢體，捻匪又將潰及胸腹，不可不慮也。且長髮大抵粵人、楚人耳，一切飲食、衣服、言語、與北方殊異，惟工山戰、水戰，而馳逐跳盪非其所長。故一旦渡河而北，置之平原曠野，則其技漸窮，我得以坐制其斃。捻匪則廬、鳳、潁、亳、南、汝、光、陳之獷悍兇徒也。平時大都販鹽上盜，恃衆橫行，貪利而輕生，背公而死黨；且其風氣勁悍，耐飢耐勞，善走善戰，有非河北之士所能及；自古天下有變，神姦大猾，多出其間，尤不可輕視也。今之議者，每曰捻匪屢經懲創，勢已蹙矣；竊以爲未也。果其游魂假息旦夕莫保，大帥重兵何難撲滅？今渠魁未擒也，奏凱無期也，而彼方綽有餘力分股遠出，擄糧肆擾，大帥亦未可誰何。遽信爲勢蹙，得乎？或又曰，此遠出擄糧者，特其小股零匪，飢則攫食，飽則颺去耳，非有大欲與我爭地、爭城也，何必急與之搏，轉致困獸思鬬哉？不知此正彼之得計，而我之失策也。夫彼以大股與我大帥相持，綴我大軍，使不遑他顧，而時時多分小股，倏東忽西，伺間旁出，擇其地方完實、未被賊擾、及無兵防守之處，狼奔猪突，縱其所如。震撼我邊陲，燔燬我鄉聚，俘掠我士民，擄取我財物。奪我之車，運往彼壘，而彼有糧矣；奪我之馬，驅往彼軍，而彼有馬矣。我出彼歸，既去復

來，如此不已，漸至地方困敝，比戶流移。民力不足供軍，因之我軍不免置乏之虞，而彼軍轉有飽騰之樂，此勢所必至也。安可幸其暫去，偷安目前，不爲長慮哉？然則，鄉團果足恃乎？曰，鄉團之力，能抗賊者亦無幾耳。然皆自護其鄉者也；既不受廩於官，亦未嘗統以將弁，銃矢利器非所有也，進退軍律非所習也。賊之將至，既不能裹糧遠出以邀擊之；賊之既去，又不能輕騎追奔而盡殲之：以遷地弗良之團勇，當飄忽不定之捻匪，多恐其不相及，亦止可資其協防以佐兵力，將欲誅叛定亂，張國威而伸天討，固重賴乎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哉！

（同上葉七）

捻匪與長髮爲二，今之捻匪與長髮爲一。當長髮之初起也，自粵而楚、而吳，遽爾突踞金陵，意在劃江而守。而又慮勢孤而難以自立也，於是東取京口，北取廣陵，中取瓜步，以斷江路咽喉。而又慮上游之兵順流而下也，於是分兵守鄂渚、潯陽、皖口，以控扼要津，而聯絡聲勢。此其布置亦有方略。而又慮我京旗勁旅，河朔精卒，長驅並進，飛渡天塹也，於是出其敢死之士，直闖北犯，意在阻我北兵之南，而分我南兵之力，其謀亦狡矣哉！是時尚未有捻匪爲之助也。即捻匪初起，亦自張旗鼓，不屑附於長髮也。既而北犯之賊，全軍受戮，無一生還；上下游各要地，亦經我軍次第克復。賊見勢之日蹙也，於是以全力守安慶，而時時分出股匪以與我爭江外之聲勢以圖再振；而長髮亦因黨與不假長髮盤踞於江南北，而暗助捻匪，俾縱橫於淮東西，是彼劃江使然也。夫江淮脣齒，故自古守江必先防淮。今長髮漸離，樂收捻匪以爲用：於是分者始合，狼狽蒼黃，急則相倚，勢

不止而兼欲劃淮也，是彼之門庭日拓而勢益張也。我兵方與長髮爭淮南，而捻匪不時出沒於鳳、潁之境，思乘我兵之後；我兵之在淮北者，又因與捻匪相持，被其遮閡，而與淮南之兵聲勢不相聯接，此最兵家大忌。所以制賊有餘乎？如此，而金陵不速下者，未之有也。欲定江南，當自淮北始；欲殲長髮，當自捻匪始。

（三）（同上葉十二）

方有警，則知攻者，不可與言守也；不知守者，不可與言攻也。善守者，守所必攻，衝要是已。以今天下大勢論之，南邊鄙易擾，則河南重；賊在江南，則山東重：以其壤地相接，徑途相直，不惟拱衛畿輔者，山東、河南也。賊在湖、廣，則河、淮、河曰且虞其闌入內地也。然則，今之山東安可不益設守備哉？而形勢又一變矣。自古中國南北天險，曰江。厥後河併入淮，而失一險，惟江與河而已。山東南境，憑河爲固者也。近年河決銅瓦，東流改北，而大半隔在河南，於是失其天險，而南賊動輒窺伺，捻匪頻肆焚掠矣，無洪河以限之故也。今大工力道莫可挽歸，天險既無可恃，不得不以人力持之。將欲固圉，莫若守邊。夫山東邊郡與江南犬牙相入者，驟舉，故難入也，曰曹、曰沂；此三郡中曹爲重，兗次之，沂又次之。乃竊揣賊情，所眈眈者，尤在濟寧也。方長髮之北犯也，蓋曰兗、金鄉，向濟寧矣。因州城兵勇衆多，防守嚴固，猝未易拔，是以舍之西去。近則捻匪屢擾，去而復來，大抵不離乎破濟寧以南數十里內外，風鶴震驚，其勢殆岌岌焉。蓋以其地水陸交衝，商賈輻輳，爲河北名區。雖年

來十室五虛，大不如前，而號稱富庶，傾動遠邇，賊之垂斃，與以來，集貲募勇，於今七稔矣。力竭則易衰，費煩則難繼，又安可恃以無恐哉？吁！此州幾輔有泰山之安，而提樞挈要，實自濟寧始，所繫顧不重哉！

喉也。但使集乾然有以自立，則進可以控制曹、宋，退可以扞蔽齊、魯。齊、魯者，幾輔之藩屏也。齊、魯免累卵之危，則

平捻匪策（在麗岡山人文鈔卷一葉十七）

洪良品

平捻匪之要有三：曰戰，曰守，曰追。夫捻匪嘯聚成羣，飄忽無常，勢不利於止，而利於流，所利，而後乃能有以除賊之害。今與賊戰，賊之長技在馬，官兵之長技在火器。然賊畏官兵，每避道而行，雖有火器，往往未盡展其用；卽偶與賊遇，前驅斃一二人，賊皆策馬遁耳。竊謂官兵不必以力脅，惟可以計取。或示羸以誘之，或出奇以制之，或據險阻以邀之。其飽掠也無備，或乘昏夜陰雨以掩之；其裹脅也不擇，或募間諜以應之：倉猝之間，奮起突擊，使之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彼此不及救應，然後渠魁可殲，而脅從可散也。守之道，有官守，有民守。民守恃堡砦，官守恃阨塞。然必官民相資爲守，擇要害之地，各宿重兵，移節帥以駐之，督民行堅壁清野之法，使賊進不能攻，退無所掠。今察賊踪出沒之處，北不能渡河，南不踰江，中間數千里所蹂躪者，若山東之曹、泰，安徽之鳳、潁，河南之汝、汴，湖北之蘄、黃、襄、漢，皆有要害可守。形格勢阻，無事足以絕賊之覬覦，有事足以制賊之奔軼。或漸而蹙之，或迫而擊之，或合而圍之，力禦之於有人有食之區，逼入於無人無食之地，然後賊乃坐斃，一鼓可滅也。夫戰以挫其銳，守以制其竄，而非窮追不能竟其功。賊之敗也，日行二三百里，旬日之間，勢每復振。或合勢以抗我，或分途以擾我，使我困於鞭長之莫及。今爲置三軍：一軍爲正兵，主戰；二軍爲奇兵，主追。賊遁之時，奇兵倍道疾行，掩其惰歸。賊分則分，賊合則合，使之首尾不復相顧，勢必潰敗不可收拾。然後削其根株，絕其醜類，斯捻匪可平，而戰與守可解嚴矣。若夫稽保甲，招流亡，散浮勇，收軍械，課農桑，

與一切善後之圖，是又捻患既平所必詳規而周畫者。

平捻匪竄擾楚境，來去無常，官軍逐之，疲於奔命，當事患之。同治丙寅，曾沅甫宮保巡撫湖北，下車，以非另選精騎與之角逐，莫能迅滅。又有句云：『從來飛走勢，虞詡論猶存。』蓋體察情形，不能不出於此也。閒者不以爲然，惟尹翰樓比部見予文，獨以爲論中要害。後讀曾文正公事略，初議四鎮外另設游兵數支，冀與賊縱橫追逐。經營半載，甫成劉銘傳、李昭慶兩軍，而賊西逼楚、豫，東趨海、岱，相去動三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官兵步多騎少，每失之不及，因檄催鮑超、劉松山、劉秉璋來營，以備遊擊之用。又疏言，賊馬踰萬，數倍我軍，平原曠野，步不敵騎。湘、淮各軍，騎射非其所長；所派兩起買馬之員，因去冬大雪，口外馬瘦且少，不敷購辦，未知成兵何日。是皆注意於用騎制勝也。後賊東竄則扼守清河，南竄則扼守沙河，層層圍勦，以猛將帶兵尾追，馬多步少，卒獲成功。又讀淮軍平捻記，謂李節相堅持築牆圈賊之議，扼賊於膠萊河，減任柱、賴汶洸二逆；扼賊於運河，減張總愚一股，皆用是策。差幸閉門料敵，若合符節云。

平捻準括（在啄餘鷗粒集雜鈔）

謝綬名

誘其前來　隔其包馬
防其左逃　使不息力
隱其埋伏　驅其陷穽
斷其歸路　分其重圍
堵其右遁　使不得風
十法得人　成功指日

誘其前來法

擇奇門三奇三吉日，大將兵勇輩如居上風，用迷離陣，兵勇各帶神煙一布口袋，臨敵先傾於地，用走線點火，詐退百餘步，其煙結成霾霧，朦蔽五六里之遙，受其煙者涕淚不絕，人馬不知去向。左用風火流星礮，礮用生鋭鎔鑄，圓狀球形，中藏神火法藥，用母礮送彼陣中，墜地始發，霹靂一聲，火光併起，礮身碎裂，四旁飛擊，能傷人馬，賊不敢左來。右用八面旋風吐霧轟雷礮，礮用生鋭鎔鑄，中藏神火法藥，用母礮送入賊陣，火發礮破碎，擊賊穿心，毒氣煙飛，撲賊眼目，人馬俱傷，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見，賊不敢右來。

斷其歸路法

再用奇兵抄小路，斷其歸路。兵勇俱用滿火刀牌，外畫以龍物獸形，暗藏神火三十六筒，線盤屈曲如法。看賊軍回頭欲竄，號礮一鳴，齊滾而進，火噴三丈，甲士持刀上砍賊首，下砍馬足，驅至我之埋伏路上去。其間

在左者間以九矢攢心神毒火龍銃，飛，穿心透骨中，於人馬見血封喉。右邊間以單發箭去，其勢如雷，打得二三百步，可貫數人。再間以神機萬勝火龍刀，刀身一尺五寸，或用銅、或用鐵打就，中空，藏鉛彈一枚。刀分兩刃，橫闊三寸，上蘸虎藥，兩旁縛毒火兩筒，上砍下鉤。或間以倒馬火蛇神棍，棍用熟銕打就，中空，藏火，身長三尺，以木爲柄，長四尺，令勇士持之，以冲馬陣，與強弓硬弩相雜。看賊每出隊，必以馬隊包抄，須於戰場二邊專設冲陣火葫蘆若干，葫蘆形中爲銃，藏鉛彈一枚，內藏毒藥一升，以木爲柄，長六尺，用猛士持之。間以風火流星礮，礮用生銕鎔鑄，圓狀毬形，中藏神火法藥。見馬隊來包，用母礮送彼陣中，墜地始發，霹靂一聲，火光併起，礮身碎裂，四旁飛擊，馬驚必四散奔逃，我以騎將追之，賊必敗。又於戰場近處設火龍捲地飛車，用堅木爲車，下設雙輪，使無欹側，中有車箱，上設躲箭簾櫈，腹藏預備火器。每車用壯士四人，兩旁設飛翅神牌遮當矢石，車前釘以利刃，輪轉如飛。馬驟來包，即以利刃向前。捻賊所恃者人衆耳。逢敵每借所裹之人，重重圍住，吶喊助勢。我用火妖拋擲衆處，火妖紙薄拳大，內蕩松香入毒火，外煮松香、柏油、黃蠟，燃火拋打煙燄蔟蔡戳脚，再用天火毬。此火不用凡火，以藥修合三五個月乃可用，見風見日即著合，必須在地窖內不見風方可。其藥用黑豆楷燒灰存性，每一斤加焰硝半斤，硫黃四兩，斑毛一兩，眞黃天硫一兩六錢，無風日處攢合，當時即裝入雞鴨卵壳內，令滿，每乙個令加頑石子一塊，如栗子大，夾紙封口，用茄楷灰固封半指厚。遇敵令軍士以繩圈投去，到彼處跌破，不拘落在人身衣服，盡成火，水亦不能救，若燒敵糧輜重尤妙。再添燒天爆火無攔礮。礮用地鼠紙筒，各安藥線，每五筒爲一排，上中下三節各三層，以蔑縛

束，合曬火藥、松香、硫黃、毒煙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棉紙包糊，以油塗蜜，另於頭上開口，下用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捲紙爲筒，中藏神火二三十捲。如不同，或飛或走，或跳或躍，撲人眼目，燒人驚恐，勢不可遏，七零八落，斷不能圍。彼捻賊如來偷營，用萬金鐵圍營，用堅木爲櫃，選壯萬火齊發，與神牌間隔，八櫃分爲風雲龍虎等八門，卽八陣圖式樣，出入有路。櫃外爲施仍兵分奇正，撥將統之，號旗號礮，總於中軍，時出時止，賊息我出。兵金鼓高鳴，勝則追，敗夜不能休息，乘機擊之。櫃外設百子連珠銃，其法用藥裝入一節，以厚楷紙錢一箇，中穿長四尺有餘，中容藥一升五合，旁鑄一嘴，長一尺有餘，約藏鉛彈百枚，堅木爲架，八面旋鉛彈次第而出，子夜演放，賊不敢來窺我寨。

凡用火者，必知風候。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生風，風火相持，斯能取勝。以月箕、軫、張、翼四宿，則不出三日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朝風作。風行十里，揚塵動葉；風行百里，吹沙飄瓦；風行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之者，則萬戰而萬勝矣。按志曰：『日暈兩半相向，天下大風。』祥異賦曰：『大風時至，月主風，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羣芳譜曰：『星墜如流火飛主風。』又曰：『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著土而行。』一曰，六甲旬中有占法。甲子旬，卯初薄雲不多、午時有西南風。甲戌旬，青雲貫日，辰時西風；黑雲如破絮，午時大北風；黃雲成條不斷，申時東風；白雲片片圍日，未時西

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蔽塞天河，大風數日。月暈色青，四圍有風無雨。日沒黑雲下接，來日必有大風，一日而止。黑雲夜暈重圍。』一曰月暈樹。知天之時而善用

風。甲申旬，黑白雲滿天，辰時北風；白雲如破絮，酉時西風、甲午旬，青雲四起，午時南風；白雲片片，午時北風；黃雲成片，午時西風；黃雲滿天，申時大東風；赤雲四起，辰雲成塊，申時東風；黃雲片片，酉時北風。一曰月離箕宿則風，離畢則多雨，所謂時南風。甲寅旬，薄雲不遮日，午時西風；赤雲成塊，未時東風；黃雲片片，酉時北風。一曰月離箕宿則風，離畢則星有好風好雨者是也。以上諸說，只言大略而已，其詳非明天文，精六壬、奇門不可。

中軍火攻

須立一極高旗桿，俾知每日風信，且可使衆軍士共見。

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壓之；以火攻上，其勢逆，用銃器烈火燒之；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諸法俱備，又必善於埋伏，然後能獲渠魁而成功。埋伏一端，用無敵地雷礮。礮用生鋌鎔鑄，以極圓爲妙。或容藥三升，或五升或一斗。用堅木爲架，分引三線以通火竅。料賊必到之地，先埋於土中。賊至，則舉號旗礮爲令，火發礮響，奮擊如飛，勢若轟雷，不及掩耳，仍使驍勇之將統奇兵出陣，無不勝。兼用穿山破地火雷礮，或用銅鑄，身長四尺，中容五升，藥可發鉛子三斤，用鋌打就，大如磁口，中容藥一升。先用神火發鉛子半斤，煙飛火烈，勢若雷霆，林木皆震，人馬遇之立成齏粉。必於地之便險隘要道，料賊必到之區，暗爲設伏。至於殿後，則莫善於飛雲霹靂礮。礮用生鋌鑄，其大如礮，其形如球，中藏神藥半升，以母礮發之，飛入賊營，霹靂一聲，火光併起，若滿地皆火。固守則莫善於萬勝神火屏風。屏用巨木製造，高與城門相等，下設四輪，外以牛革爲帳，內藏神火若干件，遠用遠器，近用近器，以壯士守之。賊若近邊，神箭、神鎗、神銃萬火齊發，聲震如雷。此固守第一法也。若水戰，有四十九矢飛廉箭，火龍吐燄神毬，飛空滑人神油，水底龍王礮，既濟雷，製篷索法。並

有渡水神機礮，隔沙神砂捷陣萬火飛砂瓦罐，鐵汁神
至於神藥、神火、神煙、神水，各按三十六天罡、二十
提硝、提黃、去黃內油諸法，其試驗者甚多，皆當預知。不
不順則必移動。是日應得何風，惟決之奇門六壬諸書
夫捻賊無難平也。捻賊動稱四五十萬，僅一萬人有此諸法預備，平捻必矣。
都是無可奈何之輩。試觀賊捻每到何處下站，一到村莊四處求食。河南、山東並無米粒，得幾石麥來各去尋
磨磨出麵來，大家作食。俟頭目吃罷，已是二更。喫得著者飽，喫不著者忍飢，稍有聲色梟首一去，衆都瓦解，
士寒心，並未接戰，而包馬一來，包到三五人被殺，而我兵互張聲勢，望風而逃。賊何利害之有哉！賊屢看不交戰而逃，即烏合者樂得
蟻陣蜂衙，將人。萬人惟願特無敢死之從中取利。所到之處，村舍空虛，婦女遭殃，生靈塗炭，不可言狀。髮逆之後，繼以髮、捻，每至向風流涕，即如坑趙
以治亂。又捻卒四十萬，如此喪心，尚不足以痛快人心也。何慮乎火炎昆岡，殺人盈野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有人方足
套者隨取刀割斷其繩，用單飛神火箭回射必殪。
伏穿山破地又捻賊每以長竿繫以長繩圈人首領，圈著即回馬倒拖，須吩咐各軍士身上常帶秋葉利刀一把，被
特衆，每長排馬步隊至七八十里，長驅無火雷礮，礮身長四尺，中容藥五升，可發鉛子三斤。鉛大如碗，元妙在於藥線。地上掘槽，取箬竹，破
忌。路徑七八十里必有險隘之區，恃叢林無障之地埋

爲兩邊，刮去
拽動其機，則
買破爛漁船
陣雖長三寸，
毒藥熬汁潑
馬必致受傷，
痛懲一番，雖
日見勝仗，終爲圭之治水，根株不拔，如蒼
生何？

槽，仍以土覆之。俟賊邊馬過去，大隊
可隱身；次擇其人之膽大慣放劈山
乙隻，篙櫓俱全，隱於隔岸巖僻區處。臨時
放至磩處，點磩後卽用船馳至隔岸
莊間隔，村莊中必有稻草堆積。須於
受其毒者，馬匹封喉不食。又澗窟井
亦謂因病發藥，如此立法，一病一藥，搜抉
殆盡。且此捻分股蔓延，膽大如斗，罪
惡彌天，若非火攻

林居匏議（在百柱堂全集卷三十四葉十一）

王柏心

有經世士過林居叟訪焉，曰：自巨猾盜建康，議者謂但覆兇巢，餘黨自解，澄清之期在是矣。今江左全復，而殘孽之轉入閩、廣者自如也；捻賊又以其間出沒皖、豫，犯楚、犯秦、犯山左，至殞我名王，殲我勁騎，所過斬刈焚掠無敢攖其鋒者；花門部黨復相嘯聚，暴骨如莽，天山南北路吞噬殆遍，旁連青海，內偪隴右，騃騃欲入邠、岐，關中郡邑屯險乘城，不敢解甲而臥。東南未靖，西鄙與中州尤岌岌，安在江表之克遂可拱手以待澄清也？林居叟喟然嘆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江左既下，羣盜瓦解，勳臣若會師并力疾追餘賊，死灰何得復燃？捻賊膽落矣，安敢鴟張？即令送死，而東南無返顧之憂，以全力制之有餘矣。各顧疆圉，急於善後，緩於追賊，致蛇豕逸出，復縱荼毒。西征之役，調發過迫，士不樂行，中道鼓噪，潰散相望，澄清之期坐是失之。此計畫之疏，非鋒勢之不利也。經世士曰：是既然矣。然粵逆殘孽與捻逆、叛回三者皆劇寇，制之策安出？林居叟曰：拯溺而蹈流者、俱溺，救焚而灼膚者、俱焚，絲亂又益棼之，庸能治乎？夫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以愚度之，粵逆殘孽，其氣已衰，閩、廣、江右之師，合勢蹴之，直振槁耳。叛回雖根柢已深，兇性悍鷙，其志不過蠶食。吾不必與之馳逐沙漠苦寒地，即隴右州郡已淪者姑且置之，第斂兵斷隴而守力保三秦，徐爲之計。若夫捻賊飄忽馳突，兼善用騎，不持糗糒，望屋而食，最爲難制。又所蹂躪齊、魯、中州，楚之漢北，秦之南山，是皆腹心之地，膏腴之壤，使我南北頻梗，甚且震動神京。今東南將士，地利不習，憚於長征，中州、西北久不產將。若聽其虎兕率野，化中原

爲榛莽，民不聊生，恐有他盜乘之而起，此腹心之憂也。故方今之策，以先滅捻賊爲急。賊近聚豫境，愚謂湘鄉相國宜急合江左、皖、楚之兵出境陣其南，讓皖、楚之邊，豫與秦亦各出師陣其北，無使旁犯；皆深溝高壘，勿與浪戰，分兵斷賊後，無令仍入齊、魯；起秦兵前塞潼、商，中空數百里，聽賊跳梁其間，但當力固堡砦，聯絡村團，約以大小相維，兵民一心，不與賊鬬，惟堅守城砦，無令粒米束芻爲賊所掠。村砦有急，官兵赴援；官兵有急，村砦赴援。果能斷賊困甚，縱使西行入谷，令秦兵伏商、淅、盧氏、內鄉等險阨處，楚、豫之師乘其後，伏起，而賊飛走路絕，皆儿上肉也。昔漢高守滎陽、困項羽，條侯壁昌邑、困七國，曹公扼官渡、困袁紹，皆用此操百勝萬全之術，不煩一兵，折一矢，坐收滅賊之效，賢於血戰萬萬。況戰有不利，大事且去，僧邸敗轍，豈可循哉！竊計今時團練，惟中州最可用。彼其人皆習與賊戰，地無險阻可恃，託命堡砦，心志久定。凡大堡砦能統衆至三萬人以上者，其長必豪傑之士。大帥行營所在傳集其長，傾心撫慰，加意延攬，申明約束，必皆感奮。不時輕騎攬轡，按視其壘與論兵，察有方略而性懷忠義者，破格特薦，以鼓其氣，以勵其才，皆異日將帥選也。數十年來，熊羆不二心之士悉起湘東，然其驍武者半殞鋒鏑矣；存者百戰之餘，未得休息。中原西北久不產將，禍患又烈於東南，一二閫臣誠能擇豫州團長如晉祖逖、宋王彥、吳玠、吳璘之流，拔取其尤，薦之於朝，儲將來中原、西北公侯干城之用，豈非大臣爲國家樹人之至計也哉！中原、西北有事，自有中原、西北良將任之，東南虎臣得以優游養其勳望，此亦所以均勞逸也。若夫叛回非有劉、石之梟雄，赫連、禿髮之兇詐，目前猶未爲腹心之疾。俟吾廓清中州，芟夷略盡，鼓行而西，引戰勝之師，問罪隴表。高則洗兵條支之海，次則盡驅羣回閉之玉門關外，澄清之會固未遠也。故曰：

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不然頭足兼顧，腹背並捍，頓兵無用之地，角勝不可知之數，是絲亦棼而已矣。

士作而謝曰：夫事有愚者能料，而智者反昧，怯者能舉，而勇者不任，僕懼斯言出，聞者咸類愚且怯，然天下智者必能用愚，勇者必能用怯，吾將留以爲世之智勇者告。

勦賊

（在孟晉齋文集卷三葉二十四）

顧壽楨

今之戰也與古異。列隊而出，兩軍相望，火器轟磕，飆翼以鐵騎，戰勝之道也。嘗竊料其軍實，夷梟廣隰，平沙淺洞金裂石，雷霆駴震，前無堅城，戰勝乎十里之外；龍鳥猛捲，起臥滾伏，發必中敵，戰勝百步之外；燎以噴筒，射以火之所長也。敵以騎來，翕習馳逐，撒星而奔，馬喪其足，此牌手火罐沃膏，鵠踊鷺驚，弇口侈腹，戰勝乎五百步之內；連環疊陳，追鋒疾鬬，此矛手之所長也。故用至則生死相薄，利害相之所長也，敵我迴錯，變化倏霍，我之長技若斯而已矣。然今天下苗匪善伏，艇匪善駛，教匪善鬬，回匪善突：諸大將之練隊，大氏賊常散，兵常聚；賊常速，兵常暇；賊常得食，而兵常苦飢。環敵而營，晝防其蹙，夜虞其劫，兵少不可也。賊三五而掠，十百而鬬，千人而覆小城，萬人而覆大城，奔命以計，日中而戰。其所嚮也惟志，其所遯也惟志。官軍則不然。調發必以詔旨，行必以檄，駐必以旬計。麾幟而動，而民已殘其大半矣。兵有因糧于敵，今賊因糧于民，官軍又不能。司農告匱，令，文牒往來，動將濡吝加侵蝕焉，故戰士常飢，戰馬常羸，廓落而亡，聊蠶食遺黎。故諺曰：『賊如梳，兵如篦，平旦而戰；平旦而計，日中而戰。其所嚮也惟志，其所遯也惟志。官軍則不然。調發必以詔旨，行必以檄，駐必以旬計。麾幟而動，而民已殘其大半矣。兵有因糧于敵，今賊因糧于民，官軍又不能。司農告匱，令，文牒往來，動將濡吝加侵蝕焉，故戰士常飢，戰馬常羸，廓落而亡，聊蠶食遺黎。故諺曰：『賊如梳，兵如篦，飽不以時至，主

故賊去兵追，賊小必責以力救。及大將。城存災以權，而分幷可而淹暑與不罰賊滅久矣，天下同，是在天子矣。夫今日諸大將非盡無才也，顧所用耳。用之得其道，用之得其地，用之得其時，故賊去兵隨，賊踞兵嬉，斯亦當今之事一大巇也。天子宜專委諸大將，闔外之事一切不由中制，城無大小必責以力救。及大將。城存災以權，而分幷可而淹暑與不罰賊滅久矣，天下同，是在天子矣。夫城邑環布而賊得以逞者，未有依焉，如此則飢在賊而飽在士矣。闔外之，其次賞；不能則亟罷，其次辠，其次殺。賞不由中制，則遲疾可以專矣。諸大將有能削賊者爵之，其次賞；不能則亟罷，其次辠，其次殺。賞馬踰時與無賞同，罰而淹暑與不罰同，是在天子矣。夫今日諸大將非盡無才也，顧所用耳。用之得其道，用之得其地，用之得其時，賊滅久矣，天下安患而不太平哉！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